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七一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金華詩粹十二卷姓氏傳略一卷

〔明〕阮元聲　戴應鰲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詩粹十二卷》提要

金華詩粹叙

聲詩之道至唐始盛唐之詩其美者雍雅和厚清切婉麗感動人者自然流播人口雖歌工麗倡得以意自為取舍鞶華悅組縱人或標其勝以衍遠風雅鼓吹之權不盡出學士大夫手学士大夫多聞多見多雜嗜偏尚又好雄其所建是故所品劑

不盡協酸鹹其論著種

咸在傳不傳間也夫詩有天

焉有地焉有人焉天者升降

之運以代嬗也地者山川之

靈以封域也人者品流之劉

以格分也合古今遠近異同

而一之是以詩有紀有集有

彙有藪有歸而雜乎爲粹

也粹者聯千狐之腋渾乎一

白摯而根之而成裘在御矣

是以雜也而以地著者則尤

雜以務覈則帙單務充則鑒

恕不可勝收與不可勝汰是

兩念者相衡而不相下也是

以雜之雜也我東南之音浙

以右爲赤城永嘉太末禹

穴鄮嶺以左爲歸林爲吳

興爲檇李皆峯有詩行雜

未有以粹録之雜乎其爲

粹也唯婺作者森如擬鄧

林之幹是以得供拟削唯
婺得奉阮使君斷壁之手
是以悉受覡纒蓋其盛也
阮使君滇雲異才居恒汎
濫百家㞢空萬象嘉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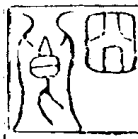
四

聽察之暇操弄觚翰如執
籥秉翟迴翔翕嗟妙中理
解於此道有獨照焉舊聞
宿殖不淄其胸僻嗜矯念
不倚其準登其高不可汰

者汰其雜不可登者而金
華有詩金華之詩有粹
矣是役也雖煩楮墨猶之
乎流播人口與人所標勝而
出之者耳余聞使君居恒

九

持論謂詩之氣格可昭示
而興象多在言外意若必
崇滄浪翁之妙悟以入者其
見徵矣即合諸郡國之詩
而更粹於使君亦誰不趨

壇坫者余也不敏敬辭下
風矣
崇禎壬申夏仲東吳李
日華君實甫識

金華詩粹序

金以藪藪有文徵也道道事事
之藪也其有詩粹也風風雅雅
之林也古人采詩於列國非
但通謠俗達意志而已詩
也者史之所從出也予輿氏
言迹熄詩亡解者皆誤吾師
了凡先生辨之最晰言其遠
之後不復巡狩是王者之轍
蹟熄以於天下非迹指政教

歸一之也巡狩無陳則列國
無復陳詩之事而風雅頌俱泯
泯而詛但言雅頌之異器孔子正因
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
會之樂春秋自當歸年一之

詩辨本

書不亦淵遠而不倫乎此非吾
師之言而金谿王顧氏之言也
可見此中痛儒留心四始非僅口
說項者比況今日采詩之人
又具季子觀樂之識然後夫

言之精者爲文之之韻者爲詩
古樂既淪泰背介於毫杪
琴笙十二譜其諧古調者少
矣況乎世變之和蜀山崇海
録蘇轉語事任取簿書期會

詩辨本

而曆之者能哦寃其業已如
曾蘇顧鳳祥歸而瑞跡況
又重研孔疏取千百年窮寞
之事而上下之十五國之風
有存止風雅一脈獨留向越山

激乎中。使君之功亦偉矣。使君存文以徵獻，因存詩以徵文。他日乘輶車以入告稷契之謨，自矢周召上禆繇賡華黍之盛，且以使君為詩

中南董亦誰曰不

西吳治弟韓敬撰

詩粹序

余讀元瑞詩藪而戛戛乎難之也。蓋取其神駿，畧其驪牡，斷吟苑之似，龍拔騷壇之舊幟，滄浪之單辭遜，廣元美之巵言讓，核矣。然大旨不過氣格耳，興象耳。夫所謂氣格者，猶可標示，而興象則恍然而來，夷然而泊，即之巳逝，譜之巳忘，此乃得之內，不可得而傳。元瑞之穉氣于葭黍，較格于分銖，足使穹蓋

輸粟山精沚綃而至于典象盡不
勝一唱三嘆蕢乎鼓之而軒乎舞
之雖使引儀秦之舌組丘倚之管
終有不能明以告人者矣夫詩莫
盛于三唐唐詩莫盛于律律莫盛

于盧家少婦風急天高昆明池水
建牙吹角諸什然盧家結語風急
頸聯昆明建牙次語猶有遺憾者
非足以弱氣而損格也典象微躓
耳此即作者不自知況談者乎婺

中風雅宗派昔惟駱丞今首元瑞
駱丞似名家元瑞似大家然駱丞
之精洸婉麗如斷屈疎晚竹流水
切寒絃野晦寒陰積潭虛夕照空
泛掌光逾淨添花滴尚微陣去金

河冷書歸玉塞寒迥照寒無影窮
泉凍不流流星疑伴使疎柳似依
管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使事
命意典象諧合良玉夜輝而泯其
痕幾於化矣化則寧未大乎元瑞

之集浩如煙海有北地有信陽有瑯琊有歷下亦自有元瑞弇州代興之託夫豈欺我然而意王兼到道謝孤詣累牘連篇無慙四坐單辭隻韻未稱孤吟何則舍悟趨學

學勝悟離雄渾太過天機漸淺梟鶴不能齊形齒角未由並利固其所也然悟之一語本出宗門故夫拈花豎指猶影事也至于拈拈之一笑屢豎之一截則無孔之遂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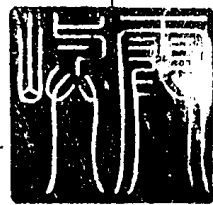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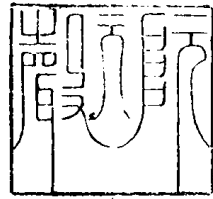
發震霆未書之楮全彰文彩矣嘗憶古德頌云有説皆爲謗無言亦不容爲君通一線斜日嶺頭紅不知一線既通即有説無言不均成燭龍之耀耶又婆中有貫休上人

者每得句輒沉吟自贊曰只堪供養佛又嘗爲詩云風[illegible]江上水霜灑月中砧得句先呈[illegible]無人知此心夫既堪呈佛消息卽有人知況江風霜月遍恒河大千贊嘆得未

曾有哉此誠舍筏登筌游亦斲輪之說所謂直舉胸情非傍詩史靈均以來未覩之秘也然不佞之輯婺詩急進其悟者又不能輕其未悟也宋元以至近代自什數名家

外但格不入香奩氣不入草堂花間者猶取節焉爾矣鳧氏之鑄不皆精鏐及臻厥成其鳴應律粹然耳故夫粹者生于樸者也夫不佞亦猶取節焉爾矣集成而命之曰粹粹人復請一言以弁之適溪月乍上爐煙始清嶺梅吐英署中如水微痾朊然獨坐引滿戲成二絕其一曰溪外煙光隱翠微溪頭草色動輕菲春風春樹年年恨何事

休文減帶圍其二曰數樹寒香拂幌清隨風一夜滿春城可憐開遍南枝後不似霜前瘦影橫因俾小史吟以授之不覺失笑時辛未臘後立春日也

滇中阮元聲書于嵾署之貯

淸舘

詩粹序

金華詩粹總目

長山戴應鰲編次

縠水徐與稽　章有成

浦陽張一韶　湯邑周大忠

烏傷吳之器仝訂

長山王宗啓叅較

金華詩粹姓氏傳畧

梁

劉峻

字孝標本平原人徙居金華山講業紫微巖從者雲集門人私謚曰玄靖先生

唐

駱賓王

義烏人初爲道王府屬歷除臨海丞棄官歸李敬業起兵討武后署爲府屬事敗亡命遺跡隱詩終中宗勅訪詩文得其遺篇十卷

徐安貞

字子珍蘭谿人今屬湯溪神龍丙午進士開元中累遷中書舍人內供奉累除工部侍郎封東海子卒贈尚書

馮宿

字拱之東陽人貞元中進士是年一榜僅二十三人皆天下名士號龍虎榜仕至東川節度使卒謚懿生平著作遺命悉納擴中弟定從弟審寬及子圖皆進士

舒元輿

東陽人元和中進士拜監察御史按劾無所縱累遷御史中丞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甘露之難弟元褒元肱元迥俱進士

張志和

字子同金華人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加賞重令翰林待詔授金吾衛錄事參軍棄官歸隱號烟波釣徒詳見顏眞卿浪跡先生碑記

滕珦

東陽人歷仕茂王傅太和初以疾乞致仕四品緋衫還鄉自珦始子亦侍御史白居易詩曰身著紫衣見晨滿東陽門外數滕家

劉昭禹

字休明金華人刻苦工詩歷仕湖南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著詩三百篇

舒道紀

金華人赤松宮道士

釋貫休

姓姜字德隱蘭谿人大中時出家和安寺天復二年入蜀蜀主俾尸東禪院錫號禪月大師苦節篤行傾服一時工草書詩畫有西岳集二十餘卷

宋

胡則

字子正永康人端拱己丑進士累調憲州錄事參軍入奏稱旨太宗命記姓名任終兵部侍郎則嘗奏免衢婺丁錢人民懷德立祠方岩至今香火甚盛

釋保暹

字希白金華普照院僧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

滕甫
字達道一字元發東陽人一歲能詩范文正奇之
皇祐癸巳進士累遷戶部判官至宗正寺□遷□□
陳明堂之議稱旨進知諫院拜御史中丞仕終龍
圖閣直學士卒諡章敏祀鄉賢

于房
浦江人嘉祐己亥進士仕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
判應天府卒留守司子世封世封俱進士

俞紫芝
字秀老金華人弟澹字清老俱有志操隱居不仕
爲黃魯直王介甫所器重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元祐辛未進士歷仕集英殿修撰
欽宗朝王起兵入援職退金人王承制除徽猷閣待
制時二帝北狩澤謀恢復累除資政殿學士赴日
渡河累上疏爲黃潛善所沮憂憤成疾臨卒猶呼
渡河者三諡忠簡祀鄉賢

梅執禮
字和勝浦江人崇寧丙戌進士初除□□奏免豐額
民德之欽宗召爲翰林學士靖康難禁城二帝爲
虜所害詔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愍祀鄉賢

潘良貴
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第爲辟雍博士遷秘書
郎仕終待制提舉祠道宮著家書有三不恥遂爲
朱晦庵推重世稱默成先生祀鄉賢弟良能良翰
俱進士

錢億年
字伯壽浦江人宣和七年以祖蔭入官歷遷右朝
請仕終朝議大夫

鄭剛中
字亨仲金華人紹興壬子進士歷仕端明殿學士
四川宣撫使秦檜見蜀中饒富吏進金三萬兩不
從因文飾其罪謫桂陽軍居住再徙封州卒檜死
追復原官諡忠愍世稱北山先生祀鄉賢

唐仲友
字與政金華人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
判建康府上萬言書上嘉納之轉知台州爲同官
所忌劾罷主管建寧武夷山沖道觀歸講授徒著
書數百卷兄仲溫仲義俱進士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紹興間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
不起家居講學爲學者推敬重表其心箴同象十
入九子皆登賢書浚獨以道學著世稱香溪先生
祀鄉賢

范端臣
字元卿蘭谿人浚從子紹興甲戌進士累官中書
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于詩
學者稱爲蒙齋先生

喻良能
字叔前義烏人紹興丁丑進士累官國子博士召
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崇政殿說書請外知處州尋奉
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
兄良倚同升進士子不代保宗自代俱進士

呂祖謙
字伯恭金華人隆興癸未進士復中弘詞科累除
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

奏衆稱攻處置得宜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與宰相不合罷提舉洞霄宫卒贈特進祀鄉賢

時少章

字天發金華人寶祐癸丑進士特奏年六十累擢史館[illegible]爲忌者所劾改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奉祠卒祀鄉賢

張森

字餘之浦江人少穎異傳極羣書詩文多古峻淳祐時由明經歷官湖廣潭州儒學提舉

何基

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勉齋得聞伊洛淵源屢聘不起度宗除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辭益力卒時年八十一謚文定世稱北山先生與王柏金履祥許謙勅祠特祀屢議從祀孔廟

王柏

字會之金華人祖師愈父瀚從朱呂受業柏年三十始知家學之原卒業北山之門得聞旨領傳極羣書多所著述卒謚文憲世稱魯齋先生

王佖

字副仲金華人魯齋從子

杜濬之

字若川蘭谿人旟之孫明春秋領鄉貢宋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寺以終

金履祥

字吉甫蘭谿人十八師事魯齋盡傳其業有志經世時宋將亡履祥以布衣進牽制擣虛之策時不能用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修起之不就屏居金華山中開導末學卒謚文安世稱仁山先生

吳思齊

字子善永康人由任子入官調嘉興縣丞攝縣事多惠政累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illegible]歸遂無仕意

陳森

字茂卿義烏人黃晉卿稱其詩如瑤華琪樹所罕見卒以詩殉葬

方鳳

字韶父浦江人有異才舉上禮部不中以特恩授容州文學宋亡遂無仕志與謝翺吳思齊三人縱意漫遊寄情歌咏

柳叙

字元德浦江人貫從父爲蘭谿縣尉宋亡慟哭絶食而卒

胡之純

字穆仲蘭谿人汲仲兄學古有志操

于石

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自號紫岩山人從王定菴學詞賦自負甚高宋改物後隱居不出一意工詩出入諸家氣骨蒼勁望而知爲山林曠士

黃景昌

字明遠浦江人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傳極羣書多所發揮議論精確爲吳立夫

帯雅服

俞自得

字本然金華人已下四人姓名見吳渭月泉吟社
皆志不仕元隱居田野以吟詠自娛

楊本然

字舜舉金華人

劉應龜

字元益義烏人遊太學棄業歸隱賦詩寓意著
不羣

陳希聲

義烏人

本中峰

蘭溪正覺禪院住持稱普應禪師

趙元清

號石泉金華赤松觀道士所著有松花集

元

許謙

字益之金華人幼聰穎長從金仁山受業傳道經
史該貫九流講學八華山中四方從者畢集郡守
以遺逸應詔不為動卒謚文懿世稱白雲先生

黃溍

字晉卿義烏人延祐乙卯進士累遷國子博士未
幾召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
官陞侍講學士致仕歸卒謚文獻追封江夏郡公
祀鄉賢

吳萊

字立夫浦江人天資絶人過目成誦延祐七年以
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居著書講授生徒嘗以御
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祀鄉賢門人宋濂
私謚曰淵穎先生

柳貫

字道傳浦江人受經仁山之門博極羣書旁及二
典用案舉為江山儒學教諭改國子助教多所規
畫擢江西等處儒學士風大振仕終翰林待制
兼國史院編修卒祀鄉賢父金咸淳進士

李序

字仲倫東陽人善詩文為危左丞素所歎服絶意
仕進隱東白山與友人陳樵日相吟詠

柳子昭

字德懋蘭谿人隱居不仕縣尉叙之子

吳師道

字正傳蘭谿人至治辛酉進士幼穎敏不羣善記
覽工詞章以道自任累遷國子助教尋陞博士仕
終禮部郎中

童梓

字良仲蘭谿人至正丙子進士善古文詩詞工書
翰歷官通州同知河間治中

張樞

原缺第十一、十二葉

宋濂
字景濂金華人後遷浦江嘗從聞人夢吉受業繼從黃溍吳萊柳貫學古文辭名聞朝野至正中屢薦不出　國初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子經歷起居注總修元史累官翰林學士贊善大夫寵遇備至後以孫坐法被累謫茂州至夔門卒葬成都華陽縣正德中賜謚文憲　國朝祠祀焉公于書無不讀道德文章師表當世　國朝制度典章悉經其手云

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師事黃溍隱青岩山　太祖取婺州徵至行在稱子充而不名、詔修元史書成拜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預教大本堂時雲南梁王弗賓　詔公招諭將降爲元孽脫脫所害持節而死賜謚忠文祀鄉賢公于學靡不研究　國朝體制屬其刪定學者稱爲華川先生

張孟兼
初名丁字孟兼後以字行浦江人師事聞人夢吉文章議論卓絕一時登吳元年制科洪武初薦入史館預修元史累遷山東副憲性剛直與濂長爭論不合中以危法坐死縉紳哀之

胡翰
字仲申金華人受業吳正傳吳立夫得執經許白雲之門　國初以賢才起除衢州府學教授奉
旨纂修元史書成辭歸卒祀鄉賢

吳沉
字濬仲蘭谿人師道子以家學自振　國初召爲翰林待制尋陞東閣大學士以文學被　寵後以懿文太子故被讒竟死于獄朝野悲之

蘇伯衡
字平仲金華人轍九世孫敏悟絕人　國初召爲學錄纂修元史歷國史院編修以贖辭歸賜金帛久之復起爲處州教授以表箋件　旨卒于獄二子恬怡救父并刑士論傷之今祀鄉賢

傅藻
字伯長義烏人受業黃溍　國初召對稱　旨授翰林編修累陞河南按察使所至有聲一日召對華蓋殿以詩呈進　上覽之悅作和章四首賜之又親爲立傳

朱璲
字仲珩浦江人濂子善草書爲國朝第一手

鄭淵
字仲涵浦江人從學宋濂以古文知名事親盡孝及卒宋太史表其墓曰貞孝處士

鄭洧
字仲宗浦江人濂弟國初以稅戶事連坐主家當就吏洧挺然以身代士林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童冀
字仲州金華人仕至北平教授名詩經史文學與吳沉齊名

王紳
字仲縉義烏人禕次子學于宋濂以文辭著幼事母盡孝蜀王聞之聘至蕃府待以賓禮紳念父菇節死雲南乃請于王往求遺骸詢問不獲號慟奠祭聞者哀之既歸王禮遇益厚薦于朝召爲國子博士橫經講解文館翕然卒于官祀鄉賢

童淳 字伯素蘭谿人國初以布衣薦授本學訓導

鄭灝 字仲泰浦江人

王信 字中孚金華人穎悟工詩部使者舉茂才不應隱居北山 太祖召入中書省進講經史予辭亦工詩

鄭沂 字仲與浦江人國初以薦起特除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告老歸永樂元年召復前職尋致仕

金涓 字德源義烏人幼警敏嘗執經許白雲之門時稱入室高弟又從黃溍學古文辭州縣交辟不起隱居授徒著書自適

童常 字子常蘭谿人國初隱士

潘闕 金華人姓名見皇明風雅

朱勛 字士真湯溪人孝友信義推服鄉評

鄭楧 字叔[illegible]浦江人

王稌 字叔豐義烏人紳子少有志行性至孝從方正學遊與鄭叔度負其遺骸歸葬坐逮繫獄 文皇念其祖之忠特宥之歸隱青岩山下手輯方氏遺文成集後百年始傳門人私謚爲孝莊先生

鄭枋 字叔卓浦江人濤之子

周仲吉 字謙貞湯溪人國初以人才授山東平度州知州

邢沂 字師魯金華人從范祖幹講析理學以辭翰知名國初徵召辭歸隱居教授自號雙岩處士

鄭梃 字廷[illegible]浦江人

鄭桐 字叔成國初以薦授滁州判官

鄭柣 字叔韡浦江人善詩文宋公以女歸之

鄭榦

字叔恭浦江人永樂初以薦召授監察御史奏罷
珠役十六年稀清沙漠進平胡詩　上嘉之

杜桓

字宗表金華人永樂乙丑進士授趙府紀善　上禮
遇甚厚致仕歸為文典雅詩尤俊逸

鄭材

字叔周浦江人

童文

字仕郁蘭谿人永樂擢太醫院嘗扈駕南巡

郭晃

字仲南蘭谿人正統己未進士仕終刑部員外郎

邵正

字宗政金華人自號中中子正統時以甲官為考
功主事歷正郎遷刑禮兩部

童信

字■永康人正統甲子順天中試仕至漳州府
知府

郭時顒

字■■蘭谿人景泰丙子鄉舉生中書舍人直文
淵閣

童俊

字廷英蘭谿人天順己卯鄉舉歷知嘉定趙州多
美政歸家徹貧著書不輟

章懋

字德懋蘭谿人天資絕人過目成誦成化丙戌會
試第一名授編修踰月抗疏忤　旨廷杖謫降壽
改南大理評事陞福建按察僉事累官國子監祭
酒致仕歸嘉靖初即其家拜[illegible]行人存
問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懿學者因所居稱楓山先
生屢議從祀孔廟

童璲

字汝器蘭谿人由恩生累仕東平州同知

胡榮

字[illegible]湯溪人居家孝友旁通九藝當道交薦不
起門人私諡為文莊先生

葉睦

字敬之金華人成化壬辰進士知和州剛方有氣
節

鄭勳

字允建浦江人

鄭遂

字允錫浦江人

胡文善

字善蔭蘭谿人永樂戊戌進士選翰林庶吉士仕
終吏部郎中

吳經

字令奇蘭谿人成化時以貢入監授[illegible]推官

李暈

原缺第十九、二十葉

潘希曾
字仲魯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疏劾　上隆孝逮侫逆瑾惡之遣往湖貴計處邊儲既還矯　旨杖之除籍為民瑾伏誅乃復官歷陞工部侍郎治河有功改兵部卒贈尚書

鄭坪
字士遵浦江人

童琫
字廷琫蘭谿人

陳綱
字正之金華人弘治乙丑進士知瀏陽縣逆瑾免官瑾誅起知昌黎仕至廣西右參議有斷公者中以隱事郎投牒歸弗與辯時論賢之

錢奎
字公器金華人隱居著書自適

葉汴
字思廉金華人睦之子弘治壬子鄉舉有名才未官而卒

方僑
字[illegible]蘭谿人

童寬
字栗卿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授監察御史謫平陽府推官

唐龍
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游學楓山之門以古學知名累擢監察御史屢疏言事聲績赫然累陞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轉吏部尚書卒謚文襄加贈少保

陞震
字汝亨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累授車駕司員外郎時江彬怙寵跋扈劾之逮繫月餘三杖而死時天晝晦京師夜有霧子水溢玉河七鉄柱齊折咸謂天示變云　世宗即位首贈太常寺少卿　諭祭葬錄其子

章僑
字處仁金華籍蘭谿人正德丁丑進士任給事中疏劾權閹左遷衡州知府累官福建左布政卒

戚雄
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令建陽有聲擢南道御史疏劾李福達之兇焰郭勳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稱之

李塾
字敬敷東陽人

李鶴鳴
字九皐義烏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大理寺丞兵科左給事中以剛直不容于時歸

胡森
字秀夫湯溪人正德辛巳進士累仕鴻臚寺正歷官銓部

王寬
字克制東陽人嘉靖中舉明經仕終龍南教諭以
子乾亨貴贈奉政大夫性警敏長于吟咏

鄭鏓
字晰午蒲江人長從陽明先生遊宸濠聞其賢以
幣來聘峻辭却之隱于桐廬以吟咏自得

陸瑞家
字肩華蘭谿人震之孫邑文學退居讀書希慕古
哲聚書甚富

錢學孔
字以聘金華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大名守推官拜
御史按治巨奸軍民畏服陞僉都御史以疾歸

鄭宗岱

字世登浦江人從北泉楓山兩先生游嘉靖中應
貢授和通縣丞務酉華

童沛
字亨霖蘭谿人

王汝礪
字若金金華人嘉靖壬午鄉舉歷知潛沅等州以
古學見推

唐汝承
字伯龍蘭谿人嘉靖壬午鄉舉歷仕常州府同知
以清謹聞

許一元
字應中東陽人府文學從陽明先生講學多著述
行世

章贄
字思敬蘭谿人嘉靖壬午鄉舉受業楓山朴菴兩
先生及鶴山陸先生震之門

方太古
字元素蘭谿人因所居號寒溪從楓山授經不屑
治章句遂棄去專力為詩同時若董遵唐龍章拯
陸震諸希曾並相敬重

淩瀚
字德容蘭谿人嘉靖乙酉鄉舉仕終周府紀善于
書無不讀凡度數名物以及漕運水利之類皆極
究心四方從學甚衆

程文德

字舜敷號松溪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一
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繼侍經筵以言事怙一
旨廷杖謫降累擢國子監祭酒加翰林院學士時
上亦祚事抗疏忤旨落職回籍家居著書比
卒遺槀蕭然士論難之加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趙點
字宗典東陽人官州判

吳一峯
字士林東陽人嘉靖中舉明經任[illegible]學正

唐熊
字虞弼蘭谿人龍之弟

呂鉞

字君錫蘭谿人嘉靖辛卯鄉舉少負才望長益邃力詩文歷仕揚州府同知築瓜步城葺祕至民賴以全陞楚府左長史

徐袍

字仲章蘭谿人嘉靖甲午鄉舉潛心理學博洽群書多所著述

馮熊

字伯祥金華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兵部郎廣州知府初穎異七歲能詩

姜良翰

字希申金華人嘉靖戊午鄉舉第一甲辰進士累遷兵科都給事中歷陞閩臬右廣藩有聲績性敏力學有文才

李品

字文節東陽人

徐文通

字汝思永康人嘉靖甲辰進士累官山東兵備副使提兵鎮守馬蘭二峪安設有功晚年賞文學甚粟深公所至題咏以詩文見知王元美先生

李有朋

字彥孚東陽人嘉靖丙午鄉舉歷仕岳州府判

張元論

字伯啓浦江人嘉靖丁未進士仕終雲南憲副博雅史尤精春秋羅念菴鄒東廓甚加禮重

趙懷謹

字慎卿蘭谿人以子崇善貴贈太常少卿

鄭本立

字克道蘭谿人嘉靖丁未進士司理蘇郡有廉明聲擢御史按陝西江右累官冏寺少卿

章适

字景南蘭谿人贄長子嘉靖丁未進士歷仕禮科給事中上疏忤旨引疾歸家無餘貲王元美先生常序其稿

吳百朋

字惟錫義烏人嘉靖丁未進士仕終刑部尚書

李學

字昭敬東陽人

章邁

字景德蘭谿人适之弟嘉靖己酉鄉舉任餘干雎寧知縣多美政

唐汝楫

字思濟蘭谿人龍之子嘉靖庚戌進士廷對第一甲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遷右春坊右諭德歷太常寺少卿致仕

唐汝冊

字[illegible]蘭谿人龍之子嘉靖庚子鄉舉

鄭國賓

字汝嘉蘭谿人嘉靖庚戌進士宰婺源興學崇賢選[illegible][illegible]解徵授兵科給諫尋轉禮右以詩文鳴時

王汝述

字叔烈金華人嘉靖庚戌進士仕終貴州布政司參議[illegible]穎悟博學工詩文居家孝友見重鄉評

郭堯經

字思誠蘭谿人都司經歷

趙祖鵠

字宗周東陽人嘉靖壬子鄉舉

徐用光

字成守蘭谿人嘉靖癸丑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治蘆溝河至今利之陞營繕司員外督臨清磚廠以廉能稱祀鄉賢

胡信

字伯安蘭谿人嘉靖己未進士[illegible][illegible]部郎中陞湖廣參議雲南副使

商大路

字[illegible]金華人邑文學博通三經諸文及九流之學

胡忠

字彥信湯溪人貫通經史旁工醫學

戴于磐

字子漸金華人嘉靖中舉明經歷任吉安教授

樓如山

字公安東陽人嘉靖己未進士歷仕南京大理寺評事

王乾章

字順卿東陽人嘉靖壬戌進士仕終廣東副使

王三錫

字君寵金華人嘉靖乙丑進士仕終常州府知府

李蕚

字南美金華人嘉靖中舉明經授知黟縣

趙志皐

字汝邁蘭谿人隆慶戊辰廷試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尋遷修撰侍讀歷相十年多所匡齊朝野熙然

胡頌

字占交金華人隆慶中選貢仕終兩淮運同

唐邦佐

字惟良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授如皋縣令調儀真政聲赫然擢刑部主事

賈天民

字公達東陽人隆慶中舉明經任揚州府學司訓

斯一緒

字惟武東陽人邑文學

李文銖

字于安東陽人

葉夢斗

字叔明蘭谿人例貢授陀州同知

吳孺子

字少君名號屢易蘭谿人隱居浪迹孤癖絕人尤善畫吳下好事者重價購之鄒迪光爲銘其墓

方堯治

字脩恬蘭谿人太古孫詩文爲吳明卿諸君賞識

胡應麟

字元瑞蘭谿人萬曆丙子鄉舉天資敏捷少上春官不利遂肆力詩文博涉羣書著述幾及千卷藏書甚富王元美常爲之序

李能茂

字允達東陽人邑文學刻意攻詩與元瑞倡和時稱胡李天啓之年士林惜之

樓應奎

字惟文東陽人邑文學

陞可教

字敬承蘭谿人萬曆丁丑會試第二名歷任翰林院編修轉侍讀典主江西應天試所拔多名士歷南禮部侍郎文章與馮夢禎齊名部贈廕祭塟

趙崇善

字[illegible]蘭谿人萬曆丁丑進士令婺源政尚廉平擢御史歷太常少卿

陳炯

字文輝東陽人

祝鶴

字鳴臯蘭谿人

諸葛鯨

字君[illegible]蘭谿人

祝樹勲

字元殊蘭谿人爲胡元瑞汪仲玉所賞識

柳希點

字汝志蘭谿人萬曆庚辰進士初理饒郡後守松江政績甚著歷兵備副使

許弘綱

字張之東陽人萬曆庚辰進士初任績溪縣進居稱給事中尋轉吏垣都給諫累遷順天府尹力疏奏止開礦人民懷德擢江西巡撫丁外艱不待命卽馳歸時論高之[illegible]陞左副都御史[illegible]

字[illegible]東陽人邑文學

戴嘉兆

字仲行金華人萬曆辛卯鄉舉

徐成

字克之金華人仕終鎮國將軍性孝友好吟咏

章泰隆

字元啟蘭谿人

戴應麟

字德振金華人仕至驃騎將軍

章光寅

字可亮東陽人邑文學

陳仲成

字汝器東陽人隱居多吟咏

章敏學

字行甫蘭谿人博覽工詩

許應潛

字[illegible]東陽人

賈三近

字懋修金華人

周于德

字汝修湯溪人邑文學幼穎敏長益攻苦力學以詞賦擅譽儒林

王有賢

字仲亦金華人以太學授仕與胡元翁多所倡和

米雲卿

字君夢蘭谿人

張曼倩

字潤少蘭谿人

郭時騰

字汝中蘭谿人

方兆麟

字祖錫金華人萬曆丁酉選貢授清流知縣解組家居恬情詩什多著述以孝弟聞

傳邦柱

字石卿金華人

許來倖

字汝康東陽人

姜騰

字雲伊東陽人

徐學恕

字近民蘭谿人邑文學

倪宗舜

字▇金華人隱居不仕

龔士驤

字季良義烏人崇禎戊辰進士授知溧水縣

章繼韓

字宗文蘭谿人懋之孫萬曆己未舉明經高尚不仕詩文爲陸葵日徐鹿源兩先生賞識

傅成哲

字▇金華人由太學授▇

補遺

吳景奎

字文可蘭谿人至元間爲授蘭谿學錄不赴宋景濂嘗序其所著葯房樵唱

吳景參

字明可蘭谿人景奎弟

旻

字大有金華人元季隱居不仕洪武初强起爲義烏學諭與方正學宋景濂蘇伯衡輩友善

吳履

字德基蘭谿人景奎子洪武舉明經歷官濰州知州自號牧羊山樵

章述

字宗明蘭谿人贊次子嘉靖丙午鄉舉初授漳平知縣累遷河東運副有治績歷永昌郡丞解組歸卒祀鄉賢

徐用檢

字克賢蘭谿人嘉靖壬戌進士除北部主事條上恤囚議大司寇慨然從之遷儀制郎請皇太子及期出閣讀書與同官講明理學士類翕然景從歷陝西提學得士尤盛先生隨處講學授教者甚衆毅然以道自任仕終南太常卿

吳大績

字子孝義烏人官生萬曆乙酉順天中式第四名孝友著聞湛深理學公車三十年隻字不入公庭爲臺藩郡邑諸公推重

吳存中

字致之義烏人官生博學能文章精二王書法與俞羨長張幼予屠緯真仝社有聲

金華詩粹卷之一

鐃歌

宋　濂　二十曲　　王　禕　四曲

王　紳　十二曲　　胡應麟　十八曲

原缺第一葉

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illegible]遣客省
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平三月壬戌[illegible]入朗州
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
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
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
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
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
滅太祖既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服大寶聖惠前
烈文綏武戢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
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
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
自是海內羣雄皆爲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
幅員盈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贄奉琛委蛇而來上賓
天府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皡皡熙熙莫知帝力於是
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典自有貞符繇
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爲精
英異芳幽馥鬱爲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蘇而

出白日爲暈是薆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
故自唐虞禪受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
無揖遜而紹位者皆賜予陰奪尋即廢之惟我太祖
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加蓋迫於甚不
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
功巍巍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
何其盛哉然而短簫鐃歌黃帝岐伯所以建威揚德
風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
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夫

振旅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
列于鼓吹謂之鐃歌今尚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
辭而唐柳宗元獨準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鐃歌以
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
以文字爲職輒取法漢唐竊思覃精作爲歌辭以侑
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耀鏗鍧震撼
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于後無讓于前臣炎且不
揆臣謹月炎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illegible]
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燭層穹合之
暢神必宜應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甦星游消臼
帝延氣貫月汞殷年質徃牒無不然惟皇符熾且蕃
者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　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
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
爲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
蒼精喪木無支黑光盪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
承帝祐流鴻滋嘉瑞章紛若敦神爵集肉角來坻灝
灝俗恢恢昭皇威騁赫戲

右受周禪曲凡十八句　其十四句句三字　四句句七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
之爲斮老雄第三

斮老雄雄勢壓連晟師樹高纛襲邊城施蠆毒王赫

斯怒誓加戮百萬貔貅若林矗行視熊虓勝平陸乘
城齊呼山嶽躩飛矢貫髀拔其鏃雄斯窮界炎燔朱
馬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靳老雄曲十七句 其十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七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
命上親討之爲長淮沸第四

長淮沸沸作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不時鬥
張欲鼓孽浪浸日光眞能出火鬣明炳焚髓焦毒究
殲厥兇醜如剗狼求安流若鏡平皇威洽濊罪殲盡

萬壽無疆

右長淮沸曲十七句 其十二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二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荊南其主高繼沖懼
奉表稱臣爲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奄八寅如山壓卵飆吹塵大帥率師于[illegible]
策馬飲江江水渾溼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誠以
殉蠻荊輿櫬稱妾臣再拜柯條刖其根一朝坐鏑百
粵門南荒帖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十一句 其二句句三字九句句七字

師克南平趙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
詔討獲之爲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于彼南楚日城無全尚何有險阻虜固憯
憯曾莫備恩仇孽既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旌旋
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翁若烟灌征斯克功無前
王度遠引靡不肩

右鷹之揚曲十五句 其六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

諸將伐蜀取荊州蜀王孟昶封府庫請降爲
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瑰珠礫納政于邪於鑠王
師如虎如彪擒夷兇族使民氣以攄足不加首臂豈
大于股啓闢迎降崩角無敢後聲名宣流被區有百
蠻來同乎至理上隣三五皇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十四句 其七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七字二句句九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爲陣以
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爲象斯
奔第八

象斯奔擴南嶠闢重昏揭兩曜通粵海披[illegible][illegible]
不知跳踉以戲敢持厥螯雖鬬與隼俱力索氣[illegible]姤
就縛三星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畧千秋
萬年烝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十六句 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五字五句句四字二句句七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
鬼爲彗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新剗此彈丸何敢不臣彌亐宛轉
鐵騎驂驔天塹未度巳無江孺帝詔將臣俟其來賓

愼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成圖不興祚縶縢王既降
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于至仁

右彗出柳曲十八句 句四字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
二州爲拓閩關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犄海東或帶滄溟
五季失馭郡藩鎮擅甲兵太阿既倒持僭竊瀆恒經
誰歟握二州于此建節旌予奪自巳出況復望來庭
太宗嗣寶符渙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覆月仰王靈
擬譯通絕域珪贊集明廷神猷杳難測穆穆臻太清

右拓閩關二十句 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爲
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謩神兵從天下欻忽于萬餘
揮戈日爲回投鞭海成枯奮擊八極間健疾飛電如
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喬嶽尊丘阜欲何須
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右吳越歸十六句 句五字

海內咸臣惟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
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爲克戎
述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葉借爲君蟠根欲弗拔毒蠚我烝民
聖人攄武師威力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
方將藏下地窨巳淩高旻有城皆作齏無甲不爲塵
戎遁膽巳落舉族悉來臣孳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
自茲遂生育陶然履泰淳攸泉若軒德丹浦明克勳
赫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右克戎道二十句 句五字

王禕

擬唐凱樂歌

按唐書樂志凡命將出征有大功獻俘馘其凱樂用鐃吹二部樂器有笛篳篥簫笳鐃吹歌七種迭奏破陣樂等四曲一破陣樂二應聖期三賀聖歡四君臣同慶樂初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以入貞顯慶開元禮乃並無儀注而太常舊有破陣樂應聖期兩曲歌辭

至太和三年始具儀注又補撰二曲爲四曲今觀其辭語意凡近無足取者乃因用其曲名別撰歌辭以備採擇云

破陣樂

惟皇膺寶曆受天命以興赫赫揚神武隆隆震天聲秉黃鉞白旄四征討不庭蠢彼梟獍徒屯蜂蟻營蕭斧伐朝菌一揮不留行大憝既已夷乾坤永清寧

右破陣樂十二句 句五字

應聖期

千載開昌運三靈協睿謨金輪神化衍玉曆慶源紆礪帶河山誓幅員夷夏圖大明貞普遍萬物盡昭蘇制作輿王夏歌謳屬帝虞從此承平後禎祥紀瑞符

右應聖期十二句 句五字

賀聖歡

軒轅垂衣裳虞庭舞干羽至治一以臻聖作物斯覩圖闢作乾坤經綸用文武葳澤均漏泉仁風動率土大君德猶龍群臣拜如虎萬歲復千齡太平亘來古

右賀聖歡十二句 句五字

君臣同慶樂

天地既開泰君臣咸應期明良元一體慶樂得同時魚水情真契龍雲勢每隨周王資望奭虞后賴皐夔鼓舞千年運經營百世基賡歌一堂上共咏角招詩

右君臣同慶樂十二句 句五字

王紳

擬大明鐃歌鼓吹曲

臣幸生明時獲際雍熙之治世職儒業而臣又叨竊位媿無以黼黻皇猷伏覩 太祖皇帝手提二尺

取胡元平僭亂以肇造區夏所以雪近代之耻功誠
不在湯武下可無所述以見咏歌被音樂乎爰取漢
魏以來所載鐃歌鼓吹詞倣其體爲十二篇用紀豐
功偉烈曰大明鐃歌鼓吹曲以上雖其言蕪陋不足
鋪張萬一或者命將出師時用之軍旅行陣間亦可
以知 祖宗締造之艱難與佐命元勛之勞烈臣不
勝惶媿之至

元季亂極四海兵興 太祖奮起淮泗平僭
亂正大統爲神龍躍第一

神龍躍沓滄溟耀光彩揚威靈沛厥澤甦羣生德所
被枯者榮著仁聲藹義聲壹戎衣天下平混華夷俱
來庭歲僅周武功成考厥績如日升萬斯年昭大明

右神龍躍二十句 句三字

蠻子海牙以舟師扼采石王師與戰克之爲
殪奔鯨第二

鯨之奔勢甚張率醜類横大江彌厥朩比厥航聯伍
爲什黠且狂 皇旅奮義旗揚兵所指水沃湯衝其
腹扼其吭有弗若者嬰以鋋鯨既殪授我疆天兵赫
赫從此光

右殪奔鯨十七句 其十四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

元將據建業天兵擊之爲開洪基第三

江之表惟建康負天塹勢莫强彼昏不知肆譸張恃
其險干天常 皇震怒整戎行義旗一指虜殲亡授
我首啓我疆大業巳建洪祚昌

右開洪基十三句 其十句句三字三句句七字

陳友諒據豫章 太祖親征之大戰鄱陽湖
友諒死降其衆爲平江漢第四

江漢湯湯厥惟豫章醜虜憑之以恣寇攘屢涉我疆
以跳以踉天眷有明命我 哲皇爰整其旅以扼其
吭戈矛洸洸旂旐煌煌部伍行行艅艎將將鏖戰大
呼雷轟電揚虜酋既斃虜衆亦降凱歌以還形於樂
章於赫武功上媲商湯

右平江漢二十二句 句四字

張士誠據全吳命師縛之爲縛狡兎第五

趯趯狡兎固其窟穴跧伏草萊肆厥慧黠跳踉三吳
馳突兩浙 皇命征之授以節鉞桓桓虎臣鷹揚大衆

兵不留行亦不載血力屈智窮自貽杌棿衘璧而歸
係以縲紲氐夷既平天討斯揭偉哉豐功允矣超絕

右縛狡兎二十句 句四字

元順帝能知天命舉族北歸燕京悉平爲平
胡邦第六

胡運既去如秋之索德政不脩疆宇日削爰肇我邦
于彼朔漠義旗所指摧山震嶽君臣稽顙若崩厥角
舉族遠遁不待誅縛既屋其社寰宇淸廓伊誰之力
惟 皇先覺

右平胡邦十六句 句四字

方谷珍自元末跋扈東海命將征之舉族來
歸爲海波平第七

元政既不綱萬國兵搶攘梟雄利草昧突起溟海傍
名號僭相加狼貪狠如羊大艑連百艘雲濤相擊撞
蠶爾鮲鱣窟自擬蛟龍藏天兵渡東浙疾若列缺光
投戈載妻子逃匿海中央尋復係厥頸來詣轅門降
震雷既輯聲朝暾出扶桑帖爾波不興浩劫塵不揚
我民沐文化宛若鄒魯邦

原缺第十四葉

削平諸僭亂胡遂竄燕然屏迹雖甚邇天討不可逭
窮追及沙漠巢穴無復全卓哉創勳業上雪唐宋寃

右蕩胡穴十六句 句五字

明玉珍據全蜀僭大號師出討之舉國來降
爲闢川蜀第十一

夏明氏據全蜀僭大號保西陲恃其險遠梟居伏我
師征之兼水陸搤厥吭搗厥腹以杖擊地駭神速焚
爾櫬受爾玉待爾不死恩尤篤陶至和被淸穆五十
四州歸化育

右闢川蜀十五句 其十句句三字五句句七字

元屬梁王保雲南招諭不降師出征之梁王
死六詔平爲斯苞桑第十二

巨木既蠹根本繇傾爰有甹枿猶假息以生 皇曰
肆哉毋蕭我兵俾其自歸庶不戕我氓屢遣使命諭
以至誠蠢茲弗靈恣其頑冥 皇赫斯怒爰整旅以
行熊羆百萬如雷如霆摧朽拉枯烈烈轟轟虜酋既
殲阿嬰悉平遐邇歸化四海由以寧

右斯苞桑二十二句 其十八句句四字四句句五字

胡應麟

擬大明鐃歌鼓吹曲

夫鼓吹鐃歌之作肇自有熊所以象成功昭德美凡聖王受天明命撥亂鄗清之烈非此亡以被諸聲容舜禹商周以征伐定天下一時播告之章典可概已漢鐃歌十八曲其辭迄今尚存雖文義譌脫難以盡諸歌中之辭亦匪專為武功而設至味其音節隱然發揚蹈厲之風視漢諸古詩優柔馴厚者迥絕不倫則鐃歌所由作可知已兩漢而下魏繆襲吳韋昭晉傅玄宋何承天唐柳宗元代相擬襲趙宋無聞則皇明宋濂氏嘗追述之尋諸家制作即風格詞藻未能抵掌西京一時可頌之績固咸取以被諸樂章矣高皇帝提三尺起淮甸驅狂虜而遏絕之大荒之外此其勳德巍巍亡論湯武即軒轅氏不無遜心獨鐃歌之作諸文章家往往缺焉間一二僅見而辭義寂寥音節迂緩未足以揄揚　大造垂示無窮夫魏吳偏閏唐宋下衰繆韋何傅于騷壇未槩作者彼且驅勉步趨以自後一時殊際焉　明臣子目擊　高皇帝震古無前之偉樹以安享二百祺之太平即草莽山林疇匪　帝力而默默終身不能效一辭之贊甚非所以效康衢擊壤野老細人之義也應麟不敏嚶吟佔嗶餘二十年蠡海管天頗測毫末謹按我　聖祖發軔之初以迄于四方底定之日敘次其事為大明鐃歌一十八章誠知謏聞謭識上不足以鳴昭代之鴻庥下不足以駕西京之遐軌以較唐宋諸家庶幾近之綴屬既成不忍焚鬱爰錄笥中附諸康衢擊壤之末異時鴻生碩彥制作迭興盛演歌辭登諸鼓吹俾　聖神勳德永揭千秋此或為之嚆矢云爾鐃歌本二十二曲其四曲亡魏吳所擬僅十二曲說者咸以十典仍用舊然其辭亦不復傳何也今止據存者十八曲擬之考諸家詞惟繆韋傳常被施用承天宗元輩卒私作之以備異時采擇者而憑依名義流播迄今敢竊取其例焉

元至正末黃河清　大聖啓運協符載闡宇宙為黃河清第一

黃河清聖人出應昌期誕至德着戎衣奮三尺驅

方建都邑干戈偃弧矢戢統華夷主社稷神與鬼咸
受職腥膻掃熘火熄維　大明照中國萬千禩與天
一
右黃河清二十句 句三字
高皇帝起濠上追王迹肇今名爲鳳之翔第
二
鳳之翔在濠梁義師起帝綱張二十四將驅天狼兵
鋒所指定四方薄海内外以莫不來王威加六合返
舊疆徵歌愁發諸兒郎復彼人民世世無有所與爲

我冰與湯肇筑大風雲飛揚千秋萬歲樂未央
右鳳之翔十二句 其四句三字六句七字一句九字一句十五字
龍飛淮甸豪傑景從得大將達遇春等二十
四人以一海内爲攬羣雄第三
攬羣雄盍如蝟大聖提符起淮泗與神爲謀蓄鋒鋭
提三尺劍驅海内驅海内攬羣雄眞人出天下同四
方六合咸景從如風從虎雲從龍汛掃大漠如飛蓬
扶桑曈曈朝日紅驅海内攬羣雄
右攬羣雄十五句 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七字

[illegible]石長驅金陵定　皇畿奠萬國爲克
[illegible]第四
克建[illegible]之　皇畿皇畿定舉義旗天兵百萬任所之
[illegible]與南漢西蜀七閩六詔從風靡天下大定一戎衣
右克建業七句 其四句句三字二句句七字一句十三字
[illegible]駕東征首下寧越婺女之郊　聖蹕駐焉
爲婺歸德第五
天兵十萬下東國婺以先寧駐　皇蹕景星熒熒耀
城邑我戰則勝攻則克四海從風靡弗一勢如破竹

烽燧息天命肖歸歸有德
右婺歸德七句 句七字
兵入浙聘劉基宋濂等四人置帷幄中爲四
友第六
於維文王是親四友疏附後先以翼元首峩峩高蹤
異代肖有天威是臨匍匐奔走猗歟　聖祖廣延羣
雄如天如海爲萬物宗王師所向六合景從爰率車
徒以定浙東浙東底平大統未集蚤作暮思思布文
德曰基曰濂曰琛曰溢玄纁奕奕交布東國曰四先

生論道經邦坐而弗名匡　朕弗遑嗚呼盛節慶延
無窮德六五帝功百三王

右四友三十二句　句四字

僞漢陳友諒卒徒數十萬來抗　高皇帝躬
督大將達遇春等鏖戰湖口滅之爲戰鄱陽
第七

明日大戰戰鄱陽簡師料徒百萬強烈風吹沙湖水
揚烟焰漲天焚大艦三十六將姒康郎再戰湖口纍
餘皇我舟膠沙敵尚強疾呼奮臂來衝㩳鯨鯢蔽空
雲日黄拍江巨浪何茫茫如血鉅鹿尸昆陽維天命
我明車輪碎蝗螂百矢定遵背若芒一矢貫睛諒死
亡諒𡧎凶理出降威加四海莫不來王

右戰鄱陽十九句　其十三句七字二句五字二句三字二句四字

張士誠據姑蘇命將　覆其巢兵不血刃爲
盤門入第八

盤門入士誠泣前歌後武大師集兵不血刃下城邑
誰其帥者公魏國歸市弗止屢弗易萬姓歡呼　頌
皇德二敵既殲　皇之土東極滄溟南亘楚長驅入

中原執敢余嗔

右盤門入十句　其二句四字七句七字一句九字

島夷首亂元末梟我大威東縛待命海口爲
降谷珍第九

方谷珍起蓊藪乘元之亂竊據一方地如斗耗金幣
大官酒海上時時飛且走如鬼如蜮鷄與狗　大明
當空罔九有舉家乞命鼠海口　帝憫其愚印加肘
以較群雄最小醜

右降谷珍十一句　其四句三字六句七字一句十一字

陳友定保閩粵師縛之爲七閩第十

七閩保岩阻連亘背山深友定據其巢負固如金湯
我　皇命將諭諭以開茅疆自謂故元臣負義不肯
降王師十萬下戈船逐長江兵入如破竹如虎吞羣
羊委身繫尺組支體磔分張自謂故元臣守節肯喪
亡大都以淪覆誰爲招國殤

右七閩十八句　句五字

大將統六師北鄉儒臣濂諭檄中上華夏擴
清爲維中國第十一

稱中國帝王所自立　璽裂宅奠古天地暫無色天運
閏地重開扶桑燭龍　日月出照八荒蜀也戎羗夷禍
難四海一神龍夾助　正統集　帝懋膺風洽中國
部下大將軍達副將軍遇春提兵九十六萬戈鋋甲
胄如浮雲命詞臣濂草檄諭彼中華民長驅入河洛
壺漿簞食來成羣
右維中國十六句　其五句三字二句五字四句七字二句十一字
一句十二字一句十三字
天兵入大都故元主妥懽帖木爾棄社稷爲

大都走第十二
元都平四海清神鬼受職蠻夷庭列大藩置神京逃
掃腥膻混一區宇再造華夏開文明
右大都走六句　其四句三字一句七字一句十五字
虜覬復故都師擣之大戰於定西古城虜其
部落王保保絕塞遁爲擴廓第十三
察罕起元末舉代惟鷹揚天命去勝國判亦爭戰場
甥廓擴察罕子復良下盜都伐洮陽驅兵出交襪以
望　帝三諭彌陸梁執囚我行人怒臂抑螳螂命大
將統武驍北征隴右一戰摧其梟覆其巢萬騎突至
如風飈賴傳潁公却前茅兩軍就舍不得交夜分刦
營足納一靴身騎騸馬逃騎馬逃絕大漠我軍四十
萬勝負互相角巨網漏吞舟竟夯蕃部落　帝稱好
男子惟廓擴
右擴廓二十六句　其十句五字二句八字七句三字一句六字四句七字一句九字一句十三字
蜀阻聲教璟諭不從大兵入成都虜明氏母
子歸爲昇面縛第十四

昇面縛出成都母子啞啞啼路途父明玉珍一旦枯
貪饕亂亡起雄圖不久身殉留遺孤　大明御宇驅
羣胡屢使遣諭如追逋瘋兵悍將驕相扶驕相扶守
瞿塘　帝命潁國公東甌王伐山通道開戰場直擣
臍文潰腹心腹心潰肝膽亡母子輿櫬大道旁昇也
肉袒仍牽羊俟以歸義戒殺降　高皇帝德洪虞唐
唐高宋武如豺狼
右昇面縛二十一句　其六句三字十四句七字一句八字
中夏畢平分命諸上將耀兵沙漠虜庭一空

爲北征第十五

明受命海宇一殘元餘孽負固不恭保其窟闓結犬羊以侵我疆陲爲我子孫慝 皇帝悲思勿姑息乃命西顧以北征桓桓大將統兵億萬犁其庭犁其庭虜牖落單于遁絶大漠

右北征十一句 共六句三字二句七字二句十一字一句十四字三

宋國公出塞降虜大酋悉收其衆二十萬餘人爲納哈出第十六

納哈出居金山二十餘萬衆虎視一何眈眈 帝命上公焉統兵出金燕天威所震懾虜騎不敢馳虜兮不敢攀二十餘萬衆一時赴長安縱金伐鼓壯士歡縣三受降玉門關

右納哈出十三句 共二句三字八句五字一句六字二句七字

元孽負固滇中命沐英等督兵平之永鎮其地爲六詔第十七

六詔天南維滇號最鉅殘元曆數盡遺孽猶虎踞帝愍絶塞民使命馳風塵彼昏不奉 詔虔劉我信皇赫斯怒命黔寧滕衝巨舶浮昆明昆明水涸濺長鯨碧雞金馬入我版圖四海平

右六詔十二句 共一[illegible]三字三句七字

四方底平九域以寧百千萬祺統我 皇明

爲受天命第十八

受天命定四方干戈偃鈇鉞藏軑大武駕成湯姚軒轅儷虞唐禎地萬里居中央整齊萬國開明堂漢唐宋晉何所希聖功比德如堋塘萬八千歲永無疆

右受天命十三句 共八句三字五句七字

金華詩粹卷之二

樂府

金華詩粹卷之二

明滇南[illegible][illegible]詩選

四明楊德周參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樂府

劉峻

出塞

薊門秋氣清飛將出長城絕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陷敵撫金鼓摧鋒揚旆旌去去無終極日暮動邊聲

駱賓王

行路難

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天子按劍徵餘勇將軍受脈事橫行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里鼉鼓疊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遥遥過絕國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鵝翼長驅萬里讋祁連分麾三命武功宣百發烏號遥碎柳七尺龍文迥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蘭閨憇市芳塵遍[illegible]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illegible]帶緩行路難

誓令氛祲靜皐蘭但使封侯龍頷貴詎隨中婦鳳樓
寒

軍中行路難

君不見封狐雄虺自成群馮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
兵徵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旄宜廟略戰士
橫戈靜夷落長驅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劍閣閣
道岧嶢起戍樓劍門遙裔俯靈丘邛關九折無平路
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無期返他鄉歲月晚杳杳丘
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峯路濫青泥坂去去指

哀牢行行入不毛絕壁千里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
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戶川源饒
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崩槎千歲古漂梗飛
蓬不暫安捫藤引葛陟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
方知行路難滄江綠水東流駛炎洲丹徼南中地南
中南斗映星河秦關秦塞阻烟波三春邊地風光少
五月瀘川瘴癘多朝驅疲斥候夕息倦樵歌向月彎
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
度夜夜朝朝斑鬢新年年歲歲戎衣故灞城隅濱滻

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巳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
關山千萬里棄置勿重陳征行多苦辛且悅清笳梅
柳曲詎憶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
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戰苦行路難
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音節寮亮

王昭君

斂容辭豹尾緘怨度龍鱗金鈿明漢月玉箸染胡塵
古鏡菱花暗愁眉柳葉顰惟有清笳曲時同芳樹春

貫休

戰城南

磧石有陰兵戰馬時驚蹶輕猛李陵心摧殘蘇武節
黃金鎖子甲風吹色如鐵十載不封侯茫茫向誰說

君子有所思行

安得龍猛筆點石爲黃金散向酷吏家使無貪殘心
甘棠密葉成翠幄頻鳳不來天地塞所以傾城人如
今不可得

行路難

君不見道傍廢井生古木本是驕奢貴人屋幾度美

人照影來素綆銀瓶濯纖玉雲飛雨散今如此繡
雕甍作荒谷沸渦笙歌君莫誇不應長是西家哭休
說遺編行者幾至竟終須合天理敗他成此亦何功
蘇張終作多言鬼行路難行路難不在羊腸裏　悲惋

塞上曲二首

錦帢胡兒黑如漆騎羊上水如箭疾蒲萄酒白鴈臘
紅苜蓿根甜沙鼠出單于右臂何須斷天子䍐䍐本
如日一握鷺鬚一握絲須知只爲平戎術

其二

去年轉鬬陰山脚生得單于却放却今年深入於不
毛胡兵拔帳遺弓刀男兒貴展平生志爲國輸忠合
天地甲穿雖則失黃金劍缺猶能生紫氣塞艸萋萋
兵士苦胡虜如今勿胡虜封侯十萬始無心玉關生
入君看取

塞下曲三首

古塞腥羶地胡兵聚如蠅寒鵰中劈石落在黃河冰
蒼茫邏逖城柝柝賊氣輿鑄金禱秋穹還擬相憑陵

其二

戰骨[illegible]成塵飛入征人目黃雲忽變黑戰鬼作嗥哭
陰風吼大漠火號出不得誰爲天子前唱此邊城曲

其三

狼烟作陣雲匈奴棄輕敵領兵不知數牛羊樓呑磧
嚴冬大河枯[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戰血染黃沙風吹天赤

夜夜曲

蟪蛄切切風騷騷芙蓉噴香蟾蜍高孤燈耿耿征婦
勞更深撲落金剪刀　長吉遺咏

杜旟

白頭吟

殘機奉君尊愛盡讒方見妾身不自持妾意復誰怨
平生不識境垣詩只知歸鳳求皇詞其指嗟嘆到頭
白妾頭未白君情衰長妾春風萬花柳新人妖妍皆
人醜貪賤相從富貴棄舊昔今存否長門作賦
直千金不如家有白頭吟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義昔言之如公何公今不歸如我何至親
之言多見疎至危之事多不虞君不見黃池爭先氣

塡臆嗚呼夫差面已墨懷王仰首西入關生爲秦囚死歸國當將國豈無忠臣吳江魚頭湘水濱公無渡河世間無地無風波有言不信如公多　感愴近古

于石

野田黃雀行

鳴不擇上林棲不依華屋雄飛名呼雌翩翩自相逐渴飲野田水饑啄野田粟一飲一啄能幾何愼勿遠飛投網羅君不見金籠老鸚鵡向人空作閑言語

吳萊

白鼻騧

白鼻騧白鼻騧當軒迥立噴風沙名驥留良定非土褰驕索價猶東家青松縛柳曉安阜紅錦裁韉春騠草支遁心機愛神駿伏波骨力輕衰老去年禁馬無馬騎天下括馬數馬皮浮湛鄉閭萬里足笑傲品秩千金羈幸哉漢武重修政往矣劉聰眞覆鏡立功戰備要馬稀藏富民褒須馬盛向來河隴色爲羣目極川原亂若雲庶人徒行未足恤世間醇駟何繇得

江南曲

東風吹人千萬里青蘋花發前湖水江南女子木蘭舟却採蘋花泛流水水流花發春光好失時不採花應老年少吳儂歌懊惱自皙容顏半枯槁倏然來矣雙彩鳧化作汝蹋穿雲衝汝珮夜解江妃珠龍宮蛟室本不閑相期更有瀟湘客　婉妍

陳樵

出塞曲

屬鏤夜嗁光燭地將軍一出欃槍死行壘不動人歸市帶甲如雲自天至取君甲兵爲君洗分明袖有銀

河水手中遺下泥一丸不封函谷封泰山　古峭

戴良

雉子斑

天地莽莽迷物情雉子斑分在林坰心懷耿介飛且鳴扇綺翼振錦膺文章盡極麗意氣自多驚我寧帶箭死榛莽不肯爲采奉聖明韓信烹漢鼎仲由醢衛庭智勇難並立賢愚每相傾宜哉避世士往從雉子遠其形

艾如張

翠爲衿錦爲衣朝朝暮暮澤水飛澤中青草深且茂

莫聽爾姝登壟頭西接桃李塢蓬藿艾盡有羅張羅

雖可避矰莫測爾誤觸之恐身傷請看晉日張羅處

祥鳳冥鴻不肯顧

朱鷺

朱鷺何從止去啄金堤飲玉水朝隨赤鴈暮碧灘蕩

漾驚波不得棲有時挾子上林去網絲紛紛復難避

不如斂翅江海湄遠却幽并遊俠兒

飲馬長城窟

將軍西擊胡飲馬長城窟飲馬馬不前爲有征人骨

征人之骨朽且寒沉冤浸恨知幾年當時亦爲擊胡

死流落孤寃此水邊秦皇秦皇好征討誰識窮兵是

無道爲君無道天實厭不備中國備北方一朝禍自

蕭牆起回首長城空萬里

宋濂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堦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

嫣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愈妍好

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定屬名家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遥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

解一　愛心不可寫天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

樓　解二　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成一字字字九

回腸　解三　關河勞夢寬欲見杳難憑文君文繡帳相近

不如鐙　解四

王褘

江上曲

木蘭船繫門前樹阿郎今日棹船去去時爲問幾時

歸約道歸時須日暮江上風水不可期日暮不知歸

不歸

憶別曲

低低門前兩桑樹憶君別時桑下去桑樹生葉青復

青不知君顏色還如故桑葉成蠶蠶作絲絲織作綾

滿機欲將裁作君身衣恐君得衣不思歸

古別離

東風吹春滿南陌楊柳青青李花白花柳年年好顏

色妾容已覺今非昔　古意古音

鄭淵

採蓮曲

梧桐轉階月如水滿地瑶華鋪不起誰家玉簫吹晝樓不管洛陽秋色愁吳姬踏歌楚女舞羅帶同心結飛組采蓮不采藕中薏見人但道蓮心苦鯉魚吹風紅葉秋凋村明月上蘭舟巴陵去去三千里情與白波天外流

鄭枋

江南曲

妾在錢塘小江曲門前歲歲春波綠綠波涵影曉汪汪素練平鋪光一幅垂楊十里鎖輕陰芙蓉半渚淺青簇翠雲貼水風颼颼白蘋紅蓼催早秋大姑小姑惜芳遊朝朝艇棹江中流荷蓋斜張低覆舟見花顰眉愁復愁移舟西來泊花底藕花深紅蘋葉紫拾蘋猶恨蘋無根採蓮却喜蓮多子妾身不爲浮蘋生寧作蓮花守紅死　古豔

鄭榦

采菱辭

江邊白馬耀素雪南浦遥遥木蘭楫採菱未多十指寒馬蹄到家雙耳熱日日望郎郎不歸郎歸不見嚬紅頰妾欲向前說相思郎應不信未歸時郎初愛妾芙蓉面郎今見妾貌多媸那得從前不離別免使郎心有南北妾昔種菱待郎歸妾今採菱待郎食紫菱兩角何尖尖使郎疑刺不敢拈家中食菱菱殼苦他處食菱菱肉甜若使郎心不相嫌世間亦有上竿鮎

一唱三嘆

鄭材

白紵辭

白紵白且潔皎皎如霜雪爲君製秋衣寄君須早歸若謂妾心有改移請看白紵素無緇

姜麟

妾薄命

命薄傷無家牽蘿補茅屋雲鬟空委地揷花當簪玉重門簾幕垂燕子過亦稀夜拈繡針帶晝挽繰絲車郎心如柳絮隨風蕩不收妾心如井泉止水誓不流

晨朝啓房櫳亂紅落芳州忽作子規啼不知春已老

有市隱

李藝

白紵歌

啓朱絃舞長袖佳人娉婷柳腰瘦揚歌白紵合清奏
動君心爲君壽朔風起卷霜海寒鴻鴈冷落投江
干紗窗月白紅燭殘青娥滿堂酒未闌

烏棲曲

海靈館中春日晚官樹沉沉烏棲滿吳王行樂竟日

時鶯歌燕舞無休歇天池瀲灔琉璃明玉椀蕩漾搖
空青歡娛未畢東方白銅龍水咽晨雞鳴此時爭欲
媚君意回晝爲夜丗不寐誰知樂極能生愁越江浪
捲蘇臺秋

當窗織

翁母天一方舉頭長太息醮命妾有歸從人作欣戚
晨昏機杼力已殫續斷擣粗不成尺千梭織就文鴛
鴦水凍手寒愁倍得裁衣與郎莫棄捐應念銖絲出
累積心轉悽鳴促織

王汝礪

擬相思行

延佇望江樓寥寥思邈忽何如雙鴛鴦睡穩晴沙月

其二

鬱鬱連理枝關關相思鳥緬想湘水人此夕愁多少

蘊藉

凌瀚

白紵歌

纖羅霧縠飛雪霜爲君裁剪成衣裳鳳飛翩躚求其

凰冉冉羅韈行華堂燕歌趙舞嬌紅妝朱顏綠鬢安
能常鳳簫象板樂未央

又

比翼鳥相連理枝人生那得常相隨百年幾合還幾
離相思枕上鴛鴦飛含悲把君羅綺衣歎娛莫遣生
怨違洞房日受春風吹

前有樽酒行

枉却春風空復秋百壺清酒碧如油中秋桂與重陽
菊斷送流光到白頭玉顏如花能幾時花枝影落金

屈卮日之夕矣傷如之何及時秉燭毋嗟跎醉酩酊
兮舞婆娑

隨熙

關山月

迢迢關山路皎皎明月光月光無今古世人有參商
對月寂不寐夜漏淒以長感玆生別離秋風滿蘭芳
安得生羽翼飛翔君子傍執手話契濶永言無相忘

徐禎

出塞曲

濟水從西來悠悠向東流執手河梁上泣涕不能休
有酒且莫斟收淚窺刀頭粲粲白玉銜焯焯黃金鉤
誓將捍虜馬解我王心憂輕身試一戰豈意生封侯

又

秋馬洮河北射獵青海湄[illegible]望飛鳥肅肅皆南馳
豈無征人書遠以寄所[illegible]行亦有寄鳥飛不可追
悵望彤弓落欲語誰能知

王昭君歌

悠悠灞陵水腸斷漢宮人咸陽城闕風沙暗何[illegible]

華貯妾身粉面含羞對驕虜傳入琵琶曲中語黃雲
萬里玉關秋芙蓉寂寞雙淚流宛轉蛾眉為誰訴舊
恩未接翻新愁至今塚上青草多年年三月春風過
生身願入昭陽殿重與君王結綺羅

溫厚

唐鉞

行路難

雲帆桂櫂木蘭舟簥鐙錦席懽夜遊飛觴急管時暫
歇玉人把袂聊淹留劉生按劍爲我舞趙客曾經躡
珠履由來豪氣笑春申江湖一飲吞三楚四座且莫

喧聽我嘯歌行路難世路艱巇過江積人情展轉似
波瀾丈夫平生四方志寧嘆途窮且須醉眼前輕薄
徒爾爲誰辨此中有真意

真率

擬愛妾換馬

十五侍瑤闥婉孌傾千妹女命寧足恃恩昵倏能渝
丈夫志萬里割愛事馳驅中情横不解離別在須臾
君既重節俠妾豈愛微軀微軀不自惜況乃匣中餘
徒持嫁時縷掩泣係羅襦亮能樹勳伐倘念贖前魚
但恐水易覆芳華詎能需功名亦有命壯士少[illegible]爵

不見烏江畔終夜泣騅虞　纏綿婉至

鄭國賓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行跡杳[illegible]尋憶自遠方來寄我綠綺琴

綺琴亦何爲可以揚徽音漆以固始交弦以易我憂

一彈南薰至悠然暢我襟再彈白頭吟聞者涕泗淋

芳音非不遠無以當君心上彈與下彈總之傷我深

臺傍青蘧乃爾泱泱

其二

自君之出矣乃在春之始赤手何所將遺我雙文綺

文綺亦何爲可以飾君子開函散流霞下剪生秋水

製爲上之裳無遺下之體非不寬以舒非不絢以美

香塵散路隅春風蕩容止被之君不顧徒令吾心耻

其三

自君之出矣零落翠羅襦入門何所贈遺我雙明珠

明珠亦何爲可以照悃愚縣之中堂上出入以爲俱

豈不圓且明無以鑒區區未嘗餌與[illegible]拭生嗟吁

慘淡日無光永夜月同孤光羲君不顧容復皎且都

楊白花

江上楊白花路傍遊俠子攀花盈盈笑風吹羅帶飄

其二

朝送遠遊人暮送遠遊人楊花無意緒姑待柳條新

其三

且看江兒水休歌楊白花楊花不生蒂吹去落誰家

天馬歌

天馬行行流榮光高秋御路獨昂藏流珠噴沫赭路

傍馳驅慷慨瀚海驅漢廷天子要四荒郡連刄斗去

路長星飛電戌雲錦黃桃花片片凌紫霜歸來蹀躞

向長楊日盡五斗雲水鄉倏焉顧影心獨傷鹽車峻

坂連高岡酸風射眸山月蒼伏櫪[illegible]究卧長廊君不

見邯鄲佳人厮養婦空有才貌[illegible]力誰能留此千

金骨猶堪萬里憶飛揚　寓意

玉階怨

玉階寂寂早寒輕曙色含輝出鳳城鴛鴦錦綺遮雲

幔翡翠簷牙天曉晴伏檻連塘暖瑞鴨情孩隔竹笙

鵁鶄麒麟玉刻金鈿帶珠箔亦寒雲母屏菱鏡花殘

秋水淡寶奩香殄月華明自憐掩縠垂綃語却記星
前月下盟獨向横塘坐長夜鷄頭菱角漸縱横

塞下曲

天遣雄風鼓大荒忽傳閶闔動明光馬上健兒雙袖
長亂鬚豬面金珮瑠雲中發機飛且揚千門刀斗日
夜忪漢將飛鞭亞長楊紫貂蒙茸青絲韁聞說陰山
去射狼雙鵰下臂野欲霜千里解圍身褁瘡捷書露
布還帝鄉路旁人問將軍姓今年生縛左賢王

長安道

朝望秦淮水暮望長安道長安古道饒風沙一望長
安一回老良人輕薄志意縣輕車遥遥不過家馬蹄
日夜不停閑從此良人不堪托頹天一夜憐妾心早
異 愳
起車輪生四角十年應自有時歸那能夜夜守空幃

江南曲

江南二月饒春光銀瓶曉注幽蘭芳金縷斜飄睡鴨
香盤雲寶髻雙鴛鴦東堤楊柳拂金色帶水縈波遥
映碧麒麟公子騎馬來墮折絲鞭收不得卷幔臨水
嬌翠顰輕紅淺碧步摇塵只今快識長安俠細水寒

山愁殺人 綏披

葉夢斗

塞下曲

八月燕山路無雲亦自風長城因地固短劒向人雄
鴈塞胡塵斷龍沙漢氷通十年惟薄伐驃騎莫論功
敎重入古

賈天民

綠腰曲

鶯歌低度玉窻紗才子臨春滯海涯二十四坊新鬭

巧都將樂府按琵琶

其二

新詞學得負陽春疊作琵琶悵遠人一片流商彈不
入斷鴻無數落寒雲

胡應麟

長相思

長相思久離別單于臺上秋草歇玉帳寒朱旗折三
年灞陵夢萬古陰山雪邊笳日暮起塞門流水無聲
隴雲咽長相思久離別

其二

長相思路行難玉關鴻鴈何時還張霧幄捲雲鬢青燈夜未滅翠被曉猶寒茌苒紅顏鏡中老空閨日日望刀環長相思路行難

楊白花

楊白花隨風漂泊天之涯深閨無人白日暮金輿玉輦空咨嗟惟有舊時楊柳樹月明夜夜啼棲鴉

白苧歌

葡萄之酒琥珀缸金罍玉斝春蒞蒞博山爐焚沈水

香翠屏朱戶羅笙簧援琴鼓瑟流清商洞簫遏雲聲飛揚珠簾不捲凝夜霜千花萬花夾華堂明星爛爛出東方左挾安陵右龍陽美人翠袖嬌紅粧秦娥衛女紛成行願君一盼生輝光清歌盈盈繞畫梁夜如何其夜未央

恍見古人

其二

黃金為堂白玉椽翠屏珠戶羅嬋娟流蘇帳煖春蒞然鴛鴦錦被裁合歡明眸皓齒嬌相憐三星煌煌月在天燈長燭明興未闌都梁甲煎焚華軒茱萸蘇合紛纏綿非烟非霧非人間引宮刻羽鳴幽蘭白紵之觴斗十千美人垂手臨風前迴身雜珮何珊珊珊瑚火齊間木難腰圍尺六芙渠鮮驚鴻宛轉飄瑤蹁雙成美玉俱神仙夜如何其夜漫漫

都麗悠揚

行路難

君不見原上草一夜霜飛淨於掃君不見園中花一朝風蕩隨泥沙男兒快意在行樂何用營營逐飛藿白日苦短秉燭遊玉碗淋漓恣斟酌人心對面隔九疑行路之難君所知速來就我飲斗酒倏忽華顛泚

夫醜

寫得激盪

西門行

綦隆世化日舒玉食餚醴羅前除東隣子燕趙姝清歌妙舞楊羅襦賢豪過駟馬車良辰日吉心相娛人命無百年日月同斯須胡為自約束悵悵常獨居豈無仙人王子喬駕六飛龍遊太虛天地會有終千秋萬歲後仙聖同凡愚不如命我友撞鍾靁鼓鳴竽笙

肖白紵古歌

采蓮曲

桂楫漾沙棠向暮出横塘羅裙嬌緑水玉腕映紅粧
搴花憐益弱折藕愛絲長廻橈弄斜影驚起雙鴛鴦

李能茂

採蓮曲

緗羅襪曳紅綃霏翠羽昂金翹誰家女兒字阿嬌三
三五五臺東腰木蘭之楫桂樹橈青油蕩漿風瀟瀟
深藏緑葉間錦標濃粧倒影潮心搖金羈珠勒紫騮
驕脉脉一水如可要安得横空駕玉橋日暮去趂横
塘潮露零月白烟波遥 古艶

緑腰曲

含嚬一曲可憐人說到相思太苦辛滿面桃花羞着
粉點心雙淚白如銀 倩

諸葛鯨

楊叛兒

送郎出白門臨門拗楊柳頭作馬上鞭時綰在郎手
千山不斷路萬水不斷舟路不通儂走舟不載儂愁
翻思潮有信移舟到海關凝粧送潮去解帶見潮還

採蓮曲

風吹羅袖荷花香家家女兒採蓮忙紅顔青鬢水中
央蘭橈桂棹搖滄浪驚起横塘雙鴛鴦荷花解語斷
人腸採蓮歸去緩歌長百年心事莫相忘

七夕歌

牽牛銀河揚素波織女天街弄錦梭相逢莫恨別離
多不駕鵲橋可奈何

葉一鵬

采蓮曲

膩紅媚緑蓮塘曉吳娃出浦蘭舟小棹歌一曲韻悠
揚灘鶒鴛鴦驚復遶玉腕輕搖雙槳柔花深葉密堪
藏羞荷心珠露圓不定鏡裏紅粧嬌欲愁愁來一夜
西風起零落殘香逐秋水芳菲易歇白露濃船頭又
見新蓮子食蓮心苦惟自知藕根折斷猶牽絲蕭關
望斷征車遠空自含情顰翠眉

春宮怨

妾顔似月光易缺妾愁似水流難歇寄意曾傳荳蔻
書同心徒綰丁香結東風簾幙春寒透一夜花枝盡

消瘦掩泣頬傷紅紫時消兒况值黄昏候相思未遂
抱衾裯挑盡殘燈數寒漏

春怨詞

出谷新鶯嬌語澁柳條嫩染黄金汁花影重重壓畫
欄綉簾低捲香風入舞衣慵繡倚雕籠所懽不來空
佇立一春無夢到陽臺斜抱雲和頬掩泣

秋夜詞

轆轤無聲金井冷月轉高梧漏方永紗厨夜色晃銀
屏河漢横空秋耿耿征夫歲晚何處依萬里關山音

信稀床頭强拭雙淚眼挑燈獨坐縫寒衣寒衣縫就
無人寄何由得到三邊地蘭膏燒盡淚未乾暗數殘
更不成寐

葉光寅

有所思行

美人隔湘浦欲往未能即凄風散彩雲歡夢杳難覔
婉孌不成雙含情望朝夕冷落懐中珮無從問完璧
天長羽翼短中道實離析

其二

美人在夢寐幽思未能通忽逐流雲至陽臺訪舊宫
綢繆慰今夕夙語披深衷電熠不終時繾綣夜已窮
百年一聚首離别何匆匆

陳仲成

古别意二首

二八爲君婦光彩照門戶匝年君出門仗劍南遊楚
楚王急賢才君才具文武走馬過章臺莫看章臺舞

其二

妾有同心結非君歸不解日有賣花聲非君歸不買

只有春風泪不見君自灑

采蘋曲

妾采澗濱蘋無由寄遠人盈筐復棄去翻恐阿姑嗔

采蓮曲

妾采越溪蓮不遣郎操船臨流比顔色愛煞蓮花妍

賈三近

行路難

杳杳孤征路萋萋蒿與莪行去豈無期悠悠離思多
大道入青徐遠山隔黄河下馬問寒[illegible]一馬成悲歌

滿目走風沙洒涕如滂沱豈不念携手欲言心坎軻

其二

風興事遠道舉首何茫茫驚聞北來鴈何日離南方
萬里欲焉往天空度曉霜孤客一惆悵悵然思故鄉
殘月照馬足微風吹綠楊相看不得語況有前路長

傅玄

關山月

霾雲入夜收月出關山頭影逐長城遠寒生古戍秋
風凄揺虎旆霜冷過貂裘相對孤燈裏懷歸萬里愁

獨不見

皎皎邯鄲倡嫁與五陵郎骨都冠幽并詔徵六郡良
一旦辭故土十載戍遼陽深閨悲獨守西風掃葉黃
系杪收陽彩朗月照洞房含情獨不見相思妹夜長

補遺

杜旝

白馬篇

白馬何翩翩驕嘶洛陽道玉鞭弄春風金鞍藉芳草
借問誰家美少年繡衣騎過瓊樓前垂楊百尺裊綠
輕落花萬點迷錦韉由來不識沙場苦只解通衢列
朱戶塞馬曾無芻豆恩汗血年年拓疆土

不為本調自抒胸懷

行路難

鳥道狹且危羊腸細而曲長安太道如掌平紛紛冠
蓋相馳逐一朝豺虎縱復横秋風蒲道無人行驅車
我欲向西去落日曠野無州城行路難一何苦前有
豺後有虎人間大道不可行鳥道羊腸何足數

直寫亦痛快

貧女吟

有女顏如花生長在蓬屋雖云絕世姿身命無裘束
年過二十未許人含羞背立東風春年年養蠶空紡
績寸縷那能上妾身妾應自惜蛾眉好常恐婚姻成
草草若教嫁與輕薄兒不如貧賤家中老君不見西
鄰女兒衣滿箱自從嫁去減容光

卓識深情善自寄託

錢適

遠別離

遠別離使我未老鬢如絲長江連天送君渡江水連

遥帆影外。恨不爲江頭水。馬兒銜狙拐髯逐帆去。帆影遠欲滅。我老心更危。别時天南鴻雁飛。今見灌木黃鳥啼。恐酸留寸心紅頭心。莫留心是顏已非。問君肯信否。遠别離。君言食藥苦。不見别離人肝腸化爲土。　極力摹古

趙[illegible]鵬

少年行

碧玉抽草結烟叢。黃金舞柳嬌鳥風。絳桃額錦呈春工。遊絲漾日時舞、空。黃鸝紫燕翻飛逢。誰家玉面[illegible]繡胸。倭姑倒挿魚皮箭。手引明月青蛇弓。金韉玉[illegible]五花驄。高垠橋邊揮電紅。士女十萬心目通。美于[illegible]捷氣勢雄。眉目秀掩秋芙蓉。千金結客將臨戎。挿[illegible]沙漠蹴崆峒。歸來奏報明光宮。　豪上稱題喜其不襲套物

金華詩粹卷之三

五言古體上

金華詩粹卷之三

明　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五言古體

劉　峻

始居山營室

自昔厭喧囂。晚愈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石窺嶕嶢。開軒望蕭蔚。激水欄前流。脩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鸎。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泆下不極。

彷髴玉山腴。想像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島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評雅多遠心

登郁洲山望海

滄漈躡霄岫。層嶺鬱嶮巇。下盤海底。上轉靈烏翼。溟澥非可辯。鴻溶信難測。輕塵久彌飛。驚浪終不息。雲錦曜石嶼。羅綾文水色。

蔚然森密

江州還入石頭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

前望蒼龍門斜瞻白鶴舘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
迅馬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組瑟鸞觴亂
我思江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
仲子入南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栖樹枝取斃王孫彈

高言一何綺

駱賓王

夏日遊德州贈高四

日觀鄰全趙星臨俯舊吳鬲津開巨浸稽阜鎮名都
紫雲浮劍匣青山孕寶符封疆恢霸道問鼎競雄圖

神光包四大皇威震八區風煙通地軸星象正天樞
天樞限南北地軸殊鄉國開門通舜賓比屋封堯德
言謝垂釣隱來參負鼎職天子不見知羣公詎相識
未展從東駿空戢圖南翼時命欲何言撫膺長歎息
歎息將如何遊人意氣多白雲梁山曲寒風易水歌
泣魏傷吳起思趙切廉頗凄斷[illegible]生死翟公羅
羅傷翟公意劍負韓王氣驕餌去易論忌途良可畏
夙昔懷江海平生混涇渭千載契風雲一言忘賤貴
去去訪林泉空谷有遺賢言投爵里刺來泛野人船

締交君贈縞投分我忘筌成風郢匠斲流水伯牙絃
牙絃忘道術漳濱恣閑逸聊安張蔚廬詎掃陳蕃室
虛室狎招尋敬愛混浮沉一諾黃金信三復白珪心
霜松貞雅節月桂朗冲襟靈臺萬頃濬學府九流深
談玄明毀璧拾紫陋籝金鷺濤開碧海鳳彩綴詞林
林虛星華映水靜霞光淨霞水兩分紅川源四望通
霧卷天山靜煙銷太史空鳥聲流向薄蝶影亂芳叢
柳陰低壍水荷氣上薰風風月芳菲節物華紛可悅
將歡促席賞遽爾又歸別積水帶吳門通波連禹穴

贈言雖欲盡機心庶應絕濟岳本自閑眾鴻不因熱
一瓢欣狎道三月聊棲拙棲拙隱金華狎遁訪仙查
放曠愚公谷消散野人家一頃南山豆五色東陵瓜
野衣栽薜葉山酒酌藤花白雲離望遠青溪隱路賒
儻憶幽巖桂猶冀折疏麻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井絡雙源濬陽侯九派長淪波通地穴委輸下歸塘
別島[illegible]朝蜃連洲擁夕漲韞珠成[illegible]璧動浮光
浮[illegible]析水積潤疏圓沚玉[illegible]劍匣連星起

風煙標逈秀英靈信多美懷德踐遺芳端操慙謙巳
謙巳謬觀光牽迹強栖遑揆拙逃三省勞生昧兩忘
彈背空被笑獻楚自多傷一朝姝黙語千里異炎凉
炎凉幾遷貿川陸疲臻湊積水架吳濤連山橫楚岫
風月雖殊昔星河猶是舊鈷蕪望南浦邯鄲通北走
北走平生親南浦别離津瀟湘一超忽洞庭多苦辛
秋江無緑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
漳濱已遼遠江潭未旋返爲聽短歌行尚想長洲苑
露金薰菊岸風珮揺蘭坂蟬鳴稻葉秋鴈起蘆花晚

晚秋雲日明亭皐風露清獨負平生氣空牽揺落情
古星非聚德處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
秦聲懐舊里楚奏悲無巳郢路少叢臺知音冨奇士
温輝凌愛日壯氣驚寒水一顧重風雲三冬足文史
文史盛紛綸京洛多風塵猶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
李仙非易託蘓鬼曲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爲聽陽春

孫涵　弘遠

滕珦

釋奠國學觀禮聞雅頌

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棣棣環珮又紛紛
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和成遠吹九奏動行雲
聖上尊儒樂春秋奠茂勳幸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蒲之如得禁獎

貫休

古意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紅泉浸瑶草日夕生華滋
箬屋開地爐翠牆挂藤衣看經竹窓邊白猨三四枝
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種薤煮白石旨趣如嬰兒

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授我微妙訣恬淡無所爲
別來六七年只恐白日飛

深情奕調

又

美人如遊龍被服金鴛鴦手把古刀尺在彼白玉堂
文章深掣曳珂珮鳴丁璫好風吹桃花片片落銀床
何當舉羽翰遠逐朱鳥翔

又

、、、、、、、、、、、、、、、、、、、、
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
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落葉時

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徐懷曠志

又

莫輕白雲白不與風雨會莫見守羊兒謂是初平輩
人生非日月光輝豈長在一榮與一辱今古常相對
不見于公門子孫好冠蓋

又

常思謝康樂文章有神力是何清風清凜然似相識
一種爲頑儒得作翻經石一種爲枯槁得作登山屐
永嘉爲郡後山水添鮮碧何當舉羽翰一去觀遺跡

臨高臺

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片雲不是舊山來
故人天一涯久客妹未回鴈來不得書書寄空聲哀

軒舉

胡則

夜坐聞竹聲示姪

室明窗有燈夜暗天無月趺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
初疑小雨至蕭蕭俄復歇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岩穴
聽從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几不待掃境妙心自潔

奇哉不二門欲倚維摩說

于房

遊左溪齊雲閣

籃輿遊古寺危閣倚天外山川混一色雲霞忽萬態
嘯侶登交呼牧豎歌相對凭欄增氣味披襟絕埃壒
飛泉出陰宵清風來向背文酒歡賓朋樂哉時䙉帶

[illegible]

東上辭松楸

八年坐親黨泯伏長安城甘心傍松楸申我見予情

開戶概君廊讀書笑金籝力田固爲政課童乃司兵
[illegible][illegible]骨相寒不蒙軒冕榮維天臨萬邦搜羅世豪英
我友挽出之大人今繼明古無忠孝全泣涕去丘塋
爲翁大門閭翻然以東征　忠孝本色

梅執禮

五雲亭

濤高鳳所仰妙想嗟未圓邂逅一麾出安輿奉華巖
駸駸涉勝境獲締香火緣徘徊慶基殿稽首頌堯年
徐步循松杪幽尋值靈篇軒窗散急雨四座屯霏煙

向來玉京夢了了墮目前恍疑鷄犬姿今在第幾天
平生俗無術自砥應得仙孺子猶可教凡軀佇加鞭

錢億年

重陽

商飈驚秀木松桂不受秋黄菊有光輝芬芳滿金巵
古來賢達人逢時聊解憂龍山孟參軍帽落初不羞
東籬陶徵士得酒更何求若人不常有至今稱風流
節物自循环生滅同一漚浮世夢幻身適意是良謀
山翁未嘗樂而亦未嘗愁吾獨可奈何任渠自悠悠

鄭剛中

烏傷道上寄潘義榮

天風生暮寒一夜新雪積遲明無復興亂入山徑窄
茅簷兩三家鷄犬不見跡冬令頃弗嚴草木借春色
愆陽入桃杏弄暖浪藉坼肅然變霜威犯者輒衰息
獨餘山上松不動與寒敵十丈偉標致四面風淅瀝
時于翠葉中碎掛瓊玉白忽我道路嘆但覺心志懌
擁鼻作孤吟清思浩無極

范浚

遣興

商山園綺徒雪髮映松露山間胡終老不踏朝市路
一朝前星搖羽翼起調護婆娑古衣冠笑定國儲副
留侯計偶爾易遍動貞素因知古今士出處自有數
功名苟不免回首猶一助寧甯巧馳驅失却邯鄲步

翟世誼

又

我從劉潁川竟夕不向枕餘人偶對面白晝輒欲寢
生來不耐俗敢妄作題品猶嫌太分明客至姑與飲

又

翻雲覆忽雨昨火今已冰三釜九州險未似今人情
人言餘耳事令我不忍聽嗟哉泜水上刎頸遂寒盟

雜興

荊梟昔見惡去楚將巢吳妖音不知革吳豈荊人殊
梟能戒煩舌勿復輕鳴呼雖荊亦容爾何必他邦居

又

高蟬蔭嘉木未省螗臂危勇蟲亦何愚不顧黃雀飢
凝凝挾彈子已復露霑衣世事無不然古今同一悲

范端臣

通靈洞

傍溪多立石。逶轉特鉤衣。雲兼晩色至。葉帶秋聲飛。孤鶩忽驚去。片雲明殘暉。 高古

午山亭

穿徑轉岩腹。豁然見孤亭。横分樹矗矗。下枕溪泠泠。日暮人跡絕。猶聞樵斧聲。 顏謝

冬日遊寶惠寺

觀書倦業几。理策闢蓬門。縈紆竹溪步。迤邐僧家園。

雲谷釀寒雪。烟景收殘暾。人語野橋店。鳥鳴桑柘村。山深古殿閟。澗曲回流喧。松桂不改色。梅蕊亦已繁。久厭城市卑。愈覺山林尊。歸途偶成詠。所樂非所言。

石磴

短策將我影。照盡山前溪。崎緣入風磴。歷覽窮扳躋。不須剪梧桐。自倚青冥梯。

喻良能

秋曉野步

幽居邇郊原。出戶月已瞭。引手一枝竹。散步及秋曉。爽烟引輕素。清流縈木杪。矯首矖層穹。轉盼失飛鳥。野潦浮荒陂。驚颷泛枯篠。世態徒營營。此心殊了了。佳處誰與論。聊用付清醥。

呂祖謙

清曉出郊

落月餘甕牖。殷勤喚人醒。蓐食治野裝。行行向郊坰。林端横宿霧。未放羣山青。[illegible]花[illegible]復續。莫辨洲與汀。初聞落花香。一洗塵市腥。[illegible]挽晨光。着我郵亭。留眼數天際。尚餘三四星。[illegible]氣自汗。如翻瓶。

凉颸一機耳。愠意誰使令。泠然解其會。冰壺在中扃。

眞至

野步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茆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鳥啼花徑深。風絮浩無主。幽人不可親。棋聲時出戶。

此深遠有韻

明招山雜詩

鳥聲報僧眠。鐘聲報僧起。靜中艷白日。邈視東流水。風月有逢迎。出門聊徙倚。行徧南北村。松間横屐齒。

遠

送胡子遠著作知沅州分韻得行字

定交不在蚤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載同書檠
與人徐有味於世初無營虛舟游容與未易寵辱驚
魚龍同一波中有千丈清道氣自深穩名言常簡明
南宮接東觀天衢勢方亨憂國得遠信覬著渚鴻鳴
開書見連璪歸興浩已盈子政方校録今伯俄陳情
都門日稍擊雜集炎凉新知北塵葢獨爲思親行
夾道皆歎息始識眞重輕古來聚散地雪野天崢嶸

別袖不可挽栖皆洲渚生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
勉哉懋明德淸廟須棟甍

篤實有古道

杜旟

涵碧亭

駐車日停午奈此炎天長有客載淸酤共分半日凉
山開石壁出池窈泉流泱[illegible]新竹羅蔥蒼
古來佳山水每爲神所藏誰[illegible]天秘坐覽官路傍
鱗峋雙石魚可以側流觴得非昆明鯨風雨當飛翔
又聞羅微君讀書此山阿人以墨池存拳石老不僵

棄置勿復道萬古同渺茫

杜旟

讀杜詩斐然有作

王澤久淪泆正聲皆雅言百川忽西流青黄雜犧樽
騷經吹夜灰明燭日月昏綺麗兆建安淳古還開元
夫子擅元氣大意發肸蠁明委失毫芒神義隱乾坤
再變大義彰一日五典敦上該周國風下返湘水魂
仲尼不容删餘子何足呑五季兵戈繁啁哳虫鳥喧
頽波既瀰漫新奇尚西崑吻喙生譏評神鬼懷憤寃

王蘋發醯甕黄陳窮河源煌煌百年斷後學同推尊
時時或嘗鼎往往猶戴盆倣摹惑鍋盤箋釋訛金根
愼予小子旃獨受罔極恩神融淚交墮思苦心屢捫
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溫爐冶無停工况復忝諸孫
斯文減儻存庶以起九原

語足維風雅

江陰懷古

高高黄金臺燕趙爭趨風後來得荆卿恩禮盡鞠躬
丈夫易感激况在窮厄中縞衣登素車函谷眼已空
呂政當野死燕丹無奇功俠骨[illegible]鐵血變海水紅

憤氣久不磨今爲亘天虹 奇快

又

嗣宗黨司馬徒爾餔其糟叔夜屹玉山落落崑崙高
神仙誠可求義命安所逃湯武非聖人況譏師與昭
一氣纏結纓孤竹爭清標蕩陰一盃血綵鳳無凡毛
鴟鳶嗜腐鼠竟結終身交

同平父宿甲師亭

季冬少寒凛霜薄日色明訪我會心友相携圃中行
菜甲長疏花梅枝綴初英渚魚戲晴波寒雀煖有聲

小步極遐覽閒吟暢幽情語言接繾綣意適體自輕
歲華晚更好景趣靜始幷俯仰物態間聊與同春榮

旅館書懷呈陳秘監

結樓臨交河虛簷映疏櫺朱欄俯長衢開簾出娉婷
脩蛾接青鬢明眸粲流星急管催飛觴歌聲入青冥
中宵速明發燈燭光熒熒嗟爾幽窗下書生抱遺經

又

我昔別家時父母向我言道途多風波願兒早言旋
客遊不稱意欲歸心泛然弱翎乘高風吹墮青天邊
時往還念之涕潺湲安得河畔草化作堂前萱

不知已

徒步西入秦飄飄雜風塵縱橫鬼谷術能使六國賓
渡河涉關隴時命兩邅迍秦皇夜劍怒卷舌不得伸
咸陽惡少年白晝輕殺人客身幸脫免欲歸羞賤貧

送君遠行役

送君遠行役行役何時歸君今往岳陽扁舟衝石磯
風逆江水立風便江水飛君今往長淮白晝生陰霾
黃茅白葦叢隱蔽虎與豺身本貧家女布裙雜荊釵

重重門戶閉謹母繫君懷處室有五女二女行及笄
抱膝徹長夜不使兒無衣思君無饜食不使兒苦飢
刺血裁寄書善保千金軀霜落海水枯堂有百歲姑

有古意

義馬行

開禧丙寅歲賊虜戕應城老稚望塵拜道釋香花迎
中有應城馬同時陷虜兵跳躍奮空立吼作霹靂聲
春蹄如落斧噴齒若飢鯨虜意起非料辟易無敢嬰
馬趨應城民頓足淚迸傾潰圍疾飛鳥直擬東南行

萬牛挽不回，孳虜一力弃。推挐無留膚，九死猶力爭。
執轡驚千矢，怒目終瞪撐。一馬不能屈，虜氣挫且驚。
廐焚不問馬，人重馬可輕。死國當責人，馬死人偷生。
良馬見君子，宜得忠義名。若非燕子卿，定是顏杲卿。

高古

[illegible]戈

[illegible]河漢無有斷絕時，參商九年間，會少多別離。
別離[illegible]人腸，肯絲成素絲。酌酒向君言，飲酒君莫辭。
昨朝花滿樹，今朝忽空枝。榮華能幾何，霜雪以為期。

高古

又

長安百萬家，結構天相連。擊鼓吹笙簫，香霧飄飛煙。
榮枯一朝異，故里成荒阡。海上有蓬萊，昇之可神仙。
煙波隔弱水，安得慈虛船。富貴等朝露，伊誰長少年。
積善以自終，此理或未愆。夷齊彼何人，采薇西山巔。

壽行簡

如意軒

生來厭喧囂，性與丘壑便。篤言為我心，揭來茲山巔。

僧房餘千礎，此室良居先。重門二三曲，老屋數十椽。
塵几印鼠跡，紙窗篆蝸涎。簷外倚花木，壁間羅詩篇。
春隨薔薇在，月帶梧桐圓。致用遠公故，贖結我輩緣。
來頻費茗飴，話長銷爐煙。解衣此盤礴，襆在六月天。
六尺簟敷榻，一枝藤倚肩。忘[illegible]自卧起，白日羲皇前。
我今還出門，與世聊周旋。後夜如有懷，夢魂應翩然。

蘇簡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飧拙何所詣，白晝門常關。剝啄有好懷，遶郭橫秋山。

佛剎在山麓，清淨非人間。曳杖得晤語，幽尋為怡顏。
三峯聳而秀，一水清以環。寺周喬木古，僧與白雲閑。
一鳥不復鳴，流泉自潺湲。[illegible]山林足勝踐，世事羊腸艱。

映款

蘇簡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
冢冢蛛絲網，闇闇迷遠岫。人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
一朝被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篋振浮埃，清風亦生[illegible]

有愛必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婕妤涕泣將誰咎
賢哉楚令尹無欣亦無詬　達者之言

許道復

峯回亭

羣山恣奔迸勢力不少駐亭亭一峯轉中道却反顧
萬牛競奔挽獨立了不懼居中挾雙峴頗復成鼎輔
嶄然不并與恍若山衆怒狂瀾頓回靡砥柱屹當路
擔囊與驅車至此各卻步遐哉峯上亭用以厭馳騖

王埜

上霄洞

吾聞北山陽巖壑實相簇何年開鴻濛隨地通突奧
朝眞高難攀冰壺深莫料詭怪者雙龍厓室最蒼峭
上霄雖晚出烟霞寄孤嶠[illegible]山訪仙蹤遺廟
始探頗偪窄稍入亦[illegible]升旁穿須火照
青广既鬱鬱白乳仍𡾊𡾊[illegible]多曲折幽眇轉奇妙
窮探豈不欲所畏息微觸昏昏蝙蝠飛悄悄飛鼯叫
或疑洞靈出或恐山鬼嘯又聞村中氓鑿石供灰[illegible]
俄然得深竇傾城盡登眺何人不好事窒塞[illegible]

此雖幸獨存荒僻委蓬藋倘移旁京邑車馬日號召
了知神仙事茫昧不堪弔豈無隱淪士巖棨像惟肖
畬田沃可耕澗水清可釣平生愛泉石自謂飢可療
喜茲近吾隱來往足談笑此意復誰論行行逢荷蓧

茶詩

磊磊亭

磊磊澗下石冷冷澗中泉澗有幽人結茆泉石邊
泉洗許由耳石礪子荆齒所以山中翁長年遠朝市

栖碧樓

神仙好樓居况在泉石間豈無謫仙人伴我栖碧山
碧山高峩峩澗水鳴濺濺誰與會此意一笑心自閒

時少章

田園歸述懷

持筐摘禾黍田瘦禾粒微挈挈就水舂短褐自揚箕
道逢失羣鳥向我悲且啼中情不自白張喙若含飢
閔然惻我心傾筐聊餧之妻孥出門望暮挾空筐歸
寒突無薪火相看各怡怡飢至不足言但使心無違　仁人之心

夜行水際

夜凉星滿川微風動高荷荷露一揮灑遍水生圓渦

一氣混相入遥遥接明河徘徊重徘徊奈此清景何

夜景宛然

春日登城

崇隍轉修林飛彴度絶巘登年感頹態撫節欣燕婉

桃蕾稍紅萏柳芽亦青卷放鳶天紺碧弄鷁溪清淺

何當具柴車彌年此游衍

張森

重午有感

空山值端午采蒲南澗濱蒲生裊白石澗水青粼粼

蟠根寸九節服食能通真采之不盈掬土深含芳辛

行行登絶境有花如車輪奇哉世莫識持叩山中人

山人耳垂肩羽佩青衣巾乘騣控玄鶴汎景下蒼溟

我行意其仙再拜詢所因仙人攬花笑見爾還千春

語我弗復道倏爾無留塵歸來有餘嘆三嚥華池津

高索

何基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齋境自靜何必幽澗邊

節老葉愈勁色定姿不妍堂中賢主人與汝俱蕭然

豈不與世接自遠塵俗沾

王佖

夜對梅花示彦恭姪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正賴有莫逆梅花還到[illegible]

平生相慰藉風期無近遠今日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淡中見味

杜濟之

述志

寧在百里步曲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饑邪蒿不可食

雖云食息頃便分激與隱志士當[illegible]聞道轉歷歷

要使此一身如璞復如[illegible]冠與納履微嫌費躑躅

求若瓜李地絶不以[illegible]

因詩可以知品

金履祥

遊三峯山

九月天氣肅高飈掃空碧山色上嶙峋山意亦寥闃

[illegible][illegible]亦有適桐車偶來臨泝苦非村南荒竹晴窓陰
拔許未及久相邀指叢林澗行任崎曲巖眺經嶔岑
於時春早暄生意見草心紅紫寂未動萬山蒼翠深
伊予夙好游忽忽老見役孤興尚衝雀遐思成巫黔
况此近居里而能盍朋簪裂石發悲嘯浩流引清斟
捫蘿復息披古澗窮幽深復無聲得獨見笑山水謠
人生本來浮世故未易任紛塵拂前邇俛仰已昔今
我法固用我聽言屬同襟

[illegible]

丁石

山中

我家萬山中日日采樵去捫蘿上層巔苔滑不留屐
落日負樵歸雲深失歸路誰家犬吠聲聲在雲深處

[illegible]

晚步

徑狹不容車溪淺不容釣平蕪淡寒烟獨鳥下殘照
見山了無言倚樹忽長嘯徘徊滑忘歸空林明遠燒

[illegible]

和淵明詩

[illegible]本深[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飲鳥喧一靜制羣動何必更幽僻
西風歸葉見此林杪山朝看孤雲出暮看孤雲還
雲[illegible]亦何心相對兩忘言

極力慕陶

寄意

妾家有明鏡百鍊方能成瑩晢正為臺持以奉良人
自持妾貌妍懶拂鏡上塵妾貌未及衰妾鏡先已昏
貌衰不可少鏡昏能可鮮磨君一磨拭烱烱光如新
徒能照妾貌安能照妾心

逼古

次韻劉和德賦淵明

士之生斯世身窮志彌篤不惟氣浩然亦足敦薄俗
淵明晉高士志豈在微祿不以進為榮不以退為辱
雲山鳥倦還吾亦從吾欲南山豈無豆東籬亦有菊
日與田父遊氣象和而肅一枕北窗風紅塵任奔逐
起視天壤間四海空兩目但願樽有酒寧顧瓶無粟

[illegible]好生

擬古

東籬有佳菊埋沒野草傍草蔓日以滋菊苗日以荒
生意殘欲息荷短草何長深秋嚴霜下百草不[illegible]

采采東籬花澹然發幽香萬物各有時盛衰固其常
榮華不足恃窮困果何傷　深朴

許謙

雜興

鳳凰甘竹實麋鹿樂食薦生民宜室家展矣求邦媛
絕代有佳人[illegible]窕兼倩盼蹇脩為我理佩纕結繾綣
庶幾百年心邂逅今夕見譬彼七襄女迢迢隔河漢
焉得授君綏繾綣能覯君面　三作俱有深情

又

昔有狂接輿躬耕樂其貧楚史致君命金車爛盈門
先生笑不應行留尚逡巡一朝感妻言跡遯聲不聞
偕哉先生賢智不及婦人　眼高

又

盈盈谷中華皎皎當窗女朝衣日窺鏡揚皙還自許
颯雨淒暮春花飛返無所主顏常不改恥與施嬙伍
一朝歸廋索骨肉陰為土飾貌不飾心泯滅何足數

贈金月華

少年苦跋涉中歲頗悅道秋霜苗未實搖根恨不早

乾坤眇無際至理日探討蒙頭媿種種羲娥復催巧
誰能分刀圭使我長不老

黃溍

傅大士

束髮弄文史掛席去瀛壖邂逅乖良會擯落迨茲年
息景念生理洗心賓象筵恭惟上皇代異人秘靈筌
宗師既逾海茲山亦棲賢金棺滅雙樹寶筏繊紅蓮
仰窺攝誘切信知願力堅內媿實非薄冥通未精專
褰裳碧峯雨焚香石林烟絲翠何紛紜苔澗窅洞[illegible]
尋幽非外適蘊眞冀重宣二邊離有無五濁空塵纏
豈伊俄頃用應謝平生緣

雜詩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為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
唯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惜哉曾仲連功成身已去
寄託高遠

夜興

舉頭見殘月葉脫知深秋今我胡不樂歲月如驚鷗
常憐古志士辛苦歌飯牛空山夜漫漫政合秉燭遊

[illegible]風振我衣蕭瑟不得留小立妹復往瀾水鳴幽幽

吳萊

千秋偶作寄宋景濂

士欲知自重今人猶古人馬鄉甚封禪楊子述美新
當時文字間萬世罹辱仲董京不可作愁絶麟兮麟

又

非由有古寺脩竹炎天凉蛟龍蹋兩崩鸛鶴鳴層岡
心事月照白晝覘烟通香可思未可到訴此幽隱章

夕汎海東尋梅岑山觀音大士洞遂登盤陀石

望日出處

山月出天末水風生晚寒扁舟劃然往萬頃相渺漫
星河自摇蕩島嶼青屈盤遠應壺嶠接深巳雲夢呑
蟠木繫予纜扶桑纓我冠寸心役兩日少試鯨魚竿

韻會孤迴

又

起尋千步沙穹石塞行路怒濤所從擊往往以貢險故
卓哉梅子眞與世良不遇上青空雪衣燒藥涵烟樹
玄螭時側行縞鶴一回顧從之招羨門滄海書多霧

又

茫茫瀛海間海外此孤絶飛泉亂垂纓險峒森削鐵
天香岡道間梵相俄一瞥魚龍互圍繞仙鬼驚變滅
舟航來旅遊鐘磬聚禪悅笑撚小白花秋潮落如雪

又

長嘯山石裂我今在東溟游目出重徼褰衣躋絶陘
奇氣抱耳赤遠影摹空青想像谺谷水徘徊燭龍形
晨昏相經終雁蕩不得登豈若柯斧爛看棋了千齡

觀齊謝玄暉五洩山遇仙記寄題五洩山寺

曩聞一奇士深入五洩行五洩何處所長溪遶崇岡
微風生天籟急瀑灑石梁金磬憂欲響縞衣爛迴光
綺妓開朱閤靈仙坐玉堂傴僂前進謁褎裒遽鳴璫
幸汝得大藥於玆赴玄鄉玄鄉且留宴蕆蕆勿發狂
高座瓊煇施碧幬琳華張芝英雜桂腦蟒髓間鳳漿
太容揮四弦王母彈八琅羽旗素蜺騫鞴蔽騰蛇驤
眼珠便爽朗肌骨遂馨香日星恍在下海嶽極渺茫
嗟予頗探勝古路但縱橫青童邈不見寶刹屹相望
山峯飾烟霧潭級跳氷霜螻壚小竅穴蜉蝣亂飛[illegible]

小車簟爲巾中箱劣容坐服䮒一牡良貼剩兩驂從
輕行涉嶺坂徒若風鴿過手雖息鞭垂身已倦軒欸
世間取快事往往遭蹶蹉吾歸亦是客奔迫理誠鄙
緩馭良自佳山光曉來破一瞬數里踰浮青猶幾箇
逢迎不我舍知我行意惰故園果下駒三歲想勝馱
閒從白社遊聞卽豐艸卧成我看山福豈不在老大

吳師道

浩然觀分韵得浩字

過雨秋正佳出郭山漸好松門表靈宮石澗緣細道

空壇故集積深殿陰色早丹遺井水香仙去庭栢老
伊昔崇玄元搆祠始天寶靈風却緇塵金幢飛翠葆
猶餘千年像遂走羣吏禱我生無俗情道妙窮深討
天根息綿綿虛白生浩浩永懷潔身私非關恨枯槁
緬邈鸞鶴期空山動秋草　蒼老

董思曾

遊蘭陰山

泠泠澗底泉飂飂松上風扶藜陟層巔一覽肆力窮
虛籟岩壑振寒樹烟雲濛林僧喜客至坐我精藍中
瑩清茗椀冷寥寥真趣同微詠倏云久徘徊日將終
幾近自然

陳樵

清隱亭

結亭林泉間歸來養清眞窓虛野鳥狎樹密山猿馴
草色上堦秀花枝倚檻新俛仰有佳趣蕭酒時相親
終然遠塵俗不愧無懷氏

戴良

重過東峯寺

昔予馳蘭陰頗得江山趣日上東峯亭遙望水東注
別去曾幾何重來已遲暮一時同遊者大半髮垂素
亦或卧空墳翳彼梅花樹因之念所思倚欄聊四顧
安知遊日時翻是傷心處咄嗟露電身誰似金石固
此生縱滿百會合能幾度獨有溪上山年年只如故
眞切有感慨

赤松山分韵得弟字

早發東郭門晚憩北山址乍離城市喧益羡丘壑美
舍車陟崛嶮停策玩清泚遊目蒼崖巔放情白雲裏

扳林感落英涉澗悲逝水與馮棲遁蹤往遇冥寂士
忽見山阿人彷彿乎與廸何當乘素烟相與嚼丹藥
牧羊事已乖鍊石情徒止長揖謝荒祠永懷爾兄弟

抵智者寺分韻得頸字

巳宿隆壽山夜踐靈源境蜿蜒苔徑長碑确石路整
行愛孤樹密坐悅禪枝靜幽意澹不愜游足憩復騁
睇瀑跂崇巒追雲躡曾頂行行路巳窮至望日將暝
冷冷風出谷皎皎月窺嶺翳翳羣動息寂寂紛務屏
以之觀化機緬焉發深省此身如露電百年亦俄頃

妙何乖賞心駈馳昧風景緣業倘可除廣茲慰延頸

鄭銘

梅崖

危崖百餘尺偃蹇蟠老梅蜂蝶不知花一任封蒼苔
居然傍人屋旦暮相徘徊黃塵蔽白日柴關勿輕開

胡的傳

涵碧亭

稍遠紅塵市漸入青樹陰迴峯秘靈秀孕沼蓄深沉
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丶
山風自朝夕天影照古今清泉曾未窮積水乃常臨

繫馬愛清坐杖藜起幽尋逕路既宛轉林壑且蕭森
炎蒸散支體陰潤灑衣襟舊亭廢莫識古宅寧復存
鮑令嚴在望劉子詩猶吟試向靜中觀行客長駸駸
徑度役聲利少駐生道心踰時一登嶺高眺指遙岑

補遺

徐一清

送徐子學正

城南得湑居千尺凌雲表下有長流月西注極浩渺
風行自成文匹練成皎皎臨流構精舍非爲供登眺

朱呂遺蹟存盍簪此談道君今遡其源學海可終到

呂姝

題清溪神女祠次東坡韻 清溪爲林法師道場琳娥眉人一日思鄉水龍女爲致囝兒鈎魚爲証

生居萬山中二年依潔圃偶于坐曹暇時欲訪禪畢
再拜神女祠劈山定何術上有孙公巖作論期破惑
只今澄潭中與影不可執泉源入幽竅蛾眉如可及
吾聞大地下出沒水中日胡爲二鰌魚欲歸猶未得
變化乘雲雷那能繫不食山深風疲號天寒日車急

寄語龍宮君安隱藏故窟近來託惟多匆遣容易濟

寓言有遠情

呂祖儉

道上有感示時洪

羣書亂插架荏苒忽忘年歸來誰會心拂拭復茫然
聖遠道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栗炙天浮藕蓮
時與舊朋儔曳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
一朝落南去道里有數千部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
杜門省愆咎夙夜相周旋異時幸來歸拜掃朋招阡
目力猶未衰廢幾守遺編

出語溫柔從學問中來殊忘謫遷之苦

唐元嘉

送宋景濂

南山與天齊有鵠巢其巔朱冠何錯落縞服清且鮮
饑彖隴頭雲嗚飲澗底泉歲月忽云邁衆雛日翩躚
飛鳴自相合聲聞日已傳虞人施網繳一日偶相攣
持吊獻主翁嘆賞獨爾憐貯以雕玉籠晨曛飽華鮮
恩施雖云備野性非所便舞庭羞自矯乘軒畏深愆
伶仃孤弱影悲鳴向翁前主翁仁及物中心良惻然
開籠縱所適庶以全其天老鶴點頭謝徘徊始孤騫
長風送孤翮雲路何翩翩獨憩轉上鷹窮年困拘纏
矯首三歎息安得相周旋

交情古道隱現毫端

滕浩

百雁圖

秋淨霜露肅天高鴻雁過孤鳴曾念群累百將如何
秋稻被原野木葉沉江波朝飛避矰繳暮宿虞網羅
緜來兄弟情友愛期無他禽鳥有至性序列聲相和
寫形入圖畫賦事聯詩歌誰賽上留田雪漫蘆花多

意調高古

金華詩粹卷之四

五言古體下

金華詩粹卷之四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叅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五言古體十

宋濂

雜體五首

丹桃艷陽質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
吐葩當春茂結實俟秋蕃盈盈大如斗有色及華丹
衛之不敢褻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靈和神滋生玉顏
無爲升玄化恭默即軒轅 效陸平原

其二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
悟此造化意肆情常逍遙夜來新雨至南園秀芳苗
掇之釀美酒冲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
相携步逈澤神與品物交驚飈亂蒙彈墜照落巖猱
歸來枕肱卧遐思遡泬寥黃唐不我逮緬焉心煩勞
效陶徵君

其三

竹死不變節蕙焚尚餘馨秉性有恒操堞物非至情
左峰結層構中閑穿空冥井花遙上白嵐影時獻青
築竈試丹訣濡毫勝酒經一爲纓紱累殊嗟神府扃
事去慮將淡感來心已醒甍甍哀飢鳶累累嘆凍蠅
逝將命修駕薄言旋故坰斛穠浣陽井泛碧破陰苹
觀化驗羣品褰襟咏三精情素諒已展爵服吾何營
效謝臨川

其四

周庭體王國漢制建神區環極法北辰玄籞應蘿圖

綺殿祥飈轉丹闕寶氣浮象魏壓華道馭環衛金鋪
宮花錦隊展御柳翠鑾圖長生臨宇縣億載握皇符
琛贄九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開虞情懌道洽臣節孚
奉觴嫣謳殿奏疏承明廬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
殷勤宣大雅揄用補嘉謨 效顏特進

其五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芒鬱巍峩
宛馬游龍行文軒流水過晨夕騁般樂張筵陳綺羅
觀禊濯曾澗行酒上陽坡宛轉七盤舞縈環北里歌

中有巉棲山如同顏闔家尋雲因剪木飲竇却搴蘿
時聆城闕中流塵滐如何自吒逸德般頻典賢逆差
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　效鮑參軍

和劉伯温秋懷韻

昨見晴旭温今已凉風至代謝有恒理順時乃吾事
疇能辨賢愚亦復混醒醉身晦始全眞名高反爲累
舉頭睇空青魂逐雲間翅　落落有眞氣

又

憂來見花惱喜至逢草悅人情隨物遷玄景自昭晰

浮雲雖蒙翳桂魄終完潔置之勿復陳且圖酬素節
呼童學剪雲欲補秋衣缺衣成舞翩翩顏色白勝雪
世人不能知爭謂瓊花結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

鍾山蔚如沐綉巘孕春饒生黃歸灌棠駭綠亂陵苕
谷沸桃雀集飈迴川景嬌茲今愧畜軫宿昔憶聯鑣
陟皎鼻生火酣芳臉帶溯詩情霞間迥酒纈望中銷
偏憐晴蘿思長麗凉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圍腰
江表周公子華采雙鳳翹逸典如邈舉相隨擷鞠蕭

憶山中

平生絕俗尚幽期在一壑街危周曲汜班坐蔭蘭芷
月嫣花欲笑風迅燕飛弱疏峯挺飛莖平楚下飢鶴
崖傾石似行淵折泉如約何時脫塵鞅賦歸躡樓屬
六朝流響

曉行

荒鷄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月明
萬頃琉璃中着吾一身行肝胆盡冰雪毛髮亦含清

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爲言此時情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動暝色紅日下蒙翳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
星斗可俯拾恍疑青天墜曠景與心涵直接溟涬際
若非隔林鍛不知有人世　空濛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玄脩軌務絕絆冲志在潛淵
夕陰冥蕙幌晨陽暖石田外膠一以遺澹泊返自然
五圖非謬記九篇有眞詮青青林間雨勃勃谷竇烟

杉華行精意求之釀紅泉

憶舊鄉由遊覽雜賦

別後不見面此昔山如長林陰沒鳥影巖聲答人響

薜色青染迓蔡花大如掌蛇逕巳盤百石扉始開所

獨笑睨腎叟古今一俯仰　蒼蔚人古

又

幽崖不知日蒸氣積稍重苔剝無文錢隨陰貫寒洞

發嘯破玄靄萬象爭迎送磴危石欲舞雲走山如動

思招幽鳥下驚飛憂新美

王禕

南康書事

山前雨瀑流勢欲翻崒嵂銀河九天傾玉峽雙龍出

六月幽谿間陰風動蕭瑟

又

郡廨新築成繁木蔭階圯稍忻吏牘稀廳覺民事理

簷雀不相猜羣飲硯池水

雜賦

窈窕青樓人二八多嬌艷朝朝明鏡中芙蓉媲生面

春花紅艷殘綠葉秋容變白髮日夜生衰莫如轉瞬

所以學仙人形神每精鍊吸景制頹齡長生凡骨換

又

夙予秉微尚外慕俱棄捐獨持方寸心千載明月懸

驅車適秦京策馬來燕國所見何堂堂莫非侯與伯

甲第金張家乙觀王謝宅旌節出廣衢百步人辟易

威權自其口氣焰何烜赫安知公餗傾反掌遂狼籍

魯連彼何人肆志寧自適　黃[illegible]深

又

梧桐生巖陽下俯清澗潯柯葉雨露滋鳳凰宿其陰

稟材一何良裁作綠綺琴被以弦朱絲綴以徽黃金

澹然三尺中實涵太古心唐虞世已遠末代崇哇淫

匪無古風曲欲鼓誰知音

金德原西園宴集得第字

旭日散微暄喬林動清吹雖然氣候佳頓覺衆芳悴

朋簪得稍盍客履隨所憩華年嗟易徂嘉會況難值

開樽引清觴有酒須盡醉情真略儀節理會忘物議

維予二三子夙昔諸深契豈無西掖才未擢南宮第

淹時如陸沉誰云果忘世獨憐飄泊蹤萍蓬渺根蔕
未知今日歡明年復何地

胡翰

日出照高樹

日出照高樹翳翳綠當户端居念友生淹泊何處所
西路阻且長東流莽回互豈云阻音容亦乃乏書素
懷德必有隣興言自中古振衣起彳亍見此裼之父

擬古

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眞親合不足貴言合寧可珍
長安桃李樹家家自陽春常時握手者孰是同心人
吳中有雙劍一奔洛陽濱精靈颯然合萬里情相親

游仙詩

夙志慕仙術笑傲人間春朝陪瑶池宴暮揚滄海塵
道逢安期生邀遊乘采雲粲然啓玉齒遺我紫金文
天地此中畢世人不得聞受之今十年留待遺遙君
青鳥從西來飛去扶桑津寄書久不到白首悲秦人

吳沉

孤雲圖

朝飛度遥岑暮歸宿詹宇幽人澹相依野鶴長爲伍
映日或成文乘風復高舉誰云一片孤能作千山雨

氣格弘敞

蘇伯衡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宦途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廬負在仙華麓
就養望既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濬昔池薙荒理舊竹
蘭佩紉春甤荷衣製秋綠沆瀣晨三嚥雕胡晝九曝
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愜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閒步
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巳暮皓月照前階凉風滿高樹
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即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鄭淵

古意

西方有美人絕世好容儀獨坐曲房中素手彈朱絲
新聲隨指發音響亦何悲似言加飡飯似言長相思
何如雙鴛鴦朝夕同奮飛

又

兎絲纏如菉冠在青松巓自視百尺高可以凌雲烟
不知柔弱質附高致其然斧斤一朝至何地相依緣
廿同黃瓜蔓棄擲官道邊

童冀

讀山海經四首

西極有玄圃東溟闢丹丘駕言往從之道遠孰我儔
神山不可見弱水無安流不如返故居何事空遠遊

其二

古來學仙者漢武殊可憐後宮降王母東狩封泰山
青鳥去不返巨石乃能言空留蟠桃核誰能待千年

其三

白日出扶桑流光昇若木東西幾萬里倒影射蒙谷
嘗聞瀛海上半夜見日浴如何非荒外乃有龍銜燭

其四

人生無百年日腹累甘旨寧知圜丘上乃有人不死
亦泉亦甕飯生草信不履寡慾可長年大藥何足恃

可規可諷

王紳

題山水圖

澄江夜靄靄弱柳枝裊裊結廬在繁陰隨時事漁釣
紫芝[illegible][illegible]歌陽春有餘調放浪烟水中清風滿孤棹

[illegible][illegible]伯章

倦遊[illegible][illegible]開鬱鬱抱志歸感愴既已極形神亦何疲
驥棲[illegible]志人風昔同襟期高風示冲莫遐蹤寄冥栖
石林[illegible]風月洒洒入我思何時重過從怨畧聆與陛
可思不可到為君致言辭放浪形骸外且復醉其醨

但得方寸安勞勞竟何為

和鄒公瑾留別

有美蓬萊侶玉質何溫其瓊琚以為佩雲霞以為衣
翩然駕白鶴悵望將焉之祇山奇復高渝水清且瀰
相望不咫尺何由共襟期佳音比金玉遺我可解頤

題龔孟式滄灣漁舍

榮名非夙願幽貞素所服冲懷絕外紛結廬滄江曲
涼蕉生客蔭時雨漲新綠水暖鱖魚肥生涯一竿竹
得魚不思鬻甕頭酒初熟擊鮮薦芻醇雅趣聊自足

人生貴有適無爲浪奔逐咄此終吾身悠然矣靡告

金信

太陽嶺淨刹庵

林綠生夏雲蕭然水晶域今日復重來青苔見行迹

雲生身上衣月照松下石竟坐聞疎鐘空山未眠夕

九龍寺

已尋九龍洞更入九龍寺黃葉鳴寒蟬白雲滿平地

緬懷劉先生千載不可致峩峩紫薇岩高風同勿墜

鄭幹

寄朱仲珩

絕世有奇姿清波出芙蕖羈貫即同遊況乃比園廬

結交固非一與子義特殊君心我所羨何異明月珠

君亦不我棄比以鸞鳳雛丈夫各有志中更不能俱

又

鸞期桑下飛青鳥海上遊如何不同調羽翼有短脩

故人昔相見時特話綢繆出入念同車無衣念同裘

一朝參商如豈不懷百憂初盟倘不渝任遠情愈周

但願似疇昔烏用苦相求

又

種梧待鸞鳳鸞鳳不來宿梧生日夜長歲華如飛鏃

涼風一夕厲露葉消初綠豈乏爨下音摧殘比衆木

我願裁爲琴寄君清商曲

又

叢桂在庭前與子昔同植風霜昨夜緊晨起視顔色

庭樹已搖落[illegible]鼓一何直亮節自中懷貞性非外飾

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紫不能食一日十二時萬慮在一刻

寄詩非盡言聊用明相憶　有情有致風人之遺

杜桓

遊三洞

峩峩三洞山淋滴嵐翠岩广架石室坤靈發奇閟

羣仙倘夜歸吹簫月中邂

鄭楹

擬古二首

秦箏一何哀中有凄涼音纍纍孤臣操咽咽嫠婦吟

晨霜爲之寒浮雲爲之陰聽罷復三嘆不覺淚沾襟

披衣步庭皐嘉樹鳴曙禽嗒然吾喪我情與海水深

其二

孤齋情無人絳燭夜吐芒豺蟲忽飛來投火欲自我
知爲明所誤冒不務韜光子房願封留淮陰喻弓藏
法戒既昭然昧者何茫茫高山有白石行當煑爲糧

姜鏻

飲酒和陶淵明

陶公眈麴蘖得酒輙飲之垂死抱長恨數酒無足時
惟公大下士其樂託在茲豈以酒托志心跡良可疑
宋人與杯棬先生應不恃

又

老松二三章矯矯歲寒姿龍鱗十抱幹青銅百尺枝
盤錯自天成無心露瓌奇才不中梁棟生之亦奚爲
秋光浸蹤影烟霧長相羈

姜芳

感遇賭巖山

獨抱紫瓊琴歲久斷文壞中含太古音音在朱絃外
下絃儀鳳凰上絃合天籟寒月滿清寥直與鬼神會
披衣起聽之曲盡意未艾不生鄙吝胸一洗成百汰

質諸與

章拯

登太和山

鷲嶺淪異域蓬山墮蒼茫何如虛危宇坐鎮翼軫疆
天柱何巃嵸金闕何煇煌朅來披層雲草木馨以香
橫穿九折阪直躋千仞岡川岳有喜色倏忽飛靈光
長揖問仙子沆瀣何時嘗

登秀

唐龍

次陽明先生遊青原山韻

大塊闢雲化衆智淪浮埃馳驅踵相躡衰白頭誰回
我家曲江頭又傍南山隈漁不波瀨淺樵逕雲霏開
吁嗟蒲柳質設收梁棟材麋容草堂遠倦迹窮途哀
情賓縈澗壑心境盤丘崖洪都媾陁運驕王生厲階
周行籬荊棘夏屋多危榱脩轡追遠攬朱輪願深埋
回盼匪逸足詎堪歷廣垓迂愚觸忌諱擿抉招嫌猜
偶閒勝遊地草木皆雲荄珠林繞蘭椽蓮沔浮木杯
玄寂發華夢虛曠蛻遺骸忽令神意飛寧辭筋力摧
白雲山上待麋鹿山下陪茲遊幸得遂聊避塵世阨

衡山神言爾飯忙頻生何如息故墟溪山維其僧
于陵謝諫議淵明賦歸來紫蕨春雨香白黍秋風催
顧之神不見松月空徘徊

李埜

日夕偶懷

結棲隣青山白雲慣領畧山深雲悠閒雲游山暝寞
白雲長在山呼酒還對酌鈎簾延羣峯入饌采芳葯
得此愜素心於焉是眞樂緬懷葛稚川何當採靈藥
迢迢隔滄溟日夕望飛鶴

李鶴鳴

秋思

燭暗夜已深秋蟲競相語驚風灑蕉葉冷露散如雨
奈此留滯客愁緒不可數白髮日以繁青山渺何許

雜興

天際見孤雲滅沒歸何處寥寥秋宇空蟬鳴夕陽樹
野烟生暝色行人自來去病夫屬有忌倚杖獨延佇

又

朱陽媚初夏庭宇生閒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新響嘉木敷柔榮

[illegible]寒迎春服浮陰妨晝晴雲顏山翠重雨過林香清
獨步還獨坐取適夫何嘗興至發高咏澹然心自平

陸瑞家

狂奴

狂奴有故態不爲天子臣憶昔共學年士風卑漢代
志欲擬巢由爵祿終不愛立懦且廉頑諛旨仁義害

孤[illegible]

王汝驥

秋懷踵昌黎韻

庭中有嘉樹厥葉幽且蕤炎暑息其陰珍愛何能已
詎謂秋節臨涼飈入兩耳一朝顏色改離柯不復起
感此成永歎無乃已有似流光雲間電盛年烏足恃
惕惕懷往賢冥冥鶩姝軌草木終歸根浮生浪悲喜

又

孤燈照岑寂促織揚清聲耿耿夜不寐憂心誰與明
芹獻信蓬戶念茲野人誠鄭生懷洛浦感泣珠盈盈
紛華無義戰妖冶起戎兵伐性非得討尤物豈爲榮
嗟彼宋玉才高唐充使令

又

芙蕖各自媚豈不顏色好西風臨曲池葉枯花零蚤
餘香幾時休鷺鷥秋長保君子事克復忍剛草木稿
感念涕雙垂區區勿復道

方太古

山中

山中歲云暮抱膝惟長吟北風吹蓬藋悲響戀高林
仰觀浮雲翔白日不爲陰昔我三春花今日不可尋
昔我洛浦錦今日不可衾孤鴻逐黃鵠右上鳴瑤琴

瑤琴絃朱絲一操論千金莫言不識俗聊以明我心

卓筆

歸解石山雜題

山高日出遲雲重天寒早源遠斷人烟木落驚啼鳥
南斗挂峯坳北極玉蘭杪下界隔中天陰陽別昏曉

錚錚

夜坐喜晏伯謙談禪

海月未出山清宵起燈燭草坐借道流談禪暢幽獨
雲岳一何深心遠境自足冷然忽成悟風吹隔窗竹

清而深

凌瀚

丹徒逢春有感

朔風滋江面把酒招詩魂重陰散寒雨高檣舞黃旛
玄化開青陽他鄉念故園孤懷對佳節江上梅花村
猗厖媚椒酒獸炭燒熊蹯春王啓元祚微臣播遠藩
賈董明文章處命千古存丈夫負奇好隱淪安足論
樓船日泛泛笑言如春溫春風一以領況爾新乾坤

唐鉞

游俠篇

結客長安市釃飲呼千鍾坐聞山河戰索馬援遲中
鼙鼓聲正烈兩軍甫交鋒獨馳徑虜陣運稍如飄風
殺人擲大野十萬無前衝我師氣百倍長驅更夾攻
博取名王子馳凱何從容主將問姓名掉首去如龍
歸來解橐札絕口不言功丈夫在意氣一戰安足雄

畫出俠狀

徐文通

驅車行四首

我本燕趙士言將之朔方秪役奉弓旛出塞列戎行
豈不念同仇卮酒安得將受策在轅門慷慨思鷹揚
寒飛鴻墮葉秋花冒嚴霜妻子牽衣泣踟躕道路長
牽衣豈兒女勗志唯君王

其二

征馬嘶秋風戎車俟曉月去去薊門行眷眷良辰別
良辰整宵駕旁草鳴鶗鴂衢路感寒霜感兹心悲切
回首語僕人秪役成永訣丈夫滅強胡豈敢辭薄劣
有家歸未期勉旃古人列

其三

征鴻唳寒霜涼風動秋草整車下河流河水浸浩浩
行人事邊塵妻子不顧保指途唯朔方仗劍對蒼昊
仰觀列宿高俯聽清砧老封侯非我心白髮各競早
何時縛名王歸馬長安道

其四

摵摵秋風勁駕言遠行邁所遊匪京洛燕塞試吳鈎
良家多俠飛馳驅擁道周眷言同懷子樽酒立滄留
周周豈銜羽嚶嚶敢顧逑白璧留自寬明珠諳相
執手河梁晚飛檄不自由　通前古人

張元諭

雜詩

鬱鬱北山松亭亭南山栢密葉四時青孤幹千仞直
朝有浮雲棲暮爲飛鳥宅翩翩清風來願託深澤
太廟需瓌材匠者走匠石斲此斲以遷萬里登王國
抗梁飛雄虹作柱時文爲藻繡發朱丹渥彩流金碧
豈不愈山中山中良自適

登西山最高頂效謝康樂體

靈山鬱深沉鳴淵疏峭嶢晨陟望遠峯岧嶤紛如躍
陽和暢幽潛旭景散林薄嚶嚶出谷鳥嗷嗷迎曙獲
石上秀丹荑云是飛昇藥引領遲羽人兹山信堪託
煩滌心乃夷有遺生斯若永言謝氛囂冥觀入寥廓

漁父

秋至潭水澄菰蒲自回互之子理絲綸孤舟釣烟霧
鼓棹清風至浩歌明月吐所樂不在漁澹然滄洲趣

章适

秋日齋居感興

[illegible]一般秋跡林淨如浴齋居證無象妙意森可[illegible]
焚香對虛寂撫節謝煩束有生固多故素樸乃繁縟
靡文一以熾大雅行不復安得開榛蕪指從騁脩躅

蕭[illegible]

曉行澗上

日出霧未晞幽人步溪曲沙寒侵屐濕草樹如新沐
平岡一引眺獨望郊原綠平林吐遠峯秀色延我屋
心哉歷新賞且復躡前麓

[illegible]

呂城道中

脩竹夾長河秀色互晚眺樵歸碧烟斂漁散高霞照
因茲諳道機始識旅中妙

孫[illegible]

春日示同遊

踏春歷芳原和風動繁綠盈盈折柳處悵望青堤曲
碧草泥遊人鳴禽窺袨服新波悠悠漫淺藻翻晴旭
村明雜花照野逈羣峯簇共此挈芳尊吾歌子當續

[illegible]

鄭國賓

携琴

南薰[illegible]以舒地遠多翳林草木欣相慰行坐轉幽深
待月開孤嘯臨風展素心芳音非不美誰與共幽襟
雲葉庭中下松篁隔水吟泠然坐中夜萬籟起蕭森

答胡儀部公泉

老我華山陽山深草木涼陰雲翳白石相對共青蒼
茶引香泉冽門懸藤樹香且抱麋鹿遊夜休廚下糧
故人結黃綬遊子滯江鄉負戈當白日彈鋏臥秋霜
懷此明月珠委照在路傍遺世既已遠撫懷良獨傷
遲遲謝朱軒淹晷無頹光

西園

西園有佳樹枝條鬱莪莪朝來滌煩氛日暮暖婆娑
景風自南來飄然下庭柯月月駛西流良辰不在多
花藥有餘蔭黃唐今若何有酒且復進莫惜醉顏酡

郭堯紀

古意君別妾

携子上河梁隸馬催人別覩子恩愛牽使我衷腸熱
征雲飛伯勞綠草迷蝴蝶星霜顏易頹惆悵腸欲絕
緣我學六韜未對傍人說莫把去時衣莫嘆閨中月

吾聞大丈夫恥爲兒女態許志遊四方安能留故居
分手彈長鋏何如恩愛牽　調亦壯

雨意

雨意入江東詩興濃如許一對白鷺鷥飛來下江渚
獨吟江上人憂懷誰與語朧月無秋風離離見禾黍

李秀

秋江隻鴈

朔雲渡秦淮金風報秋肅撫景已凄凉何當秋鴈獨
時從江上來瘦影臨寒玉哀鳴聲念羣披淚沙汀宿

豈學野鴛鴦容易相追逐　氣格高

又

孤鴈形羸羸哀哀悼其侶憶昔芙蓉開相携泛江渚
萍香聽鹿鳴蕭蕭半江雨不慣今日生豈忍當時死

徐用光

四喻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琴一張坐以調其絃三嘆聲洋洋
遠聽比淸角近聽如繞梁綠綺不足數况肯操鳳凰
我鼓欲猗蘭冠佩趨廡廊薰風自南來吹我羅襦裳
高山不置典流亦徒自傷何如薦淸廟大音聞四方

趙志皐

遊西樵

赤輪躍東海褰帷入西麓直躡高岑紆廻度幽谷
浮海罔茫茫積峯數六六林翳晝常陰雲深樹如沐
碧水淨娟娟懸崖倚茅屋朝出飡露華夕棲侶猿鹿
迤邐白雲洞千尋瀉飛瀑追蹤烏利巖仙人曾辟穀
我亦愛樵居無緣能信宿把酒握同心登眺以舒目

唐邦佐

感興

栖栖惡木根不植太山岡冉冉孤生竹托根淇水傍
佳人婬修飾被服素羅裳感茲帛鴈會得充君子房
絲蘿引長蔓駘蒙嬿婉張合歡在令德容色豈足揚

趙邁

月涉園夜坐

晏宅宜近市陶廬在人境愧之二賢操郊居始能靜
伴老有殘書扶衰資一鼎俯仰一區足蕭條百慮屏
臥聞皷椎聲起視川流影星河臨欲曙殘月起東嶺

萬物何芸芸於予有深省　眞

知止

知止息營營結廬山之椒世氛漸已遠水石任逍遙
春陽播淑氣杞菊生新苗因父知我意過門頻相招
樹下酒數巡興來遂陶陶既醉語益眞勉力事東郊
貧賤良足羞富貴多誚嘲　步趨五柳

吳孺子

送張丹石遊維陽

張公別我去去到揚州若見陸元從新詩不用求

儂居秋葉黃莫近南城樓樓高思故鄉日多愁與憂
江北苦寒地必須得重裘重裘若不煖請君上酒樓
酒樓東水關有女似莫愁十指玉削成好彈古箜篌
三日醉不起改作張丹丘　古肅

秋雨將至新涼滿户忽有故園桑梓之念因寄

東齋文石禪師

好雨望即至輕雷遠層城新涼滿庭户洒然有餘情
故園蘭溪上稻穫秋已成弟姪共我長會能學耦耕
如何江海間惜此一浮名吾師住東齋早晚寄鐘聲

下堦春草長閉户秋蟬鳴欣將解後緣遂令薄世榮
遥眞帝蘇州

答里中兒

僕本金華人少小親耒耜三十始讀書一命期強仕
稟性病疏狂怪辭來哆後一年復一年世事難料理
面垢負無欲短髮披兩耳漫落在江湖飢寒皮肉死
寄謝里中兒無勞問歷覽閒來澤畔行顧影還自喜
夜深聽魈嘯遥拜來相倚躡電樹雨幢促我不能止
駕之驂白螭舉從來何槐下視塵寰中茫茫若蟣蝨

樂情奇致

胡應麟

寶劍篇

司空兩龍劍紫氣何煌煌雄雌閉石匣萬里垂精光
憶昔初鑄時乃在越溪傍誰能爲此技莫耶與干將
百鍊就鐔鍔千鍊成鋒芒風波起長路出處俄參商
一飛九天外八翼遊巖廊一沈九地中悲鳴和寒螿
時命固大謬分違亦其常與子匪一身爾我安得雙
博大有古色

天馬咏

天馬汗血駒號敬出渥中一鳴伯樂顧載鳴冀北空

何來市駿者不值華陽宮黃金百萬鎰王勒馳青驄

飛行歷九陌疇不憐追風悲哉照夜足躑躅太行東

豈無烈士腸歲年倏成翁徒令斷賚卒就策唾龍鍾

豫章行

亭亭孤生木厥唯豫章材蒼龍蟠巖穴鱗甲纏莓苔

一朝魯班氏伐至秦王臺中天懸高棟有若登蓬萊

萬間璣星月九級披雲靁金銀互文飾朽櫟庸堪借

寧知大椿樹廣莫甘塵埋春秋八千計逍遙臥無懷

擬古

嚴霜結重陰歲序忽已暮念子當遠遊抗手即行路

路行常苦遠客歸嘗苦晚浮雲蔽關塞白日不可挽

昔爲婚與姻今爲胡與秦落葉隨飄風飛鴻辭故羣

君心豈離係妾顏匪長好登高望平原四顧盡衰草

相思無朝夕沈憂令人老願爲雙車輪隨君萬里道

又

綺樓亘中天窈窕百餘尺鏕虎架複道藻井縱橫出

上有雙蛾眉容華世無匹臨風發皓齒當户理瑶瑟

新聲入雲漢四座咸動色行人竟須聽日暮不遑息

但覩來者惟誰明居者臆盛年處空閨中夜起悽惻

又

驅車越長道還歸故里閭少小客咸陽今來廿載餘

親知半凋落塚墓留村墟松栢儼成行狐兎交路衢

門巷寂無人誰爲問鄰居停車再嘆息日暮長欷吁

客行盡九州不如守敝廬

又

仲秋涼氣肅嚦嚦鴈南度北斗倚闌干氣邁淒以[illegible]

悲來撫長劍浩歌起庭户一爲遠方客永別親與故

頻夜夢室家展轉忽已寤念欲還故鄉按轡遵廣路

悠悠大河水一葦安可渡

四首能自出手腕

寓懷

崇蘭處深谷綠葉凌朝陽迴風一披拂百里傳芬芳

惜哉漿林下無人知國香燁燁桃李樹託根岐路傍

飛花落閶闔夭影臨華堂詎以盛衰故易此貞素常

不見西山老食薇終首陽

有骨氣

秋日偕諸同志遊金華

屈子歌遠遊尚平有遐慕顧謝青雲人言尋赤松路
歷覽窮幽深冥探愜情素磵壑櫚嶔岑林巒涉廻互
崖傾黃葉積谷轉垂蘿護高峯散餘靄峭壁屯寒霧
娟娟初日昇隱隱微陽暮長謠欽昔蹤獨往懷蹇步
慮由息物遷道以遺榮悟迹契容成公神交子支父
徘徊北山文删落淮南賦聊從丘中人廻鑣對岩戶

森蕃

李能茂

貽斯維武二首

蕙蘭揚芬芳托根汚泥塗生質本殊衆內貞外不蠹
奇心雖浩蕩叢累強支吾芥草蔓華階雨露滋榮敷
貴賤非所較徒以信區區物理率互戲懲尤以爲愚
竦息崑崙巔揚屹當天衢淹沒不千載繫子常相須

其二

鬱密千仞岡深土樹瓌材蹉牙重奮張脩幹挺崔嵬
寄身在幽險冀置以徘徊上當天風吹下逼蠛蠓災
明堂羣將作非攜不任裁蘊奇遇益顯梁棟乃見推

灼灼中園花朝榮暮自摧大小各殊質造化固異培
豈以蜉蝣心易我歲寒懷

投贈弇州先生

鴻濛本一氣宇宙若蒼然忽開扶桑色乃知兩曜權
左盲著國籍柱下拔重玄卓彼西京儔旁章魏晉間
入珍必瑤璵含媚俱便嬛何圖更千載斯道爍中天
夫子齊世模沉思探九淵綜性有兼指推來無銜堅
當其所咳唾終古恒若鮮按轡玄圃墟濯髮昆崙巔
萬形互泱漭八極恣周旋靈氣滛大澤上與王喬僊

居然蛙黽伍彷彿希跡埜

北山閒憩

嬰痾與懶會絕世乃夙心疏牖雜雲氣危構濱江潯
庶幾潛拙踪經歲之追尋秋色奄已至寒霜薄高岑
俯聽驚浙瑟循几諳幽深石棧激悲泉凄風響修林
一望川途間漠漠蔽重陰[illegible]青翠紛裾襟
飢鳥顧我翔因之懷其音[illegible]今蔆落匪後臨
勉課場圃功卒歲慰[illegible]樂哉與悉陳撫膺慍長吟

樓應奎

詠王山人隱居

幽僻山人居溪流環泰里扣門無應童入室有書几
苔潤雨花斑窓疑烟色紫白鶴倦飛來香風落松子
閑向探元化冥搜窮妙理杯茗坐玄談自足滌心耳
興盡卻言歸涼月步秋水

陸可教

登岳

行行指青冥路入桃花峪夕陽寫山貌蒼翠如可掬
初聞流水駛漸見澄潭綠日影還空明波紋縐輕縠

水髮細於毛石理明如玉百尺清見底澄泓瑩心目
倏魚何歷歷流影如逝鏃愛此堪濯纓何當謝塵俗
隔林聞吠犬欲就桃源宿　好景

湖上

携笻出深竹乍見湖光皎倏忽煙霧開空明蕩晴曉
千峯雲外高片嶼烟中小園林既蓊鬱樓觀亦縹緲
四顧何歷歷映波勢如倒湖光本無受物象何了了
念彼鏡中形形至鏡無擾予心忽有會頓絕名言表
澄泓

徐學聚

游武夷溪山宿天遊觀

泓亭萬里流峭突萬古壁下有鮫人居沉溟不可識
眞宰欲獻奇假我扶搖翼紛來眩目境獨往疲足力
及乎泛九曲恍作海潮色仙蛇吐雙圖佛螺現千碧
飛泉激水雲餘韵鏗金石窈窕若徑庭縈迴似無極
層嵐織叢翠導我穿幕壁三十六危峯玄英媚几席
把酒一醉之驩然若主客回顧不可窮呼童進雙屐
嗟余迷晚徑一壑成所適

米雲卿

太子丹

秦王憑詐力虎視何雄哉戰伐揚天風驅敵如塵埃
荊齊不可救燕趙如死灰氣氣太子丹崛強意不回
深心結荊高隆禮羅衆材六國計等亡一逞寧暇裁
十畢爲之死斯誼良可懷　繇俗眼

荊卿

荊卿信沉深意遠度亦別悲歌日酣飲豪宕以爲節
何如燕太子畚折來相結禮殊報應重義感心遂熱

紅爐淬七首赤漆鑄人血黍庭既屬事易水無留轍
天命不可爲劍術何巧拙

傅邦柱

雜詠

鸚鵡多巧慧交交調好音翩飛嘉樹杪羽毛殊衆禽
所以遠昆崙萬里辭故岑彩絲紲紺趾璁闌照翠衿
母子離再會鳴雄安可尋玉露摧蔓草金風振枯林
徘徊當簾幙嗷嗷增苦心鸚斯微以陋提提蓬蒿陰
寄感深

倪宗舜

詠懷

青山可藏修久茸成抱甕冥心感化遷因隣造物弄
時乎倘不然尼父空歌鳳寫意撫孤弦談心延二仲
日夕茅屋下詩成口自諷

又

矯矯一霜羽飛鳴殊樹林欻欻故不時寥寥天地心
低徊不忍去似亦悲其羣人生各有適獨立殊難任
彿如臥山丘一鼓嵇生琴

[illegible]一緒

雜詩

西山紫桃杏紅綻綠初好東陌黃楊柳舒翠復含烟
商風翦白露顛頓倏輪旋春容難久恃叢麗不常鮮
所以日月光照耀妒虧全孤松惡其嬋嫺居攢峯巔
始受荆榛縛蹉遭蘿蔓纏修榦辟纓縛磊磊參雲天
雪霜氣柔翠陵谷欲齊年廣蔭繫一壑世龠自變遷

龔士驤

早春晚泊

東風泮層冰西日畢寒景古斥村市稠斜暉業烟艇
雪霽春滿江雲開月當嶺沙虛鳧影空汀曲漁燈隱
生與甘濁醪雄談廢孤寢壯心憑酒豪坐惜餘酲醒

月夜繡湖獨步和陳具茨先生

輕颸滌餘暵初夜漸銷溽規月散清陰中宵滿虛籟
澄湖澹孤清魚梁水初落望遙松樹微立久蘋風作
臨堤獨遲回愛此潛鱗躍忽睇矚飛星緩聽聞遙柝
孤筇任徃還明燈暖素幕卬曲謳和歌千載寄寂寞

古詩

華月照洞房素輝何皎皎美人帶明鐺朱顏都且皓
歡竟夜未闌催極漏初曉承言滌夜襟藉此百憂埽
新娛革夙愁春華變冬槁如何復纓徽脈脈相縈繞
細雨濕深江絲恨彌窮吳安得懷思人娛樂永相保

聞邊警

烽火照榆關驚塵蔽遼水天寒虜騎驕邊城無堅壘
白羽馳黑風黃沙哭陰鬼公卿懷國憂　廟廷集群
議爲問陳平奇何如賈生餌尺組威可張丸泥氣何
靡願得霍嫖姚雪此蹀躞恥黎庭積自雄猶山伐亦
俾肯令肅愼匿驕勿貢楛矢

補遺

吳景參

曉步

新秋一雨過山聲如鳴琴琤琤斷復續悠悠有餘音
杖策過溪滸好風吹衣衿長松翳幽壑落照明空林
歸鳥非有懷行雲本無心暮景良可圖遐觀行且吟
回首復躊躕新月在西岑

西瓜吟

圓圓大玉壺泚泚浸寒碧携持上雕盤并刀漸分析
皎潔冰雪姿錯雜珊瑚粒入齒輕蘋漿味甘勝崖蜜
渴心欲生塵下咽頓消釋誰能學邵平移栽北山北

山居

山深寒氣冽幽禽寂無聲幸有簷前鵲將來報佳音
地僻門徑斜親友無枉臨去市一舍遠延佇愁藹辛
遂與塵事隔安危竟無聞區區問老翁世態何時寧
惠言慰我懷泰階將見平良時會有期但願人長存

幽居

素心愛清幽移家傍泉石遠彼市井喧樂此山水僻
中有數畝園花木茂而實桑麻青照眼秀麥連雲密
菊英秋可飡竹笋春堪食悠然臨清流俯仰還自適
廣厦未足榮數椽且容膝願言早昇平餘生得休息

無[illegible]警

宋璲

寄張允載兼柬項思復

憶昔到京畿與子寓官廨一見即相驩不翅舊交契
維時困道途驅車久行邁忽逢逃擔初欣若身脫械

握手坐氍毹款語慰疲憊情投比黏膠意愜甚擬疥
項君數過余滯下喜方瘥三人互談噱何殊合斜舊
騎鑣出游衍古蹟探其怪路入青蓮宮駐足聽梵唄
薄晚始旋邸傾倒形忘瘵周詳論書譜從容說詩派
凡習尚浮華遺音日已壞作者固繁夥咸韶混夷韎
淵倒并渡瀘孰能拯危敗顧余樗散材頻年處卑隘
柄鑿乖方圓其遭世倒賣人將競嘲議子乃敦教誡
苦言加箴規默然使心解酒酣示新篇辭源極滂湃
邦類任公子投竿下羣犗應似藝嘉禾壽治絕稂稗

讀之神駭驚秋蛩罷嘶鳴政圖籍薰陶別還隔遙界
欲叩寢食安但復古爻卦浦泗守衡茅無從諮聾聵
譬諸鐵在爐伊誰鼓風韛況乃患沉痾罷命猶纖芥
侵尋閱暑寒孱弱乏剛夬精神盡凋耗面目多黶膾
布衾暖閑眠藥裹晴簷曬年來獲告瘳書齋仍掃灑
猿鶴亦爭慶似索煙霞債綴賦詠雕蟲攻篆書垂薤
有時看飛泉四山寂無吠思取古遺經一覽適炙嘬
蘭膏繼日晷矻矻警昏懈視已常歎然進業慚質礙
志須成絲泉未能虛營蒯篤信宴安中懷毒劇蜂蠆
丞春自深省此語諒非憊近聞子亦歸親朋樂情話
千里感貽書殷勤馳一介而翁幸康強愧欲床下拜
執簡立臺端百任不敢憊道遠竟莫前動若飛翮鎩
歲月無停軌季秋倏已屆籬菊傍雲肥江山日如畫
軒車幾時來夜雨一燈掛明德正可崇相期各云勵

吳大續

齋居感興八首

六籍垂大教孔孟著微言文章炳重離天人治毫端
季叔代有作矜才昧真詮振奇擅雕龍摶藻競探天

大雅參晨星典刑邈霄淵詎知不朽業曹塵不足宣
主氣較巧拙經國豈其然所以楊子雲雕篆悔童年

其二

靜觀太樸始彫琢鑠元精道既喪世矣為樺從茲名
斷斷門戶立屑屑錐刀爭役兜營三窟鬼蜮匿幽情
曲學開東閣巧宦至九卿去去從海漚庶幾反吾嬰

其三

世稱聖達節趨時轉如丸首陽以為拙尚白嘲其玄
溺泥與衆濁汨鳧偷自全嶠嶠介石子獨立山巖巔

金華詩粹卷之五

七言古體上

金華詩粹卷之五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七言古體

駱賓王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鶉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開複道斜通鳷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勾陳肅蘭戺璧沼浮槐市銅羽應風廻金莖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户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彫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隣陸賈分金將讌

喜陳遵投轄無留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墀
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幰紅塵度俠客珠彈垂楊道娼
婦銀鉤采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盛輕肥
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
理織成衣春朝桂樽樽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
珠簾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
知四十九年非古來榮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
始見田竇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功勳未厭金陵氣先
開石槨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顯顯

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柘
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
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莫言一旦盧家
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摶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
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金銷鑠素絲變一
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
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
巳矣哉歸去來馬卿論蜀多文藻楊雄仕漢乏良媒
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不調幾邅迴汲黯薪逾積孫

弘閣未開誰惜長沙傅獨負洛陽才 雄麗爲詩家開山

疇昔篇

少年重英俠弱歲賤衣冠既託寰中賞方承膝下歡
遨遊灞陵曲風月洛城端且知無玉饌誰肯逐金丸
金丸玉饌盛繁華自言輕負季倫家九陌爭馳千里
馬三條競鶩七香車掩映飛軒承落照參差步障列
朝霞池中舊水如懸鏡屋裏新粧不讓花意氣風雲
倏如昨歲月春秋屢迴薄上苑頻經柳絮飛中園幾
見梅花落當時門客今何在疇昔交遊已疏索莫識

憔悴損容儀會得高秋雲霧廓淹留坐帝鄉無事積
炎涼一朝披短褐六載奉長廊賦文慙昔馬執戟慕
前揚揮戈出武帳荷筆入文昌文昌隱隱皇城裏由
來奕奕多才子潘陸詞鋒駱驛飛張曹翰苑縱橫起
卿相未曾識王侯寧見擬垂鉤日成白首負薪何處逢
知巳判將運命賦窮通從來奇舛任西東不應永棄同芻
狗且復飄颻類轉蓬容鬢年年異春花歲歲同榮親
未盡禮徇主欲申功脂車秣馬辭鄉國縈轡西南使
邛僰玉壘銅梁不易攀地角天涯渺難測鶯囀蟬吟

直繇終難入青空不自安吹毛未可待搖尾且求飡
丈夫坎壈多愁疾契濶迍邅盡今日愼罰寧憑兩造
辭嚴科直掛三章律鄒衍銜悲繫燕獄李斯抱怨拘
秦桎不應白髮頓成絲直爲黄沙暗如漆紫禁終難
叫朱門不易排驚魂闇鷘落危魄逐輪埋霜威遥有
厲雪枉更無階含冤欲謝道飲氣獨居懷忽聞驛使
發關東傳道天波萬里通涸轍去鱗終逝海幽禽釋
網便翔空舜澤堯曦方有極讒言巧佞儻無窮誰能
刷迹依三輔會就商山訪四翁　滔滔弘德

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
迢迢芊路望芝田眇眇函關恨蜀川歸雲已落涪江
外還鴈應過洛水瀍洛水傍連帝城側帝宅層甍垂
鳳翼銅駝路上柳千條金谷園[illegible]幾色柳葉園花
處處新洛陽桃李應芳春[illegible]鏡君住三
川守玉人此時離別那[illegible]對芳沼芳沼
徒遊比目魚幽徑還生拔心草[illegible]雪舞便娟躧
子魚文實可憐𣗥果河陽君有分貰酒成都妾亦然
莫言貧賤無人重莫言富貴應須種綠珠猶得石崇
憐飛燕曾經漢王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
空名倒提新縑成慊慊翻將故劍作平平離前吉夢
成蘭兆別後啼痕上竹生別日分明相約束已取宜
家成誡勗當時擬弄掌中珠豈謂先摧庭際玉悲鳴
五里無人問腸斷三聲誰爲續思君欲坐望夫臺端
居懶聽將雛曲沉沉落日向山低簷前歸燕並頭棲
抱膝當窗瞻夕兎側耳空房聽曉雞舞蝶臨階秖自
舞啼鳥逢人亦助啼獨坐傷孤枕春來悲更甚峨眉
山上月如眉濯錦江中霞似錦錦字廻文欲贈君劍

壁層峯自糺紛平江淼淼分青浦長路悠悠間白雲
也知京洛多佳麗也知山岫遥虧蔽無那短封即疎
索不在長情守期契傳聞織女對牽牛相望重河隔
淺流[illegible]迢迢經兩歲誰能脈脈待三秋情知唾井
終無[illegible]覆水也難收不復下山能借問更向盧
家字莫愁　[illegible]

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
玄都五府風塵絶碧海三山波浪深桃實千年非易
待桑田一變已難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

向瑤臺前鏡裏伴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鳳樓遙遞
絕塵埃鸞時物色正徘徊靈芝之紫檢參差長仙桂丹
花重疊開雙童綽約時遊陟三鳥翩翩報消息盡言
眞侶出遨遊寄道風光無限極輕花委砌惹裾香殘
月窺窗覘幌色箇時無數併妖妍箇裏無窮總可憐
別有眾中稱黜帝天上人間少流例洛濵仙駕啓遙
源淮浦靈津符遠筮自言少小慕幽玄只言容易得
神仙佩中遨勒經時序簫裏尋思復幾年尋思許事
眞情變二八容華識少選漫道燒丹止七飛空傳化
石曾三轉寄語天上弄機人寄語河邊值查客乍可
忽忽共百年誰使遙遙期七夕想知人意自相尋果
得深心共一心一心一意無窮已投膝投膠非足擬
只將羞澁當風流持此相憐保終始相憐相念倍相
親一生一代一雙人不投丹心比玄石惟將濁水況
清塵只言柱下留期信好欲將心學松蕣不能京兆
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騶引青牛紫氣度靈關尺素賴
鱗去不還連苔上砌無窮綠修竹臨壇幾處斑此時
空牀難獨守此日別離那可久梅花如雪柳如絲年

去年來不自持初言別在寒偏在何悟春來春更思
春時物色無端緒雙枕孤眠誰分許忿念驕鶯一種
啼生憎燕子千般語朝雲旭日照青樓遲暉麗色滿
皇州落花泛泛浮靈沼垂柳長長拂御溝御溝大道
多奇賞俠客妖容遞來往寶騎穿花截作錢香輪鶩
冰珠爲網香輪寶騎競繁華可憐今夜宿娼家鸚鵡
杯中浮竹葉鳳凰簫裏落梅花許輩多情偏送款爲
問春花幾時滿千回鳥信說眾諸百過鶯啼說長短
長短眾諸判不尋千回百過浪關心何曾舉意西隣
玉未肯留情南陌金南陌西隣咸自保還轡歸期須
及早爲想三春狹斜路莫辭九折邛關道假令白里
似長安枉使青牛學劍端蘋風入馭來應易竹杖成
龍去不難龍駿去去無消息鸞鏡朝朝減容色君心
不記下山人妾欲空期上林翼上林三月鴻欲稀華
表千年鶴未歸不分淹留桑路待祗應直取桂輪飛

范薪評　儷

舒元輿

橋山懷古

軒轅歷代千萬秋淥波浩蕩東南流今來古往無不死獨有天地長悠悠我乘驛騎到中部古聞此地爲渠搜橋山突兀在其左荒榛交鏁寒風愁神仙天下亦如此况我蹙役同蜉蝣誰言衣冠葬其下不見方劍何人收哀喧吽笑牧童戲陰天月落狐狸遊郊思皇墳立人極車輪馬跡無不周洞庭張樂降鸞鶴涿鹿大戰擒蚩尤智勇神天不自大風后力牧輪長籌襄城迷路問童子帝鄉歸去無人留崆峒求道失遺跡荆山鑄鼎餘荒丘君不見黃龍飛去山下路斷髯成草風颼颼

張志和

漁父歌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篛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烟霞心曰

舒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舟長江白浪不曾憂

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餐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

貫休

古意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撾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墳不是猶[illegible]

晉光大師草書歌

雲壓千峯橫枕上窮困雖多還激壯看師逸跡兩相

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風驚驅猛燒吹斷狂烟著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回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鵰掠絕壁提上玄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來舞槊盤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推玉案晨開金殿敎題壁題罷紫衣親寵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家愛畫亦局促唯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自足

春曉書山家主人壁

柴門寂寂黍飯馨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

邊上作二首

山無綠兮水無清風既壽兮沙亦腥胡兒走馬疾飛鳥一騎翩射落雲中星

其二

陣雲忽向沙中起探得胡兵過遼水堪嗟護塞征戍兒未戰已疑身是鬼

潘良貴

鄭亨仲作亭面西山名曰可友以書來求詩為賦一首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謫仙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閑躬耕自樂巖谷間闢亭容膝日寄傲坐友嶕嶢酒醉之西山西山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嗟面良可嗤翟公署門真小兒悠悠權利悲一世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論心久少年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藉我成三友

唐仲友

石洞

流泉在石上細路在石下天宇閉復開竹樹邃而雅我來不值桂堅風月寒病骨艱迎逢野田午後愛日烘杖藜扶去穿玲瓏霜清水落石正瘦落葉擁逕行龍鍾決流作瀑飛短虹小閣踞坐塵慮空蕭然一笑出山去回首峻壁紛青紅

范端臣

仙山行

仙山仙山鬱嵯峩紫烟氤氳生綠波飛瓊玉樓不知處誰佩丁當隔烟語三青小鳥去不來六龍落日空銜哀呼聲嗷嗷動天地老蛟吹涎海波沸 藹然忠義

杜旗

鸚鵡洲

平生四海惟兩兒懷中刺滅無所施長文文若一笑置衡乎汝傲誠有之兩手不耕巖下土脫衣却擊漁陽鼓圈中跳浪亦何補況乃投身事黃祖鳳凰上擊高九千飛鳥依人眞可憐古來徵士豈其死恨汝不

識魯男子

目空一世

杜旟

淛江陰宰魏元長

滄海終可填太行竟能移丈夫殺身爲感激有恩不報非男兒意氣磨日月感遇山一時齊桓九合諸侯盟黃河倒流五岳傾楚茅入貢受冠帶金繩玉檢愚告成高臺巳荒曲沼既平不見夷吾功但聞鮑叔名

激昂

歸來乎

辭家仗劍遊東吳意氣耿耿心膽麄長安結客盡豪傑飲酒歃血成歡娛丈夫邂逅思滅胡關鷄蹴鞠摴呼盧翠眉明眸白雪膚綠珠高樓文君壚床頭黃金一朝盡客散浪走咸陽都萬言慟哭天庭書欲上恐觸雷霆誅王門曳裾作詞賦詵矜胘駭金根車人生悲樂有終極得意失意皆良圖鳴珂曳玉紆金朱螻蟻同盡隨丘墟南山豆苗恐荒蕪錢塘上有西風蒲胡爲一身長羇孤歸來乎歸來乎

蕩陸嵬壘

綠珠行

蜀絲般空金作谷珊瑚成林珠百斛彼姝千花萬花簇明月出胎照波綠[illegible]中飛鸞掌中身夜月春風香不足悲歡倚伏如禍[illegible]西里塵飄東市䝉願將舊意奉新人此別儘生定難卜君別妾死莫多怨妾死君前君眼見高樓直下如海深墮玉一碎沙中沉平時感苦受妾親今日分君知妾心

足爲粉黛吐氣

江州琵琶亭

人生離別多感傷況復失意落他鄉悲歌一聲能斷腸況復宛轉闘宮商風波易起頭易白昨日蒙恩今

逐客平生鍾情愛絲竹不信人間有遷謫老娼流落面百摺同怨春風命如葉空虛忽作太平音愁緒千絲萬絲結況逢玉貌勝花雪馬上哀絃胡地妾櫻桃未熟初櫂風未死只因心巳折胡不聞開元霓裳羽衣曲賀老琵琶冠場屋漁陽鼙鼓震長安葉落深宮草滋綠聞君詩江清淚滴青衫何如曲江野老吞聲哭

如泣如訴

放生池

野鹿踰垣九馬死鳳翔迎拜新天子乾元萬姓既安

宅聖主方施蓼蕭澤溥天部立放生池上廣慈悲天
地格秋毫可察輕百鈞西內凄涼難重陳君知加恩
逮魚鱉不念杜鵑口流血　黃可醒世

昭君

此身還否上天雲高下遠近隨所之此心大節地中
井可塞可涸不可移蛾眉絕世自無價肯枉千金賂
圖畫天子有命嫁單于單于既死忍為胡生前不被
漢家寵死後猶存漢家塚豈不聞失身權勢營苞苴
銅臭鬥鬥升司徒翻手朝雲暮行雨五姓七朝事夷

虜生前空築望雲臺一寸青草從何來　慧高詞翻

賦按樂圖

天風吹來羽衣曲曲譜君王新意續後宮粉黛雪飛
揚梨園四部羅仙娟虬髯天子坐胡牀飛燕斂衽隨
君王鼓瑟彈箏間吹篳琵琶意慘塵沙黃龍吟雜品
單于調象板鼉鼓撾漁陽三郎四笑顏玉環只有天
上無人間弄臣翻綽敢稱讃詩祝君王萬歲歡堪笑
虞庭太本寂僅有一夔能拊石　張刺得體

時少章

冬狩行

北庭十月百獸肥夜搤虎落朝打圍倒椿伏棘一千
里齊鼓欲渡繩橋西西風吹塵黯如霧賀蘭花驄踏
風去至聲鈸交作兒啼橫飛一矢貫兩麘將軍十指
撮矢兵周合周陸皆絕叫牛酒過山酺犒曹今年獲
城如枝毛　古色

陳恭

南海南

逆鰲聲獰黑風壯白日滄波影相盪神蛟一去還不

金華詩粹　卷之五　七言古體　六

還沒三荒捲烟浪蟹渦蜃氣高矗天老鯨蠖蛟赤
忍服長鯨已化子獨返越山越水青茫然樓船夜半
猩猩啼黃葛花開墮秋雨　擬翁長吉

花石行

延州靈草隋川柳舞鶴瑤川羃萬壽黃金壓帶土精
玄絕壁崆峴排南斗山前落日歸猜塵封狐啐啐化
為人構應不饑空爾噸濕濕與絲莚娥綠上皇自挨
新翻曲　竣風楚雨

其二

鐵聲一發千鵬舞沛水黎童泣鼙鼓千年廢譜墮空荒蒼煙化爲圖下土江南壯士鐵衣寒落日驪車望靈武瑶宮飛墮黒山顛淚洒江花作紅雨天南羈鳥歸不歸故國草荒陵樹稀

宣和墨

玄情翻空野雲起仙人夜浴天河水秋聲催墮白榆花飛入吳宮數千里金衣琤琤雜如雨青藜老人悲不語百年飛亂野榛荒鬼拾璠璵出禾黍腥風吹衣慘無色日落管樓翻鳥跡玄雲一夕飛上天恨血斑斑化秋碧　忠憤心事

方鳳

三洞

金華山北三洞天埀髻欲往今華顛春風吹衣雨洗屐瘦節忽拄蒼山烟山高地平走幽澗根絡石上森樠梗步從飛橋瞰石洞崖色闕世知幾年風痕霧迹化與物龍首昂左尾右旋就中暗穴如墓願急水瀉碧鳴蝸絃迴流束炬照徒涉肩背擦石行拳攣水窮路夷內景得以炬交燭窮幽玄細紋蹙波湧浪接皓

彩凝雪飛霜鮮大爲獅子虎犀象墳碎亦複蜂虫然蜿蜓雙蟠角尾具一一玉爪拏蒼堅穹龜負甲色深墨長虵白質相縈纏鐘能鐘聲鼓能鼓不假樅簴知誰懸直橋斜檻藏涵室短畦長町移原田青雲白覺五色霞笑畫敗絮留丹鉛中途經過最深窅伏身低眺洞口泉空明一隙隔遠見秋蟾浴海光嬋娟左巖架衣頗横亘疊褶蹙皺垂蹁躚丹餘神怪不可極似鑿非鑿鐫非鐫出登山腰叩中洞外視石井闇潺潺入深踏險思縋綆長竿揭炬後且先水簾可俯心爲悼到此十九歸言避嗜奇不憚歷嶄嵌足以目故差輕便翻身却望水簾處銀河天落懸吾前常情褻襲下百尺積水定作神龍淵石乾徑闢却易進玉筍森地脩而圓宜爲淵處乃爲屋亦或摩薜題新篇同遊怪我久未出笑謂豈欲井底眠林幽風起日巳晚稍覗高洞山之巔薪蒸可買樵我導不遠數里仍攀躋傍從右壁入深拆如鐵戶狠瓊爲檐儼然海相挂珠絡熟視始信非夸傳左爲對真正面入便想笙鶴遨羣仙雲霞波濤仙衣裳奇詭豈必下洞専欵然脩楽

架岩起左右蒼白龍形全墅中極底勝漆黑雙扉隱隱起半邊天光一道燭扉內知此明鏬從何穿竇漲壁峭不可往安得挿羽如飛鳶嗟余茲遊尚牽俗身所縣歷辭難宣但思乞水學坡老洗眼看字消餘年

玲瓏詰曲出奇無窮

于石

答諸公遊山作

金華山巔一揮手俯視塵寰仰星斗閑雲滿地白鶴飛積雪晴天蒼兕吼北山周回七百里名著洞天非

不久世人未識山中樂問我山中何所有隹傳叱石化羊眠亦有耕田驅鹿走大士浴餅今尚在孝標書室誰與守翩然東訪赤松子何須辟穀能延壽出門一笑天地寬凝凝徒爲兒女醜君不見東坡遊赤壁東望武昌西夏口江山風月兩[illegible]能與客携魚酒

李致

對雪

頑雲怙勢吞燭龍一夜老盡江上峯驂鸞駕鶴下瑶闕羽衣森列飛行空玉虬夭矯披鱗甲獵獵怒戰爭錚釵河剪刻紛弄巧姑射縹緲來無蹤半開半落花繞樹無根無蒂絮因風造物幻出不可測萬變歸我一瓶中重裘何富負薪何窮烹茶何儉飲羔何豊天意茫茫無問處人事悠悠定何許豐年固知雪可喜貧民不以雪爲瑞安得見睍消凝陰寒崖草木皆生春

許謙

友人留[illegible][illegible]花下

獰風惡雨消餘春春歸到處成清陰萬枝濃綠幻春

色絳葩丹藍儼森森祝融行部過九地誤縱炬火燒園林艷粧炙日色更好冷冷着雨紅尤深浩歌相對作痛飲有花爲伴非孤斟支頤半醉不成夢恍惚錯錯供微吟只愁明日便搖落徘徊欲去還重臨會須秋風折珠寶當載樽酒相追尋

黃溍

金華山贈同遊者

杖藜初出城西門萬株紅樹如雲屯芙蓉峯前間行路宛宛一線隨潺湲水聲漸遠山漸近[illegible]

所捫須臾橫側變峯嶺高岸忽復爲平原細泉瀏瀏
竹竿直石樹駢立疑同根剝金敗碧逢廢刹猶以第
一名其軒天明獨去吊遺跡玉女委蛻空丘墦樓居
西起望明滅石扉呀若山之樊鋳幽穴陰徑沮洳滕
行匍匐不得奔劃觀崖广架支穴雙龍繞雷蟠蜿蜿
紛綸怪狀多叢厖熊虎踞伏鸞鳳騫其餘瑣細無不
有形求像要難其肖前趨從蔻邪下絕俯矙九地窮
涯垠青枝翠羽不復辨但聽風水聲喧喧高燒松炬
度其背珠箔忽墮華燈繁罄身上出指絕頂碧桐高

下彌山圍遥穿蓬艾蹋雲雨險艱從此不易論秋毫
細路莫容足下瞰不測傍無落怪藤如鈎草如劍舉
首仰嘆愁攀援山翁顧之笑引臂前牽後接猴與猿
馳坑跨谷歘側過背汗喘息逾炮燔陰沉古洞閟星
日雖有寒暑無朝昏邪行左轉復深入愈覺慘慄搖
心魂珠瓔纓絡現滿月稽首大士三尊拂衣徑逐
飛鳥下青山出淺波濤翻或云漢八鬟旁處彷彿肩
背餘苔痕虵蟠縈折又數里龕巖十丈閈墉垣夜歸
草堂殿突兀坐看雲月吐復吞怡然携手盡文士頗

覺筆下來源源名山石室如可託幸子歲晏來無誤
吳萊
游雙龍氷壺二洞欲往朝眞晚不可到
金華三十六洞天高崖巨壑多風烟老石斗𪉟鳴寒
泉鑿花鋏樹森戈鋋鳥獸絕迹鬼魅聯清幽窮窱巢
神仙虛泓嚙趾墓頎然怪鑿霹落鬭屋樓涼颸側發
蹌欲穿凍乳氷髓偃就船螢光燭冥竹炬爇積蘚疊
蹐跳却趯危棟結宇深扃鍵曲房客閣極邃延困脅
斂膐列町疃瀧架藕捲氍毹懸鐘樂鼓箎篪不鳴

復寶蓋爛瑛鮮凿幢舞節恍後前乖龍大獨角鬣
旁纖絡蛇白以玄後頭象脚伏獅猊蟾蜍蝕月囚重
淼甕霜霰雪凝眞鉛蜃溪流游截中邊秘穴漆黑蜀
背有神闕峻拒亟我旋瞻井瞰腹抱谿圓仰廢斷犄
嘱或顛妖蛟產蝦背吐涎氷簾灑空萬珠聯馮夷海
國猶爲淵窺覘欲下手足芥惕懼咋舌恐有忽從衍
奥室別據巓蔦蘿藤蔓亂糾纏蝙蝠翅股掛淒嘶蟖
蜴弄雹窟宅專梵質蕃飾埡蹁躚寶纓珠絡寶雕鐫
精英象物得氣先上躋下伏總一甄齡磴踶縑愁攀

緣嗟余學道苦未堅起事昌陽望引年乾塏坤輿有
方寰禀生受有吾拘孽羽毛鱗介正或偏飛潛動植
過百千宮居竈食類蜫蟓酸鹹淡滋朽臭羶揭鑑照
而發削肢運劍剖腹猛滌湔貪麤嗇厚務死權忽懸
補則可誰賢我疑神仙住渺緜黃庭鬱𤅄內景蜒莢
蓉城閬麒麟軿蓬萊樓閣魚龍鞭服簡蕢瓜俗骨蛻
道華咲棗彭仇揭日河照耀踏斗躡滄海攪碎觀桑
田盍獨閟此使世癲我卜我筮還迍箕喝開二洞[illegible]
八埏翩然直駕鶴與鸞

全摹昌黎體渾出奇

五洩東源有地廣可十數畝後負[illegible][illegible]則石洞
如帶幽夐深窈茲隱居學道者可築室[illegible]賦
一詩屬陳彥正

越中五洩古名山東源峻嶺空雲間老石稜嶒欲見
骨天河瀉破勞嶅滂蛟龍縮身似蜥蜴魑魅出入司
神姦雷公一聲忽下擊鳥蹄不到猶重關青華仙眞
舊治所碧落侍從登清班穴疑綵袞據一柱户想銅
獸銜雙鐶鳳馭鸞鞭白羽璀芝樓菌閣朱莖旋楯梁
未絕或可植洞府寖遠多愁顏向曾褰衣得揭涉別
擬鑿徑通茆菅寬弘頗占十數畝夐靜龐覺非人寰
澗流帶綰玉繚繞巒翠髻擁花襴褊截斷塵埃與世
隔構成棟宇寧吾慳陳君尋常有道力況此跬步臨
幽孱虛室光明白不動寶爐溫養丹將還丈夫出處
我已定馳宇早寄孤飛鵬休拘崑崙併漲海遇有勝
處同躋扳

黑海青歌

越山山有黑海青長拳快眼健羽翮三年籠養未得
飽萬里驍俊猶飛星黃蘆老幕日摧折白鷺文鶴看

傑裂腥沾石磧吹遠風髓擊寒岡散輕雪伊人脫手
本凡禽歲晚連條到上林鉗奴素賤多俠骨騎士虛
豪郎俠心晉宮郎廢身欲死燕國雲銷草如砥嗟非
鸞鳳高杳冥望苗狐狸衆披靡當時奉使探遠巢[illegible]
徼馳兵聞勇鏖南士誰知此鷙猛北州驟見爭驚號
天鶩薄天垂爾翼海青雖黑打可得太平八極無不
通函谷何問關西東

天台山花藥石筆架歌

天台高山屹蒼空山神染一[illegible]青紅良工琢之手選

弘閣貝葉書虛玲瓏勾芒香動土膏發蓬萊髓流花
作寶一雙紛螺迷宿寃五色斑龍蛻幽窟古硯南披
黯淡灘摩崖鴝眼映循肝低窺黒池渤澥碧仰椅書
鎮嵩峯寒蕭森層嶺何處所宛陵老兎論功緒錦綉
心腸吐有雲爭苦面貌凝爲雨翰林學士花生筆京
洛新來花様出浮花浪蕊一掃間嘆息楊雄白我玄

題錢舜舉張麗華侍女汲井圖

景陽宮中景陽井手出銀盤牽素綆鉛華不御面生
光寶帳垂綃花妬影臨春結綺屹層空瑩月瓊枝狸

客同鴛鴦戲水池塘雨蛺蝶尋香殿閣風日高歡宴
驕若訴床脚表章昏不籍呉兒白袍戰鼓死洛土青
蓋降船度非泥無波井欄缺半點胭脂汙緋雲蕙心
蘭質吹作塵目斷秦江鎖江鐵

具古選題

黄南六祖禪師菩提樹下藏髮甕于圖歌

新州貴梅寺佛塲新州舊隊水香菩提樹間好宴
坐五色頭髮騰毫光金刀剔落受法戒瓦甕瘞藏傳
不壞擬迺萬夫贔深棟陶冶千聖擬爐鞴南海標來
刹十圓非宗望斷六銖衣塵鏡本空空即本風幡非
動動還非山僧禮拜山鬼護一華五葉開如故空藏
青懸雪嶺桐神珠紺結丹丘露世人長物合剃除誰
公杠矣施髭鬚唐年畫筆石未泐大鑒壇經誰讀得

奇崛

荔枝行寄王著父

炎雲六月光陸離在閩南餐荔枝荔枝日餐三百
顆紅綠亞林欺絳羅繁樹蟻封蒂尚食擎盤獻
青瑣涪州歲貢與此同意欲移根來漢宮天生尤物
不用世沾酒螢雨吹螢風螢風螢雨振林藪西域蒲

萄秋壓酒勸君莫近楊太眞傳說驪山塵汙人

情致

柳貫

送馬伯庸御史出使河隴

河湟隴坻天西壁御史嚴行八千驛風驚大鹵幕初
乾雪重穹廬寒未釋入關先見父老喜出節始通氓
隸逆鯨鯢既戮海爲清聲臺雖毛含聲急宣聖德
慰荒遐盡洗民痍轉疲劇當今至尊御疆宇坐朝法
宮受圖籍暉暉陽曜燭天垠殷殷春雷行地脈周公

方宏治外規汲黯豈負居中責固謂眞儒識邊瑣從
頗拂士迂朝蹟可能高戴觸邪冠不使橫飛征蜀檄
君行萬里從此始人生百年但有役副藏待子馬遷
書重贈愁余繞朝策歸與空腹貯崑崙促此丙夙謠
禹畫

題陳子仁屏間新作長松疊嶂

陳子胸中有奇句壘滃如雲時一吐不知胸中有何
神項刻移山起烟霧汎屏潢飾素光搖眼明見此青
霞標塵埃兩屐我顏厚爲子三賦淮南招

題趙敬叔所藏龍眠飛騎習射圖

元豐盛際臻重熙駕幸寶津方閱期材官騎射選精
銳人佛馬駿由天姿雕弓引發赤羽箭絳縹繫在青
楊枝班中驍者斫蹶射好手莫是六州兒拖毬飛碾
最鮮中十中三四纔稱奇人如明星馬如電日色眩
轉交龍旂形庭賞隽賜金帛周廬豔目生晶輝激揚
材武振士氣正藉廟畧能匡時集英排仗候廷試畢
景未休宮漏遲南宮仙伯預宣押應奉殿門因縱窺
天上寶圖唯我見宮中秘戲少人知白筆追摹得神
駭五季不復頗彰施雌堂清玩要有屬太丞內署知
爲誰慶元遜數到元祐書江自囿運巳移紫陽語繫
錫山後法雲舊案重稱提題詩叔簡定王氏入官延
閣方然蔡嘉定章公中執法二年巳巳升中司兩公
出語各臻妙驪珠滿索光離離承平兵制悅在矚燕
安鴆毒終難醫趙侯狗致自覷勇啓襲傳玩睛虹披
玉山汪氏所珍蓄再落人手迺得之霜蹄十六脫其
半騎者臆語如指麾出來得意忘彼象若也補亡非
爲詩何況龍眠記畫意字字透紙沙畫錐天球河圖

悵莫覩寶玉大弓於有歸材如趙侯當用世縱鞭已
並驚飈馳移人果豈在尤物但覩無逸爲元龜

題龍眠釋迦出山像

明星在天斜漢落佛道靈明魔道弱脩行巳證等覺
位不願身形瘦如削華髮垂租雲半肩步出山來赤
雙脚文殊低眉普賢笑滿谷天風韻天樂青蓮貼貼
印虛空白象耽耽係纓絡自茲應物如洪鈞五陰五
濁皆清廓龍眠昔是會中人以心應手親描摸纖標
利穎發其神璽臭鈞輪無此跡流傳什伯甲子餘五

采珠光破冥寞鄧江古寺秋日暉洗滌蠲睛煩發簪
稽首調御天人師優鉢曇華開一萼

陳樵

竹隱軒爲胡伯玉賦

遶軒脩竹幾百竿瀟洒迥若仙石壇黃金瑣碎夜月
冷碧玉蕭瑟秋風寒道人幽居坐其間漠然塵絲不
可干勁節携爲手中杖散籜裁作頭上冠市朝冩實
多憂患山林曠蕩聊盤桓七賢清脩誠足慕六逸可
學夫何難有時夢見瀛洲仙鞭笞鸞鳳遊無端叩頭

再拜乞靈藥使我容貌無凋殘仙翁贈以九轉丹服
之兩腋生羽翰逍遙物外有餘樂何因報我青琅玕
浩渺不狗易

夜闌曲

碧宇星回夜漫漫靈蕪烟煖重薰薦冷翠香銷青桂
枝冰荷蒼光光遶帷花樓艷舞金萎甤呉羮蜀酒精
瓊糜酒闌半解龍綃衣春朝曲涪鬪鵾鷄　酷學長吉

海人謡

海南蠻人髮垂耳朝朝探寶丹涯裏夜光盈尺出
焦栢葉收珠寒蕊蕊幽箔連錢生綠花切玉蠻刀如
切水九譯來朝萬里天北風不動琅玕死　遊勁

寒食詞

綿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鬢重湖烟柳高插
天猶是咸淳賜火烟　巧諷

石溪歌

石溪一滴水本自明河來明河倒瀉箕尾濕千里萬
里喧風雷小龍挾向雲間過水滑瓢欹誤傾墮蒼崖
一息裂清泉似是巨靈新擘破南州袖了天下奇夜

撈鐵船欲護之珠船照耀明月冷赤手拾得珊瑚枝
又復揚舲向東去直到泉流歸一處東方火發海影
紅金烏飛上扶桑曙

呉師道

十臺懷古

姑蘇臺

百花洲上姑蘇臺呉王宴時花正開半空畫燭西子
醉三更鐵甲東門來呉波渺渺呉山簇不見嬌顰倚
闌曲丹楓落月怨啼鳥碧草東風驚走鹿闔閭丘墓

相連處應恨夫差迷不悟斷指千年血未乾遊魂夜哭臺前路

章華臺

靈王傾國崇臺宇按劍章華睨中土弁裳伏地走諸侯鐘鼓凌空震三楚驕騎不顧伍子謀落成乞與呉兵遊孤舟竟走江上路塊石獨枕山中愁十年覇氣終蕭瑟回首華容歸不得飢魂漂泊啼秋烟細腰却舞新王前

朝陽臺

神娥縹緲高臺上楚宮樓閣森相向丹楓蒼桂湧巫闕錦石清江簇連障行雲冥冥飛雨寒孤猿咽咽千花間翠旂龍駕杳何處斷魂殘夢愁空山微臣宋玉誇能賦當日襄王豈眞遇千古秋風恨未平高泉飛落三巴怒

黄金臺

昭王鋭志夷靑社築土黄金奉賢者四方劍佩集強燕千里風塵空駿馬郭君自衆先羣豪樂生獨步超凡曹酬恩一雪覇國耻建功竝倚雲天高君臣意氣千古少落日荒墟沒秋草黄金買貴滿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戯馬臺

項王戰馬從東來意氣欲踏全秦催入關不並沛公轡還郷却上彭城臺重瞳按劍風雲靡萬疋騰空烟霧起凄涼垓下泣名騅零落江濱餘數騎寄奴千載心爭雄登高把酒臨秋風詐移晉鼎非男子君看直戰東城死

歌風臺

沛宮置酒君王歸酒酣思懷風雲飛兒童環臺和擊筑父老蕭遠同沾衣一歌豊沛白日動再歌淮楚長波湧龍驤氣拂半空寒虎士心馳四方勇河山蕭瑟長陵荒野中怒響猶飛揚高臺未傾風未息故郷之恨那有極

望思臺

桐人氣迫前星黯思子宮成歲華老高臺有恨碧草新大野無蹤金犢遠一朝美兵兒罪輕百年鍾愛天倫深戾國魂魄夜寂寂湖城風雨秋陰陰漢宮樓觀

連天起方士熏香召仙鬼望思望思終不歸茂陵老
淚如傾水

銅雀臺

半空高棟翔金雀玉扆繐帷塵漠漠西陵老樹暝色
寒建安殘妓奉清尊曲終紅袖辭尊前檐傾斷甍飛
人間分香淚悲恨不滅秋風吹入苔花斑漢家一片
當時土昔爲奸雄載歌舞銷盡曹瞞萬古魂落日漳
河咽寒雨

鳳凰臺

金陵王氣飛翔雲鳳凰臺上聲和鳴鳳來春風花冥
冥鳳去秋風荒草生嬌娥舞散高城暮青山迴隔丹
丘路斜陽門巷語烏衣細雨汀洲飛白鷺江空天闊
鳳影遙謫仙吟罷誰能招六朝宮闕烟蕭蕭月明夜
半人吹簫

凌歊臺

大明天子游南國紅粉崇臺高百尺歌鍾激浪楚日
白簾櫳凝樹湘雲碧凌虛高宴金輿來侍臣押笑朱
顏開臺城宮扉鎖烟柳奇奴土障生塵埃昏昏醉夢

春風几不顧江東數千里酒罷歌闌帝業銷青山碧
映當塗水

城南紀游

蠶鹽老生雙鬢凋長年挾策脩吟謳春光忽盡餘一
日休暇幸此同揚鑣南城塔廟不知數往往遺跡傳
金遼頹垣廢巷多委曲高門大館何寂寥舊時宮闕
向南路脩廊千步應迢迢豊宜門頭楊柳色壞障突
兀留雙標人家漸稀野景曠瀁洄綠水低平橋牡丹
藝植此最盛畦連畛接相縈繚望彌數里地如繡千

本萬本爭嬌嬈深紅淺白態各異黃紫不數魏與姚
洛陽風土訖前代却覩幽燕偏蕭條天都王氣鍾地
脉坐受北面羣花朝徐熙趙昌死不見安得對此圖
生綃水邊小亭客可款置酒折花欣見招霞舒雪卷
照四座時有落絮來飄飄縱談文字送觴酌間以嘲
謔更喧囂雲陰慘淡雨欲落祗恐日暮歸途遙須臾
亂點草葉動白楊樹遠聲蕭蕭水零衣裳泥濺帽疾
走十里趍城譙同游莫怨歡事阻天意欲活田間苗
觚稜金爵麗斜日曖曖天宇開微霄向來却恨不少

原缺第三十六葉

任過門下馬仍相邀人生會合豈常得況有師長聯
賓僚病憂不飲浪自苦歸來磊塊誰能澆故國桃李
夢飛到鐘鼓驚與催明朝

吳景奎

擬李長吉十二月樂辭

正月

麴塵絲拂晴波暖霧靄空濛燒痕淺含章宮中萬玉
妃粉花點額芳霏霏條風東來初解凍蝴蝶吹醒花
底夢翠環梳罷玉纖寒綵燕銜春上金鳳

二月

青皇宮中花鳥使杏翠霏紅教鶯語移春檻小度芳
華金犢車輕載歌舞曲房夢斷章臺月東風不解丁
香結鑰魚夜守倉琅根海棠飛落臙脂雪

三月

紫簫吹月梨花老碧雲冉冉迷芳草藥欄薗栗怯春
寒翠帳流蘇護鶯嚦麗人一去音塵杳淚酒紅綃怨
青鳥新蒲細柳日年年曲江流恨波聲小

四月

輕紅泥烟香雨足新榥影轉构欄曲水晶簾箔度薰
風黃鳥衣語華屋凉簪墜髮初破睡松痕淺護脩
蛾綠茲翁不受雕籠宿背人飛向荷陰浴

五月

綱軒綠艾懸飛虎菖蒲花青海榴吐江娥倚竹弄湘
絃調哀筱沙怨蘭杜南薰生凉紈扇薄雕俎瑤觴勸
郎酌綵索光浮繫臂紗守宮紅瑛黃金約

六月

冰山璀璨開瑤席水拍銀盤潋寒碧象床湘簟含風

漪膩香粉汗霑凝脂赤帝啾啾火龍老珙樹西風轉
昏曉

七月

鳳皇枝頭一葉飛碧既朱綴生凉颸素紈團團恩愛
衰含宮嚼羽吹參差瑤堦露華霑履綦星橋月帳愁
別離粉蓮歡笑占蛛絲

八月

蘋風夕起凉思多新愁舊恨生濃蛾雲兜鵶鴟逐故
國瑤堦絡緯鳴寒莎銅仙泓泓泣零露銀灣漾漾吹

涼波素娥徘徊白鸞舞廣庭老樹今如何

九月

黃金花開香滿把烟草荒臺誰戲馬楚雲榭榭雁西流秋色惱人正瀟洒淚花簌簌啼新愁纏絃五色弄笙簧寶香不暖茱萸帳明月空過翡翠樓

十月

小春一花西月黃縞衣美人吹晴香錦衾羅薦曉寒薄夢中持贈雙明璫霜花莫酒相思樹愁殺孤棲金鳳皇

十一月

八姨手折搏桑枝海天東合青玻瓈瓊樓仙人與醉六夜入銀潢剪瑛球沉香火暖錦承塵巨羅羔酒生春憐宮溝不寄題紅怨日暎五紋添弱線

十二月

瓊芳銷歇年華改青鳥無音隔瑶海綠綃窗戶弄晴曦柳條迎臘含烟彩上苑花須遣友聞枝頭休剪楊家綵

閏月

若華煌煌桑日馭氣朔盈虛積餘數低鬟斂黛拜霜娥孤負團圓十二度生物趨功得歲長山中獨尼黃楊樹

補遺

呂鉞

攬月亭

采石山頭月正弦捉月臺前酒滿船擾擾利名蚊慕羶如公豈但酒獨賢平生醉裏詩三千捲起長江作長箋悲我人勢作天淵一日乘風返自然死生在我

我則天欲死得死豈其冤欲羅長風大放顛蒼溟何處可拍騎鯨肩

王埜

武夷山長歌

十六洞天天下奇三十六峯名武夷武夷山中溪九曲曲曲瀉出清漣漪南溪北山相對立拔地挿天幾千尺或如丹砂丹或如碧玉碧東望開[illegible]臺南顧假城壁稟庚積其西車蓋列其北磊磊落落不可名推惟奇奇神所刻草木不移寒暑心巖巒長帶烟霞色

皇太姥武夷君幔亭峰高凌紫雲曾孫宴罷滄桑變長琴短鼓空紛紛魏公子張真人嗜酒一諭八百春功成白日生羽翼嶺嵯靈蹤猶如新我欲冥搜極幽遠棹船朝去暮忘返峰廻嶂合忽復迷安得飛梯宿雲巘鸞鶴去兮猿猱啼恍空中兮聞金雞石嘴足兮濺濺風吹衣兮淒淒洄洑灤折谽谺崔嵬不啻真館豁然中開壑舟不墜棧不朽至今藥爐丹鼎髣髴乎紛之層崖目亦不能盡心亦不能測桃源風景不復見柯山日月難重得鼓乎棹兮潺湲乘驚波兮下前

灘噫嘻息兮回首失向來兮巑岏嗚呼列仙高拱兮宅玄都三聖繼御兮恢炎圖措斯世于康乂應皇家兮瑶符臣守藩兮南國臣傾心兮壯極山之高兮水之深祝吾皇兮壽千億

金華詩粹卷之六

七言古體下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叅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七言古體

宋濂

題李廣利伐宛圖

貳師城頭沙浩浩貳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風勁馬鳴高入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救食黃土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玉關烏孫輪臺

善窺何宛若不降輕漢使璽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正吐芒戊甲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最翹健殺氣漫漫日月昏邊塵冉冉旌旗亂水工決水未絕流旄旗已揭宛王頭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三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郅居水急游魂返　宏麗流鮮

題段將軍征羌圖

西域都護多男兒護羌校尉仍出師生羌八動來寇塞白劍欲接雙龍飛凡亭山上血漂杵奢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蜓是當年血未乾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四首

別苑蘼蕪動小花平洲蘋蕉開輕芽春風如水極搖蕩流入天涯不識家網軒使塵遠凝紺青鳥不來紅樹花雌鳥雄鵲此日分帶殺嬌鬟過遙消隔簾花影望斂月蕩愉似度龍綃纖條無忽有情奈何淚灑杜鵑枝上血碧簫曲歌粉痕灰紅郎蛛絲結鏡臺望極官河斜雨外時時疑是翠車回

其二

黃雀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赤光肥蓬天蓼海絕行

跡翠緘紅鎖知爲誰幽閨香凝龍氣暖膩葉蟠花帶雲淺正是雙蛾巧喚愁欲斷應憑胡燕剪滴淚和泥封錦書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隨波好送到遼西塞卻雞頭徒若沸紅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彼絲牽舞鸞却識蓮中薏

其三

露漬銀牀金索冷明月不言星曆曆御街朝馬響纓鈴幾樹梧桐鴉影淡暗拭衰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秋裳未結鴛鴦縫交刀裁破一簾霜昔日翠翹

今白蓧可惜韶光鏡中老縱使青天不解愁涼槲芭
蕉泣秋曉蘭蠲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屬哀彈挑鬟
斜倚玉欄干報道金籠鸚鵡寒

其四

鎮帷卑重鮮室溫白天碎碎玉花紛窓開雲毋不知
夜帳結流蘇散錦文盈盈小姿波流黃抱琵升樓發
浩倡銅龍漏極曙光動驢絶竟忘寒夜長秪恐愁紅
向春死不死應須探春鑣龍刀切紙印氷花貼在九
華頳壁裏冉冉南光走冷圭梅含春影與雲齊青絲

玉壺具傾酒井底生塵邦解携　四首新豔奪目

王禕

築城謠

朝築城暮築城城欲高高纔及二月五月盛霖雨
隨崩隨築人人苦大家築[illegible]小家賣產來助
錢朝築一寸暮一尺盡土[illegible]積爭道城高可
防賊民力已殫何所益君不見聖下盛德猶如天四
海一家千萬年金湯之固非所恃何乃坐令民力敝

題九江秀色圖

昔聞盧山謡今見盧山高盧山之高幾萬仞九江秀
色不可招山南山北盡重致五百僧房蜜脾綴香爐
直削金芙蓉瀑布長拖青翡翠晴嵐暖靄日夕浮畫
圖彷彿不可求謫仙仙去三千秋安得起爾從之游

蘇伯衡

周伯寧春晴江曲圖

尚書襟懷絶蕭灑抑毫往往凌董馬平生一筆願自
珍數尺新圖爲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
帆征東風綠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

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及正如江上之碧波幾有并
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捲圖
却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誰與侶蜃
霧蠻烟結悽楚木綿花落鷓鴣飛苦竹叢深鴂鴃語　丰神楚楚

玄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岩阿欲一觀之躊躇
復不敢只恐鼎匣躍入滄波此時邂逅都城裏亘
質珠輝那得比玄靈外護朱草莖赤日中涌鑑湖水

想當旌陽初鑄成橐籥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
藏儲精靈不然長鑱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
兎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獨
世餘子誰能庸長作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
邇來閱世未五十兩度江湖寄踪跡瑤臺夜月聽吹
笙金界晴空逐飛錫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
提携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飄泊東復西聖明御九
有妖孽俱授首旣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撞
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

送曹叔溫赴淮安幙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白玉紅頰顴平明振佩入烏
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
相見時淸事簡百不憂卮酒篇詩恣歡宴自從烟霧
霾江湖將軍無復能齊驅春鶯秋月兩寂寞尺素斷
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載瞻　天子氣戔
戔束帛賁丘園濟濟衣冠若雲萃東華邂逅式相逢
蕭騷短髮驚成翁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追羣
公過從更說舊遊好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
宇啼西施湖上芙蓉老京城官釀斗四千交歡安得
青銅錢三嘆落花共一噱浩歌白石看青天盍簪方
喜慰離懷撥別那堪增怏怏寒潮浩蕩足秋霖木落
江皋欲何往紅蓮綠幙依黃堂駕言擊楫趨山陽君
材有用仍小試千將百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
髑髏粮糊土花碧韓信祠巡安在哉但見長淮搖落
日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匆可云　天皇盛德
同華勛肯使獨鶴終鷄羣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博士題

我家海岳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
氣北連恒碣南衡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
卷舒石林倏開復冥漠雷雨欲至愁䬞颼分張尚覺
天地窄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
力到方壺舊聞仙巖二十四雲窓霧牖仙者都錦障
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噓方壺揮毫托眞趣生
紙染出纔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
上淸羽士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
息如此雲山何處無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

不枯強顏笑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
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爲車蒼梧旣酹虞帝墓會稽懸
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枎右折西華青芙蕖尋眞
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笻枝扶豈無淸泠可洗耳亦
有沆瀣堪充虛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搔痒招麻姑
鬒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瀛浮若邂
逅擬出洞岳相歡娛

鄭洧

雙溪小隱歌

曹君昔隱金盆山藥爐夜煑黃金丹舉身欲約赤松
子握手長嘯靑雲間曹君今住沙溪曲傍水依崖結
茆屋黃塵截斷不敢飛適意時來雙屬玉屋南屋北
多鮮奇異葩靈卉承華滋高松百尺不僵亦不死狀
似飲川螭谷之虬蟠角鬣分明儼如畫老幹不受秋
風欺一瓢獨挂忘來歸竟與人世[illegible]睽違有時携
躡白石苔花濕盡霞間衣有時掬水邀明月碧波夜
浸靑玻瓈生平不願輕裘肥馬誇富兒亦不願腰懸
組綬光陸離白鹿畊雲不須驅曉來種滿山前芝饑

餐六氣飽於飯渴飲零露甘如飴從茲覓徧中黃
眞一有象丹成基骨瘦昂藏登玄鶴芳顏瑩白逾華
脂何如金華山中牧白羝何如蕊珠宮裡調刀圭但
得有色如椽孫摩挲銅狄河之湄摩挲銅狄河之湄
桃源深處尋安期

余洧

[illegible]懷古之二

姑蘇臺

闔閭城畔姑蘇臺百花洲上千花開笙歌聲空曉未

絕一聲落月啼烏來蛾眉顰翠愁如織空捧春嬌在
心曲滄江羅網繼鯨鯢碧瓦丘墟走麋鹿悽烟慘日
潮生處怨滿鴟夷猶不悟甬東東海不可棲劍光夜
冷吳山路

朝陽臺

楚王昔日遊臺上前望巫峯近相向青楓錦石叢古
祠暮雨朝雲依疊嶂蔓花古木多春寒翠幃仙佩非
人間神功洽水佐禹跡至今石刻巍如山詞臣錯寫
高唐賦剛道朝雲夢中遇千尺黃湍洗不清水聲猶

臺前怒

鄭梃

綠綺吟

石崖剪斵梧桐尾按律憑音裁綠綺瑶徽點點踈星
寒冷光六尺疑秋水青絲七縷張高秋萬派寒泉隨
指流一聲金石散丘壑猿哀鶴怨蛟螭愁空谷咽雲
風瑟瑟池塘露冷芙蓉泣翠屏相對夜冥冥十二珠
簾籠月色最憐昨夜曲終時庭前獨樹烏亂啼

鄭杕

促織吟

清露溥溥寒夜悄碧紗無人秋月小草蟲亂泣何太
哀聽到曉鍾猶未了孤帳美人思正悽入耳聲聲心
似搗錦衾宵擁淚闌干暗洗芳容夢中老少齡心事
雙鬢秋亂懷如絲誰得掃促織促織聽我道千載遊
人歸不早我願爾蟲如有靈化作枝頭子規鳥

鄭桐

香奩八詠之四

金盆沐髮

畫堂春融新燕乳蘭膏湯滿金盆貯纖纖玉手理雲
鬟冉冉巫雲輕載雨起來無力倚東風蓬鬆蟬鬢難
爲容閒憑綉枕鴛帷中夢回花霧香濛濛

月奩勻面

盤龍寶鑑清光圓臨鸞人與花爭妍翠鈿作貼粉初
試分明下降蟾宮仙猶恐芳塵汙顏色時時對影妝
添飾風飄素臉玉生香日映朱脣紅欲滴

黛眉顰色

抱愁淡掃雙蛾翠輕雲遮却春山媚風流張敞未歸

來香閨陡覺增憔悴含顰不效西家施傾心屬作梁
鴻妻烟滋柳葉舒轉遲鶴長鳧短那能齊

芳塵香跡

濛濛香霧飄輕塵熙熙麗日偏慵人嬌娃出戶散幽
鬱盈盈一朵巫山雲屑階立久痕微顯芳徑行過印
沙淺落花深處又迷蹤誰信纖腰今瘦減

邵正

竹徑晚風

幽徑新開如蔣詡翠玉交加鳳鸞羽爽氣四時常若

秋清除九夏不知暑晚來林下倚繩牀拂拂風吹細
細香清耳不須絃管奏泠然天籟自宮商

章懋

送春

黃鸝啼老綠楊樹萋萋草滿王孫路落紅無數點蒼
苔九十春光倏將暮東君何事駕言回典衣且盡花
前盃殷勤相送共一醉後會又是明年來別離不用
傷懷抱四時代序天之道君不見功成名遂便拂衣
漢家疏傅辭榮早　落落孤懷

錢奎

題竹

西風吹老湘波寒江草無色江樹丹九疑峯高隔風
雨黃陵野廟向江滸江上猗猗萬竿綠斑駁啼痕染
蒼玉月照石壇風定時鳴鸞罷舞葉離披蔣翮遲開
金瑣碎習家池冷碧參差寶鴨香浮澗聲靜清氣逼
人衣袂冷胸中塵慮盡消除惟有詩思供馳騁嘯咏
時時對此君咀嚼文字搜奇芬得句刻入冰霜節山
靈爲我幂烟雲

鄭然

十臺懷古

姑蘇臺

闔閭城外姑蘇臺百花洲上花正開越中女兒天下
白獻入吳宮成禍胎羅帷繡幙圍春暖秉燭酣歌嫌
夜短惟愛樽前醉捧心肯信山陰臥嘗膽孤臣懸目
吳門東鏞鏤劍血吹西風一夜甲兵來槜李五湖歸
去陶朱公

黃金臺

昭王欲雪亡國恥懸金築臺奉賢士千金駿馬不易
求樂生未來先隗始西風蕭蕭易水波白虹貫日横
天河於期刎首舞陽喜燕丹把酒荊卿歌田單兵行
師道詭熖炬齊燒火牛尾召公宗祀一百年何處秦
雲泣燕鬼

朝陽臺

楚王宮闕凌雲烟巫峯十二高矗天楚襄好色心輕
國陽臺別築湘江邊雪膚玉貌臺端女朝爲行雲暮
爲雨珠簾捲月八面開羅襪凌波三寸許金鐫霞帔

相思煌煌繡幃不斷蘭麝香風來一夢俱渺茫微臣宋
玉歌高唐

歌風臺

紛紛四海逃酷秦沛公立起乘風雲重瞳將軍氣蓋
世拔劍割輿鴻溝分沛公已應天人兆力剪羣雄如
電掃芒碭雲起識龍飛大澤天陰泣蛇媼威加海內
還鄉中故鄉湯沐皆受封漢王大宴歌大風項王無
面回江東

戲馬臺

項王戲馬彭城下百萬軍聲振原野臺前按劍氣如
虹酒捲大河馬頭瀉函關既逐還江東秦宮烈焰燒
天紅民心久矣屬隆準天意自欲亡重瞳四面楚歌
騅不逝妾顏如花死無地八千子弟望重來消盡英
雄伯王氣

望思臺

武皇海上尋蓬萊求仙不得船空回南巡九疑望虞
舜潯陽射蛟江水開四十餘年臨御久父子恩情不
能守訴諸池上進蟠桃巫蠱宮中掘桐偶生靈大半

盡凋殘十人去邊無一還奸將思子宮中淚臨風遙
酒祁連山

李陵臺

漢武開邊廿載餘窮奢極慾古不如李陵將軍邁厥
祖奉詔深入攻單于五千徒兒猛如虎力窮矢盡身
降虜循身留志守胡天縱死猶思歸漢土屬國歸來
拜茂陵麒麟閣上圖丹青如何同羈不同返司馬先
生遭腐刑

銅雀臺

炎精無光日色薄魏武漳河築銅雀秦娥趙女紛如
雲妙舞清歌勸君酌喬公二婿皆英雄有女豈久留
宮中漢祚三分鼎足峙赤壁一炬樓船空驚飛繞樹
烏三匝奸雄已逐豪華歇西陵疑冢人莫知臺尾猶
題漢年月

凌歊臺

典午渡江江水枯奸臣僭偶綱紀無宋公奮起芊萊
裡手揮長劍誅逆徒長星掃天如撒菽凌歊却向湘
江築百二河山捲土來三千粉黛層臺宿英雄一去

不再回宋宮晉闕皆蒿萊萬里長城眞自壞古人已往今人哀

鳳凰臺

臺上鳳凰毛五彩臺前長江水歸海鳳凰飛去幾千年鳳凰之臺名尚在梁王臺榭晉王宮石城虎踞由蟠龍後庭花飄玉樹白景陽井深胭脂紅禾黍高低六朝跡依舊青山隔吳越騎鯨仙人海上來采石江頭捉明月

足眞英正傳作相　都頗

鄭遜

六臺懷古

歌風臺

沛公欲起揮天戈四方俊傑俱網羅鴻門卮酒興洪波赤龍駕浪翻天河調笑重瞳若兒戲玉斗紛如雪空碎風雲已改秦山河日月新開漢天地威加海內歸沛豐更築高臺歌大風却思邊守無英雄將軍何事悲歲兮

戲馬臺

霸王英雄稱蓋世樽前不悟謀臣計范增怒氣如虎虹拔劍凌空雙璧碎歸來躍馬臨高臺千乘萬騎奔風雷烏江事業付流水咸陽霸氣隨寒灰誰料荒涼六百載宋武重遊增感慨於今往事亦成空九日黃花復誰採

通天臺

漢武惑仙求不老欲訪安期上蓬島通天臺榭新構成王母傳音托青鳥黃金作盤銅作莖青天白露掌中擎惟務長年禮方士不知四海勞蒼生萬乘安宜事遊歷父子宮中變佹敵當時不逢田富民自昇

天覺何益

李陵臺

漢家將軍特驍武提兵遠入單于土浚稽山頭建旗鼓豈料身亡作降虜五千健卒俱血流隻輪匹馬誰復收長戈委雪精光冷戰袍掩面將軍羞丈夫一死何足惜何事低頭拜蠻賊九泉羞見韓延年却上高臺望鄉國

銅雀臺

三國最強稱魏武咢分獨據中原土富貴繁華壯古

今更築高臺載歌舞輦欄下壓漳河流微波混日金光浮銅雀更深放青瑣玉壺夜短飛銀籌一旦宮車往難復翠娥燈前淚盈掬浪笑奸雄亦何足西陵風雨號枯木

凌歊臺

典午星芒如兎帚運祚潛歸宋王手建康歸來功業成大燕凌歊醉花柳將爲世世傳無窮權臣巳自封齊公百萬英雄一朝盡三千歌舞層臺空可憐一片西原土幾代紛紛闘龍虎千年遺事在人間嫌殺令人吊前古

鄭埋

秋閨怨

碧落無雲秋露零寒階寂寂夜蟲鳴藁砧一去音信杳欲憑清夢隨邊城疎櫺紙薄西風急銀燭屏前光易滅湘簟寒多展轉眠子規叫落樓頭月

陸震

葵雪詩

長安九月多北風倏忽飛雪迷晴空千花萬花不知處小葵獨立空庭中庭中積雪漸滿尺凍漏沉沉夜無迹冉英力抗朝日顏翠蓋還持舊風格主人愛花更愛奇酒闌秉燭獨對之芳心濃膈爲誰訴欲語不語嬌生癡汝嬌汝情性別汝凝未識風與雪寒葩灼灼空自憐憶汝後雪難獨妍汝心惟素赤傾日軋雪排霜非汝質嗟汝百死誰汝惜汝死雖百汝心一殷勤納汝室之非更以汝名名我室　事寄語蘇

李鶴鳴

石上松

石上松何年生透雲千霄何層層石上生窖布根那知山崩水暴涌漱砂磧石搖石斷摧風與怒雷松顛根撥石亦頹枝上藤空蕨萎

臨鏡歌

幽閨少婦掩鏡泣血淚沾巾拭難及黃鸝枝上花正穠翠柳窗前葉將密憶昔三五未笄時花妍嬌容柳怯眉朱樓出牆俯黃陌畫簾捲幔照清池王孫立馬顏如玉抑轡垂鞭看不足屢煩青鳥爲傾心願學紫鱗成比目孤貞瑩澈碧壺冰雅誓明張金雀屏誰言

薄命榮空絮誤託輕情流浪萍經年遠客斷消息竟
日相思只樓悄幾驚鵲鳩麗衆芳每恨蟾蜍耿初夕
紅葉隨雨春晝陰赤葉鏗風寒夜深廻腸巧結無絲
解[illegible]辭[illegible][illegible]何處尋沈憂那解銷肌骨往夢都應付
恍惚親令蕩子即還家寧似當年別離日

閨情二首

柳條戎綠東風柔斜日杏花紅欲流畫樓簾捲珊瑚
鈎美人翠斂纖蛾愁山長路杳音信遲空憐紫燕雙
啣泥辛苦營巢何所爲墮淚不必烏夜啼

其二

遲日颸暖風力弱楊花深院春漠漠雲母屏涵翡翠
簾鴛鴦架結鞦韆索嫩綠殘紅練雀飛石榴努蓝梅
子肥綳牀斜倚倦支頤空憶夢遠遠西歸

纖婉

胡森

春遊曲

少年騎馬作朝郎老去遊鶯雲水鄉風牽弱柳縈輕
翠暄護新鶯試淺黄蒼苔滯竹僦簡寂落花飛絮何
輕狂

陸健

徐袍

少年行

長安二月東風起深紅厭白皆桃李濛濛香霧藹逼
衢逕逕遊人闘逐市白面誰家年少郎幘巾繡襪羅
衣裳背懸金𮎬八寶劍腰繫垂弦弓一張嘶風健馬
青驄色䌷錦流蘇障裝飾共說長揚較獵回珊瑚勝
賭千金値提鞭執蓋多傍夫左依右傍同聲呼顧招
意遣少不足咄嗔箠楚無完膚東坊近買青樓妓朝
得傳闘暮尋室萬錢撲地一笑生翠袖輕盈理歌吹

夜深沉醉歌未休明朝酒醒還復留呼盧擲博日易
盡軟衾溫夢生綢繆東邊典盡西邊望囊裏金錢尚
無恙男兒意好總不常回首前歡休惆悵富貴由來
豈在謀前人取下今人收太平不用攻韜畧依舊身
封萬户侯

酥青俗子

徐文通

商山障子

皇農邈遠泰政非天下重足吾安歸世外空傳楚漢
戰雲中獨卧薜蘿衣商山遙隔龍蛇陸紫芝曄曄在

清谷龐眉皓首坐談棊夕陽滿山採芝曲自謂山深
世不知肆志無論王者師溺儒嫚士吾何有公等逃
匿胡其宜未央宫中垂帝紀定陶美人愛莫比畢詞
却感張良謀慷慨願爲太子死漢祖英雄可奈何鴻
鵠千秋鳴咽歌一出儲君不復易安劉功比蕭曹多
回首白雲那可捨老人不作棄繻者布袍綸巾歸去
來青松明月自瀟洒只今何處更求公渭水滔滔東
復東高車駟馬憂不少清秋悵望雲山空華堂文會
展躊放對酒談兵氣逾壯天子宵旰憂匈奴無勞早

羨商山隱

李有朋

惜花歎

冷眼看春春太苦杏花桃花逐人舞今年花上去年
枝去年花作今年土花開花謝須臾頃斜陽不戀花
間影惟有東君舊酒樽年年相對深園景嬌紅嫣紫
豈足誇生滅一片空中霞世[illegible]有百歲眼枝頭安
得經年花

鄭本立

道上柳

烏延道上千柳垂拖烟拂雨弄嬌春黄絲堪繫紫騮
騎白日聽啼雙子規道傍遊子最愛惜欲綰一枝扳
不得幾看芳菲拂樹黄又憐飛絮風前白君不見紫
燕携雛入畫梁穿林帶絮沾人裳閨中少婦應愁見
靜鎖朱門春晝長　託想入言

唐邦佐

富春即事

江蒂吹花烟水平漁翁罷釣扁舟橫海門日斜孤鶴

下沙浦潮落雙鳧輕濁酒半酣歌參月清冷旋汲烹
鱸美嘻然大笑羊裘客天子如何知姓名　善議

江舟聞笛

江皐竹根秋寂歷江上何人復吹笛楊柳梅花一夜
生孤舟遠客若爲情天空流螢度遠浦水風漸漸鳴
窗户明滅漁燈兩岸依稀鴉啼烟鬼嘯雨君不見邊
蕃納款正休兵莫作黄雲出塞聲　情辭激盪

鄭國賓

江上遲客不至

美人如雲採江芷殘春走馬垂楊裡華髮飄搖蒙茸
肩桃花綽約照秋水明月買斷江邊樓遊子牽衣不
可留遲爾石累生素沫北望寒雲片片咽江流

聞歌

十二秦箏壓指彈雲屏步障最相憐流霞晴度樓簾
月散穀明邀玳瑁簇羅綺紛紛爭相愛芙蓉千尺明
仙隊小腰誰復惜瓊枝作泛風光上環佩累塵暗[illegible]
墮新聲鬬寵含情滿座驚眼中粉黛空姝麗盡道蛾
眉根不平別有高臺映凉日朱甍翠幰遙相憶春風

來蕩河陽花楊柳低纖堪把惜鴛鴦宛轉金縷兩翡
翠玲瓏雲錦纈祥風忽送珊瑚枕小婢收將火浣衫
長安貴客金如土袒臂登堂衆歌舞當壚酣取三百
杯長江作醅虬作脯不道今生不解愁相逢便欲醉
吳鉤因循不數百年事白日搔頭江畔遊

胡應麟

嵩山歌

君不見嵩高之山高高出天半萬古扶輿結葱蒨孤
標突兀迥日星秀色蒼茫界河漢恍疑天遣夸娥負

中岳嶙峋東南鎮磅礴又疑巨靈一夜排風雷空中
擘此青崔嵬仰觀宇宙豁俯瞰滄溟開天傾錦綉壁
地湧金銀臺飛鳥不敢度猿猱為之摧層巒疊嶂何
奇哉倒影下墜扶桑隈俯稽秦望相去但咫尺赤城
天目左右羅列如浮埃絕壑迤邐飛翠紫洞空青木
碧劃然蓬萊天仙跨鸞鶴時時下九垓遙峯插天最
奇絕天柱差峨象綿列云是嵩高列峯三十六其一
飛來墮吳越參差太華十丈蓮重疊峨眉萬年雪雲
中之君紛紛拾瑤草散髮長歌夫明月朝來忽見黃

帝車方明前導昌寓趨七聖盡迷襄城轍却望天壇
尋故盧頃刻崖歌起巖際白鶴凌空舞瑤砌乃是緱
山王子喬金支翠旗朝玉帝真人一去不復還玉書
靈笈埋空山俗流往往輕飛仙不見此後三千年少
室山人結廬長嘯臥其顛峯頭一室但盈丈大易黃
庭坐相傍紫芝空谷紛葳蕤真氣闢門排浩蕩朝餐
玉池露夜濯金精泉明霞翼我體白雲怡我顏山靈
候余戶跂息不得眠一行臥此三十載上元夫人時
往還俯視城郭真囂煩縞衣素髦何翩翩乘風幾欲

凌蒼烟胡爲羽駕尚躑躅惆悵孤峯夕陽落仰天大笑寒風生徙倚青蔡望名岳無乃赤踐三花諾言廣成子浮丘公吾將跨白鹿騎蒼龍訪爾三十六峯中橫絶具茨凌空同歸來却卧此峯上千年一覷輕鴻濛

筆㡳驛使供奉

金華三洞歌

薄遊金華山信足支短筇長嘯皇初平蹴踏金芙蓉芙蓉峯頭白雲起天風習習兩腋舉相傳古來洞天三十六乃是赤松眞人之所理千岩拔崔嵬萬壑亘

迤邐高欲凌空同側若摧鳥鼠括蒼與台鴈瑣細不足擬帝鴻旣長逝兩師遐難招廻看昔日講堂洞却憶當時劉孝標九龍蜿蜒讀書處穹巖怪石摩蒼霄荒墳突兀葬彩筆至今詞客何寥寥講堂信奇絶朝眞益弘敞天門劃然開石洞谿㮽奔恍然坐我金銀臺崑丘玄圃恣來往青虬赤鯉盡羅列三仙七聖時俯仰幽懷轉軼蕩勝槩杳莫窮飛梁百尺下窮疵舉足却墮冰壺中冰壺跨山腹氣勢何其雄何年虎豹穴置此蛟龍宮水簾參差直下五千尺銀河宛轉倒瀉雙白虹天孫雲錦織璀璨鮫人珠箔垂玲瓏飛流濺沫日夜不得息驚濤湧雪六月迷長空聳身出冰壺倚杖息餘峭舉頭萬松顛隱隱落斜照石羊紛紛望不見突見雙龍挂寒嶠恍惚初平兄弟騎既骨遺此青天貌俯窺曲澗僅容𨆪解衣燃燭度深黑行行不盡一線明萬乳熒煌噴蒼壁玉樹羅青葱芝田爛金碧誰持巨靈斧鑿此靈仙窟眞人渺何許瑶草紛可拾枰間數子勢飛動細看尚記當年奕人言此穴穿四明天窓萬叠開蓬瀛摩娑仰覷衆仙籙隱見若

有胡生名吁嗟我今胡爲在下土青鞋布襪淒落如流萍廻思昔日玉皇側看花醉卧芙蓉城木公佳何向我怒授簡謫余離太清一落人間五千載滄溟浩刼會巳盈傾瞻靈境但咫尺奮身欲飛還不能倚杖仍悲歌壯心浩難遏却憶雲門期訪笠候明發廻望金華山玆遊信奇絶餘霞映袍袖嵐翠尚明滅何當躡蒼虬長揖衆仙列提攜兩赤松永與塵世別

釣臺謁嚴祠

高臺倚空雙突兀釣絲下墜桐江石客星燦燦呼不
應片片飛雲向人立憶昔眞龍起新野百萬昆陽猝
如瓦朝端但訪亦伏符澤中那問羊裘者逍遥建武
垂裳初乃有物色來菰蘆新街乍可授諫議故態寧
肯廻狂奴長嘯還歸富春瀨釆藥桐君坐相待石上
明霞照秋水峯頭雪瀑飛寒籟箕山頴陽杳莫覩太
息斯人遂千古方千謝翶兩小子廢宅荒墳强爲伍
胡生抗志五岳前中歲偶落風塵緣釣竿倘拂紫微
座歸來與爾共挂東南天　胛晛今㬇

夜飲芙蓉館大醉放歌寄黎惟敬康裕卿李[?]
寅朱汝脩
初平騎羊去不返沈侯八詠空嶙峋劉生老死駱生
竄誰令大壑廻陽春君不見蘭州胡元瑞九齡學仙
已成癖欲乘長風遊八極大鵬扶搖不肯騎幾度覲
羊復成石十五更作咸陽遊五花笑脫青貂裘酒闌
大叫呼李白雪花飛墮長安樓是時眞龍御皇極雙
闕嵯峨象緯闢作賦寧論狗監知曳裾自許龍門客
人前白眼雙飛揚誰其握手黎與康李侯曉散禁廬

直停車數過朱生堂相看意氣誰肯下握麈含毫發
深夜萬象淋漓碣石宮千人辟易華陽社五陵軒車
春不開狂歌獨上黃金臺拔劍起舞長虹摧睥睨[?]
昭王豎子非仙才荒碑零落叢榛莽其人白骨隨塵
埃劇孟郭隗豈壯士汝曹自爲千金來常時廼公用
齊國臨淄豈得同蒿萊前聽涿鹿野左瞰盧龍隈浮
雲萬疊飛不盡但見太行山色青崔嵬入洛聲名晚
差著掉頭忽出新豐市拂袖初辭上苑花持竿欲挂
滄溟樹呂梁震澤天茫茫扁舟一葉飛錢塘鏡湖[?]

溪咫尺不得度十月寒濤如雪霜孤峯指點嚴陵宅
古木槎牙向人立羊裘客子雙眼青分我桐廬半江
碧高臺衹合長垂綸誰知物色來衡門天閶突兀帝
里遠十年五上空沉淪蘿薜歸來手還葺一笑文君
壁空立生計猶餘二頃田謀身豈必千頭橘五侯七
貴俱浮雲鄴侯萬卷堪横陳男兒大業在金石那令
七尺隨風塵醉墨蒼茫浩歌發紫氣東來照吳越文
章得失心自知肯向朱門傍先達唾壺碎擊歌轉長
美人天外空彷徨眼前齷齪誰相望大兒劉孝標小

見駱[illegible]九原可作同翱翔遨遊
八詠樓樓空竟何有樓中之人今在否秖今誰是東
陽守曾叱羣羊起太空卧看扶桑日西走　柔揚豪舉

琵琶行

李將軍虬髯戟列横秋㝠當關壁立萬夫勇掃空大
漠無王庭一朝謝事東海上皓首華顛氣逾王醉鼉
叱咤灞陵尉長揖嫖姚不相讓欲將雄劍賣黄金却
把琵琶彈素心淒淸激烈風雨過高樓五月如山陰
君不見賀懷智石槽鐵撥雷氣唐家供奉推第一
青史流傳誇絶藝君不見康崑崙指下鏦錚㨂有神
玉盤驪珠千百轉春氷拆裂河流渾將軍岳岳起當
代手挐二子成三人卽今黠虜盡欵塞九邊鐵騎閑
黄雲明妃奉帚長信殿蛾眉不踏胡天塵山西老將
亦無用金甲苔生土花重笳聲寂靜刁斗寒但把琵
琶學三天華堂秋空月滿楹朱絃翠幙流明星觴行
樂奏豪興發快劍長戟紛爭鳴爲君慷慨彈入塞莫
作琵琶亭下聽　鬚眉戟張

題皇初平叱石圖

古木蒼藤挂風雨白石嵯峨洞門倚皇家兒胥不解
事叱作羣羊遍空起胡生較汝差長年俯窺五岳在
五拳他時一叱五羊起白雲飛盡羅浮顛　游戲

小園杏花爛熳與客携酒酌其下至醉

墻頭昨夜春風顛醉着綾羅花下眠東方欲曙忘晨
發應門何客來翩翩城東郭君履欲穿手持三百青
銅錢要我爲客開瓊筵水晶之壺白玉盤銀箏翠管
張哀絃吳姬度曲越女彈相將載酒臨西園西園萬
樹紅照天杏花朶朶含春烟隨風故落蒼苔前恍如
紅雪堆靑錢摘花浸酒酬淸酣主人勸客客不言人
生豈得長朱顔眼前有酒不盡歡參差白髮來相纏
君不見相如卧病歸文園笑殺長安羣少年又不見
子雲寂寞耽草玄日暮何人廻酒船何如醉挾雙嬋
娟玉山酩酊長花前

題岳陽樓圖

危樓倚空欲千尺欄杆下瞰[illegible]狂風盡捲蒼梧
雲萬頃瀟湘照空碧江花冥冥日欲冷岸芷紛紛翠
猶濕參差忽覩馮夷舞縹緲闘帝妃泣七澤縱横

渺難數九疑如黛尊前出舟人漁子掉空曠薄暮灘
濤歸不得樓中騎鶴誰者流此事恍惚曾同遊憑欄
試誦杜陵句日夜乾坤相對愁　力追正始

李能茂

俠客篇贈萬生

俠骨崚嶒雙眼碧結束翩翩白頭惜生好橫行不可
當片語風波坐相索酒間絲竹調赤終擁娟忽過章
臺中豪華厭據七貴席揮霍不數五陵雄吳鈎灼鑠
霜紋錯被髮悲歌意氣作彎弓白日飛燕山走馬清

秋戲宛洛回看世事但悠悠黃金如山不復留食魚
翻輕彈鋏士七首羞藉將軍頭路旁冠蓋紛若水往
來結客聲名起當筵肝膽真一擲七尺報恩向誰死

李彥弘杜頎松關對酒作歌

大河遠襲孤樓回兩峯參差青翠來春光三月競得
意與君踞坐傾尊罍南鄰芍藥灼白日西園黃鳥啼
相催昨朝東風四噓拂繁英錯落綴堦苔蜂任蝶亂
殊未已烏飛兎逐何奇哉以茲傾囊任意氣慷慨寄
旅長城隈君不見彥弘老丘壑抽身寧不早白頭篇

今道當年蹉跎未用嘆枯槁揭來禪關坐白雲舉眼
青天湧浩浩禪關長松聲颼颼橫塘皎潔樓蛟虬一
燈炯炯清梵色萬籟寂滅烟光浮君歌我按節我飲
君輸籌赤肸鷁鷁筆共與鸂鶒裘世豎操權正跋扈
吾輩縮足瀟瀟留龍便眼前翰萬着無如開戶饒千
秋千秋豈野詞人甕開元黃初亦如此中原突兀太
岳頭滿蕩倒爲滄江水尺璧久知秦地歸孤鼻未老
江淮裏此時祖逖氣逾雄把臂平林嵇阮風雙龍未
啓豐城匣紫氣時時注太空

玉關篇

黃榆蕭蕭苦霰綢瀰天朔風怵不收大軍壁絕交河
外堠騎星馳瀚海頭繞陣旌旂昏霧裏壓營戈戟添
霜流窮邊鳴鏑高隼逝大野凄風萬馬秋重纓陸離
距躍者昨教搏戰長城下單于鉦鼓鼠息愁漢將威
名猿臂射逐北風雲倚帳開檎梟熊虎當鋒庀玉關
銀鑰枕清宵驃騎鐵衣臥長夜長夜迢迢人影微胡
霜晶晶明月輝寒生沙塞枯骨裂夢斷關河匹佫稀
蒼茫荒草鳴笳動歷亂邊聲白羽飛請看年少從軍

千[illegible][illegible]承恩意氣歸
陛可致

天上謠偶拈韻書押字成句得四十韻

瓊樓十二天冥冥流光射海廻曙星大羅之上蓮始
青蠲龍吐耀寒晶熒三垣九市横相經玉皇聖壽億
萬齡如花左右千娉婷鸞簫鳳管音泠泠宓妃素女
羅雲軿鈞天嘈雜含笑聽三時長壺驅風霆廻天倒
海奔巨靈九華瀼露成醁醽玉膏如飴濃且馨紅霞
斗帳明月屏星辰錯落懸金鈴東風吹影雲亭亭玉

香花語春為醒瑶階開落須仙蓂朝元仙伯盈大庭
垂環曳珮聲琮玎徘徊四顧心營屏赤章屢奏天顏
頩森沉羽衛呵六丁虎豹礪齒刃發硎茫茫下土紛
流萍萬口若沸聲無停天門萬里誰爾聽小臣瑣細
同焦螟願以血肉充牒腥欲排閶闔無羽翎剖心瀝
血陳丹銘洪鐘何由發寸莛消流自旋輪滄溟杰闕
隔絕無道陘以頭觸閽涕泗零咄爾何識干天閽守
口有戒稱如旋日月豈藉孤飛營青鳥銜去千門扃

院內聽流鶯百轉歌

長安暮春新雨足花氣冥冥宮樹綠瀛洲亭壓玉河
堤軒窓虛豁簾幕齊遊絲罥空白日靜坐聽好鳥間
關啼一聲喚起春窓曙花枝茫茫不知處占斷風光
三月時百舌吞聲燕無語風恬日暖音轉清綿蠻睍
睆如有情吳歈越曲徒聒耳哀絲激管殊天真金衣
忽向簾前擲綠楊如烟破濃碧還曳餘聲過遠枝亭
午日高猶嚦嚦我聞春來百鳥矜枝頭葉底聲相應
杜宇月明呼自帝鷓鴣雨歇啼黃陵流商變徵亦不
俗秖集疎林並幽谷那得遷喬似此鶯自玉堂前慈

棲宿此堂由來稱鳳池鳳凰時下青桐枝爲語流鶯
且莫囀聽取鳴鳳儀明時　流麗

吳宮引

姑蘇簫管夜嗚咽西施醉舞吳宮月錦帳飛花逐流
雪青鳥銜巾香不歇屧蘇半盞靴顏絕斜盻君王媚
雙鬟銀燭金缸半明滅羅帳流蘇門垂結匣裏吳鈎
夜光發伍胥大夫雙眥裂

吳孺子

挍項子京

湖上梅花出短墻一開半落湖水香春陽羞澀杏花細桃花李花亦不忙君家有酒藏牀頭可憐花月未肯游願君醉我君亦醉花前慎勿嗔莫愁房櫳窈窕嬌欲留與恨歸來織月流不知此景誰能酬空將好句爲君投　傻蹇不羣

泰州詩

小時不識數兩手道十五醉來學騎馬墮馬亦不著日暮任歌草澤中月出東墻那怕虎一年兩年復兩年短髮蕭蕭猶可數千里飢寒傍泰州日出日沒坐

一樓風簾不動杏花雨冒雨衝花問客舟舟泊平沙天喜晴誰家樓上踏歌聲探囊沽酒不盡醉醉死山鬼亦清　傲骨奇情

金實

瀲江

鮫人宵織靈虛宮雙垂練帶光涵空玉梭飛殘半鉤月千尺平鋪白如雪經烟縞霧廻暖紋東風剪斷春無痕遠山飛嵐蘸新綠潜蛟吹濤鈿花簇越羅蜀錦不勝裁夜夜蘭江展銀軸　遠濟自成瀲文

傅邦杜

明月篇

長安月出天如洗照耀千門萬戶裏簷彩飛揚白似霜清輝汎濫澄如水如霜似水幾時休平鋪金闕鳳凰樓照湯侍宴當歌吹長信含愁望斗牛含愁不勝君不顧清風吹月輝轉宗盧龍塞上感征夫蟋蟀堂中愁少婦征夫少婦思漫漫萬里同將明月看刁斗聲中臨絶磧管絃音裏綺長千長千嬌娥紅粉妝頭上金釵雙鳳凰錦帶葳蕤合歡結羅衣璀璨鬱金香

邀郎壚傍看明月長令團圓無令缺願如光彩貴不渝無道容華坐消歇誰憐寂寂子雲居甕牖蓬門數卷書獨看明月愁無限起行月色幾躊躕

補遺

許弘綱

三月三日飲桃源莊花下

君不見秦時法令牛毛簇黔首紛紛走崖谷天秘一壑有桃源洞口桃花繡成穀漁郎何意訪神仙邂逅相過亦偶然雞犬村庄如洞外歸來卻向外人傳外

人詩詩常八九畫工之筆文人尸遂令千載美桃源
那識桃源隨處有吾兒別業傍高城十里桃花照舉
明錦水芙蓉秋九月赤城霞彩夜三更春醪倒盡黃
金甕春鳥嚶嚶隔花啼醉從花底看青天爛熳離迷
天欲動若教此際着漁郎說向人間話更長人間共
說桃源好爛醉花前得幾場桃葉渡頭歌舞歇玄都
觀裏空嗟咄假饒七日已千年學得仙成翻倏忽此
地桃花容易栽我知舊路會重來請君試問瑤池畔
歲歲于今開未開

金華詩粹卷之七

五言近體上

金華詩粹卷之七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西明楊鶴[illegible]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五言近體

駱賓王

渡瓜步江

捧檄辭幽徑鳴榔下貴洲驚濤疑躍馬積氣似連牛月迥黄沙淨風急夜江秋不學浮雲影他鄉空滯留

沉厚

途中有懷

睠然懷楚奏悵矣背秦關涸鱗驚照轍墮羽怯虛彎素服三川化烏裘十上還莫言無皓齒時俗薄朱顏

多感慨

至分水戍

行役忽離憂復此愴分流濺石迴湍咽縈叢曲澗幽陰崖常結晦宿莽競含秋況乃霜晨早寒風入戍樓

調高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四首

前君招隱地。髣髴武陵春。緗芰知還楚。披榛似避秦。
前查年祀積。幽草歲時新。一謝滄浪水。安知有逸人。

其二

芳晨臨上月。幽賞狎中園。有蝶堪成夢。無羊可觸藩。
忘懷南澗藻。謫思北堂萱。坐笑華滋歇。思君誰為言。

其三

林泉恣探歷。風景暫徘徊。客有遷鶯處。人無結駟來。
聚花如薄雪。沸水若輕雷。今日徒招隱。終知異鑿坏。

其四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
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似寄相思。

送鄭少府入遼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麗句
蒲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

豪雄

秋日送別

寂寥心事晚。搖落歲時秋。共此傷華髮。相看惜去留。
當歌應破涕。哀命返窮愁。別後能相憶。東陵有故侯。

豪其

遊靈公觀

靈峯標勝境。神府枕通川。玉殿斜臨漢。金堂迴架煙。
斷風疏晚竹。流水切寒絃。別有青門外。空懷玄圃仙。

鏗鏘金石聲

冬日宴

二三物外友。一百杖頭錢。賞洽袁公地。情披樂令天。
促膝鸞觴滿。當爐獸炭然。何須攀桂樹。逢此自留連。

空澗

詠美人在天津橋

美女出東鄰。容與在天津。動衣香滿路。移步襪生塵。
水下看粧影。眉頭畫月新。寄言曹子建。箇是洛川神。

明豔

詠鴈

唼藻蒼梧遠。銜蘆紫塞長。霧深迷曉景。風急斷秋行。
陳照通宵月。書封幾夜霜。無復能鳴分。空知愧稻粱。

悽婉

月夜有懷簡諸同病

閑庭落景盡。疎簾夜月通。山靈響似應。水淨望如空。
桉枝猶繞鵲。遵渚未來鴻。可歎高樓婦。悲思杳難終。

秋日送尹大赴京

掛瓢余隱舜。負鼎爾干湯。竹葉離罇滿。桃花別路長。
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書如可嗣。幽谷佇賓行。

徐安貞

晝殿賜宴應制

校文常近日。賜宴忽昇天。酒正傳盃至。饔人捧案前。

玉堦鳴溜水。清閣引歸煙。共惜芸香暮。春風幾萬年。

不作細響

從駕溫泉宮

神女調溫液。年年待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
暖氣隨明主。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

端重無愧韻

送呂向補闕西岳勒碑

聖作西山頌。君其出使年。勒碑懸日月。驅傳接雲烟。
寒盡函關路。春歸洛水邊。別離能幾許。朝暮玉珂前。

送丹陽採訪

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棹近。不道使車遙。
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

送王判官

明月聞三峽。花源出五溪。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
不畏王程促。惟愁仙路迷。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

題襄陽圖

畫得襄陽郡。依然見昔遊。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

丹壑常含霽。青林不換秋。圖書空咫尺。千里思悠悠。

景物依然

劉昭禹

經費冠卿舊居

節高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閑。
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投處。斜陽鳥自還。

想見其品

懷隱者

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神清絶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千名者六街塵土深
容翠生香

舒道紀

赤松宮

松老赤松原松間廟宛然人皆有兄弟誰共得神仙
雙鶴冲天去群羊化石眠至今丹井水香滿北山田
清

浩然觀

澄心坐清境虛白生林端夜靜孀聲出月明松影寒

絳霞封藥竈碧蘚澀齋壇海樹幾回老先生棋未殘
有凌雲之氣

貫休

春日山行

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
黑壤生紅朮黄猿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
古奥　高明多靈氣

登番陽寺閣

寺樓閑縱望不可到斜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

寒光平楚外細雨一鴻飛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
卓越不羣

出塞曲

掃盡狂胡跡回戈望故關相逢惟死鬬豈易得生還
縱寞參胡樂收兵過雪山寘封千萬户此事亦應閑
淋漓

入塞曲

方見將軍貴分明對冕旒聖恩如遠被狂虜不難收
臣節期捐效功勲敢望侯終辭修里第從此出皇州

塞上曲

白雁兼羌笛幾年垂淚聽陰風吹殺氣永日在青冥
遠戍秋添將邊烽夜雜星嫖姚頭半白猶自勒燕銘
寫盡戍情

又

帳幕侵奚界憑陵未可涯擒王行間路尋箭向平沙
赤落蒲萄葉香微甘草花不堪登隴望白日又西斜

塞下曲

歸去是何年山連邐迤川蒼黄曾戰地空澗發陽天

旗捲黑沙塞槍抛鞞鼙高條寒日落號令徹芻茭

陳楚

又

虜騎猶相持如龍馬不肥突圍金甲破趨賊鐵槍飛

漢月空壘上胡雲慘慘微黃河冰已合猶未送征衣

秋寄舅頻

務簡趣誰陪清吟共綠苔葉和秋蟲落僧帶野雲來

留客朝嘗酒憂民夜盡灰終朝月風雪江上見宗雷

保暹

寄白閣元貞

一從歸白閣更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徹夜寒

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得路難

宿于邵師房

與我雖忘舊多期宿此房臥雲歸未得靜夜話空長

草際沉螢影杉西露月光天明共無寐南去水茫茫

空明無滓

滕甫

結客詩

結客結英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旂旄

北歸五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着赭黃袍

俞葉之

南湖月夕

華髮念秋晚青燈憐夜長香團菊花露寒著橘林霜

月在北窗底人行南澗旁茫茫不知去身世兩俱忘

宗澤

雨晴渡關二首

燕北靜胡塵河南濯我兵風雲朝會合天地畫清明

泣涕收橫潰焦枯賴發生不辭關路遠辛苦向都城

其二

蕩滌真成快氛霾不敢陰萬花恩澤了二麥寵光深

地勢瞻仙掌河源識帝心馬頭迴霽色詩句日邊尋

潘良貴

挽陳德固守禦

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於南門

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風落桂酒與招魂

字以當詩史

鄭剛中

種竹

信緣移老竹觸暑種孤根小雨回生意殘苔覆斷痕

影還隨舊葉凉已到清尊相對如佳友何妨日閉門

范浚

游南山晚歸二首

樂事惬幽討閑情便舊遊竦風修竹晚掛日老楓秋

一飽柴門飯百忘塵世憂蕭條茅屋下可以縱冥捜

鐃劍

其二

荒荒日已暮廻首興何長杷稏紛乾穟森疎芙折篁

水枯山石露風晚野花香歸臥前簷下詩成小雨凉

春望

眺聽不知暮徘徊聊復吟歸雲迷近谷去鳥度前林

長日憑高目傷春望遠心邊方殺氣在天北慘沉陰

幽居

幽居長杜户竟日少來人花動蜂兒去簾垂燕子嗔

脫巾慵不整得酒醉仍頻俯仰風塵外吾寧愧此身

清響鏗然

次韻茂永兄首夏新晴

燕落雨知節鳩鳴天欲晴行雲飛斷碧斜日漏微明

筍上竹三徑苗肥田一成野人知得飽索酒坐班荊

禁思幽深

遊嚴州景德寺

出郭雨初霽到山雲欲無老松看偃蹇幽逕上崎嶇

佛屋藏巖曲天花舞坐隅向來愁絕意此地一醒蘇

得遊覽真景

初冬郊行

空濶野雲跡行行思鬱紆露花啼晚菊風葉舞高梧

日落牛羊下天寒鳧鶩呼却回南澗路暝色擁蓬廬

韻度不凡

次韻陳叔永山居

子方誇小隱我亦愛深居出補登山屐歸携帶月鋤

旋沽新漉酒聊駐故人車有此幽棲樂雖貧亦晏如

静中領畧

愉度能

書大洞僧壁

招提圍林麓。魚鼓白雲邊。地僻疑無路。山深別有天。幽花充佛供。好鳥伴僧禪。何日征鞍暇。重來借榻眠。

呂祖謙

城樓

城峻先迎月。簾疏不隔風。棋聲傳下界。鴈影沒長空。島嶼秋光裏。樓臺海氣中。登臨姑待晚。雨外夕陽紅。

安閒

王介

鄭氏館

今年移硯席。又上白雲邊。夜氣清於水。春愁薄似烟。庭前松已發。門外柳應眠。尤喜安牀處。更深無杜鵑。

方鳳

鹿田聽雨

禪棲投倦客。山雨起更闌。窓葉散[illegible][illegible]。石林生峭寒。洞深猶暗瀑。江遠忽風湍。想像雲蘿外。應宜曉色看。

泠然

悼陸君實秀夫

祚微方擁幼。勢極尚扶顛。鼇背舟中國。龍胡水底天。鞏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年。獨有丹心皎。長依海日懸。

北山道中

拂衣去城市。信步踏晴泥。草意春風早。松陰野日西。語長忘路遠。行近覺山低。更欲逢來此。穿林聽鳥啼。

許昌齡

于石

山居二首

結屋萬山頂。柴扉晝懶開。搗茶驚鶴醒。拋果引猿來。筍短和泥掘。松高倚石栽。有時尋勝去。多趁暮鐘回。

清輝孤映

其二

不談當世事。榮辱兩無聞。詩思平中月。生涯一塢雲。硯乾分瀑潤。香斷借蘭熏。有客時相過。呼兒採澗芹。

吾家二首

松陰六七里。茅屋兩三家。水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泉聲秋風雨。雲氣走龍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門前數畝瓜。

高尚不凡

其二

明月成三友青山結四隣家貧集執農林靜鳥司晨

好竹能醫俗幽花不媚人盤餐何所有春韭與秋蓴

雲山真奉贄

水亭小集

亭俯一泓碧倚欄思濯纓游魚驚扇影幽鳥避歌聲

雲斷遠山出林疎落日明竹風如有意爲我掃棋枰

森蕭多新趣

次韻趙德輿

人生渺如寄天地一蘧廬無酒喜留客有錢多買書

敲冰時煑茗踏雨晚挑蔬抱道空憂世年今四十餘

倩茜

許謙

宿鹿田寺

廣福曾遊處凉宵復此留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髮自盈頭

鳥道藤蘿月猿聲竹樹秋地幽心自靜何處是丹丘

過太湖

周迴萬水入遠近數州環南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浮直際山

三江歸海表一徑界河間白浪秋風疾滄洲意尚閒

黃溍

寄方韶父先生

牢落江南趣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芝草夢中香

遠興滄浪濶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灑破綠蘿裳

蕭颯

過謝皐羽墓

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閩音

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寥落遂如今

挽吳贄府二首

百代龍川子風流見外孫餘生惟白幘舊業自青門

浩蕩期千載蒼茫哭九原仙華一縹緲愁絕刻舟痕

其二

懷古餘哀思憐君尚典刑清[illegible][illegible]餘子白髮死遺經

客杜荒春汶鄉山隕夜星夕陽隣舍笛悽切可堪聽

山中懷友

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

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知嵇叔夜高興滿雲林

吳萊

吉祥寺

昔逢寒食行吟採物華風生鼓檻竹雨濕墮船花

曲塢青龍樹長橋白鷺沙回看江上水直去到吾家

黃溍

秋夜效宋翰文宮體

無奈涼夜永起登樓上頭翡翠金殿宿螢近玉階流

梧桐老葉恨芙蓉新蕋愁嬋娟團扇上那得不驚秋

京濟

柳貫

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玉隆宮

鎖嶔唯有柱驛泉已無家想到眞仙宅能回俗士車

露壇春翦栢雲日夜敲茶人說今樵隱長吟採物華

叔能廉訪寄湖南道上詩次韻奉答

嶽色褰帷看湖光攬轡收詩如陶華晩心寄楚蘭秋

手內青冥斧蓮閣白玉冊感奇昔[illegible]曾有賦莫登樓

奉陪二府舉公重至北沙

稍轉龍沙路沙窮導騎依大官聯野飲小客思山遊

樹色爭知晚峰光恐獻秋移時偃旗蓋歸去不驚鷗

和危集賢上都詩

蜺殿層雲帝龍門積雪峯奇鷹皆戢角御馬盡飛龍

瀚海辭臨幸云亭望祕封青丘大羽獵有事待玄冬

陳樵

黃晉卿見過去歸烏傷

花竹窮清玩山池屬素情荷衣隨楚製芹子入商羹

巴作歸居釣終期變姓名惟應一丘壑垂白御升平

明淨無滓

聞人夢吉

白原山

山淨雲移石煙腥水臥龍藤花穿竹紫澗果入秋紅

煮石人何在燃犀計不通未能沃州住聊復問隆中

葉謹翁

鹿田寺

憶昨招提宿空山日欲曛僧窗聽盡雨樵路踏翻雲

林瓮松花釀茶泉竹筧分因君成勝事飛瀑夢中聞

煉丹山和盧明府春祭韵

井竈仙踪在林巒賸色分苔荒一徑雨松隱半峯雲
啼鴂催春事歸驂帶夕曛試呼王道士石几薦桐君

次韵賀九成架閣遊智者寺

小隊招提境秋山珙樹陰孤峯曾識面止水靜觀心
茗苦和雲摘詩清倚竹吟知君多道氣與世謾浮沉

胡㦤

寄陳君采峴山讀書

幔亭山不到息影坐禪林早掣黃金鎖休雕白玉心
草香薰野服石氣潤秋琴千古無言意期君妙處尋

鄭濤

寄江南諸友

吳越家何在琴書此滯留青燈人語夜黃葉鴈飛秋
上客千年計長淮萬里流孤吟不可寐月色滿盧溝

宋濂

送許時用還剡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illegible]老盃白髮幾人歸
風雨魚羹飯烟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還潜溪故居

自入潜溪住超然絕世氛懶尋書作伴長與鶴爲羣
千慮淨於水一身閒似雲梅花領幽賞疎雪隔窓分

何等學問

和胡古愚擬宮體

天上多春色人間迥不同花翻鳷鵲殿鶯過建章宮
雲旆鸞破影月扇雉含風遙瞻翠華近紅日照盤龍

華壂

王禕

春日湖上與金德原同行

十里華川上年來足勝遊雨花林下寺風柳驛邊樓
漠漠蒹葭浦依依杜若洲平生身外事未許付浮鷗

溪上懷友

天末孤雲去城頭落日沉蒼黃游子意寥落古人心
已覺山河異空驚歲月深由來桑濮上千載有餘音

鄭本初還吳門有詩留別

睽離嗟已極飄泊定何如不廢陰鏗句空懷樂毅書

故鄉飛劍外征路禁鐙餘寄語吳中友毋嗔問訊疎

同許一秀才宿山瀨

山家偶同宿邂逅覺情多世故政如此人生能幾何
凉風吹白苧暮雨濕青蘿且盡今宵酒乘酬發浩歌

吳沉

重到蘭州

重到蘭州境吟鞭覺瘦消驛程遲倦馬春氣動重貂
塞雪昏藏虜河氷凍解橋將軍誰得似一一漢嫖姚

秋日雜詩和敬德韻

更長愁不寐反覆到鐘鳴始識詩中趣無如枕上清
露華隨葉墮月色射書明擁被吟方歇孤鴻與弟兄

韻致翩躚

蘇伯衡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

拜表趨　丹闕承恩宴　紫宸羽儀江左彥晉秩漢
中賓玉液金盃出瑤筵錦瑟陳轅門恩賁佐廻嚮敢
逡巡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霍幽深有澗瀍
羊眠松下石虹挂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王紳

夏夜和鄭叔貞韻

虛堂無溽暑清氣入懷中故友三年別良宵一笑同
薰風來廣席明月入遙峯傾倒論心臆何須候過鴻

鄭沂

至松山

路入雲間去青雲上錦袍水迎三洲潤山擁九峯高

白鶴嗟何及鱸魚興亦豪凄凉千載事醒酒向亭皋

金涓

山莊

青村溪盡處林密隱孤莊石老莓苔路門荒薜荔牆
人行秋葉滑鶴立晚松凉治亂農歸後蓑衣挂夕陽

澹寂

蜀墅頭

溪頭自舒散天淡夕陽微拂石松邊坐看雲水上飛
舊磯雙鷺下小棹一漁歸不覺吟成久苔痕欲上衣

王汝

山家

巖谷非朝市生涯別一天編茅遮破屋剖竹引清泉曉蔵和雲采春茶帶雨煎山中無曆日客到問流年

悠然得趣

朱助

南山秋色

碧天如鏡淨雲霧絕纖毫萬壑明紅樹千崖涌翠濤連溪平野濶對岸古城高秋色頻舒眼天風吹布袍

章懋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

乘興來山寺清樽共解顏院深春晝永香裊午風閒短屐行應遍危欄倦亦攀白雲飛不定何處是鄉關

祝獻

和三峯登北高峯韻

中天開勝境負郭隱名山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碧軒明萬井斑雞鳴丹嶂午僧掃白雲閒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老相期共歲闌

谿日

鄭璞

北園偶典

北園無個事獨坐類忘機地僻春來早門閑客到稀新枝爭樹發故鳥引雛飛世態[illegible]朋眼人情轉覺非

江裕

山遊

拂曉上崔巍嵐深結晝霏泉依清澗落鳥拂翠屏飛草沒穿雲屐苔粘坐石衣徘徊詩境裏歸路夕陽微

洒落

章拯

風朔

渴馬飲清渚飛旌閃白沙風塵侵客鬢伏臘換年華雙峽長橋臥孤峯落月斜雪中行一月今日見梅花

調助

郊望

隨緣行莽蒼延望憩山椒潦水分瓜蔓陰沙蔭麥苗幾家連滄社相過亦漁樵自憶驅馳日風塵萬里遙

潘希曾

枕上作

忽忽夢初作沉沉夜未央孤砧晴搗月殘角冷吹霜

酒醒相知渴詩成杜甫狂帝城驚漸遠所喜近江鄉

如和哀玉

山行

山深少行跡猿鶴自爲群老樹封苔鮮長藤挂白雲

人烟寒不起山色午難分跋涉雖艱苦脩然遠世紛

錢全

太陽嶺

徙步捫宵漢林披細路分一節支落日兩屐踏層雲

鳥影空中度雷聲澗底聞憑高窺下界錦綉約成文

葉抃

村景

雞聲烟火裏江上幾人家小店踈籬護危亭亂樹遮

板橋橫澗短石逕入林斜圖畫渾相似桃源可共誇

方僑

春日携諸姪山行二首

不惜崖岡步幽尋興轉嘉小杯春日靜岸幘午風斜

宿雨滋崖草晴波暗渚沙地偏寒氣在索笑有梅花

稜稜爽氣

其二

寄予安石輿俱汝仲容賢未世無知己春山有宿緣

披榛凌怪石倚樹聽流泉載作蘊門笑天風振紫烟

唐龍

除夜

獨客守殘歲黃柑共白醪星臨河影動風入鼓聲高

萬里雙蓬鬢三年一繁袍江梅花正凍春色尚蕭騷

是唐響

夢漁酬棠陵子

湛湛春湖淨悠悠午夢清畏山雨嵐白舫渚風輕

沫動松鱸出叢然楚竹明應憐塵土裏不斷水雲情

清蔚

陸震

朝房待罪

驥尾思千里葵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

梅福冠猶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

李鶴鳴

山居

石洞幽迴處深林下鹿羣溪喧前夜雨鳥語半山雲
樹暗閒嵐氣巖明見溜文藤花照潭水風日共紛紛

深秀

又

石壁日初上春山風乍晴偶隨黃犢出閒傍綠溪行
幽鳥澹無語落花如有聲廻看飛瀑下樹杪白雲生

獨酌成詠

獨酌春谿上青莎襯席香山光侵酒盞竹影靜琴牀
風熱黃鸝嫩花濃白蝶狂幽偏足自在落日上衣裳

胡森

大末古洞二首

宇宙開前勝風流與世傳龍亡兩白日鶴駕軼長烟
苔蝕書難辨雲深鹿自眠出來天地外長嘯有高賢

其二

蒼山自迴合巾舄何飄翩雪竇懸修瀑風巖嵌紫烟
懷賢方浩渺撫世太迍邅興熟忘歸去松聲正灑然

九峯

遙岑亘南紀九石起中天瀑下陰山雪香飄玉井蓮
荒烟祠祭酒古榻蛻金僊奇語風塵客人寰虛歲年

蔥蔚

章贊

金山寺

島烟迷浦合野色渡江分虛閣明殘照疎鐘入斷雲
蜃疑晴市幻蛟雜夜舂聞試問人間樂何如此夕醺

蒼翠多警句

送唐伯寵年丈赴京

遠棹徑行日輕帆滿受風共瞻鋥路近獨惜馬羣空
清世非無事明君可納忠看花懷伏驥諫草附歸鴻

交情厚道

鄭宗岱

登金山

中流倚雙檝直上妙高臺地勢一拳起天光四面開
風烟吳楚接雲浪漢江迴日落帆樯急寒潮帶月來

大觀

方太古

隨處

隨處自丘園無心計子孫江清平見寺山小遠連村
野況家常飯眞情故舊樽興來唯嗜酒意到已忘言

灑落

簡良道

幽人秋雨後頻出鳳山門藜杖空雲氣葛巾多雨痕
輪蹄悲市井水石夢江村白酒還君醉陶然臥竹根

雋永

凌瀚

至露峯

古刹無人到山門爲客開三春自芳草二月落殘梅
簷矮雲低度松高鶴遠來乾坤足生意深綠浸蒼苔

幽

月

羈人看月出相對不勝情有物還乾象無聲靜太清
照水魚龍躍窺林猿鶴驚微微霜氣散畫角動山城

品自高貴

程文德

寶山院方丈

喬木山門古踈鐘曉閣初文轅此同趣客興欲令酌
酒共燈花落詩還貝葉書百年吾道在谿谷任盈虛

毘盧閣

高閣欣鳴鳥清樽對落楓雲開朝雨後日散午煙中
坐久地逾寂心虛山更空菊殘猶見爾歲暮與君同

唐熊

暮秋歸興

一臥滄洲晚孤愁對夕陽江天秋自老客邸夜偏長
細雨蛩聲碎踈風竹影涼扁舟何日濟悵望白雲鄉

唐鉞

居巢懷古

遺逸風何邈神仙事不遙林懸棲止屋水泛棄來瓢
飲犢疑樊仲乘鸞憶子喬淮南空有賦眞隱若爲招

江行夜思

客計方歸越征橈更背吳風螢[illegible][illegible]驛江月向人孤
洲忽過迷子山行及望夫可憐清夜色大半在長途

徐袍

燕子

燕子來何暮。烏衣事豈違。對羣憐舊壘。得主傍高扉。
日永垂垂語。風廻故故飛。江南好春色。不向社前歸。

清新

白下送徐子抑還茗溪

故國饒芳草。王孫悵落暉。停杯聊駐馬。折柳更褰衣。
遠嶼孤雲度。長空一鴈飛。何時傳尺素。莫使寸心違。

徐文通

夜過李于鱗留飲

多病早垂綸。荷衣自性眞。閑門常謝客。倒屣不隨人。
岸幘題詩慣。囊錢貰酒貧。慙予淹客鬢。風雨轉情親。

有聲色

留別徐員外

祗役趨南國。踟躕別故人。寒砧催木葉。落日下城闉。
古調嗟誰識。高懷覺自眞。不知燕市月。何處又相親。

夜同許國相飲于鱗宅得非字

明月欵荆扉。論文知者稀。西山吾道是。東海客情非。

灤里題青竹。江天間紫薇。五湖秋水外。只有子高棲。

趙懷謹

雨晴

昨日雨侵户。今朝雲出溪。斷虹青漢外。斜日小窓西。
隔竹村春急。弄晴山鳥啼。飄然有幽興。散步覓新題。

鄭本立

春懷

別離經歲久。到處有啼鵑。春盡寒仍在。更深客未眠。
看雲長似夏。度日小如年。惆悵天南北。臨風倍愴然。

章适

十月龜浦山中

野木驕蒼豕。荒林掣阜鵰。早煙看出牧。斜日語歸樵。
倚岸雲生石。穿沙月上潮。雨花秋後發。霜葉夜深凋。

絕似六朝

瑞山別業

精舍依南麓。春來芳草多。野人時見問。俗客少相過。
製藥封泉溜。牽花援澗阿。山中足幽意。歸鳥伴行歌。

幽情可掬

友人莊顧草堂別後紀懷

故人遥見訪隹樹共婆娑碧澗兼雲渡青山帶雨過鳥啼春草逼客散夕陽多坐覺玄談處清風隱薜蘿

峭蒨

秋日感懷

蕭然一葉下馬上忽關情節是清秋換愁將白髮生風烟百里靜宮闕五雲平豈爲悲搖落棲遲只自驚

道調瑰瑋

儀真別所知

渺然江上望輿子復離憂客路分燕越人情惜去留風將城柝散潮帶浦帆收況是悲搖落皐亭一葉秋

飄灑

賦得邊關秋思

杖策臨邊郡秋風不可聞孤心當落日萬里斷黄雲月淡鴈鴻影霜寒駝馬羣迢遥望關塞哀角起紛紛

蕭逸如聆邊聲

塞下曲

將官三十萬日夜出臨洮不見胡塵息惟聞漢爵高盤鵰依陣落獵馬向秋豪辛苦從征地黄沙蔽白蒿

云言

徐子與進士携酒過予寓同謝茂秦得寒字

興卽初筵劇談從列炬燈心知爲離合世路足悲歡夜闌聞鐘杳秋城過雨寒放歌湖海意蕭颯醉相看

山中

日華朝淡薄雲氣晚虛無巖杪遮高鳥江空淨落鳧秋聲上木葉暝色下樵蘇清聽危泉細澄心片月孤

幽細

鄭本立

合水道中

離離原上草隨路照人衣杜宇啼初歇王孫去不歸蜀江春漲合秦嶺暮雲低杳杳關山道風塵一劍依

章邁

暮秋泛溪

出郭遠塵事清川結勝遊遥林朱葉映倒景碧雲流鷗狎忘機客鴻賓欲暮秋相將度華歲身世寄浮漚

嚴陵道中

秋思晚悠悠清川悵獨遊疎烟蒙草岸餘月麗雲丘
火水明紅樓依沙淨白鷗江光涵我惕漸近子陵州

屬景柑楷

唐汝楫

遊後樂堂

堂幽春事好客到主人迎杯泛花皆發琴張鳥亦鳴
病容憐行色野性悅山情蘋末微風起如來解客酲

奕範盜發

補遺

駱賓王

初秋登司馬樓

展驥端居暇登龍嘉宴同締賞三清滿承惟六義通
野晦寒陰積潭虛夕照空顧慙非夢鳥濫此廁雕蟲

秋雁

聯翩辭海曲搖曳指江干陣去金河冷書歸玉塞寒
帶月凌空易迷烟逗浦難何當同顧影刷羽向清瀾

劉昭禹

登天姥山

盡日行方半諸山直下看白雲隨步起危逕極天盤
瀑頂橋形小溪邊店影寒徘徊空太息元髮改非久

呂祖謙

挽王龜齡詹事二首

諸老收聲盡佳城又到公蒼天不可問吾道竟成窮
旌捲莆田雨簫横雲浦風今年襟上淚三哭萬夫雄

絕非宋調

其二

太史交旂際元戎卷甲秋先鳴驚衆聽孤横厭羣咻
羽翼新鴻鵠聲華舊斗牛斷橋無恙否落月照寒流

王庭[illegible]

長沙全張南軒咏梅

平生佳絕處心事付江梅縣圃經年見芳尊為暮開
朗吟空激烈燒燭且徘徊未逐徵書去寒冬尚一來

喬夢符

環翠閣

日盡烟波濶風多客袂涼清譚殊有味白日不知長
麥壠高低熟[illegible]車蹬軋忙詩壇今有將不數孟襄陽

靜悠得閒中景味

葛洪

游涵碧亭和喬世用韻

雨歇留蒸濕晴來得蔭涼雙嬉魚欲動萬个竹添長景到煩詩答懽多厄日忙臨游端勝絕不是學高陽

興會殊舉

環翠閣次喬世用韻

蘭若憑高處風虛閣自涼川林輪望迴日月對閒長澗落幽人蹤喧甲各累忙何如足生理十築並山陽

范端杲

侍叔登山

不到茲山久寒梅又着花白烟封古木烏鵲倚枯枝路轉衝危石泉淚漲淺沙不堪回首處樵唱起嘔啞

徐原

和香溪范德機餞歲

幽蘭含洳沮薄曉雨微霜落餞臘頻呼酒看山一捲簾歲華千日改春水半池添甚亂非吾事深居且遁潛

恬雅

邵奇

山家樂

自愛山家樂芳春日正長風來花細細雨過水茫茫洗杓嘗新釀烹茶自煮湯故人同話舊鬓髮各蒼蒼

自適真景宛露言下

金華詩粹卷之八

五言近體 下

鄭國賓 六首　王汝述 四首
郭堯紀 一首　徐用光 四首
王乾章 二首　李　尊 二首
趙志皐 七首　胡　領 二首
唐邦佐 八首　吳孺子 十七首
葉夢斗 三首　陸可教 六首
趙崇善 一首　胡應麟 二十首

李能茂 二首　祝　鶴 一首
諸葛鯨 二首　祝樹勳 三首
柳希點 一首　唐汝淮 一首
戴于庭 三首　倪元恢 四首
倪尚忠 二首　趙邦奇 一首
章泰階 三首　賈三近 四首
周子德 四首　王有賢 二首
宋雲卿 二首　張曼倩 四首
郭時騰 一首　許來俸 二首

傅邦杜 一首

五言排律

駱賓王 十七首　徐安貞 二首
馮　宿 一首　胡　則 一首
喻良能 一首　陳　森 一首
方　鳳 二首　黃　溍 一首
吳　萊 一首　吳師道 一首
吳　沉 七首　唐　鉞 一首
章　邁 一首　鄭國賓 一首

胡應麟 十三首　趙志皐 一首
陸可教 一首　祝樹勳 一首

近體補遺

龔士驤 二首　倪宗孚 一首

金華詩粹卷之八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叅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五言近體下

鄭開寶

早秋

風雨兼三夕園林得早秋殘雲歸故壑宿霧下平洲葉墮霜前樹霞飛山外樓郊扉常不掩應得遂淹留

情景俱妙

客有遊靈洞者

佳遊不可再隨意宿諸天雲擁階前樹花飛洞口天行將槃鹿伴衣製薜蘿仙有約山中好遲予在石邊

樓上望中洲

病客早知秋心閑欲倚樓殘螢移玉署宿霧下汀洲老樹占風信寒江逼夜流登高窮暮景天際渺孤舟

高奇

遨遊

早尋雲水徑一向入岱岑轉壑泉分路沿山月上林灌園經雨足荷簣度雲深不問家人產伊誰共此心

跌宕自喜

晚發舟

高秋多爽氣傍晚向河源帆影能留照灘聲正及門斜陽青雀舫老樹白雲村獨有飄搖意中流未足論

夏夜

水風當戶白山月下横塘與鶴過閑院無人到草堂竹陰交進濕松氣却生凉地僻堪幽憩星河夜未央

王汝述

共遊龍池作

共集龍池上青霞遶碧山松圍黃星迥雨歇白雲閒細水浮杯下寒鴉背日還危巖人已倦猶試一躋攀

過羅浮江

十年雙潎島萬里一塵顏林響猿移樹雲迷雨過山近人蟲札札闞石水潺潺重憶陶彭澤高風不可攀

紅心道上

牢落長安道焦枯兩鬢華一寒將入骨數載不歸家澗水和氷溜江風逐鴈斜故園無別夢夜夜繞蘭花

客邸

獨臥虛齋久天涯幾度春種花隣蝶至買藥客囊貧

風雨雙蓬鬢江湖一葛巾悠悠緣底事還作異鄉人

郭堯紀

客運

客裏頻驚夜風濤思渺然愛而今夜雨愁對隔江船

蔣禔

落魄過三月蹉跎定幾年丈夫須立志白髮未生前

徐用光

南歸別徐孟山

連翩遊宦子天畔苦離羣欲別無何語相看不忍分

關門千樹曉征棹一江雲莫以風塵遠還期尺素聞

交道如新

訪友人山中

訪爾讀書處村幽山更淸懸崖松子落近樹竹花明

鶴到風隨度雲深犬不驚開門掃白石坐對已忘情

桐江憶諸兄弟兼諸同志

秋風木葉下千里夜偏長空憶鴒原夜離羣雁斷行

離情隨去棹別淚灑征裳戀戀無何語相思天一方

高郵

湖水連天白行行百丈斜遊魚不受釣落雁各依沙

蔣禔

凍霧埋津樹寒城隱暮笳星辰瞻北極何處是京華

王乾章

長壽道中

鐘聲初破瞑按轡向朝暾竹逕斜廻馬溪流曲抱村

啼鵑悲帝子芳草怨王孫迢遞三巴路幽懷共若論

省亭爲宗侯賦

結亭勝闕側共枕豫章岑簾爲看雲捲壺因愛客斟

涼分花影碎靜遠市塵侵几坐更闌後沉思掩素琴

李蓴

集得月樓

名園依曲岸藜杖此幽尋月色新樓閣風聲舊竹林

苔堦花弄影莎徑樹連陰寥廓淸輝滿庭空蟋蟀吟

次韻九峯懷古

平原千畝地秀絕九奇峯月色自淸夜雲容連太空

春山遙拾翠大壑靜聞鐘言念幽棲者高風默與同

趙志臯

春半館題

斗柄漸移東春光處處同餘寒遺條雪輕暖入簾風

馬色金堤映鶯聲御苑通乘時須宴賞莫待落花紅

風雅大雅

湘潭公署重阻雨

不斷瀟湘雨滂沱入夜分鴈迷衡浦月鵠駐楚天雲

竹籟虛庭入松濤別院聞客愁渾不寐非爲戀湘君

早發錢塘

曉霧兼天白秋風一葦輕湖吞全海闊月湧半江明

隔座吳山送揚帆越嶠迎蒼茫思無限天外忽鐘聲

弘偉

贈江松崖

何事南州客翩從北地遊風塵驅白髮烟雨夢滄洲

劍倚龍山石花看燕子樓故山松月夜誰臥白雲秋

典重不佻

送童子鳴山人歸越

送爾南州去凄余北地心異鄉初識面萬里又分襟

江上秋風棹丘中白雪吟重逢期後日山水伴鳴琴

遊若廣慧寺

爲愛禪房寂移書向佛筵鳥啼清磬下鶴伴老僧眠

掃地留松影烹泉起石烟更令忘世處深夜坐談玄

清超

秋日集靈谷寺

浮生成浪擲淨土且投閒鳥韻如招隱松林欲閉關

谷隨鐘磬響雲度衲衣斑爲借支公榻清談落照間

澹無塵思

胡頌

留贈寺僧

爲愛招提勝停車竟日留鉢龍時作雨巢鶴幾經秋

僧度西天竺經翻南部洲傳燈如有在衲上片雲流

賦得玉河柳寄程國歆

玉河東畔柳春色曉氤氳日下金波映風前玉露紛

三眠縈別緒百囀悵離羣遙憶柴桑里蕭蕭獨傍君

閒逸

唐邦佐

小園晚坐

懶性希中散淳風挹上皇草多隨意綠花有可憐香得月如非夜無風亦自涼悠悠坐超忽情境兩相忘

合情無限

贈吳孺子 吳來自山陰

吾憐吳孺子瀟灑出人羣真隱非幽壑孤蹤亦野雲三江春幾會五岳杖平分曾上山陰道殘碑讀禹文

寫出畸人

秋月怨

瀚海戍雲黃深閨月似霜峭寒薄羅襪飛翠妬鴛鴦迢遞魚書斷徬徨蝶夢長關情今夜月萬里共凄涼

苦雨

巴苦花朝雨那禁穀日陰病妨臺上嘯愁擬澤中吟簷濕蛛絲重階閒鳥跡深過憂非好事自是杞人心

清言流轉

送江漢卿之蜀

蜀道去何遠蠶頭臘雨斜翩翻黃雀扇書載白牛車五岳宜藏篋三江直到巴霜猿偕漢月次第送星槎

明淨無疑

鳳凰嶺

徑仄衝泥怯輕輿擁僕夫清霜萬木落斜日一峯孤石亂溪爭吼巖空鳥自呼山靈如可問更有鳳來無

峭蒨

富春夜泊

水暖漁磯靜蘭橈晚泊時蛟龍應下徙鷗鷺豈相疑雲擁孤村動山迂片月遲翻嫌富春叟名使帝王知

峻潔

山居雜咏

落葉時堆屋飛花日滿牀塵封窺鼠跡書借螢光谷響知人到身閒覺晝長科頭楊樹下白眼似嵇康

吳孺子

范司馬東溟先生隱居

積水陂塘古寒松一徑深高齋書滿貯短牖竹餘侵知倦幽禽翮投閒夫子心坐來叢樹色空處半衣襟

歸慧寺二首

亂竹閉僧院長松護法堂坐憐新月上行愛落花香
禪榻留燈影懸崖掛夕陽支公開懶處暫此禮空王

幽奇

其二

傍晚臨流坐春山處處逼羣星低草墅孤月迥花宮
不吠僧房犬常蹲殿後熊老來寂滅相欲寄此山中

獨立

獨立沙邊路因傷旅客单嚴風知絮敗落葉識心酸
肝胆猶年少頭顱莫歲殘東家有寶劍欲奪醉中看

高寒奇拔

曉發

嚴城角初斷稍稍曉鷄啼風急偏催馬天寒不應鷄
隨山欲渡海失路却尋溪鄉國遥千里三年斗柄西

奇峭

春日

把釣憐江色看山愛夕陽杖藜行是老杯酒醉非狂
有燕輕蝴蝶無花鬪海棠誰家惡年少擲石打鴛鴦

呂家曲水寄別錢懋敬

曲抱孤村水長流斷岸陰借居方避地言別又沾襟
客久衰[illegible]易鄉遥恨轉深把君書在手侵曉到如今

答學上人江上見寄

江上嗔吾懶秋風病未移怕開殘藥裹喜接故人詩
倚杖雲陰薄登臺月色遲別離如對面那得有相思

寄王元美

日暮歸鴉遶鄉心可奈何病隨新月長愁比落花多
細雨亂階草微風起夕波西鄰有嚴武不必淚懸河

倚杖

貧病吾將老江湖度歲華艱難惟有淚漂泊更無家
倚杖慚歸鳥臨池惜落花秋風何太急瑟瑟向蒹葭

將之天台留別四明諸公二首

赤身還孀孀東望更何之霞色[illegible]塵催人暗有期
卷衣連藥裹覓杖愛松枝[illegible]好能無贈別詩

其二

忽驚衣絮敗霜霰[illegible]世江湖歲暮心
青山知有意白髮苦相侵坐失[illegible]夢天台屬望深

村曉

水逼村墟白天高海氣黄晚霞明几杖夕露濕衣裳

薄俗惟偷世孤懷秖自傷紫芝歌未巳別有願休粮

高貴

好男子

白面好男子翩翩騎馬來豺狼輕陷穽傀儡易登臺

終日酬書札無時不酒杯可知章僕射至死只蒿萊

胷中歷落可想

錢氏存雅堂與長卿次卿叔卿幼卿彭公雨坐

却寄

獨客心偏遠諸君氣更豪出門龍當馬閉户鶴歸巢

海内文章伯山中木石樵相逢休作禮來去任吾曹

典覆不淺

宿學公房

僧齋閑秋草無事應朝眠改座番逢客收書誤觸絃

情高雲上鳥心定夜初禪不盡江花意還將處處傳

幽情真景

新秋苦熱將别海虞屏倪生過

衰年猶作客毒熱苦相侵去是來時路老非少日心

平郊悲落葉遠岫羨歸禽遺棄風塵下誰能特地尋

葉夢斗

山溪

小溪流不斷朝夕自潺湲飛雨度危石流雲出亂山

岸廻千樹合沙逈一鷗閒安得武陵艇持竿日往還

閒雋

泛桴

小澗容乘桴試一遊淺沙緣碧草亂石動微波

竹裏蕪聲細尊前柳色多流青空自照短髮欲婆娑

豐標欲醉

放舟感懷

小艇乘流下搖搖任所之鴈聲天共遠帆影水俱遲

愁夢驚殘雨新寒怯病肌桐江應不遠還吊子陵祠

倩耕

陸可教

初冬遣悶因憶樓山

薄雲寒覆户竟日溜鳴除與客那無酒呼兒自檢書

秋香殘砌菊野色淨庭蔬轉憶愚公谷松窓夜月虛

柎

夏日出郊小憩眞空寺

古刹閒相過西郊日未曛一燈僧自定諸界鳥恐聞松影禪房合煙光驛道分更憐歸路晚馬足有殘雲

春遊雜興

今日春晴早東風吹野花露桃依石井煙柳遍漁家鶯囀催歸燕蹤林集晚鴉更憐纖月上綠酹轉須賒

興會亦豪

釣臺

落日還吾黨逃喧復此奇秋雲連水白山嶂倒烟青竹靜閒人語風高落雁翎漁竿疑好在垂釣阻雲汀

春日郊遊

晴郊時駐馬物色澹春陰偶爾幽賞因之愜素心人家緣水見僧院入花深似覓桃源近津迷未可尋

淡蕩

葉給舍招飲李公園同顧賓甫馮用韞作

坐久百花香孤亭當夕陽風喧鶯語滑烟駐柳絲長酒態逢知己春光似故鄉歸途惜餘興回馬度橫塘

趙崇善

嵩山行

捫蘿登絕巘古刹倚天開曲磴千崖擁疎林片雨來苔依青壁長松傍白雲栽不盡憑高興籃輿首重迴

清澈無塵

胡應麟

答顧朗生山人

萬感紅顏盡孤蹤白眼餘何堪梁苑客遥寄茂陵書雪色晴偏照星芒晝不除大湖簑艇畔誰共覓鱸魚

又

極目臯橋客長歌扣玉壺天藏林屋遠雲壓洞庭孤卜築仍三徑浮家任五湖試探吳市女能識姓名無

送李逸人西遊

一騎西遊遠雙鴻北望饒雪深眠太白雲起問中條漢碩名偏古秦碑字半銷已無羇累何地不漁樵

夜宿金山作

疊浪天浮玉中流地布金寺圍孤島面亭挿萬波心日候晨鐘出湖將夜梵沉妙高寒獨上風雨過龍吟

原缺第十五葉

其七
樹色東華遠鐘聲大內開紅雲六樂觀紫霧栢梁臺
帝座界恩擁仙城輿覲迴蔣山青不斷百里掛崔嵬
其八
畫檻排空立飛甍逐望低觀危鳩鵲度臺古鳳凰棲
海日千門上江雲萬堞齊大堤楊柳色彷彿舊烏啼
其九
巷陌連松桂園亭翳薜蘿人家王謝舊佛寺晉梁多
北固晨鐘斷西陵夜舶過紫騮渾欲往無奈客愁何

其十
大道開平樂名姝傍狹斜黃鸝交坐柳白馬競穿花
翠箔通雲氣珠簾上月華畫梁雙燕子遙認莫愁家
秋日湖莊
幽棲只數椽野水十家連靜室長生白閒亭獨草玄
蒹葭湖北路禾黍郭西田理就滄浪曲吳歌日扣舷
清源寺
萬峯天竺杪丈室寄禪心野鶴經年臥山猿徹夜吟
稻香雲傍遠花影石壇深一衲函高座相傳白少林

項季輿過訪
總爲尋詩過難將問字留萬峯陽羨色雙艇石湖秋
霧擁王孫珮星隨客子裘歸來定何日長倚碧雲樓
有懷秣陵舊游寄王長公
金波憐舊句玉樹待新題夜宿尋高座春遊出大堤
殘僧留晉宋古佛辨隋齊明日樓船上誰同教水犀
又
玉洞留仙棹金陵問帝都野花朱桁雀霜樹白門烏
晏寢團牙戟宵吟擊唾壺能教奇傑客白首臥菰蘆

題唐惟良山房
結宇雙松下爲園萬竹中壯年歌老驥長日送飛鴻
露浥琴絲潤星搖劍色雄看予五游畢絕頂臥空同
李能茂
西白寺
古寺萬峯稠空堂暑氣收橋當初日出人共楚天愁
嵌竇來雲濕陰崖伏髓流定須賦招隱日日碧山頭
湖上詠妓
玉頰珠鈿細鶯喉象板調同心燈下結如意酒邊嬌

夜浦鴛鴦宿天河烏鵲遥鈎簾明月動雙槳渡橫橋

祝禎

江干秋望

古渡依林斷長堤抱竹斜夕陽懸樹杪秋色入蘆花
問酒迷深巷聽鷗浴淺沙生涯渺何許天漢一浮槎

得景

諸葛鯨

奉次夏太宰遊文家山亭

谷口成真隱高車即翠微尋花春滿面步壑冷侵衣

山淨雨初歇沙明鷗欲飛習園舊歌舞太宰亦忘歸

嚮峭

祝樹勳

柯山

王子為樵去相逢事若何人間紅霧少洞口白雲多
入眼先忘世回頭已爛柯還家問消息千載局中過

塞下曲

乍領三邊檄俄專九塞兵鴈行遥列陣魚貫自分營
桂葉翻旗影梅花亂笛聲明時銷甲胄何客請長纓

壯麗

又

大獵金河北長驅鐵嶺西鐃歌狂自奏醽酒醉仍携
塞遠喧笳吹時清罷鼓鼙匣中龍劍在煒煒吐虹霓

遊九峯

何年巨靈力為我劈幽奇淵潔傾三峽巖巒矗九疑
芳尊隨樹列短屐帶雲移竟日傾支許翩翩自解頤

柳希點

北莊有感

迷途今始覺別墅亦生光對酒詩情躍看花野趣長
桃峯晴曉秀菊圃晚秋香試問陶彭澤籬邊醉幾觴

平整

唐汝淮

金陵月夜秋砧

郢客孤吟夜叢花小院深半牕添月色一葉減桐陰
促織催空杼驚烏繞上林寒衣時未授愁思動清砧

清絕

戴于庭

原缺第二十一葉

三月三日舟中偶作

繫艇龍津渡江流水拍天欣逢千里妙共結一生緣
綠暗蘼蕪雨紅摧芍藥烟春光能幾許擬醉落花前

遊洞天歸

尋幽來洞府興盡反岩阿襯屐雲猶在沾衣雨正過
古藤懸落石夕鳥下平坡回憶山中樂冷然發浩歌

秋登八詠樓

搖落黃花候登臺憶故侯千山分霽靄雙水咽寒流
蘚色緘碑古藤陰蹀座幽一尊同楚客何處不宜秋

倪元恢

對酒

竹徑收微雨蟬聲送夕陽山雲猶帶濕溪月獨生涼
催漏花移影鉤詩酒泛觴元龍樓百尺莫訝醉人狂

眞率

咏懷

幽居無一事展卷自微吟客至聊斟去杯行任淺深
野花初發蕊疎竹欲成林閒對青山坐時銷鄙吝心

直抒胷臆

章泰隆

晚秋薄遊白巖谷中

不盡秋山興行行步轉深谷幽泉逾響崖壓樹層陰
返景依寒薄孤烟逗遠林石門霜葉亂樵唱伴歸吟

北溪

斜日尋溪曲溪花行處開野橋危岸接石瀨細泉哀
羣鷺投烟去雙鳧掠水來清遊愜幽意新句自堪裁

清思遠澈

春日山館

山館春無事相親春一函枕欹聞蠹落窗曙接雞談
耳雨蘇花萼微風入糗含不懸嘲斥鷃志業尚圖南

秀

賈三近

送章惟才從軍蜀中二首

莫道從戎遠封侯正此行佩刀江氣白披甲瘴烟清

雄壯

王粲新投筆終軍舊請纓由來交趾界銅柱好標名

其二

書生雄六郡便欲食胡雛畧冠龍韜合威行虎竹分

兮變秦嶺月旗捲蜀山雲萬里燕然石功成可勒勳

送唐汚甫歸山

相送清溪上離歌黯自愁雲低城北鴈木落水南舟失路悲楊子還山羡許由思君明夜月桂樹遠含秋

宿清泉庵

法界絕人躡藤蘿轉萬山過雲開靜谷歸鶴啓玄關定後孤松老秋深片衲閒虛空無一礙清磬落潺湲

周于德

西峯寺贈僧

西峯古靈利隨喜一僧奇錫挂篆蝸壁衲懸棲鶴枝靜求花作供閒取葉題詩煮茗能供客清風媿遠師

延慶寺二首

嵐光出寺濕野色小橋分放梵鳴清唄敲鐘碎白雲溪喧僧自寂春到鳥初聞酌茗留精舍高歌對夕曛

其二

寶地環青嶂僧寮傍翠微林巒半隱隱水鳥影飛飛竹底分香積松枝挂衲衣偶來瞻舍利白業已皈依

秋夜客思

入夕空澄碧烟深翠欲遮冥鴉歸樹急朔月下窓斜未去秋前客時歸夢裏家鐘聲催曙色旅思逐浮槎

王有賢

山中雜咏

白雲堪作主詩酒共論心愛汝棲蓮社知予戀竹林青山如有約緑水似相尋不為清風引騷人幾廢吟

又

野望青松際長吟碧水頭竹籬斜一逕柳岸隱孤舟谷轉人俱寂村廻景自幽心隨茲地滅何必訪丹丘

米雲卿

春日途中

行役日復日奈何岐路長春泥滑馬足芳草斷人腸日落野烟合杏開村店香胡姬似相識招飲酒壚傍

有風致

歲暮江行

江海迷津日氷霜卒歲時天昏歸鳥急川凛落帆遲故國書空返窮途道益卑坐來風色變愁白鬢邊絲

情事淒然

張曼倩

登金山

扁舟東下疾江上試登臨鰲嶼中流出鯨波到海深
塔光搖日影梵唄雜潮音四望歆塵遠悠然淨客襟

得景

懷徐伯陽原古原性

春陰嘗易瞑北去急歸鴻雲結千峯雨濤生萬木風
甑塵疎酒課人遠斷書筒一擬登樓賦心馳潋水東

清貼

別葉元孚

情眞何假淚壯士戒沾襟易醉壚頭酒難平日暮心
江湖舟一葉肝胆劍千金不及君高潔頗領事苦吟

意態陡舉

秋堌

秋堌饒野趣況復得身閒[illegible]水無雲不是山
溪牛將犢飲林鳥帶雛還只此堪逃俗何須更閉關

郭時騰

訓呉少君坐雨寄懷

病起空齋坐殘花落滿庭不知春過半翻恨鬢雙星
水漲清溪白雲迷遠岫青羨君栽郢調何事寄飄零

瀟逸

許來倖

滲陽弟遊雨花臺歸用韻寫意

雨花秋色好謝傅喜登臺鳥道迷蒼靄玄壇繞紫苔
秣陵帆檣集建業雁鴻廻共有風流典慚無作賦才

獨坐

浮雲今已去坐對月華明幽壑猿多嘯疎林鳥不驚

宵深吟復臥酒濁醉還傾何處橫羌遂梅花入夢清

傅邪柱

燕友人園中得

鳥聲風裏度花色水間鮮絃落青山曲歌傳白雪篇
秋深凝冷翠柳嫩帶踈烟況有芙蓉面何辭酒十千

五言排律

駱賓王

春霽早行

年華開早律霽色蕩芳晨城闕千門曉山河四望春
御溝通太液戚里對平津寳瑟調中婦金罍引上賓
劇談推曼倩驚坐揖陳遵意氣一言合風期萬里親
自惟安直道守拙忌因人談器非先木圖榮異後薪
揶揄慙路鬼憔悴切波臣玄草終疲漢烏裘幾滯秦
生涯無歲月岐路有風塵還嗟太行道處處白頭新

春光遒麗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
行歎戎麾遠坐令衣帶賒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

早發淮口望盱眙

養蒙分四瀆習坎奠三荆徙帝留餘地封王表舊城
岸昏涵蜃氣潮滿應鷄聲洲迥連沙靜川虛積溜明
一朝從捧檄千里倦懸旌背流桐柏遠逗浦木蘭輕
小山迷隱路大塊切勞生唯有貞心在獨映寒潭清

激越

早發諸暨

征夫懷遠路夙駕上危巒薄煙橫絕巘輕凍澁迴湍
野霧連空暗山風入曙寒帝城臨灞涘禹穴枕江干
橘性行應化蓬心去不安獨掩窮途淚長歌行路難

晶瑩照耀

邊城落日

紫塞流沙北黃圖灞水東一朝辭俎豆萬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滿尋源屢鑿空野昏邊氣合烽迥戍煙通
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河流控積石山路遠崆峒
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劒有雌雄

在軍中贈先還知己

蓬轉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關
獻凱多慙霍論功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紅顔
落鴈低秋塞驚鳧起瞑灣胡霜如劒鍔漢月似刀環
別後邊庭樹相思幾度攀

宿温城望軍營

虜地寒膠折邊城夜柝聞兵符關帝闕天策動將軍
戍靜胡笳徹沙明楚練分風旗翻月影霜劒轉龍文
白羽搖如月青山斷若雲烟疎疑卷幔塵滅似銷氛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召勳還應雪漢耻持此報明君

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履飛向洛陽城馳道臨層掖津門對小平
霞殘疑製錦雲度似飄纓藻挍潘江澈塵虛范甑清
詎憐衝斗氣猶向匣中鳴

望月有所思

九秋涼氣肅千里月華開圓光隨露湛碎影逐波來
似霜明玉砌如鏡寫珠胎曉色依關近邊聲雜吹哀
離居分照耀怨緒共徘徊自繞南飛羽空忝非堂才

湛朗

冬日野望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野靜連雲卒川明斷霧銷
靈巖聞曉籟洞浦漲秋潮三江歸望斷千里故鄉遥
勞歌徒自奏客思誰爲招

夕次舊吳

維舟背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
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
行歎鴟夷沒遽惜湛盧飛地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劒空留信亾珠尚識機
鄭風遥可託關月眇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
徒懷伯通隱多謝買臣歸唯有荒臺路薄暮濕征衣

可作風土記

秋日山行簡梁大官

乘馬陟層阜迴首睇山川攢峯銜宿霧疊巘架寒烟

百重含翠色一道落飛泉香吹分巖桂鮮雲抱石蓮
地偏心易遠致默體逾玄得性虛遊刃亾言已棄筌
彈冠勞巧拙結綬倦牽纏不如從四皓丘中鳴一絃

曉渡黃河

千里尋歸路一葦亂平源通波連馬頰迸水急龍門
照日榮光淨驚風瑞浪翻棹唱臨風斷樵謳入聽喧
岸迴秋霞落潭深夕霧繁誰堪逝川上日暮他鄉寃

詠懷

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一言芬若桂四海臭如蘭

寶劍思存楚金鎚許報韓虛心徒有託循迹諒無端
太息關山險吁嗟歲月闌忘機殊會俗守拙異懷安
阮籍空長嘯劉琨獨未懽十步庭芳歛三秋隴月團
槐蹊非意松晩夜凌寒悲調絃中急窮愁醉裏寬
莫將流水引空向俗人彈　欽崎歷落

邊夜有懷

漢地行逾遠燕山去不窮城荒猶築怨碣毀尚銘功
古戍烟塵滿邊庭人事空夜關明隴月秋塞急胡風
倚伏良難定榮枯豈易通旅魂勞泛梗離恨斷征蓬

蘇武封猶薄崔駰宦不工惟餘非史意欲寄南飛鴻
蕭騷

棹歌行

寫月圖黃罷凌波拾翠通鏡花搖芰日衣麝入荷風
葉露舟難蕩蓮疏浦易空鳳媒羞自託鴛翼恨難窮
秋帳燈光翠娟樓粉色紅相思無別曲併在棹歌中
工歷猶似六朝

靈隱寺

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
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滌煩囂
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　高華現塵

徐安貞

奉和聖製早度蒲津關

仙掌臨秦甸虹橋闢晉關兩都分地險一曲渡河灣
路得津門要時稱古戍閒城花春正發岸柳曙堪攀
後乘猶臨水前旌欲換山長安迴望日宸御六龍還
綴語自工

奉和聖製答二相出雀鼠谷

兩臣初入夢二月扈巡邊北澗寒猶在山南春半傳
頌聲先奉御辰象復回天雲日明千里旌旗照一川
柳陰低輦蹕草色變新田遲望汾陽近宸遊自窅然

馮宿

賦得御溝新柳和李觀韵

夾道天渠遠垂絲御柳新千條宜向日萬戶共迎春
輕翠含烟發微音逐吹頻靜看思渡口迴望憶江濱
裊裊分遊騎依依駐旅人陽和如可及攀折在茲辰

[illegible]雅

胡則

別方巖詩

寓居峯頂寺不覺度炎天山叟頻爲約林僧每山禪
虗懷思往事宴坐息諸緣照像龕燈暗通宵磬韻全
冥心資寂寞琢句極幽玄拾菌寒雲外烹茶翠箇前
遶陰臨岳樹清響落巖泉僻道無來客深秋足亂蟬
松風生井浪溪雨長苔錢自省浮塵世終難住永年
徧游曾宛轉欲別重留連明日東西路依依獨黯然

劉蒞

喻良能

題東林寺

江湖大蘭若廬阜一東林砌遶琮琤水門羅翠碧岑
烟雲千古色松檜四時陰岸幘銷塵慮凭欄淨客心
殿成神運力泉出虎跑音溪在思元亮堂荒憶醉吟
圖傳三笑絫閣擁五杉森貝葉應難訪經臺已莫尋
僧架何代朽佛影幾時沉晉輦黃埃久殷碑蒼蘚深
不妨閑弔古誰復爲沾襟香火唯蓮社傳流直至今

陳森

野戍

白草[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鴻過驛亭江喧縈鼓暗火盡獵雲青
虗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歌戰鬼聽天霜弓力壯古血劍痕腥
夕枕[illegible][illegible]水秋書到井陘傷心故關月萬里去南溟
泣孤舟之嫠婦

方鳳

同張子長遊北山諸名勝

昔與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去宿孤峯
古木蒼陂映禪房側徑通夕陰千嶂黑人靜一燈紅
幸及軒車會寧辭杖屨從相看如夢寐健步媿兒童
春盡山仍好林深澗忽窮天低時墮雨寺遠偶聞鐘
弔古田無鹿探奇洞有龍幽尋穿窔窱高步躡玲瓏
靈艸多成藥蹤篁不作叢嵐光凝晻曖野色在空濛
下瞰疑無底言旋復向東岩阿楢斷礎烟外落飛淙
細路緣苔磴危橋跨石谼泉依山曲曲雲與樹重重
巨刹標名嶽穹垣護永宮倚欄斜日下入室老僧逢
零落碕頭墨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酹終古媿高風

弛揞雲闕裹傳觴雪峽中追隨尋道侶述作付文雄
急景眞流電浮生尚轉蓬後期覯歲晏來往意憧憧

詩格不甚宋元籬下

仙華招隱

軒后悲乘劒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覩尚淩歊
碧墮升霞影青分產桂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鷄翹
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秦龍要姓氏使鶴訣軒軺
冉冉將終老冥冥不可招憮書寄青雀有恨在中條

黃溍。

九日登石頭城

背郭囂塵遠高秋川嶽清幽懷初曠蕩陳迹故縱橫
遙望龍盤舊長憐蟻穴爭斜陽隨處闕粉堞向來傾
發草窺皆井看碑驗故塋門開蒼耳路亭受翠微名
遠樹淮南出滄江島外明人[illegible][illegible]浩歎風物歲崢嶸
吹帽仍佳節傳觴但老兵登高求戲馬覽古獨含情
收復哀王粲何堪厭禰衡散慮滄浪曲目斷白雲生

整潔

吳萊

去歲留杭德與傳子建夢得句云蘸龍淪海賦
龍馬赤文書聞以語余及其鄉人董與幾山
空歲既依然有懷爲續此詩却寄董

觸目懷招隱興歌託遂初俗塵參汨沒天籟幾吹噓
晚景蘇濛汜秋潮泊尾閭雲旗鳳鳥瘴雨弩鯨魚
洒淚鮫人室漂蔥建水墟黿鼉滄海賦龍馬赤文書
上谷空豪舉西河久索居螢琛遺翡翠魯價掩璠璵
遠矣鳴髀箭悠哉薄笨車影搖青薜荔光燦白芙蕖
自昔攻佔嗶于今載耒鋤彈冠身有待鑄硯志非虛

蘇子縱橫術韓生內外儲乾坤黯魏闕日月夢周廬
炫燿螭雕珮蹁躚隼建旟裂衣騰朔漠膠棹入黃淤
趙女絃鴻鵠奚兒駕駃騠詞林應聘汝俠窟肯愁予
結騎幽并窄掄交楚越疎奇功生鼎彝猛氣死蘧篨
藥物金鵝採兵鈐赤鯉漁中條分雍豫四序出堪輿
小榻琴心展長纓劍膽舒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豸觴酒笑鵯鶋
野屐偏求蠟山中尚著練貧猶思啓仕老不廢畊畬
卓踔才終用猖狂習未除文章同一嘿歲月或三餘
策竹登玄圃然藜問石渠定須追樂毅端爲謝曹蜍

吳師道

和黄晉卿北山紀遊韻

三洞金華北蒼蒼夾徑松爲空積百澗拔地立千峯林不歛遲登巖梯絕復通向田瑤艸碧隱樹晚花紅歟賓椎舟入椒庭載酒從洗觥松羽士棒硯喜山童陟嶺驚途峻沿流覓莫窮千年杳仙鹿兩寺互僧鐘擘裂森開峽傳聞舊化龍轉霆奔雪浪縈旱却玲瓏水際朱藤蔭巖阿青桂叢亭荒餘磊磊 舊有磊磊亭今存字鐫石 雲出正濛濛薊若知何許芙蓉復在東五盤隨屈曲

一路聽琤琮山斷俄爲野溪平不見谿暮房森榻靜朝磬小樓重傳玩遺衣鉢興嗟對殯宮㯶衣登嶺出穿棘少人逢飛殿仍遙峙重關故不封歸尋草堂巻坐戀水軒風兩紀三人合相看一笑中孤蹤忻影逐薄技愧才雄別袂分殘雨衡門翳野蓬後遊寧未卜思劇謾憧憧　亦自華整

吳沉

蘇中郎節

漢節數無雙中郎使遠方祇應三尺竹留得萬年芳質似孤松勁神如百鍊剛當心逾挺挺入手更昂昂顛沛猶相守操持肯暫忘窖中同臥雪海上共驅羊落盡旄牛尾添來鬢髮霜屈身端不可就卻亦何妨萬里歸沙漠孤誠拜武皇麒麟圖畫裏屬國最煌煌

子陵羊裘

不願朝衣着羊裘偏自奇無金聚狐腋有粟易羊皮大澤垂綸處東都繪象時慣隨烟雨濕嘗共霧雲披製儉淳風朴紉多野性宜本逃天下識翻被故人知龍衮休相傲京塵莫便緇誓終巢父志肯入漢官儀

高節占星象清風憶釣絲歸來勤澣祓春水一江來

林宗角巾

平生郭有道名節峻當時不取朝冠戴偏於野服宜障塵頭上淨折角雨中奇露重高荷墊風偏翠竹欹一時誇異製千載仰高姿觀象心逾苦憂時鬢欲絲掛冠將復見毀冕正無知杳杳[illegible][illegible]遠凄凄漢日移岸綸揮羽扇漉酒醉東籬一笑[illegible][illegible]慌同爲百世師

嵇中散琴

我愛嵇中散素琴終日張新聲鳴鴈厦雅曲奏開居

目送歸鴻杳心期彩鳳翔逍遥柳樹下傲兀竹林旁
流水高山調陽春白雪章一彈雲寡色再奏日無光
越禮元非放酣盃豈是狂平時薄湯武此際詠虞唐
性若神龍矯形如野鶴昂廣陵今絶矣遺恨滿洪荒
千秋吐氣

孟參軍帽

九日登臨處龍山會集時老兵方下令座客敢無儀
紗帽人皆戴西風我獨吹似蒙天意賞勝遇褚公知
露頂休貪飲科頭定傲誰歡娛傾左右嘲謔富文辭

司馬狂猶在東山性頗遲同時頭上物皆是府中奇
華髮烏巾淨青樓翠菊垂此君難再見佳節重凄其

李太白靴

白也元非謫天仙實降神逹遊觀宇宙高舉躡星辰
製奪青絲巧名成墨綬新錦袍將下妝玉趾日相親
頓接神仙蹕肯隨車馬塵聽聲金殿月布武御堦春
富貴非吾志疎狂覺態真至尊姝未棄何物敢前嗔
醉指岷峨頂行吟采石濱臨風濯子足力士手污人

梅花

青春消息近凍樹獨先知的的揺孤艷疎疎見一枝
韻清高映竹粧淡喜臨池純絹描難似埃塵染不緇
紅團千蒂蠟黃點兩蛾眉最恨開宮道偏憐傍野籬
寒多驚骨瘦清極覺魂饑羌笛休吹曲寒英且泛巵
占魁先衆卉調鼎待他時歳晩相看處吟成五字詩

唐鉞

金山寺

登高寫秋思臨水送將行兀爾中流起奇哉削不成
破分江漢水平挹海陵城渡自西津逗山當北固横

本稱浮玉好翻用鑄金名鰲首孤根植龍門一柱擎
焦崖如斷后排石似諸僧峭削疑無洞峆岈剩有坪
寺緣空界湧泉以絶塵清帆影依天轉潮痕與月盈
遥欣下峽賈暫過吳艙檻日靈鼉戲簷風健鶻鶩
心從椎跨壯目向妙高明坐憩高僧榻詩標處士名
雲霞半海色燈火兩州聲一濯滄浪去長牽萬里情

蔡緯

章邁

冬日侍兩茶家兄遊嚴陵北高峯用壁間韻

危構倚玄關凭軒俯萬山空花簷際落霜葉坐邊斑
遐矚心無礙斜陽景欲還風江帆影亂雲壑釣磯閑
逐侶鴻聲急盤雲鶴影旋暮年兄與弟共惜歲陰闌

鄭國賓

雲堂燕集

自昔經行處仙源有路通客來三徑外人臥九秋中
礀戶滋陰蘚雲堂夾晚楓繞堦人吏散臨水話言同
境靜猿吟夜簷低鵲噪風天廻嬉燕雀地迥背舊鴻
時託清談僻誰憐獻賦工淹留非可玩山藹桂花叢

胡應麟

花燭詩十四韻

春色照房櫳迎親夜正中林光才洗綠燭影驟搖紅
絳螭傳唐陛青烟出漢宮開花疑蒂並結蕋驗心同
滑賦頻消雪輕盈半受風流輝呈瑞露吐燄發晴虹
玉樹前階亞金蓮後院通紗廚螢燦爛綺閣屢玲瓏
引鳳來丹穴乘龍下碧空蘭膏焚易徹桂燼落難窮
巫峽雲飄蕩藍橋霧鬱葱照陽明舞燕洛浦炫驚鴻
妖鬼藏逾媚仙音奏未終良宵恣歡洽朝旭漸曈曨

光豔續紛

襲使君合祀供奉拾遺於任城紀事三十韻

齊東浮大澤濟北滙飛泉亭古淹詞客樓高臥謫仙
聲名偕宇宙藻繪劃星躔奕葉流風謝沉冥屣數遷
芳塵誰想像故蹟重留連有美延陵季神交百代先
韶顏舒彩翮綺歲奪青錢磊落王褒頌洸洋曼倩箋
金閨遊太液玉珮侍甘泉絲鬭恩光動黃堂惠澤宣
吳夆翔省署越水觀樓船謗牘初辭魏除書驟發燕
虹蜺流鹵簿雪霰耀戈鋋意氣中原盡心期大曆偏

行春懷勝蹟吊古惜名賢嗟咄崇祠樹熒煌巨碣鐫
丹青塗傑構俎豆飾長筵衛竹縈窗勁秦松夾座鮮
綠蘿垂蒨峭紅芰浴漪漣西陸廻真氣（太白自稱隴西）南池
薦舊篇震旦龍飾合海岳鳳毛聯白鶴雲亭上蒼乱
泰岱巍並棲和氏璧齊奏伯牙絃是處憐方駕何人
快着鞭蹉跎投賈賦寂莫問湯玄[illegible]投楞嚴記空留
道德編壯心斜日外愁色[illegible]雲[illegible]談論交臂蒼茫
失並肩沙棠停畫鷁隴樹[illegible]寒蟬萬古如澠思長歌
酹碧天

祖繼自工

效陰鏗安樂宮體十首

井泉宮

綷殿明丹壑朱欄麗碧空金芝環紫翠玉樹翳青葱閶闔千門度罘罳萬戶通魚龍吟太液雞犬咽新豐後乘雙飛燕踊騰豹尾中

[illegible]飛燕從幸井泉引晉[illegible]有兩人也

銅雀臺

千秋遺片瓦萬仞憶崇臺繡柱星河落雕欄日月開歌聲廻白苧舞影拂蒼苔舊寵羅衣歇新粧繐帳哀當時笑公瑾不載二喬來

清暑殿

曲榭生風蚤層窗滴日遲水山閒纖線雪嶽架透迤石甃長秋井泉疏太液池銘舟三異泛宮扇七輪馳莫漫酣吳酒輕言狎翠眉

景陽樓

紫氣重闈外飛樓上屬雲廻怜盤月窟夜道駕星文列聖金支現諸眞玉珮聞爐香晨雜沓燭霧暮絪縕不分銀床下他時狎翠裙

閱武堂

萬柳何年植枝枝淨隔塵堂稱名閱武苑欲借宜春獵器非寒士當壚亦麗人金丸穿葉巧寶靨墜花新堅指西師入能舒翠黛顰

同泰寺

園林標帝闕水石麗神州入座慈雲動登壇法雨流三乘歸留詰二酉入窮蒐彩筆詞人聚緗縹學士留逡巡成要寢殘失雕鎪

臨春閣

瑣閣披香砌風光照麗華腰柔前殿柳臉奪後庭花

暗牖通春暉明窗泊漢查流蘇懸重錦步障夾輕紗正爾呼江令隋兵集似麻

朝霞院

宿霧懸珠檻朝雲動玉扉[illegible]心窺帝座閣道隱僊機入水清相觀三山翠欲[illegible][illegible]錦帳百媚擬羅衣一曲菱歌罷蕪城事已非

沉香亭

十二雕欄外名花照玉壺翰林方[illegible][illegible]使還事呼行樂詞先奏清平調未徂春山雲作[illegible][illegible]水月[illegible][illegible]

妬殺紅絲畔。織織入畫圖。紅絲硏出唐彥謙

神運峯

飛來自何處。突兀挂雕牆。帝命徵千邑。神功運八荒。
摩霄孤雀下。駕海巨鼇藏。五岳眞形在。三災故蹟長。
惟愁絕顛眺。燧火燭天狼。

賦得西海子

蔭樹分仙闕。浮花出帝城。微茫晴日動。浩蕩接天平。
鳬鷟依沙下。魚龍觸浪行。石疑藏澱顯。池似鑿昆明。
鼓角隋隄暮。戈鋋漢殿晴。涼秋泥槎去。織女下機迎。

趙志皐

讌七星巖

遠地欣逢主。名山得遂遊。水中三島列。天上七星浮。
仙掌疑承露。金蓮欲吐秋。虛明開洞府。寒濕浸巖樓。
泛渚通銀漢。垂虹駕玉虯。日藏烟樹暝。香集芰荷幽。
攝性耽丘壑。忘機狎鷺鷗。人寰有眞境。何處更瀛洲。

陸可教

靈岩寺

是處招提好。茲巖獨擅名。四圍丹嶂列。千丈碧岩傾。
寶刹標靈界。香臺湧化城。烟霞行處擁。鐘磬坐來清。
院落穿房出。峯巒雉堞平。短節憑虛度。飛鳥遠空行。
沁雪龍池古。排空鳥道橫。一灣分向背。半嶺隔陰晴。
落日聞樵語。微風送梵聲。盪胸嵐氣合。當面岳雲生。
露水楊枝潤。曇花貝葉明。法衣鎔鐵古。輪藏布金成。
唄誦猿時聽。經行鶴不驚。塵心何處斷。世累此中輕。
白社行尋侶。青山舊結盟。不堪回首望。直北是神京。

華鏊

祝樹勳

送趙符卿再入楚冊藩

何事金門佐。重攜玉節回。九重馳春注。千里暫趨徊。
雨露垂南嶽。雲霞繞上台。江花回鼓棹。隴樹映含杯。
禮閣三湘迴。旌旗七澤開。帝妃曾抱怨。狂客故多才。
明月胡床滿。雄風列座廻。留連依蕙芷。登眺問蒿萊。
授簡詩誰敵。揮毫賦自裁。一時俱擲詠。萬古更鄒枚。

金華詩粹卷之九

七言近體上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彙輯

長山戴應鰲編次

七言近體

徐安貞

喜雪應制

兩宮齋祭遠登臨○雨雪紛紛天晝陰○祇為輕寒無流色頓教正月滿春林○蓬萊北上旌門暗花萼南歸馬跡深○自有三農歌帝力○還將萬庾答堯心○ 雅重

聞鄰家理箏

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鄰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 靈奇婀娜

馮宿

酬白樂天 宿尹河南樂天夢得以詩送之宿酬

共稱洛邑難其選○何幸天書用不才○遥約和風新草木○且令新雪靜塵埃○臨岐有愧傾三省○別酌無辭醉百盃○明歲杏園花下集○須知春色自東來○

張志和

漁父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谿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逕○閑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 蟬蛻塵埃

貫休

山居

休話喧譁事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綠圃空階雲冉冉○異禽靈草水潺潺○無人為向儒生道○巖桂枝高正好攀

又

必必必不住希夷○不室巉巖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霞生砌○捲箔冥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今日復何之○ 幽警

又

誰是言休即便休○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關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又

自休自了自安排常願居山事偶諧僧採樹皮臨絕壑犹爭山菓落空堦閑擔茶器緣青嶂靜衲禪袍坐綠崖虛作新詩反招隱出來多與此心乖

投錢尚父

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戶侯 氣焰騰上時錢王命改十四州爲四十州休公不可遂拂衣去

投王建

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

送薛秀才郴州讀書

孤雲獨鶴共悠悠萬卷經書一葉舟楚地巢城民舍少烟村社樹鷺洲秋嵩萊纖妾晨炊黍隅地耕童夕放牛年少不應辭苦節諸生喜遇一封侯

題茅山李尊師所居

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更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時繞最高峯蘿根五月留殘雪座右千年蔭古松此去人寰知近遠迴看路隔一重重

胡則

水村

畫橈兩兩枕汀沙隔岸烟蕪一望賒翡翠閑居眠藕葉鷺鷥別業在蘆花溪雲漠漠迷漁屋野雨瀟瀟濕酒家一幅江南眞水墨無人寫得寄京華

紫霄觀

綺霞重疊武陵谿鸞嶺相逢路不迷白石洞中人少到碧桃花下馬頻嘶深傾玉液琴聲細旋煑胡麻月色低猶恨此身閑未得好同劉阮灌芝畦 調亦晉

俞紫芝

詠草

滿目芊芊野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綠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行人悵望王孫去買斷金錢十二愁

潘良貴

朱教授見寄戲用其韻

贊哉遠塽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廢殘囊乏一錢聊自哂家無三徑不妨歸貧鴻久已離矰繳野馬豨來免羇羈溪上月明船正穩肯將綵綴換蓑衣　嚴逸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疎雨過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誰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調哀與子相逢時得醉何須佳節始啣杯

鄭剛中

題越江江岸人家

何人此地得幽居竹石中間宅一區可意江山千百里有情花木兩三株應無俗客來驚犬時有輕舟過賣魚卜築他年期效此更添數架古人書　野趣自長

滄洲偶成

頹齡正是投閒好淡薄誰知與抽食棋信天機那論失酒隨客量不敢添詩衡小雨看花蕾時撥蒼苔候笋尖幽鳥叢間如有語此翁難作逸羣攜　有秀可

秋夜聞雨

[illegible]風吹屋亂踈更花結燈背[illegible]知[illegible]暑避新凉如有斷酒扶頭夢未曾成滿簾[illegible]翠四壁時兼絡緯聲[illegible]茅屋落餘薄爐香凝坐不妨清

范浚

秀野亭

山作屏風雲作離宿堯亭子俯連滄絕知此地風光好直謂主人心跡奇側塞亂花紅被徑檀欒高竹翠緣坡惠連自喜陪幽賞判却歸時倒接䍦　潘亮

春雪晚晴出西村

步展尋春犯雪泥村南村北鵓鴣啼隨梅殘白猶明樹着柳暗黃初映堤風景快晴雲壁絮江天未暮日懸規最憐碧漲侵沙尾更傍橫橋一杖藜

范端臣

秀野亭

乞得天公五畝春暫抛手板着綸巾搴花露粉頻沾袖洗竹山光忽傍人金點流鶯[illegible]春雪翹幽鷺水粼粼尊前無地棲榮辱秀野亭中自在身　眞至

喻良能

再朝永祐陵

扁舟投曉出重城春浪初肥綠滿汀竹裏幾聲泥滑滑河邊十里草青青人家艾葉驚飛燕水面楊花點翠萍漸近昭陵佳氣集五雲松栢喜重經 雅

泊臘舟行出五雲門

晝舫朱簾出蒞闕便風飛過幾重灣路經僧舍漁村畔身在烟霏空靄間驚浪湍湍輪遠浦亂雲拖粉露崇山偶因官舉從心賞詩語匆匆不暇刪

呂祖謙

送柳嚴州解官趨朝

一葉初秋已趣裝璽書屢下駐歸航少留北闕三年最多借西州半歲強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凋瘵故難忘青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亦真

賀車駕幸秘書省

鱗臺高柳識雕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需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寫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

筆豐

雜述

旅中多得早朝晴野潤衣襟苦未清時時數點雨猶落隱隱一聲雷不驚山入夏來差覺老花從春去久無情長汀又涉來時路麥壠桑村小問程

陳亮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宁皇威震疊到遐方復讐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是先生本色

杜旟

同何智夫遊金焦二山

莫憑弱水訪蓬萊此日仙遊實快哉江上兩山從海出雲端雙闕自天開青齊地壞槐柯夢晉宋衣冠劫燒灰太學何番天下士百年能有幾人來

王栢

八詠樓

樓壓重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紛輝傷心風月詩應瘦滿眼桑麻春又肥山到東南皆屹立水流西北竟

同歸倚閣莫問齊梁事斷石淒涼臥落暉 婁清重

宿山寺

虎蹕龍鑾穉子宮藥香時出小橋東人眠依約三更
後月在清明一氣中千載心期應共遠半生懷抱此
時融清泉白石分明記出處年來未必同

金鑑齊

和王妙盧道士詩

我愛高人巧卜居林烟深處着精廬煎茶石鼎客當
酒斷笋竹籬自荷鋤隱几要同吾喪我鑿池戲問子

非魚向山流水知音少欲去頻聽輒駕車 清醇

九日書懷

欲買山園種菊花此心荏苒負年華幾時三徑成歸
計今日重陽轉憶家落帽已驚微雪早登樓爲望白
雲斜詩成捲起悲秋意天濶風高未易涯 高致淋漓

柳叙

橫山聳翠

蘭陰山跨潑溪南春破峯顛三月三松栢森森翻野
嶺竹梧隱隱撲晴嵐高摩雲漢千尋路倒浸峯巒百

尺潭此外未知誰洞府試春遊騎必停驂

方原

非山道中

遡犯春霜一徑寒清遊乘興約吟鞍眼中寂恨友朋
少塵外頻聞山水寬溪落驚痕枯野步樹浮空翠濕
危欄巖頭幾處懸冰白巳作羣峯化石看

許謙

故宮

六朝城郭渺茫間南國重來築九關空恨赤龍潛越

水秖餘蒼隴鬱鍾山茂禾夾道秋風疾枯柳依墻落
日閑西闕歸然尋丈地宮溝偃月共潺湲 感慨無[illegible]

登清涼寺翠微亭故址

梵宇崢嶸枕石頭倚風極目立荒丘黃花覆地初經
雨白鴈橫雲帶遠秋城郭巳非山故在江淮失險水
空流衲僧八十仍多病抆淚殷勤說[illegible][illegible]

胡之純

春日

春風蕭柳曲江頭恨與春波不盡流鶯換新聲啼[illegible]

[illegible]燕寺舊壘認朱樓百年驕奢吳兒脆一味清談晉士休千古興亡惟有淚漫山花雨杜鵑愁　湯

于石

春晚

夕陽門巷靜無塵茶竈烟凝碧樹陰千尺遊絲縈遠思一聲幽鳥伴孤吟落紅庭院春多少新綠池塘水淺深每向靜中觀物態榮枯過眼不關心

鹿田

鹿田迥在翠微巔乘興來尋半日閒徑入古松行落葉目隨飛鳥破寒烟鐘聲不隔東西寺巖崗何辭上下山一見老僧如舊識相留煑茗試巖泉　蕙禱

赤松宮

幾人學道得成仙兄弟俱仙世所難白石不隨秋草爛赤松長鎖暮雲寒月涵古井一泓碧雲護空山半粒丹我欲乘風蛻凡骨頓隨鷄犬事劉安

棲眞院

空翠凝寒不受埃斷崖千尺擁崔嵬老僧倚樹敲[illegible]去童子掃堦知客來石徑晴因松露濕茶烟遠[illegible]

[illegible]國廟家也辦吟邊料不種閒花只種梅　錢淵

半山亭

萬壑嵐光冷滴衣清泉白石鎖烟扉半山落日樵相語一徑寒松僧獨歸草暗謾驚幽鳥去林空不礙斷雲飛時聞峭壁疑無路忽有鐘聲出翠微　多警句

自笑

歸來更讀十年書自笑今吾卻故吾栗里溪山晉處士桐江風月漢狂奴種梅添得詩多少愛菊何拘酒有無隨分生涯聊爾耳門前應免吏催租　聞水

春事

白了江南柳又青遊絲千尺網紅塵鵓鴣夫婦孤村雨桃李[illegible]春客裏易添芳草思樽前誰是去年人桃花源上空流水安得漁郎一問津

瀟江亭

背依古塔面層峯曲曲闌干峻倚空萬屋參差江色外片帆出沒樹陰中五更鐘鼓半山月兩岸漁樵一笛風極目千陵臺下路滔滔惟有水流東　新秀

秋思

遠水遥天起斷鴻秋光冷淡客情濃一川疎雨平沙牧牛樹斜陽隔塢春落葉輕於流俗態寒花羞作少年容憑高不礙乾坤眼興入晴嵐第幾重 聲出雲霄

月夜納涼

天地空無半點塵倚然池館淨虚明幾更今古月常在一片秋涼水共清風定波搖晴樹影魚翻露瀉翠荷聲炎凉閲盡須臾事我獨於斯感世情 落思出塵

次韻徐东之秋興

誰謂四時秋最愁胡床談咏晉風流山川長在英雄老草木無邊天地秋驚鴈一行漁唱晚斜陽萬里客凭樓茫茫遠水涵空碧興入蘆花第幾洲 一悲壯

邵氏園亭

曲曲亭臺日日春人間榮辱兩無聞梅邊讀易分明月松下敲棋碎白雲東里先生新釀酒北山道客舊移文家傳應得前門趣手種園瓜手自耘 苦思清韻

次韻何寺簿閒詠

居喜山深人不知凝嵐空翠淡含輝隔林樵語驚猿去倚石松枝礙鶴飛留客眠雲聽澗瀑呼兒踏月掃

苔磯寘心靜坐勿輕出門外藤蘿露濕衣 機趣

次韻趙子玉書懷

鵝結爲衣鶴作冠釆芝何處問商顏興亡眼欲窺千古俯仰心無愧兩間客路西風新白髮野花啼鳥舊青山日高濃睡平川屋安用鷄鳴度遠關 無烟火

黃景昌

田園雜興

野色搖春麥正肥烟村閒寂往還稀木多桑葉蠶初浴更小菲茨燕亦飛行市綠蛆花潑眼臥蒸黃犢草侵衣數聲樵角歸來晚楊柳移陰月半扉 一嘯仄

俞自得

前題

暄和春景好供詩日暖風輕土脉肥白鷺時窺秧刺刺黃鶯頻說柳依依幾回野水留姑惡數樹春英吽姊歸物態滿前看不足等閒吟詠對斜暉

楊舜舉

前題

春風建業馬如飛誰有田園拂袖歸栗里从無彭澤

[illegible]江從有不溯詩踏歌棹鼓麥秋綠沽酒裹鹽菘
芥肥吳下風流今莫續杜鵑啼處草離離

劉應龜

前題

獨犬寥寥晝護門是間也自有桃源梅藏竹擁無多路人語雞聲又一村屋角枯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潭我來拾得春風句分付沙鷗莫浪言

陳希聲

田園雜興題文二首

香紅眩眼纈纈英竹杖扶吟躑步行桑眼蠶含青蕾小麥鬚蝦磔翠芒輕黃花菜圃午風軟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蒼柳色弄烟塘

其二

犁鉏徧野沸耕農血吻鵑聲一樹紅畦蠹秧針青剡剡隴翻麥浪翠芃芃雞鳴晝寂花村雨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籠蔥

本中峯

題金山寺

半江湧出金山寺一簇樓臺兩岸船月到中宵通白晝浪翻平地作青天塔鈴自觸微風語潮石長磨細浪圓龍化楚人來聽法手擎珠獻不言錢　譽自高亮

趙元清

題江湖偉觀

鳳舞龍飛王氣驕兩都賦在一闌干伍員不死江濤壯西子如生越水寒春日百花連上苑秋風落葉滿長安錢塘盡占東南美河洛何人著眼看

黃溍

過顏孝子墓

丹青像設始何年翁仲遺墟自古傳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啼鵑牧童解指看碑路野衲分耕祭墓田回首長安西日外茂陵松柏正蒼烟　俯仰增懷

送方部父先生遊京口

不到南徐三十春好將夢寐寄[illegible]遙知往事如流水祗想重來是後身棹響官河黑色暮雲離野服鬢毛新舊遊偶失扶桑路煩向滄江一問津

遊上巖寺

曉色微茫尚帶星修蹊犖确斷人行獨支瘦竹身猶健高入重雲地忽平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頻作雨來聲上方燈火疎林曲隱隱疎鐘一再鳴

吳萊

仙華岩雪

手倚晨扃一渺漫山神擁出玉崚峴光侵道者厨居室跡破樵家斵藥埋石笥撐空穿宿瞰天機織素掛餘寒俄然喚醒西南夢怕作松州徼外看 諸詩俱清新

白石秋雲

獨上南山最上頭朝隮一點便成湫岩腰動石風初起海眼輸泉雨欲流瑚碼含珠光照夜霹靂捲鐵黒沉秋明當去挾騎龍叟直到扶桑第幾洲

寶掌泠泉

年擬山亭本寶雅老僧千歲骨岩開天從白石雲根出地帶青泥雪色來竹影自深斜映月魚龍不到半凝苔世間夢渴知多少可待金莖露一杯

湖溪夜漁

昨夜溪湖興此通荒川尚趁百川東行依柏樹林頭

月釣拂蘆花嶼畔風掃竹侵沙魚启短篛燈映草盤崎空橋溪逆矣吾將老亦無何書在腹中

東嶺秋陰

幾點晴雲着樹稍寒山草莽類城壕雞豚日落麥植接鶴鶴風京夢自高小徑幾條分嶺脊平疇淨綠帶溪毛朝來雨足多秋意井上無人事桔槔

昭靈仙跡

一掌嶙峨是玉京連峯欲向鼎湖傾高張糊座龍髯下靜擁朱輧虎獨行白靈松扉雙立影清風藥井御

吹聲長歌爲問西王母鄰邦荷花與送迎

柳貫

送葉道士歸天台

北斗光中曳翠旗五城樓觀極巍巍采山不鑄黃金鼎佩印空垂白羽衣石井劍花飛夜氣玉田芝草艷春暉天台仙子應招隱萬整梯飈看鶴歸

次韵伯庸待制上京寓直書事

舉頭京影動明河問信仙人八月槎斗下孤光懸太白雲間長御挾纖阿霓裳催按新聲遍鳳藻需承曲

寔多一代詞華歸篆刻龍文還欲敷琳戈

又

秘閣新裁似鶴翎手中雲影落深青宮花忽動紅千帳禁柳齊分綠半櫺金掌擎秋調玉屑銅渾窺夜約銀釘不知太史朝來奏東壁光聯第幾星　張麗

又

烏桓落日稍沉西南極青山女堞低馬谷夏泉經雨漲龍堆秋草拂雲齊一函兩檢將升玉萬里丸封不用泥儀直夜涼談往事乘車猶欲避鷄栖

送別葺師還吳中

竹宮旗采動微雲暇陛風回廣樂聞天上信星初報脫山中逋客已移文松肪歷歲成膏鬼之掌迎春變夕熏太一蓬萊如可過爲開神扉問元君

杜真人遊仙詞

不佩將軍四七符溪山雲月共樓居膠西老叟初言沼河上仙翁晩著書夜擁笙簫游華洛曉飛鳧履入衡廬天根不是藏真處一粒神丹貯入虛

追餞常大參至樵舍鎮飲別後夜宿舟中聽雨

七十里江沙水黃沿流送客舉離觴同舟併載別愁重幾雨微生半夜涼欲與仙人騎竹杖時從老子據胡床懸情獨有南樓月自兒河邊正搗霜　清陳

游香闍山寺因懷君采

馬影風吹度石梁松雲冉冉晝生涼俗塵不占清虛境僧榻閑拔曲宙房雲道飛泉添漲水半林幾雨漏斜陽非由重憶棲霞侶斷種芝苗若許長　潘景

陳樵

南山

磴平如席草茸香盛夏空人石氣涼杜宇血銷添碧燐山鷄食罷化餘糧赤松有約吾將老白髮無愁不解長醉便枕流眠石髓看雲不用據胡床　何其遠

太霞洞

石林深處飾胡麻幾度登臨送日車雪到峯頭猶是雨雲生石上半成霞相看露下鞾華草不放春歸冷艶花魏紫姚黃風捲盡人間蜂蝶到山家　耆奇

蘿衣洞

蘿衣草帶護烟簑楚國狂夫尚楚歌石影到溪千丈

勁藤痕入木入分多泉分少白山中雨衣取雲門寺
貢荷洞口樵人誰語汝碁邊相遇懶相過　結想甚塵

題蠣巖亭

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爲新土
宇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蠣巖應歸白
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柏不禁三度見風塵

延觀

吳根越角雨萩萩石傘峯頭俯大荒鳥道非來通禹
會鴈程南去盡衡陽雲移暫覺天河沒月暗不知松
影長天姥若耶他日事明朝采蕺下山梁

題建炎遺詔

解下塗金滕上衣匆匆命將墨淋漓圖中吳楚無端
拆月裏山河一半虧銀漢經天都是淚杜鵑入洛不
如歸黃衣傳詔三軍泣不是班師詔岳飛　千秋餘痛

翻經臺

石函朱几䍐雲中雲散臺高萬象空枝重有時來白
鳥雨殘無處著晴虹血書貝葉三年碧秋入蘿衣半
袂紅幾度山人同聽法翠微深處石池龍　莊重

絕唱軒

問誰投筆早來過春日華陽春睡多懷裏錦空鯨已
卷松根雲長葉成窩詩無懶題痕猶在夢有鶯膠斷
若何洛下書生無苦思我今餌藥臥山阿　不謂自快

春日歸思

白玉堂前雙燕飛堂中思婦怨蛾矉背環寄遠青蕪
合瓊宇題乾白鴈歸醉倚合昏驚葉墮愁尋荳蔻妬
花肥隔閣昨日同心錦染罷香絲不上機　幽豔

山莊

澗中薏苡綠如藍枸杞黃精滿屋山檣葉僧將簇共
爨賣花人與蝶俱還雲生石筍埋雙樹雨引銀涎過
八塼林下四時春不去澆花采藥送飛年　幽猗

溪亭

百尺層崖接翠微潭空石影流離雜雲隨白鶴翔千
仞月與青猿共一枝不信水深騎赤鯉曾因夢裏綴
黃鸝芳洲翠羽無人拾自稱山中白接䍠

山房

冷雲堆裏散人家鹿幘羊裘不衣麻門外樹身無歲

月山中人語帶烟霞雲侵壞衲長生菌風斷浮絲半
度花采蕨林深人不見連筒引水自煎茶　山中集

柳子昭

激水流清

下溪水與上溪連碧浪千層簇漾川徹底映空埋歷
穴拍堤擊石沸鼓涎波心在速風吹棹水面歸遲月
碍船岸嶺草濃迷客沙頭鷗聽鳥衣鮮　有思路

吳師道

溪亭夜宿

閑亭來伴野雲栖剪剪東風冷吞衣孤鶴高聲溪上
啄落花無影月中乘愁消綠長三春過夢歸青山半
夜歸混迹漁樵莫惆悵得將數隸總輕肥　奇致肩集

次韻遊山石寺

雲鎖幽源護隱丘君因遠棹適良遊江潭日落魚龍
冷野殿山空草木秋出竇泉香泖作供題詩僧去獨
含愁肯將塵事妨清賞不盡登臨興不休　亦陡拳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二首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凄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
雨椿深閉戶落花風半生正坐才名悞萬里誰憐意
氣同坐憶王孫咏招隱萋萋草色向人濃

其二

書問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江花日暮吳絃
雪店樹春晴起綠烟客裡光陰遠如許人間岐路正
茫然離懷得似遊從樂紙貴錢塘日萬篇　詞赤巻楚

童樟

贈潘隱軒

道人卜築傍松堤萬疊青山映碧溪事不關心聽

釣詩當得意即留題藥爐火伏丹應熟燈室經殘鶴
共棲紅日三竿清夢覺抱琴時過小橋西　幽

李惠

雙溪春水

曲岸叢迷路不分隔溪漁[illegible]聞浮槎觸樹雲難
影合漪交流縠紋芳草[illegible]迷遠近落花隨雨下
繽紛鷗鷺飛處春雲薄立遍汀洲日未曛

石門夕照

北澗流泉響蟄雷連峯中斷石崔嵬一川紅葉青山

暮千里黃雲白鴈來陰草含烟明翠羽寒花和露秀
蒼苔故人獨在秋江上誰把瓊芳拂境埃

溪亭秋月

蔭樹臨溪坐夕曛絕然人事不相聞嵐光濕袂渾如
雨水氣騰空半作雲野樹墮英青鳥拾山梨成實白
猿分中宵月在松梢頂築石方壇禮少君

獅巘晴嵐

翠色雙虬走石梁海虹如練掛天長陰崖畫作雲霞
色朝露晴開芝木香白晝野猿啼絕壁黃昏山鬼泣

幽篁直從絕頂觀秋月碧霧猶侵薜荔裳

呂浦

五老峯

枕巖水落桃花洞散入江湖無盡頭明月不隨流水
去白雲長伴故山幽龍歸雨送千峯暝虎嘯風生萬
壑秋六老堂空山宋寂雙泉飛處使人愁

梅邊

夜踏江邊一徑沙手搖殘雪看梅花多情索笑探春
信有恨相疎惜歲華香透晴風過野岸影隨寒月到

山家臈餅貯水和冰插到瓶添潤未吐葩

宋濂

走筆送金賢良

飄零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蛋雨蠻烟十年
夢龍韜豹畧一心生星垂鐘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
海深不是秋颸連夜發與衣呼酒共登臨

送翰林編修張仲藻還家畢姻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
翼鳳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

結合懽從此棲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王褘

桐廬舟中

蕭洒溪山夢此邦輕風細雨過桐江川迴幾許船無
路林缺時看屋有窻野果青包垂個個水禽白羽去
雙雙到家正是重陽節新釀村醪正滿缸　清真

吳江客中冬至日

十年奔走竟何爲轉覺謀生事事非時序每驚愁裏
換家山長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邊朔

爲稀酒後登樓倍惆悵緇塵猶滿舊征衣　聞達

京城春夜漫興

金水橋頭輦路分深沉庭院柳如雲春來天上渾無迹月到花間似有痕酒思帶騰欹枕臥鶯聲軟媚[illegible]窗間千金欲買長門賦誰似相如善屬文　刻意[illegible]工

次韻答上清道士

山中一別五經春近得詩篇意度新文字須爲方外友神仙元是世間人洞雲玄虎司丹室壇月清[illegible]玉宸坐對匡廬秋色好欲將寄遠苦無因　貼蔚

張孟兼

金華洞天

洞天萬仞落空翠神仙何年上青霄蛟龍已去荒窟宅雞犬無聞遺井瓢冰滿酒酒暗猶落巖雪陰陰春不消我欲乘風問生術林間黃精深雨苗　道健

北山草堂

草堂北築近嶙峋惟石蒼苔迹未陳澗瀑亂鳴前嶂雨山花遲發半巖春每逢過客留題壁自有居僧與結隣松下茯苓今亦大可能謀食樂閒身

吳景奎

寄括蒼劉伯溫學錄

我昔天台羽海東識君豪氣似元龍醉扶太乙青藜杖嘯倚皇華松幘峯桂樹小山懷舊隱桃花流水記遺蹤思君不見空回首知在蒼雲第幾重

垂老有懷葉景翰范景先胡仲申

垂老行歌獨隱淪索居長是念離羣也知月色秋來好只惟雞聲夜不聞滿鬢風沙時暖暖側身天地思紛紛故人相望隔秋水幾度憑高對暮雲

俞慶

寄懷胡文仲

我愛胡君解綴文早年筆陣掃千軍吕黎會勸淮西記伯樂能空冀北羣湖上無魚閑釣月山中有地獨耕雲盍簪好遂平生願猶惜臨岐不忍分

洋灘遇朱景中鍊師招絕鑑上人

江上人家水竹居萋萋幽草滿庭除隔簾山翠曉雲外遶岸灘聲春雨餘道士獨騎林下鹿詩僧自晒腹中書相逢況是曾相識愧我風塵老不如

胡䇹

壽山

一峯橫開五峯連巖屋層臺勢絕懸日月只從空外
擲雲烟渾似洞中眠泉飛玉雪常清暑木落軒窻始
見天四十餘年黃太史足因兩度走翛然 得景

吳沉

詠夾竹桃花

灼灼繁花隱茂林玲瓏還復映蕭森碧雲高擁彤霞
爛紅粉低回翠袖深巧笑含嬌空有意孤貞抱節本
無心明朝亂落成飛雨留得依然萬𦶇陰 遒麗

神州十詠

北闕雲

太平天子坐朝堂入表紛紛瑞氣翔試問當年起芒
碭何如今日湧明光縈風細作千行裊捧日高騰一
朶黃多少詞臣陪鵠立朝回思欲獻文章 壯麗卓犖

御溝月

天上泱泱水一支孤蟾飛下立多時曉妝照徹宮娥
影皓色遙連太液池紅葉不流秋句斷玉鱗常惜寶
鈎垂夜涼一種具清絕滴滴宮壺玉漏遲

居庸翠

天門設險護神州函谷潼關未足侔萬仞斷崖疑鐵
削四時佳氣與烟浮春風過處鋪如畫御輦來時色
欲流萬里皇衢方坦蕩何時空雨上衣裘

西山雪

半空飛玉湧爲屏萬丈清光忽滿城爲問蛾眉江上
白何如象魏日邊明春歸大地洪鈞轉爽入神京曉
氣清看取蒼髯依舊出沾濡草木已欣榮

禁城鐘

華簴飛舞出滄溟直上中天聖闕鳴閶闔乾坤齊鍵
鑰招呼日月動光精九重僭後封褒錫萬歲爭看篆
刻成神武當年宮鑄鼎何如此物有洪聲

官河水

春風昨夜入金溝解凍層冰漲碧流河漢直分天上
派鳳麟時集水中洲千條弱柳垂垂映百丈晴光瀲
瀲浮四海五湖雖浩蕩何曾識得帝王舟

內苑花

鼉鼓淵宮不用催東風昨夜領春來萬年枝上紅雲擁五色昇中繡幕開綠影參差搖太液香風浩蕩徹蓬萊至尊此日應多暇詔許羣仙捧壽盃

都門柳

不與人間管別離生來偏得傍京師根蟠福地臨滿水影拂鑾輿映羽旗萬樹也霑春細細千條火路雨絲絲長風更作飛花舞吹入宮牆點御池

上林鶯

萬歲山中草木香殷勤百囀媚韶光和聲宛轉停芳樹流韻高低入建章不妬歌童吹鳳管願隨鳴鳳出朝陽飛鸞更向高枝語三十六宮春晝長

天閑馬

從來燕市豪權奇今日尤欣見六飛自玉閑中三品足黃金鞍上五龍衣吉行何用馳千里逸氣眞堪騰九閶天下只今多駿骨枉身須與爾同歸

宋璲

題水簾洞

石泉飛雨亂淋漓翠箔銀絲萬縷齊雲屋潤含珠綱

冷月鈎涼沁玉繩低斂人夜織啼寒濕湘女晨妝望眼迷恍似水晶宮殿裏四簷花雨亂鶯啼

鄭楧

春夜賞海棠

海上名花偏品題沉香亭北畫欄西燈明倍覺紅妝好風定纔看翠袖低象管促教留夜飲馬蹄無數踏春泥憑誰分付東君住明日重來訪舊蹊

鄭枋

梅崖

清香淡淡水脩脩一徑苔封萬玉條青鳥被春來絕壑仙人洗髓過前橋懸崖枕水龍還臥古樹生花雪未消爲愛石牀平可坐月明來此聽吹簫

周仲吉

致政歸渡揚子江

一舸南歸臥草萊忘機不受白鷗猜帆銜暝色金山過風渡鐘聲北固來遶岸楓飄紅陣陣長江濤擁白皚皚汀蘆拂棹秋容老作賦慚非宋玉才

邢沂

遊三洞

千盤百折行犖确十步一坐聽潺湲懸崖削碧一天
豁古洞闕黑雙龍蟠雲竇流泉白石凍冰壺挂月清秋
寒劇真仰探指木末忽覺兩臂月生羽翰

鄭勲

錢塘客懷

涼風悲盡暑全消西候行秋斗轉杓金井碧梧初墜
葉銀河烏鵲又成橋泥沙不飾錢鏐箭江漢還生伍
子潮惟有鳳凰山下月夜深猶照客吹簫

胡文善

南城晚望

青山西望夕陽消風景蒼蒼引興饒掃葉僧歸林下
寺釣魚人坐野邊橋樹樹林清雙鳥没雲盡長空一
雁遙回首親庭東海上關河隱隱樹迢迢

童琫

題青山巷

路入招提逸興濃翠微深處絶塵踪樵歌互答東西
塢雲氣長生上下峯抱子野猿攀石磴引雛玄鶴下
巖松涵澗回首西風外又送斜陽幾杵鐘　悠然遠韻

送蕭貴袤歸江西

白苧凉生八月秋尊鱸歸興滿扁舟風塵不動經年
別尊酒難爲十日留紅葉關河添客况黃花驛路使
人愁從知此後思君處多在斜陽古渡頭

杜桓

雙溪風月

西來二水繞山城滉漾平流夾鏡清涼動晚風歌欸
乃光涵秋月映空明澄潭下見魚龍影兩岸時聞竹

樹聲猶憶休文千載後至今吟詠屬先生

童瑑

華溪

華溪釣隱誠自豪柴門操琴井吾曹綸竿百尺水雲
渺鐵笛一聲山月高放鶴引尋紫芝洞得魚醉臥滄
江濤黃塵滿地不歸去萬里天風吹布袍　徐秀

童俊

題白蓮

阿環新浴出溫泉褪盡凝脂分外　寶鏡懶開勻頰

髓秀褒穩帶貯龍涎纖腰倦舞隨風軟翠袖低垂映
水鮮蔥得嬌娥頻報道蟾宮謫降玉神仙　丁麗

郭晃

山家

山家無事不關情候曉幽禽處處鳴秋隕落香隨路
有蘋猿寺果逐人行林深古木掩烟色雨過堦空落
葉聲午夢醒時茶正熟凭闌慢啜看雲生　幽情鎮

葉騂

對梅懷友

山徑相逢忽數枝陽春消息亦眞奇無端落木蕭條
際早已清香漏泄時牆角自憐成寡侶隴頭誰與寄
相思東風一樣江南北爲爾躊躇鬢欲絲

葉抃

河橋夜泊

歸棹行行路尙賒河橋泊處近桑麻霜風遶郭交三
鼓水月荒村共幾家滌倒客情傷夜永蟋蟀歲序自
天涯賓鴻似欲催人發幾度驚回起旅[illegible]

石城登江樓

旅懷無限合登臨賴有危樓近石城飽聽潮聲傳日
暮細看山色換陰晴江心鴈逐孤帆去柳外人騎獨
馬行風景滿前頻得句未妨旬日滯歸程

江浛

塔巖

支節巃嵸上層巔一竅中空別有天雲護梵宮猿聽
偈月臨蕭寺鶴茶禪樓臺坐領千峯翠樹暝遙分萬
壑烟說法老僧聞擊鉢誤驚幽鳥落平川

章懋

禁中聞鶯

禁苑花深晝漏遲鶯聲遙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
谷却伴仙韶奏玉墀長信夢回欹枕處瑣闈吟罷倚
欄時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館閣體裁

謁文丞相祠

元宋興亡迹已陳忠臣祠宇尙如新夕陽古樹烟猶
暝夜雨荒堦草自春慷慨六歌空灑淚間關百戰竟
捐身穆陵地下應相見不負臚傳第一人　豪壯

吳經

出東林寺

東林慧遠舊開山　兩便來偸半日閒　倚樹誤驚幽鳥去　敲門疑是老僧還　踏殘明月花三逕　眠斷浮雲屋半間　早向虎谿谿上別　欲追三笑邈難攀　明淨

李驊

石室山

石室初從混沌分　雅然一竅氣氤氳　山僧慣住[illegible]龍窟　野老能穿虎豹羣　行怪帽簷常礙蘚　生驚衣袖忽生雲　幾時更借禪床臥　六月松聲絕頂聞　寫景佳

章極

彭城懷古

彭城形勝昔稱雄　表裏山河指顧中　逐鹿幾人爭疾足　沐猴千古笑重瞳　劍藏古塚猶騰焰　草化芳魂不偃風　想見拔山餘憤在　濤聲日夜吼長虹　排徊悽愴

童文

次濠梁驛採姬經歷思佐

月在中天夜未分　悲風鼓角動譙門　峯巒遠近橫郊埜　樓閣參差入漢雲　幾杵鐘聲林下寺　數家燈火水

逸村馬蹄今去入城府　尋問吾宗有使君　筆筆不凡

方太古

釣龍臺

三年一上釣龍臺　人去臺空事可哀　山色晴聯雲樹去　江聲寒帶海潮來　何人弔古心偏壯　野老題詩眼獨開　若問無諸興廢處　古碑風雨半莓苔　氣格高雅

送方晃還白雲源

寒溪漾漾柳依依　柳色溪光春已微　七里船衝明月去　一源人踏白雲歸　閒中盡日銷詩句　醉後欺然臥

釣磯千古水烟虛　鏡裏重泉何處起雄飛　爽勁

華陽山人喜予重叙次韻奉答

空洞先生被薜蘿　芙蓉歸夢夜來多　龍門雪冷妨人往　鶴嶺雲深覬子過　珍重未酬青玉案　婆娑且放紫芝歌　重尋莫漫誇星聚　滿地江湖總白波

撥悶

浪遊何處是天涯　回首無成百念差　可笑病懷常酒琖　不知春事已桃花　雙臺山下漁翁艇　獨樹江干野老家　書卷釣竿清似水　浮生從此不須嗟　高懷自賞

書寒溪書屋壁

屋佔桑麻半畝園歲無車馬一人諠午涼樹影圓浮（別有人也）
地夜靜灘聲直到門萬卷詩書銷日月一灣鷗鷺共
朝昏興來蓑笠扁舟去不亞浣花溪上村

讀孫太初去冬所寄雜詩

發篋得詩用肺熱山人與誰同住山碧雲行空月皎
皎春風滿地花斑斑昔年針線祇自好今日門戶如
予間愛說輕身事修鍊吾當爲女解連環　逈出塵埃

人日簡王履吉

披衣起視夜何其雨似輕埃復似絲梅抱粉紅將落
臉柳纖青綠未揚眉石湖遠岸搖新漲茶磨陰崖閣
舊澌寂寞草堂揚子宅政當高適寄詩時　有遐心

瓠園春晚次伯邪韻

片月涂江隔上林江花江草總知音紅飄雨後詩懷（音登）
惡青繞大淮容思添冊寵宵然山絕頂芳亭宛在水
中心月明幾度吹長笛誰識漁翁自姓任

早春

東風拂拂柳芽黃先送春光到草堂老矣詩書眞作

崇優哉林壑友添怡水浮鴨綠平江浦花染胭紅蘸
海棠可是南鄰無酒伴酸醅朝已濕衣裳　奇思逸興

社日出遊

村村社鼓隔溪聞賽社歸來人半醺水綴山舒延客
佇花明柳暗認春分平田白漲流新雨絕壁青楓挂
斷雲策杖提壺隨所適野夫自是不同羣　取酒

寒食

春光二月忽三月天氣單衣又夾衣樹樹梨花相蹴
發家家燕子未曾飛客懷不慣逢寒食世路遙堪往
翠微溪上柳條新芙碧輕風晴日待儂歸　逸致

穀雨

春事闌珊酒病瘳山家穀雨早茶收花前細細風雙
蝶林外時時雨一鳩碧澗州丘無鶴駕綠蓑青笠有
漁舟塵埃漫笑浮生夢覓弁于今薄試遊　清風爽韻

憶溪上梅花

去年冬早溪流淺重憶開時誰王張一樹隔簾雲美（裊嫋）
影萬花迴夢雪生香最多畫意山松閣占斷風情水
竹莊何日歸來酬汝頭小盃秀句放清狂

…多景樓前荇蟹螯廢苑日斜傷六代長橋月上憶三高老來無復江湖夢只向山中坐讀騷　意氣飛楷

胡沆

詠隋煬帝

九曲樓高殿綵旌樓前飛鳥不生翎法車十二朝隨仗女騎三千夜度笙汴水雲空無泛鷁葉林石在有流螢晉陽宮苑春無主誰信蛾眉解起兵　樓愴多寓

呂筠

詠隋煬帝

晉陽城闕謾芳菲歌舞迷樓竟不歸女騎三千玉笙怨禁兵百二錦帆飛碧栽街柳河堤迴紅剪宮花苑樹稀惆悵廣陵無舊物流螢歲歲點人衣

趙日啓

太乙宮中元賦

揷霄銀杏赤闌干八十隱羽老鶴冠華表影高壇月正步虛聲斷醮香殘臨崖吐白迴仙仗開戶書冊進地官共坐不知臨紙曙　又漫漫

蘇林

冰筋

雲埋屋背巳催鬼滿瓦垂冰凍不摧乳石駢羅疑在谷遺瑤瑲璨儼成堆泣寒侵被憐衰老咀嚼鳴牙憶尚孩自是中原驗冬令江南春候亦難栽

徐僑

題五雲寺

黃雲不破五雲深隱隱回還坐此林齋阜幾重遮入路龍岡百里護來岑單僧憐汝喧魚板漫叟便余玩鶴琴茶罏策節無個事登高時復一長吟　華蓋是唐碧

金似孫

偶成

自笑虞卿窮著書榮華豈復羨金珠偶然索酒歸謀婦何以爲耕當問奴句可驚人腳次有錢堪使鬼命中無田閭不用生愁嘆見說今年減税租　警策

九日

秋老郊原雨應涼寒花猶自未全黃江涵雁影楓初落霜滿蟹螯橙正香但把綠尊酬素節休誇金印擁紅妝人生幾遇重陽日恐向牛山泣數行　抒景得致

童梓

九日次友人韻

路入千山草色蒼歸來兵後認家鄉昔驚塞上烟塵隔今喜山中歲月長九日重逢三徑菊半生贏得一頭霜親朋相對成歡笑一醉何嫌累百觴　馬摯

趙良恭

次方菊友覽勝雙溪韻

蕭蕭鳥帽鬢初華矯首柴桑蹟未賒夜雨有詩驚草夢秋風無恙踏槐花好山得意歸青眼疏食忘憂飲碧窪勝賞雙溪都覽盡錦囊收拾訪僧家　中聰乃會

吳景奎

六朝遺蹟

望中紫氣已蒼京六代遺基付夕陽鍾阜插天猶虎踞虞淵浴日見龍翔樓船鐵鎖江城在玉樹金蓮野草荒一自王師來飲馬烏臺百尺凜風霜

寄弟綺

溪上垂楊撲酒旗別來猶記醉歌時故山笑我生華髮諸弟惟君最白眉風雨夜床懷旧藥池塘春草入新詩自憐漂泊成何事折取芳馨寄所思

嚴天麟

游金華山

行盡崎嶇路轉微霏霏空翠拂人衣松華閣雨晴還滴石乳凝雲白欲飛洞口月明龍已化橋邊仙去鶴猶歸我來欲問長生術流水空山自落暉　字子警策

葉正

春日郡居雜言

不知殘雪是春光趁見輕雲覆野塘春草春山相妒綠新鶯新柳漫爭黃囊無太史新頒曆衣有雲臺舊賜香但得清尊花底醉任教白髮鏡中長

感流中自寫溫厚

金華詩粹卷之十

七言近體下

七言排律

近體補遺

金華詩粹卷之十上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參訂
長山戴應鼇編次

七言近體

潘希曾

春日即事

林下光陰咏轉長，春來物我兩相忘。烟波戲藻魚知樂，花徑銜泥燕竊香。白日一壺陶令醉，青山雙屐阮孚狂。荷鋤隣叟歸來晚，見說農桑事漸忙。有思致

攜張嘉運遊醉翁亭

雨裏登山亦自奇，古亭岑寂話深卮。廿年離合誰能料，一餉陰晴未可期。鳥喚白雲高木落，僧歸青壁暮鐘遲。酒闌漫復聯鑣去，明日秋風兩地思。亦復芊眠

京口即事

行盡東風愛日長，京江風日似錢塘。望知酒旆心先醉，吟對花枝句亦香。浪裏金山妨短屐，雲邊鐵甕倚危橋。長安到此三千里，更擬揚舲過楚湘。高峻亦復澄泓

登荊州城

城頭突兀仲宣樓城下長江日夜流吳蜀東西如指掌關河百二此襟喉千年用武英雄地萬里來遊客子秋徧倚欄干未能去龍山風日晚悠悠

泊夷陵

岸頭烟色暗寒蕪東下夷陵水似鋪出峽江聲城畔急傍巖漁火雨中孤秦灰未冷還與楚漢門難安可恨吳惆悵千年如昨日夜深閒坐撚吟鬚　調掀

詔獄聞蟬

積雨圜扉晝不明忽驚蟬響鬧新晴無求似汝亦高致多事爲誰鳴不平風露一枝何處好乾坤餘暑幾時清故園心事秋來劇空愧浮名累此生

送郭大參致仕

江上秋風作曉寒扁舟欸乃下重灘一千里外尊罏興三十年來岳牧官去國尚嫌名太潔到家應喜夢初安論文未卜重逢日極目浮雲正渺漫

姜芳

次童君櫟韵

雨勒行舟野水肥鄉心已與鴈南飛離筵得酒多成醉愛裡題詩亦押歸鷗鳥久煩窺釣石山靈新爲淨巖扉[illegible][illegible]綺語難磨戢一夜凉侵白苧衣　静適

林進脩新種薔薇開花

正惱風花萬點飛短籬踈芷尚餘暉雙翻翠袖春來薄一種清香蝶到稀縱老穠花須插鬢臨行綠刺復牽衣斜陽相見東山下晴錦離離人未歸　賀次談蕩

應[illegible]建聘過車盤驛

誰遣詩魂亂酒魂騰騰冒頂欲凌雲纖蒲包飯異鄉客流水遶籬何處邨石色到天青未了花香隔岸遠猶聞不知白鶴人何在一箇茅亭自落曛　景嘉纘徽

北城會飲和叚維勤

傑觀重樓壓厚痛一杯眞可盪塵胷坐中笑語隨風遠老去詩懷得酒維青嶂有情都侍從滄江無語自朝宗瑯琊太守公眞是點竄雲霞墨淡濃　高聳

陳綱

客邊贈廷忠

百年擾擾驚過半知止當尋鷗鷺盟仕路風塵拚劇飲故園松菊久忘情舟行險道招呼急鳥識忙人自

狂鷗眼底相知今有幾何緣重對此盃清 雖宋詩自有致

方僑

題白岩山居

最愛地偏隣澗壑也知門靜迴塵寰竹深啼鳥頻驚夢山近溪雲却伴閒老樹壓簷枝偃蹇清渠繞砌水潺湲誰云箕潁今難見自許巢由尚可攀 道上

大慈巖紀遊

攀蘿梯石度層巒紫翠重重轉曲盤山擁佛龕聯斗極人隨鳥道入雲端半空嵓瀑飛晴雨萬壑天風生

晝寒却負寒翁先此約追思無語獨凭欄 孤迥

唐龍

東坡寺

轔轔車馬行山中披崖梯石凌青穹昏黑折入東坡道清虛恍在西天宮花開欲謝水鳴澗鶴去復來雲滿松相去桃川僅千里仙源靈氣應相通

立春

陰陰雲檻折梅花薄薄盤餐媚韭芽竹裏啼鶯初過水海邊飛燕又還家[illegible]思短髮清[illegible]

歲華鷗泛激溪春水動兩三稚子候星槎 幽細

鎮西樓次遂翁韻

縹渺危樓百尺雄雕甍丹柱映崆峒月明青海烽烟息雲隔天山箭栝通清夜角聲流遠塞高秋旗影拂長空輕裘緩帶時登眺胡虜長驅一瞬中 壯

送江涯王子還朝

鷄壇風雨時留話粉院詩書近結鄰遺我自看秦地月送君遠踏薊門春水寒沙磧雲容淨雪散石峯梅蕋新邂逅若逢相識問夢漁直欲學垂綸

陸震

白鶴山詩

雨洗長空柒出秋逼人清氣試霜裘山輪秀色蒲平野月送夜凉歸小樓薑薦黃芽尊賽酪豆垂青角酒登務平生誰似程夫子不逐晚山相對愁 清昧

戚雄

龍洞

亂山深入翠微中古洞陰陰卧碧空十里風雷飛絕澗半巖花雨落長松暫披野服來方外笑接瀛洲有

路通見說隱文多内敎酒酣吾欲問崆峒 亦有筆

章寛

雨花臺

神光何街隕天花臺迥登臨望眼賒四顧江山還帝里半分淸隱入僧家故宮草樹寒烟合落日松楸古道斜鐵騎雲屯龍戰地幾多遺骨漲江沙 清綺

唐熊

錢塘懷古

天高城闕俯江流山勢參差王氣收十里芰荷迷白日兩峯松桂落清秋寒潮不散三吳恨霜月長懸二帝愁玉輦尚餘芳草路忍聽啼鳥怨荒丘 俯仰有餘情

春霽

浮雲片片出寒枝江上柴門曬起遲曲徑雨收飛蛺蝶踈林風軟怨黄鸝綠楊斷續垂絲重新筍參差傍舊籬九十春光容易老百年[illegible]詩 閒朗

題玄常觀

一谿門外兩峯回積翠中天起玉臺丹竈有烟臨瀑水殘碑無字鎖蒼苔閒雲不礙松花老玉樹長淸石髓開採藥至今猶未返鳥聲疑是赤松來 落想幽香

胡森

遊金山

微茫雲海鬱孤峯陶謝風流恨未逢波涌玄堂朝結蜃龍吟秋水夜聞鐘江門細雨懸鄕夢山寺踈燈照客容書劍薄遊聊復爾衣裳已遣製芙蓉

過玉華先生齋居

官舍踈烟接翠屏午齋幽意入黄庭天空自放松聲遠牕近猶看艸色靑鳥下竹亭人語靜客來芸閣[illegible]魂醒坐深山霧談經龍旋汲淸泉試玉瓶

賦文水池

池中文水淨無泥池上寒流漱玉溪鳧鳥已歸沙月冷湘荷初製野樹低習家歌起波疑漾鏡曲雲移老不迷已覺塵埃無處着更從何地覓菩提

秋懷

蕭踈凉影入江楓騷客幽棲賦艸蟲八月星槎廻故國十年雄劍倚秋空寥天雲卷邀歸鳥落日波長有去鴻未卜美人明月處五湖何地不漁翁

冶城東麓亭次紫巖太宰

冶城清燕羽觴飛王謝風流世所稀阿閣自應歸鳳侶滄洲未遣憶魚磯龍精已化吳雲紫金氣終銷僭晷微清世豈勞傷往事高林斜日澹忘歸

鄭鏓

桐岡偶作

桐岡回首思悠悠憶昔乘鸞亦共遊出岫白雲隨我意漫山黃葉繫人愁蛩鳴絡緯驚殘夜花發芙蓉憶暮秋夢醒玉簫依舊在可憐埋玉已荒丘

錢學孔

遊三洞

莎逕紆徐接翠微凌晨移艇入巖扉桃源隨水紅于樹洞府含雲碧四圍石化羊羣長日臥碁殘羽客此時稀拘方未盡窮幽興飛蓋歸舍背落暉

童沛

登白鷺山一覽亭

覽勝亭高近玉京老眸開眺喜春明山腰雨歇泉流激松頂風生鶴夢驚貼地牛拳林樹杪穿郊一線野

[illegible]與盡尋歸路山鳥斜陽幾處鳴　醇正

章贄

送包子木年丈東還

把手江皐雨漸收茫茫無限古今愁東還自有尊鱸美非復誰無衮斧憂壯志已甘紅袜額閒情偏惜錦纏頭紛紛天下何時定此意君知莫忘休　超卓

除夜即事

人說嘉平此夕休瓦盆盈酒綠浮甌弟兄自託田家樂童稚安知志士憂身世未堪多事日鬢華先益數

莖秋共占泰運隨春煖獨對蛛絲破夜愁　悲感

凌瀚

露峯秋興

水光山色蕩秋容客子頻來石上松下界風塵迷萬井林皐日月放孤蹤花前舞袖欹藜杖谷口樵歌答暮鐘清氣逼人閒不了梯雲重躡頂巔峯　清思生芬

吳一峯

題榔

章臺雲鎖響輪蹄春染藍袍色已齊涼月舞回嫌袖

短東風[illegible]無根飛低黃鶯並坐天疑午烏鳥羣棲汨
易[illegible]聲猶未息不教歸院晚來迷

徐[illegible]

下[illegible]

空山夜半從雨聲纔窓布[illegible]明高聚雲水連天日欲
起海[illegible]不驚側身宇宙餘數指轉眼江湖憂
此生[illegible]雙青晴 老筆深衰

姑蘇

澤國江山坼地浮闔閭城下水平流烟迷繡閣佳人

老葉落梧宮霸主愁一劍有靈誰試石百花何種裏
芳洲興亡舊根俱塵土日暗郊臺幾度秋 弔古低回

李品

初冬喜晴

淡烟輕霧轉微茫一雨三旬喜恆暘稷洛清溪鷗數
點晴霞暮落鴈千行雲沉鏡水菱蔾盡金狮冰盤橘
柚香最喜茅簷堪曝背不妨紅葉滿溪堂

徐文通

岱宗三首

岱頂凌霄十八盤中原蕭瑟思漫漫振衣日觀三秋
瞎倚劍天門六月寒風雨黃河通瀚海星辰紫極近
長安小臣願獻蓬萊頌閶闔高懸謁帝難 三詩決決高調

其二

紫氣騰空護漢都山川杳藹入看無乾坤忽合東溟
注日月還臨北極扶秋色歸鴻淹客鬢清樽過雨對
蓬壺凭高莫問前朝事帝子不回空大夫

其三

天簇峯巒青帝居層陰晝鎖漫躑躅中原郡國秋笳
晚萬里山河夕照虛玉女空傳三島藥秦王不篤五
雲車當年郤笑相如誕身後還遺封禪書

秋同王元美登蓬萊閣二首

起草明光漢近臣三齊心跡共風塵天邊蓬鬢逢秋
色海上清樽對故人末路黃金誰得問中原白羽自
堪論南夷重譯何年事擬共銷兵慰紫宸

其二

高閣凌虛大海開秋風蕭瑟逐人來波濤不斷兵戈
氣鴻鴈逢添鼓角哀倚劍中原[illegible]對酒放歌萬里一

金臺浮雲何計收西北悵望京華首重回

秋同王元美遊雲門二首

秋山落色坐相望箭括穿空劃大荒玉女自開明月嶂仙人遙度赤城梁天盤渤澥吞蓬島地敵青丘吐少陽翠壑聲稀霜闕迥欲寒星斗賦長楊

其二

雲門高等古青州一望蓬瀛海氣流使者靈槎疑泛斗神仙遺世只居樓中原雄業秋風昇大峴旌旗暮雨收齊塞年光同滯客清樽相對笑吳鉤

送俞憲使之湖省

紫省多年並海濱騑騑何處動征輪楚天舊識乘驄客湘水重逢作賦人雲外帝星雙闕曉樽前黃鶴十洲春懸知別後能相憶爲向襄陽覓隱淪

張元論

贈張龍田

黑頭辭組桂江濱花柳盈門未是貧明月長隨貪飲客青山都屬好遊人志和垂釣原無餌平子揮毫自有神別去十年渾似夢相逢莫厭酒杯頻

鄭本立

晚泊廣陵

鼓角城頭聲正稀客愁無奈思依依春風楊柳隋隄亂落日蒹葭楚澤迷天遠那堪人北望江寒猶自鴈南飛故鄉雲物應無別日斷關河歎未歸　自作盛響

秋日酌徐太僕

樗散誰憐老鄭虔幽居聊爲故人翻菊花盈把不成句竹葉當盃還自乾一別風塵空白首十年岐路各蒼烟人生解道如朝露容易秋霜到鬢邊

章适

長安春望

西山紫翠鬱崔嵬御宿光纏閣道迴輦路聯芳宮樹緑苑花微映禁城開衣冠盡拱三垣入玉帛遙從萬國來已喜皇威當泰運常留佳氣藹蓬萊　工麗

西湖

朱城碧嶂遶縈迴洛洛瑤流鏡裏開鳧影忽從雲樹落棹聲還過藕花來吹簫共覓秦樓侶解佩爭憐漢浦才尚憶當年林處士只將孤鶴咏寒梅

三衢舟中晚泊

石瀨沙潭盡日行碧山稠疊暮烟橫溪舂隔水自相應野火穿林時獨明落落疎星沉靜渚依依遠樹積寒城薄遊已覺無拘礙况復仍多物外情　描景婉秀

吳百朋

登岳

絕巘渾疑在絳霄潺潺流水帶松濤千巖雨過天光淨三觀風寒日色高讀盡碑崖憐異代書無封禪感清朝春山啼鳥斜陽外歸路崎嶇未覺勞　韻高

李學

送余懶雲還鄉

蓴美鱸肥八月秋雞江有客泛孤舟半肩行李書香在三叠離歌酒興浮落日鐘聲黃葉寺西風帆影白蘋洲明朝記取相思處人在吳寧獨倚樓

鄭倜賓

山中

入山讀書深翠微買地相將與世違窗對雲間千樹色溪懸洞口一泉飛危峰月上人初定側路橋欹客到稀自是一瓢風月好不緣今日棲雲扉　工堪對

懷浩山舊居

十載松關闢草萊庭開稚子候君來寒花無主還開落春燕依人自往回人去汀洲生杜若客歸門巷自莓苔溪前已滿藤蘿徑引蔓牽絲過小臺

郭堯紀

夏日同魏月野江東樓晚望

高樓不為遊觀設魏老何如興特濃漢水接天鴻鵠度美人隔海綵鸞通百年病眼雙詩客今日幽襟一竹筇此興不隨登覽盡蕭蕭人影夕陽中　好景

徐用光

憶羅山舊業

數椽書舍白雲岑幽谷林深多鳥音雙楓樹老籟常寂半月池明空復沉幾度杖藜舒野嘯有時村釀伴孤吟別來轉眼忽陳迹擬待春風往再尋

胡僖

白雲洞

白雲偏與洞相宜此洞停雲我所思石磴閒哦塵不

到柴關半掩鶴歸遲琴衣每濕晨蒸候山徑多迷晚
靄岐爲問仙郎雲卧處可能插得淨無遺
商大路

次李屏石壁間韻

兩溪溪曲郭南村梧竹扶疎月影繁萬里橋通楊子
宅一時人道李膺門詩懸四壁客初散酒吸百觚愁
尚存獨立屏山山上嘯高蹤何處叩吟閽

胡忠

證果寺

永安山水古叢林破衲傳來幾代深滿地白雲離俗
跡半庭黃葉伴僧吟簷頭鳥雀窺香飯潭下魚龍聽
梵音莫道空門忘百慮九年面壁亦留心　旗鼓精明

趙祖烏

清泉洞

高卧氷壺一夜秋碧空如水洞門幽登臨溪壑歸清
夢來往風塵付白頭水樂偏於孤枕入松濤且向萬
峯流從今自抱蘆花被黃葉西風作浪遊

秋夜簡社友

驛客半落誰爲歡欲吟詩思渾漫漫夢魂一枕杵聲
碎風露半堦梧葉寒知非忽憶少年事多病不禁秋
夜闌明發杖藜水西游毀裳共着華陽冠

程敬孫惠茶

卧病文園日正長斜題遠寄雨前槍黃綾不羨龍團
貴紫筍還鬪雀舌香一覺落花人醉醒半簾飛絮燕
歸忙新泉活火松風細何處黃州白玉堂

戴子磐

鹿田寺

躡磴梯崖入紫烟重岡別貯一山川琳宮梵宇開真
境瑤草琪花滿石田懸瀑千尋飛白雪層臺百尺倚
青天鹿畊不見當時跡猶自雲霞鎖舊阡

王乾章

過恒山邵寓開元寺西留謝虞叅純

重城遠眺鬱崔嵬居並招提映薜蘿但欲青蓮秋水
澹漁陽紫塞暮寒多月明高閣僧初定風靜長空鴈
忽過此日萍蹤逢玉樹幾燒紅炬聽吳歌

徐用修

再度秦嶺謁韓昌黎祠

[illegible]山盤曲特嵯峩閱歲驅馳此再過世遠風流還俎豆秋來雨露自藤蘿封章剡蘚碑文舊遺像行人感慨多衛世兆憐心獨苦今人伏軾憶鄒軻

謁姜太公祠夜宿釣臺

王業佐周車跡遠丹書出世釣磯留經秋駐馬趨瞻拜落日攜琴祇自投半枕溪流喧夜月一簾露色靜眠鷗自謀謀國渾無計木葉蕭蕭思轉悠

章述

九日

漠漠平沙雁陣飛雙溪極目影霏微紫萸細結醒前佩黃菊斜簪醉後歸砧杵敲殘秋色老襟裾染就暮山暉故鄉此日真堪憶何事風塵未拂衣

又

作賦憑高憶此辰正冠何必倩傍人席隨高下情俱適飲到清醇意自真秋興未因梧葉老客懷偏共菊花新萸囊縮佩緣香例不效桓生辟鬼神

王三錫

遊三洞

天開大竇不曾封却縱遊人入半空向壁石來嵩少室乘槎人過水晶宮懸巖細滴龍珠碎曲徑斜穿鳥道通曠宕玄虛無一障神遊疑在帝鄉中

聯句俱雅

趙志皐

三過在城欲登東山不果感而賦之擬期後約

幾度東遊阻岱宗馬前終日碧芙蓉憑高欲覩三峯小作鎖元知五嶽從青壤幾年藏漢儀白雲何處覓秦封會須夜指扶桑日直上天門第一峯

亦自崢嶸

渡楊子江

曉漲浮空漾綠蕪涼颸颯颯起秋蘆鼉吹疊浪江聲壯雁度寒雲野色孤鐵鎖自沉今古恨金甌猶拱帝王都經行莫問興亡事天下車書盡版圖

自是臺閣氣

送王荊石司業之南雍

翩翩征旆出長安紫氣鍾陵咫尺看載筆昔年垂琬琰環橋今日盛衣冠鳳凰臺迥春雲麗燕子江空夜月寒此去極瞻南斗色知君應不後陽韓

賦羅浮歸客送歐虞部楨伯致政還粵

江上秋風一棹歸拂衣重問釣魚磯亦知執戟疲玄
草可憶含香傍紫薇月滿梅村淸夢繞書藏丹洞俗
緣稀芒鞋偏踏羅浮路會見金烏夜半飛

彭疲得元功弟寄詩喜答時在楊州

南北驅馳髩雪侵琴邊流水隔知音半生自笑邯鄲
夢相憶誰爲梁父吟興動寒梅官閣遠夢迴春草客
堂深那能不跨揚州鶴明月他鄉夜夜心

藥洲亭

別院紆迴一徑開天涵秋水淨無埃仙人採藥何年

去做吏尋盟盡日來載酒狂移花外榻彈棊趺坐石
邊苔浮雲世事看蕉鹿空憶橫汾作賦才

唐邦佐

張郡伯春日過日涉園

門掩青山豈避名翻勞五馬款柴荊甕開綠蟻浮春
色樹隱黃鸝弄巧聲便好折花簪[illegible]且同倚杖看
雲生欲知十載幽棲意學得龐公不入城　脫俗

山房對雪

玄雲莽莽變關河積素空豁映翠柯片逐輕花過水

盡寒添疎影隔簾多誰家擬賦詞爭長此日題箋還
屢阿那憶五湖如畫裡水雲端可臥漁簑　輕灑

湖上訪超然上人

旅懷春思兩無依偶爲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藹
語雪消菜甲野蟲飛看花香入枕㭰杖照水寒生薜
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與得釣船歸　氣韻生動

卜居

野老卜居何處村亂山當户水遶門蓬蒿聊爾棲仲
蔚淸勝可以無桃源寒林春到花欲放烟塢徑幽樵

不喧豈有秦人避世意祗知荷鍤踰華軒　參差遠韻

卜築

歸來卜築江之濆仍見當年自在身院外野雲閒出
壑沙頭水鳥不驚人花香冉冉薰衣細竹葉青青蘸
酒頻自改新詩還自咏冠簪那拂舊黃塵　想見閒[illegible]

春日喩邦相邀遊西湖同徐[illegible]吳[illegible]君賓呉翁

晉分城字

春事催人幾出城平波十里畫船輕也知非海能留
客未道西湖可避名地匝烟花朝夕照風迴山寺落

鐘聲陶然直欲遺身世一曲滄浪萬古情 雄渾不佻

夜宿錢塘

暮向酒樓挂長鋏雷霆殷地知潮生一江月色夜如晝萬户砧聲秋滿城浪遊何處可駐足不寐此時難爲情天明𣪍上太虛閣極目長江淘不平 渾勁

客夢

客思凄凉歸夢頻覺來猶是客中身因悲白首歸無策轉覺青山夢未眞十里烟光籠野色半篷月色照寒津河干樹影漁翁釣醒眼能無笑逐臣 一團氣骨

春日北園

春風一夜滿幽居鵓鴣青回徑草初數畝田園剛負郭五株楊柳即爲廬姓名久謝山公啓農圃頻看退氏書莫道還家便無事栽花種樹亦勞予 胸懷落落

胡頌

天津泛月東何方伯

萬頃蒼波海國秋一樽明月泛中流水晶盤底寒光滿琥珀盃中灝氣浮自覺旅懷同適爲且隨清賞遨飛觴一聲白苧臨風發何處離人獨倚樓

李明府招飲納凉湖上

紅塵何處不煩歊緑酒新亭喜見招河朔千年風未泯湖山六月暑全消蓮飄香氣當盃細鳥弄歌聲入座嬌興劇更憐明月上斷橋移艇聽吹簫

葉夢斗

金陵懷古

風雨深宮半草萊石城遙望勢雄哉重堤柳色連牛渚舊苑鶯聲起鳳臺六代廢興秋水逝三山明滅暮雲開從來臨眺傷千里况復寒生一雁哀 雄勁高渾

吳孺子

期錢懋穀不至

美人去時江上雨江雨晴時期不來細草空階留屐跡寒花别院待春懷欲邀青眼看山色還有玄言作賦才侵曉望窮烟際路衝泥幾度更[illegible]臺 刻意幽深

燈夕喜錢懋穀移惠山

道士五年離錫山寒泉每每夢中嘗多情錢起携瓶至作怪盧仝取火忙細雨入窓香不斷輕烟凝榻意何長蕭齋寂寞燒燈夜留滞無嗟客異鄉 幽細之極

歲暮

[illegible]客好[illegible]當歲暮草堂習靜自情親閉門覓句留殘
臘倚杖[illegible]由得早春鳥雀入林知有我烟霞爲伴若
無身[illegible]嘗別去西湖上萬樹梅花刺眼新　孤峭絕壁

移[illegible]

宿愁[illegible]抱病移居江上村忙裏提携知藥
餌閑中[illegible]尊南簷愛月先安榻北牖嫌風即
閉軒且是主人能好客黃魚白飯早過門　古典

湖州

乘閒取醉到湖州風土雖殊景物幽綠水家家堪把
釣青山處處好登樓魚蝦兼味甘孤客菱藕傳香脆
早秋便欲移居來此地短蓬簑笠狎沙鷗

方克治

秋懷

坐對鳧鷗漾夕霶愁中飛檄動江關秋聲偏寄千林
葉暝色平分兩岸山漫擊唾壺傷暮齒請看飛鏡照
愁顏揭來欲問西征事驄馬危途尚未還　聶落吐奇

江上送友

瑟瑟涼風動布袍紛紛寒葉下亭皐江湖與客移輕
舫海月窺人折大刀徒有故交分脫粟將無歸計在
持螯不堪流滯還傷別佳會難期夢寐勞

胡應麟

留別惟寅汝脩

携手都門話息機筑傍愁見和人稀千山積雪盧溝
斷萬里寒雲碣石飛紫禁未前明主席青門頻把侍
臣衣尺書何處堪相望天地東南一少微

寄邊上友人

早聞詞賦擅西京更羨終軍獨請纓萬里旌旗分漢
壁十年刀斗隔燕城雲沉瀚海風沙起雪滿交河道
路平與笑故人猶短褐欲將孤劍事長征

秋日送人之洛中

挾策憐君出漢關驛亭晴色滿山川浮雲半落漳河
水寒日斜分博望烟龍劍獨携星斗外鴻書遙寄雪
霜前綈袍對拂雙蓬鬢猶是京華旅食年

同文父登太山

百轉丹梯上翠屏天門遙望海冥冥幽燕北護諸陵

紫齊魯東迴萬壑青松色自搖秦帝輦芝封猶駐武皇靈殘碑七十俱塵土千載憑誰問勒銘　壯麗

送安茂卿賦得富春山釣臺同諸子分題作

百尺危梯上翠微空臺長日亂雲飛山寒麋鹿歸樵徑水落魚龍傍釣磯越渚桃過蘭杜遠漢庭書到薜蘿稀披裘莫道垂綸客夜夜雙星動帝畿　偶作氣色語

東陵菡萏盛開即事

紫騮何處繫垂楊菡萏初分太液長十萬紅粧齊襯色三千彩袖各飛香遊童戴葉翻歌扇稚女穿花出畫舫最是夜來添悵絕湖南一路下新霜　豔冶

送吳太學遊邊

燕臺秋色乍闌珊少借壚頭十日閒說劍風聲流易水彎弓雲色墜天山平沙夜伴孤鴻宿大漠朝馳野馬還愁絕胡姬離恨杳西風吹夢出陽關　致亦豪

西湖

雪消塵淨見層空山色湖光面面同蛺蝶遍圍雲母障波濤長浸水晶宮青天遊蓋飄香霧白晝飛泉墜彩虹隔岸近移蘇小宅畫船齊泊藕花東

又

繽紛桃李盡成蹊夾岸晴沙送馬蹄遠水落霞蕭寺外孤峯殘雪斷橋西闌干半倚青林出睥睨遙看碧樹齊小扇輕羅歌未闋樓船已到百花堤

又

千山臺殿列金銀草色湖頭綠漸勻白傳堤前題柳客陸侯祠畔賣花人連峯黛簇嬋娟髻滿路香飛叱撥塵四面旗亭遊未半遙看斜日墮紅輪

又

一望平湖翠幙懸湖心亭上劇堪憐凌波舴艋雙雙度掠水鴛鴦隊隊眠靈隱僧歸雲色裡淨慈人醉月明前吳姬十六俱年少競結同心玳瑁筵

又

碧空如水淨無氛鴈子鳧雛蕩漾紋縈纜半依秦帝石攜尊齊酹岳王墳荷花色照千門月桂子香飄萬壑雲向暮西泠風轉急綠波橫濺石榴裙

孤山宅

兀立中流四望奇誰開丈室枕漣漪雲埋洞口呼猿

日雪擁湖頭放鶴時漿柱作花猶滿砌跡梅横彗逈
當饑淩風却月憑誰和一樹寒香入夢遲

六橋堤

千尺晴虹架彩斿欄干三百大堤頭繽紛冶女迷花
到雜沓王孫戲草留玉管競催明月上金尨晴逐暮
雲流春風一路看圖畫萬樹桃花簇紫騮

李能茂

寺中

天遍羣峰勢欲連起臨平楚忽蒼然窸虛薜荔先秋

老嶺近晴雲當户穿日影誤吞龍象轉香烟常傍法
王傳諸緣初地眞堪息課理光明大藏篇

靈隱寺飛來峯作

一峯突兀嵌玲瓏誰似人間斧鑿功太古雲留蒼蘚
澗中天日映碧巖紅洞門倚杖山泉落梵閣鳴鐘嶺
樹空倘厭酣游車馬劇不如飛向泬寥中　穩稱

寄姜孟固

憶昨呉山幾醉來郡城風雨到蒼苔人於酒市披衣　妙
出客自侯門結轡回萬里滄江當坐合六橋春水滿
湖開向知憔悴成何事可逐潮頭上釣臺　瀟洒

毘陵

到處風塵不自安孤蘆回首夜湯湯奔騰雨注空城
急浩渺樓臨大澤寒白眼中原無倒屣青春故國有
加餐乾坤我自饒踈放仗劍從教老鶡冠

登虎丘

岧嶤拂袂蓬萊呉越關河鴈影回萬堞近臨姑孰
轉千峯遥向太湖開高臺不散青鋒氣明月猶疑白
虎來爲是渴煩聊寄汲如何歸棹競相催

登呉山絶頂

一山高注控雄圖回首浮雲互有無春到人家迷雨
雪坐當絶頂散江湖層陰萬里呉天盡王氣千年越
徼孤勝地已應才作賦如何少壯更窮途　氣雄

上王元美先生

萬里汪瀾砥柱雄江東獨步更誰同明王擬給尚書
札才士應論列國風畫省星移溫室樹舊都雲滿未
央宮幾時賓客齊樓夜亦傍清尊意氣中

贈盧將軍思禮

寶匣飛霜玉鹿盧雄心曾復按邊圖趨朝曉露侵金甲入幕晴絲點繡弧萬里鯨波消郡國九關虎隊翼神都豈應好武將軍事爲奏鐃歌出塞無

得胡元瑞孝廉書并所著詩數

伏枕清秋問旅蹤蘭陵山色自雲封書來金玉空林振讀罷風霜太宇重朔野千峯迷宛馬中原萬里隱人龍起居兩地猶無恙莫向明時嘆轉蓬

夏日方神錫邀登至道山

巨靈陡絶削芙蓉忽自壺觴得爾從高發憑虛雲樹合亂流瞀險薜蘿重海門風雨開尊斷列郡樓臺入夜封暑氣全消禪境外澌聽清籟下千峯

戴應麟

赤松山訪二仙祠

丹成羽化出塵寰鶴去玹荒雲自閑青海經年留鶴馭赤松盡日鎖玄關千秋玉樹棲霞色一望晴嵐擁翠鬟我欲乘風從閬苑問君大藥駐朱顏

陸可敎

陶山幽棲寺

萬山廻合隱招提聞說賜衷舊此棲三策早知能睿越千金何意復遊齊人尋古洞穿雲入木落層巖聽鳥啼欲向山僧論往事五湖烟樹至今迷 懷古情深

秋日大慈岩遇雨觀瀑

懸巖天半散霹靂石角穿林鳥道微萬壑奔雷吹地轉四時飛雪滿空飛經緒西國龍常護錫近東峯鶴未歸清唄乍聞心自寂曇花如雨不沾衣

弘亮

棲山雜興

卜築新開小澗天一溪流水萬峯烟晴雲自濕栽花砌春雨長滋種秫田遠寺僧歸松月裡小樓客散竹風前茫茫世事何須問纔到汾陽自窅然 讀之山情欲躍

又

西風落木晚颼颼岸幘空林轉自幽田以水交渾似網山因雲鎖號爲樓半畦逕闢時呴雉十畝湖成早下鷗聞說上方天咫尺鸞笙時駐碧峯頭

金山寺

誰似中流片嶼孤居然咫尺見蓬壺地當京口蟠龍虎江到中流半楚吳落日片帆天共遠潮廻極浦月

平鋪凭欄搔首仍懷古繫櫂雄風不可呼 華飾浮響

新築書屋數椽

索居幽事頗相牽種藥分花亦偶然欹枕鴻過秋似水捲簾鶴唳月如烟自憐莊室虛生白人道雲亭靜草玄慚性不妨供執戟玉珂金鑰近朝天

又

散帙聊憑減客愁垂簾永日小齋幽履從東郭先生曳榻爲南州孺子留牆短恐妨秋樹色窓虛不礙白雲流也知寂寞還吾道青瑣朱門自五侯 作金石響

閑居漫興

坐隔紅塵只數椽先生長夏足高眠百年富貴浮雲外一枕羲皇午夢前幽砌有花苔自潤小窓無樹月常偏問奇坐客應常滿不是楊雄不解玄

陳炯

秋江晚渡次答歐友梅

海門湖上越江東遠水長天掩映中幾點輕陽寒拍浪一聲老鶴夜橫空蘆花渺渺孤舟月木葉蕭蕭兩岸風謾道魚能秋寂寞更憐江上冷芙蓉

祝樹慈

徐叔文趙充夫太學至得徐抑之篇什

逃暑千山生早凉偶來佳客制衣裳風神上國推元叔麗藻中林擅偉長玩世已知尊履杖卜居猶喜定池塘更傳樗散西湖老遲我將虛泛月航 亦自灑洒

陸枝

登鎮海樓

城上春雲接漢蒼樓前曉日射扶桑山銜樹色南來遠風帶潮聲北去長虎豹關中迷甲伏黿鼉窟宅散帆檣十年瀕海黃塵裏惆悵登臨送夕陽

郭堯輔

次韻錢緒山先生遊釣臺

客心千古共寒流雲斂山青萬樹幽此日輕舟過李郭他年高臥小王侯鷗凫夢醒春風暖蘭芷花香暮雨秋試看蒼苔垂釣處何人重着漢羊裘 一有警句

唐彤

九峯巖

翠削芙蓉四五峯瀑流千尺掛晴虹恭殘柯爛枰猶

在火冷丹成竈已空白鶴有巢閒夜月碧桃無主自
春風捫蘿幾度尋眞去惆悵何由見葛洪

許弘綱

登岱

神州九點裂青齊路入丹霄別有梯玉笈千秋紛帝
輦碧霞五夜聽天鷄平分衣帶華夷盡指點虛無日
月低下界一塵飛不到肯教練馬望中迷 峥嶸雅題

丁酉再告

多病年來不耐官柴門柳色意中看翻於蓴菜肥張
翰自分園棋老謝安長日生涯惟點易故人書問有
加餐晝溪烟雨春蓑綠重與君王乞釣竿 婉然二疏情事

山房即事

天私一壑老臣閒溪上柴門白晝關僧磬有時來竹
裡酒船無日不花間閒籠夜放支公鶴拄笏朝看謝
朓山澤畔主恩原不淺行吟何事損朱顏 情與蕭洒更見忠愛

遊西明巖

芒鞋踏破尚行行為愛西巖舊有名石室自開千佛
閣玉毫斜照四花明僧將月去和齋供雲逐人來作
送迎春夢幾回香願在依稀玄度是前生 調響疊眞

徐學質

讀書浮玉山齋

金鰲萃嵂障洪瀾抱牘重尋白玉壇山色遠浮人獨
倚潮聲夜動夢初殘坐忘幽窟蛟龍蟄賦就滄江星
斗寒呼吸想能通帝座振衣縹緲望長安

盧孝達

東峯精舍

翠亭幽閣俯郊墟門外三山插太虛景物近宜華萼
會塵機遙隔鳳凰居氣通春雨連枝玉香送秋風滿
架書醉後每憐江海客青峯圓月是明珠

徐學聚

泰松

誰承帝命自肩吾五嶽眞形亦有圖日涌波臣羲馭
蚤雲移社首漢壇孤危峯俯瞰三天竺喬木猶存五
大夫欲策紫虬追列鈌蒼茫何地問蓬壺 意象峻

夜宿日觀峯禪房

岱宗面面削芙蓉時有鄉雲出漢封杖履中天千參

綈風烟下界起蛟龍河流舊繞滄溟遠練影斜懸紫
翠重夜半石牀天籟發夢中錯認景陽鐘

登岱

玉女祠高接太清丹霄直上翠華平銀河倒落掛千
嶂琪樹橫開列五城俯仰不知天界濶東南更覺海
波明登臨便欲凌虛去遙指輕雲羽翰生　雄杰稱題

又

尋眞獨上岱宗遊指掌山河萬里收紫氣中原龍虎
地滄波禪海鳳麟洲云亭禪跡無餘址齊魯雄圖有

廢丘欲挽天河清世界興亡不盡古今愁

張應槐

仙華巖雪

聳壑昂霄挺玉壺巖容皎潔似仙姑瑶林瑚郭凝玄
圃氷柱吞江映鏡湖堆絮凝寒䟽暑氣飛雲如錦點
清膚丹成少女靈長在爲問軒轅事有無

寶掌冷泉

天削玲瓏鎮大荒吟龍先吸冷泉嘗何來老衲傳千
歲携得飛峯到上方寶掌有珠偏寂寞禪心無地不

清涼却留浩劫開來往洞口雲深日月長

陳逢春

登寶婺觀望金華山

中天樓閣倚蒼茫北望芙蓉瑶草長雲暗赤松猶住
鶴山餘白石已亡羊五峯烟樹生秋思萬古江流送
夕陽羽客相逢傳往事至今洞口夜生光　端整

倪元恢

山莊客至

竹樹環居水遶門衡茅隱隱自成村山幽斗室常懸

榻客過苔堦始破痕野逕烟雲低碧落斷橋笑語近
黃昏頭顱髮種浮名絆潦倒狂歌對酒樽　品高

溪館閒居

水雲爲伴户常扃靜對圖書適性靈揮麈潛思臧耳
論焚香默誦息心銘落花片片蒲捫數啼鳥聲聲隔
樹聽最是此中消俗慮甚願唯看遠山青　名士風流

徐戌

過洞庭吊湘君廟

帝輦南巡竟不還亂雲愁絕九嶷山空憐湘水通三

遙想蒼梧近百蠻墮淚有痕留竹上落花無夢返
人間千秋芳躅瞻遺廟淺徑琅玕不忍刪　陵楚

倪尚忠

午日書懷

西山雨過散朝曦帝里韶光坐處移長日正牽遊子
夢薰風忽透小臣簾蒲觴擁飲新豐酒榴火驚然故
國枝見說烽烟遼海急兒童爭繫辟兵絲

章敏學

詠秋色

已驕露氣濕荊扉知更朝暉曳翠微不隔楚天楓葉
影偏籠水郭鴈行飛蕨薇布蔓幽棲是禾黍重陰故
苑非忽望采菱歸復早烟霏携得滿荷衣　情思駘蕩

又

誰持曉鏡眉端畫幻作輕陰徹大空虛閣寒通花欲
雨小窗影亂葉無風半沉橘柚江天竹忽送蒹葭遠
寺鐘不敢芙蓉深處望恐搖清映點飛蓬

賈三近

寄懷王仲升

萬里風塵作倦遊別來依舊黑貂裘洛中名譽知誰
最鄴下文章顯自酬吟盡不離庠詰社夢飛時傍仲
宣樓無端柳葉垂垂老落日平原過是秋

米雲卿

秋柳

曾寄春心廿二橋向來縈絆使魂銷閒將花朶枝枝
媚借得鶯聲樹樹嬌容色乍哀歌板怨風流未減馬
蹄遙含情數問悲秋客最後凋殘有幾條　流利

又

寶馬香車滿路塵相看能得幾時新飄將墮地皆成
土悲自傷心敢怨人綠謝枉遮千里目青歸難借一
絲春蕭條隨分黃泥岸羞把繁華問水濱

武林移家

不緣長被愧長貧因嘆無方可卜鄰吳市隱時非漢
世越山歸日似秦人一身負俗終爲累數載移家亦
厭頻猶喜扁舟來去便柴門還欲傍江濱　楚楚

有感

極目浮雲與逝波百年哀樂盡經過交歡紙上寒暄

少名在人間毀譽多衰鬓晚秋臨白草歸心長路且騎謾

黃河自知身隱誠難事因笑拜狂作楚歌

冬夜懷歸

寒風颯颯夜蒼蒼臘月江城卧雪霜秪爲食魚常作

客偶因聞鴈又沾裳青山夢裡行難到白髮愁中鑷

更長不見北堂萱草色憂心那得楚相忘

瀫水移家

移家東郭十年前東郭移家又十年忍割烟蘿還避

主笑驅雞犬下江船鶺鴒原上風偏急烏鵲枝頭月

正圓臨發不禁回首望并州桑梓自堪憐

張曼倩

留別葉元愽伯仲

雪夜風威一夜寒客窓那得夢魂安山連湖水雲常

濕路問淮南歲已殘杯酒同心堪共醉窮途推劍與

誰彈明朝逆旅無人識回首依依憶二難

柳

春半東風吹柳條堤邊陌上不勝搖爭舒漢院三千

黛亂舞羊家尺六腰聲斷陽關征騎遠曲殘羌笛戍

魂消楊州記得相攀處烟雨平分十二橋

周于德

東皐晚步

聽鳥稠陰舌正調過橋野色更相撩藏鴉柳苑纖金

縷吠蛤田塍匝紫漂雨暗磯頭雲墮釣霞翻林影曉

歸樵東皐一嘯人爭訝元亮於今不姓陶

瑞石山

勝情躋攀紫陽巔瑞石玲瓏巧似剜零露晝凝青嫣

瑙白雲時覆紫琅玕巖開隱隱丹青見泉激泠泠玉

珮珊我欲棲遲頻澈齒憑公何處爲移山

戴嘉兆

講堂洞懷古

幾過朝眞又洞天丹崖翠壁畫圖鮮雲迷絕頂常棲

雨花發靈岩不計年邑轉虛堂過夕照川横平埜鎖

寒烟高賢去後空陳迹千古登臨意惘然

倪宗舜

秋日村居

石林茅屋野人家處處開門逐水涯沙渚鳧眠烟自

令漁舩網曬曉風斜汀蘆白過三冬雪嶺楓嬌于二
月花獨上高原閒徙倚秋光一派望中賒 飄逸

斯一緒

秋興

離鴻衰草賦當年坐對西窗意惘然六代風流雄翰
墨千秋玄髩捻山川月明松澗欹江石水落桃源積
浦烟忽憶朝歌吳季重南皮讌詠有人傳

又

塞上西風落日斜當年一鉄度黃花班生豁石虛擲

想終子捐繻誤歲華校獵胡笳傳鳳闕防秋漢騎出
龍沙五陵俠少從軍樂回首長安七寶車

龔士驥

雪日感懷

冷澈窮陰雪滿樓遙天低壓朔雲浮色歸松葉青初
盡寒染楓條白欲流卷幔魂銷[illegible]人愛造剡
溪舟鳥犂早試斷花喙轉聆春風遶樹頭

月

浮空映月近依依吐彩偏宜鑒薄幃漢苑露清初濯
影梁臺雪滿欲兼輝怨從紈錦機中碎韻向關山篴
裏飛今古消沉誰是主名園夜夜試羅衣 清綺逸人

陳蘭畢別墅

女牆薜荔綠翻空靜室平開客樹中疎檻曲通花徑
月小山幽背竹林風仙人洞壑含松赤少婦壁簾倚
補紅學道徵歌俱勝事池臺未許習家同

白燕

花裏烏衣異昔時畫梁明月許棲遲銜泥並隱梨花
雨對語雙連玉樹枝別去秋風殊改色歸來春雪更

多姿逢人處處堪投璧王謝當年却未知

送郡侯林潛生先生之任荊州兵憲

幾年高隼拂冊華又見 天書促建牙古洞烟嵐遺
叱石騷人辭賦重懷沙岳猿夜嘯湘潭月江鳥春啼
楚澤花惆悵片帆寒水漲亭亭離思滿蒹葭

武林秋日雨中別友人

一尊江上愴離羣湫湫寒波海色分正好夜燈挑細
雨不堪秋舸載微醺潮迴浪勢斜衝雨避風威倒
入雲別後莫忘裁錦字霜前旅雁正紛紛

傅成哲

過汴梁

使客驅車入汴來武東城對孟津開嵩嶠摩入青天盡河洛濤翻白日廻宋主行營還草莽信陵賓客逐塵埃西風落日荒烟合獨立夷門思轉哀

七言排律

宋濂

思春辭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凉月生南浦沉書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盟花託芳魂隨蝶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胭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遮明月面舞衫猶記倚雲筝因彈別鶴心如剪為妬文鴛繡懶成宮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巖南樹密晨烏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簫聲

字字香艷

和劉先輩憶山中韵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凉鳳笙吹煖雲中火龍藥凝成鼎內霜靈户啓扃森虎豹巾房掎戟混桃康山分秋色侵玄髩蝸學天書篆敗墻五鳥花開呼鹿守千齡桃熟遞仙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笑楚狂種得神瓜如盎大養來瘦鶴自人長樓延虛灝殊庭上樹蝕蒼霞曲瀨傍劍氣尚堪吞鬼伯詩

現端合起羅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眠雲六尺牀洞雪咸粲烹日鑄海苔爲紙寫風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大俱冥百慮忘

潘鼎

題謝臯羽西臺慟哭碑

謝公昔爲蒼生起從事曾蒙相國知杖策轅門資畫諾運籌幕府異能爲漳江此日初云別大厦當年已不支祗道關邊同所誓可憐鑄錯悔應遲血辭懷古悲歌處白練如霜賜死時太史直書無以貶先生慟

哭有餘思同心肯學哥舒翰抗節能偕介子推嬖越傷心非舊土金湯觸目盡遺基百年驚見文章在一代仍嗟氣運衰南土衣冠方寂寂中原禾黍重離離正人端士餘無幾孝子忠臣更有誰遙聯西臺堪塵淚清風穆穆子陵祠

邵正

題太和山南巖

太嶽名山六六巖清奇惟此出羣山金精秀結盤青壁玉實泉通漾碧灣大頂前呈蒼玉柱羣峯環拱綠雲鬟烝羅掛月明丹竈松檜穿風響佩環鶴背笙來清可和龍輿神去邈難攀棲眞尚有苔龕在遊客寧辭薜磴攀自幸官如雲水外人看身似畫圖間丹書夜捧瓊[illegible]讀時有龍精問大還

章拯

寓答[illegible]

蒼梧風物[illegible]不負南來作逐臣未試緑羅三百顆先嘗黄帽一雙珍庭前木斛初相識肘後檳榔久益親公子金丸薦盧橘禪師玉版訪叢筠閩閩米賤

無凶歲亭館花繁有別春天地未應窮壯士山川猶足富詩人魚飧不用彈長鋏蛇酒無煩漉葛巾醉舞狂歌君莫笑人間難得自由身

胡森

吳考齋來訪賦此爲別

不見吳公三十秋即今霜雪[illegible]始識金陵面促席還同楚水遊寂寞[illegible]荒無復夢刀州重來且下陳蕃榻未死眞憐見文熙[illegible]力短汎湖悲鐵羽時危天地有孤舟風[illegible]馮雙鬢集今古兇

欄幾湧流之曲未終綮去馬漁歌何處起眠鷗王郎
劍影燈前亂貿老襟期醉裏投別淚更添新酒盞夢
䰟常把舊貂裘何時定買山陰棹蘭渚雲峯數散愁

凌瀚

久雪初晴擬出郊外漫賦

記得江南正月盡梅花已落杏花舒金桃開口可憐
汝玉李含情亦媚予此際雪花飛未歇中原春色尚
全虛輿圖廣布分南北春化潛孚有疾徐寒壓枝頭
花信阻春來天上渾元嘘山前樹客來雙屐泥紛傳

人望小車拾翠偏臨沙暖處尋芳喜出午晴初今朝
紫陌風纔軟明日長途泥尚淤遙指鴛鴦雙戀戀護
拋蝴蝶兩蘧蘧長亭美酒酬啼鳥歸路輕車曳蹇驢
旋摘好花新院落遠排嘉樹古村墟東園花草皆含
笑一一披香拂錦裾

章适

送鄉人告老歸桐廬八韻

早年奉御依青禁老憶江南水竹村近望閒雲時隱
見高空孤鶴任飛翔東經萬水爭趨海西去千峯直

到門嚴子灘前惟白石桐君祠下有芳蓀溪山晚翠
看猶昔松桂餘陰覺更繁鄉老迎逢談故舊野人相
對具盤飧角巾自信追隨易藜杖還知筋力存採藥
春山淺深去桃花多處是仙源

胡應麟

青樓曲三十六韻

紫陌青樓接上林香車油壁鳳池陰珊瑚繞砌縈丹
嶂瑪瑙當窓甃碧岑絕代穠看雙白璧傾城何啻萬
黃金斂綃帳煖勻蘇合玳瑁筵芬爇水沉樹樹相思

巢比翼枝枝連理結同心風鬟墮馬嬌堪畫霧髻盤
龍力未任淡掃春山重閣曙斜拖秋水曲房深牀頭
琥珀鐫文貝几上琅玕琢翠禽沙淨鴛鴦翹綺籞泥
融鷫鷞羅衾葱蘢石竹綠衣纖穠郁溪蘭並帶維
理棹湖堤春漠漠乘槎河漢夜陰陰波填烏鵲虹千
丈水戲魚龍獸百尋鼓瑟湘妃傳麗句吹簫嬴女發
清音褊襬舞燕甘泉畔宛轉驚鴻洛水潯天女大羅
邀把袂仙姝少室戀披襟三三楚岫朝相似六六巫
峯暮半沉玉洞玄漿霞共泛瑤池丹醴月同斟青鸞

慣向前除下赤鳳偏宜後披尋呂隱未央類堅蹕霜飛長樂驟聞砧銀屏照膽悲華落鐵鎖傳心怨陛沉織錦蘇娥情慘淡題紈班氏典蕭森崔徽謝客容顏瘁薛媛懷人涕淚靈寶太主驕長臥疾息夫人慽但如痞生來陳后情元姤老去徐娘思尚濡岸隔楊花愁歲暮江迎桃葉畏寒侵虬鬚邂逅緣持拂犢鼻透逦爲聽琴破鑑德言憐蔓落投梭矞壽笑歆嶔霓裳殿迴唐宗入銅雀臺高魏帝臨東壁王昌懷易暢西隣宋玉賦難禁痔憑劍術祛凌濕屢握刀頭盼滞濕落盡紫薇重倚架開殘紅杏獨停針成陰結子須臾事腸斷春風杜牧吟

袁錦成章

金華詩粹卷之十一

五言絶句

浙江圖書館藏

金華詩粹卷之十一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彙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五言絕句

駱賓王

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髮上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悲壯

詠塵

淩波起羅襪含風染素衣別有知音調聞歌應自飛

送別

寒更承夜永涼夕向秋澄離心何以贈自有玉壺冰

清而遠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貫休

月夕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欲采芙蓉花秋江渺難涉言念美人居西風舞黃葉

何基

寒夜寄友

月色窺人冷梅花何處香遥思倚隱客高嘯白雲鄉

王栢

漁舟晚笛

落日下大野[illegible]遊漁事收小舟[illegible]岸長笛一聲秋

悟言可參

題畫

江村依客樹目遠送征鴻不盡暮天碧謳續蘆花風

又

巨石聳鼇脊飛泉漱雪濤一聲何處笛呼雨到江皋

又

疊巘雲烟表茅簷竹樹中起予深隱趣筆底有高風

黃溍

和韶父先生

掩書坐中宵堦空葉落滿不見書中人蒼[illegible]夢秋館

又

豈不有膏沐所慕非傾城翠袖日以薄昂哉歲寒猗

想見古道

山中

古苔隱石色寒花明藥叢有時白雨過終日青松風

亦簡淨

題馬虛中畫

人歸白雲處舟在清溪曲不聞欵乃聲但見山水綠

吳萊

老子

何年守藏吏黙黙與道居玄牝儻不死青牛空著書

翻得妙

柳貫

松林巢鶴

林表浮丘宅蕭椮一盃張氅毛見飄颻有客拾松黃

雪澗浮竜

贔屭太古雪參差洛書文莫風恐吹裂騎去入玄雲

陳樵

飛來山

寶林從何來飛空錫同住天風吹海濤常恐復飛去

雲

題畫叢竹幽禽

霜節老愈蒼炯叢寒更碧野鳥何處來點破九秋色

吕浦

待客

一陣松花雨半隐蓮葉風老龍將雨去人卧月明中

春愁

花落黏蛛網片香飛燕泥多情愁外月夜夜入空閨

春愁真讀

吳師道

溪山雪霽圖

橋東騎驢滑灘漸理棹難何如閉門者不識雪風寒

戴良

瀟湘夜雨

浙浰思已悲入夜聲轉急還憶在荆南卧聽湘妃泣

平沙落雁

聲傳孤渚迥影帶夕陽微爲有驚弦意欲下復遲遲

宋濂

桃花澗

桃花滿靈洞樹老不計春白雲如可問爲覓種桃人

藝草

鳳簫臺

簫史去已久朱鳥不下來幸有山頭月憐我入酒杯

翠霞屏

古石不改色絳緑忽成圖誰裁一片霞爲我製秋衣

飲鶴川

渴鶴忽飛來愛此一川清五湖非不多恐染鷗鷺腥

眼界自别

薏珠岩

吟上薏珠巖詩成不敢寫疑有緑毛仙洗髓梅花下

老筆

金信

東山

東山秋色静處處樵歌起凉風早催霜落葉下如[illegible]

瀟逸

姜麟

畫梅爲友人題

積雪封林株花神不知冷幽香凍亦浮歷歷珊瑚影

其二

索笑江郵路相思役夢魂與誰扶短杖酒醒月黃昏

雜興

楊柳搓沙岸蒹葭覆石溪綵綸收釣舫烟雨上簑衣

童琥

尋春徑

踏破蘚苔青一徑出林表倚杖問樵夫何許春先到

自有領悟

鄭瓘

惜落梅

素艷惟清淡幽香亦細微繁華讓桃李憑爾送春歸

程銈

漁艇

小艇不盈丈滿載風月輕一簑秋浦夜橫笛兩三聲

秋夜

砌冷草蟲喧月明如積雪美人不可期空林墮殘葉

胡璜

董遵

清斯亭

潭水接浮石斯清屬此亭濯纓者誰子滄浪歌自聽

吾野雲小酌

野人亦何緣日與野雲友相忘到無心對飲只玄酒

章掞

招友訪梅天界寺

聞道城南寺江梅有好枝蹇驢如過訪須及未飄時

潘希曾

岸柳

岸柳綠絲絲春風不斷吹飛來誰此別留得折殘枝

白雲洞

深洞廻塵軌閒雲鎖石扉采芝從此入愁濕薜蘿衣

小橋孤月

小橋橫斷澗扶醉往來輕日暮不歸去臨流弄月明

淺八

唐龍

漫興

天入西南表地浮荆蜀開酒因愁日醉身在病時閒

章僑

遊碧浪湖

乘興入浮碧天風吹我裾浪平山月白來往自如如

又

波生萬疊寒月漾一泓碧蒹葭數畝中定有幽人宅

李鶴鳴

題畫美人

一夜春風發芳心不自持侵晨携女伴花下對彈碁

胡森

寄徐竹川三首

萬竹上參天雲根紛紫泉碧滋千嶂雨緑膩一溪烟

其二

兩岸玉蒼蒼筠心一草堂晴光浮渭水暝色帶瀟湘

其三

渚烟籠竹色山翠泛溪光有客疑中散無懷挹上皇

方太古

放船二首

放船春水漫繫纜柳條青去去江村近風吹漁網腥

超曠塵埃

又

蘭橈迴白鳥青草破塘灣醉怯新羅薄春山帶雨看

小池

小池鑿巖陰寒泓浸天碧春風吹酒卮山花覆苔石

新凉

新凉入衾裯展轉當長夜耿耿抱古心寥寥合元化

寄意

春風吹柳枝遊子别家時灞上多楊柳春風吹不吹

含思濟遠

又

春風吹桃花遊子未還家洞口桃花岸多人未曾見

江中晚泊

風急水欲立日暮山爭深雙蓆落洲渚幾家新樹陰

風景宛然

凌瀚

題扇

買舟弄溪水溪淺水東流我已忘機久沙頭起白鷗

又

萬里江湖浪一村桑柘烟動終還靜始茅屋對青山

又

山翠見樓臺水清燭毛髮試問舟中人滿舟是明月

徐袍

采蓮曲

曉出北津橋相將采蓮去驚起雙鴛鴦含情不敢覷

有古致

又

清晨日未高零露亦泚泚鮮下羅襦裳恐濕青鞋子

馮熊

題扇　七歲時作

老人坐竹下一水不知春燕子自來往何須問主人

無題

夜擁芰荷衣夢入蓬萊島香風送我還羅浮江月曉

其二

披衣卧月明潛　江南弄未會羡人心和衣不成夢

姜良翰

題畫

小築近青山梅花繞茅屋悠然明月中長嘯倚筇竹

過釣臺

何來一片雲霞此雙釣石不見垂竿人空江映秋碧

張元諭

山行雜咏

浮雲鎖山腰不見山上路下馬牽垂條漸入雲深處

其二

雲露山長青山擁雲長白白雲空相隨未是青山客

其三

仰面望山巔飛雲斷還續陟巔不見雲雲在山之麓

心遠亭

結亭俯人寰青山遥映帶客心游冥冥更在青山外

章适

竹門

日出山鳥鳴竹深門更靜露濕人不行幽花照苔逕

悠然出世思

山中雜詠

幽人采芝去信宿掩柴扉昨夜前溪雨沙沉洗藥磯

清芬撲人

李少卿

壯心竟摧絕鬱鬱違歡娛獨上秋風臺遙看南去雁

書幽居

始夏稍含暑幽室擁朝陰到床無陰夢花木自深深

奇快

春庭曲

柳絮風無力梨花月一痕羅衣緩春帶陽管動孤根

四排景亦有致

獨立

獨立溪上樓郊光藹晴綠時有飛來花遊絲復相觸

古意

愛君桃李花顏色還時好我有芳佳枝青青待君老

鄭國賓

瀫江春泛

太空流素影委波漾萬頃■乃雲中來江空人夜靜

蕭翌

古離別

莫向臨邛路生憎浦口船別君洲上月應得幾回圓

其二

江上芙蓉花一別一回老看取秋風來紅顏爲誰好

浩山堂訪所知

此地無車馬清談解宿酲堦前春草碧池上晚雲生

玉臺體

郎住竹棚下從容開素襟莫問門前水引郎東去心

郊行

橋上雙麟石一一古龍文下有浣紗人容光照水雲

小園

鈎簾不見春晚坐成幽獨鳥語雜花容故相觸

江門

風雨庄門悌江潭歲月深中流還漁父誰識楚臣心

王汝述

貴陽道上卽事

簿書煩倦客風雨困行人白鳥何歸晚黃鸝不見春

又

獨館宵偏永空山夢不成杜鵑春後至嘍蝲雨前鳴

又

今朝綿雨歇昨夜布衾寒山色青堪染溪陰綠可飡

道上秋懷

山溪相倚綠花草各生香夜拂龍泉冷天懸鳥道長

郭堯紀

去鶴思

深思懸病客吹笛冷清秋一片銀河月愁登燕子樓

息裝

晚日冊陽道西風白下城開囊出長劍對酒約平生

書步月圖

花寂銀屏冷芭蕉近粉墻徘徊月明下羅襪夜生凉

鏗然有聲

樓如山

題畫

凉閣流蒼靄空林正暮天亂鴉驚復起棲碎樹頭烟

王乾章

春日舟行二首

浦溆柳條柔相將入畫舟羅明金跳脫簾映玉搔頭

其二

風生桂楫輕領略不知處一帶水痕香蓮舟從此去

趙志皐

空亭待鶴圖

碧天秋氣清獨坐小亭閒何處空中鶴從予問大還

閣中掃雪煮茶

黃昏日欲暮城角起烏鴉凍雪誰爲掃嘗予入餅茶

歸雲洞

石洞含虛空霏霏若烟霧疑有入定僧一片慈雲護

栢子潭

明月照龍潭千章環夏木不見昔人遊長歌振空谷

吳孺子

山中雜詩

懸泉勞飛鑾寒帶峨嵋雪老去縱奇觀長吟欲不絶

幽勁

積雨

積雨暗空林濕雲飛不起日暮鳥雀喧幽人不得語

江上

新月淡烟霏江花冷照衣無人山犬吠隔竹掩荊扉

葉夔斗

虎街

山城日中市遠塞人争集夷女帶笑還渉水裙花濕

胡應麟

漱芳池

明月照芳池倒景浴層嶂文魚不畏人競出滄波上

東園

西園復東園焚香送餘日微風掃落花忽墮幽人席

得輞川餘景

膽瓶

折取三花歸琉璃貯春碧三十六峰雲畫繞維摩室

玉磬

誰將一片雲置此禪床側相對寂無聲南山下秋色

瀟淡

茶竈

夜凉起南軒然藜煮雀舌山童荷擔歸滿瓮嚴陵月

琴石

何年空林中置此太古石歲遠蘚苔深片雲無處覓

湘竹簟

携來六尺雲恰稱衡門夜一枕洞庭秋萬山明月下

如意

摩挲三尺鋒虹龍挂寒鐵萬古英雄心歌成唾壺缺

壯

布裘

清晨偶出山一衲挂孤樹向晚白雲深蒙茸不知處

西樵嶺

落景留空山無人自來往一片白雲中時聞樵語響

聖羅菴

一鉢坐禪床清齋自朝暮經年不出門忘却前峰路

龍湫

波光滿湫際夜景湛林樾山僧汲水歸攪動潭中月

松關

愛此松風吹柴關抱麋鹿白眼四無人濤聲滿空谷

秋日獨遊蘭陰山

午風吹芒鞋獨往忘日夕指點山阿人衡門在蘿薜

題教寺

探奇興不盡秋思滿林薄祇園掩夕陽小坐曇花落

綠筠軒

獨坐清風裏流雲濕畫闌空齋無長物十萬紫琅玕

李能茂

戲效蘇體

茅屋鎖烟霞衡門落松子輕舟泛芙蓉明月在秋水

古堰

古人居我宅曾鑿堰流水今人非古人聊爲漱其齒

諸葛餘

宮詞

如何妾禁庭春來生芳草望爾引羊車青青苦不早

閨情

一夜空林葉隨風何處去君過武陵源之倚梅花樹

晚過會溪

風霜壯銅柱萬古伏波軍落日長歌去千山起暮雲

戴玉庭

遊赤松山二首

叉逕綠青靄孤亭倚翠微行吟借楚客情至竟忘歸

其二

愛此山色奇支筇度幽崦言尋牧子兒歧路沒荒草

小憩山橋二首

醉拂衣上雲坐憩松間石濃翠午風中霏霏向人滴

其二

逕轉疑無路林開忽有天空山寂寞處幽意許誰傳

閒居

解帶有餘閒企此一拳石讀罷黃庭經松陰墮秋碧

郭時瑞

秋閨

朔氣催金剪蛩聲四壁哀綠知今夜月曾照漢宮來

姜貞

題畫

野館臨波鏡空明色色秋何來雲水客孤嘯自頻濯

尋剡溪故人

乘月出東津白日沒西渚川路安可窮葶雲諸何許

唐汝淮

春閨

枉寄浮萍草空書楊柳枝花開明月在依舊斷腸時

明妃曲

蟬鬢巧烏雲玉肌香白雪呼韓空浪喜未解同心結

馮得緻

又

心碎聞絲竹空傳漢國詞欲知生死恨塚雪草青時

賈三近

過王子和山居二首

枕簟臨清澗圖書上綠苔茶烟松際起時有鶴飛來

其二

隱几雲正叠脩然楊子居山多秋夜雨寒浸一牀書

周于德

春晚

春思歇無寐開窓對曙光枝頭殘月在錯認一林霜

張曼倩

來風亭

名園無俗情佳亭有真賞天風颯爾至心與神俱爽

峯霞閣

縹緲峯頭閣彤霞墜曲欄慢亭疑未是更作赤城看

問月臺

携酒臨高臺問月月無語但覺竹梧間清風來許許

戴敘

姜騰

游俠兒

氣壓金羈馬腰纏金錯刀柳橋星突過露濕翠貂袍

方兆麟

偶成二首

伯倫作酒頌無功著醉鄉何如桑苧翁品水試旗槍

其二

醯雞遊甕中不知甕外天緬彼疾忘叟甕天俱茫然

高

六言絶句

宗澤

題趙園

瑶瑛夾侍梅臺琴瑟自鳴松島山中野服相羊足以忘憂遺老 真

范浚

春日行蘭溪道中

遠草連雲碧積繁花照日紅酣信馬貪看春意不知錯過村南 矯矯

童偁

田家樂

茶烟東塢西塢麥飯三家兩家觀稼隴頭老叟採蓮溪上嬌娃

又

倚闌細菊還瘦開杙新鷄正肥宿釀鵝黃浮瓮曉炊雪白翻匙 畫就田舍七景

潘希曾

山中二首

直幹斸新籜低枝閉舊叢芟繁留嫩竹引月更添風

趙祖鵬

閣中杏花

閣門紅杏花乘春香滿樹憎彼妬花蜂徘徊不飛去

吳存中

空臺夜月

瀟瀟一徑秋夜夜高臺月臨眺意徘徊鑒帷敗鄉靈 似太白絶

煮茗

風抱盧仝渴呼童煮白雲即今高卧處長得響泉聞 興味不淺

山日欲落未落梅花一枝兩枝悵望幽人不見碧溪
流去多時

其二

敗葉漫山不掃孤雲在岫方閒釆藥仙人何處黃昏
獨鶴飛還　絶類摩詰

鄭國賓

五日城西集飲

江上青山蕭座風前白髮盈尊零落雪霏時候蕭條
雲女黃昏

又

朱索纏纏細縷香蒲泛泛青尊若問三閭逝者燈前
自爾消魂

題黃三山雪亭方沼

溪上青山遶舍亭中白鶴隨人閉户遶廬一夢還秋
十日紅塵

又

方沼高懸一鑑雲泉百道飛來下有魚龍噴雜夜深
隱隱雲雷

戴于庭

夏日即事

茶熟半窗踈雨棊殘一枕薰風紅雨飛時茵苔綠陰
轉處梧桐

山居偶成

揮塵坐尋玄屑携筇路入青冥松下偶逢羽客石邊
重注茶經

胡應麟

長夏閉關

開卷小酬歲月出門便畏風塵十洲三島遊客萬壑
千峯主人

又

科頭不出城郭散步式傍簷楹前身灌園處士今代
閉户先生

張曼倩

天放亭　徐原古別業

亭中箕踞隨意物外逍遥浩歌塵世自多束縛雲林
那有譙訶　修潔

韞玉齋

巻畫四山掩映琅玕萬竹檀欒激水有人懷寶青雲何客彈冠

金華詩粹卷之十二

七言絶句

吳沉 三首　蘇伯衡 一首
傅藻 一首　金涓 二首
王紳 一首　童淳 一首
鄭灝 一首　金信 一首
童常 一首　王稌 二首
鄭杖 一首　鄭正 一首
郭晴[illegible] 二首　章懋 一首
胡[illegible] 一首　吳一式 一首
趙年 一首　童琥 一首

鄭耀 一首　姜芳 一首
程銈 二首　潘希曾 一首
方僑 一首　唐龍 四首
李鶴鳴 一首　胡森 一首
王寬 一首　錢學孔 一首
唐汝承 一首　許一元 一首
章贄 一首　方太古 八首
凌瀚 二首　唐熊 二首
唐鉞 二首　鄭今立 一首

章适 三首　唐汝楫 一首
鄭國賓 五首　王汝述 三首
徐用光 二首　王乾章 二首
趙志皐 二首　唐邦佐 三首
賈天民 三首　徐學恕 一首
李文敏 一首　吳孺子 三首
方茂治 一首　胡應麟 十一首
李能茂 二首　[illegible][illegible]敎 二首
諸葛鯨 二首　許弘綱 六首

姜騰 二首　倪元恢 一首
章敏學 七首　許應潛 二首
章繼韓 二首　倪宗舜 二首
龔士驤 七首　傅成哲 二首

補遺

吳景奎 三首　吳[illegible][illegible] 一首
吳履 一首

明滇南阮元聲評選　　四明楊德周參訂

長山戴應鰲編次

七言絕句

舒元輿

湘潭州李尚書　韋中丞女流落樂部李公朝辭於宴席命舞之因寄贈

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帷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亂世悲事

劉昭禹

送休上人之衡嶽

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貫休

題蘭江言上人院

只是危吟坐翠層門前岐路自崩騰青雲名士時相訪茶煮西峯瀑布冰

終南僧

聲利掀天竟不聞草衣木食度朝昏遙思山雪深一

丈時有仙人來打門

馬上作

柳岸花堤夕照紅風輕襟袖響瓏璁行人莫訝頻回首家在凝嵐一點中

偶然作

蟬聲引出石中蛩寂寞門扃葉數重誰道思山心不切等閑畫作兩三峯

俞紫芝

歲杪山中

石亂雲深客到稀鴉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

戲作藥名

鬱鬱襟懷怨別離鳳樓西角正斜暉洞房風細春華暖落盡紅桃人未歸　存第一首

宗澤

華陰道中

煙遶峯白初凝雪日映欄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　有景

又

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簾路不紆披倒杏花溪畔柳分明摩詰輞川圖

潘良貴

夏日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照空門巷清何人解助隱居樂爲我喚取黃鸝鳴　清景宛然

又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來梧竹僛僛舞雨過階除瀧瀧鳴

鄭剛中

枕上聞秋雨

破龕骨老夢魂冷月暗窗昏烏鵲驚茅屋不知疎雨過但聞高樹作寒聲　本寂

馬上口占

秋腸未作結霜風沙細堤平落日紅客子何須念行役馬蹄多在柳陰中

懷山居二絶

春淺酒寒人客坐花深雨細蝶移枝十年未解作歸計此恨故園鶯自知

其二

披叢尋得晩花瘦帶雨剪來春韭香憶把餘醺付松枕明朝春夢不勝長

即事

小徑客來穿竹入草亭涼到枕書眠烏呼人笑荔枝熟如此封州已二年

喻良能

秋日有懷仲文季直二弟

微雲初月淡層城絡緯聲連促織清北雁不來千里信西風還起故園情

呂祖謙

春日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怯餘寒著萼疎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蝶翅半蜂鬚

又

一川曉色鷺分去兩岸烟光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

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畫出隱居

又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鐘梵出花遲日長偏遶溪南寺未信東風屬酒旗　悠感

又

春波無力未勝鷗夾岸山光翠欲流若使畫成驚顧陸更教吟出壓曹劉

又

短短菰蒲綠未齊汀洲水暖鴈行低柳陰小艇無人

管自送桃花下別溪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住又隨飛絮過東牆　飄揚

楊與立

幽居

柴門閒寂少人過盡日觀書日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地偏心遠

溪頭

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想要垂竿　多寄託妙

華豈

晚晴便有春意

風正波平可進橈水光山影暮相交殘陽欲去猶回首一抹斜紅曳竹梢　奇幻

炊熟日有懷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去復來五歲不澆墳上土望江心折刺桐開　悽愴

蠟屐亭

千古高風挽不回故山花落又花開莫欺亭畔蒼蒼蘚曾印高人屐齒來　低回有致

杜旟

無題

樓頭綠綺對誰橫樓外青山數點明彈得調高心愈苦不知文叔愛繁聲

杜旃

上徐子宜侍郎

當年金屋誤承恩自倚榮華托至尊風外遊絲難繫
日依然青草牆長門　有感

同辛稼軒遊月巖

霧靄朦朧曉色新半空依約認冰輪娉婷姿美影寒生
露中有釵橫鬢亂人　脫俗

李誠之

咏松

半依巖岫半雲端獨立亭亭冒歲寒一事頗爲全德
累秦時曾作大夫官

王埜

溪莊

旋栽楊柳爲溪步更結笆籬當水門家在深林人不
見江村新月幾黃昏

時少章

書事

特地今年荷主恩儲胥百萬給諸屯張桑自向河南
死懷朔鷲翎賀六渾

何基

春日閒居

輕陰薄薄籠朝曦小雨班班濕燕泥春草階前隨意
綠曉鶯花裏盡情啼

春郊晚行

村烟淡淡日沉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晚風吹樹
急落紅滿地鷓鴣啼　悠然入格

王柏

題愚齋梅軸

悄然筆下有心期寫出寒梢玉立時何事巧藏烟雨
裏孤標深不願人知

金履祥

題老梅岩

片石崎嶔斜掃澗横枝愁絕淨無塵從誰石上栽冰
玉寒谷年年遞早春

于石

雜典

偶種堦前竹數根引風招月伴清樽春來爲愛臨堦
筍今日翻嫌竹礙門

又

采藥歸來竹徑凉滿身草露濕衣香怕驚幽鳥穿林去不掃松花臥石床　幽絶

又

四圍綠樹巖藏壁一枕清風竹滿軒醉裡不知山雨過醒來惟悵澗聲喧　避喧眞想

八詠樓

八詠詩傳千古名蹇驢何在井空澄凄凉樓外雙溪月曾照齊梁幾廢興　有深刺

白雲洞

四山廻合響幽泉古木蒼藤路屈盤一局殘棋雙鶴去石屏空倚白雲寒

紫霞洞

洞門相對是吾家朝看烟雲暮看霞鐵笛一聲山石裂老松驚落半巖花　孤癖不羣

湧雪洞

斷崖怒湧四時雪虛壁寒凝六月霜倚樹老僧閒洗缽碧桃花落澗泉香

梵率寺

錢塘一劍倚霜寒萬水千山蜀道難猿鶴生涯何處在秋風松子落詩壇

次韻趙羽翁秋江雜興二首

翩翩水鳥自沉浮紅蓼黃蘆兩岸秋隔水人家三丈吹斜陽籬落有漁舟

其二

鴈落蘆花洲外洲半川斜日倚凭樓笛聲何處層巒起點破清江一片秋　寫景宛然

晚眺

漁歌樵語隔溪村沙上牛歸小徑分烟樹參差片帆落半川斜日九峯雲　暮雲如畫

旅中遣懷

片雲相望浙東西回首家山路欲迷昨夜桐江江上夢倒隨流水上雙溪

白杜鵑花

蜀帝冤魂恨不窮野花開落付東風吻乾無復枝頭血幾度啼來染不紅　傳神

劉應龍

夏日雜詠

一片閑雲墮野塘晚風吹浪濕菰蔣白鷗不受人間暑長向荷花共雨涼

黃溍

寒食舟中

東風溪水碧漣漣溪上青蘿獨繫船正是落花寒食夜水烟沙月又鳴鵑　索莫多感

金華洞

坐愛春泉響翠微玉花吹濕薜蘿衣何人爲擘冰綃破臥看青天白練飛　有幽懷

偶成

漢室需材訪隱淪販繒屠狗各求伸豈知風雪南山下別有當年射虎人　意氣豪上

吳萊

題趙大年林塘秋晚圖

老景青黃筆底收晴凫冷鴈共汀洲王孫書學空花行不到斜陽陌上秋

柳貫

洪州歌

東湖水滿葑雲開掠取烟光雨色來未放官縣興發錦且從魚樂占池臺

題壽皇御題淳熙宮畫牡丹扇

劒南椽客寫花容院畫流傳號國工春壓玉闌江雨歇綵鸞驚夢又成空

又

天香國艷豈堪描生色誰將上尺綃留得當時宮墨在杜鵑啼處雨蕭蕭

題宋徽宗梅雀圖

雙雀飛來曉色勻宮梅如雪鬭清新紇干山下他年見青鳥司花不是春

題王子頊家青山白雲圖

畫裏看山段段奇似人况復有清詩白雲去逐孤飛鶴舊笛淒涼莫更吹　淒清

陳樵

山水圖

如碧樹如麻茅屋青帘認酒家便擬一番飛白過滿川流出碧桃花　靜豔

舍驛亭

山色空濛翠不如平湖長遠野人居湖堤好種垂楊柳取次持竿索貫魚　輕洒

吳師道

桐江道中

東風綠水動微波晚泊灘頭理釣蓑與𣏌江湖去年夢一帆寒雨聽吳歌　真而巧

遊北山次韻

藥草生苗宿雨肥稍稍竹筍脫斑衣桐華開盡櫻桃落山北山南謝豹飛　景物殢人

釣罷

釣罷歸來欲閉門春風吹雨濕黃昏明朝江漲知多少閒揷漁竿記水痕　閒情足千古

童梓

題栖鴈

影度湘江不礙流一聲叫徹楚天秋稻粱既足汀洲

晚夢繞蘆花不盡頭　有深致

張樞

山居題壁

溪流瀧瀧樹蒼蒼疊疊青山一草堂剝啄不驚蝴蝶夢捲簾風送稻花香

胡助

西丘夕照

禾黍雞豚不厭貧耕山何幸古風存夕陽掛樹秋光老樵擔參差下白雲

呂溥

秋興

槿花籬落夕陽收秋色愁人易白頭涼月滿庭新促織溪風吹老碧牽牛

旅思

澤國蓴鱸入饌思涼颸絺綌漸淒其蕭蕭一夜蘆牙雨老卻梧桐客未知

吳景奎

赤松宮

雙鶴冲天去不回五雲繚繞散花臺山中若見皇初
起爲問留侯幾度來

濯纓堂

參天老樹倚高寒誰濯塵纓向激湍夜半仙人來洗
鶴手翻明月弄潺湲

松花澗

繞閣長松百尺高輕花細細落雲稍羽人和露食金
粉不用嵩山道士教

吳景參

過童氏舊址

此地曾經讌賞來舞衫歌扇共徘徊如今寂寞無人
跡烟雨蒼茫自草萊

吳儼

洞庭湖心玩月

岳陽樓上洞庭秋水際南天不盡頭却恨雲消巫峽
漲荊門自入大江流

宋濂

題隱居圖

瓊臺倒影凌虛泓嘉樹擎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
景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
散時有隔花來賣魚

悲春陽

絲絲膩雨不成聲染得郊原一片青惆悵少年隨柳
去傍雲自築草玄亭

王褘

春早漫興

淡雲漏日淺無光薄暖輕寒互送將醉眼莫嫌春色
淺東風新染柳絲黃

吳沈

鍾山

鍾山形勢若盤龍粲爛晴光映碧空五色雲中翔彩
鳳萬年枝上熟薰風

雲山僧寺

後看山分外奇山青雲白兩相宜老僧厭坐蒲團

裏雨過雨晴都不知　靜

山水圖

百尺飛簷俯碧灣開窗日日見青山闌干獨倚長吟罷一片白雲相對閒　有致趣

蘇伯衡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　御筆宣喚賦此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綠荷千萬柄雨聲强半在西池

傅藻

題謝皋羽西臺碑

一生忠義薄雲霄慟哭西臺賦楚騷今日凄凉江上路何人重爲薦溪毛

金涓

赤松觀

桃石聽流夢未安碧雲蘿薜古祠寒夜深鸞鶴羣仙過人在青松月下看

溪頭晚歸

野店溪寒酒力微溪雲吹濕上人衣山童不願肩書重更折梅花帶雪歸　韻絕

王紳

題墨竹

瀟湘江上暮雲迷落日無人翠羽低巖樹黃陵廟前宿一篷春雨鷓鴣啼

童淳

山居

溪上層巒綰翠螺橋頭古木蔭蒼波幽人只在雲深處茅屋春深長薜蘿　山居真景

鄭濂

睡起海棠圖

東風蕩漾百花潭翠袖迎風酒半酣好鳥隔窗催曙色美人殘夢在江南

金信

白原山

花開山樹紅垂屋波漲溪流綠遶村咫尺春泥初雨後尋常亂石在雲根

童常

吳山晚眺

吳山西望欲斜暉萬頃波光浸翠微多少當年歌舞地寒鴉啼盡暮烟飛　感慨

王稌

題畫雁

關塞風高木葉黃雙雙秋影度瀟湘衡雲徙倚何處雨足江南晚稻香

又

聲斷衡陽月正明相呼雲侶轉淒清帛書莫訝年來少北海今無蘇子卿

鄭秋

海棠

映肉紅紗曉睡遲一絲春色力難支開元舊事無人議猶有東風作畫師　巧奪天工

邵正

畫梅

梅花一夜漏春功開遍南枝萬玉叢樓上何人吹鐵笛滿庭香雪舞東風

郭時順

訪童居正不遇

先生久隱青山裏特訪幽居一逕深何處採芝歸未得閑門紅葉落秋砧

題淋湖

廿年不踏淋湖勝脩竹依然舊日清醉後錯疑湖上路東風吹落鷓鴣聲　清婉

章懋

滹沱晚渡

風捲流澌作晚波行人猶說漢滹沱那知天上乘槎客不用冰堅也渡河　翻跌有致

胡榮

蘭若晚鐘

月上紗窗酒乍醒忽聞僧舍晚鐘鳴隔墻人語鳥啼樹疑是寒山半夜聲

吳一式

春宮詞

百囀鶯聲曉禁中蛾眉睡覺錦幃空雷霆何處宮車

過獨對桃花一樹紅

趙年

曉泊

藹藹烟雨欲黃昏渡口漁燈隔岸明萬里行人歸未得蓼花深處聽秋聲

童琥

墨梅

野塘春煖水平鋪數點氷花映玉壺明月一簾詩思好東風吹夢過西湖

鄭瓘

捕魚圖

溪山是處可漁舟水色嵐光樹影稠只恐客星驚帝座漫遊不敢着羊裘

　　有致

姜芳

次東湖韻

小隔清江看九峯白雲來往斷行踪趾趺坐到忘言處雲是無心我更慵

　　何等道心

程鉦

宮詞

長春宮畔百花香蘸得幽人睡思長倚遍玉床渾不寐垂簾依舊繡鴛鴦

　　澹描得景

又

沉沉曉閉舞青娥傳道巫山玉輦過姊妹承恩應自愛朝雲暮雨夢無多

　　婉刺足以警世

潘希曾

春深

落紅無數委東流狂盡楊花風亦休春色老來堪愛處綠陰門巷似清秋

方僑

賦居

萬竿修竹翠縈紆却喜山人卜小居一枕湘雲清睡足夢醒殘月五更初

唐龍

山意栖霞

人間亦有閬風岑谷窈巒廻山意深一片丹霞棲不定長隨飛鶴出踈林

塞上曲

朔風獵獵吹大荒黄河浩蕩氷爲梁胡兵十萬躍馬至齊傍闗門射白狼

又

澄江一片浸圓沙琵琶菰蒲開白花萬里月明初度鴈天風吹落影横斜

寒食

蠶眠桑老葉田田二月巳破寒食天凶歲人家少炊爨宫中不必禁藏烟 失冷

李鶴鳴

贈隱輿次方思道韻

晴洲細柳漲青霞江上春深處士家獨理黄庭隱馬几草堂雲暖落松花

胡森

題畫

清世逃名舊草菴紅林紫岫碧溪南喜無車馬侵苔色唯有松風破午酣 幽致

王寛

秋日舟中呈郭畏齋寅丈

霜清木落天宇晴扁舟直上孤月生客裏一夜西風薄人在樓頭夢不成

錢學孔

尋梅

步雪尋春逸興賒亂雲深處認疎花過橋隱約香微度知有孤芳傍水涯

唐汝承

元夕

金城雪後淨無塵花様樓臺此夕新誰把黄金布燦火東風吹作夢中春

許一元

登八華松風閣

千尺嶙峋舊有亭白雲收盡八華青我來重上松風閣急雨飛濤白日聽

章贊

春日即事

塵鞅相辭結茅緣卷書來往碧山巔對花無數自春

色啼鳥一聲人晝眠　肖寧㳂州

方太古

發湯嶺

前嶺迢迢後嶺巍麥秋行客尚寒衣雲深石逕無人
跡小澗長藤紫燕飛　實秀

四月十四寓福州題鼓山涌泉壁

十年實跡行邊友半夜寒燈戀禪家細雨短墻新佛
院小堂香滿荔枝花　某某書

夜酌清白亭同鄭繼之過黄用光看新竹

殘燈半壁看吳玗夢裏瀟湘月影寒記得題詩傷綠
節鷓鴣啼斷粉痕乾

寒食東時舉

春山處處鷓鴣啼海國行人思欲迷獨把一盃寒食
酒夢中風雨浣花谿

題錢舜舉漁圖

白石清江繞舍流畫師家破鬢毛秋縱然十畝瓜田
在不及漁翁一釣舟

十五夜飲王敬止園亭

客子未歸天一涯滄江亭上聽新笙春風莫漫隨人
老吹落來禽千樹花

送原直

木落溪頭霜氣寒汝歸還過子陵灘殷勤爲問雙臺
上獨有當時舊釣竿　莫重

玄墓山上方

危欄倚蒂斜陽今夜禪床借上方七十二山何處
是洞庭烟水正茫茫

客散

客散書堂秋日涼山風吹雨葛花香竹床藤簟茶初
熟消受山人午睡長　山窗小景如畫

凌瀚

宮怨

花落殘紅嫁御溝柳牽新綠繫宮愁多情莫怙君恩
薄三十六宮無盡頭　拓聯一叙

春興

雲外青山烟外樓風中燕子雨中鳩扶筇欲去苔痕
滑坐看楊花點敝裘

唐熊

夜月小坐

翠洗芙蓉淨紫璞青天絳闕近蓬萊輕狂此夜欲飛去秋水長空鶴未來

僧然目達

方亭

心遠流泉入逕清天空松子落桃笙一竿欲破長烟去淺水蘆花天月明

唐鉞

宮詞

雙飛燕子戀椒房見盡春風到海棠靜底菱花開自照敢將顏色怨君王

又

雲中翠輦度長門賤妾猶能憶舊恩青鳥未來花較寬薰衣深坐待黃昏

諸劉思厚

鄭本立

宿鄞城喜雨

曉來風雨過高城桃簟凉生爽氣清廣陌曉行人不動滿溪流水自秋聲

章适

旅次書懷

江南江柳繫鄉愁搖漾春風不自繇夢裡不知家近遠夜深彷彿過楊州

繼遊卄露巖

憶昨仙人乘紫霞尋真又到上清家松雲滿地石門古開遍碧桃無限花

閨意

繡縟羅幌護春寒小夢初回月轉欄默默纖情深院擁衾單細剪燭花看

春數

唐汝楫

楊枝詞

陌頭春色入高樓添惹閨中萬縷愁欲縮同心將贈遠玉門羌管不禁秋

鄭國賓

楊柳枝詞

水榭風生匝地垂曉妝臨鏡鬬娥眉未須展盡黃金嫩不與紅亭管別離

宿書樓題壁

長風一夜大荒流野水浮雲凍不收草閣松濤供穩睡曉來和雨上高樓

舟中同郭鴻臚席上賦

何處簫聲墮月中看予直度赤城宮仙郎解贈雙瑤珮我欲乘槎遡碧空

又

灑酒臨江江不流滿天浩露濕雲裘仙人一酌金莖液醉殺寒濤萬頃秋

高棨

答文畫師

客有秋江一片雲風霜千載古龍文至今老樹作人語夜半天風疑對君

王汝述

道上秋懷

谷中短笛能悲客籬上寒花獨送秋白首向人無鮑叔青山歸日是菟裘

又

古廟已墟孤樹在跳山無雨亂雲歸離家曾向癡兒語早種芙蓉近釣磯

道上懷西曹故人

心懸日下雙龍闕淚落天邊百雉城數載白雲樓上似秋風散作五湖萍

徐用光

題畫

溪廻一水隔村環雲動千峯雨意慳老去閑情渾不減拄筇無語對青山

又

柴門高結傍江開風色波光逕岸廻深樹黃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了隔津誰喚小舟來

王[illegible][illegible]

京邸

趙志皐

珎珠簾

懸崖飛瀑瀉林端不雨亦雨鳴琅玕蓮池遥瀉一天碧六月無風生曉寒

下南臺

絶巘千盤鳥道廻流泉相送出南臺半山落日浮雲散縹緲天風萬壑哀

唐邦佐

催總戎折梅見贈呈繳

邊塵初靜列營清玉帳兼春按部行何處笛聲聽不盡隨風飄起塞垣情

高韻凄然

塞下曲

長隨驃騎度黄河雨雪天山夜負戈莫謂歸家貧到骨黄沙白骨不歸多

酸楚

秋日閒情

叢柳鳴蟬噪晚暉杵砧相望擣寒衣秋雲斂盡天如水獨立閒堦看鴈飛

寫出無聊光景

賈天民

秋夕登穏南津亭

離亭獨上夜蒼蒼露薄湖西秋草長一片水雲村路渺就中何處覓瀟湘

秋夜宿萬蘿峯

淨掃繩床宿石樓鶴巢只在屋偏頭濕雲滿榻不成臥起看沙江帶月流

少年行

風暖林塘玉蘂開春衫時帶舞塵來月明繫馬章臺下猶取櫻桃擲善才

遒俏

徐學恕

題孤舟夜雨圖

瀟湘風雨不勝秋有客垂楊獨繫舟最恨聲聲驚客夢關心一夜大刀頭

自佳

李文錯

宮詞

歌吹聲沉隔未央夢魂長按舊霓裳十年宮漏尋常聽不似今宵一滴長

吳孺子

西湖曲

二月西湖樂事饒春風隨處亂香飄金鋪古刹三千界花壓重堤十二橋

又

紫騮嘶斷綠楊烟花滿吳姬酒肆前盡醉不須愁日暮隔墻人影送鞦韆

豔曲　古豔

一面紅粧娜娜來芙蓉小障兩邊開舞衣不著人間錦五色祥雲天上裁

方堯治

蘭陰山

紛紛遊伎蕩江蘋増祝江神站水濱鬭草擷蘭應待伴桃花留騎踏歌人

胡應麟

齋中繪五岳爲圖稱卧遊焉各系以詩

泰山

玉殿瓊樓逈太空披藤遥上碧雲中中宵不辨日出處色萬丈天門滿目紅

衡山

拄杖飛蘿上蔚藍狂吹玉笛和青鸞回看月色千巖吐不道峯頭是廣寒

嵩山

遠下崑崙度玉華黄河九曲照三花空明洞底無人住散髮中天美紫霞

華山

太華三峯削不成巨靈高掌盡咸京相攜玉女朝天去朶朶蓮花足下生

恒山

絳節迴看上帝臺金莖雲霧接蓬萊不知碣石青何處萬里胡天雪色來

金華山雜詠

朝眞洞

徙倚明霞上百盤石門天際敞高寒峯頭坐讀黄庭罷遍禮羣仙白玉壇

氷壺洞

一線懸崖鳥道通石床鐘乳鬬玲瓏飛流萬尺無人

到誰箔廬山此洞中

雙龍洞

洞底雙龍挂碧流瑰鶤十里暮雲愁朝來拂拭仙人
蹻攜手同登十二樓

春閨

春衫斜捲懸羅輕女伴西園作隊行蕩子不歸三月
暮百花深處亂啼鶯

秋閨

沉水香銷白玉臺熏籠斜倚月明孤征夫尚作瀟湘
客夜夜金風落井梧

書事

門掩湘筠翠色虛錦鶵語燕入庭除不知金槓何時
返閒坐樓桃第四株

李能茂

夜過斯惟武

堂中書畫鎮三餘退手詩盤擁未如雨覓雲霞藏紫
崙百年歲月浪懸書

渡富春江

嚴陵灘上解飛艘此去征途客思勞海氣忽臨孤嶺
轉江風平入釣臺高

陸可教

封禪臺

曾聞遺草求司馬誰向殘碑憶祖龍玉檢金泥何處
覓只今猶似白雲封

碧霞宮

絕頂千秋玉女祠西風盡日滿靈旗雲軿出入無人
見只有瑤池青鳥知

諸葛鯨

漫興

曾傍桃源溪上行桃花開遍正春晴若無仙犬花間
吠空逐東風過楚城

山庄即事

古木橫斜倚碧沙清溪流出幾人家自嫌睡起渾無
事且向空庭掃落花

許弘綱

明妃二絕戲題胡上舍便面

琵琶斜抱泣閼氏塞草青青牧馬時不道浣紗溪上月吳王宮裏照西施

又

日暮單于放獵歸胡笳吹徹塞雲飛閼情忽憶年來事寒到長門共賜衣

季秋同王生遊白雲洞

秋山一路總堪攜洞口輕雲冪冪翁招得雲中雙白鶴來同子晉跨吹簫

平率恰台有致

七里灘大雪戲題

講道箕山隱士家舊瓢棄役轉豪奢瓊山玉樹瑤池裡一葉盈盈載六花

淡宕多風

威靈巖雜景

碧山繚繞樹橫斜隔樹雞聲樵子家一擔烟霞挑不盡溪流片片逐桃花

悠長有遠思

又

松下溪流簇淺沙羽觴飛處散晴葩洛陽紅紫多攀折寂寂空山自百花

含情駘蕩

姜騰

玉溪

蘼蕪十里玉溪春一棹輕風易問津山外不通城邑路萬花烟塢見秦人

出塞行

燕然萬里控祁連鐵騎材官氣燭天赤手功名男子事枚房誤殺李延年

倪元愷

幽居

愛閒成癖似山僧晨起開門卽掩門有客携尊來問字一年此日破苔痕

占地步

章敏學

宮詞

洞戶燈青照玉顏鷓鴣啼上竹枝斑江南烟草傷心日不及深宮夜雨間

又

內裏春寒不厭眠青青榆莢曉風前珠簾不隔闌珊雨吹濕金爐沉水烟

又

已前無語度春朝君寵明知不可邀衣帶迎風腰轉
細自緣憔悴誤成嬌

又

銀筝絲斷鴈行單侍從恩輝欲報難夢裏玉階常自
掃不因花落畏春寒

又

聖人行樂按宮懸雉扇才分花滿筵鐵撥無聲瑤瑟
冷新聲又進李延年

又

長空白露洒青桐金屋踈燈數點紅鳳吹聲聲傳夜
半重門不解鎖秋風

湖陰曲

重湖春月淡溶溶照見儂家憔悴容縱使歸舟湖上
至也應愁色怨飛蓬　甄酒

許惠蒂

枝乏屠龍不庇身敝裘千里走風塵柴桑去後無眞
隱分付寒梅莫笑人

步月

秋入山城萬籟清短床四壁候蟲鳴夢回湘水蓼光
暗起向空堦步月明　二首俱佳

章懋韓

宿山寺

東風吹雨入空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夜更長銀燭獨燒人未
寐子規聲裏木[illegible]香

贈別知友

扁舟一葉送君歸兩岸霜林共夕暉何處好期明歲
約六橋柳色燕初飛

倪宗舜

碧湖首春對雪

曙色朧朧隱畫闌空山春雪浩漫漫酒醒遂底敲詩
句人與梅花并作寒　香倩

碧湖秋夜

秋風携客碧湖濱醉狎輕桡入翠氛一曲商歌乘興
發萬山明月落寒雲　爽韻不俗

龔士驤

塞上曲

泗□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雩
意可是千年瑟竟希　宋人名理

馬之純

竹枝詞　祀馬將軍廟將軍蓋其戰地也

松山父老至今思常問將軍歸不歸巖頭草木成戈
戟雨後灘聲聽鼓鼙

又

屈指于今四百年竹間祀宇尚依然藤蘿掛木長如

旆苔蘚侵堦碧似錢　風景依稀

吳筬

題畫雉

暖風晴日度山梁草木馨馨發衆芳五色羽毛光燦
潔文章曾繪古衣裳　雄麗

邵玘

題竹

誰寫淋漓竹數竿高秋凝欲拂雲端繡衣曾向瀟湘
過彷佛當年帶雨看　逸韻翛然

戚昂

題扇　十三歲作

松梢露冷月朦朧遶海歸來曉正濃鐵笛一聲驚夢
醒飄然飛入廣寒宮

馮熊

陽溪漫興

眼底浮沉未足論機心久息漢陰園使君欲訂滄洲
約先卜城南水竹林

趙時齊

中洲漁笛

江邊日落水雲西若個漁舟泊柳堤夜靜數聲來枕
上梅花吹落點春溪

趙祖鵬

留侯廟

金椎擊破博浪雲垓下青歌散楚群烟水蘭槳載西
子不知何似赤松君　遐甫有深旨

桐江吊嚴先生

炎精承夜天宇蒼啓明驅翳文霞光桐江老漁豈無

力不甚論風吹日長　蒼老

吳存中

解客二首

別有詞下作謫星當筵起舞酒如澠自言野老能爭
席何處三閭爾獨醒　深輒與人

其二

誰能有歡醉如泥猶記長庚問月時豪氣生平三百
斗爲君知已一傾之

許弘綱

西湖岳王墳

孤冢年年薦豕醪龍沙何處問烏號湖波半是未仙
淚恐向西風作怒濤

送鄒諫頊玄芝請告

漫庭司諫拂衣還客路梅花競玉顏最是主恩偏頊
圓肯教容易老東山

平旅宿霧

海門蜃氣曉漫漫散入千溪映掌寒多少豹文藏不
□等閒都作白雲看

過釣臺

稷契巢由事並傳幹君文叔夜同眠貂裘敝後羊裘
在我亦還家理釣船

倪宗舜

烟中釣艇

曉烟遥望碧氤氳兩岸山林暗不分幾片漁舟輕似
葉往來閒釣一溪雲

金華詩粹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阮元聲編元聲有南詔野史已著錄此書輯自梁迄明婺人所作詩二百五十四家自樂府迄六言皆以體分每篇後間附評語蒐輯頗富而畧遠詳近未免失之氾濫

書記洞詮一百二十卷目錄十卷（卷一百十七至卷一百二十未刻）（一）

〔明〕梅鼎祚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汝南郡刻本

書記洞詮序

予方燕居忽宣城禹金先生貽之所著書記洞詮百十六卷予驚焉豈所謂博大真人哉乃有所命予以言予尤憮然自失曰予之無當於時素矣　取乎

哉夫文之世變自秦漢以逮梁陳間極矣蓋不特文以代殊而亦以人異人亦直抒其情以致其悃款上下告語與往來酬應何論工拙爲迺文有古今之殊人有優劣之論固天之降才爾

殊耶亦囿於風氣然耶今不能挽梁陳而躋於秦漢則亦豈能挽今而齊於六代哉予誠不能退屈而私竊怏怏禹金自其父叅知究溪先生遥承宗都官之後世以文命家閲古之文或散落無遺迺搜引探索採綴緝綜為立例使以類從茲特稱所為書記云夫訓誥典謨誓命禁令詔諭約法此上之所以宣示於下者也章奏表疏陳請獻納下之所以求通於上者也緘題削

牘書啓簡記相與往復而碑勒紀頌鐫刻垂示所以述揚功德若夫詰難質訊檄移規誨錫命遜讓薦舉糾拾引喻耿辟游戲玩弄論裁辯對箋固闡譯符圖銘誌臨訣憤歎識秩談説刺毀詆譏游詞蔓衍詭託假諷寄寓嘲哂則夫提挈人倫緯經萬化奉詞討伐窮蹙委命非文之為用哉然亡缺燼湮不可復識緒之絶續匪今斯今故商頌五篇旋亡其二書之百篇今存者無

半則滙集衆家昭若挾日月而行之其爲力若之何自昔梁蕭氏有作而後乃代有其人然遡而上之則惟梁陳以来爲可尚故詞命之作自子産裨諶以来文質頓殊體裁大異詞之直者

則有之矣若乃情才之變則聖賢之言備在六經是非有意於文也爾其雄才命世英武奮揚造次申命秦之詛楚諸侯之屏秦蘇張之雄辯代厲之縱横是惟脣舌閒耳著見之簡牘則有

人之沉深淵穆者或寡言而信廣心浩大者或渾融而和寛裕有容者或含蓄蘊藉疏通顯遠者或洞達無間狷隘毅嚴者或剄勁峻急舒徐容與者或闡緩濡滯放曠無羈者或恣肆流湎

不潔廉直者或僻澀謇棘懷忮戾刻者或褊迫局促憂愁悒鬱者或哀憤悵惋激諒慷慨者或爽暢標令雅正弘静者或清鮮幼長温良善斷者或明秀彊果侮欺自匿者或鄙悖誇浮詭妄

溺志者或駁偏雜亂此則觀其詞即洞見其人言不可以僞爲情豈掩飾所能蓋哉以之論古之作者則歷歷可覩雖不復優劣其間而並載之以知其世自昔之言謀野者彙萃以觀則孰不苟茲揔覽之功其茂已哉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禹金氏追崇先志以二十載之勤乃獲就予則深自恧焉以文質相勝自三代則尒漢而降以文滅質至六代文日靡矣故昔有云以

質開文則易因文求質則難今欲挽而上之豈易得者禹金氏詮次成編使人知所自擇焉而羣從子姓聚族以傳諸梓予樂觀其成聊爲之引云

萬曆歲丁酉日長至河南按察僉事前監察御史沛國劉鳳譔

新都劉然書

書記 文心雕龍

梁通事舍人劉勰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葢聖賢言辭總爲尚書尚書之爲體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

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辭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贈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其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爲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葢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

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灋制朝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牒萬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葢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別情僞也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筭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徵

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伏
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則也陰陽盈虛五
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也黃鍾調
起五音以正音以正灋律馭民八形克平以律爲名
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命
如流水使民從也灋者象也兵謀無方而奇正有象
故曰灋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匠之制器也符者厚
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
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
胡徵數負販記緡其遺風歟劵者束也明白約束以

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劵以堅信誓
王褒髯奴則劵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
意故小劵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
由審庶務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四聖相也而
關於州部葢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
事敘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
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卽
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爲籤
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
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陳也陳列事情昭然

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
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
諺廛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
也太誓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
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
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
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
譚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
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
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

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
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
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書記終

書記洞詮凡例

一書記特命劉勰而無其文分刿昭明而靳于選繇今遡答莫睹成書世行尺牘淸裁出我明蜀太史楊公慎斷自有隋董裒短語吳司寇王公世貞旁及近代亦限單辭今所詮葺鴻纖綜挈廣徠畢張庶備前聞仍訖六代楊名赤牘

一王言宗秘曰詔曰敕制策璽書本非書屬其間頗有情涉下交辭均通訊或督讓而近規或善戲而爲謔或稱褒于函簡或運籌于寄函第緣尊出綸綍以故名殊竿牘今所登錄凡若類焉

宅爲政治之興革職司之拜除命自公廷與頒郡國者不刿

一奏章表疏義用告君此無亙預維答刿國公王書通臣王今乃悉收帝秦暨漢當別屬焉然卽疏與書各復有別其或𠻳王獻副如王吉諫昌邑王賀疏桓郁上皇太子疏之類擬于封囊補牘頗略殊科又如張就與父恭疏胡刿與子淵疏之類在名雖異爲指實均書則鄒枚諫吳王張敞諫膠東太后之比固不得概上書天子者也

一王蕃傅尉公府參諮大校書稚序分尊卑臚次凡有關陳類稱牋記此所謂窺表睨書陳於宗敬者也悉釆無遺

一啓者書之流派以逮齊梁則漸趨騈偶先驅四六今統歸是編至如臣寮之啓帝王雖事等奏章而名非疏表間爾取財百一而已

一母后儲藩稱制施命是名曰令牧守監鎭宣條示諭是名曰教雅非書記有辭旨本書特因所出遂沿其名如梁昭明與晉安王令蜀武侯與李豐教亦不數篇又有篡朝僞國史稱下書如

漢之新莽晉之劉石實亦彼中詔誥也劉裕爲宋公江陵關中亦曰下書例竝不錄淸裁此類有載今分衍附正

一移者遺也北山之文昭明卽附載書不宅款刿顧彼體例顯自分歧抑或啓壇誓旅接夕交綏事倣致師文規飛檄者竝不闌入若薛宣移櫟陽劉歆移博士與元魏之移徐豫宇周之移高齊本爲書屬例得籍之

一臨終治命誡子名言別成一體無關書記淸裁多載要非其倫今所詮若劉向之戒歆趙咨之

敕胤者本自爲書

一游說進諫之於書也乍接其辭似相枝幹旣窮其致殆別區軫今概不錄間有同是一篇此但曰說曰諫而彼則曰書卽歸書屬更加注明

一外夷固稱内附終異羣司其有勢屬不賓禮鈞與國凡通書者時亦捃及

一春秋爲命隣邦稱詩賓燕俱非被跡毫翰將惟寄口行人特其體裁近瀍豐婉饒辭因別載之（詳見彼卷之首）

一二氏之教流傳巳遠拘士擯諸戎皆達人統致

象先惟釋精義鴻辭發矇決蔀往來辨難簡牒彀繁爲儒所宗比道滋盛今別詮爲十九卷道則寄游元始穰引諸家陰符道德而外罕接玄言陽平清微以還但稱方術彼法門中旣乏弘通之衆吾徒皈入亦止陶葛之倫別詮七卷

一若伉王受地于諸貉猗尼詭訛于遮須蘇部卜地于邸山伯文冥期于陵水不慭數書斯述異之舊聞亦淸裁之遐式

一自正史列傳以及偏記稗官事有繁簡書有晦章故或書横此篋廼復事挂別篇爲事爲書薑舉其一按書無典故可尋据事無文辭足契是編叅伍異同研覈名實儻因稗而輔正卽稗非離經務本事以會文則文非虛設庶幾首尾條貫纘質克衷（訓故音釋偶存一二不足爲例）

一書相酬獻竝以與者居先答者附後人我交暢事理互昭擘辭則逌爾應聲循名則瞭然次面或數書一事卽爲以類綴從俾可泝源達委（答者此外尚有別書仍爲列名特載）

一一書而二三載者以其撰人爲後先寧且從詳餘卽次附在作者姝采各含使觀者雙美竝合

字有異同附注各末

一每代首列帝后次以儲王卿士閨秀各相詮次世貫履歷略注端末其身歷數代者率以所終爲定而書止在前卽從其代

一詔敕書疏奏記牋啓人以類詮歷代帝主卽霸國初建神器未移凡書之屬悉置在首其它一人嘗經數代者以代爲次

一諸家法書購于貞觀之懸金盛于淳化之勒石自後傳模漸廣鐫刻失眞故或字多衍文或章多斷句但求妍於戈畫非取義於辭華今都依

人附錄用存鷩座之遺且備臨池之助二王僞富稍爲類從

一譜籍簿錄方術占試律命瀍制符契券疏與夫關刺解牒狀列辭諺文心雕龍以爲竝書記所總其實體異旨歧自難參混至於論啓反別附奏奏啓第二十二今特合載例見前條

一是編其世自姬周列國以至陳隋其文自槧版連篇以至片牘畸語其人自帝妃宰士以至婦寺緇黃其事自軍國吏曹典制文賦以至規贊慶弔譴媾諧讔開而名物幽而鬼神其書自八

國内外七雄短長太史蘭臺羣書壽志以至嶽籙河圖琅書梵字時鏡占鈴之術夷荒霸略之蹤中或不盡雅馴諒有依托意既顓于求備瀍且弛于黜浮如天祿閣外史小說之類辭義全外者亦止分附佛道二藏之外如肇論學道傳之類並爲載入偈頌論贊比他獨詳

一是編主在苞舉不恡兼收一二畔道悖正涉力尚鬼者例不删除猶尼父存鄭衛之音左氏敘逆亂之跡失得既章勸戒攸寓

一自宋至今傳有翰苑新書翰墨全書播芳大全詞致錄之屬竝止四六一塗其于書記俱所未

皇坊間襍刻雷同景測局而不曠庬而無章本近市而懷利非藉文以行遠也近有妄構鄙語厚誣先賢令人遙望郤走當餐嘔噦不足亂眞無庸置辯如筆舌珠璣名媛璣囊諸類

一楊王清裁業稱精博所未喻者截長適短操刀惱美錦之傷用舌代豪移的負就羽之失抑或代疑名舛間偶彊合誤離是編直本原文都爲釐正兩公森林鉅匠昭代鴻儒王公猶夙講逼家厚交小友非敢妄肆輸攻正當効補甫闕耳

一是編昉自先太中宛谿府君于隆萬之交屬志

必成勸勤弗逮遺命拄耳飲滲於心提槧摘鉛暫覩旋疏幾及墨畫掌股溷安筆研星紀再周亦既勞止今撰定百十有六卷自挨家尠賜書里希洛誦市肆之閱彊記良尠禁籞之窺秘文懸絕弓秩雖富紕漏必多聊懷伯喈之簡靡忩其先拒擬劉歆之略能恢厥緒特虚四卷用待詮遺所冀時賢來喆直其闕略糾其僭違揔歸大同協全勝舉由唐而下嗣有更端

一縑竹易湮世曆迭運今所存外志叢譚方圖逸典非砥柱之流沫則羽陵之蠹餘句脫字譌遞

流轉謬是編亦嘗多方校勘而一手致劬同心鈌助刀札小誤丹墨隨更仍且闕疑敬竢博識

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二陸集更需善本

萬曆歲丙申春玄白堂識

凡例終

書記洞詮引用書目

○春秋左傳　國語

孔衍春秋後國語　趙曄吳越春秋

越絕書　戰國策

宋衷注世本　司馬遷史記

周秦故事

班固漢書　荀悅漢紀

葛洪西京襍記

范曄後漢書　劉珍等東觀漢記

謝承後漢書　華嶠後漢書

司馬彪續漢書　袁山松後漢書

袁宏後漢紀　張璠後漢記

表曄獻帝春秋　獻帝起居注

樂資山陽公載記　王粲漢末英雄記

王隆漢官解詁 胡廣注　蔡質漢官典儀

司馬彪九州春秋　後漢襍事 天祿閣外史

陳壽三國志　王隱刪補蜀記

楊戲季漢輔臣贊　漢表傳

張儼默記　王沈魏書

孔舒元漢魏春秋　孫盛魏氏春秋

孫盛異同雜記　魚豢魏略
魚氏典略　陰澹魏紀
曹瞞傳　魏武故事
魏文帝雜事　魏末傳
魏名臣奏　魏名臣表
列書　韋昭吳書
環濟吳紀　胡沖吳歷
張勃吳錄　虞溥江表傳
唐御製晉書　虞預晉書
王隱晉書　臧榮緒晉書

干寶晉紀　鄧粲晉紀
徐廣晉紀　何法盛晉中興書
續晉中興書　習鑿齒漢晉春秋
孫盛晉陽秋　檀道鸞續晉陽秋
郭頒魏晉世語　晉惠帝起居注
晉安帝紀　盧琳晉八王故事
傅暢晉諸公讚　山公啓事
衛禹晉永嘉流人名　咸熙元年百官名
晉百官名　范汪晉尚書大事
張敞晉東宮舊事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　車頻秦書
沈約宋書　徐爰宋書
王智深宋紀　謝綽宋拾遺錄
蕭子顯南齊書　吳均齊春秋
姚思廉梁書　劉璠梁典
何之元梁典　姚勗梁後略
姚思廉陳書
魏收後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王劭北齊志　令狐德棻後周書
丘悅三國典略　薛收元經薛氏傳

魏徵等隋書　王劭隋志
張太素隋後略　裴矩隋開業平陳記
杜寶大業拾遺記（唐藝文志作雜記）
鄴洛鼎峙記　韓昱壺關錄
李延壽南北史　劉昫舊唐書
歐陽修等新唐書　溫大雅唐創業起居
劉子玄史通　司馬光資治通鑑
劉向列女傳　皇甫謐列女傳
項原列女後傳　杜預女記
嵇康聖賢高士傳　皇甫謐高士傳

魏叅高士傳　張隲文士傳
張衡文士傳　漢末名士錄
袁宏名士錄　陶淵明聖賢群輔錄
袁淑眞隱傳　梁元帝孝德傳
海内先賢行狀　皇甫謐玄晏春秋
趙岐三輔決錄摯虞注　周斐汝南先賢傳
虞預會稽典錄　謝承會稽先賢傳
鍾岵會稽後賢記　張方楚國先賢傳
陳壽益部耆舊傳　益部耆舊襍記
常璩華陽國志　李文子蜀鑑

零陵先賢傳　何晏白起故事
諸葛氏譜　荀伯子荀氏家傳
廬江何氏家傳　會稽邵氏家傳
殷基通語　殷敬殷氏家傳
稽紹家集　趙吳郡行狀
王氏譜　卞氏錄
褚顗褚氏家傳　庾氏譜
羊氏譜　裴松之裴氏家傳
袁氏譜　陶氏敘錄
戴逵竹林七賢論　王回蔡謨贊序

東方朔別傳　伶玄趙飛燕外傳
秦醇趙飛燕別傳　趙岐別傳
鄭玄別傳　蔡邕家傳
趙雲別傳　蒲元別傳
荀彧別傳　邴原別傳
董正則撰劉廙別傳　孫資別傳
任嘏別傳　何邵撰王弼傳
管輅別傳　鍾會母張夫人傳
虞翻別傳　嵇喜撰嵇康別傳
機雲別傳　衛玠別傳

曹志別傳　雷煥別傳
蔡克別傳　王澄別傳
孫惠別傳　桓彝別傳
王濛別傳　王胡之別傳
王獻之別傳　陶淵明撰孟嘉傳
徐邈別傳　昭明太子撰陶淵明傳
吳仁傑靖節年譜　王徽別傳
梁邵陵王撰陶隱居碑銘以上經史譜錄傳狀
○陸澄地里志　顧野王輿地志
王存等九域志　郡國志

郭璞山海經　酈道元水經注
揚雄蜀王本紀　周處風土記
會稽土地記　王隱交廣記
廣州記　楊佺期洛陽記
陽衒之洛陽伽藍記　沈懷遠南越志
雷次宗豫章記　越地形記
襄陽記　張僧監尋陽記
法盛林邑記　南中志
嵇含南方草木狀　萬震南州異物志
海物志　峨嵋山故志
茅山志　余知古渚宮遺事一作故
西河舊事以上方輿志記
○程本子華子　荀卿荀子
田單子　燕丹子
韓非子　孔鮒孔叢子
韓嬰韓詩外傳　桓寬鹽鐵論
應劭風俗通　劉向新序說苑
揚雄方言　桓譚新論
班固典引　王充論衡
魏文帝典論　應璩書林

杜恕杜氏新書篤論　陸績述玄
傅玄傅子　司馬彪戰略
張華博物志　干寶搜神記
虞喜志林　裴啟語林
李冲翰林論　王子年拾遺記
謝綽宋拾遺錄　劉敬叔異苑
任昉述異記　葉孚廣異記
劉義慶幽明錄　劉義慶世說新語劉孝標注
梁元帝金樓子　殷芸小說
賈思勰齊民要術　顏之推顏氏家訓
段公路北戶錄　劉安靖歲時記要
孟詵錦帶書　趙璘因話錄
王府新書　丁用晦芝田錄
沈括夢溪筆談　趙令時侯鯖錄
洪邁容齋隨筆　葉廷珪海錄碎事
姚寬西溪叢語　劉斧摭遺紺珠集作拾遺
五色線　范汪棋品
陸羽茶經　竇苹酒譜
韓彥直橘錄　相手板經
太乙飛鈐　曾公類說

陶九成說郛　胡侍墅談以上諸子說家
○劉向七略別錄　荀勗文章敘錄
華廙善文杜預亦有　摯虞文章流別集
摯虞文章志　顧凱之文章記
丘淵之文章錄　宋明帝文章志
昭明太子文選六臣注　劉節廣文選
劉勰文心雕龍　虞世南北堂書鈔
徐堅初學記　歐陽詢藝文類聚
杜氏通典　白居易白僕
白孔六帖　李昉等太平御覽

文苑英華　太平廣記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　崇文總目
鄭樵通志略　馬端臨文獻通考
真德秀文章正宗　章藻注古文苑
祝穆事文類聚　王應麟玉海
婦人集顏竣殷淳徐勉並有　楊慎丹鉛總錄
楊慎藝林伐山　楊慎風雅逸篇
楊慎赤牘清裁　王世貞尺牘清裁
陳耀文天中記　陳耀文學圃萱蘇
東方朔集　董仲舒集

劉向集　楊子雲集
馮衍集　馬融集
高彪集　傅幹集
蔡中郎集　孔融集
張超集　諸葛亮集
曹子建集　王粲集
嵇中散集　嵇康集錄
阮嗣宗集　潘黃門集
蔡洪集錄　高柔集
傅咸集　二陸集

劉琨集　庾亮集
諸葛恢集　王修集
陶靖節集　張演陶詩辨証
湯文清靖節詩註　顏延之集
謝康樂集　鮑明遠集
謝宣城集　昭明太子集
陶貞白集　沈休文集
江文通集　任彥昇集
徐陵集　庾開府集以上類書文集
○顧野王玉篇　孫愐唐韵

顏元孫干祿字書　李登聲類
楊愼六書索隱　楊愼古文韻語
後漢趙一非草書　王僧虔名書錄
王愔文字志　蕭子良古今書體
袁昂古今書評　虞龢進書表
庾元威論書　褚遂良右軍書目
張彦遠法書要錄　竇泉述書賦
張懷瓘書斷　蘇耆書畫記
米芾海嶽書史　宋高宗御製翰墨志
黃長睿東觀餘論　黃長睿法帖刊誤

劉次莊法帖釋文顧氏考異　曹士冕法帖譜系
董逌廣川書跋　蘇霖書法鉤玄
圖書會粹　字學新書
寶章集　李丕緒七賢帖
淳化閣帖　淳熙續帖
大觀太清樓帖　臨江戲魚堂帖
長沙帖　絳帖
黔江帖　甲秀堂帖
寶晉齋舊帖　河東薛氏帖
建中靖國續帖　汝帖

豫章帖　賜書堂帖
群玉堂帖　萬玉堂帖
雪溪堂帖　愛民堂帖
蘭亭帖　二王帖
東書堂帖　歐陽修集古錄
趙明誠金石錄　洪邁隸釋
都穆金薤琳瑯　宋王微敘畫
南齊謝赫古畫品以上韻學書畫
維摩詰經　大方廣佛報恩經
六度集經　本行經

法句譬喻經　賢愚因緣經
中阿含經　涅槃經
樓炭經　金色女經
太子須大拏經　瓶沙王五願經
弗迦沙王因緣經　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
佛說生經內誨子經　佛說佛大僧大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
大藏律文　經律異相

肇論　慧琳均善論
顧歡夷夏論　范縝神滅論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衆經目錄
陳士元象教皮編
釋彥琮集沙門不應拜俗事
七佛父母姓字經　釋迦譜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　歷代聖賢佛祖統紀
佛祖歷代通載　歷代三寶記
三藏記　大唐西域記

大唐內典　開元釋教錄
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　釋氏通鑑
名德沙門題目　高逸沙門傳
高僧傳　續高僧傳
支遁傳　安和上傳
智者大師別傳　國清百錄
遠公集（以上並釋）
○老子中經　太平經
劉向列仙傳　葛洪神仙傳
曾慥集仙傳　仙傳拾遺

馬樞學道傳　歷代眞仙體道通鑑
梓潼帝君化書　鬼谷子
漢武帝內傳　東方朔別傳
紫陽周眞人內傳　王方平傳
麻姑傳　南嶽魏夫人傳
賈嵩華陽陶隱居傳　謝瀹陶隱居傳
陶翊潘泉文本起錄　陶隱居眞誥
陶隱居周子良冥通記
陶隱居眞靈位業圖　杜光庭墉城集仙錄
杜光庭王氏神仙傳　張君房雲笈七籤（以上並道）

引用書目

書記洞詮目錄卷一

江東 梅鼎祚禹金 纂輯

與魏武書

代

代王嘉

遺燕王喜書

衛

宋石

遺荊衛君書

宋

韓馮妻何氏

遺夫書　與康王書

卷第四

趙

趙鞅

與子伯魯無恤書

程本

答趙簡子書

蘇厲

上惠文王書 同前

諒毅

爲趙獻秦昭王書

無名氏

爲齊獻孝成王書

山陽侯天使 神

遺趙無卹書 同前

魏

無名氏

爲魏獻秦昭王書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范痤

獻安釐王書　遺信陵君無忌書 同前

田齊

閔王

遺楚懷王書　謝孟嘗君書

田文

遺秦穰侯魏冉書

魯仲連

遺燕將書 同前

即墨富豪

遺燕將書

卷第五

秦

昭襄王

遺楚懷王書　遺楚項襄王書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

遺趙孝成王書

始皇帝

爲王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與燕太子丹誓書　報丞相李斯

賜公子扶蘇書　又詐書

繞朝

贈士會策

公孫鞅

遺魏公子卬書

蘇代

爲齊獻穰侯魏冉書同前

范雎

獻秦昭王書同前

韓非

上秦王書

李斯

上秦王論韓非書　上韓王書

上秦王諫逐客書

陳餘

遺章邯書同前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書記洞詮目錄卷一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二

卷第六

春秋辭命一

周

襄王

使宰孔賜齊桓公胙

後命

桓公對

使魯告難

臧文仲對

策命晉文公

王子虎盟諸侯

辭晉文公請隧

陽樊人倉葛

告晉文公

定王

辭晉獻捷

靈王

賜齊侯命

瑕禽

對王叔之宰

景王

追命衛襄公　使詹桓伯辭於晉

劉獻公

對晉叔向

叔向告齊　齊對

叔向對齊　齊人對

王子朝

告諸侯

敬王

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伯音對

魯

隱公

辭宋使　使衆仲對齊使

請薛侯

辭齊侯讓許

鄭莊公告百里　告公孫獲

莊公

使弔宋

宋對魯
魯人告齊
臧孫辰
如齊告糴
公子遂
辭玉
賓答
展喜
使犒齊師
季孫行父

告晉韓穿
叔孫僑如
使告郤犨
季孫宿
使行人告晉　又對
孟孫蔑
對晉知武子
請屬鄫于晉
子服椒
對晉叔向

臧孫紇
對晉　使告臧賈
如防來告
厚齊
弔衛
大叔儀對
叔弓
辭晉平公　又辭致館
叔孫不敢
告子家羈

子家羈對
子服何
對吳　又對
季孫肥
使冉有弔宋景曹
正常
告于朝
端木賜
對齊陳成子
柏雎

答第八 辭命三 稱詩

書記洞詮目錄卷二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三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漢

卷第十二

漢四

卷第十三

漢五

王生

予益寬饒書

揚惲

報孫會宗書

張敞

諫膠東王太后書　與朱邑書

答朱登書　與某公書

諭嚴延年書

嚴延年

報張敞書

鄭朋

奏記蕭望之

張博

遺淮陽王欽書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

又與淮陽王書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復報淮陽王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類附

薛宣

與高陵令楊湛書　移櫟陽令謝游書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移池陽書 有附

朱博

移王卿書

胡常

與翟方進書

李尋

奏記翟方進

卷第十四

漢六

王鳳

奏擬成帝答東平王宇

王立

與杜業書

谷永

謝大將軍王鳳書　與平陽侯王譚書

與王音書　與段會宗書

杜欽

奏記王鳳

卷第十五

破聖公與伯然書　報隗囂書
賜隗囂書　詔告隗囂
與公孫述書　報公孫述書
詔諭公孫述　賜竇融璽書
報竇融詔　詔報竇融
詔竇融　下鄧禹敕
徵鄧禹還敕同前　勞馮異璽書
詔報馮異　詔馮異
勞馮異璽書同前　賜馮異璽書
詔祭遵　敕岑彭書

報岑彭書　詔吳漢同前
讓吳漢同前　報吳漢
讓劉尚同前　賜陳俊璽書
報陳俊詔　勞蓋延詔書
詔諸將　報臧宮馬武
詔報朱浮　報耿弇詔
報耿純制書　賜侯霸璽書
賜侯將軍　報劉輿書
報鄯善王書

卷第十六

後漢二

明帝

手詔東平憲王蒼　報中山王焉書
制詔許太后　報鍾離意詔
詔班固

章帝

賜東平王蒼書　復報東平王蒼書
報東平王蒼書
賜東平王蒼及琅邪王京書
賜東平王蒼手詔　報朱暉詔

詔報太僕袁安等　詔報張酺
與舅馬光詔

和帝

詔賜彭城王恭　詔報梁王暢
報太尉張酺同前　詔張酺
敕張奮同前　詔報張禹

桓帝

詔策馮緄

明德馬皇后

報請封外戚詔同前　又報章帝同前

和熹鄧后
賜周馮貴人策同前　詔從兄鄧豹鄧康
報鄧閶
獻帝伏后
與父完書
廣陵王荊
詐大鴻臚郭況與東海王彊書
卷第十七
後漢三
方望

辭謝隗囂書同前
竇融
責讓隗囂書同前
申屠剛
與隗囂書
王遵
與隗囂將牛邯書
馬援
與隗囂將楊廣書　又
戒兄子書

馮異
遺李軼書同前
李軼
報馮異書
光武報馮異書附
邳彤
報家屬書
耿純
報眞定王劉揚書
耿舒

與兄好時侯弇書
馮衍
與田邑書同前
田邑報馮衍書　與鮑永書附
奏記鄧禹　說鄧禹書
與鄧禹牋　與鄧禹書
又書　與陰就書
出獄後與陰就書　與婦弟任武達書
與宣孟書
朱浮

與彭寵書
彭寵
告城門將軍記
蘇竟
與劉龔書
辛臣
與田戎書

卷第十八
後漢四
嚴光

報侯霸書
杜林
遣子奉馬援書
班彪
奏答北匈奴書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與金昭卿書
桓譚
啟事
宋均
移記屬縣同前

董宣
移賊夏喜等書
桓榮
上皇太子疏
皇太子報桓榮書
桓郁
上皇太子疏
楊終
戒馬廖書
丁鴻

與弟盛書
班固
奏記東平王蒼　與竇憲牋
又三　與陳文通書
與弟超書　又五
傅毅
與荊文姜書
崔駰
與竇憲書　與竇憲牋
與竇憲牋　與竇憲書

何敞

奏記太尉宋由　又

諫濟南王康疏同前

梁扈

遣從兄擅奏記三府

任尚

與班超書

班超答

樂恢

答杜安書

龐參

奏記車騎將軍鄧騭

法雄

移書屬縣

劉復

牋

卷第十九

後漢五

梁商

移馬續等書

李固

奏記梁商同前　又

與梁冀書　與黃瓊書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

霍諝

奏記梁商同前

朱穆

奏記大將軍梁冀　啓奏記梁冀

又奏記同前

又奏記

梁冀報書

與劉伯宗絕交書

崔瑗

與葛元甫書　又

雜帖

張衡

與崔瑗書同前　與特進書

樊長孫

與劉千秋書

劉騊駼

卷第二十一

後漢七

趙咨

勑子胤書

酈炎

遺令書　又三

張芝

與太僕朱賜書　與朱使君書

與李幼才書　知汝殊愁帖

傅幹

與張叔威書

鄭玄

戒子益恩書

趙商子

詣鄭康成學書　遺■文書

孔融

與曹操論救盛憲書

與曹操論酒禁書　又書

與曹操書　啁曹操討烏桓書

與韋甫休書　又

與張紘書　又

答虞翻書　喻邴原書

與邴原書　與王朗書

與許博士書　與宗從弟書

與諸卿書　又

禰衡

書

卷第二十二

後漢八

蓋勳

與董卓書

胡母班

與王匡書

劉岱

與劉子惠書

趙溫

與李傕書

陶謙

奏記太僕朱儁

公孫瓚

與袁紹書同前　與子續書同前

韓馥

與袁術書

袁紹

與曹操書

曹操答袁紹

與從弟術書

袁術答從兄紹書

與公孫瓚書

袁術

與呂布書 同前

與沛相陳珪書

陳珪答袁術書

與兄紹歸帝號

袁敘

與從兄紹書

耿包

白事袁紹

劉表

諫袁譚書 同前 與袁尚書 同前

審配

獻袁譚書 同前

卷第二十三

後漢九

呂布

答曹操書

曹操答呂布書

與韓暹楊奉書 同前 與袁術書

與蕭建書

陳登

遺袁紹

袁紹答陳登等

張超

與太尉朱儁薦長安令袁遺

臧洪

報陳琳書 同前

丁沖

與曹操書

張訣

難丁孝正書

桓儼

遺陳業書

司馬徽

誡子書　與劉恭嗣書

袁徽

與荀彧論士燮書　與荀彧論許靖書

李固

與弟圄

秦嘉

與妻徐淑書

徐淑

答夫秦嘉書

秦嘉重報妻書

妻又報秦嘉書　又二

竇玄妻

别夫書

黃巾賊

移曹操書

劉伯文鬼

冥中與兒佗書

書記洞詮目錄卷三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四

卷第二十四

蜀漢一

先主

報孫權同前　貽劉璋書

答諸葛亮表請張裕

與陸遜書

陸遜答先主書

遺勑後主

後主

詔策諸葛亮　詔蔣琬

奉鄧艾降書

鄧艾報後主書

諸葛亮

上先主書　答關羽書

與杜微書　答杜微書

與張裔書　與張裔蔣琬書

又二　與蔣琬董允書

與孟達論李嚴書　與孟達書

答李嚴書　又

與李豐　與吳王
與陸遜書　與步騭書
與兄瑾書　又八
誡子書　戒子書
誡外生　牋
遠涉帖　書
又
張松・
與先主及法正書
法正

與劉璋牋
許靖
與曹操書
關羽
上玉璽牋
卷第二十五
蜀漢二
王商
與秦宓書
秦宓

答王商書
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
與王商書　報李權書
宋仲子
與王商書
程畿
報巴西太守龐羲
劉巴・
答劉先書　與諸葛亮書
費詩

上漢中王疏
彭羕
與太守許靖薦秦宓書
獄中與諸葛亮書
馬良
與諸葛亮書　爲諸葛亮與孫權書
馬謖
與諸葛亮書
李嚴
與孟達書

張裔
與所親書
陳震
移吳關族
劉琰
與諸葛亮牋
孟達
在魏與劉封書　與劉封書
與諸葛亮書　又二

雍闓
答李嚴書
張嶷
與費禕書　與諸葛瞻書
楊儀
與後軍師費禕書
姜維
報母書　與後主啓書
蒲元
與丞相諸葛亮牋

卷第二十六

魏一
武帝曹操
與少府孔融書
孔融報曹操書　與孫權書
遺孫權書 同前
與太尉楊彪書
楊彪答曹操書
卞夫人與楊夫人袁氏書 附
袁夫人答卞夫人書
報荀彧　與荀彧書

報荀彧書　與荀彧書
又二　與荀彧書
又二　與荀攸書
與鍾繇書　答朱靈書
與閻行書　報楊阜書
報蒯越書　與諸葛亮書
令邴原　令辛毗
令衛臻　賜中尉徐弈手令

卷第二十七
魏二

文帝
與曹洪書　答曹洪書
曹洪與世子書
誡鄢陵矦彰書
與吳質書
又
吳質答魏太子牋
又與吳質書
吳質答魏王丕牋　又
啁劉楨書
劉楨答太子書

與鍾繇五熟釜書
與鍾繇謝玉玦書
鍾繇報太子書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與鍾繇書　與王朗書
又四　報卞蘭書
與劉曄書　與諸將書
答劉先主書　報吳王孫權
又　又報孫權

又三　與孟達書
又
令問雍州刺史張既
張既答
詔答臨淄矦植　詔答
又　詔答北海王袞
詔王朗　又報
詔王朗等三公　詔報何夔
詔于禁　手報司馬芝
詔答孟達　詔蔣濟

詔征南將軍夏侯尚
詔司馬懿　與吳監
與朝臣書　與羣臣
詔羣臣同前　又四

卷第二十八
魏三
明帝
詔雍丘王植　詔報東阿王植
又詔　又手詔
又　賜彭城王據璽書

阮瑀
爲武帝與孫權書　爲武帝與劉備書
謝太祖牋
劉楨
諫平原侯植書　又與書
應瑒
報龐惠恭書
應璩
與武帝薦賁琳牋　薦和模牋
與曹公牋　與曹昭伯牋

與劉靖書　與滿炳書
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與劉公幹書　與韋仲將書
與董仲連書　與尚書諸郎書
又　答韓文憲書
與許子俊書　又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與陰夏書　與陰中夏書

與程文信書　與梁州刺史劉文爽書
與劉文達書　與夏侯孝智書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與王子雍書　與毋丘仲恭書
與龐惠恭書　報燕中尉樊彦皇書
報平陸長賁瑋伯書
與人書　與趙叔潛書
書
繁欽
與太子牋

太子答繁欽書同前

卷第三十一
魏六
王昶
白文帝牋
戒兄子默沈及子渾深書
蔣濟
還衛臻書
衛臻
答蔣濟書

卷第三十四

韋昭

獄中上吏

邵疇

臨亾置辭

皇象

與友人論草書　醴梅帖

尺書

閔鴻

與劉子雅書

孫歆

與伍延書

孫氏

臨終授書

書記洞詮目錄卷四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五

卷第三十五

晉一 西晉

宣帝司馬懿

諭孟達書　與諸葛亮論黃權書

復弟孚書

報夏侯玄書

夏侯玄報司馬懿書

阿史帖

景帝司馬師

與許允書

文帝司馬昭

與王基書　與鍾會書

與山濤書　與鄭袤書

與吳主孫晧書

吳主晧答司馬昭書　又

孫楚爲石苞與吳主孫晧書 類附

武帝

詔山濤　詔山濤

手詔戒山濤　詔山濤

又詔　又詔
又詔　詔王濬
詔讓王濬　詔報傅玄
詔傅玄　又詔
手詔報侍中華嶠　詔報尚書左僕射劉毅
詔劉頌　中詔尚書令衛瓘
詔張華　報文立
詔文立　詔報裴秀友人
詔有司論華廙　詔答齊王攸等
詔太宰安平王孚等

又詔　詔有司
又詔　省啓帖
惠帝
詔劉弘　詔傅咸
懷帝
詔劉寔　詔荀晞
又手詔晞
愍帝
詔瑯琊王睿南陽王保
又詔瑯琊王　詔張寔

卷第三十六
晉二東晉
元帝
遺賀循書　答杜夷書
令報劉琨同前　令答尚書令刁協
又詔刁協　詔周顗
詔張闓　答右將軍王導等
安軍帖　徹冷帖
明帝
啓元帝

元帝答太子
又啓
元帝又答
詔答王導　與王敦書
與大將軍溫嶠書　手詔溫嶠
手詔答丹陽尹溫嶠
詔答杜夷　詔答諸葛恢
又詔答恢
詔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等
墓次帖

王彪之答會稽王道子

答范尚書

王彪之與會稽王牋附

異暑帖

卷第三十七

晉西晉三

王沈

與傅玄書

程曉

與傅玄書

羊祜

答吳都督陸抗　與從弟琇書

誡子書

劉僧　趙寅　劉彌　孫勃

詰杜預牋

杜預

與王濬書　與子耽書

歲終帖　親故帖

周浚

與王濬書

何惲

與周浚牋

蔡珪

與弟敏書

山濤

山公啓事　又三十八

武帝詔答五

魏卿帖

王戎

華陵帖

劉伶

戰國帖

向秀

華嶽帖

阮咸

與姑書

姑答書

奇醉帖

司馬彪

與山濤書

裴秀
與山濤書
郝詡
與故人書
華嶠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
鄒湛
為諸葛穆答晉王命
李密
與中山王牋　與人書

荀勗
答王琛書
魏舒
與山濤書
衛瓘書附
郤詵
與魏舒書
衛瓘
與魏舒書　頓州帖
衛恒

一日帖
裴楷
與石崇請弟綽書
張華
與褚陶書　報雷煥書
薦成公綏　暫西帖
孫楚
薦傅長虞牋　謝賜郭日牋
與董京書
蔡洪

與刺史周浚書
辛曠
與皇甫謐書　又
皇甫謐
答辛曠書
盛彥
與劉頌書
束皙
謝公曹牋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索靖

月儀帖首十八　來東帖
傅咸
言於太傅楊駿　與汝南王亮書
又諫亮　又與亮牋
答曹志書
傅祗
與太傅楊駿書
楊濟
與傅咸書
傅咸答楊濟書　答李斌書附

又與傅咸書
傅咸又答楊濟書
李重
薦曹嘉啓
羅尚
貽衙傅書
閻式
與羅尚書
李猛
貽鐵官令毛詵中郎李督書

降李毅箋
應亨
與州將　與州將牋
殷褒
誡子書
卷第三十八
晉四西晉
陸機
與趙王倫薦戴淵同前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又　與長沙夫人書
又與長沙顧毋書　與弟雲書
與弟雲書　又六
陸雲一
諫吳王晏啓
吳王晏答陸雲令
又疏
又疏
令答
又啓

令答

又

令答

又

令答

又　又

卷第三十九

晉五

陸雲二

與兄平原書　又三十八首

答兄書

卷第四十

晉六

陸雲

移太常府薦張贍書

與朱光祿書　與張光祿書三首

與嚴宛陵書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

與戴季甫書　又五首

與楊彥明書　又五首

與陸典書書　又九首

弔陳永長書　又三首

弔陳伯華書　又

春節帖

車永

與陸雲書

陸雲答車茂安書

又答陸雲書

卷第四十一

晉七 西晉

江統

上愍懷太子遹書

江統　蔡克　棗嵩

上成都王穎疏

祖訥

諫趙王倫疏

張林

與趙世子荂牋

張輔

與孫秀牋

嵇紹
諫齊王冏書
摯虞
答尚書杜預書 同前
致齊王冏牋
鄭方
獻齊王冏書
齊王冏答鄭方
王豹
上齊王冏牋　重與冏牋

齊王冏報王豹
孫惠
諫齊王冏書　干東海王越書
與淮南內史朱誕書 同前
劉弘
與劉喬牋　又與東海王越書
馮收
薦王接書
潘滔
遺王接書

王接
報友人潘滔書
虞聳
與族子察書
山簡
與王衍書
王澄
與人書　與人稱兒微書
嵇含
與弟平書

卷第四十二
晉八 東晉
華譚
遺顧榮等書　與友人松滋令袁甫書
求退牋
顧榮
與親故書　與州里楊彥明書
與鄉人書　上琅邪王睿牋
上琅邪王薦南人士
殷祐

紀瞻
粉香帖
辛昞
與桓朗書
卷第四十三
晉九 東晉
王導
上琅邪王牋　上晉王書
問賀循書
賀循答王導書

又與賀循
賀循又答
與賀循論虞廟書
賀循答書　又答
與從兄含書　與南蠻校尉陶稱書
答別駕孔坦辭拜左丞
與從子允之書　與從子羲之書
與人論周顗書　王制帖
改朔帖
王敦

與劉隗書
劉隗答王敦書
與從弟導稱楊朗書
又與導書同前　蜡節帖
王曠
與東海王越書
王廙
廿四日帖二
荀崧
與王敦書

范堅
奉馮懷書
馮懷答
白事大將軍王敦
顧和
問訊丞相王導　與蔡謨書
應詹
薦京兆韋泓　與陶侃書
卞壼
上元帝自陳牋　與平南將軍溫嶠書

王述

與庾氷牋　與會稽王牋

范汪

與王彪之書　與江惇書

虞存

題弟謇白事

馮懷

答李嵩問

辛謐

遺冉閔書

卷第四十五

晉十一 東晉

桓温

與弟沖書　與慕容皝書

又　大事帖

桓沖

與謝安書

高嵩

爲會稽王與桓温書

桓温與撫軍牋

訪尚書范汪書

范汪答高崧書

又問

范汪又答

江彪答高崧 附

習鑿齒

謝桓温牋　與桓秘書

與褚常侍書　與燕王

與謝侍中書

孫綽

爲功曹參軍駁事牋

與庾亮牋

孫盛

與桓温牋

郗愔

論喪遇閏月書　與大司馬桓温牋

弟佳帖　又

右軍帖　敬豫帖

郗曇

與謝安道王敬仁書

郗超

與袁虎論殷允書　與袁宏論戴逵謝敷書

逵近帖

郗恢　恢白帖

郗儉之　月終帖

戴逵

答范甯書

范甯又難戴逵　與所親書

范啓

與郗超論王獻之書

郗超答范啓書

袁宏

與謝僕射辭吏部書　與范曾書

王濛

與王導牋　與大司馬桓溫道殷浩書

與劉惔論殷浩書　諸葛餘杭帖

劉惔

答王廞

謝尚

餉楊征南書

謝安

遺王坦之書

王坦之答謝安書

與王右軍書　悽悶帖

八月五日帖

謝萬

告朗帖

謝玄

與兄書　又

與姊書　雜帖

王坦之

與殷康子書　謝郎帖

殷浩

與王羲之書

王羲之報殷浩書

答謝尚書　與人道謝萬書

徐彥

與桓溫牋

謝奉

與平北將軍郗愔書

陳仲欣

論拜時婦奔喪書

俞益期

與韓康伯牋　又六

范甯

答徐邈書　又

徐邈

與豫章太守范甯書

重與范甯書

范甯又答徐邈書

殷仲堪與徐邈書　附

答徐乾書

與王珉書

王珉答徐邈書

與王珉書

殷允

與徐邈書

范弘之

與會稽王道子牋　又與王珣書

書記洞詮目錄卷五 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六

卷第四十六

晉十二 東晉

王羲之一

遺殷浩書　與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與謝安書　又

與謝安書　與桓溫箋

誡謝萬書　與吏部郎

與人書　又

章草帖　與所知書

飛白帖　又二

辭舉帖　辭郡帖

恭命帖　姝遇帖

會稽帖　此郡

上虞縣事帖　又

諸暨帖　餘

軍府帖　湖

郡荒帖　斷酒

又　奉法

卷第四十七

晉十三

王羲之二

卷第四十八

晉十四

王羲之三

又八　許君帖
論諸葛昏書　諸葛[illegible]
弘遠帖　又三
阮光祿帖　又八
范公帖　范生帖
羊叅軍帖　又二
曹叅軍帖　叅軍帖
又　白牒帖
周叅軍帖　虞休意帖
董祥帖　馮公帖

温公帖　周常侍帖
徐舍人帖　徐侯帖
朱博士帖　王會稽帖
暨主簿帖　劉生帖
二蔡帖　江侯帖
江生帖　張令帖
丘令帖　何侯帖
太常帖　司馬帖
又四　中書帖
明府帖　長史帖

鎮軍帖　義興帖
又　吳興帖
又二　永興帖
臨川帖　上虞帖
又　頼陽帖
鄱陽帖　東陽帖
先生帖二　夫人帖
又四　女聟帖

卷第四十九

晉十五

王羲之四

司州帖　又四
敬豫帖　敬和帖
又　敬祖帖
敬親帖　敬倫帖
又　延期帖
又七　官奴帖
又四　穆松帖
又五　遮何日[illegible]
又　農敬親帖

又二　告姜帖
又　阿刀帖
迎慶帖　和方帖
道沖帖　豹奴帖
野大帖　又二
道護帖　賓諸人帖
又二　知定帖
又三　華直帖
華毋子帖　又
念奴帖　二奴帖

貴奴帖　阮兒帖
靜婢帖　又
逵嘉興帖　又
鶻等帖　彥仁帖
又　脩載帖
伯熊帖　又二
長素帖　又二
子卿帖　又
道長帖　道祖帖
陽王帖　茂善帖

君遠帖　祖伯帖
郎子帖　陽化帖
元道帖　德孝帖
熙孝帖　長翔帖
長高帖　長風帖
長平帖　君服帖
源書帖　又三
尚書中郎帖　又三
建安帖　又
省弟帖　又四

兄子帖　又
賢姊帖妹附　又六
以嫂帖　庾新婦帖
郗新婦帖　中郎女帖
姨母帖　又
李氏甥帖　雜帖九

卷第五十

晉十六

王羲之五

問慰諸帖上一百十五

卷第五十一

晉十七

王羲之六

卷第五十二

晉十八東晉

王獻之

仲宗帖　黃門帖
秀順帖　靜婢帖
豹奴帖　江州帖
二妹帖　諸女帖
阮新婦帖　又
郗新婦帖　范新婦帖
新婦帖　慰意帖
東近諸帖　又七
相過帖　安和帖
餘杭帖　晴快帖

珍重帖　夏日帖
慕容帖　薄冷帖
益部帖　思戀帖
轉勝帖　消息帖
集聚帖　近豫帖
復面帖　西問帖
月終帖　尊體何如帖
中秋帖　日寒帖
南中佳音帖　白鮮帖
脹黃耆帖　湯酒帖

鴨頭丸帖　服油帖
送梨帖　鏡湖帖
王凝之
庾氏女帖二
王徽之
徽之等帖
王操之
禊帖三　又二首
王渙之
二娌帖

王胡之
與庾安西牋　與庾安西牋
遺王洽書
王彪之
與會稽王牋　上會稽王昱牋
與揚州刺史殷浩書
王恬
得示帖
王洽
禊帖　又二首

王劭

夏節帖

王薈

癤腫帖

王邃

張丞帖

王珣

薦戴逵啟　以桓謙爲中庶子啟

末冬帖

王珉

答徐邈書　又

襍帖　又四

王循

秋月帖

沈嘉

感懷帖

張翼

節過帖

劉瓌之

感閏帖

謝璠伯

江東帖

謝發

晉安帖

王公幹

前至帖

王彬

仁祖帖

陳逵

逵白帖

無名氏

古法帖　問行帖

晉人三日帖

卷第五十三

晉十九　東晉〇婦淑下二吾

桓玄

與會稽王道子論王珣書

答戕　致會稽王道子書

與殷仲堪書同前　與殷仲文書

與劉牢之書　與劉邁書

鈕滔母孫氏瓊

與虞定夫人鳶環夫人書

答虞吳國書　與從弟孝徵書

徐藻妻陳氏

與妹書

劉臻妻陳氏

答舅母書

蘇韶 鬼

授從弟節書

卷第五十四

晉二十 諸僭國

前趙

劉淵

致王彌書

劉曜

下侍中喬豫和苞書

猗尼渠餘國 神

遺劉聰

後趙

石勒

奉幽州刺史王浚牋

石虎等

上石勒勸稱尊號疏

前涼

張軌

與東羌校尉韓稚書

張寔

遺南陽王保書

張天錫

答校書祭酒索商

遺郭瑀書

陰澹

請索襲

謝艾

與楊初密令

索遐

諫張重華

後涼

呂光

遺後將軍楊軌書

姚興
遺禿髮傉檀書
成蜀
李雄
復京王張駿書
李壽
報龔壯
李勢
送大司馬桓溫降牋

書記洞詮目錄卷六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七
卷第五十五
宋一
武帝
奉晉武陵王司馬遵牋
與劉毅書同前　勑建威將軍孫季高
與朱齡石函書
遺韓延之書同前
韓延之報宋公書同前
與臧燾書　賜沈林子書

少帝
與長沙王道憐書
詔高麗王高璉
文帝
與彭城王義康書　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
與義康詔　賜義康書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誡
又答　又詔
又書　又詔
義恭答詔

卷第五十六

宋二

卷第五十七

宋三

卷第五十八

宋四

柳元景

與朝士書

張暢

與從弟張永書

謝莊

與世祖啓事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昨還帖

孟靈休

與何勗書

何勗

與江夏王義恭牋

劉瑀

與顏竣書　與親故書

沈亮

啓太祖

詔答

陳太祖

詔報

籤世祖

卷第六十

宋 六

孝武帝彭城叅佐

慶孝武帝獲白鹿牋

周殷

啓孝武帝

顧琛

啓孝武帝

王元會

與劉惠書

丘珍孫

與王僧達書

王僧達

答丘珍孫書　求徐州啓

袁覬

臨終與兄顗書

孫沖之

與晉安王子勛書

薛安都

奉太宗啓書

顧寳先
報父吴郡太守琛書
鮑照
謝賜藥啓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
論國制啓　謝上除啓
通世子自解　重與世子啓
謝假啓　又
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啓
登大雷岸與妹書
王景文

與王道隆書
檀珪
與王僧虔書
王僧虔答書
又與王僧虔書
丘巨源
與尚書令袁粲書
何昌㝢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與司空褚淵書

褚淵答書
沈攸之
與武陵王贊牋　又與武陵王牋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袁粲
臨終啓
荀倫
與河伯牋
吞道元

與吞公牋　又二
范氏
與王僧達書
朱道珍鬼
與南陽劉廓書
卷第六十一
南齊一
高帝
與中書令褚淵衛將軍袁粲書
褚淵袁粲答太祖書

詔報崔慢
豫章王嶷
手啓武帝
武帝答
又啓
武帝答
又啓
武帝答
又啓
武帝答

又啓
武帝答
臨終啓武帝　與沙州刺史楊廣香書
竟陵王子良
密啓武帝　又啓武帝
諫射雉啓
上武帝請贈豫章王嶷啓
與安陸侯緬書　答王僧虔書
答張融　答顧憲之
巴東王子響

啓武帝同前
安陸侯緬
與王儉書
卷第六十三
齊三
褚淵
上高帝臧榮緒晉史啓
高帝答褚淵
上武帝遜位啓　謝賜玉珮啓
劉休

與親知書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高帝答
王僧虔
誡子書　與兄子儉書
與張緒書　答太祖論書啓
上古來能書人名啓
啓　又
王慈
柏酒帖

謝朓
辭隨王子隆牋
爲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
謝隋王賜紫梨啓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謝朏
與王儉書　與弟瀹書
虞羲
與蕭令王僕射爲袁彖求謚書
陸厥
與沈約問聲韻書

沈約答書
樂藹
與竟陵王子良牋
與右率沈約書
沈約答書
張充
與尚書令王儉書 同前
曹景宗
答弟義宗書
張沖

報鄧元起書
張欣泰
遺魏廣陵侯
庾弘遠　徐虎龍
爲陳顯達與朝貴書
崔慰祖
與從弟緯書
崔覺
與妹書
高爽
答人書

卷第六十五
齊五
江淹
奏記詣宋南徐州新安王
到主簿日牋詣宋右軍建平王景素
被黜爲吳興令辭牋詣建平王
到功曹參軍牋詣齊驃騎竟陵公子良
獄中上建平王書　報袁叔明書
與交友論隱書　爲建平王慶改號啓

卷第六十六

梁一

武帝

卷第六十七

梁二

簡文帝

答徐摛書
與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書　與徐摛書
與湘東王令　又
與衡山侯恭手令
與劉孝儀令
劉孝儀上東宫啓
慶洛陽平啓　啓囚徒配役事啓
謝邵陵王禁錮啓　謝勑賚中庸講疏啓
謝勑示苦旱詩啓　謝賚碧慮棊子屏風啓
謝賚扇啓　謝勑賚織竹火籠啓

謝勑賚貂坐褥席啓
謝勑賚方諸劒等啓
謝勑賚善勝威勝刀啓
謝勑賜玉佩啓　謝勑賚魏國啓獻錦等
謝勑賚長生米啓　謝勑賚益州天門冬啓
謝勑賚城邊橘啓　謝勑賚河南菜啓
謝勑賚大菘啓　謝勑賚廣州堰等啓
叙南康簡王薨上東宫啓
湘東王答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　類附
謝東宫賜柿啓　謝東宫賜裘啓

康司馬帖

卷第六十八

梁三

元帝

與劉孝綽書
劉孝綽答湘東王書
與蕭挹書　答劉縮求述制旨義書
與學生書　答齊國餉雙馬書
又　賜劉璠書
答顔之儀　責鮑泉書

遺周弘直書　與周弘正書
與武陵王紀書　別紙
又與武陵王書　又
與魏書　慶南郊啓
慶東耕啓　上穀克軍糧啓
謝勑賜第啓　謝上畫蒙勑褒賞啓
謝勑賜褥啓　謝賚車螯蚶蜊啓
啓東宫薦石門侯啓
上東宫古跡啓　謝東宫賚陸探微畫啓
謝東宫賜白牙鏤管筆啓

謝東宮賜彈棊局啓
謝東宮賚貂蟬啓　謝東宮賚寶枕啓
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
謝東宮賚麈尾錦帔團扇等啓
謝東宮賚花釵啓
爲妾弘夜姝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啓
爲江夏王安豐謝東宮賚錦啓
謝東宮賚瓜啓　謝東宮賚蒸栗牛啓
謝晉安王賜馬啓　答左衛將軍王僧辯
遺王僧辯書　答江州刺史王僧辯

復答　又答王僧辯等
勑報司徒王僧辯　別勑王僧辯
與王僧辯帛書　勑杜龕

卷第六十九

梁四

昭明太子統
答晉安王綱書
答湘東王繹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與何胤書
何胤答啓

與殷鈞書
殷鈞答書
與張纘論張緬書　貽明山賓令
與殷芸令　與晉安王令
謝勑賚地圖啓
十二月啓
太簇正月　夾鍾二月
姑洗三月　中呂四月
蕤賓五月　林鍾六月
夷則七月　南呂八月

無射九月　應鍾十月
黃鍾十一月　大呂十二月
南平王恪
勸世祖卽位牋
世祖令答
邵陵王綸
與湘東王書　責王僧辯書
謝令賚馬啓
世子方等
啓父湘東王

臨賀王正德

通武帝啓

卷第七十

梁五

貞陽侯淵明

與大尉王僧辯書

王僧辯答貞陽侯書

答王太尉書　重與王太尉書

王僧辯重答貞陽侯啓

與司空陳霸先書

陳霸先答貞陽侯書

重與裴之橫書

裴之橫答貞陽侯書

王僧辯奉貞陽侯啓

答王太尉書

王僧辯重奉貞陽侯啓

又答僧辯書　又答僧辯書

與北齊荀昂兄弟書

北齊文宣帝高洋與梁太尉王僧辯書附

卷第七十一

梁六

任昉

到大司馬記室牋　梁國府僚勸進牋

府僚重請牋　答何胤書

與江革書　與沈約書

弔樂永世

爲王金紫謝齊武帝示皇太子律序啓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求爲劉瓛立館啓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奉勑示七夕詩啓

沈約

與范述曾論齊竟陵王賦書

答沈麟士書　與陶弘景書

報博士劉杳書　報王筠書

與徐勉書　賀齊明帝登祚啓

謝賜軫調絹等啓　謝勑賜絹葛啓

謝勑賜氷啓　謝賜甘露啓

謝賜交州檳榔千口啓

爲皇太子謝賜御所射雉啓

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劒啓
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
謝竟陵王示永明樂歌啓
謝竟陵王賚毋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啓
謝司徒賜北蘇啓　謝啓
爲柳世隆謝賜樂游胡桃啓
今年帖

卷第七十二

梁七

徐勉

誡子崧書　謝敕賜絹啓

伏挺

致僕射徐勉書
徐勉報伏挺書

陶弘景

答謝中書書　答虞中書書
答趙英才書　與親友書
與從兄書　與武帝論書啓

又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武帝答書
與武帝啓

何胤

疾篤書

王志

雨氣帖

阮研

道增帖

王樂道 附

與穆四

卷第七十三

梁八

袁昂

諭人書
謝高祖啓

卷第七十四
梁九

除建康令謝啓
謝女出門宮賜紋絹燭等啓
謝始興王賜車牛啓
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
謝始興王賜柰啓　謝鄱陽王賜鉢啓
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
爲晉安王謝賜鵁鴨啓
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
謝晉安王賜枏啓　謝晉安王賚蝦醬啓
謝晉安王賜宜城酒啓

謝太子賜五色藤筌蹄一枚啓
謝東宮賜橘啓　謝東宮賚酒啓
謝豫章王賜馬啓　謝豫章王賜牛啓
爲武陵王謝賜第啓
爲王儀同謝宅啓　爲王儀同謝國姻啓

劉孝威

謝賚林檎書　謝賚錦被啓
謝賚宮紙啓　謝勑賚畫屏風啓
謝賚熊白啓　謝晉安王賜婚錢啓
爲皇太子謝勑賚功德馬啓

謝東宮賚鹿脯等啓
謝東宮賚藕啓　謝東宮賚炭啓
謝南康王饟牛啓 一作書

劉孝標

追答劉沼書　與宋玉山元思書
答郭峙　稱族子訏歆書
送橘啓

劉之遴

啓皇太子
與劉孝標借類苑書

劉孝標答劉之遴書

卷第七十五

梁十

王筠

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
與諸兒論家世集書

殷芸

與建安太守到溉書

何遜

爲衡山侯與婦書

啓武帝　又啓

武帝報矦景

又啓

武帝又報

遺臨賀王正德書

臨賀王正德報矦景書

告城中士民書　奉東魏王啓

啓武帝

武帝與諸軍手書 附

又啓武帝

莊鐵

給田英郭駱書

王琛

報黄羅漢書

朱瑒 附梁

與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王琳首書

馮寶妻洗氏

報李遷仕書

後梁蕭欣

謝賜甘露啓

書記洞詮目錄卷七

書記洞詮目錄卷八

卷第七十六

陳一

武帝

遺虞茘書

文帝

與虞茘書　勑虞茘

詔答沈炯　詔答沈不害

宣帝

與邊將書

後主

與詹事江揔書　手勑姚察

詔答姚察　勑答尚書令江揔等

勑報謝貞　答隋書

永陽王伯智

熱甚帖　寒嚴帖

始興王叔陵

與何之元書

晉熙王叔文

致隋秦王書

長沙王叔懷

園梅帖

矦安都

餉徐嗣徽

蔡景歷

答高祖書

周弘正

奏記梁晉安王綱

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啓

梁武帝詔答周弘正

謝東宮賜穀袍啓

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啓

謝梁元帝賚玉門棗啓

謝勑賚紫鮓啓　謝勑賚烏紗帽等啓

謝賚漆枹根屧啓

周弘讓

與徐陵薦方圓書

徐陵答周處士書

周弘直

遺家疏

杜之偉

上高祖求解著作啓

卷第七十七

陳一

徐陵一

在北齊與僕射楊愔書

在北齊與梁太尉王僧辯書

在北齊與宗室書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爲陳武帝與周宰相書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卷第七十八

陳二

徐陵二

重答朝臣　與顧記室書

爲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同前

與章司空昭達書　與王吳郡僧智書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與李那書

李那荅徐陵書

答李顒之書　薦陸瓊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謝勑賜祀三皇五帝餘餧啓

謝勑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謝賚曆啓　謝東宮賚蛤蜊啓

謝賚蛤啓

卷第七十九

陳四

尹義尚

與僕射徐陵書

徐陵報尹義尚書

虞寄

諫陳寶應書

張種

與沈炯書

沈炯

答張種書

謝貞

遺族子凱疏

江揔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啓

除尚書令謝臺啓　除尚書令斷表後啓

上毛龜啓

陳暄

與兄子秀書

張正見

謝賜錢啓

毛喜

弟還帖

伏知道

爲王寛與婦義安主書

卷第八十

後魏一

太武帝

與宋文帝書　又書

與宋臧質書

臧質答魏王書

與莊帝書

卷第八十二

後魏三

許謙

遺秦將楊佛嵩書

宗欽

與高允書 幷詩

高允

答宗欽書 幷詩　諫太子晃

宜勸庫莫提

移宋徐州書

徐州答魏移書

宋兗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類附

若庫辰樹蘭

移宋豫州書

宋南平王鑠答魏移書

游雅

上太子晃疏

孔伯恭

諭下邳宿豫城內書

慕容白曜

諭宋歷城書

崔僧淵

復族兄惠景書

裴絢

報李崇

張彝

上孝明帝啓

劉景安

規舅吏部尚書崔亮書

崔亮

答劉景安書

張普惠

奏記任城王澄

任城王澄答張普惠書

答任城王題元妃碑

陽固

上汝南王悅疏

盧昶

與崔元書

王誧
與舊故李神儁等書
高道穆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源子雍
與夏州城中書　與子
元洪業
復楊津書
辛雄
上莊帝啓

邢子良
與王昕王暉書
王昕
與魏收書
王晞
復故人書
陸士佩
邀陽斐書
陽斐
答陸士佩書

李繪
答崔謀書
祖鴻勳
與陽休之書
賀拔勝
與太祖手書
賀拔岳
報爾朱天光
柳慶
爲父僧習答權賢書

匿名書
王悅
與梁漢城主楊賢書
崔猷
復王思政書
波斯國王居和多
上高祖書
蠕蠕王阿那瓌
啓明帝
卷第八十三

北齊一
神武帝高歡
與魏彭城王韶書　遺矦淵書
賜盧勇書
招王思政書　與鄴下諸賢書
王思政復書
敕子澄書
文襄帝高澄
答與高隆之書
與矦景書

矦景報文襄書
與崔季舒書　答李元忠書
降劉禕書
文宣帝
與崔暹書
孝昭帝
詔王晞　敕崔瞻
與長廣王湛書　又書
武成帝
敕馮翊王潤

與河南王孝瑜手敕
敕和士開
後主
與任城王湝書
周齊王憲與任城王湝書附類
任城王湝
與尚書令楊遵彦論李德林書
范陽王紹義
遺妃書
南安王思好

與并州諸賢書
安德王延宗
與任城王湝啓
卷第八十四
北齊二
高乾
致裴諏之書
郭秀
致楊愔書
破六韓常

啓世宗
斛律光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
莊弼
遺張普惠書　與邢邵書
袁聿脩
與邢邵書
邢邵
答袁聿脩書　遺辛術書
魏收

上魏書十志啓
與李德林書
李德林復魏收書
重遺李德林書
李德林重答書
崔贍
遺李槩書
潘子義
與郎基書
郎基

答潘子義書
魏長賢
復親故書
祖珽
遺陸悉達書
盧潛
寄弟士邃書
卷第八十五
後周一
文帝宇文泰

責侯莫陳悅書　賜李遠書
與長孫儉書　又書
與行臺王思政書　賜鄭孝穆書
與唐永書
武帝
勞達奚武璽書　詔報干謹
詔蕭撝　致後梁沈重書
詔答沈重
與傅伏
晉公護

與趙公招書

卷第八十六

後周二

王褒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

周弘讓復王褒書

謝賚馬啓　謝賚絹啓

庾信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答趙王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又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雉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謝滕王集序啓　謝滕王賚巾啓

謝滕王賚馬啓　謝滕王賚豬啓

李遠

白太祖

太祖荅

長孫紹遠

啓明帝

明帝詔答

與樂部齊樹書

閻姬

與子宇文護書

宇文護報母書

周有司移齊書附

卷第八十七

隋一

文帝

與源雄書　下賀婁子幹璽書

下賀婁子幹書　詔李穆

又詔　徵張美書

詔答宇文慶　勑元諧

賜元孝矩璽書　與元孝矩書

詔蘇威　勑蘇威

詔梁睿　下晉王廣詔

卷第八十八

隋二

煬帝

齊王暕

卷第八十九

隋三

韋世康

李詢

魏澹

薛濬

盧思道

皇甫績

王孝籍

劉焯

書記洞詮目錄卷八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九

卷第九十一

釋一

西土

迦葉佛

還釋伽摩尼佛書

勝軍王

奉世尊父淨飯王書

淨飯王

致世尊書

舍衛國賈人

與佛書

佛

報波羅柰國金色女書

阿育王妾

詐王與太子法慧書

四姓

勑冶師書

又與邸閣書

梵志女

改四姓與兒書

勒那跋摩王

告梨師跋陀國王書

葉波國濕波王

與太子須大拏書

瓶沙王

報弗迦沙王書

王舍國瓶沙王

與德差伊羅國弗迦沙王書

弗迦沙王

與瓶沙王書

瓶沙王又報弗迦沙王

加赦國波羅柰城諸族豪賢

與梵摩達哆王書

某許國王

報某國王書

僧大

與兄佛大書

勝光王

白僧衆書

吳
廢主孫亮
與衆僧論優婆塞支謙書
晉一
成帝
出令沙門致敬詔　又詔
孝武帝
與朗法師書
竺僧朗答孝武帝書
謝安

與支遁書
郗超
與親友論支道林書
王洽
與林法師書
孫盛
與羅君章書
羅含
答孫長沙安國書
習鑿齒

與釋道安書同前　與謝安書同前
王珣
與豫章太守范甯論釋慧持書
范甯答書　重與甯書
王恭
致沙門僧檢書
僧檢答書
劉遺民
致長安釋僧肇書
釋僧肇答劉遺民書

戴安公
與遠法師釋疑論書
釋慧遠答戴處士書
答周居士難釋疑論
周道祖答戴處士書
重與遠法師書
慧遠與戴處士書　答遠法師書
郗敬輿
與謝慶緒論三幡義書
謝敷
答郗敬輿書
卷第九十三

卷第九十五

竺道壹
答丹陽尹書
帛道猷
與竺道壹書
釋慧遠
謝安帝勞問書
安帝詔答
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與鳩摩羅什書

鳩摩羅什答慧遠書
重與羅什書　遺曇摩流支書
答盧循
釋慧持
與桓太尉玄書
釋法遇
與慧遠書
竺僧度
答妻苕華書
卷第九十六

釋六
宋一
譙王劉義宣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張鏡答譙王書
鄭道子
與禪師論踞食書
范泰
與王司徒諸公論道人踞食書
釋慧義等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重答慧義等書
與生觀二法師論倨食書
文帝詔答范泰論倨食并祇洹碑讚 附
與謝侍中書　又
謝靈運
答范光祿書　又
答綱琳二法書 答綱公難 答琳公難
王弘
與謝永嘉問辨宗論書
謝靈運答衛軍王弘問書

重答謝永嘉書
竺道生答王衛軍論辨宗書
王曇首
服散帖
雷次宗
與子姪書
卷第九十七
釋七
宋二
何承天

與宗居士書
宗炳答何衡陽書
又答宗居士書
宗炳又答何衡陽書　重答宗居士書
宗炳寄雷次宗書
卷第九十八
釋八
宋三
顏延之
釋何衡陽達性論書

何承天答顏永嘉
重釋何衡陽
何承天重答顏永嘉
又釋何衡陽
劉少府
答何衡陽報應問書
卷第九十九
釋九
宋四
謝鎮之

與顧道士折夷夏論書
重與顧道士書
朱昭之
難顧道士夷夏論書
朱廣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書附釋慧通
李淼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釋道高答李交州書
重與高法師書

道高重答李交州書
又與高法師書
釋法明答李交州書
袁粲
與僧道明書
費文淵
上刺史張悅
釋僧弼
與沙門寶林書
求那跋陀羅

奉父母書
釋智林
與汝南周顒書
釋道溫
列言秣陵縣
卷第一百
釋十
南齊
武帝
致沙門法獻書

竟陵王蕭子良
與法獻書　諫武帝射雉啓
與孔中丞釋疑惑書
又與孔中丞書
孔稚珪答蕭司徒書
又一首
答孔中丞書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劉虬答竟陵王書
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

庾杲之
爲竟陵王致劉虬書
王融
謝竟陵王示法制啓
法門頌啓
張融
與周顒論釋法寵書
門論致諸賢書
答周顒書
周顒難張長史門論書

周顒重答張長史書

周顒

與何胤論止殺書

釋玄暢

致傅琰書

釋道盛

啓高帝論檢試僧事

釋僧巖

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秀才書

劉善明答僧巖道人書

重與劉刺史書

劉善明重答僧巖書

三與劉刺史書

劉善明三答僧巖書

卷第一百一

釋十一

梁一

武帝

勑答臣下神滅論

莊嚴寺釋法雲與公王朝貴書

臨川王宏答　建安王偉答

長沙王淵業答　尚書令沈約答

光祿領太子右率范岫答

丹陽尹王瑩答　中書令王志答

右僕射袁昂答　衛尉卿蕭昺答

吏部尚書徐勉答　太子中庶陸杲答

散騎常侍蕭琛答　侍中王彬王緘答

太子庶子陸煦答　黃門郎徐緄答

侍中王暕答　侍中柳惲答

常侍柳憕答　太子詹事王茂答

太常卿庾詠答　豫章王行事蕭昂答

太中大夫庾曇隆答

太子洗馬蕭靡答　御史中丞王僧孺答

黃門侍郎王揖答　吏部侍郎王泰答

侍中蔡僔答　建康令王仲欣答

建安王外兵參軍沈績答

刑部郎中司馬筠答

豫章王功曹參軍沈緄答

建安王功曹王緝答

右衛將軍韋叡答　廷尉卿謝綽答

司徒祭酒范孝才答
常侍王琳答　庫部郎中何炯答
豫章王主簿王筠答
倉部郎中孫挹答　丹楊丞蕭聆素答
中書郎伏暅答　五經博士賀瑒答
太子中舍劉洽答　五經博士嚴植之答
東宮舍人曹思文答
祕書丞謝舉答　司農郎馬元和答
公論郎王靖答
太子中舍陸倕散騎常侍陸任答

領軍將軍王僧恕答
五經博士明山賓答
通直郎庾黔婁答　太子家令殷鈞答
祕書郎張緬答　五經博士陸璉答
揚州別駕張翻答　太子左率王珍國答
領軍將軍曹景宗答
光祿勳顏繕答　五經博士沈宏答
建康平司馬褧答　左丞丘仲孚答
曹思文啓武帝
詔答曹思文

思文再啓
再詔答
答皇太子綱上大法頌
手勑江革　勑光祿大夫江蒨
勑沈約撰佛記序
沈約啓附序　又勑
勑答釋明徹
勑答僧正南澗寺沙門慧超
卷第一百二
釋十二

梁二
昭明太子蕭統
答雲法師請開講書
釋法雲重請昭明太子開講啓
重答雲法師書　謝勑賚看講啓
謝勑叅解講啓
謝勑賚制旨大涅槃經講疏啓
謝勑賚制旨大集經講疏啓
謝勑賚水犀如意啓
東宮上掘得慈覺寺鐘啓

簡文帝

上皇太子玄圃園講頌啓

昭明太子答玄圃園講頌啓令

請武帝御講啓

武帝答請御講啓勑

重請御講啓

武帝重答御講啓勑

又請御講啓

武帝又答御講啓勑

謝上降爲開講啓

奉請上開講啓

武帝答請開講啓勑

重謝上降爲開講啓

上爲開講日參承啓

武帝答勑

上武帝菩提樹頌啓

武帝答手勑

謝勑參迎佛啓

答勑聽從舍利入殿禮拜啓

謝勑使入光嚴殿禮拜啓

謝勑爲建涅槃懺啓

謝勑使監善覺寺起刹啓

謝御幸善覺寺看刹啓

武帝勑答

答同泰寺立刹啓

謝勑賚錢并白檀香充法會啓

謝勑賚苦行像并佛跡等啓

謝勑賚銅供造善覺寺塔露盤啓

奉阿育王寺錢啓　謝勑賜解講錢啓

謝賜錢啓

謝勑賚柏刹柱并銅萬斤啓

謝勑賚細納袈裟啓

又二首　答湘東

與廣信侯蕭映述聽講事書

與廣信侯重述內典書

廣信侯蕭映答王心要書

與智琰法師書　又

弔道澄法師亡書

元帝

謝勑送齊王瑞像還啓

謝賜功德淨饌一頭啓
又謝賚功德食一頭啓
與蕭諮議等書　與劉智藏書
邵陵王綸
上武帝捨事道法啓
答皇太子示大法頌啓

卷第一百三

釋十三

梁三

王筠

與東陽盛法師書　與雲僧正書
與長沙王別書
沈約
上錢隨喜光宅寺啓
送育王像幷上錢燭等啓
謝齊竟陵王示華嚴瓔珞啓
臨終勸加篤信啓　與約法師書
劉孝綽
答雲法師書
劉孝威

謝東宮賜聖僧餘饌啓
謝東宮賜淨饌啓
劉峻
與舉法師書
劉之遴
弔震法師亡書　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與印闍梨書
陶弘景
答釋曇鸞書

王曼穎
與慧皎法師書
釋慧皎
答王曼穎書
大士傅弘
致武帝書
武帝詔答傅弘
釋智藏
啓辭武帝
武帝勑喻智藏

釋惠津

與瑗律師書

釋曇瑗

答津律師書

王筠與津律師帖 智 與梁朝士書

卷第一百四

釋十四

陳

宣帝

勑智顗禪師

少主

勑迎智顗 又勑二首

勑東陽州刺史永陽王伯智

路次勑書迎候

少主后沈氏

與智顗手書

少主皇太子淵

請智顗受菩薩戒疏

永陽王伯智

與智顗手書 又二首

屬眞觀惠裴二法師手書

沈君理

請智顗講法華疏

毛喜

與智顗書 又二首

又書慶講

徐陵

與智顗書 又二首

五願上智者禪師書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釋眞觀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釋智永

行李帖

卷第一百五

釋十五

後魏

道武帝拓跋珪

與朗法師書

釋懿

奉伐魔啓 慰勞魔書

奉平魔赦文啓

重與智者請義書　謝義疏書
論荆州諸寺書
智顗重述天台復晉王書
復答智者書
與上柱國蘄郡公荆州摠管達奚儒書
迎智者入城礙雨移日書
次迎入城書　遣使入天台叅書
遣使入天台迎書　遣使叅病書
智顗終後弔山衆書
天台山衆謝啓

遣使入天台設周忌書
天台山衆謝功德啓
與天台山衆令書
天台山衆謝啓
重令書
天台山衆謝啓
勑度四十九人法名
衆謝啓
賜釋慧覺書　請釋灌頂書
秦孝王俊

致智顗書　又
齊王暕
延師智聚書
後梁主蕭琮
與智顗書
卷第一百七
釋十七
隋二
蔡徵
與智顗書

柳顧言
報智顗書
薛道衡
弔延法師亾書同前
釋智顗
遺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書
奉晉王述匡山寺書
晉王廣答書
晉王與匡山三寺書
與禪閣寺書　與峰頂寺書

報海順書
釋智詵
答■■
釋洪遵
遺暉公疏
天台佛隴山神
送釋智晞疏
卷第一百九
釋十九
疏

齊沈約
爲皇太子禮佛願疏
爲齊竟陵王解講疏
又
爲南郡王捨身疏
捨身願疏
梁簡文帝
爲諸寺檀越願疏
爲人造丈八夾紵金薄像疏
爲人作造寺疏
陳永陽王伯智

解講疏
隋晉王廣
受菩薩戒疏
釋智顗
發願疏

書記洞詮目錄卷九終

書記洞詮目錄卷十

卷第一百十

道一

周

鬼谷先生

遺蘇秦張儀書同前

蘇秦張儀答鬼谷子書

齊

涓子

遺蘇林書同前　答桑轎

秦

姜叔茂

與太極官僚書

安期生

與始皇書

蜀

張仲子

上蜀王開明書

漢

武帝

與車子侯家詔

西王母

問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答問王母

青眞小童答上元夫人

東方朔

與親友書

王遠

召麻姑書

麻姑報王方平

與王朗訊

卷第一百十一

道二

晉

雲林右英王夫人

喻楊羲書　授許長史書

又

許穆答右英夫人

又

告許長史

卷第一百十二

道三

晉二

卷第一百十三

道 四

晉 二

卷第一百十四

道 五

晉 四

答定錄君　又答右英夫人
論華氏書
與賈玄道書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附
與中子虎牙書　又六
楊羲夢許長史書
許玉斧
與南眞辭
南眞告
與父書　又十六

卷第一百十五
道六
晉五
楊羲
與許長史穆書　又五十
答許玉斧書　又六
答許虎牙書　又
白諸眞疏
紫微王夫人答

卷第一百十六
道七
晉六
葛洪
與鄧嶽疏
謝安
道民帖
王羲之
玉潤帖
南齊
高帝
手詔孔靈産

武帝
答陶隱居入山詔　又別敕
顧道
答劉法先書
梁
武帝
與陶隱居書　答陶隱居書
梁朝士大夫問陶隱居
陶弘景

右合目錄總一百三十卷
大明萬曆歲丁酉仲夏汝南郡鏤版已亥孟秋竣工

郡學生梅安祚石卿
邑學生梅嘉祚錫余
太學生梅膺祚誕生
太學生梅咸祚少虛
太學生梅侯祚次公
太學生梅慶祚子雲
邑學生梅士駿逸仲
太學生梅士都無瑕
小學生梅士好無尤同閱

書記洞詮目錄卷十終

書記洞詮卷第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周

王滿生

告周公旦書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周公導入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周公導坐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社稷且危傅之於膺 劉向說苑

周公旦誡子伯禽書

伯禽之爲魯公也有民鬬于莽魯公不能

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誡魯公魯公行之三年而魯國化

我先王之末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履涉艱阻及我文考宣揚令德以受休命作邑西土猶共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恢祖宗之烈耿光被于民神實汝文考伯考之績也鎬人曰予輔之自汝封于魯邑予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以忝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在鄗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毋貽叔父戚洛邑既營遂荒鎬豐予又受汝伯考之命至於今不復以汝有髦志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人民汝其念前言今莘土之人不靖余其桑業弛其禮讓流言于國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咎予曰念茲若賢深淵汝惟克勤毋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

右天祿閣外史僞書之極無意義者聊附分錄

馮雎

間遺宮他書

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死 戰國策

魯

宣公 姬姓名倭又作委史記作俀一名接文公庶子襄仲殺世子惡及視而立之在位十八年其先周公子伯禽封于魯

命季孫行父書 行父魯宗卿諡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弑紀公以其寶

玉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軌用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辠也乃舍之

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

里革更書 革魯大史

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 國語○左傳云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盗盗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盗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盗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

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庻幾免於戾乎 按傳不云書因附於後後並倣此

哀公 名蔣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孫于越

與齊人書

哀公會吳師伐齊戰艾陵齊師大敗獲國書等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

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春秋左傳

臧孫辰 文仲魯大夫

遺魯書

文仲爲魯使齊齊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母者世家子也召而問焉泣下襟曰斂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内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鬬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係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以臧孫母之言軍於境上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劉勰文心

雕龍云文仲謬書于羊裘

斂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 劉向列女傳○王弇州世貞尺牘清裁云按齊繫臧文仲事不見正史辭亦類鐃歌非尺牘語

季孫宿 武子文子行父之子

予襄公璽書 襄公名午成公子

襄公二十八年以宋盟故朝楚明年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秖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國語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璽封書也

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左傳

同前 國語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公未言榮成子曰卞有辠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

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

告叔孫豹殯書 穆子桓公子叔牙之後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昭公時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謂叔孫穆子豹也及其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杜洩叔孫氏宰

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 左傳

齊

桓公 呂姓名小白僖公子其先太公呂尚封于齊本姓姜氏

遺魯書 魯莊公時

齊襄公淫暴諸弟懼禍及子糾奔魯小白奔莒及襄公見弒小白自莒入是爲桓公魯亦送子糾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遺魯書魯人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以爲大夫任政

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 史記○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國語及管子諸書並有載亦不云書

晏嬰 字仲謚平萊之維夷人歷事靈公莊公景公爲齊相

內楹示子書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晏子春秋

同前 說苑

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齊人

納景公譖晏子書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云云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濵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

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 晏子春秋

晉

惠公 姬姓名夷吾獻公子其先周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于唐至文侯封弟成師于曲沃

遺里克書 里克太子傅

獻公薨公子夷吾重耳俱在外里克殺奚齊悼子夷吾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河西之地與秦又遺里克書秦穆公發兵送夷吾入而立焉是爲惠公惠公入殺里克而背秦之賂

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左傳

祖朝

上獻公書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以爲師

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 說苑

介子推

一云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劉向列仙傳云介子推姓王名光

懸宮門書

獻公殺太子公子重耳夷吾出亡夷吾立爲惠公子懷公立秦使晉弒之而内重耳是爲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與其母遂偕隱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亡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而封之因號曰介山

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史記○索隱曰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

同前

說苑亦云懸書宮門呂氏春秋新序琴操並作歌其辭互異說苑又作舟之僑陳辭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魏絳

畢萬之孫萬事獻公爲大夫賜之魏以魏爲氏

授悼公書

悼公名周襄公曾孫

悼公會諸侯於雞丘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曰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既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敎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左傳

同前 國語

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

羊舌肸

叔向羊舌職之子

詒鄭公孫僑論鑄刑書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子產以書復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鄭果災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

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虖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虖

公孫僑復叔向書 僑見後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左傳

譏萇弘書

叔向之譏萇弘也爲書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弘爲賣周也乃誅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 韓非子

同前 說苑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于周因佯遺書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

鄭

公子歸生 子家鄭執政大夫

告晉趙盾書 宣子晉正卿

晉靈公蒐於黃父遂合諸侯於扈不見鄭穆公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

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夷穆公大子卽靈公○蔵音闞勑也勑成前好音音蔭所休蔭之處

公孫僑 子產一字子美穆公孫爲少正

告晉范宣子士匄論重幣書 士匄文子士燮子其先食邑於范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鄭伯簡公姬姓其先周厲王少子友封于鄭

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左傳

書記洞詮卷第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吳

吳王 姬姓名夫差闔閭子爲越所滅其先周太王子泰伯逃之荆蠻自號句吳

射越范蠡軍書

初吳王夫差父闔閭與越王句踐戰檇李射傷闔閭且死謂夫差曰必毋忘越夫差擊越敗棲于會稽越行成于吳吳王許而釋之歸句踐與范蠡文種謀所以叅吳吳王遂益驕越伐吳吳王率羣臣遁去逵于秦餘杭山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范蠡之軍六大夫種書矢射之

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

文種射報吳書 種字子禽本楚南郢人爲宛令

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

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胥越親戕吳之前王
皐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
大過六也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吳越春秋刻一作刻○○

按越絕書作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辜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辜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又作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

伯嚭楚伯州犂之子父難適吳

遺越大夫文種書

越攻吳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不可太宰嚭遺種書種受書讀之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韓非子

王孫駱

移公孫聖記

吳王夫差興九郡之師將與齊戰行有日道出于胥門晝臥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鑠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召太宰嚭而占之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也王大悅賜雒繒四十疋復召駱告以所夢駱對有越公弟子公孫聖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臣移記召之聖得記伏地而泣謂見王正言切諫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王忿其不祥擊殺之

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越絕書

越

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越上將軍

遺文種書

越既滅吳蠡從入越謂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復爲書遺種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莫知所適後有讒種於王者賜以屬盧之劍

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以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吳越春秋

同前史記

越平吳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自殺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按狡兔數語竝載諸書當由紀撰者傳聞各異爾不應一時數人俱引也

辭越王句踐書

允常子姒姓其先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會稽句踐滅吳稱伯而蠡稱上將軍還反國爲書辭句踐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終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史記○按吳越春秋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

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曰公住乎分國共之去乎則妻子爲戮蠡曰臣既逝矣妻子何法焉王其勉之

楚

巫臣

楚申邑尹稱申公

自晉遺公子嬰齊公子側書

嬰齊字子重側字子反竝楚卿

楚討宋師還子重請取申呂爲賞田巫臣不可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及共王卽位巫臣出奔晉遂取以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請使吳乃通吳子于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于吳教吳乘車戰陳吳始伐楚子重子反於是一歲七奔命

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左傳

黃歇

楚人歷事考烈王爲令尹封吳號春申君爲李園所殺

上秦昭王書

歇事頃襄王使於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而歇適至秦聞其計是時秦已前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歇恐壹舉兵而滅楚乃上書說昭王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鬭兩虎相與鬭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

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

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

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

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史記○戰國策不云書爲說秦王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

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强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内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得爲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石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注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注一作任

謝春申君書

荀況 趙人時人相尊號爲荀卿後謂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國策稱孫子

孫子爲蘭陵令客說春申君以孫子天下賢人藉之以百里之勢不便於君春申君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以賢者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於是又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史記列傳卿仕齊襄王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

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

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為

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惟一作謂

同前韓詩外傳○莊公通之下有脫

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非比為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灋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己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

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疕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書曰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楊慎風雅逸篇云按戰國策及韓非子荀卿為書謝春申君書後有此賦郎荀子書中佹詩之少歌也佹詩其為春申君作予　佹詩云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

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晴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慜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春秋後語蘇秦上秦惠王書亦有韻語後世類書引以為蘇秦之詩云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甲兵愈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其書今未有考附此

宋玉郢人為楚大夫

報友人書

玉事楚襄王言友人於王王以為小臣友人讓玉玉報友人書

蓋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也宋玉集〇韓詩外傳宋玉因其友見襄王待之無以異讓其友友云與此互異亦不言書赤牘清裁載楚莊姬上王隱書云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楊用修註此皆十頜說龍音以戒不言己劉孫云文字誤書丁今長莊姬託氾丁龍尾皆此二事也鼎考劉向列女傳處莊姪傳云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南游於唐五百里是時莊姪年十二以緹竿為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往問之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

王因以幟見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牆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因為陳三難五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乃立姪為夫人按此實面對之辭本非書也劉勰文心雕龍具諧讔篇未嘗言書王弇州尺牘亦不加辯豈別有據

書記洞詮卷第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燕

惠王

姬姓名樂資昭王子立七年為相成安君公孫操所弒其先武王封同母弟召公奭於燕

遺樂毅書

毅為燕伐齊大破之遂屠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時田單為即墨令患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毅毅去之趙單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取七十餘城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乃遺毅書毅使人獻書報之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

明矣敢諷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辠之也寡人之辠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辠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

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
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
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
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
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
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
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
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
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
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

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
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
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
故遠近無議寡人之辠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徧天
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
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
乎君今寡人無辠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
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
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
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
之此劉向新序所載以爲惠王與樂毅書併有毅報惠王書往復辭旨頗相酬合國策史記並謂燕王喜與樂間先大夫究溪先生每言文義可疑不似與間者鼎按書有曰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又云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聞之封昌國君於燕要以其父毅故耳何嘗有恩遇綢繆如書所稱述哉則新序之惠王與毅者近是矣且向去太史公亦不遠也

樂毅樂羊之後本魏人爲魏使於燕遂臣燕昭王以爲亞卿封昌國君

報惠王書

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
辠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
肖之辠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辠恐侍御者不
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
功多者受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
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
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
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
辠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
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
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
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

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

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敎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爲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沈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敎於君子臣恐侍御者信親交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樂毅報惠王書 並序 新

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史記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

而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先王舉國以下亦牘清裁作惠王與毅書王云樂君報書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忠志按國策史記並不言書今存于注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敎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辠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辠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辠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辠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

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以臣爲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辠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辠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

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戰國策

同前史記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

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

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寳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辠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

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惠王書其庶乎知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燕王喜（惠王曾孫孝王子立三十三年爲秦所虜而燕亡）

遺樂閒書（惠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爲昌國君居燕三十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計欲攻趙而問於閒閒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燕軍禽栗腹閒入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與趙和王乃遺閒書閒怨不用其計卒留趙不報）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

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皐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皐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徼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皐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皐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

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皐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皐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戰國策

同前史記

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

無名氏

獻燕王噲書 噲易王子立三年讓國子之又三年齊伐燕噲死

或獻書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陳師道曰此當是昭王時

燕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彊事彊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彊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淩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

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戰國策○鮑彪云此三物縱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

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蘇代東周雒陽人蘇秦弟與兄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自宋遺昭王書

代與燕相子之婚乃使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因言齊王之不信其臣不能霸以動燕噲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立昭王代歸齊復之宋齊攻宋宋急代遺昭王書昭王善其書乃召代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

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

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

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戰國策〇秦王者秦昭王涇陽高陵並昭王母弟

同前 史記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

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齊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

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

王之事也

自齊獻昭王書

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以書自白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賢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臣臣之所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女也猶列眉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欬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專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戰國策○所處重卑一作所重處重留○楚深云燕昭即位志復齊讐非一日矣樂毅至燕在十七年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彊也蘇代之徒為之間齊離燕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益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以此勝何暇乎代之為哉代之輕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太子丹燕王喜子

與麴武書麴武史記作鞠武

丹質于秦逃歸怨秦欲報之與其傅麴武書○史記丹因武得交田光先生而田光言其友荊軻於丹使刺秦王不中以劾秦伐燕燕王喜斬太子丹以獻然秦竟滅燕

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國長於不毛之地未曾得覲君子雅訓欲有所陳幸垂覽之丹聞丈夫之道節義廉恥受辱以生也真正所羞之見刦以虧其節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衆不能敵之曠年相

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内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於秦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劒之任當千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恥若其不然令丹生無日於天地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無以爲歎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抑亦大夫恥也謹遣書願熟思之（燕丹子○眞正二句無以爲歎並有脫誤）

代

代王嘉（本趙公子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燕亡代亦爲秦滅）

遺燕王喜書

秦所以循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史記）

衛

宋石（尺牘作魏宋石誤）

遺荆衛君書

（宋石衛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石遺衛君書）

二君相當兩旗相望惟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王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韓非子○怨下一有也字）

宋

韓馮妻何氏（九域志馮康王舍人）

遺夫書

（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而馮怨王囚之論爲城旦妻遺馮書謬其辭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臺投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與王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有文梓生于二冢之端屈體相就根交于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栖泊樹上交頸悲鳴宋人號其木曰相思樹今睢陽有韓馮城）

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彤管集作何氏答夫歌）

與康王書（康王名衍爲齊所滅宋亡其先周武王封微子啓于宋）

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屍骨賜馮而合葬乎（干寶搜神記○不利其死九域志法苑珠林作妾利其死）

書記洞詮卷第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趙

趙鞅文子武之子謚簡子趙正卿與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賜以趙城因氏烈侯籍始為諸侯

與子伯魯無恤書

趙簡子大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為一書牘親自表之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是為襄子

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韓詩外傳

程本晉人字子華聚徒著書自號程子趙聘不起去之齊館於晏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今傳

者有劉向校定序漢藝文隋唐宋志悉無其目吳兢李淑二家亦不載必後世文士依托也

答趙簡子書

子華子違趙燭過典廣門之左曰彼庶人也而傲侮公上法所弗宥也簡子曰而士以兵之燭過至苓塞子華子行五日矣簡子悔之使使者於齊而使董安于寓書以招之子華子再拜肅使者于庭而授之辭簡子得書召無恤而戒之曰燭過小人也實使我獲罪於本吾且死汝必反之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為主君憂臣聞之物扃於所甘士扃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為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黿鼉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昭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狎至以承主君之令聞夫豈惟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實溝畎其敢忘主君之賜惟執事者財幸焉子華子

蘇厲秦弟見兄遂亦皆學游說

上惠文王書

惠文王名何武靈王少子趙至武靈稱王趙收天下且以伐齊厲為齊上書說趙王○按此齊閔王時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

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王前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

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彊弩坐羊腸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逾勾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崐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主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

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齊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齊事趙宜爲上交今乃以邸阜取伐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爲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戰國策○東一作畜縣柞酬酢同逆一作遇原作吾危一作抱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齊乃西師以下齊原並作韓○按策多爲韓言乃趙籍擊韓而鴈爲韓止之者其閒事實皆明指韓而首云伐齊殊不合決有誤而史一切以韓爲齊抑馬遷之所改歟然趙伐韓事亦不知在何時其文及地名亦多舛異不同強爲之說飽專據史文輒改大不然也

同前史記

惠文王十六年秦與趙擊齊齊人患之故厲爲齊遺趙王書趙乃輒謝秦不擊齊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

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閒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

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齊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

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諒毅

為趙獻秦昭王書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孝成王使賀三反不得通憂之諒毅者辯士也親受命而往王秦獻書昭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

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君若無辠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 戰國策

無名氏

為齊獻孝成王書 王名丹惠文王子

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臣以齊循事王王能亡燕

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故重王燕韓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孰慮無齊之利害也 戰國策

山陽侯天使 神

遺趙無卹書

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卹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於是趙北有代南幷知氏祀三神于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祠祀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闢地千里

趙無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頓大膺大胷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史記

同前 風俗通

無卹余霍太山陽侯大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賜若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鳥鬣鬚肴髭髯大膺大胷脩下而馮上左任介乘奄有河室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

魏

無名氏

爲魏獻秦昭王書 魏策 [illegible]時

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爲之辭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

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彊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 戰國策○鮑彪云征伐先後理正應爾故司馬錯爲秦議以伐蜀爲先蓋祖欲平太原諸國亦先平蜀

曲沃負

上哀王書 襄王子姬姓畢公高之後畢萬事晉封于魏至斯命爲諸侯惠王僭稱王

負大夫如耳母也哀王爲太子政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負因款門上書王召入對以此毀貞女之行亂男子之別王善其言遂還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

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 列女傳

范痤

獻安釐王書 王名圉昭王子

痤爲魏相趙孝成王用虞卿計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痤於魏而欲移從於趙魏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魏王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信陵君遂言之王而出之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戰國策○史記云王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

遺信陵君無忌書無忌安釐王異母弟封信陵君相魏

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

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彊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戰國策○王云襲趙之欲倍趙之割此語有以深中信陵之畏矣故免

同前史記○說苑亦載

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

田齊

閔王名地宣王子燕樂毅下齊王出走莒楚使淖齒殺之其先陳厲公子完奔齊爲工正食采于田至田和爲諸侯

遺楚懷王書王名熊槐威王子

潛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使使遺楚王書楚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議當合齊以善韓懷王許之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幷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

王率諸侯竝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史記

謝孟嘗君書

閔王使孟嘗君就國於薛客馮煖西游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彊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爲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煖復說孟嘗君請立廟於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

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
乎戰國策

田文靖郭君嬰庶子威王孫嗣立于薛是爲孟嘗君

遺秦穰侯魏冉書

齊湣王時孟嘗君歸老于薛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之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穰侯書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齊滅宋欲去孟嘗君奔相魏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

齊秦相取以臨三晉禮必幷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史記○戰國策

薛公爲魏謂穰侯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幷相之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彊秦王畏晉之彊也必重君以取晉齊予晉敝邑而不能支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爲功採晉以爲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矣○鮑云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爲魏意親之矣

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

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迺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史記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復見辱乃自殺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

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戰國策○鮑彪云按此書以齊閔爲宣王蘇代爲蘇秦事時不合如此者甚衆殆爲後人傳錄之誤至於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益好事者聞約矢之說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不暇檢校也陳師道正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書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且田單即墨起七十

餘城即復爲齊不聞聊城尚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歟今日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即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即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誤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即墨亂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一方倂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潛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葢已復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前所殺燕將惟騎劫爾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余祭酒有丁云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之前此書乃引栗腹事故鮑彪疑爲後人補撰

同前 史記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勞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振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即墨富豪

遺燕將書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人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遣燕將書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家族妻妾令安堵 田單子

書記洞詮卷第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秦

昭襄王 嬴姓名則一名稷武王子其先周封伯翳之後非子于秦至惠文稱王始皇稱帝

遺楚懷王書 懷王名熊槐威王子

初懷王使太子橫質于秦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鬭太子殺之而亡歸秦復伐楚昭王遺懷王書懷王於是往會秦昭王閉武關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

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黄棘太子爲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

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 史記

遺楚頃襄王書 頃襄王名橫懷王子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秦乃遺楚王書楚患之復與秦平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史記○王云既詐其父又迫其子秦不仁甚矣始挑禍以陷親復屈讐而自佚頃襄得謂之子乎

遺趙平原君趙勝書 勝趙惠文王弟爲趙相 魏齊魏諸公子爲魏相

魏齊相魏時以須賈言范雎使齊受牛酒持魏齊陰事告齊使舍人笞擊雎雎佯死因王

稽入秦昭王以爲相封應侯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欲爲雎報讐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平原君入秦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使人歸取魏齊頭且復遺趙王書齊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畏秦初難見之齊怒而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秦乃出平原君歸趙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遺趙孝成王書 孝成名丹惠文王子

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 史記

始皇帝 名政莊襄王楚子母呂不韋姬有身而內于楚嗣秦王二十六年幷天下稱始皇帝

為王賜文信侯呂不韋書 不韋陽翟大賈人

莊襄王子楚初爲質於趙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因西游秦求爲安國君適嗣取邯鄲姬與居有身因獻子楚而生子政及子楚歸秦即位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三年薨政立爲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與私通又進大陰人嫪毒幸太后事洩夷嫪毒三族而遷太后免不韋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恐其爲害乃賜之書不韋恐誅飲酖而死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史記

與燕太子丹誓書

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云云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燕丹子○一云廄門肉烏生肉足○按風俗通云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圂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役之言欲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遣使歸國事與語稍不同按史記刺客傳太史公曰世所云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論衡載感虛篇風俗通載在正失並辨以爲非然亦並不言爲書

報丞相李斯

斯治驪山陵上書云臣所將隸徒七十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爇扣之空空如下天狀帝報之○是時始皇已稱帝斯所上乃疏類也尺牘倂收今但存注

鑿之不入燒之不焚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蔡質漢儀○周秦故事謁者閣上得驪山本

賜公子扶蘇書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扶蘇及崩高與李斯謀詐爲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封其書以皇帝璽扶蘇自殺蒙恬以屬吏使者還報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

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

又詐書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

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史記

繞朝 秦大夫

贈士會策

晉襄公之卒也秦送公子雍于晉趙宣子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云云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

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左傳○楊用脩云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即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為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趂韻之誤耳 杜注策馬檛臨別授之馬檛竝示已所策以諭情鼎按二語亦不類書體然劉彥和實謂詳觀四書辭若對面今姑存之以待博識

公孫鞅 本衛庶孽公子事魏相公叔痤痤死迺西入秦相孝公封于商號為商君

遺魏公子卬書

秦孝公使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遺卬書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社稷 史記

蘇代

為齊獻穰侯魏冉書

冉其先楚人芈姓秦昭王母宣太后弟封穰侯相秦趙與秦伐齊齊襄王懼令田章以陽武合于趙而以順子為質趙惠文王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請益甲四萬伐齊代為齊獻書穰侯於是穰侯不行

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劒則秦

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同前 史記

秦昭王三十二年穰侯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益趙兵以伐齊懼使代厲遺穰侯書穰侯引兵而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

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丞秦必丞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范雎 字叔魏人從須賈使齊讒以持魏國陰事告齊魏相笞擊雎佯死逃入秦爲相

獻秦昭王書

雎因王稽入秦更名張祿稽言之秦王秦王弗信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雎乃上書昭王大說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雎因得進說王親韓魏以威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因言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而不聞有王以恐動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收穰侯之印使歸陶拜雎爲相封應侯

臣聞明主莅正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辠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要

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寳者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爲其凋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巳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

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 戰國策○闔一作闕

同前 史記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寳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巳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

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 槪一作闕

韓非 韓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使秦秦王悅之爲斯所譖下吏自殺

上秦王書 秦伐韓非使秦說以宜從韓伐趙欲以存韓李斯以爲不然請往詔韓王未見上韓王書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爲扞蔽入則爲蓆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隨之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彊秦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日臣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贅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

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脩守備戒彊敵有蓄積城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韓叛則魏應之趙據齊以爲原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彊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懃於野戰負任之旅罷於內攻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人之計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

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進愚計使人使荊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韓可以移書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荊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荊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搆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韓秦彊弱在今年耳且趙與諸侯陰謀久矣夫一動而弱於諸侯危事也爲計而使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見二疏非所以彊於諸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韓非子〇趙少宰用賢云非直指貴臣之失計宜乎斯之自爲淫說而不能免也范雎三見秦王而猶慮左右之竊聽先言外事以嘗秦王非智不及此矣

上秦王論韓非書

李斯楚上蔡人初爲呂不韋舍人因得以說秦王仕至廷尉以罪族

詔以韓客之所以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心腹之病也虛處則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荊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

之交未必以荊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彊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荊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崤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闚陛下夫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稍

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令象武發東郡之卒闚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禽彊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不足下一有爲字）

上韓王書

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

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爲鴈行以嚮秦軍於闕下矣諸侯兵困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爲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已又背秦先爲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人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彊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爲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

臣聞之脣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曩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絶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得一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葅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彊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搆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

計晩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彊秦夫弃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臣固守則秦必與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晩也秦王飲食不甘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並韓非子）

上秦王諫逐客書

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遂幷天下○新序云斯在逐中道上諫書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壁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廏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

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史記

陳餘 大梁人從趙王武臣爲大將軍後立爲代王爲張耳韓信斬泜水上

遺章邯書

楚已破秦軍章邯爲秦將距項羽羽軍漳南邯軍棘原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司馬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是時餘爲趙將軍鉅鹿之北亦遺邯書邯狐疑與羽約降羽立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欣爲上將將秦軍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伐戎人開楡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

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史記

同前 班固漢書

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楡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

同前 荀悅漢紀

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楡中之地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必因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

辯士

遺秦將章邯書

辯士隱姓名遺邯書

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二世 華陽善文

秦將

詐二世遺李良書

初陳涉爲王攻秦使陳人武臣略趙地自立爲趙王因使李良略常山既定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良書不封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道逢趙王姊出遇不下車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慙怒遣人追殺姊遂襲邯鄲殺趙王

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 史記

梅膺祚閱周列國五卷

書記洞詮卷第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春秋辭命

粤在春秋朝覲征伐聘問燕饗非文辭不爲功劉子玄史通所謂典而美博而奧述古則委曲如存後近代則循環可覆詳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者也眞氏文章正宗云周官大祝作六辭曰辭曰命曰誥曰會曰禱曰誄因取左傳國語所載詞天子諭告諸侯列國往來應對下至兩漢詔冊而止總名之辭命本朝楊太史愼亦嘗清裁草引數條王司寇世貞稍爲推廣眞氏主三大篇揚王意持短語雖按時若歸生之說說魏獻之討禮孫僑之規重幣叔嚮之論刑書者顯稱爲書前已正錄宅凡茲屬要皆運藻于心者文于口雖孫乘野之獲實非削札所陳而體裁頗近尊崇漢效富豐有餘足供采擷今亦刊載三卷內外傳則庶備

矣宅若公穀管晏越絶呂覽韓詩說苑之屬並不汎引以本別於書也然要取其于式類書而已正宗如止殺衛侯王孫滿對楚子之屬敘致頗殊清裁如公孫黑肱戒子之屬蹊徑猶遠亦不槩錄

周

襄王 姬姓名鄭 惠王子

使宰孔賜齊桓公胙 宰孔公孫閱

葵丘之會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下拜登受

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

後命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 國語云余

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桓公對

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並左傳

使魯告難

王弟大叔帶以狄師伐周周師大敗王出適鄭處于氾使來告難

不穀不德得辠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

臧文仲對

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左傳

策命晉文公

晉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宥策命晉侯爲侯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左傳○史記云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 索隱云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此乃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頗有踈謬

王子虎盟諸侯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辭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旣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

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國語

陽樊人倉葛

告晉文公

王既弗許晉文公隧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云云公曰君子也乃出陽人

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君定王室而殘其姻族民將焉放敢私布之於吏唯君圖之

國語○周語亦載而辭下同

定王

名瑜頃王子

辭晉獻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鞏朔上軍大夫名位不達于王室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

左傳

靈王

名泄心簡王子

賜齊侯命

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將婚於齊也

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靈公名環 定公名夏

瑕禽

對王叔之宰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陳生怒出奔及河復之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王叔

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云云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

左傳

景王

名貴靈王子

追命衛襄公

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左傳○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

使詹桓伯辭於晉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于晉王有姻喪晉使如周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

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左傳

劉獻公名摯字伯蚠周卿士

對晉叔向

平丘之會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云云叔向告于齊齊人懼從之

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

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叔向告齊

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

齊對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

叔向對齊

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齊人對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並左傳

王子朝景王子

告諸侯

初景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會崩國人立長子猛爲悼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而立匄是爲敬王召伯盈逆王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萴子朝也子朝使告諸矦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毋弟以蕃屛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矦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矦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

王奸命諸矦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脩其職諸矦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矦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矦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矦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左傳

敬王 名匄景王子

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王徙居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魏獻子使伯音對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矦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矦用寧蝥賊遠屛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

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

伯音對

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 左傳

魯

隱公 名息惠公子攝國爲公子翬所弑

辭宋使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

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使衆仲對齊使 衆仲公子益師子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之

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

請薛侯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乃長滕侯〇滕姬姓薛任姓〇羽父公子翬

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辭齊侯讓許

齊魯衛伐許克之齊侯以許讓公公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辠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鄭莊公告百里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

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玆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 弟謂叔段寄食于外

告公孫獲

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

岳之亂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並左傳

莊公 名同桓公子

使弔宋

宋大水公使弔焉宋對之臧文仲曰宋其興乎既聞公子御說之辭也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

宋對魯

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魯人告齊

桓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齊殺彭生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 並左傳

臧孫辰 文仲公子彄之後

如齊告糴

魯饑文仲爲卿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國語

公子遂 襄仲莊公子

辭玉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之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

賓答

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 左傳

展喜

使犒齊師

齊孝公伐我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 左傳

○國語云使乙喜以膏沐犒師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場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

季孫行父 文子公子友之孫

告晉韓穿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

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承命小國所望而懷也曰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

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左傳

叔孫僑如 宣伯得臣子

使告郤犨

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用宣伯之譖也既出之而與魯盟

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 左傳

○蔑孟獻子留守公宮

季孫宿 武子

使行人告晉

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晉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武子又對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

又對

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問加貺 左傳

孟孫蔑 獻子

對晉知武子

魯襄公晉悼公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

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請屬鄫于晉

襄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不許孟獻子曰云云晉侯許之焉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並左傳

子服椒 惠伯子服它之子一曰孟椒子服湫

對晉叔向

齊崔杼弑莊公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

君舍有辠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左傳

臧孫紇 武仲文仲子

對晉

晉及鄭平使叔肸告于諸侯襄公使臧孫紇對之

凡我同盟小國有辠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

使告臧賈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姜氏愛之故立之賈爲出在鑄及紇以季孫之故出奔邾自邾使告賈且致大蔡焉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乃立臧爲紇致防而奔齊復如防來告

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辠不及不祀子以

大蔡納請其可

如防來告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勳敢不辟邑 左傳〇二勳文仲宣叔

厚瘠 成叔

弔衛

衛獻公以孫文子之難出奔齊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衛使大叔儀對之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

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

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大叔儀對

羣臣不佞得辠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

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

君命之辱重拜大貺 左傳

叔弓 子敬叔子嬰齊之孫

辭晉平公

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

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

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

又辭致館

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

館 左傳

叔孫不敢 成子昭子婼之子

告子家羈 子家子名羈歸父之孫

叔孫成子逆昭公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

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

子家羈對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左傳○公衍公爲昭公二子始謀逐季氏者

子服何 景伯昭伯回之子

對吳

哀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對之乃與之

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

又對

黃池之會吳與晉爭先吳先晉人吳人將以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

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左傳

季孫肥 康子

使冉有弔宋景曹

宋元公夫人景曹卒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也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左傳

正常

告于朝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之公使視之則或殺之矣

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端木賜子贛

對齊陳成子

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對之

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左傳

桓魋向魋

○辭哀公

公攻桓氏桓魋奔衛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桓氏之祀辭曰

臣之辠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左傳

齊

桓公見前

盟諸侯於葵丘

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傳

管夷吾字仲

辭周襄王

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退

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

襄王命

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左傳

項公名無野惠公子

使請晉戰

晉會魯衛曹及齊戰于鞌師至靡笄之下齊頃公使請戰晉對之

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

晉對

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又

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晉韓厥告齊侯

鞌之戰齊師敗績頃公爲晉師所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

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

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左傳

國佐武子歸父之子一曰賓媚人

對晉師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致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賓媚人對晉人許之對焉 同叔蕭君之字其子乃頃公之母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令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晉人對齊

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左傳

杞梁妻

辭莊公

齊侯襲莒莒子從而代之獲杞梁齊侯歸遇其妻于郊使弔之辭齊侯弔諸其室

殖之有辠何辱命焉若免于辠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左傳○殖即梁

景公名杵臼靈公子

告魯昭公

昭公伐季氏不克孫于齊景公唁于野井而告之臧昭伯率從者爲盟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

臧昭伯爲盟載書

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内

致郈于魯叔孫武叔

侯犯以郈叛奔齊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

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

際故敢助君憂之

叔孫武叔對

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

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

寡君賜 並左傳

晏嬰 見前

景公使請繼室于晉

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

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

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

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

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

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

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先君之適爲少姜

晉韓宣子使叔向對 晉平公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

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

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

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辭更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

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 並左傳

苑何忌

辭齊

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 子石公孫青也聘衛有禮故齊以爲賞

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 左傳

虞人

辭景公

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執之辭曰

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左傳

悼公 名陽生景公子

對鮑子 鮑牧

景公初愛孺子荼及卒陳僖子廢荼而召公子陽生立之是爲悼公鮑子不可悼公稽首曰云云既立使朱毛告于陳子既而悔之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告陳僖子 田乞

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並左傳

閭丘息

告魯哀公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公先至陽穀閭丘息曰云云辭曰敢勤僕人

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

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 左傳

書記洞詮卷第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

獻公 名詭諸 武公子

使荀息假道於虞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晉滅虢遂并滅虞

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 左傳

惠公 名夷吾 獻公子

使梁由靡告秦穆公

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入吾主之夷吾許諾使梁由靡告秦穆公

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隱悼播越託在艸莽未有所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辠人克伏其辜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塡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

君之重況而羣臣受其大德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 國語

使謂里克

初獻公使荀息傅其子奚齊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立公子卓里克復殺卓荀息死之夷吾遂立是爲惠公公將殺里克使謂之伏劍而死

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里克對

不有廢也其何以興欲加之辠其無辭乎臣聞命矣 左傳

使請秦戰

秦穆公伐晉惠公使韓簡請戰秦使公孫枝對馬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公拔舍從之秦伯使辭晉大夫三拜稽首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云云乃舍諸靈臺

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

秦公孫枝對

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左傳○國語云惠公令韓簡挑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橫雕戈出見使者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

屠岸夷

告公子重耳

驪姬之難公子重耳出奔在外獻公卒里克及㔻鄭殺奚齊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于翟請納之重耳用舅犯言出見使者辭曰呂甥及郤至亦告公子夷吾于梁夷吾許諾使告於秦穆公秦使弔重耳於翟重耳復出見使者而辭之遂內夷吾是爲惠公

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鉥 導也

重耳辭

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灑掃之臣死又不

敢涖喪以重其辠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國語

狐突

對懷公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

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淫刑以逞誰則無辠臣聞命矣

瑕呂飴甥 子金

教郤乞

秦許晉平晉侯在秦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曰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 左傳○圉惠公子懷公言父子皆避位

文公 名重耳獻公子

辭寺人披

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既而見之以難告

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

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 國語云文公辭寺人勃鞮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袂又爲惠公從余於渭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干二命以求殺余余於伯楚屢困何舊然也逞而思之異日見我 伯楚勃鞮字

寺人披對

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 左傳

文嬴 文公夫人襄公嫡母

請三師

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師襄公許之

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 左傳

郤克 獻子駒伯成子冀缺之子

獻禮齊頃公

克聘于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于是有鞌之勝頃公來朝晉克獻之以得隕命之禮

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 國語○慭願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

士燮 范文子士會之子

會楚盟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左傳

厲公 名壽曼景公子

使呂相絕秦 相魏宣子呂錡之子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是以諸侯睦於晉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杜注云蓋口宣已命是本非書也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辠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宮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

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

辭於欒書中行偃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厲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攻郤氏殺之而尸諸朝士然請誅欒書中行偃以絕君患勿聽使辭于二子二子皆再拜稽首乃歸

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

欒書中行偃對

君討有辠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左傳

欒鍼書之子

使行人造子重

初欒鍼使於楚子重問晉國之勇對曰好以衆整又何如曰好以暇及鄢陵之戰請攝飲焉以實楚之言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子重受而飲之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左傳

悼公名周襄公曾孫

言於諸大夫

晉人因厲公使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大夫逆於周原周子曰

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弃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左傳云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羣臣對

君鎮撫羣臣而大庇廕之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敢不承業並國語

賜魏絳樂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辭公再命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國語云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九合諸侯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一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

魏絳辭

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

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再賜

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並左傳）

士匃（范宣子文子燮之子）

告齊

（晉爲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匃告于齊齊侯乃盟于鄟外）

寡君使匃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匃乞盟（左傳）

合諸侯載書

（晉合諸侯伐鄭鄭行成乃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乃盟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左傳）

數戎子

（晉合諸侯會吳于向爲吳謀楚故范宣子數戎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將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駒支對之賦青蠅而退宣子使即事于會成愷悌也○戎四嶽後皆姜姓又別爲允姓其先在燉煌秦穆逐之）

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駒支對

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

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並左傳）

士弱（莊子）

盟鄭載書

（諸侯伐鄭鄭服而同盟于戲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騑進曰云云）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公子騑對

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 並左傳

荀偃 中行獻子伯游庚之子

禱河

平公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 左傳○環齊靈公名彪晉平公名

欒盈 懷子

辭于周行人

盈父黶娶于范宣子而生盈初黶強逐范鞅使奔齊及黶卒盈母祁與其老州賓通懼盈之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過于周周西鄙掠之辭于行人王使候出諸轘轅

天子陪臣盈得辠于王之守臣將逃辠辠重于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書之力亾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黶之辠臣戮餘也將歸死于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左傳○欒武子書黶之父

趙武 趙孟朔之子

○對宋向戌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謝絳縣人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年長無子而往與於食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蓋七十三年矣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辠也敢謝不才

請楚

魯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將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叔孫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趙孟乃請諸楚免叔孫

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汙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

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有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 並左傳

士匄 尚殿文伯弱之子與宣子同族同名

讓鄭子產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襄公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子產對焉士文伯復命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

子產對士文伯

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

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

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辠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 左傳

平公 名彪悼公子

賜鄭公孫段策

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

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 左傳○子豐段父州田晉邑

羊舌肸 叔向

辭諸侯大夫

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

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

辭魯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子服惠伯對之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弗克

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子服惠伯對晉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左傳

韓起 宣子厥子

請鄭子產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宣子買諸賈人請諸子產子產對之宣子辭玉

曰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

曰必以聞敢以為請

子產對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我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敝邑也亦勿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

辭玉

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辠敢辭之並左傳

謝叔向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宣子拜稽首

起也將亾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國語

邊吏

讓鄭

鄭之火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讓鄭子產對之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辠邊人恐懼不敢不告

子產對

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亾猶可說也不幸而亾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左傳

士伯渥濁貞子

告魯叔孫婼

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見士伯士伯曰云云叔孫受禮而歸

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昭公名裯公子

告魯昭公

公自齊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也○左傳

荀躒文子

告魯季孫意如

晉侯將納昭公召季孫意如于適歷荀躒告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焉因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對云云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

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意如對

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辠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

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魯昭公對

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 並左傳

使告趙孟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文子使告于趙孟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知伯從趙孟盟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辜矣敢以告

趙孟告知氏

王命戮辠人安于既伏其辜矣敢以告 左傳

趙鞅

誓師

鞅納衛太子蒯聵遇鄭人為齊人輸范氏粟者戰于戚誓曰

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左傳○志父簡子更名

使告衛

鞅使告于衛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鞅圍衛

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 左傳

晉人

乞師于魯

晉將伐齊使來乞師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

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晉太史謝臧石

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左傳

董褐

請吳

吳王夫差與晉定公會于黃池爭長吳王率師挑戰晉乃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晉令褐復命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敝邑之軍壘敢請亂故

吳王對

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孤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

復命于吳

寡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孤以下密邇於天子無所逃罪訊讓

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禮世不續用命孤禮佐周公以見我一二兄弟之國以休君憂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左傳

趙無恤襄子

造越軍

越圍吳襄子欲斂越救吳家臣楚隆請嘗之先造于越軍許之乃告于吳王王拜稽首曰

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嘉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

告吳王

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並左傳

秦

穆公名任好德公子

使公子縶弔晉重耳于翟

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

重耳辭秦使

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宅志以辱君義國語

辭晉大夫

韓原之戰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三拜稽首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云

云乃合諸靈臺

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 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

晉大夫對秦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左傳

穆姬 晉惠公姊為秦穆夫人

告秦伯

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

之 並左傳

百里視 字孟明

謝晉

晉以文嬴之請歸孟明已復追之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而對

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

楚

成王 名惲文王子

告齊桓公

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公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之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對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楚對

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問諸水濱 並左傳

成得臣 子玉

使請戰

晉伐衛楚救之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

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左傳○初蔿賈謂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

使鬬勃請戰

晉師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晉侯使欒枝對之

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欒枝對

寡人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左傳

莊王名旅穆王子

命解揚

楚伐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楚子舍之以歸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吾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

解揚對

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

使唐狡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楚屬國

楚與晉戰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使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

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辠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並左傳

楚少宰

如晉師

莊王圍鄭晉景公救之楚使少宰如晉師隨季對之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

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二先君謂成王穆王

晉隨季對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

趙括更辭

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左傳

攝叔

獻麋

邲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云云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是時攝叔爲右而獻麋者乃攝叔也故晉鮑癸曰其右有辭謂此亦

牘誤作鮑癸誤

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左傳

晉魏錡獻麋

錡使楚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云云叔黨命去之○按叔黨卽潘黨潘尫之子又杜注云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據𫝊則是射麋者爲晉魏錡而顧獻者亦錡也亦嘗作潘黨黨乃楚人何以云不如楚且又何叔黨命去之邪

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 左傳

公子側 于反

語晉郤至

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尋入卒事

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對 卽郤至

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

又

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

賓又對

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矦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饗燕之禮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矦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矦干城及其亂也諸矦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矦腹心天下有道則公矦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 並左傳

對鄭悼公

鄭伯伐許晉救許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

君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左傳

共王 名審莊王子

使問晉郤至

晉與楚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郤至免冑承命三肅使者而退

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 國語殷下無也字識作屬

郤至對楚使

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

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

告大夫

楚子疾告大夫莫對五命乃許及薨謚之共

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

並左傳○只牘載共王止子反众數語此例甚繁不錄

康王

名昭共王子

告子庚

公子午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子庚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庚帥師治兵於汾

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

左傳

伍舉

食采於椒一云椒舉

致鄭于晉

許男如楚楚靈王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使叔向對之椒舉請昏晉侯許之

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叔向對

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辭宋太子佐

楚會諸侯于申宋太子佐後至靈王田于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

左傳

薳啓疆

爲靈王太宰

召魯昭公

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疆來召昭公辭曰云云公乃如楚

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

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嬰齊楚令尹子重

賀魯昭公

楚子享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拜賀曰云云公懼乃反之

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並左傳

薳越司馬

使告于宋

宋華氏以南里叛薳越將帥師逆華氏使告于宋華氏之徒出奔楚

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

請受而戮之

宋元公對

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左傳○華向公族

申包胥楚大夫

如秦乞師

吳破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藍尹亹

對昭王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藍尹亹載其孥王曰載予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亹對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庶悛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

楚人

命晉士蔑

楚圍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請諸趙孟乃執蠻子赤歸于楚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

通於少習以聽命左傳

書記洞詮卷第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

穆公 名和宣公讓其弟立

告孔父

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孔父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殤公即位

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左傳○與夷殤公名

華耦 華督曾孫督弒殤公

辭魯宴

耦來盟于魯其官皆從之文公與之宴辭曰

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左傳

華元

告楚子反

楚伐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云云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左傳

向戌

辭晉與偪陽 偪陽妘姓國

晉會諸侯于柤攻偪陽滅之以宋嘗事晉而宋大夫向戌有賢行欲與向戌辭乃與宋公

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辠大焉敢以死請左傳

元公 名佐平公子

告六卿

元公將如晉內魯昭公夢太子欒即位於廟旦召六卿而告之仲幾對焉公遂行卒於曲棘

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辠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

仲幾對元公

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左傳

鄭

厲公 名突莊公庶子

使謂原繁

厲公欲殺祭氏不克出奔蔡自櫟侵鄭獲傅瑕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繁對之縊而死

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辠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裹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

原繁對

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祀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

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左傳

燭之武

說秦穆公

晉侯秦伯圍鄭鄭文公使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說舍鄭與鄭人盟

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若亾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亾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

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旣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左傳○晉惠公許賂秦河外五城卽焦瑕也

弦高

犒秦師秦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秦遂滅滑而還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皇武子辭謝秦大夫

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左傳

襄公名堅靈公弟

逆楚師楚子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師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辠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傳○楚滅九國以爲縣故曰九縣

成公名睔悼公弟

命子駟四穆公子騑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辟楚役也公不聽命之

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左傳○鄢陵之戰楚救鄭晉射楚王目

簡公名嘉僖公子

使王子伯駢告晉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楚子囊伐鄭鄭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

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亾者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

晉子員對

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使告楚

晉會諸侯復伐鄭鄭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

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

使公孫夏如晉 子西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

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 並左傳

公孫僑 子產

對晉徵朝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之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于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閒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對晉獻捷

子產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云云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受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

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

辭邑

鄭伯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

產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 左傳

請印堇父于秦

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于秦鄭人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云云其可從而獲之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

數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請使女擇乃適子南氏子皙怒而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告大夫子產執子南而數之遂放於吳

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 子南楚字子皙黑字

數公孫黑 駟之子

公孫黑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尸之周氏之衢加木焉

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

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

爲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

豐施爲公孫段之子初晉以州田賜段段卒子產歸之于晉韓宣子宣子辭子產又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

請再歸州田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

對晉韓宣子

鄭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産子産對之宣子爲子産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

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

請楚

楚平王使枝如子躬聘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之對曰臣未聞命

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

對晉爭承　承貢賦之次

鄭定公合諸侯于平丘子産爭承自日中以至于昏晉人許之

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亾可待也存亾之制將在今矣

對晉立駟乞

駟偃娶于晉大夫生子絲弱偃卒其父兄立駟乞子游叔父也晉人問駟乞之立故大夫謀對子産不待而對曰

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　並左傳

游吉　子大叔

對楚

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如晉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鎭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
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
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

對晉

晉頃公卒游吉弔且送葬衛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二何故吉對之晉人不能詰

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
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
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

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
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
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
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
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
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
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並左傳

公孫揮子羽

辭楚公子圍

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乃館于外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焉圍命太宰伯州犂對子羽復對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

楚伯州犂對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惟大夫圖之

復對楚

小國無辠恃實其辠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
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
也其敢愛豐氏之祧左傳

罕虎子皮

告晉

罕虎如晉賀平公繼夫人且告曰云云宣子使叔向對

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
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
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晉叔向對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左傳

衛

州吁 莊公嬖人之子

使告宋

州吁弑桓公而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使告於宋宋人許之與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

衛國之願也左傳

石碏

使告陳

碏子厚與州吁游及州吁弑桓公而立未能和其民以陳桓公方有寵於周與厚朝陳請覲王碏使告陳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並殺之

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左傳

甯俞 武子莊子速之子

與衛人盟

成公初欲與楚羣臣不欲出奔楚晉人復成公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左傳

衛人

告諸侯

宋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又以達為成勞室其子復其位

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辠矣

敢告左傳

獻公 名衎定公之子

使讓大叔文子 大叔儀

孫文子之難衛侯出奔齊自夷儀復歸國使讓大叔文子

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大叔文子對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內外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左傳

屠伯

告晉叔向

晉會諸侯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

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

叔向對衛

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左傳

靈公名元襄公子

辭齊侯

齊使公孫青聘衛靈公以齊氏之難出奔死鳥請將事辭賓再請主人再辭乃止賓請掫主人辭賓再請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亾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

賓再請

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

主人再辭

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

主人辭掫

亾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

賓再請掫

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左傳

祝佗子魚史鰌

辭靈公

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其使祝佗從子魚辭曰

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徼大皐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左傳

公子郢子南

對靈公

公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

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秖辱左傳

莊公名蒯聵靈公子

禱辭

蒯聵謀入衛遇鄭人戰于勝禱曰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左傳○勝鄭聲公名午晉定公名○國語云曾孫蒯聵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于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

使鄅武子告周 鄅武子名盼衛大夫 蒯聵自戚入衛得立使告于周周使單平公對之

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

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盼敢告執事

周敬王使單平公對

盼以嘉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左傳

陳

公子完 敬仲

辭齊侯 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爲卿敬仲辭焉使爲工正

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辠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左傳

曹

曹人

請晉厲公 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請討之晉人執成公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

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左傳○公子謂子臧

吳

蹶由

對楚靈王 楚子以諸侯伐吳吳子夷昧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云云乃弗殺

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

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 左傳

吳王闔閭

誚隨人

吳敗楚師楚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云云子期似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

之不吉乃辭吳吳人乃退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

隨人辭吳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 左傳

伯嚭

辭陳

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吳使太宰嚭勞且辭芋尹蓋對吳人之內

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

陳芋尹蓋對吳

寡君聞楚爲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

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左傳

吳王夫差 闔閭子

告諸大夫

越請行成吳王告諸大夫申胥諫以爲不可越王又使諸稽郢辭許之

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旣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越王句踐使諸稽郢辭吳

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 國語

告勞於周

吳既爲黃池之會使大夫王孫苟告勞於周周敬王答之

昔者楚人爲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吾先君闔閭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天舍其衷楚師敗績王去其國遂至於郢王總其百執事以奉其社稷之祭其

父子昆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今齊矦任不鑒於楚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夫差不貰不忍被甲帶劒挺鈹搢鐸遵汶伐博蓺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齊師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歸不稔於歲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以徹於兄弟之國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 齊侯任簡公

周敬王答吳告勞

苟伯父命女來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不惟下土之不康靖今伯父曰戮力同德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伯父秉德已侈大哉

使行人告齊

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使行人奚斯釋言於齊

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令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師徒天若不知有辠則何以使下國勝

訊申胥

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以胥之初諫伐齊而請備越也胥自殺

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辠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 並國語

使行成於越

越伐吳遂入吳國吳王懼使人行成越王不許因使人告於吳王吳王辭而自殺

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下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辠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

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

越王句踐使人告吳王

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

吳王辭越

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稷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

使王孫雄行成於越

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

不穀請復會稽之和史記云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唯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

越范蠡應吳使越王欲對吳而難其辭使蠡應之

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又云句踐對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王甬句東爲二君乎

對越

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並國語

越

越王句踐

使臯人致辭吳伐越句踐患吳之整也使臯人三行屬劍于頸而辭曰云云遂自頸師屬之目因而伐之大敗之

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使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王許之

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臯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臯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

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使文種行成於吳

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

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

告五大夫

（越王將伐吳乃召舌庸苦成文種范蠡皐如五大夫告之）

吳爲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爲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並國語）

燕

燕人

行成于齊

（齊侯伐燕燕人行成暨齊平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斚耳不克而還）

敝邑之辠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辠（國語）

邾

茅夷鴻

請救于吳

（魯伐邾執邾隱公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吳子從之）

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左傳）

唐

唐人

請於唐侯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

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 左傳

稱詩

春秋列國交相聘饗率稱詩以諭志且答賦焉所以宣寵光而受同福也榮辱之主失得是徵今錄其有涉辭令者不堪縷拔附爲一則

魯莊叔以文公降拜

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

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魯穆姜謝季文子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魯穆叔聘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並左傳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鎭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

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加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

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國語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左傳

魯季武子聘晉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衛甯武子對魯文公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晉范宣子聘魯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鄭簡公享趙孟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亾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亾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亾不亦可乎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

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晉韓宣子聘魯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燕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鄭六卿餞韓宣子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並左傳

梅安祚閱辭命三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終

書記洞詮卷第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一

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豐沛邑人以秦滅楚而有天下國號漢都關中卽帝位十二年廟曰高祖

與沛父老帛書

高祖與蕭何曹參等起自沛時高祖亡在外沛城守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父老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以爲沛公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公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

史記○天下苦秦漢書作天下同苦秦可立者立之作可立立之則家室完作卽室家完

告諸侯王

初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懷王及籍既滅秦迺陽尊懷王爲義帝徙長沙使英布擊殺之自立爲西楚霸王高祖爲漢王東略地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王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史記○諸侯皆縞素漢書作兵皆縞素關內作關中○眞德秀曰不曰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猶有古辭命氣象　劉會孟曰兵皆縞素與諸侯不同論文字則兵字是論其聳動告諭爲張皇之詞則諸侯字似是後世亦不能及○王云此漢第一篇然非詔令也若然則與沛父老書又第一篇矣今按此亦如春秋奇文行人不必爲書姑從之

賜韓王信書

信初王潁川高祖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信備胡都晉陽信請治馬邑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使使胡求和解上疑信有二心賜書責讓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攻漢上自往破其軍信亡走匈奴後復與胡騎入居參合遣柴將軍擊之遺信書信報之屠參合斬信

專死不勇專生不任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班固漢書○呂祖謙曰信雖失職守邊然合晉陽之安而請治馬邑亦非偷惰者也高祖猜疑責讓使其以國外叛爲虜向導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爲世大患閱百年而未息然則人主心術不宏所係豈小哉

柴武遺韓王信書

武一作奇非也奇武子○類附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漢書復歸作後歸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信韓襄王孽孫從高祖封○楚漢春秋名信都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

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貣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並史記

同前 漢書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貣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手勑太子 名盈字滿是為惠帝○藝文志高祖傳十三篇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

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為不惜天下但子不可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羣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為嗣

又

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我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

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

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立哀此兒猶小也 趙王如意戚夫人子為呂后所殺○並古文苑○尺牘載二篇王云疑後人傳會之語

文帝 名恒字常高帝仲子薄姬生初封代王呂后崩入立二十三年廟曰太宗

賜尉佗書 趙佗真定人為南粵王凡五傳至武帝元鼎中討滅之

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秦滅高帝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以此怨長沙王乃自尊號為南武帝攻長沙邊取數縣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兵不能踰嶺高后崩罷兵佗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元年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廼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賜佗書佗恐乃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為書謝賈還報文帝大說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尉佗報文帝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

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並漢書○班固贊曰追觀太宗塡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

同前 史記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冒頓單于書 文帝三年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侵盜上郡詔丞相灌嬰擊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廷議以爲單于新破月氏乘勝和親便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史記○眞德秀曰按此書詞不遜其善意亦不廢其詳謙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爲辭此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冒頓單于遺漢書 書例與前報後此當在文帝前以有後一書與從之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絶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史記○氏漢書作支通用兄作昆小吏作少吏距漢書作恨馬彊作馬力彊夷滅作滅夷降下之作降下定之始古作古始安其處作得安其

處雩淺作虖淺

遺匈奴老上單于書

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歲入邊殺掠漢患之使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使報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復約和親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

蜚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史記○樂彥云當戶且渠各有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師古曰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同前 漢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

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巳在前矣書云二國巳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蘖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

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賜鼂錯璽書 錯穎川人遷御史大夫議削諸侯王七國反袁盎言於景帝斬東市

錯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彊數寇邊文帝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其末引傳曰狂夫之言聖主擇焉帝賜錯璽書寵答之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漢書 漢紀云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體三章聞之書云云 真德秀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官而不名詞又温厚如此豈非從諫好善之主哉

武帝 名徹字通景帝中子在位五十三年諡曰世宗

諭淮南王安 安辯博善爲文辭武帝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

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上多其義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漢兵出踰嶺赴王弟餘善殺王以降上嘉淮南之意令嚴助諭淮南王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 漢書

報公孫弘 弘見後

弘封侯爲丞相淮南衡山王謀反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疏願歸侯乞骸骨上報之因賜告牛酒雜帛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

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 史記

同前 漢書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

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報石慶 慶萬石君少子歷御史大夫爲丞相以醇謹稱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欲請徙流民於邊上以爲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慶慙上書乞骸骨上報之慶見詔報欲上印綬掾史以爲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勸宜引決慶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

間者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堙塞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房濟淮江歷山濵海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爲流民法以禁重賦乃者封泰山皇天嘉況神物並見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往年覲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蕩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爲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動危之而辭位欲安歸難乎君其反室 漢書

賜丞相劉屈氂璽書 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爲左丞相封彭侯被誅

戾太子爲江充所譖將收捕充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秘之未敢發兵上怒賜丞相璽書屈氂與太子戰太子兵敗

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報丞相田千秋 千秋齊諸田徙長陵爲高寢郎訟太子寃拜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緩刑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之

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荅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

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令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漢書

云太子謀殺之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丞相劉屈氂爲祖道廣利請昌邑王爲太子出於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以丞相夫人祠社祝詛主上及與貳師共禱祠立昌邑王爲帝腰斬貳師降匈奴 丞相公孫賀子敬聲爲太僕坐與陽石公主私通及祝詛有惡言父子死獄中 李禹陵從兄弟陵降匈奴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勑責楊僕書 僕宜陽人以千夫爲吏封侯後伐朝鮮還免爲庶人 僕遷主爵都尉拜樓船將軍討南越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以書勑責之僕惶恐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以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報李廣 廣成紀隴西人以衛尉爲前將軍坐兵敗自劾死 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田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無何匈奴入遼西武帝乃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帝報之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答胡建制書 建字子孟河東人歷渭城令昭帝時坐怍蓋主自殺 建爲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陰約其從卒引御史斬之奏聞上壯其節制書答焉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

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刄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賜嚴助書 助會稽吳人郡舉賢良武帝擢為中大夫淮南王安反與助相連棄市 助為中大夫侍燕從容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帝賜書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橫 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工駕御豪傑者又見於賜嚴助等書史稱其雄材大略信矣

賜吾丘壽王璽書 壽王字子贛趙人以善格五待詔遷侍中郎出東郡徵為

光祿大夫後坐事誅 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不置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就多盜賊詔賜璽書壽王謝罪因言其狀

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並漢書○洪邁曰武帝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觀其賜壽王璽書及莊助書與汲黯語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惜其為征伐奢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同前 論衡

子在朕前時輻輳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 壽王謝言難卒復召為光祿大夫

昭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鉤弋趙婕妤生在位十三年

賜燕王旦璽書 旦武帝子李姬生 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武帝由是惡旦立少子是為昭帝旦與劉澤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等謀殺霍光廢昭帝而自立事聞使使者賜燕王璽書王得書以綬自絞死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

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地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它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書○它姓異族荀悅漢紀作他族異姓逆悖作悖逆○陳仁子曰燕王旦之悖逆輕躁誅之蓋不可勝誅者而昭帝勅責數言辱過斬市愧心一生卒自絞死在漢不傷大體在燕不追大戮噫言語纔人甚于刑法若是哉

書記洞詮卷第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二

宣帝

名病已字次公戾太子孫史皇孫子昌邑廢迎立更名詢字謀在位二十五年廟曰中宗

勑讓趙充國書

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徙金城令居宣帝立以定冊功封營平侯　充國爲後將軍征羌虜是時先零罕开爲漢邊患至西部都尉府虜數挑戰充國堅守酒泉大守辛武賢上書以胡地苦寒漢馬不能東請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帝下其書充國奏以先零首爲叛逆故欲捐罕开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迺拜侍中樂成侯

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武賢爲破羌將軍以書勑讓充國充國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言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報從充國計擊先零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山中漢紀作山林士寒作士卒寒勝微作勝敵

賜趙充國書

充國既破先零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卽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報趙充國書

充國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遂上其狀上報之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
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漢紀其熟計復奏

復報趙充國

充國得上報復奏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詔復報之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
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
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

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
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又報聽趙充國

充國得上前報復奏虜失地遠客皆聞天子令相捕斬之賞其勢自壞今留屯田以逸待勞兵之大利若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又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且校尉宣明威德撫循羌开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於是詔報聽之後竟然其計罷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等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
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愼
兵事自愛並漢書○眞德秀曰宣帝充國君臣問論雖往復猶家人父子唯諸君明臣忠千載

之下猶可師也　陳仁子曰充國不貪小利而伐其
謀不攻支黨而伐其交皆老於兵法者昔武帝疑李
陵悔行而詔以行期陵不能持之以力量又貪浚稽
之小勝以至窘降充國避武賢鈔掠之非揚罕开闇
暗之過再三詰問曾不變易而全師保勝安邊之
策卒如所料充國力量眞可爲國大臣豈特將耶

報丙吉 吉見後

宣帝本史皇孫子戾太子之孫坐巫蠱事雖在襁褓猶收繫郡邸獄吉爲治獄視遇甚有恩及帝卽位吉封博陽侯吉上書固辭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之

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
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

報張安世 安世杜陵人廷尉湯之子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安世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之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薨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
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
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 敞見後

霍光既廢昌邑王賀歸故國立宣帝宣帝心內忌賀遣使者賜敞璽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帝由此知賀不足忌封爲海昏侯

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

書

賜陳遂璽書 遂字長子杜陵人元帝時仕至廷尉 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遂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賜遂璽書遂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並漢書○博進漢紀作遂博負○君寧遂妻名

元帝 名奭字盛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

勑諭東平王宇璽書 宇宣帝第四子公孫倢伃生 宇壯大通姦犯法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上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勑諭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宇慙懼詔書又勑其傅相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與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

又賜王太后璽書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鶩忽臣下不自宅於太后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

又勑東平王宇傅相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慾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輙以名聞 漢書

報于定國 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歷仕廷尉甘露中爲丞相封西平侯 定國爲丞相元帝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於是引見丞相御史數以詔條責定國定國惶恐上書自劾帝報之遂稱篤病辭罷就第

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

報貢禹 禹字少翁瑯琊人以明經潔行著聞諫御史大夫封安昌侯禹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帝報之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自輔 漢書○禹書云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

勞馮奉世璽書 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徙杜陵遷光祿勳以破羌功爵關內侯奉世爲右將軍討羌虜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帝大爲發兵六萬餘拜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璽書勞奉世凡護之兵至並進羌虜大破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

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諸葛豐書 豐字少季瑯琊人歷城門校尉上書論周堪張猛免爲庶人豐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使尚書令堯賜書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 並漢書

成帝 名驁字俊初字太孫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

報許皇后 后平恩侯許嘉女嘉本平恩侯廣漢弟子襲封廣漢女爲宣帝后生元帝居位日淺遭霍氏之辜故元帝選嘉女以配皇太子是爲成帝后

后聽慧善史書自爲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後宮上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皇后乃上跡自明曰妾誇布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脩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乃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得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宦吏忮佷必欲自勝幸妾尚賢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内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輿服繒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惟陛下深察焉帝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之是時大將軍王鳳用事威權尤盛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后寵益衰坐祝詛廢後賜藥自殺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惟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内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内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

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幃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

四月巳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巳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巳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粤有雊雉祖巳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葢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母忽漢書○許廣漢諡戴侯許嘉爲大將軍諡恭侯○紫宮漢紀作紫微宮尤作災女童入殿作偉女入宮○巳亥朔日有蝕之於東井京師地也巳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內也虧君體於戊巳著絕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怪衆侵未來益重○眞德秀曰成帝知損許后之奢而不知抑王氏之僭豈善聽言者耶詔辭深厚爾雅度非歆永輩不能爲

賜趙飛燕婕妤書

太平御覽作元帝誤○外戚傳飛燕外傳並無蒙譴之事

問飛燕趙婕妤夫上有誠必應以實憤懣充中必形於色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猶此言之眞僞之效難以期矣夫君子貴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華辭哉自以親婕妤異於他人故不能無言亦不以深

相過望前數以言色不平應對舒遲爲譴卒不能自改婕好方見親幸之時老母在堂兩弟皆簪金貂並侍於側同列比舍豈不謂婕好姊弟尊幸哉今過蒙譴獨謂老親兩弟何 婦人集〇按漢書成帝將立飛燕爲后封后父臨爲成陽侯哀帝既立尊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其后欽與兄子成陽侯訢廢爲庶人

報王鳳 鳳字孝卿魏郡元城人元后同母生襲封陽平侯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

建始元年帝封舅王崇爲安城侯賜崇弟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爲陰氣侵陽氣之象太后諸弟無功而侯故天爲見異以譴失行鳳時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於是懼上書辭謝帝報之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

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漢書〇聖漢紀作盛日月作日色上作辭

又報

京兆尹王章剛直敢言上封事言日蝕之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章因攻王鳳薦馮野王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少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下吏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漢書

策平恩侯許嘉

帝立以元舅平陽侯王鳳與后父嘉並爲大司馬久之欲專委任鳳乃策嘉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

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累

賜王音策書 音元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歷御史大夫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

上幸成都侯王商第見穿長安城引灃水注第中意恨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根第見園中土山漸臺似白虎殿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又賜音

策書 音等籍藁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漢書〇以危亂國通鑑作以危亂國家

報匡衡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經學精習代韋玄成爲丞相坐封內多收田免爲庶人

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即位衡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舊惡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衡上疏謝罪因稱病上丞相樂安侯印綬帝報之賜上尊酒養牛衡起視事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矦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强食自愛

報張禹 禹字子文河南軹人徙家蓮勺為帝師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矦哀帝初甍禹與帝舅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欲退避鳳帝報之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侍疾使者臨問禹皇恐復起視事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

報翟方進 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以經術進為御史大夫號通明相策免自殺 初定陵矦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之迺起視事

定陵矦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

報烏珠留若鞮單于 名囊知牙斯

中郎將夏矦藩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王根以上意撓藩求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者匈奴不欲予藩還為太原太守單于以藩求地狀聞詔報之

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並漢書

哀帝 名欣字喜成帝庶弟定陶王康子成帝崩無嗣王太后迎立在位六年

報平當 當字子思祖父自下邑徙平陵 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上報之 後月餘卒

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矦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 漢書

王太后 名政君魏郡元城人元帝后生成帝哀帝尊為太皇太后王莽篡更命為新室文母

與成帝書 上自大將軍薨後富平矦張放等始愛幸出為微行班伯為侍中累進讜言太后謂上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遣富平矦且就國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

前所道尚未效富平矦反復來其能默虖 漢書

詔安漢公王莽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盛陳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致成周白雉之瑞

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莽獨條讓光等願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莽固辭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 漢書

班倢伃 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況其先家樓煩徙昌陵占數長安爲成帝倢伃居增成舍及趙飛燕姊弟有寵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報諸姪書 彪及嗣皆其姪

記言屬見所賜趙倢伃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鍜錬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婦人集○按此當爲成帝前賜趙飛燕倢伃書也

趙皇后 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成帝召拜倢伃立爲后哀帝尊爲皇太后有司奏廢自殺

奏牋成帝 飛燕立爲后妹合德復幸爲昭儀居西宮后日夜欲求子多用小犢車載年少子與通帝疑頗跡之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遇暮方離后宮后因帝幸心爲姦利乃詐託有孕上牋奏帝時在西宮得奏喜動顏色答之踰斯遣奏臣妾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帝但悅歎而已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肆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踊躍臨賀謹此以聞

成帝答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牋奏口授宮使可矣 慶一作氣 有懇求上作儻有欲言○趙飛燕別傳○宋譙川人秦醇所撰遠不及外傳而成帝答辭猶淡雅

趙昭儀 名合德爲昭儀居昭陽舍成帝暴崩自殺

與籍武詔記 成帝幸中宮史曹宮有身生兒于掖庭牛官令舍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武曰取牛官云云武迎置獄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云云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與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云云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云云偉能即宮宮讀書已飲藥死所養兒

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

令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中黃門王舜

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赫蹏書

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

又告籍武

成帝許美人御幸生子昭儀對帝泣不肯食帝亦不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持綠囊書與許美人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及綠囊報書與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昭儀與客子王偏臧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中黃門吳恭受詔持篋方底與籍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哀帝建平元年司隸校尉解光奏其事

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並漢書）

奏姊后飛燕書

飛燕與女弟合德並有寵宮中號飛燕趙皇后合德趙婕妤後始加大號婕妤奏于后并上二十六物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初眞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眎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

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　金屑組文茵一鋪　沈水香蓮心椀一面　五色同心大結一盤　鴛鴦萬金錦一疋　瑠璃屏風一張　枕前不夜珠一枚　含香綠毛狸藉一鋪　通香虎皮檀象一座　龍香握魚二首　獨搖寶蓮一鋪　七出菱花鏡一奩　精金彄環四指　若亡絳綃單衣一襲　香文羅手藉三幅　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盎　紫金被褥香爐一枚　文犀辟毒箸二雙　碧玉膏奩一合（趙飛燕外傳）

同前（西京雜記）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襚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一作帬）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襠　七寶綦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合歡一作合浦）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彄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

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扇一作席）　椰葉席　同心梅　合枝李　青木香　沈水香　香螺卮　九眞雄麝香（一作九眞雄黃麝香）　七枝鐙（枝一作枚）

魯太后（共王太后）

與徵臣書

江都王建與女弟徵臣姦徵臣爲蓋侯子婦建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太后與徵臣書

國中口語籍籍愼無復至江都（漢書）

齊王襄（悼惠王肥子高帝孫）

遺諸侯王書

呂后崩祿產等皆据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劉章使人告其兄齊王襄令

發兵西從中與大臣爲內應以誅諸呂發齊兵而西乃遺諸矦王書頴陰矦灌嬰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矦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共誅之齊王聞兵西界待約章等誅諸呂

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矦良立臣爲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矦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矦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史記○此書亦載齊世家良作張良孝惠崩作惠帝崩梁趙燕作梁燕趙弗聽作不聽諸矦作諸將○恃漢書作待矯制作撟制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封吳王都沛

遺諸矦王書

景帝爲皇太子時與吳太子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失藩臣禮及帝即位用鼂錯計削諸矦王地方議削吳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使人遺諸矦王書於是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等七國並反兵敗見殺○故長沙王吳芮四世絕無嗣庶子三人不得嗣王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矦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矦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

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亾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矦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

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史記○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國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國共爲鬬擊漢之勢特虛聲相喝耳而互爲犄角處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亾也

同前 漢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亾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

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楚王延壽 楚元王交之後

遺廣陵王胥書 胥武帝子坐祝詛殺人即訊自絞死

宣帝即位延壽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爲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爲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何齊父上書告之延壽自殺

願長耳目毋後人有天下 漢書

江充傳充武帝時拜直指繡衣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勑亡素者惟江君寬之 按此戾太子也漢書本傳

不言書尺牘亦載作謝江克

烏孫公主解憂 楚王戊女

上昭帝書

初漢以江東王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復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死復以解憂爲公主妻岑陬昭帝時公主上書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竝出昆彌與昆莫皆王號也岑陬死大父子翁歸靡立復尚解憂生三男長曰元貴靡元康二年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公主上廼以相夫爲公主聞翁歸靡死立岑陬子狂王徵少主還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會元貴靡鴟靡皆死公主上書天子閔而迎之是歲甘露三年也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

子幸救

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

又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並漢書

書記洞詮卷第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漢三

諸侯王

上漢王尊號疏

漢王既滅楚於是諸侯疏上皇帝尊號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爲便便國家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以五年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

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漢書

張良 字子房韓人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

遺項王書 項籍字羽下相人自爲西楚霸王高帝破滅之

初懷王有約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楚既滅秦分王諸將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及漢王還定三秦項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大怒廼距漢時田榮以齊反自立爲齊王令彭越反梁地漢使良徇韓乃遺項王書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

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史記○漢書作不敢復東

○漢紀云漢王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

與四皓書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彊要良爲畫計良令呂后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爲客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皆言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彼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間志

凌造化之表但有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此時輝神爽乎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游仙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企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百御夜寢而閶闔不閉垂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栖不翔乎太清麒麟岳遁不步於郊草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及省侍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鬆然不猜其意張良白

四皓答張良書

竄蟄幽藪深谷是室豈悟雲雨之使奄然萃止方令三章之命邈殷湯之廣澤禮隆樂和四海克諧六律及於絲竹和聲應於金石飛鳥翔於紫闕百獸出於九門頑夫固陋守彼岩穴足未嘗踐閶闔目未曾見廊廟野食於豐草之中避暑於林木之下望月晦然後知弓弩之須許伐木然後知斧柯之用當秦項之艱難力不能負干戈攜手逃奔避役山草倚杇若立循木似濟遂羞青蠅盜聲於長鷄魚日竊價於隨珠公侯應靈挺特神父授策蓋無幽而不明也豈有烹鼎和味而顧令菽麥厠方丈之御被龍服袞而欲使女蘿上紲綾之緒恐滑泥以濁白水颺塵以亂淸風是以承命傾筐闓寵若驚謹因飛龍之使以寫鳴蟬之音乞守兔鹿之志終其寄生之命也○胡侍墅談云殷芸小說載張良四皓書詞氣華靡秦漢間無此語態假作無疑張鼎按此非殷芸小說也自有小說十卷余家有之芸梁人也安得此淺稗語至其事辭俱僞又何足辨

季布楚人爲河東守

寄諫竇長君書長君竇太后兄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與景帝舅竇長君善季布寄書諫之及曹丘生歸固請竇長君書見季布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

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大說引爲上客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史記

薄昭薄太后弟封軹侯坐事自殺

予淮南厲王長書長高帝少子文帝弟

長母故趙王張敖美人坐趙時事繫河內自殺葬眞定及長立爲王怨辟陽侯審食其當呂后時不爲其母彊請乃自褏金椎椎辟陽侯令從者刑之文帝傷其志爲赦長長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令舅將軍昭予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後竟坐陰聚徒黨厚養亡命徙蜀郡道不食死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卽位易矦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矦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輙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

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矦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亾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亾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亾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亾之諸矦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矦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亾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

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柰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巳

漢書○法二千石缺一作漢法高兄作高亢不學問作不好學問明白作明矣追巳作追也○之神漢紀作之靈安周作寧周

鄒陽 齊人吳王濞招致四方名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皆以文辯著名

諫吳王濞書

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上書諫爲其事尚隱難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謀然後迺致其意吳王不內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

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

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漢書○不犯文選作人不犯不止作不至無國不可奸作無國而不可干志一作至木一作灌○黃震曰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唐順之曰此文辭極微○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故先言趙齊城陽淮南諸國各有私怨欲申其志不肯專爲吳時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濞素事三越故又言漢皆有以待之胡越亦自受敵救兵之不專也

獄中上梁孝王書

武文帝次子初封淮陽

鄒陽 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慷慨不苟合羊勝公孫詭疾陽惡之孝王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絫從獄中上書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辟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

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白圭戰亾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聽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

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懃誠加於心不可以虛

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

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逄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史記○所笑劉向新序作所欺如新如故作而新而故人宮作居宮蹈雍作蹈流借宦作藉宦因墨翟作逐累翟人主作世主窮達作窮通大

作狗是使士不得爲作不得當蒙嘉作蒙恬而殺作而弑盡忠信作盡精神○太史公曰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眞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文亦侵趨於偶儷然其論讒毁之禍至痛切可爲世戒焉　徐中行曰鄒陽書前實後虛韓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綴文之妙所以冠絕古今

同前　漢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刭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亾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桼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伯不足侔

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力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吴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

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秖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覿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同前 漢紀作疏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諭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

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能自

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覩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迴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

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枚乘 字叔淮陰人游吳與梁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及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諫吳王濞書

乘為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

而抜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漢書 班固贊曰鄒陽枚乘游於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 眞德秀曰磨礱數句此天下名言 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亾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者也 太平御覽載諫吳王書譬猶抱薪而救火也後有此一段

同前 說苑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郎中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吳王不聽卒亾丹徒

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

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爲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從何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德積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

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全昌全亾文選並無全字百王作百代

重諫吳王書漢書作說吳王

鼂錯爲御史大夫謀削諸王地吳王與諸國反以誅錯爲名漢斬錯以謝諸王乘於是復上書說王使罷兵吳王不用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此知名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

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向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

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〇文選〇張韓謂張羽韓安國引高侯韓積當〇昔書作昔者并天下者何也作并天下是何也天下聞吳作天子富實作實富出軍作出運郊作道臣之所爲大王樂爲下有以字吞天下之心下有也字〇六國之從荀悅漢紀作六國之銓蘇秦之約作蘇秦之要何也作何則尚得十半作可十得其半衆東海絕吳之饟道作據東海之地絕吳饟道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作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〇劉放曰此枚乘說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〇言齊王殺身等事不同又印作武帝始通此已云南距羌筰之塞益知其非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劉奉世曰按諸傳吳王正月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爾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又乘此書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以前安得

已知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眞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韓穨當韓王信子信亡入匈奴至穨當城生子因名穨當孝文時降漢封弓高侯

遺膠西王卬書卬齊悼惠王子以平昌侯立

七國之反吳王濞兵敗見誅漢軍至膠西穨當遺膠西王書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穨當出詔書爲王讀之王自殺

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史記○赦其罪漢書作赦除其罪

書記洞詮卷第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四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襚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䌰倍䌰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西京雜記○緎一作紱一作絨緵一作總○○弘答敗爛不存

董仲舒爲廣川人初爲博士

詣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仲舒治春秋推災異爲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弘爲丞相仲舒廢爲中大夫居家其後仲舒以廉直爲弘所嫉出爲膠西相尋病免○章藻注云此書當在弘爲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言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内總緝百寮未有片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推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擧之門既得

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奇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備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贊揚萬分君侯所棄捐竊聞春秋曰賢聖博觀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爲諂遠而不言爲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爲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爲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竝起發亾不止良民被害爲聖主憂咎皆由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爲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其產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古文苑○章藻云大漢上或脫一字

弘通一作弘恭理人倫一作序人倫民一作人害於人一作害於心○春秋曰數語皆春秋傳緒之辭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待詔金馬門爲太中大夫給事中

與公孫弘書

益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北堂書鈔○初一作故是故作是以馳造之一作尊寵之楊用修云撫塵謂童子之戯若佛書所謂聚沙也鼎按六朝人書中多用之具見于後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榮一作生

公孫弘字次卿菑川薛人起徒步數年爲丞相封平津侯

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並東方朔別傳）

孔臧（魯國人嗣父彥封蓼侯官至御史大夫）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臧仕歷御史大夫自謂世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來嗣武奇重遣其苞遂拜太常其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

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眞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琳仕至[illegible]吏亦[illegible]儒學問）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

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竝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並孔叢子○李善選注引學者所以飾百行也爲與從弟書誤○朱熹云孔叢子所載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僞造漢人文章）

祁侯（名它繒賀之孫承嗣者）

與楊王孫書

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王孫報之祁侯曰善遂臝葬

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漢書

楊王孫 孝武時人西京雜記名貴字王孫京兆人華陽國志楊王孫應至人之槩注漢中城固人

報祁侯書

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 漢書○終生漢紀作衆生玉石作金玉久客作遠宅○西京雜記曰王孫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

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劉向說苑荀悅漢紀並載不言書而說苑文前後小異

說苑所載

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爲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裸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前將軍廣之孫降匈奴爲右校王

○與蘇武書

陵爲騎都尉天漢二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祁連天山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陵軍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連鬬八日至塞匈奴欲引還軍候管敢亡入匈奴云漢無伏兵匈奴因益兵遮狹絕道陵食乏救復不到遂降武帝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入匈奴迎陵敖還言從教單于爲兵於是族陵家初武與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欲降之不屈使牧羝北海明年陵降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說武降武終不屈及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等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按此書疑武初歸時陵與武後武有報陵書或即報此也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於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無窮之寵永明白於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死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三千餘里雖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耶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赴流屈原沈身子欲居九夷此不由感怨之志耶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絕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絕何由復達藝文類聚

又陵重報書云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則此書是也然此未詳即前書中語否

陵前爲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選注

○重答蘇武書

陵在匈奴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缺而不載良有以焉遷史編於李傳中斯爲謬矣按史記李傳原無此書子玄之爲史通極力評駁不應乃誤○漢書云陵至海上說武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武在匈奴胡婦産一子通德今書中所云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又云足下胤子無恙指此也

昭帝立令陵故人任立政等使匈奴招陵陵自循其髮曰吾已胡服矣大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餘年亦無蘇武書令歸漢之語大略陵與武相往反書其事意多緣本李陵蘇武二傳及司馬報任少卿書而爲之耳而武與陵書猶膚淺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艸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輙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

勸勉異方之樂秖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

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

失貴臣之意剄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劒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

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文選○大漢李善本作天漢不得免一無得字○選注又引書云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　又云陵當爲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又云言爲瑕穢動增泥滓　又云鼉鼓動天朱旗翳日○五將失道李善注引漢書云作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武紀畧之

報李陵書

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平陵侯建之中子爲中郎將使匈奴降之不屈留十九年歸漢拜典屬國

曩以人乏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戢於胡塞之地歃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苟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强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萬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鑽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遠垂拯贖得使入湯之禽復假羽毛刖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絶域衣則異制食味不拘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亾無異向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既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乖離邈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絶代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藝文類聚○世英一作世生

又

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雲附景不足以譬速晨鳧失羣不足以喻疾豈可因歸雁以運糧託景風以餉軍哉北堂書鈔〇文選海賦注載此書前四句木華海賦鶂如驚鳧之失侶

又

越人衣文虵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悽愴傷於心選注〇晉張載詩閩越衣文虵胡馬願度燕注又引武與陵書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初爲太史令以救李陵下蠶室

報任少卿書任安字少卿滎陽人嘗爲衛青舍人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誅歿

李陵降虜群臣皆罪陵上以問遷遷盛稱陵且言彼之不死宜得當以報漢也上初遣貳師大軍出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以遷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遷既遭禍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凡百三十篇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是時安爲戾太子事繫獄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

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

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

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

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亾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

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惟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臧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漢書○本傳班固贊

曰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劉子玄史通云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按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蹟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輙引以自喩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　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代暴行唁臧堅抉死此閽宦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爲士君子所賤者惟以彌子瑕爲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于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捨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爲者哉　眞德秀曰遷所論無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而因言事眞之腐刑可爲痛惜也
　王楙野客叢書云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爲之傷側江淹獄中上書亦放遷作惜筆力不及揚惲報孫會宗書委曲數敘宛然有外祖風致惲遷甥也○媒孼漢書李陵傳作媒糵空拳傳作空拳師古注曰拳音丘權反又音眷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也傳注拳與桊同○同子趙談也遷父名談故諱爲同子

同前　文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

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

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

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

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

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眞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亾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厲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

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隷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

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閒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

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與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

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俛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賜書

一作書賜勤懇懇作勤懇誰與作與誰昔衛靈作昔者衛靈夔作蘗外之下有又字綱維作維綱過當過下有半字士無不起作士卒無不起請室作清室賢聖作聖賢天人作天地藏之作藏諸紙作適○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桓寬鹽鐵論陳勝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前驅空捲猶可畏也

勸摯峻書

峻少治清節與遷交好隱於汧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進峻報之書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汧汧人立祠號曰汧君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摯峻 字伯陵京兆長安人

報司馬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游餘齒耳 並皇甫謐

高士傳○游一作斿○選注引云有能者見鋒頴之秋毫 潘岳詩崇子鋒頴不頽不崩 ○赤牘青裁載司馬相如答牂牁盛覽云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 按西京雜記曰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云云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則本非書也

書記洞詮卷第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漢五

王吉

字子陽瑯琊皐虞人少好學明經昌邑之廢惟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免死髡鉗爲庶人宣帝時爲諫大夫謝病歸元帝初使徵年老道病卒

諫昌邑王賀䟽

賀昌邑王髆之子武帝孫

吉爲昌邑王中尉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䟽諫之王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

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與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

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漢書○書術漢紀作經術馮式作伏軾苦作勤風寒作風雪全壽命作養性命細旃作旃茵○王鏊曰王吉之論可以爲人君進德之助養生之法）

奏戒昌邑王賀書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賀吉卽奏書戒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淫亂廢）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漢書○眞德秀曰吉遂之事昌邑王可謂不負所職矣王以失道廢二人嘗加褒異以爲人臣之勸可也而乃僅得減死且被髡鉗之罰霍光於是乎失政刑矣）

奏記霍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爲魯獄史宣帝時爲御史大夫封博陽侯代魏相爲丞相）

（吉武帝末以故廷尉監徵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重哀曾孫無辜保養視遇甚有恩惠及爲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及昌邑王旣廢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

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漢書

與魏相書 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宣帝時代韋賢爲丞相封高平侯 相遷揚州刺史考按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吉善吉爲光祿大夫與相書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而宣帝即位

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 並漢書○劉子翬曰相所貶退皆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歟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爲愼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乎後之人愼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杜延年 字幼公南陽杜衍人周少子爲諫大夫發上官桀等逆謀封建平侯終御史大夫

奏記霍光

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反誅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誅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以赦令除吳罪侍御史劾仁等縱反者徐仁丞相車千秋婿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議問大將軍光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異言下仁等獄延年爲大僕右曹給事中迺奏記光爭之然竟論仁等弃市而不以及丞相延年論議持平和合朝廷皆此類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漢書

丞相史

與韋玄成書 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以任爲郎襲封遷太常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 玄成兄弘爲太常丞父賢爲扶陽侯以弘當爲嗣後坐宗廟事繫獄賢將薨門下生博士與宗家議矯賢令以玄成爲後玄成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與之書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言聖王貴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御史大夫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 漢書

王生 史佚其名

予蓋寬饒書 寬饒字次公魏郡人 寬饒爲司隸校尉同列後進或至九卿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之書寬饒不内其言是時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坐怨謗下吏自剄北闕下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漢書循職一○

作循職○班固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楊惲 字子幼華陰人丞相敞之子以兄忠任為郎發霍氏反謀封平通侯

○報孫會宗書

惲為中郎將廉潔無私然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上書告惲怨望禰引為訞惡言詔皆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會日食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當大逆要斬妻子徙酒泉郡會宗等皆免官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褏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
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
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
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

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
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
談漢書○眞德秀曰惲文氣豪蕩似史遷然其詞涉怨望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徙杜陵歷京兆冀州刺史太原太守元帝初徵爲左馮翊以病卒

諫膠東王太后書

敞拜膠東王相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樂楚嚴
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
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
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毋進退
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
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
聞之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
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
有所稱誦臣敞幸甚葉陽漢紀作華陽樂作曲楚嚴作楚莊憎作惡將以作將欲結上有紉字尊貴作至尊至貴從恣作恣縱縱欲作恣欲於以作以此下臣作臣下

與朱邑書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爲大司農卒命葬桐鄉邑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是時敞爲膠東相與邑書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力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

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
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猶饑者甘糟
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
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士各達其
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
下而進矣並漢書○約結選註作糾結

答朱登書登爲東海相遺敞蟹醬敞答○一作蟹

遽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敞謹分斯貺于
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于一作氏必以及其鄉人作必及鄉黨

與其公書

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蜚不過十步自托騏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並張敞集○北堂書鈔載前段藝文類聚載後段○旄一作尾一作髮廣絕交論附騏驥之旄端指歸鴻于碣石

諭嚴延年書

延年爲河南太守威震旁郡號曰屠伯敞爲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迺以書諭之延年報書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府丞義言延年罪名上事坐怨望弃市

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少學法律爲郡吏歷河南太守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漢書

鄭朋會稽人終黃門郎

奏記蕭望之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歷光祿勳封關內侯

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與光祿大夫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朋陰欲附會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望之見內接待以意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遂與史高弘恭石顯等構望之自殺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脩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漢書○茅坤評曰鄭朋本佞邪小人而望之於其奏記也遂爲其所謟惑引之清要已而稍覺須以計處而遠之於外可也顧一旦絕之令得以關弓內射遂結高顯相爲朋黨以殺其身悲夫

張博字子高

遺淮陽王欽書

初宣帝欲立欽爲太子未果爲淮陽王而立元帝欽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輒受王賜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爲償王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還書謝爲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奈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博弟光欲至長安辭王願盡力與博共爲王求朝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王得書喜說報之博即具記其婿京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王以爲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顯求朝許以金五百斤王報博博復報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

謗政治皆弃市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駁復諭指欽稽首謝罪成帝即位王上書自陳張博時事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上加恩許還徙者

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 欽宣帝第二子

子高廼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與淮陽王書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王爲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復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並漢書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類附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

政治謗訕天子褎舉諸侯稱引禹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漢書○禹湯一本作周湯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初爲中丞歷御史大夫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坐兄弟不和免爲庶人

與高陵令楊湛書

宣歷臨淮陳留太守人爲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及宣視事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亦解印綬去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守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

移櫟陽令謝游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

移勞平陵粟邑二令書

宣奏平陵令薛恭粟邑令尹賞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移池陽書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其妻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實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並漢書

薛宣傳宣爲左馮翊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斯亦可矣○後此教也只牘亦載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陽鄉侯坐詔傅太后奏斥喜亂政罔上自殺

移王卿書

博爲琅邪太守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博檄游徼王卿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

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齊伐閱詣府部椽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漢書

胡常 字少子清河人以明春秋穀梁爲博士部刺史

與翟方進書 方進見前

方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方進心知所謂其後稍弛威嚴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 漢書

李尋 字子長平陵人好洪範災異事丞相翟方進哀帝時爲黃門侍郎騎都尉坐誣罔徙敦煌郡

奏記翟方進

方進好左氏傳天文星曆厚李尋以爲議曹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賜册方進卽日自殺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旣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漢書

王尊傳尊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敎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同愼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敎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月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按此並敎也前敎尺牘亦删載與爲治誤作爲詔

書記洞詮卷第十三 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漢六

王鳳字孝卿濟南東平陵人元后弟襲封陽平侯爲大司馬大將軍

奏擬成帝答東平王宇

東平王宇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成帝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不可予不許之辭曰云云對奏如鳳言

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漢書

王立字子叔元后弟封紅陽侯平帝時爲王莽迫殺

與杜業書業南陽杜衍人建平侯延年孫

業以列侯選爲太常與太后姊子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坐法免官後爲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當就國帝舅紅陽侯立與業書長既出關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立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就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漢書○老姊名君俠立之長姊次爲元后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遷北地太守徵入爲大司農

謝大將軍王鳳書

永爲太常丞數上書言得失舉方正直言知王鳳方見柄用乃陰爲鳳說成帝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由是擢爲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鳳遂厚之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皁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

盧舜治曰災異二冊帝所冊也擢爲光祿大夫帝所擢也永何以有謝鳳之書書何以有知氏孟嘗之報可以見史法之次第矣

與平陽侯王譚書譚字子元鳳庶弟

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王鳳薨病篤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時爲安定太守與譚書譚得其書辭讓不受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

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偞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並漢書

與王音書 音奏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自陳謝得轉長史

夫上德厚則下受深下受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蓍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藝文類聚○末傳云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以始襲司馬金火有變唯深思陳求以享天意然不載此書○班固贊曰永陳三七之戒斯爲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末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與叚會宗書 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歷左曹中郎將安輯烏孫封關內侯會宗爲西域都護從鴈門太守坐免西域諸國願得會宗陽朔元年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之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勤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漢書○蹟隻也蹟謂免官隻不偶也○傅介子鄭吉甘延壽陳湯皆立功西域者

杜欽 字子夏延年中子初爲大將軍王鳳軍武庫令後爲議郎病免徵詣鳳幕府優游不仕

奏記王鳳

成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王章薦馮野王代鳳及章誅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鳳風御史劾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奏詔不敬欽時在大將軍幕府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令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

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 漢書○得去郡通鑑作故事不得去郡○欽說王鳳一娶九女等篇有頗似書體者然未稱爲書不錄

杜鄴 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爲涼州刺史以病免舉方正未拜卒

說車騎將軍王音

鄴以孝廉爲郎與音善先是音與平阿侯譚有隙及譚不受城門職薨上閔悔之乃復令

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說音音甚嘉其言由是與商親密二人皆重鄴○此但言說然即所白奧內似非面語今附錄不爲例也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篹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漢書○末漢紀作報夫戚而不見殊作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弼疑作輔弼感恨作怨恨侵作輕羞作嫌

陳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御史大夫萬年子以任爲郎歷少府坐紅陽侯奏歸故郡憂死

移郡長吏書

咸起家爲南陽太守操持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敕書豪彊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與陳湯書

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以許郡支功封關內侯歷從事中郎

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後竟徵入爲少府丞相翟方進奏咸前爲郡所在殘賊毛守盜受所監而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坐免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並漢書

方賞 畢由賞建平三年由左馮翊爲廷尉由元壽三年徙爲右扶風

移梁王傅相中尉書

梁王立悖暴見削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中郎曹將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立以實對赦不治後坐罪自殺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匵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漢書

何竝字子廉祖父自平輿徙平陵

與子伋書

並屢官潁川太守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與子伋伋如父言王莽擢伋為關都尉

告子伋吾生素餐日久歿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亶容下棺 漢書○注亶讀曰但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後為中壘校尉

誡子歆書

告歆思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

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跂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遁服而亾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閭也 藝文亦載

又

歆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見署為黃門郎

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並劉向集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與向領校秘書向死復為中壘校尉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歷奉車光祿大夫後事莽莽為國師改名秀謀逆自殺

移太常博士書

歆及父向始皆受易詔向受穀梁春秋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移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罷大司農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毁先帝所立遂不得立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歷三郡守

昔唐虞既衰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
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於學
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
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
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
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秘
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
發秘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
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
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
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
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
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
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
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
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
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
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
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

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
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竝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
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
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漢書○桓公一作桓公誤桓生以頌禮爲大夫貫長卿受詩毛公並見儒林傳○紀文選作記七十子作七十二子終作卒讀作讃三十九下有篇字問編作脫編傳問作博問惜閔作歎愍文學作文教考視作考試寧作與

答父書

誠思拾遺冀以云補李善文選注

與揚雄求方言書

雄爲郎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績二十七年成帝時歆與揚雄書從取方言

歆叩頭昨受詔宓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徵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歸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宋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

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詁籀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脩軋不暇何偟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適子雲攘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挈一作絜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除爲郎給事黃門王莽篡用爲大夫

答劉歆書

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

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艾相更視覬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之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汙暴于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宽舌知人之德堯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裹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

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
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艸文先作縣邸銘王佴頌階
闥銘及成都城四堣銘蜀人有揚莊者爲郎誦之于
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
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
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
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
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如是後一
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
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

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于
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覆論思
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
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屬雄以
此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
言雄爲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
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般之伯松
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
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
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情之

所想遘也扶聖朝遠照之明使君宋此如君之意誠
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
有愛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
著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
不可以遻不可以怠卽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
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
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
所爲得使君輔貢于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惟執
事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
還使雄叩頭叩頭 洪邁曰世傳揚子雲方言末有成帝時劉歆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

答書以事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初無所謂方
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
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
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
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
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旣云成帝時子駿與雄
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穎之
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云
鼎以洪在宋時頗稱辯博此書之疑于理爲長今按揚
雄本傳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文選李周翰
注漢書云子雲嘗作緜竹頌成帝時直宿揚莊誦此
文成帝曰此似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
雲帝卽召見葛洪西京雜記云揚子雲好事常懷鉛
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以爲裨補王
充論衡云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
蓋此書多捃拾諸說而擬爲之者也且其中句義如
曰舉至之雄般之實五稼飽邦民縊死以從命也之
頻了不成文然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京師而書
言爲方言二十七歲于今則是時雄年七十餘雄卒
止年七十一此與歆往反書又似在莽篡後亦非成

帝明矣俱不足信○更視一作愛視至之作至日淫
跡下無汙字常見下無也字且休一作且休衛辛古
文苑作衛率相反作相反覆頻示之作頗示其成者
抵糞作抵糞匿乎下無哉字至情作至精著訓於帝
籍作功顯於縣官者訓此於帝籍從命下無而可二
字長監於作長監所　渠選注作室爲事一作爲士
息一作唸

與桓譚書（譚見後漢）

望風景附聲訓自結

桓譚答揚雄書（譚能文章猶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義）

子雲勤味道腴者也（並選注）

答桓譚

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

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此揚用修赤牘清裁所載鼎按西京雜記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揚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又云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桓子新論云余素好文見子雲善爲賦欲從之學子雲曰能讀千首賦則善爲之矣並自非書然雜記無諺豈揚別有據耶抑綴拾成文如郭威之類耶）

葛洪稱劉歆撰西京雜記云郭威字文偉茂陵人
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張
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
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
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
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
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
後人所足耳　此雄答劉歆之語實本非書尺牘
作稚答郭威
書並率誤

班嗣（字君山扶風人彪從兄內足於財不屑榮宦終于家○嵇康高士傳作樓煩人）

報桓譚書（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雖修儒學然貴老莊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之行已持論如此）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
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
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
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
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
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
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

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
進（漢書○嚴子者以避明帝諱莊極摯魏稱高士傳作極藝）

王臨（莽子）

予母書（初莽妻王氏以莽前殺其子宇及獲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與妻愔謀共殺莽後貶爲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莽見之大怒賜臨藥臨自刺死）

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
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漢書○長孫宇字中孫獲字）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歸漢爲博士永平中爲聊城令

奏記王邑 邑前大將軍商子

邑爲王莽大司空辟升爲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於邑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令乘傳使上黨與漢兵會因留不還

升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

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放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後漢書

甄阜 梁丘賜 阜莽前隊大夫賜莽屬正

移劉良書 良字次伯封廣陽王徙爲趙王

良光武叔父平帝時爲蕭令及光武起兵良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阜賜移書於良

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哭且行何足賴哉 續漢書

南粵王趙胡

上武帝書 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遣兩將軍往討閩越郢弟餘善殺郢以降

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南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漢書

匈奴冒頓單于

遺高后書

太后時冒頓單于寖驕遺太后書有嫚語太后大怒欲發兵擊之以季布諫止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單于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

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高太后報匈奴書 單父人呂公女歸高祖生惠帝尊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

並漢書

匈奴狐鹿姑單于且鞮侯單于長子

遺漢書武帝時貳師將軍李廣利出塞兵敗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漢遣使者報送其使

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書○闓讀與開同

郅支單于

上元帝書郅支殺漢使衛司馬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因都護上書其驕嫚如此陳湯甘延壽出西域矯制討誅之

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漢書

呼韓邪單于

上元帝書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漢書

書記洞詮卷第十四終　梅侯祚閱前漢六卷

書記洞詮卷第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後漢一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起兵於宛復興漢室更始時封蕭王即帝位三十三年都雒陽廟曰世祖

破聖公與伯然書

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清明東觀漢記○此北堂書鈔所引載太平御覽載云破聖公與兄伯升書楊用修尺牘云破赤眉與伯升王弇州云破赤眉伯升已被害當是昆陽戰後也陳晦伯天中記亦引東觀漢記云破王尋與朱然書鼎按諸家惟書鈔在前而光武從臣初無名字為伯然朱然者特岑彭字君然而已朱然則孫吳時人後漢書光武紀光武誅王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

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及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時更始使朱鮪李軼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異大破鮪於是諸將上尊號吳漢等十一將軍圍鮪於洛陽是年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見殺凡光武與聖公前後事止此所謂破聖公者豈即鄧禹吳漢等之戰耶今姑從書鈔以待再考

報隗囂書囂字季孟隴西成紀人起兵應漢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為漢兵討敗恚憤死鄧禹西征赤眉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建武三年囂上書詣闕光武報以殊禮時陳倉人呂鮪擁衆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自是恩禮愈篤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

鈆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范曄後漢書○數步東觀漢記作三數步

賜隗囂書

建武六年帝知囂終不爲用叵欲討之囂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退囂因侵三輔馮異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質子恂帝不忍賜囂書囂知帝審其詐遂稱臣於公孫述

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亾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復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後漢書○袁宏漢紀云吾已三十餘按光武本紀建武六年爲年三十五魏文帝與吳質書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

○詔告隗囂

囂將牛邯歸義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詔告囂囂終不降於是誅其質子恂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横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後漢書

與公孫述書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稱帝於蜀國號成爲吳漢等討滅 述稱帝妄引讖記以爲孔子作春秋爲赤制而斷十二公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爲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數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光武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後漢書○東觀漢記載光武與述書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

報公孫述書此與前似即一書

述夢人謂已曰公子系十二爲期遂據蜀稱帝移檄中國引圖緯以惑衆光武報書

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黃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

二十歲以蒙孫亾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爲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

華陽國志○新城蠻中山賊張滿祭祀天地自言當王及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

○詔喻公孫述

述使刺客殺漢將來歙岑彭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述終無降意兵敗被創死

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

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賜竇融璽書 融見後

融爲張掖屬國都尉河西翕然歸之衆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遙聞光武即位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張玄說融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爲尉佗融決策東向遣使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欲招融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帝見歡甚乃遣令還因授融爲京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玄之情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報竇融詔

隗囂反叛融與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之融被詔即與將兵入金城

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佑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誠慤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眞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

意多能採取虛僞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
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中盜賊已定大
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 魏其侯竇嬰竇太后從兄子長君太后兄少君竇廣德太后弟封章武侯融七世祖

詔報竇融

融率弟友等攻隗囂大破之帝封融爲安封侯弟友爲顯親侯悉遣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之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
士民無擅離部曲 無一作莫

詔竇融

融入朝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數辭讓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乃詔融融不敢重陳請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
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下鄧禹勅 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以功封高密侯爲大司徒拜太傅

鄧禹破赤眉赤眉遂入長安禹欲休兵養士以觀其弊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下勅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
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 並後漢書○東觀漢記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饑民孰不延望

徵鄧禹還勅

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帝遣使諭降愔是後禹威稍損人乏食歸附離散而赤眉還入長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乃徵禹還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
復妄進兵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斃必當束手事
吾也以飽待饑以逸擊勞折棰而笞之耳

勞馮異璽書 異見後

異拜征西大將軍與鄧禹合兵爲赤眉敗禹兆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收其散卒

與賊復戰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光武璽書勞異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
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詔報馮異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罪帝詔報之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
懼意

詔馮異

王郎起光武自薊馳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

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熱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度虖沱河至信都後異自薊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起兵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

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並後漢書

勞馮異璽書

隗囂侵三輔乘勝取栒邑異即馳兵潛往閉城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追擊大破之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欲分其功乃下璽書

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

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後漢書○大司馬吳漢虎牙蓋延建威耿弇漢中王常捕虜馬武武威劉尚

同前 漢紀

栒邑孤危亾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策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大中大夫賚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

賜馮異璽書

隗囂死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斬之賜異璽書

聞吏士精銳水火不避構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 東觀漢記○按此爲冀之戰尺牘乃錄始雖垂翅回谿四語而以此併爲一書謬誤

詔祭遵 字弟孫潁川穎陽人征虜將軍

遵從帝上隴征隗囂令進屯汧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不卻帝詔

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卽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 東觀漢記

○勑岑彭書 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爲征南大將軍封舞陽侯

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後漢書○東觀漢記作頭鬢

報岑彭書

彭與吳漢及劉隆臧宮劉歆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蜀地震駭營彭亾爲蜀刺客所殺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

爲重而已 後漢書

詔吳漢 漢字子顔南陽宛人歷拜大司馬封廣平侯

漢征公孫述入犍爲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云云漢乘勝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去成都十里阻江北作營遣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詔書未到述果使其衆并出攻漢使别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兵以狀上帝報之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 漢紀

同前 後漢書戒吳漢

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讓吳漢

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别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與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如述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自還還自天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

報吳漢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 後漢書

讓劉尚

漢既破述述死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縱兵大掠焚述宫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尚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並後漢書

同前 漢紀作讓吳漢等

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賜陳俊璽書 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爲彊弩大將軍封祝阿侯

俊爲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得專征青徐賜俊璽書俊撫貧弱表有義百姓歌之

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 華嶠後漢書○漢紀實得征之

報陳俊詔 俊守太山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

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

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後漢書

勞蓋延詔書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爲虎牙將軍封安平侯

龐萌爲人婉順上親愛之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爲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爭權遂勒兵反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又詔諸將

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東觀漢記○續漢書云殆令脣齒欲相擊○按范曄後漢書蓋延傳云萌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僅而得免與東觀漢記不同資治通鑑從范書

詔諸將

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

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漢紀

報臧宮馬武宮字君翁潁川郟人爲輔威將軍封期思侯　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時爲振威將軍歸光武拜爲捕虜將軍封揚虛侯

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宮願得五千騎以立功未許乃與武上書欲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以滅北虜帝詔報之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人不如息人後漢書○范曄論曰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貫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顚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詔報朱浮浮見後

彭寵反攻浮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上疏帝詔報之寵果爲其蒼頭子密等所殺

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報耿弇詔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爲建威大將軍封好畤侯

帝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況據上谷本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之

將軍出身舉宗爲國所向陷敵功效猶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並後漢書

報耿純制書純見後

純封高陽侯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誠不自安制書報之乃更封爲東光侯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續漢書

賜侯霸璽書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爲大司徒封關內侯

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使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後漢書

○賜侯將軍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臥誰爲搔背痒也[illegible]

報劉興書

興爲代郡太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興書書到興已爲覽所殺長史以爲國家坐知千里也

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東觀漢記

報鄯善王書

建武中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迫於匈奴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而匈奴攻擊益甚鄯善王復上書因報之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後漢書

尺牘載光武賜王常云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尼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按王常傳更始敗建武二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云云常頓首謝此實面語耳安得爲書

書記洞詮卷第十五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二

明帝（名莊字嚴初名陽光武子在位十八年廟曰顯宗）

手詔東平憲王蒼（蒼光武子爲驃騎大將軍在朝數載多所隆益）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

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蒼美須髯要帶十圍故云副是要腹）

報中山王焉書（焉光武子）

（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上書辭讓顯宗報曰）

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眥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稱娖猶言齊整）

制詔許太后（楚王英母英光武子）

（英與漁陽王平等造作圖書有逆謀徙丹陽自殺帝遣使弔祠以諸侯禮葬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悉出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

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

報鍾離意詔（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歷尚書出爲魯相）

（永平三年夏旱帝大起北宮意爲尚書詣闕免冠上疏諫帝詔報之止作諸宮應時澍雨）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

急庶消災譴（並後漢書）

詔班固（固見後）

（永平十七年明帝召固與賈逵傅毅等詣雲龍門特奏始皇本紀問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具對素聞知狀帝復與詔固因撰典引引堯事以述漢德）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班固典引）

章帝（名炟字著明帝子在位十三年廟曰肅宗）

賜東平王蒼書

明帝臨終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章帝即位太尉憙等奏明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世祖廟如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帝賜王書

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於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誡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哉

復報東平王蒼書

蒼上言明帝主在世宗廟即不敢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復報之

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並東觀漢記

報東平王蒼書

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賜東平王蒼及琅邪王京書

蒼與京明帝同母弟並陰皇后生

建初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者特賜蒼及京書○東觀漢記云永平三年則明帝也恐誤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寖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

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驚過漢紀作驚邁亦豈不然作豈不能哉奉作禮光靈遠也下云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 奉初學記作覜

賜東平王蒼手詔

建初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復奏遣蒼帝許之乃賜蒼手詔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漢紀云久勞歷時

報朱暉詔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歷尚書令〇尺牘作明帝報郅惲並誤

暉拜尚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詔報太僕袁安等安字邵公汝陽人歷爲司徒

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謀欲犯邊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百官議爲不可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輙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司徒桓虞欲從安議鄭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之竟從安議

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詔報張酺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歷拜太尉

酺爲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意不自得乃上疏帝詔報之

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並後漢書

與舅馬光詔光字叔山瑗子封許陽侯位特進太僕坐與竇憲厚善被誣自殺

朝廷鹿脯寧用飯也東觀漢記

章帝紀元和三年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

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按此尺牘裁前半云賜郡國行春然實通行之勅且其時此屬甚繁

和帝名肇字始章帝子在位十七年廟曰穆宗

詔賜彭城王恭恭明帝子

下邳王衍就國後病慌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爲嗣上書相告帝使恭正其嫡庶立子成爲太子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

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愼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爲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東觀漢記

詔報梁王暢 暢明帝子

暢少貴驕不遵法度從官卞忌乳母王禮等共占氣祠祭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有司請徵暢詣廷尉從九眞帝不忍但削二縣暢慚懼上疏帝詔之固讓不許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

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愛 後漢書○漢紀有言作彰於內外末云其何讓哉

報太尉張酺

永元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和帝母梁貴人先被竇后譖效至是貴人姊嫕書陳其狀酺等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上手報酺

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勿復議 漢紀

同前 後漢書手詔

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祀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詔張酺

酺疏乞骸骨上使中黃門問疾加以珍羞詔曰云云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酺詣闕謝恩起視事

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 漢紀

敇張蕃 此似面詔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

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勑 後漢書○司徒劉方司空張奮

同前 漢紀

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爲憂託病自退潔已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

詔報張禹 禹字伯達襄國人爲太傅以定策功封安鄉侯終太尉

禹永和中爲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之

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後漢書

桓帝名志字意章帝曾孫初封蠡吾侯質帝崩迎立在位二十一年廟曰威宗

詔策馮緄緄字鴻卿宕渠人仕終廷尉

延熹初長沙蠻與零陵武陵諸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討之帝詔策緄荊州平定振旅還京師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市衛霍北征功列金石皆是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脩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

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數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後漢書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女明帝后無子賈貴人生章帝命后養之尊為皇太后

報請封外戚詔

建初元年章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太后又報帝後二年封廖為順陽侯防為潁陽侯光為許陽侯皆援子后兄

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後漢書

同前漢紀

有舊與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為誠昧所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餧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為失政臣受之為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

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陰識封原鹿侯諡曰貞弟興拜衛尉興弟就封新陽侯）

同前（劉向列女傳□同西漢人傳乃有東漢馬后崇文總目以陳嬰母十六傳後人所附）

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嘗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束脩冀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縑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冀以默止讙耳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脩祭祀身溫飽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農黍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縣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赤牘載前過濯龍門至止讙耳作與諸王子書誤）

又報章帝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

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孰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後漢書）

同前（漢紀）

吾反覆念之欲令兩善豈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

不外施之恩哉竇太后欲封皇父曲周矦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奈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可明矣吾懼富貴重疊若再實之木根必傷也且人所以欲封矦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也祭祀則受大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欲違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匈中

氣不可不愼子之未冠由於父母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矣

和熹鄧后 名綏太傅禹孫女初爲和帝貴人陰后廢遂立爲后

賜周馮貴人策

元興元年和帝崩乃迎皇子隆立之是爲殤帝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後園懰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典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騶馬各一駟黃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

詔從兄鄧豹鄧康 豹爲禹孫歷河南尹坐事自殺康夷安矦珍子禹孫襲父封歷侍中太僕

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存詔導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

吾所以引納群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弊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

能東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後漢書○先公謂鄧禹也

報鄧閶閶字季昭張掖太守訓子禹孫官侍中封西華侯

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東觀漢記

獻帝伏后獻帝名協字伯和靈帝中子后名壽不期奚完之女瑯琊東武人

與父完書

曹操爲司空時董承等謀操被誅后與父完以書示其妻弟樊普普封呈操遂逼帝廢后勒兵收后下纍室幽殺之

司空殺董承帝方爲報怨獻帝春秋

廣陵王荊明帝同母弟後坐祝詛自殺

詐大鴻臚郭況與東海王彊書

光武長子彊建武二年立爲皇太子十七年而母郭后廢彊不自安願備藩國封東海王荊封山陽王及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彊封書上之明帝祕其事令荊出止河南宮徙封廣陵

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閒梁松敕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幷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易於太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輙變赤夫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與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沈沒之耻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爲開當爲秋霜無爲檻羊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

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爲右願君爲高祖陛下所志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後漢書

章帝子清河王慶傳慶到國下令云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仰恃明主垂拱受成旣以薄祐早離顧復屬遭大憂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　按此令也又須行國中尺牘亦載今例不錄

書記洞詮卷第十六 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三

方望 揚用修云望見幾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于范增遠矣豈未考其終邪

辭謝隗囂書

囂既立爲上將軍聘扶風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更始遣使徵囂望以更始未可知固止之不聽望與書辭去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和擊斬之

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

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賔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勾踐乘偏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名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足下將建伊呂之業任存亾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英傑雲集思爲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羇旅抱空資託賔客之上誠自愧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又不二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機犯爲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眞願將軍勉之而已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王莽時拜波水將軍歸漢封安豐侯涼州牧歷大司空

責讓隗囂書

融受涼州牧遣弟友詣闕會囂反道絕馳還復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光武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囂書囂不納○囂子恂字伯春時爲質於漢

伏惟將軍國富政脩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

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埶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亾之孤迄今傷痍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

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後漢書○公孫述字子陽　盧芳字文伯詐稱武帝曾孫稱帝於安定

同前 漢紀

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願爲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亾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絶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爲流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

與隗囂書

申屠剛 字巨卿扶風茂陵人平帝時避地河西歸漢拜尚書令終太中大夫

囂欲背漢附公孫述剛嘗爲囂持書說囂歸漢建武七年詔徵剛將歸與囂書囂不納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亾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己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亾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埶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

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後漢書

王遵（字子春霸陵人）

與隗囂將牛邯書（邯字孺卿狄道人）

（遵初從囂衆兵常有歸漢意既詣京師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建武八年光武幸諸將西征數道上隴當屯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其將牛邯有舊以書喻之邯得書乃謝士衆歸命雒陽拜太中大夫）

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絶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拜封得延議論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杖劍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智參之有識後漢書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爲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與隗囂將楊廣書（廣字春卿竇漢新都人蜀平自殺○王元游翁來歙君叔）

（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光武數使歙往來復遣歙說囂子恂入朝而囂將王元等不願內事及囂拒漢帝使援將突騎游說囂將下及羌虜以離囂支黨援書與廣使曉勸于囂不答）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于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仇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羮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亾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赴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

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股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當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後漢書

又

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日九遷爲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東觀漢記○李善選注引載注云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

戒兄子書

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本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詔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

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也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後漢書○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漢紀作如議論人長短是非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作效龍伯高之征不就效季良不得作效杜季良而不成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封陽夏侯拜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

遺李軼書

初軼與光武兄弟首謀結約及更始立心忌之軼日與大司馬朱鮪譖伯升見誅尋更始

遺軼與鮪將兵守洛陽光武拜異孟津將軍與寇恂令拒鮪等異遺軼書鮪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報異書後不復與爭鋒異具以聞光武故宣露軼書鮪知之使刺殺軼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亾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

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 後漢書

同前 漢紀○馬武字子張更始時與尚書令謝躬等共攻王郎及謝躬誅歸光武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亾之符効見廢興之必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郊王侯構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豳岐見慕不足爲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

李軼 字季文南陽宛人更始封爲舞陰王

報馮異書

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雒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 後漢書○結死生二句漢紀作約結死生邂逅中道別離惟下有有字願進作冀得

光武報馮異書 附

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 漢紀○東觀漢記曰軼多詐不信

邳彤 字偉君信都人爲後大將軍封靈壽侯歷左曹侍中

報家屬書

彤爲世祖將兵信都復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書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彤家屬俱得免

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 後漢書

耿純宇伯山鉅鹿宋子人拜前將軍封東光侯出爲東郡太守

報真定王劉揚書

揚造作讖記欲以惑衆建武二年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勞慰王侯密敕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至真定傳舍揚以純真定宗室之出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之揚出見純接以禮因延其兄弟皆入閉閤誅之

奉使見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後漢書○漢紀云不得先往宜自强來

耿舒弇第二弟初爲復胡將軍封牟平侯

與兄好時侯弇書

舒隨馬援擊武谿蠻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舒上言先擊充中援以爲延日廢糧

遂攻壺頭賊乘高守隘會夏暑吏士疫死援亦病困舒與弇書奏聞上遣梁松責問未至而援已死松毀援於上收將軍侯印綬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賊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皆如舒言後漢書○難運漢紀作難致先奮作奮擊得進作得上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仕曲陽令坎壈於時

與田邑書

更始以鮑永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將軍與上黨太守田邑扞衛并土光武即位遣劉延攻邑邑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更始敗乃詣洛陽降即拜邑上黨太守因遣使招永與衍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畔前約乃遺邑書邑報之衍不從永遣弟及婿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以書勸永降永不答後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降于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遂任用之衍獨見黜

葢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天下蝗動社稷顚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

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媿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

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强于時無與俗同

同前

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得寵其八尺之竹氂牛之尾也（太平御覽）

田邑報馮衍書（邑字伯玉馮翊人爲漁陽太守）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

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閒者老母諸弟見執于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閒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巳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亾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巳亾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彘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亾一歲莫知

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搖太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後漢書○宗正劉延司徒鄧禹君長永字）

與鮑永書（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爲更始大將軍歸光武歷司隸校尉兗州牧）

愚聞大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

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爲嘘涉千鈞之發機不爲懼何如其智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

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失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 東觀漢記

奏記鄧禹

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囙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按此出東觀漢記者范曄後漢書馮衍傳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云云永既素重衍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唐章懷太子李賢引東觀記注云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然曄叙事頗與存撫并州之文相應鄧禹建武元年自其關入定河東承制鎮撫又渡汾陰河入陽夏亦并土也書云長驅武關者莽末下江兵攻武關破莽九虎將軍等則更始時事且建武元年衍未辟禹府是後又不聞禹事并州俱屬可疑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寛明之日將値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辠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挐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竝臻父子流

亾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灾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亾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亾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

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宼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幷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

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幷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築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東觀漢記○今邯鄲之滅未滅眞定之際復擾注云邯鄲謂王郎眞定謂劉揚鼎按郎以更始二年誅滅眞定王劉揚與弟臨邑侯讓謀反耿純誅之事在光武建武二年兩不同時若如後漢書爲更始二年衍說永亦不得言眞定爲揚也）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脩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藝文類聚）

與鄧禹牋

今日衮與蓑孰急見雨則衮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馮衍集）

與鄧禹書

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説碧雞之辯不足難也

選注○選注又引衍説爲書云左平山東右匡社稷

又書

夫虎豹愛大林蛟龍愛大水太平御覽

與陰就書就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弟封新陽侯位特進坐子事自殺

就等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與就書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衍由此得罪自詣獄赦不問時衍又與就書而歸故郡不敢復與親故通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脩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顧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

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東平王蒼山陽王荊

出獄後與陰就書

衍材素愚鶩行義汙穢外無鄉里之譽内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閒者掾史疑衍之罪衆呴煦飄山當爲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浸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嶽澤深河海前遂妻子還淄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效忠心

與婦弟任武達書

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武達書後竟逐之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婦之道義有離合先聖之禮士有妻妾雖宗之眇微尚欲踰制年衰歲暮恨入黃泉遭遇嫉妬家道崩壞五子之母足尚在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爲黑以非爲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嫉妬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於衍醉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以有爲無痛徹蒼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牀繼嗣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爲匹夫故舊見

之莫不悽愴曾無憫惜之恩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珥而無脂澤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宅使哀憐姜豹常爲奴婢惻惻焦心事事腐腸詾詾籍籍不可聽聞暴虐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豹又觸冒泥塗心爲愴然縑穀放散冬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籍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劫詞語百車劒戟在門何暇有讓百弩環舍何可彊復舉宗達人解說

詞如循環口如布轂縣幡竟天擊鼓動地心不爲惡身不爲搖耳宜詳居錯且自爲計無以上書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不去此婦則事不成吾數奇命薄端相逢遭自恨以華盛時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癰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家紛然之故損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豹衍子姜衍女〇頭無釵珥而無脂澤一作頭無釵澤而無脂粉〇後漢書注無不去此婦則身不榮二句〇選注有衍答仁武達書云敢不露陳宿昔之意

與宣孟書衍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欲行毒害豹逃得免此書所言是其後母觀其書意似此妻又見出

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歡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傷前遭不良此有去兩娘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馮衍集

朱浮字元叔沛國蕭人爲司隸校尉歷大司空徙封新息侯顯宗時坐告賜死

與彭寵書浮爲幽州牧辟召州土引置幕府多發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帝徵之寵妻勸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遂舉兵攻浮浮以書責

責寵寵得書愈怒攻浮轉急浮糧盡逾走城降于寵尚書令侯霸奏浮當誅帝不忍以爲執金吾後寵爲其蒼頭所殺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大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浮疑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

為顔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
窺影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
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
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
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
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
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
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

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
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
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
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内聽嬌婦之失計外信
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
哉定海内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
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後漢
書○俠游耿況字年世一作年所自誤一作自疑○
選注引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令檢范曄後漢書有
此一句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
同辭旨全別蓋録事者取舍詳略矣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
人封建忠侯

告城門將軍記

寵與朱浮相攻詔徵寵不行光武遣寵從弟
子后蘭卿諭之寵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自
立為燕王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因寵卧
縛着牀呼其妻解寵手令作記并斬頭置囊
中持記馳出城詣闕封
子密等三人為不義侯

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後漢
書○寵光共立子午子后蘭卿
為將午為其下所殺降蔡遵

蘇竟字伯況扶風平陵
人建武初拜侍中

與劉龔書 龔字孟公長安人○後漢書注按前
書及三輔決録並云龔為向曾孫

延岑字叔牙南陽人初據漢中起兵自稱武
安王岑護軍鄧仲況擁兵南陽陰縣為寇國
師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善圖緯能通百
家之言與書曉之又與仲況書仲況與龔遂
降竟終不伐其功卒于家岑歸公孫
述封汝寧王述亾降漢吳漢族滅之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
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葢聞君子愍同
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
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亾故變名遠逝
陳平知項王為天所弃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
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
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
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于
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

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簒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効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優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度

熒惑進退見態鎭星繞帶失街歲星不舍氐房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灾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亾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泛羽林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

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爲數百而滅奎爲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

事畢已中國安寧之効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後漢

書○尺牘采前兩語依藝文所載也絕無意義國師公作與國右史公又云與劉歆大誤

辛臣

與田戎書

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謀將歸漢乃順江入沔降岑彭使妻兄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從陸道詣彭曰謹說戎降因從彭營與戎書戎既以疑之又長史檄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由是猜復反彭擊戎破之降公孫述封翼江王爲漢將馮駿殺于江州

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願急來無拘

前圖漢紀

書記洞詮卷第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 四

嚴光字子陵本姓莊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隱富春山○漢明帝名莊史諱爲嚴

報侯霸書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歷大司徒封關內侯

霸與光素舊霸爲大司徒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云云霸得書封奏之光武笑曰狂奴故態也

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

旨要領絕後漢書○皇甫謐高士傳云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鄴之子歷光祿勳大司空

遣子奉馬援書

林與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遣子奉書援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

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東觀漢記○常有盈一作祿出常有餘奉作送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仕至徐令

奏答北匈奴書

莫鞮左賢王初爲南部所獲逃歸北立爲北單于建武末見南單于來附遣使詣闕貢馬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詔下三府議彪爲司徒掾奏言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路報答之辭令必有適立草并上光武因悉從之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

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虚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篌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後漢書

與京兆丞郭季通書

劉龔 字孟公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

劉孟公藏器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 三輔決錄注

與金昭卿書

遠在東垂吏道迫促 李善文選注○張華詩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人拜議郎給事中出爲六安郡丞

啟事

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飲食飾虚詐欲以求名干譽 太平御覽

宋均 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仕至尚書令

移記屬縣

均建武末爲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檻穽均到下記屬縣其後傳言虎相與渡江○均記宣書原屬教令以其名近附之與前薛宣等書相類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

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後漢書

同前 風俗通辨虞虎為非實載均記

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雞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返逐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穽勿復課錄退貪殘進忠良

董宣 字少平陳留圉人仕終洛陽令

移賊夏喜等書

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喜等聞懼即時降散

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後漢書

桓榮 字春卿沛國龍亢人歷太常

上皇太子疏

明帝為皇太子光武選求明經拜榮為議郎使授太子後為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歸太子報書

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歸猶謝也

皇太子報桓榮書

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並後漢書

桓郁 字仲恩榮之子仕至太常

上皇太子疏 太子為章帝

郁永平中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勑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上疏

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東觀漢記

楊終 字子山蜀郡成都人為校書郎永元中徵拜郎中病卒

戒馬廖書 廖字敬平以父援任為郎明德皇后兄遷衛尉封順陽侯

廖為衛尉弟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廖不納子豫後坐懸書誹謗廖就國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爲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亾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爲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爲

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爲戒 後漢書○練絲尺牘作素絲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歷太常爲司徒徙封馬亭鄉侯

與弟盛書 盛字仲公

鴻事太常桓榮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琳封陵陽侯及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弟盛不報乃挂縗絰於冢廬逃去留書與盛友人鮑駿遇於東海誚讓之鴻感悟還就國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奉死不歛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 後漢書○漢紀云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爲蕃輔下不任守土先上疾狀願辭爵封於仲公先祖東觀漢記作祖禰○范曄論曰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愼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 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此本華嶠論

班固 字孟堅彪之子除蘭臺令史遷爲郎爲人將軍竇憲中護軍憲敗下獄死

奏記東平王蒼

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固時始弱冠奏記說蒼蒼納之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

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埶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顚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

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

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神威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後漢書○殷肅固集作段肅六子推李育見後漢儒林傳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仕爲博士遷侍中○攉一作膺斷趾作折趾沈身下一有巳字歸善一作稱章

與竇憲牋 憲字伯度融曾孫女弟爲章帝皇后以郎遷侍中拜大將軍坐罪自殺

和帝時憲爲侍中坐罪自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與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發兵出塞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固時爲中護軍與參議因爲之銘憲敗坐免官逮死獄中

今月中舍以令賜固刀把曰此大將軍少小時所服今賜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慙 又云復賜犀毗金頭帶此將軍所自帶也

又

將軍哀憐賜以玉躬所喜駭犀玳瑁簪縴單衣以魯縞之質被服鸞鳳之彩飾 尺牘遺鳳字

又

將軍哀憐賜固手迹告以中軍宜鮮明乃賜以瑇瑁簪縴紗單衣

又

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 並太平御覽

與陳文通書

奉國威靈信志方外 選注

與弟超書 超見後

魏文帝與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

傅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毅字武仲

又

徐幹字伯章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固與超書稱之

得伯章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 張懷瓘書斷

又

竇侍中遺仲升楚騰陵錯橫刀珹皁削一枚金錯半垂刀一枚藝文類聚○又云遺仲升虎頭金鞶囊金鉤○又云今遺仲升毒瑁黑犀簪

又

竇侍中令載雜綵七百疋市月氏馬蘇合香尺牘遺馬字○一云今賫白素三百疋欲以市月支馬蘇合香闟㲪

又

竇侍中前寄人錢八十萬市得雜罽十餘張也

又

月支毾㲪大小相雜但細好而已太平御覽

傅毅字武仲扶風平陵人少博學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後爲竇憲司馬

與荊文姜書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選注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爲長岑長不之官而歸

與竇憲書

駰初爲憲上客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後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及出擊匈奴道路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爲長岑長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

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後漢書

與竇憲牋

主簿崔駰言今旦漢陽太守稜吏卒數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

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矦非廢兕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於徒林以爲大申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兎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資也駰幸得充下館庤在衆賢後乘是以竭其惓惓敢進一言 太平御覽○北堂書鈔載𢧐云士筯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選注載奏記云珥筆持牘拜謁曹下

與竇憲牋 南單于請兵北伐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

君侯以野慕爲府前世封青故事也

與竇憲書

將軍窮絶天阻萬里長途 並北堂書鈔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歷五官中郎將

奏記太尉宋由

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常引大體多所匡正時竇氏專政外戚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因奏記與由由不能用

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矦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

賜因陳得失奏王矦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䘏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公儀退食之比哉

又

章帝崩齊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得幸竇太后侍中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令人刺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說由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迹不顯主名

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
變而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賊盜昔陳平生於征
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内撫諸侯使卿
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
公縱姦慝莫以爲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
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 並後漢書○敞本傳雖止言又說由然實書也只牘亦載

諫濟南王康疏 康光武子

敞爲尚書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出爲濟南王康太傅康在國多殖財貨大脩宮室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敞上疏諫東素重敞無所嫌忤然終不能改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

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
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而今奴
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
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巨
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亾皆非所
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臺以凶吳興
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
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
恭儉尊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
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
深慮愚言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爲忠然後能保其社稷
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
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
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爲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
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
亾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爲營豈飾宮
室充實廄馬爲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亾景公
千駟民無所稱其効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

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
法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
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藥酒苦
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於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
愚言

梁扈 安定烏氏人定鄉侯統之孫松之子

遣從兄擅奏記三府

梁竦女二貴人選入宮得幸章帝生和帝竇皇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乃誣以惡逆考竦死獄中貴人與姊以憂死葬禮有闕竇太后崩扈遣擅奏記三府改殯貴人于西陵尊爲皇太后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漢紀

任尚

與班超書

超爲西域都護徵還以戊巳校尉任尚代尚與超書超曰云云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遺邊禍如超言○漢紀超曰雖不言答書然尚既與書則此爲答明矣

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

班超答超字仲升彪次子爲西域都護封定遠侯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總大綱而已並漢紀○後漢書尚謂超曰云云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不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按此似是面語

答杜安書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歷尚書僕射爲竇憲所脅死

恢爲人廉潔亢厲善潁川杜安安先爲宛令以病免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遣使遺恢書恢不就答之後第五倫代年融爲司空恢薦安

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漢紀○華嶠後漢書云恢告吏曰謝且讓之曰爲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遂平生操故不報按此則恢未嘗答書矣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歷太尉

奏記車騎將軍鄧騭騭字昭伯禹之孫女弟爲和熹皇后拜車騎將軍以定策立安帝封上蔡侯坐弟等見誣就國不食而死

參爲左校令坐法輸作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羌反遣車騎將軍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上書鄧太后即召拜謁者而召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騭騭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

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爲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爲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爲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

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
之此善之善者也後漢書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終于南郡

移書屬縣

雄爲南郡太守郡濵江帶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患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雄移書屬縣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

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
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
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

劉復北海王興子封臨邑矦

牋

煩爾昨所作詩使附編末所謂嫈嫇毋於文茵而比
妍娵閭也北堂書鈔

張霸傳霸蜀郡人官侍中疾卒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 右一條自爲終制本非書屬王氏尺牘亦載此類甚繁其尺牘載者附注他不槩列

書記洞詮卷第十八終

書記洞詮卷第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五

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少以外戚拜郎中襲父封乘氏矦女爲順帝后爲執金吾拜大將軍

移馬續等書

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冦西河圍美稷度遼將軍馬續擊破之遂更屯聚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偪迫自殺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令續以恩信招降順帝從之商移續等書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皆續降

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
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

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
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
謀後漢書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歷太尉爲梁冀搆死

奏記梁商

順帝初商請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其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商商不能用

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閉
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
榮樊豐之屬外委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

次天下紛然怨聲滿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未立群下繼望可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禍明將軍望尊位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泱宮省之內容有陰謀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

祇畏加近者月食既於端門之側月者大臣之體也夫窮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是以賢達功遂身退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況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後漢書

同前 漢紀

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以來妖恠屢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勢重誠令王綱一整必享不朽之福

又

永和元年王龔爲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龔亟自實固奏記商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字伯宗山陽人

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審其事深淺如何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蓺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橫爲讒佞所構毀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

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冤時君善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後漢書○漢紀作固說由饑作飯

與梁冀書 冀字伯卓商之子襲父封爲大將軍坐罪自殺

冀忌質帝諫鴆之帝崩固伏屍號哭推舉侍醫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冀乃召公卿大議所立皆以爲宜立清河王蒜冀忌其嚴明立蠡吾侯志是爲桓帝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

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絕當今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宮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後漢書○荀彧論曰順桓之間國統三絕太后稱制

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與黃瓊書 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歷司空

瓊以父香任太子舍人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詔下縣以禮慰遣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固素慕于瓊乃以書逆遺之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居職達練朝議莫抗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後漢書○樊君樊英也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順帝時徵至爲設壇席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及應對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善政續漢書作平代志士資治通鑑作士行其志

臨終與胡廣趙戒書 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 戒字志伯蜀郡成都人

桓帝立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清河王爲天子冀因此誣固與杜喬通謀下獄太后乃赦焉冀畏固名德終爲已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固臨終與廣戒書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屍於四衢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後漢書○漢紀載書云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利吾雖死上不慙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歷少府廷尉

奏記梁商

有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商以爲妄刊詔書坐繫洛陽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商商高諝才智即爲奏原光罪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寃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巳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厚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脩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諝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饑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巳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幸幽靈感格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後漢書

同前 漢紀

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窳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横肩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趣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

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寃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饑酖毒止渴未入腹胃咽喉巳絕豈可爲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

朱穆字公叔尚書令暉之孫梁冀薦為侍御史為冀州刺史

奏記大將軍梁冀

冀辟穆典兵甚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之明年劉鮪等謀立清河王又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

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惟學傳受於師時

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

寄奏記梁冀 范書接前篇漢紀附記

穆意欲言宦官恐冀漏泄復附以寄記乃請种暠為從事中郎薦欒巴議郎舉穆侍御史

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 後漢書

又奏記

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時舉高第為侍御史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奏記諫之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

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臣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亾滅永和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

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後漢書○人通鑑作民馬兔作馬勉

同前 漢紀

今宦官俱用簽水爲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内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

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亾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游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爲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爲安穩一旦兎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向離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廬第園池之作距絕州郡貢獻内以明已外以解人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

又奏記 冀既貪放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通爲姦利任其賓客子弟爲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冀報書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

大將軍内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按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

宦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不可一日怠誠懼有後恨 漢紀

梁冀報書

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後漢書

與劉伯宗絕交書 及詩穆因此著絕交論至梁劉孝標復爲廣之以刺到溉

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縗經來入豐寺

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於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絜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塡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文士傳○選注廣絕交論俱未引及

崔瑗 字子玉駰之子爲汲令遷濟北相

與葛元甫書 葛龔字元甫在後漢書文苑傳尺牘作瑗與諸葛元甫誤

今遣奉書錢千爲贄并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藝文類聚

又

僕在河北少他負罰以盜賊少 北堂書鈔

雜帖

賢女委頓積治此爲憂懸燋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其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淳化帖○黃伯思法帖刊誤云晉人書字亦非漢

後漢書崔瑗傳瑗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 按此本遺命尺牘亦載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歷河間相徵爲尚書

與崔瑗書 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嘗好玄經與瑗書

乃者朝賀明日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玄四百歲其興乎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 陸績述玄○陸績云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

同前 後漢書作衡謂崔瑗所文畧異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端力精思以揆其義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

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 章懷太子注云並衡與崔瑗書○後漢書今本無端力一句漢紀亦云衡謂崔瑗而語前後相互端力作竭已

與特進書 安帝聞衡善術學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

逢萊太史之秘府道家所貴衡再得當之竊爲幸矣 北堂書鈔○選注衡與特進書以爲鉛刀強可一割 又云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 又云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樊長孫

與劉千秋書 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千秋甚然其言與同邑張衡參議未定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
凡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撰次
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
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胡廣注王隆小學漢官篇

劉騊駼復下爲郎入東觀撰定漢記

與李子堅書

下車負乘劇賊未禽

又

吏民彊獷比屋爲賊並選注

與竇季瑋書

君嚼茹墳典屐公修行北堂書鈔

竇章字伯向融玄孫歷仕大鴻臚

勸葛龔書

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龔報之

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
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
患耶汝南先賢傳○後漢書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歷并州刺史此云博文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永初中歷拜蕩陰臨汾令皆有稱績

答竇章書

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汝南先賢傳

與張季景書

夜從伯宣舍西垂過龔家無飯噉煬蝦選注引與張略書云頑闇沈沈

與梁相書

復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初學記○北堂書鈔載蔡邕與梁相張府君書復惠良筆下士所無

與梁相牋

間賜龔印衣繡囊細布皆珎廩纖麗北堂書鈔

又

曹袞寢懷鉛筆行誦文書

與梁相張府君牋

悠悠夢想願飛無翼又一書云龔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未審何與並選注

薦戴昱

昱年七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餘年及爲宗老所分昱
將妻子逃舊業入虞澤据穫野豆拾掇嬴蚌以自賑
給太平御覽未否是書○選注載龔喪伯父還傳記日烏鳥之情誠竊傷痛

吳蒼

遺矯慎書字仲彥扶風茂陵人

矯慎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慎不答

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後漢書

皇甫謐高士傳云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爲羣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屈 按此明爲面見之語非書屬亦牘亦載作與扶風尹王尺牘云漢有

右扶風無扶風尹然本傳止言郡守耳原傳載訢在後漢與矯愼相擬又載入前漢並誤

書記洞詮卷第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 六

馬融 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校書郎歷南郡太守復拜議郎

與謝伯世書

頃憒憒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間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出籠黃棘下莬筆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藝文類聚○憒憒尺牘作憒憒誤以送一作自送

與竇伯向書

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章書

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兩紙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馬融集

高彪 字義方吳郡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終內黃令

遺馬融書

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

其宜也 後漢書

同前 後漢雜事

伏聞高問爲日久矣冀一見龍光敘腹心之願以啓其蔽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華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

與劉司空牋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那人爲度遼將軍弘農太守封壽城亭侯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蒙贈兩梁冠及鮐魚一雙服厚尊貺榮施其弘 藝文類聚

與馬融書

謹遣掾尚許奉書裁上絮被一雙襪一量以通微意 北堂書鈔○意作心一作恍

謝趙壹書

壹上計西還過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規聞大驚追書謝過壹報之 遂去不顧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脩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 後漢書○李善注嵇康幽憤詩引趙壹報羊陟書云惟君明叡平其夙心未審何據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舉郡上計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

報皇甫規書 即答前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旅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亾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謝友人書 本傳此書在前

壹恃才倨傲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免乃詒書謝恩

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曩之二人不遭仁神則結絕之氣

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車軨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軨之糒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馳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丸激矢交集于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並後漢書

趙岐 字邠卿初名嘉京兆長陵人

與友書

岐娶馬融兄敦女宗姜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相見嘗與其友書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襒其門也 三輔決錄注○別傳云岐娶融從妹融嘗至其家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曾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衣一作華

延篤 字叔堅南陽犨人以博士徵拜議郎著作東觀遷侍中

與前越嶲太守李文德書

篤仕大將軍梁冀以病免歸教授鄉里文德素善于篤時在京師以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公卿引進之篤乃爲書止文德後遭黨錮卒于家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巳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巳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後漢書

又與李文德書

吾食赤烏之麰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歃晉國郇瑕之鹽 太平御覽○郇瑕下一有氏字○宋衷云化益即伯益也世本曰化益作井

貽劉佑書 佑字伯祖中山安國人

佑三轉大司農歷三卿輒以疾辭乞骸骨歸田里遂杜門絕迹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佑以譖毀不用篤貽之書後佑復爲河南尹

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冲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下爲事何其邵與（後漢書）

與高義方書　高彪

今茲以五經爲鼎簠書傳爲俎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𫏃也宜勿以爲念（太平御覽○高彪集五經爲府藏雜藝爲庖厨）

與段紀明書（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歷拜太尉會日食自劾飲酖死　熲歷遷護羌校尉擊燒當八種羌破之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篤書謂此也）

得知窮名極遠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令文之服流沙霍將軍之■到祁連辛武賢之義絕醜虜蔑以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北堂書鈔）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歷遷少府大司農以忤宦官禁錮歸田里）

奏記司隸校尉段熲（奐前爲度遼將軍與熲爭擊羌不平及熲爲司隸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熲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照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貿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後漢書○漢官儀司隸州部河南雒陽管三輔三河弘農七郡故熲稱曰州將焉）

與延篤書（奐爲使匈奴中郎將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四歲復拜武威太守按書京師有禁急之語疑是特與篤書）

惟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爲兒車所讐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氷厚三尺木皮三寸風寒慘冽剝肌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衆難聚集不可一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𥨊衰神耶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藝文類聚）

延篤答張奐書

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喜不可言（並藝文類聚○離書鈔作惟言作憶惠書盈四紙作惠紙四張）

三復作反復○選注引奐與書云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

又與延篤書

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邪初學記

誡兄子書

汝曹薄祐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恣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言孔於鄉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爲師汝父寧輕鄉里耶年少多失改之爲賢蘧伯玉年五

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與宋季文書

覽手迹知遂遵南山之志繼四賢之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矣以鄙固少復道訓于今五十載矣

與陰氏書

篤念既畜文章燦爛名實相副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于手

報崔子玉書永壽元年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擊南匈奴叛以順帝時卒此疑與寔

今月三日舉家來此本非所規貪突賊陣並藝文類聚

與崔子眞書寔字子眞一名台字元始瑗子

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羖羊矛如錐鋏楯如楡葉羖羊一作牯錐鋏一作鐵錐○選注引奐與崔元始書云匈奴若非其罪何肯吞聲○又與崔子書云人生實難所務非此

與孟季尉書尉一作衛

素苦悸逆項者益甚百病所歸月衰日損並太平御覽

與許季師書

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豈當有忘選注○選注奐屯留君書氣厲流行傷賢害善○與公超書下筆愴恨泣先言流　張楷字公超

張敞

奏記王暢暢字叔茂龔子歷位司空暢爲南陽太守疾南陽帝鄉貴戚多不法因奮厲威猛豪黨數臧莫不糾發受贓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奏記諫之暢更從寬政教化遂行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惟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緹縈谿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

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矦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後漢書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爲外黄令黨錮去官竟誅死

與任彥堅書

今將老弱處於窮澤漸漬汀濘當何聊賴選注○選注又與彥堅書綢繆惠好厥躡高蹤此一引作張堅與任彥昇書則深任昉也互異

魯相平碑不著姓○趙明誠金石錄云其詞彬彬可喜且以漢時郡國奏記公府如此

上司空府置孔子廟卒史桓帝元嘉三年魯相乙瑛上書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曰可永興元年六月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

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和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和脩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和補名狀如牒平皇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都穆金薤琳瑯云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免矣

趙芬等

詣巴郡刺史但望自訟望字伯闔泰山人桓帝以并州刺史但望爲巴郡太守勤卹民隱郡文學掾宕渠趙芬掾弘農馮尤墊江龔榮王祈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黄閶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詣望自訟望深納之郡戶曹史枳白望曰芬等前後百餘人歷政訟訴未蒙感寤明

府運機布政稽當皇極爲民庶請命救患德合天地澤潤河海開闢以來今遇慈父經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比隆等盛於斯爲美

郡境廣遠千里給吏兼將人從冬往夏還夏單冬複惟踰時之役懷怨曠之思其憂喪吉凶不得相見解緩補綻下至薪菜之物無不躬買於市富者財得自供貧者無以自支是以清儉夭枉不聞加以水陸艱難山有猛禽思迫期會隕身江河投死虎口咨嗟之歎歷世所苦天之應感乃遭明府欲爲更新童兒匹婦懽喜相賀將去遠就近釋危蒙安縣無數十民無遠邇恩加未生澤及來世巍巍之功勒於金石乞以

文書付計掾史人鬼同符必獲嘉報芬等幸甚 華陽國志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死

責諸尚書書

桓帝崩竇后臨朝以蕃爲太傅錄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權宦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 後漢書

盧植 字子幹涿郡涿人歷北中郎將遷尚書

獻大將軍竇武書 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桓皇后父拜大將軍封聞喜矦

武援立靈帝初秉朝政朝議欲加封爵植布衣以武素有名譽獻書規之武不能用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渤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幹弱枝之道也 後漢書

劉瑜 字季節廣陵人拜議郎竇武欲大誅宦官引爲侍中武敗瑜被誅

與陳蕃竇武書

靈帝初日蝕蕃與武欲因災變以除姦宦是時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又入太微瑜素善天文與蕃武書將發謀頗泄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收送北寺獄武自殺蕃亦被害

星辰錯亂不利大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 漢紀

荀爽 字慈明潁川潁陰人拜郎中歷光祿勳進司空

貽李膺書 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歷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收捕鉤黨詔獄考死

膺爲司隸校尉遭黨事下獄赦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以貽之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弃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

與時抑揚 後漢書

與郭叔都書

陳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群金相玉質文章虎變終軍賈誼誠無以加宜遂貢之宰朝盛其龍光鹽車之驥自非伯樂無以顯名採光剖璞以獨見寶實爲足下利之 陳諶字季方潁川許人與父寔兄紀並著高名

讓孝廉記

伏惟孝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虧政爽以迂暗荷當大選 並北堂書鈔

徐稚 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常自躬耕恭儉義讓非禮不言

誡郭林宗書

稚時宦豎專權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後漢書稚與茅容訣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云云則特語耳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 漢紀

郭泰 字林宗太原界休人辟太常舉有道不應

與陳留盛仲明書

足下諸人爲時棟梁 袁山松後漢書

申屠蟠 字子龍陳留外黃人辟召不行隱居精學

奏記外黃令

蟠同縣大女缑玉爲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詰縣奏記令具以狀聞減死一等

伏聞大女缑玉爲父報讐獄鞫以法不勝感悼已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手刃莫大之讐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阻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代未有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 漢紀

同前

杜預女記云大女缑玉者陳留缑氏女也夫從母兄弟殺其父玉乃爲父報讐其殺王至親縛玉付吏獄竟當行刑有名士申屠子龍者嘉其義勇奏記於縣○後漢書從缑

伏聞大女缑玉爲父報讐獄鞫已決不勝感悼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illegible]怒之心手刃刺讐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彊膽增氣輕身殉義攘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穽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耻之孤激忍

辱之子假玉不値明時尚望追旌閭墓顯異後嗣況
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

黃忠 陳留郡人

與申屠蟠書

蟠初隱芒碭之間免於黨錮爲何進所辟逾
年不至進欲脅以威刑使忠與蟠書蟠不答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竝延英俊雖有高名盛
德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
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
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懇懃至于再三
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

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
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
有刑憲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
彼豈樂羇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
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
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
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愿先
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
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漢紀

同前 後漢書

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
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
固竊謂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今潁川荀爽載疾在道
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羇牽哉知時不可逸豫
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
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
籍襲衣裳事與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
可師何必首陽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到
京而還○按本傳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
所傳聞乃有天祿閣外史國名書義謬剌膚淺
即彼亦自稱寓言不足辨也聊附以著其僞

遺齊王書

齊王蟲邑不能恭禮賢士徵君將行關吏
聞于王王使五臣留行徵君聞之遺王書
是歲徵君入魏

夫士爲天下靖紛排難而立功於國家者豈徒受
人之爵謀人之祿而利其子孫乎哉忠不可隱道
不可沒故去一壑之樂而羈於斯也以士之初心
得天下之賢王而建明之何功而不成然士之所
以必俟賢王之禮貌而定去就者豈飭戒于世哉
士之委身于君猶女之結髮于夫也禮不具而求
媾則女恥之恭不崇而求遇則士恥之孟子曰君
子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夫士國之幹也木
有幹則根柢朽壞而葉無所依國無士則綱紀陵
夷政教蕩然而民無所附故賢王之待士不可忽
也臣聞之聖哲之處岩穴也諷以詩書陶以禮樂
被袒裼而不戚茹藜藿而不悔故四皓有采芝之
歌楚狂有鳳兮之詠彼豈樂于遺世耶亦其所處
者然也賢王知其然隆之以禮貌養之以厚祿聲
色不蠱于其志讒佞不奸于其心則天下士亦傾
肝膽以報乎上效犬馬之勞履難死節而不辭也

臣雖不才數奉謁于王之左右矣左右無敗𨵦之譏而臣蒙不禮之辱雖結髮于賢王而朝夕以心事之恐四方之諸侯皆以妾婦畜臣也畜臣以妾婦其如賢王何此臣所以必行而不可留也漢室告季王知之乎權姦弄柄王聞之乎臣行之後以王其留意焉無以臣言妄也臣將游秦楚魏晉以告諸侯陳王室之故請諸侯戮力而輔王室臣之願也王其圖之

上秦王書

秦初作三軍徵君上秦王書王感悟遂罷三軍

臣聞王之作三軍竊以為驟矣夫諸侯撫千乘之國也五年而脩德三年而勤政二年而治武故功施有漸而民不勞今百姓未寧而遽作之諸侯未盟而先動之釁必璽于秦昔者文王以百里之壤脩德令而創王業況千乘之大國哉夫文王之撫岐邑也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懷保孤獨扶植聾瞽寧輯離散必與之後不及貧弱無赦之皐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疏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是以王業隆而頌聲作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啓而不聞市無啼老道無鬬民和氣昭而四時寧諸侯歸仁焉今賢王治秦也分祿于宗解裘于生賜食于左右威暢于弘農罷築臺之役納遠人之諫慈惠而毅恭彰彰甚矣然仁澤未霑于四境紀法未布于一國能使弘農之決負堅荷銳于前而不使舉秦之民抱饑寒之困而驅馳也是三軍之作其三釁乎昔晉文公納襄王于周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于被廬以示民禮然後作三軍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于城濮遂霸諸侯今欲用其民而去禮信何三軍之作也賢王若脩德而勤政以保又王室苟王室可輔則委力以事之而不為詘王室之難成則據秦以圖之而不為篡何則以同姓之賢王而假偕于塗人使諸侯乘于蕃林之上蟬飲鬵食向西枝而流慨也當此之時秦之三軍徒足以為諸侯資耳安能重于秦哉臣之在秦無所匡益夙夜憂懼懸心如鍾進不得盡言以規王退不能豫謀而越衆臣竊恥之雖然賢王親草莽之疏加不次之遇臣敢不殫厥心以報賢王乎夫秦之所欲盟者晉也以晉之彊而盟于秦併力以樹之則

諸侯之雄固已在秦矣秦不盟晉是失諸侯之雄也臣聞之諸侯同盟則聽于士諸侯同勞則聽于民諸侯同德則聽于天欲晉之盟秦非臣不可也晉警方戰臣將說其賢王以結秦之心王勿以臣為縱橫之士也王室凋薄不能以德庇諸侯諸侯亦不能以力輔王室故歷說四君而及秦晉也秦晉能相結以信扶樹以德徼福于文武成康及我周文武宣之明烈如是而作三軍綏百姓制諸侯一海內其孰禦之願王追治岐之政紹居鎬之業則漢之天下非特卜年八百而已賢王其熟計焉

陸續歸吳遺黃憲書

續乃門人憲以示李玄曰傷哉中原之書逵矣○續吳人明帝時自有傳與憲何預

續也佩先生之訓竊榮一職私激所心欲試于當時而效犬馬之勞也不圖漢室罷弊諸賢錮戮董氏造亂肆謀不軌海內囂喁有新室之風此豪傑之所以慾慕而盤桓也續賴先範得奉諸賢之清塵每與元禮接論稱先生以王佐之才續實望焉若內難不復諸賢盈朝濟濟戮力以樹中興之功挽孟世之盛則先生矣舍蒲輪而就銜楊去王國而賓藩籬乎續嘗負笈從游觀風壤以志之蹈山川以紀之八馳孔轍九遊禹州續之願也及館于秦邑將執灑掃辱主上以孝廉之舉先生命續曰仕遂許身于漢室亦惟先生是賴嗟乎漢室已矣自竇憲梁冀之徒制其命侯覽單超左悺唐衡曹甫王節趙忠張讓之屬玩其權南單于西羌北匈奴之羣削其勢黃巾張角之衆殘其民而又劫之以董氏禍亂相仍國家塗炭內無比于之忠外有其子之歎天地災沴宗廟社稷宮闈之禍倏于春秋夫漢室之敝也若是何能輔之續是以逃祿避難家于吳中與鴟夷子游濯纓五湖之濱流憩長洲之野漁釣而歌以畢吾志是亦先生之訓也續去國以來寒暑二謝每念漢室多故未嘗不慷慨而赴之以泣也先生在晉令德日彰垂聲于九夷八蠻諸侯賓之百姓懷之此隱功于漢者也其奈國家何哉夫先生之出為漢室也而漢室不能自為殺戮豪俊分立鈞黨而國無社稷之臣則先生亦卷道而弛志可乎以先生之明哲固已亮矣而又掩驅馳之踵理必亾之緒動諸侯而持漢室誅姦雄而安海內屏左道而匡朝廷皆欲望諸侯而

爲之雖桓繆復興亦不獲已然而先生之淹于此
遊者無以自負鼎爲心而置其利鈍耶然則仲尼
栖栖于宋衛于輿濡遲于齊梁信乎大賢之爲也
續也復欲從事於末竭菲薄之驅而不敢以吳晉
爲遠朝夕講德恭敬無怠此續之所以事先生之
心也奈婚姻未畢疾癘久作又無餘粟以養老母
躬耕薄疇聊以卒日邇來東南告饑而吏不卹鄉
稅役繁興而民不加供盜賊乞路闘市拆議是吳
之危甚于晉續安能舍父母之邪而遊也往歲歸
吳假道于汝南盧塚有司守之春秋有司祀之義
陽之田耕而不賦麒山之臺藏琴而不毁雀巢于衙
愼陽之人皆不弋草蕪丁經愼興之人皆不樵此
耕桑之所揖讓也是以元禮竭忠林宗潔身公偉
不渝節蔚卿不辱命其仲舉芳乎了斧孟博公孝
元節光有皆附德音而與者也績不敏進無毛焦
之諫而忠丁主退無陳蔡之從而信于師不自砥
礪以遠令名而厚爲天下戮笑所以中夜感激長
數而不寐也道里遼阻朔風其寒行者歌授衣居
者歌蟋蟀時云暮矣君子悠悠悠悠無期抗情于
辭不盡種種

晉王聘黃憲書 憲在楚晉使如楚聘憲

徵君履下不處北海之側日麻令音昔者蒙以
黼黻臨照敝邑不穀無戚于徵君戮以亞賓之禮
凡我同列以爲不穀躋于咸蹠落而弔之徵君是以
播棄不穀益殞傲志至于今是咎徵君其稅前之
愆以返我敝邑借我宴好使不穀徼福于敝邑之
社稷而新舉于諸侯不亦然乎自徵君之別塞樹
五霜朝聘將繼不穀每南望楚何悠悠我心繼以
夢寐彌不自益抑敝邑之民若荷未望特雨有司
賦懷徵而詠之一何悃也徵君其亮哉昔聞徵君
自蜀之楚楚人繫領以平其道路作錦繡之流蓋
三十餘里坐以離乘賓于陽春之宮時峒鑾稱亂
徵君與李玄左權之徒殫智陳力有五羖大夫之
勞而功之舉猶遄是徵君固楚望也夫楚以徵難
其勞也若是敝邑猶楚也匈奴之警甚于峒鑾土
壤之饒不及荊楚而又有巡狩之還烈徵君何重
楚而輕敝邑哉敝邑若替難爲不穀辟徵君無亦
忍敵邑之民人而置諸溝壑且以懷望于鄰國仁
者能無徵惕乎令胡馬秋勁寇我井陘又寇我雁
門又寇我郎嶺郎嶺戰却折我銳兒五千又寇我
鐵關餘僮皆起遂寇我雲中擄獲婦女數十餘萬
而滓我邊境郎憤空冀而戰又折我銳兒萬餘僮
獲黃紙二千又寇我上黨破馬陵之關燬火通九
京敝邑之危若垂石其勢莫當是以借徵君之怒
而勒哉之則名垂汾沁功銘恒霍義顯于介山風
高于晉陽此百世之休烈也願徵君就余爲拼懼
千里不穀幸敝邑之有司候于境上命使以符狗
于鄰國之壤而逆其關使無有譏者發壯七三百
護乘于道使舟有妨者若徵君與不穀均是心度
勉德敝邑肅揚仁風以化狼跋薦社稷之馨香不
穀惟是剖心而索報及茲臣庶無忘德也徵君其
深惟無忽焉
右並天祿閣外史
○陳寔傳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
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
而已 按此口對
尺牘亦載作書誤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七

楊賜 字伯獻弘農華陰人太尉震孫秉子歷位司空

與王允書 允字子師太原祁人歷司徒誅董卓為其黨李傕所殺

允為豫州刺史破黃巾別黨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深切責讓讓由是怨允譖之於帝詔徵允治罪[illegible]餘日復徵賜為太尉與允[illegible]

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

辱[illegible]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

袁隗 字次陽汝南汝陽人位太傅為董卓所誅

與人書

趙瑤在緱氏猛虎歛跡百里共

華陽志趙瑤字元珪瑤字稚珪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為書亦不言袁趙為何尺牘作袁隗與人卿從之○歛跡一作歸跡

陳球 字伯真下邳淮浦人

勸劉郃書

球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鯈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陽球小妻程璜女宮中用事節等頗聞知因白靈帝郃等嘗與陳竇交通又受取狼籍皆下獄死

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後漢書○桓帝母孝崇皇后宮曰永樂

蹇碩 中常侍

遺中常侍趙忠等書

靈帝何皇后有寵兄進為大[illegible]騎將軍久居重權蹇碩數[illegible]崩太后臨朝何進輔政[illegible]能得豪傑用從弟術亦時為上軍校尉疑不自[illegible]郭勝進同郡人親信何[illegible]碩誅之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右𢂉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閣急捕誅之 後漢書

與中常侍趙忠宋典書 漢紀

靈帝崩何皇后子辯即帝位封弟協為渤海王初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碩以辯輕佻不德二舅好脩虛名懼不能安社稷欲誅進等立協與忠典書忠典以碩書告進下獄死

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

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策其事未可知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爲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坐上書徙朔方後董卓召拜侍御史歷尚書卓誅王允収邕下獄死

與何進薦邊讓書

進字遂高南陽宛人女弟爲靈帝后拜大將軍封宛侯後謀誅宦官事敗見殺　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累官九江太守爲曹操所殺　進聞讓才名徵署令史邕深敬之以爲宜處高任乃薦於進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illegible]國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illegible]擒爲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宄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巳寧萬國

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illegible]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雝[illegible]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illegible]成伐柯不遠之則齠亂夙孤不隊[illegible]就大業問不游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illegible]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內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據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巳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誠竊悁悒怪此寶鼎未受犧[illegible]佐前熬鬻哉之間願明將軍回[illegible]讓疾病所親察之吏以屬鈇招府蹟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

年齒爲嫌則顏淵不得冠德行之[illegible]阿之功苟能其事古今一也寄[illegible]國其昌邕寢羸匍匐拜寄不敢[illegible]

同前 後漢書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爲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竊見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亂夙孤不盡家訓及就學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

絫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値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illegible]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illegible]嫌則顔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illegible]堪其事古今一也世說邊文禮[illegible]薦於曹公[illegible]

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辭郡辟讓申屠蟠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illegible]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漢書

徙朔方報楊復書 邕靈帝時坐上書下獄減死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返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徙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段公路北戶錄引載

揚赤牘載蔡邕徙朔方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按蔡邕别傳邕昔作漢記十意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此特删前數語本上靈帝書載入非也

與故郡將子橋伯尉書

知郡將杜屈麟鸞奉計王室計一作法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兎欣欣焉樂在其中矣並北堂書鈔○焉一作然中一作間

與人書

侍中執事相見無期惟是筆跡可以當面初學記○跡一作疏

書

大官令職役煩碎非文雅所使也北堂書鈔

又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又

邕薄祜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陛則對坐食則比豆並太平御覽○右二條未否是書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爲東海相徵拜議郎）

勑子胤書

（咨疾將終告其故吏朱祇蕭建等使薄歛素棺藉以黃壤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子於是奉行時稱明達）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亾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亾也不爲戚夫亾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

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穨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槨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迷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亾替所養而爲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爲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幷棺合槨以爲孝愷豐貲重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卽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

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亾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爲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卽葬平地無坆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後漢書）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

遺令書（四首）

炎有文才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病風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因病不能理對死獄中

白嚴考之神坐炎荷天之罪以致于死名殁身弊神而有知炎之歸覲在旦夕之間耳若其無知將何面目少見靈魂哉其自即安其自愛臣去矣亂矣永滅亾矣

又

白老母無懷憂懷憂何爲無增悲增悲何施寒必厚衣熱炎誰爲母厚衣暑必輕服無炎誰爲母輕服棄炎無念此常厚衣不尤不慭此常輕服矣聖人達於

死生賢者力而慕之炎之中心私有所慕每讀漢書楊王孫裸葬班固以爲賢於秦始皇意常壯之然[illegible]以見先人若炎不爲也其布巾取覆頭布衣用蔽形具棺取容身鑿地取容棺若獲罪於衆耶石槨速朽蠲其罪哉堅固不加喪葬無瀆先君之兆域必於瘠确之處而已呼其陵夫人共居也章樵云炎病不省母巳死念之至此可謂孝根於性矣○華佗傳其陵相夫人胎死腹中嘗從佗治炎妻新乳而死故云

又

白與讓考喪早葬玄讓之等元昆勉之以老母相累不可使老母無曹也加供養謝嫂以老母相托若死者復知必使其言不愧章樵云典讓當是兄之字

又

嗟哉邈之遺孤其名曰止戈汝長自爲之寧咨爾止戈汝未有所識吾謂汝有所識其先見汝耳汝未有所聞吾猶謂汝耳有所聞而告汝人之喪也非父則母非昆則弟非姊則妹人之孤也亂齒其少矣汝之孤也曾未滿兩旬汝無自以爲微弱物有微弱於汝者乃其長而繁焉后稷棄之寒冰隘巷矣汝比之猶逸焉於菟之在虎乳極也汝比之猶易焉乃終不在乃始在在懼惟生無懼管蔡之逸厥終終不逸之易

厥終不易言咨嗟止戈汝能言則讚之顛言汝能行則履我之所訓剛焉柔焉弱焉彊焉學焉愚焉仕焉隱焉懼汝身之柔可不厲汝以剛乎懼汝之剛可不厲以柔乎懼汝之弱可不訓汝以彊懼汝之愚可不昜汝以學懼汝之隱可不勑汝以仕乎消息汝躬調和汝體思乃考言念乃考訓必博學以著書以續受父母久業我十七而作鄘篇二十四而州書矣二十七而作七平矣其賦誦誄自少爲之苟我戒汝尅從祭爲其苟示誡汝克遵梁莫爲若汝無逸于丘無湎于酒無安於忍事君莫如忠事親莫如孝朋友莫如

信脩身莫如禮汝哉其勉之下邳衛府君我之諸曹掾督郵濟北甯府君我由之成就陳留韓府君察我孝廉陳留楊君辟我右北平從事祭酒今我溺于地下恩則孤而靡報汝有可以倒戟背戈無孤之矣蔡伯喈與我初不相見吾仰之猶父不敢以爲兄彼必愛以爲弟九江盧府君父事之張公裒張子傳幼業王延壽王子衍我之朋友也鮮于中優吾先姑之所出也若不足焉汝苟足往而朝覲之汝不斂往從之學焉汝苟往取任焉咨爾止戈吾蔑復有言焉其永覽于此維熹平六年冬十二月乃裂裳書鄴篇州書皆字

學之書七平蓋效枚乘七發體○古文苑

張芝字伯英奐之子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與太僕朱賜書 賜杜陵人時稱工書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誇故芝嘗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王愔文字志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三輔決錄注襲字元嗣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于前代襲與羅暉拙書見蚩於張伯英英頗自矜高與朱賜書○王僧虔名書錄羅暉趙恭與芝同時見稱西州衆頗惑之芝與朱寬書自白

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藝文類聚

與朱使君書

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後漢趙一非草書云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云云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忻忻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

與李幼才書

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伯英與李幼才書

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三輔決錄注

知汝妹愁帖

知汝妹愁且得還爲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不可大觀帖作處終年纏此當治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比去復

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游悉誰同故數往虎丘不此甚蕭索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論聽故也治一作復竟一作意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往並侍郎耶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勤

二月八日復得鄱陽等多時不耳爲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廣深彌邁想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逐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

捐棄漂没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
比故遂簡絶有緣復相聞飡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淳化帖○黄伯思法帖刊誤云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傅幹（字彦林北地靈州人漢陽太守燮之子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與張叔威書（張猛字叔威奐子仕武威太守爲賊所圍自殺）

吾與足下義結素執恩比同生（太平御覽○素執初學記作執素○北堂書鈔幹與蘇文師書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與延篤書語大同）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隱居著述稱爲純儒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道卒）

戒子益恩書（鄭玄別傳玄子益字益恩孔融舉爲孝廉融爲黄巾所圍赴難隕身）

（玄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
秦之都往來幽幷兖豫之域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
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
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
播殖以娱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
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
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
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
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
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
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
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
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覲墳墓觀省野物胡常
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
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已志若致聲稱
亦有榮於所生耳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
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
所憤憤者徒以亾親墳壠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

不得于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
今差多于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
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後漢書粗別傳作究觀作孝胡作曷咨爾作吾）

趙商子（河内人字子聲○晉李宓傳宓釋河内趙子聲讖詩賦之屬二十餘篇）

請鄭康成學書

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于是乎出猶
樹木之有枝葉本根於是乎庇也

遺■文書

北海鄭玄字康成學之淵府今與業共往就之故皆

不暇領命 並北堂書鈔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爲北海太守歷遷少府許曹操爲路粹枉奏棄市○李充翰林論云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之文也

與曹操論盛憲書

憲字孝章會稽人初爲臺郎路逢融時十餘歲載歸與言知其奇尋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歸鄉里孫策平吳忌憲名因之融與操書由是徵爲騎都尉徵命未至爲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書鈔與錄

與曹操論酒禁書

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魏略操爲司空威德日盛融以舊意書疏倨傲京兆脂習常責融不從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夫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

定人以齊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 張璠漢記○九州春秋亦載酒星之燿作酒旗之星暢其靈作揚其靈決其法作決法今末句作酒何負於治者[illegible]咫尺牘作服誤

又書此操答融書融復與之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亾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亾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亾王爲戒也孔融集○王尺牘作王

與曹操書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與操書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爾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喟曹操討烏桓書建安十三年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愼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弁案也並魏氏春秋○魏文帝典論云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

與韋甫休書陶淵明聖賢羣輔錄韋端字甫休杜陵人位至涼州牧太尉○尺牘作林甫誤

使君足下懷遠垂勳西戎即敘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雖爲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毅堪事之效也昔伯安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間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幘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

又韋康字元將誕字仲將並端子融與端書○康仕涼州刺史爲馬超所殺誕仕魏中書監

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三輔決錄注○昨日仲將又來一作昨日又見弟仲將文敏篤誠作開敏志篤○藝文前一篇尺牘仍之並誤決錄本二篇

與張紘書紘見吳紘建安四年爲孫策奉章至許宮留爲侍御史融等皆與親善後曹操聞策薨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及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融遺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鎭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循髮本見李陵傳非廣也吳書作倉髮似誤尺牘乃改作倉卒甚失其義

又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與融書自書融遺紘書美之

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
人也並吳書○張懷瓘書斷云前勞筆跡乃多爲篆

答虞翻書翻見吳

翻與融書示以易註融答之

赤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
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
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推
本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已方世清聖上
求賢者梁丘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
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虞翻別傳○非但吳志作非徒吾君

作吾子推本作原其合契作會契探賾一作探索

喻邴原書原字根矩見魏

原初署北海功曹融爲太守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以書喻原原遂到遼東

脩性保眞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
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
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
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
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
根矩可以來矣懇惻一作懇切

與邴原書

原自遼東欲歸鄉里止於三山融移書與之原於是復返積十餘年後乃遁還

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
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
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
兵之雄若棊奕爭梟並邴原別傳○未已尺牘作而已與阻兵之雄意義不貫別傳所載自明

與王朗書朗見魏

朗漢末爲會稽太守孫策渡江畧地與策戰敗績乃詣策令使詰讓朗對謝服曹操爲司空表徵之未至融與之書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武
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鯀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潸然
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
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
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獻帝春秋

與許博士書

許博士爲漢樂器融與書

今足下遠以彝器金石並志爲國家來儀之瑞亦丈
夫之大勳北堂書鈔

與宗從弟書

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困而能痞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惟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藝文類聚

與諸卿書

鄭康成多臆說人見其名學謂有所出也證案大較要在五經四部書如非此文近爲妄矣若子所執以爲郊天鼓必當麒麟之皮也寫孝經本當曾子家策乎太平御覽

又

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藝文類聚

孔融爲北海太守舉王脩孝廉脩讓邴原不聽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掾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又與高密令教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受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按此並教尺牘亦載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以狂爲江夏太守黃祖所殺

書

衡以良時散而復合選注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一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八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

與董卓書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歷遷太尉爲相國暴逆不道王允等謀誅之卓拜并州牧將兵入朝誅宦官自爲司空因廢少帝殺何太后立陳留王是爲獻帝勳爲京兆尹與卓書卓意甚憚之遷越騎校尉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疽發背卒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後漢書○終此漢紀作堪之

胡毋班字季友泰山人

與王匡書匡字公節泰山人

匡爲河內太守從袁紹起兵討董卓卓使執金吾胡毋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乃匡妹夫與匡書匡得書抱班二子號泣班遂死於獄親屬與曹操共殺匡

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内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

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虵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耻爲狂夫所害若亾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血讐亾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愼勿令臨僕尸骸也謝承後漢書○因一作拘亾人子二人一作亾人二女○資治通鑑考異云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恚卓遷怒自相乖迕疑非班書今不取

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歷位侍中兗州刺史

與劉子惠書子惠中山人後漢書作劉惠

袁紹之討董卓也劉馥爲冀州牧忌紹得衆恐將圖已治中劉子惠勸爲發兵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因諫得不死令作徒被赭衣掃除宮門外馥意猶深疑紹每貶節軍糧紹用客逢紀謀以書要公孫瓚引兵南下將襲馥使人說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牧○馥字文節潁川人

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彊兵何凶逆寧可得置英雄記○劉放云何當作阿

趙溫字子柔戒之孫歷司空進司徒

與李傕書傕北地人董卓校尉卓死進兵攻長安爲車騎將軍後誅死

傕與郭汜相攻劫獻帝幸北塢門初屯黃白城謀徙帝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移乘輿乃與傕書傕怒欲遣人害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乃止帝聞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太切可爲寒心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張濟自陝和解之帝始得出

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事睚眥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民生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獻帝起居注○戶釋後漢書作戶說今事睚眥之隙作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民生作人在詔命三句作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不解作不達引兵作引軍生民作人民○漢紀戶釋作戶喩民生作民在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

奏記太僕朱儁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歷太尉錄尚書事

儁初爲河南尹棄官奔荊州已復進兵屯中牟移書討卓卓被誅其將李傕郭汜作亂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乃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傕等奉迎天子奏記於儁傕徵儁入朝爲太僕謙等遂罷

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

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以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竝共諮諏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 後漢書

公孫瓚 字伯珪遼西令支人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與袁紹書

瓚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紹屢破瓚軍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紹引軍南還

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 英雄記

同前 後漢書

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竝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與子續書

瓚從鎮易京爲紹攻困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刻期兵至舉火爲應紹偵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破滅之

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跋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亾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典畧

同前 陳琳更書

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歸人滀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騾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亾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 後漢書○魏氏春秋載陳琳更書曰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

韓馥 字文節冀州牧以州讓袁紹自殺

與袁術書 術見後

是時有四星合於箕尾復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劉虞當代立與術書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

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 吳書○袁山松漢紀初平二年十月日有重兩倍復與術書曰凶出於代郡

袁紹 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領冀州牧拜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袁山松後漢書云紹司空逢之孽子袁術與公孫瓚書紹非袁氏子

與曹操書

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與操書操拒答之

可都甄城當有所立 ○獻帝起居注甄一作鄄

曹操答袁紹 操見魏

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嚮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魏書

與從弟術書

時議者以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托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

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内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

袁術答從兄紹書

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

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耻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 並吳書○太傅公袁隗爲董卓所誅紹術叔父

與公孫瓚書

瓚初爲中郎將從幽州牧劉虞與虞有隙遣從弟越詣袁術自結是時術遣越隨其將孫堅屯陽城拒董卓袁紹使周昂奪其處越攻昂爲流矢所中死瓚怒遂進軍攻紹會天子遣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封易侯因脅訓斬虞紹遣麴義虞子和將擊瓚瓚數敗乃走還

易京固守紹與瓚書瓚不答而增脩戎備卒為紹所破自殺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亾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為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賢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

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泜上毒徧生民辛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眾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爇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其忿遂至積屍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惸然無黨又烏桓穢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

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

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亾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内之廣耳惡名以速朽亾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漢晉春秋○毀一作瓻上一作彊上奔北一作奔背皆足下同州一作皆與足下同州

袁術 字公路紹弟歷河南尹虎賁中郎將爲後將軍僭號兵敗憤死

與呂布書

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與布書布勒兵襲備獲其妻子

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讐恥使術

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亾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佗所乏少大小惟命 英雄記○記云布初入徐州書與術術報書○董卓殺袁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金尚字元休京兆人爲兖州刺史東之任曹操巳臨兖州尚依袁術後爲術所害見典略

同前 後漢書

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爲術報恥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惟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惟命

與沛相陳珪書

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術爲曹操袁紹所破與珪書時珪子應在下邳術脅質應圖必致珪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乂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 歸漢紀作福

陳珪荅袁術書 珪下邳人太尉球弟子爲沛相增秩中二千石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亾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内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

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坎不能也並後漢書○擬漢紀作歸惠作恩

與兄紹歸帝號

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累世公侯袁氏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遂造符命置百官自號仲家及為曹操所攻兵弱將死衆情離叛遂歸帝號於紹紹深然其計

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

續絶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後漢書○魏書漢之失天下久矣天下作天子此與周末無異作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惟作卒以位作比德獎微作拯弱

表敘

與從兄紹書

曹操與袁紹相拒官渡破其將淳于瓊等上表白紹罪狀言紹從弟濟陰太守敘與紹書

今海内喪敗天意實在我家神應有徵當在尊兄南兄臣下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則北兄長以位則北兄重便欲送璽會曹操斷道獻帝起居注○紹居鄴術居壽春故云南北

耿包漢紀作苞

白事袁紹

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私使主簿耿包密白紹以包白事咨軍府議者咸以包為妖妄宜誅紹殺包以悅衆然遂有逆謀

赤德衰盡袁為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獻帝春秋○漢紀云赤德運衰曆數將改宜順天意以應民望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為荆州牧

諫袁譚書古文苑是時王粲依劉表荆州因為作書後漢書注二書並見王粲集

袁紹領冀州牧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欲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紹薨未及定嗣其下逢紀審配宿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比於譚配等矯遺命奉尚為嗣二子因以兵相攻尚圍急譚奔平原詣曹操請救表遺書諫之後操還救譚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復背操操討誅之尚熙奔公孫康于遼東康斬首送操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絶為異身初聞此問

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讐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亾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残親戚相滅葢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

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為毋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後漢書

同前 魏氏春秋

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亾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飛於干旍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膂絶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葢有之矣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卽異抏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讐國豈可

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冀州不弟之慠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捐前忿遠思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

與袁尚書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厮養罄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illegible]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

治道內外之言造交遘之隙使士民不協玆嫌竝作聞之諤然爲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管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敦穆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亾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强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是故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責當惟曹

氏是務不爭雄雌之勢惟國是康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垢罪下爲隸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爲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迋火與火相爛則燋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數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爾有難忍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兄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亦上策邪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爲主是以眾寡喁喁莫不樂表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亾嚮然景附未有華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謬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爲强危者自以爲寧誠欲戮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亾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伯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猶尚不可況失義以自亾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昔齊公孫

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箇姜氏危哉表與劉左將軍及北海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爲悲傷也今整勒士馬憤踊鶴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信幷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古文苑○郭圖字公則辛評字仲治　與昭評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東此書所云貴弟顯雍者豈謂買邪曹瞞傳買尚兄子漢書云熙字顯雍古文苑云審配有書臨表槃亦爲脩書荅之　左將軍劉備北海太守孫公佑名乾初備領徐州辟爲從事將適荆使劉表將與備俱在荆州○宋章撫云不三四年表氏竟爲曹操所滅劉表亦廢嫡立庶禍同一轍

同前 魏氏春秋

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彊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曹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

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奬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爲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表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

審配 字正南魏郡人爲袁紹治中

獻袁譚書

譚尚相攻尚軍于館陶譚進攻之尚大破譚軍尚使配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譚得書悵然既劫於郭圖遂戰不解曹操進攻鄴生獲配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乃殺之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祓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

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卽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戮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爲鴈行賦爲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

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弁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發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剔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君

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鬬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必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跂踵鶴立連結外讐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危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漢晉春秋○抄發一作鈔掇以望一作又望危民一作厄民敷躬一作袒躬

同前 後漢書

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夷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

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憒隔我州君臣寤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效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異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讐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

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敷躬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玦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漢九

呂布
字奉先五原九原人歷奮威將軍封溫侯後自號徐州牧曹操劉備攻殺之

答曹操書
布屯山陽獻帝有手筆版書召布布遣使上書以布為平東將軍封平陶侯操手書厚加慰勞布說將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以書答操○後漢書云陳珪欲使子登詣太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往并奉章謝恩操與登相結為內應

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

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

曹操答呂布書
初布上書拜封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操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 並英雄記○操前有書與布布答書操再答之

與韓暹楊奉書
暹奉並白波賊帥奉為李傕將仕車騎將軍劉備攻殺之暹為

大將軍領司隷校尉還并州為張宣所殺布為徐州牧初以女許婚袁術子及術僭號使韓胤告布沛相陳珪勸布北通曹操而絕婚袁氏布女已在途遂追還斬胤送操術怒遣大將張勳橋蕤與韓暹楊奉連勢攻布布復用珪計致書說奉暹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暹奉得書即迴計從布大破勳等於下邳生擒蕤所殺傷殆盡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袁術造逆當共誅討奈何與賊臣還共伐布布有殺董卓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破術建功於天下此時不可失也九州春秋

同前後漢書

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

與袁術書

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畧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布渡淮術自將兵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于水北大咍咲之而還

足下恃軍彊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英雄記

與蕭建書

布攻術時東海蕭建為琅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建即遣齎牋貢良馬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董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

智者詳共議之英雄記

陳登字元龍珪子廣陵太守加伏波將軍

遺袁紹

徐州刺史陶謙死州人迎先主先主以袁氏四世三公欲讓與術北海相孔融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先主遂領徐州登等遣使詣紹紹答之

天降灾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

袁紹答陳登等

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並獻帝春秋

張超字子並河間鄭人靈帝時從朱儁征黃巾爲別部司馬○廣陵太守張超壽張人亦同時與太尉朱儁薦長安令袁遺遺字伯業紹從兄歷揚州刺史

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張超集

牋

中外雲擾萬夫鼎沸選注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

報陳琳書琳見魏○尺牘載隔闊相思至可爲心哉作陳琳與臧洪書誤

洪初爲廣陵太守張超功曹甚見愛信說超與諸州糾合義兵誅董卓未遂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行至河間而值幽冀交兵因寓于表紹紹見洪重之以洪領青州刺史從東郡太守曹操圍超於雍丘洪聞之勒兵請紹救超紹不許超遂破滅洪怨紹絕不與通紹兵圍之不下使洪邑人陳琳與洪書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書城陷見執不屈紹殺之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卽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

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昔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

貧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亾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

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傚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

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魏志○英雄記袁紹使張景明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　呂布從紹請益兵還洛紹外言當遣內欲殺之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琴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　裴松之注按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將軍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而以小忿枉害於勳疑此是子璜　公孫瓚字伯珪張揚雲中人張燕常山人本黑山賊後助瓚與紹爭○王人即指紹也

同前　後漢書

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叙禍福公私切

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損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心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不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喢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

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悦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漢紀吾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末離作末異）

丁沖（沛郡人爲司隸醉死）

與曹操書

（沖宿與操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操書操遂謀迎天子東遷許以沖爲司隸校尉及操建魏國沖已卒辟其子儀爲掾）

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魏略）

張詵 字彥承上虞人

難丁孝正書

詵與同鄉丁孝正相親孝正葬送過制詵書難之

吾聞班固善楊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倮以矯世君子弗爲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會稽典錄

桓儼 字文林沛國人有清節見謝承後漢書

遺陳業書 業字文理會稽人見會稽先賢傳

陳業少持操沛國桓儼當世英俊避地會稽聞業高節欲與相見終不獲後儼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水經注稽山上有白樓亭儼臨去遺書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

會稽典錄云會稽太守濮陽興問郡士於門下書佐朱育育曰近者太守上虞陳業絜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官棄祿遁迹黟歙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

從容養高動靜履直季世多艱爰適樂土側聞高風饑渴話言知乃深隱邈然終時求仁斯得勤而無憾齊蹤古賢何其優哉 藝文類聚今本訛列

司馬徽 字德操潁川陽翟人隱居荊州及荊州平爲曹操所得欲大用之病卒

誡子書

聞汝克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藝文類聚

與劉恭嗣書 劉廙字恭嗣董正則別傳云劉恭嗣少有異名聞司馬德操故往見馬遇其方耕於是釋耒下往相就而言

黃旗紫蓋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乎 ○選注江表傳云司馬徽論運命曆數云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

袁徽 陳郡扶樂人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兄渙及霸皆仕魏

與荀彧論士燮書 燮字士威蒼梧廣信人在交阯四十餘歲加左將軍

燮爲交阯太守謙虛下士士人多往依避難耽玩春秋爲之注解徽亦在彼中與尚書令荀彧書其見稱如此

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

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閡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吳志

與荀彧論許靖書 靖見蜀

靖初依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避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乃書與尚書令荀彧

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

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蜀志）

李固

與弟圄

（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啟犍爲牂牁越嶲州之疆壤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乃徙此故固與弟圄書）

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乎（水經注○王云此非李太尉也

太尉益州人年五十四鼎按獻帝起居注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傕爲大司馬則又一李固矣未詳此復爲何）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

與妻徐淑書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嘉以書還迎淑答之）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所苦故爾未有瘳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有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藝文類聚○未有瘳損姚寬西谿叢語作尚未有瘳風塵作飛塵）

徐淑

答夫秦嘉書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

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未宜叢語作惟亟詠萱草之諭作誦萱草之詠伴列舊作伴例誤）

嘉重報妻書

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別悵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幷寶釵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一云今致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除穢又云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耀首又云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惡氣○顧有叢語作顧尤且好作妍媸形作及好香作妙香間書鈔）

作頌文彩作文藻世所希有作爲世所希

妻又報嘉書

既惠今音兼賜諸物厚顧慇懃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喩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云今君征未旋鏡將何施明鏡鑒形當待君至

又

今奉金錯盌一枚可以盛書水琉璃盌一枚可以服藥酒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又云今奉箎牛尾拂一枚可拂塵垢

又

今往龍虎組緹履一緉又云今奉細布襪二量又云今奉嚴器中物幾具又云今奉越布手巾二枚○並太平御覽○劉子玄史通云東漢一代賢明婦人如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生此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言行相乖者也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幽明錄云隴西秦嘉雋秀之士婦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爲曹椽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而問之云適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齎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悉如夢

竇玄妻玄字叔高平陵人

別夫書

玄狀貌絶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之名古怨歌亦名蠱歌○摯虞三輔決錄注云叔高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絶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叔高時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王儉褚淵碑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貧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旻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斯處藝文類聚○古怨歌云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華陽國志漢中士女云杜泰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妾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勤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按此本非書尺牘刪取教男之語爲寄于元珪季珪

黃巾賊

移曹操書

操領兗州牧擊黃巾賊賊稍折退乃移書操操設奇會戰戰輒禽獲

昔在濟南毀壞神壇其道乃與中黃太一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漢行已盡黃家當立天之大運非君才

力所能存也魏書（以）宋書天文志云黃巾賊起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此魏氏依劉向自云土德之符也

劉伯文鬼

冥中與兒佗書

建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病死埋城外已十四日比舍蔡仲聞冢中有聲發出遂活自言為司命誤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相勞問以書一封與其兒佗娥乃致伯文書佗識其紙是父亡時送箱中也書不可曉詣費長房讀之到期於城南待之果至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我所寄李娥書不耶因與藥一丸辟來年妖癘

告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干寶搜神記

梅嘉祚閱後漢九卷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蜀漢一

先主

姓劉名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初為安喜尉歷豫州刺史左將軍取蜀即帝位三年謚曰昭烈皇帝

報孫權

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等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先主先主內欲規蜀乃偽報之後先主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

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吳志

同前華陽國志

先主領荊州牧權遣使求共伐蜀主簿房觀曰若為吳先驅大事去矣今但可讚之言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彼必不越我而有蜀也先主乃報權書權果輟計

益州不明得罪左右庶幾將軍高義上匡漢朝下輔宗室若必尋干戈備將放髮歸於山林未敢聞命

獻帝春秋云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荅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

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益州一段尺牘載作孫權報先主先主答孫權鼎掖原文止言遣使報權不明爲書疑即前書各自分載耳

貽劉璋書 張魯與巴人叛璋遣迎先主使伐魯時曹操征吳孫權呼先主自救先主貽璋書且求益兵與資寳璋但與兵四千餘皆給半

孫氏與孤本爲脣齒今樂進在清泥與關羽相拒不往赴救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華陽國志

答諸葛亮表請張裕 裕字南和蜀郡人州後部司馬○亮見後

裕曉占候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諍漢中不驗下獄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之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甍皆如裕所刻

芳蘭生門不得不鉏 蜀志○典略魏武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與陸遜書 孫見吳

先主爲吳所敗退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各表言備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以爲曹丕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決計輙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先主復與遜書遜答之

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

陸遜答先主書

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 並吳錄

遺勅後主 章武三年先主崩于永安宮遺詔勅後主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

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可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諸葛亮集載○射援扶風人爲從事中郎○臨終戒命例不載入此則爲勅非若終制遺命之屬也

後主 名禪字公嗣先主子在位四十一年降魏廢爲安樂公

詔策諸葛亮

建興六年亮出軍祁山遣馬謖督兵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敗績請自貶三等爲右將軍冬復出散關圍陳倉與王雙戰斬之明年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退走遂平二郡

因詔策亮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勛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詔蔣琬 琬見後

諸葛亮卒以琬爲尚書令俄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後主詔琬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爲大

司馬

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摠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 並蜀志

奉鄧艾降書

艾等數道攻蜀後主用譙周策奉書降艾其書郤正所作也艾大喜即報書承制拜後主驃騎將軍○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仕爲郎至令入魏終巴西太守

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敕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惠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亾敕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 蜀志

鄧艾報後主書 艾見魏

王綱失道羣英竝起龍戰虎爭終歸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亾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人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王隱蜀記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爲丞相封武鄉侯領益州牧

上先主書 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馬良上先主書已而軍師龐統中流矢死

亮筭太乙數今年歲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於將帥多凶少吉太乙飛鈴

答關羽書 羽見後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書與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羽美鬚髯故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漢偏將軍歸蜀歷驃騎將軍

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

與杜微書 微字國輔梓潼涪人 微先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先主定蜀微稱聾閉門不出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

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覿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賢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

答杜微書 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之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勸農育養民物竝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求去乎

與張裔書 亮北住漢中欲用裔爲留府長史問楊洪對曰裔天姿明察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

留向朗初裔子爲洪吏微過受罰裔以爲恨時或疑洪自欲作長史或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諭者由是明洪無私

君昔在陌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張裔傳裔劉璋時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先主以裔爲巴郡太守益州耆率雍闓不賓遂送裔於孫權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請裔還蜀○述字元儉

與張裔蔣琬書

亮辟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李邵字永南廣漢郪人爲丞相西曹掾治中從事○馬良字季常見後

又

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並蜀志○心存一作存心

又

令史失賴厷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益多矣厷零陵人太常賴恭子爲丞相西曹令史早夭顒亦荊州人爲丞相主簿東曹屬典選舉○陳壽注楊戲季漢輔臣贊

與蔣琬董允書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歷侍中守尚書令

李平坐誣罔廢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陳震字孝起見後

與孟達論李嚴書達見後○平初名嚴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

與孟達書

達與劉封不和叛歸魏爲新城太守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言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盡不信沖言委仰名公無復已已亮將北伐欲誘達爲外援乃與達書達得書數相交通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達初亮欲與達書費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事先帝背叛反覆之人何足與書

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並蜀志

答李嚴書嚴字正方南陽人

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之

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諸葛亮集

又

吾受賜八十餘斛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北堂書鈔

與李豐官至朱提太守

初亮以李嚴子豐爲江州都督命嚴以中都
護署府事嚴改名平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
值天霖雨運糧不繼呼亮來還軍退乃更陽
驚軍粮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詐退
欲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書疏表廢爲民又教
與平子豐後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
補復策後人不
能故以激憤也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奬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
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
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詘亦乃
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寛慰都護勤追前
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
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

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
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諸葛亮集

與吳王

所送白㲠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慙 北堂書鈔

與陸遜書

恪爲亮兄瑾之子孫權置節度官典掌軍糧
將用恪亮與遜書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點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
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爲啟至尊轉之 江表傳

與步隲書

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
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水經注○地理志斜水出衙嶺
北至郿注渭水又東逕馬冢北亮與兄瑾書○魏略
甚亮出祁山與司馬懿書云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
也 孟建字公威汝南人少
與亮俱游學爲凉州刺史

與兄瑾書 瑾見吳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㲠西方
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太平御覽

又

蜀志趙雲本傳云亮駐漢中出軍揚聲由斜
谷道令趙雲與鄧芝往拒曹眞而身攻祁山
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又趙雲別傳云
雲敗退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
士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
十月爲冬賜按與瑾此二書似即其事也

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岸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
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
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彊也 岸一作崖

又

頃大水暴出赤岸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
苗一戍赤岸屯田一戍赤岸口但得緣岸與伯苗相
聞而已 趙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鎮東將軍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車騎將軍

又

渭水又東與陽溪合上承斜水水自斜谷
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故亮與兄瑾書

有綏陽小谷雖山崕絕重谿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

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水經注）

又

（震爲衛尉入吳賀孫權踐阼亮與瑾書）

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蜀志）

又

（孫松字子喬權弟子爲射聲校尉卒亮與瑾書）

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吳志）

又

（殷禮字往嗣吳郡雲陽人通占候張溫以入蜀亮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瑾書○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守吳縣丞孫權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遷至零陵太守○張溫傳溫坐暨豔事幽之有司權下令曰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

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者也（殷氏家傳○尺牘載云殷往嗣秀才之僑肸者也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併前二語爲書）

又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子亮先未有子求喬爲嗣拜駙馬都尉）

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諸葛亮集○尺牘作喬本當出筆誤）

又

（亮子瞻字思遠建興中亮出武功與瑾書瞻後爲衛將軍拒鄧艾戰死）

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蜀志）

誡子書

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藝文類聚○欲一並作須研精作厲精理性作治性悲守作悲歎）

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諸葛亮集○於亂一作遠亂）

誡外生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彊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

凡庸不免於下流矣太平御覽

牋

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水經注漢水又東黑水注之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亮牋云云指謂是水道則有里也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書

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北堂書鈔

又一作牋

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南中志○漢嘉朱提並郡名朱提銀重以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右二條無題但載云諸葛亮書未審是否○朱提音徐時

蜀志蔣琬傳諸葛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之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太平御覽載諸葛亮與張裔教曰去婦不顧門非不入園以婦人之性草萊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按張裔傳裔爲益州太守州者率雍闓趦趄不賓執裔送吳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因請裔還則此教必芝使時與裔者然其時非相臨恐當爲書不得言教也

董和傳諸葛亮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按此並爲教尺牘亦載

弘明集載釋玄光辨惑論解廚篡門不仁之極曰昔張子房漢中解脫大集祭酒及諸鬼卒酬進過常遂致譽迸寵聲遐布遠達帆方劉璋敎曰夫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厚身脩味奚能尚道　按此爲璋敎尺牘作諸葛亮與張裔誤

襄陽記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按此明言顒入諫何得爲書尺牘亦載

張松蜀郡人

與先主及法正書

劉璋字季玉襲父焉爲益州刺史松爲別駕從事時曹操征荊州已定漢中璋遣松詣操操不復存錄松還說璋絕操而遣法正迎先主會操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欲東行松與先主及正書松兄肅懼禍白璋發其謀璋收斬松

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蜀志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爲尚書令護軍將軍

與劉璋牋正初依璋爲都陽令召署軍議校尉不任用及遣迎先主陰獻策取蜀軍圍雒城正與璋牋進成都璋開城出降先主以正爲蜀郡太守

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巳危禍害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增尤猶貪極所

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爲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巳固米穀巳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巳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爲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巳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一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亾二吏民疲困思爲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爲益

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巳入心腹坐守雒都存亾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蜀志○先主時爲左將軍孫車騎謂孫權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初仕劉璋蜀降從先主爲左將軍長史至太傅

與曹操書

靖靈帝末爲尚書郎典選舉董卓之亂奔揚州轉依會稽太守王朗孫策東渡江走交州鉅鹿張翔使交部乘勢篡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與操書翔搜所寄書疏盡投之水

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濶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

據三江五湖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絶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絶元賢被害老幼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侍前到此郡計爲兵害及病亾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爲亾虜憂悴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趾太守士威彦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討誅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云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若荆楚平和王澤南至足下忽有

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倘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高爵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于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

失道卽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興廢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寬和羣司審量五材爲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勳於金石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蜀志○士燮字威彥張津字子雲交州刺史

關羽字雲長河東解人爲偏將軍封漢壽亭侯吳呂蒙襲荊州見殺

上玉璽牋

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楊用修古文韻語○

按蜀志先主爲漢中王太傅許靖等上言請卽帝位曰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伏漢水云云則此非羽牋也不知用修他何所據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蜀漢二

王商字文表廣漢人

與秦宓書商劉璋時爲治中從事與宓書勸仕宓答之書

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蜀志

秦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歷大司農

答王商書

昔堯優許由非不洪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爲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爲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翺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爲樂無憂爲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蜀志○斯乃一作此乃

奏記州牧劉馬薦儒士任定祖馬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益州牧○任安字定祖廣漢人益部耆舊傳劉馬嘗表薦於朝王塗隔塞遂無聘命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脩巳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

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愼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蜀志○黃髮一作蹇叔

與王商書

商爲蜀郡太守爲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故宓與商書欲及揚雄司馬相如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揚子不載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蜀志

報李權書

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衡用之何爲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爲大君子以博識爲弘宓報書○按權仲尼數語疑是與宓書故宓報

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亾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馬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蜀志

宋仲子（名忠南陽人入魏）

與王商書

（許靖入蜀劉璋以靖爲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商書）

文休倜儻瑰瑋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爲指南（蜀志）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爲從事祭酒隨征吳戰歿）

報巴西太守龐羲

（畿劉璋時爲漢昌長太守龐羲以亂世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羲懼將謀自守遣羲子郁宣旨索兵畿報之義知識必不爲巴厚陳謝於璋璋遷畿江陽太守）

郡合部曲本不爲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季漢輔臣贊注）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爲左將軍西曹掾終尚書令）

答劉先書（先字始宗零陵人爲劉表別駕博學強記後爲魏尚書令）

（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先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之○蜀志注引零陵先賢傳劉先主遣不疑就巴學尺牘依之云先主在荆州鼎按先賢傳劉先甥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魏太祖忌而刺殺之摯虞文章志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本載甚明且考巴傳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巴北詣操辟爲掾後遠適交趾與諸葛亮書是矣及先主定益州巴自交州還辭謝罪負則先主初未嘗與巴有故也況一不疑既爲先主甥又劉先甥耶蓋由劉先之訛於劉先主訛耳）

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摧鸞鳳之艷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零陵先賢傳）

與諸葛亮書

（巴初就曹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遂遠適交趾道還京師時亮在臨烝巴與亮書）

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荆州矣（零陵先賢傳）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歷諫議大夫）

上漢中王疏

（先主爲漢中王羣臣議欲推稱尊號詩上疏忤指左遷永昌從事）

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蜀志）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初仕州書佐爲劉璋所髡鉗乃見龐統致之先主）

與太守許靖薦秦宓書

（羕驕傲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勑薦之）

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

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與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澹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蜀志

獄中與諸葛亮書

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爲治中從事羕形色囂然自矜得遇亮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

可保安先主左遷羕江陽太守羕不悅詣馬超謂先主老革荒悖又謂超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難定也超大驚懼退表羕辭收付有司羕於獄中與亮書竟誅死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羕一朝狂悖自求葅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倉卒感激頗以被酒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

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墜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蜀志○墜一作憤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歷仕蜀中從先主征吳敗績被害

與諸葛亮書

先主領荊州辟良爲從事及入蜀亮亦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

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爲諸葛亮與孫權書

良爲左將軍掾使吳良謂亮曰今爲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權敬待之

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 竝蜀

馬謖 字幼常良弟歷越嶲太守爲丞相參軍

與諸葛亮書

謖入蜀除越嶲太守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出兵祁山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退還漢中謖下獄臨終與亮書亮自臨祭待其孤若平生

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襄陽記

李嚴 字正方南陽人歷光祿勳中都護以罪廢

與孟達書

嚴拜尚書令與諸葛亮竝受先主遺詔輔少主亮出軍漢中嚴爲前將軍屯江州與達書

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 魏志

張裔 字君嗣成都人歷輔漢將軍

與所親書

丞相諸葛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其恢啁流速皆此類

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蜀志

陳震 字孝起南陽人歷尚書令衛尉

移吳關候

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踐阼入吳界移關候到武昌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

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部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

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 蜀志

劉琰 字威碩魯國人爲固陵太守歷遷車騎將軍後坐罪棄市

與諸葛亮牋

琰爲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車服飲食侈靡好聲樂與前軍師魏延不和亮責讓之琰謝以牋亮遣還成都官位如故

琰稟性空虛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紛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

身中穢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至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放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蜀志○紛紜一作紛紛）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

在魏與劉封書

（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先主至荊州養封爲子及克蜀以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達迎先主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進攻上庸先主恐達難獨任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並不承命又封與達忿爭不和達降魏爲新城太守與夏侯尚徐晃共襲封與封書不從兵敗還成都賜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

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讐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以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則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有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避禍猶皆如斯今

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亾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蜀志）

與劉封書（此堂書鈔不言何人與封書）

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世讖也

與諸葛亮書（達降魏於是連吳固蜀圖謀中國司馬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初達與亮書及兵到又告亮亮以其數反覆不救爲懿所斬）

宛去洛八百里去此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又

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華陽國志）

又

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又云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微意焉○太平御覽）

雍闓（本益州大姓據郡反爲高定將所殺）

答李嚴書（闓等聞先主薨驕黠滋甚以益州叛歸吳吳主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嚴與闓書六紙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其桀慢如此）

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蜀志○王華陽國志作主鼎立作瓜分）

張嶷（字伯岐巴西南充國人爲越巂太守拜盪寇將軍與魏將徐質戰歿）

與費禕書（漢表傳作諸禕戒）（嶷見禕爲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後禕果爲魏降人郭循所害）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蜀志○明將軍傳作明公鑒作覽）

與諸葛瞻書（吳太傅諸葛恪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嶷與書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

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平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

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竝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蜀志○不平下人有脫誤）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綏軍將軍拜中軍師）

與後軍師費禕書（諸葛亮卒拜蔣琬大將軍領益州儀自以年宦在琬前雖同爲參軍長史已常征伐勤苦更處琬下書怨望詔禕俾表其言廢儀徙漢嘉）

公亡際吾當舉衆降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悔不可追 華陽國志○蜀志楊儀傳儀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衆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不云書

姜維 字伯約天水冀人歷遷大將軍後主降魏鍾會將維等據成都以叛爲將士所併誅

報母書

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

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晉書五行志○孫盛雜記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與後主密書

鍾會既破蜀陰懷異圖維以計構之情好歡甚因教會誅北來諸將既殺會盡坑魏兵

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

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 華陽國志

蒲元 傳云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異類之事若出神手嘗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稱絕當世

與丞相諸葛亮牋 牋一作牒

元爲亮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運元牋與亮作木牛

元等輒率雅意作一木牛廉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糧也 蒲元別傳○亮集載木牛法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豈即用元牋中語邪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五終　梅咸祚閱蜀漢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一

武帝曹操

字孟德沛國譙人父嵩太尉嵩本中常侍曹騰養子姓夏侯操初舉孝廉爲郎歷司空爲丞相進位魏王子丕篡漢追尊太祖武皇帝

與少府孔融書

操以融論建太廣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御史大夫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故書激厲融融答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初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江表傳獻帝嘗見慮及少府孔融問慮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

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曹操以書和解之

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爲君破家爲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爲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

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
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
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
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
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爲人臣進不能風
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爲國破
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選注路粹爲曹公與孔融書

孔融報曹操書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
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覆

過揜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
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之功而
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
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
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
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
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
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
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執者欲以取勝爲榮
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壚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
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
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
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
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脩
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並後漢書○太平御覽融與路粹書朱彭寇賈之徒當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患輕薄劣弱者如兩虺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按本此書中語

遺孫權書

操征荆州劉琮降得其水軍遺權書權以示羣臣莫不響震失色周瑜於赤壁拒敗之

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
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江表傳

同前通典

今將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

與孫權書

赤壁之戰權將周瑜大破魏軍操敗走曰孤不羞走後與權書

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
名江表傳○病一作疫○按此即阮瑀爲武帝與權書中語而文小異江表傳誤入耳

與太尉楊彪書彪字文先弘農華陰人歷司空魏篡漢欲以爲太尉固辭免

彪子修字德祖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修與丁儀等爲之羽翼是時植幾爲太子其後植驕侈見疏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又袁氏之甥於是以罪誅之操及卞夫人與彪等書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幰七香車一乘青牸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韡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

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太平御覽載有十鈴眊一具青氊牀褥三具銀角杖一枝又云今遺足下貴室錯綵羅縠錦袍一領

楊彪答曹操書

彪白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鹵謬見采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恒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慰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用以自釋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眾賜益以悲懼

卞夫人與楊夫人袁氏書卞琅邪開陽人操妃後尊為皇太后

卞頓首賢門不遘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疋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為承納

袁夫人答卞夫人書袁夫人袁術姊一云妹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越分應至此念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並古文苑○修子囂知名晉世○王弇州云操殺楊修而慰藉其父殆若此固姦雄之常然為彪者亦已危矣彪漢室元老復受曹丕名祿故不得從管寧例然予有疑於此書者操封魏王始爭漢中還乃殺楊脩卞已為王妃不應稱夫人亦不應稱操明公也且操久已禮絕百僚而書辭若僚寀者恐未可信

報荀彧

太祖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其宜復置九州者以爲冀部所統旣廣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爲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因報彧

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後漢書

與荀彧書

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彧固辭以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彧乃受

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爲匡弼君之相爲舉人君之相爲建計君之相爲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荀彧別傳

報荀彧書

初太祖與袁紹相拒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及紹破敗以河北未易圖欲南征劉表彧並諫止因表上二策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彧深辭讓太祖乃以書報之

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耶荀彧別傳

與荀彧書

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彧書彧薦郭嘉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

又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爲司空軍祭酒封洧陽亭侯卒後太祖追傷之乃與彧書

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又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以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並傅子

與荀彧書

太祖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進連營稍前與彧書

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魏志

又

湍水東南流湼水注之湼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爲陂謂之安衆港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彧書蓋於二水之間以爲公涉之艱阻也

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 水經注

又

蒯越字異度深中足智仕劉表爲章陵太守荆州平太祖與彧書以爲光祿勲

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傅子

與荀攸書 攸字公達彧從子歷位太尉

攸爲卓所擊使人說卓得免棄官歸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爲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荆州太祖奉天子都許乃遺攸書於是徵攸爲汝南太守入爲尚書令

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

巳久乎 魏志

與鍾繇書 繇見後

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繇至長安移書馬騰韓遂等爲陳禍福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千餘匹給軍

太祖報書

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魏志

答朱靈書 靈字文博清河人初爲袁紹將歸太祖仕至後將軍

太祖平冀州遣靈守許南戒之曰冀州新兵意尚怏怏鄉名先有威嚴須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答之

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内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魏書

與閻行書 行後名豔字彦明金城人

行始隨韓約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傳太祖教曰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歸約亦宜遣一子會約遣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叛謀舉約爲都督行不欲令與超合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强妻行後領西平郡遂與約相攻擊不勝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老也 魏略

報楊阜書 阜字義山天水冀人歷將作大匠遷少府

阜辟爲涼州別駕及馬超攻冀害刺史韋康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阜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因過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歔欷悲甚叙母慨然敕從阜計討超超聞阜等起兵乃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而死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太祖封阜爵關内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禄太祖報之

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爲美談子貢辭賞

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魏志○皇甫謐烈女傳作令

報蒯越書

越臨終與太祖書托以門戶太祖報之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傅子

與諸葛亮書

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五色線

令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歷侍中衛尉○按太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十八年始

進魏公及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在建安十六年太祖亦未爲公也蓋史氏追稱之令耳

太祖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

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魏志○曹休字文烈

令邴原後原見

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轉原五官長史令曰

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邴原別傳

令衛臻後臻見

臻爲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

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

賜中尉徐奕手令奕字季才東莞人

魏國建奕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反中尉楊俊左遷乃以奕爲中尉手令

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汲黯在朝淮陽爲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魏志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六　終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二

文帝名丕字子桓操長子仕五官中郎將立爲魏世子襲魏王簒漢都鄴國號魏在位七年

與曹洪書文帝時爲魏公世子

建安二十年太祖征張魯大破之魯奔瀆巴中軍入南鄭盡得府庫珍寶巴漢皆降文帝集序云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鼎按洪書云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則是文帝先有書與洪洪答之耳李善選注引文帝與洪此書故洪書有云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正答此也

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

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選注

答曹洪書此疑是洪書後丕復答之

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拊師徒無暴樵牧不臨北堂書鈔

曹洪與世子書洪字子廉太祖從弟歷驃騎將軍位特進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咲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咲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

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

附則公輸巳陵宋城樂毅巳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
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葢聞過高唐
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益部
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
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
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
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
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
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選○一人一作一夫萬夫一作萬
人未有一作焉有颷奮一作颷奪○述異記雎渙二水波若五色有文章故名繢水琳書云游雎渙者學
藻繢之綵水○按書頊琳多事不能得爲故自竭老夫之思則此似洪自爲書陳琳集爲曹洪與文帝牋

戒鄢陵矦彰書彰字子文武帝子封任城王爲文帝毒殺

曹仁行征南將軍嚴整奉法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爲書戒彰

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吳志

與吳質書質見後

質爲朝歌長遷元城令太祖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
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
遙百氏彈琴閒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
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
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
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
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
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
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意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
遨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
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
相過行矣自愛丕白魏略○治選作理彈琴作彈碁博奕作六博馳騖作馳騁共載
作竝載賓從作參從天意作天氣遨遊作遊愴然一作悽然

又

建安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魏志云阮瑀以十七年卒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以二十二
年卒質時爲元城令太子與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
東山猶歎其遠況又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
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
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竝奏酒酣耳熱仰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
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

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丕白 魏略○徐幹字偉長應瑒字德璉陳琳字孔璋劉楨字公幹阮瑀字元瑜王粲字仲宣○況又一作況乃未足作不足痛可言作痛何可言長共選作可長共何曾作何嘗君子下有者字業作言述作下有之字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作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愍作痛然作恐夕作夜何時復類昔日作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又云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

吳質答魏太子牋 字季重濟陰人歷振威將軍封列侯侍中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亾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竝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

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堪以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根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

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値風雲之會時邁齒戴猶欲觸胃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文選○不根持論一作不能持論謝國下）

（藝文有云幸以賤以平生一作平日）

又與吳質書

（初曹眞曹休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及太子即王位休眞以宗親並受封爵出爲列將而）

（質故爲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

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缻罄罍恥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魏畧）

吳質答魏王丕牋

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選注○曹休字子烈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並歷大司馬）

又

其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太平御覽○此疑即前書中語也○選注又引質答太子牋云雖云幽深覗險若夷）

啁劉楨書（楨見後）

（太子初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啁楨楨答之楨辭指巧妙皆如是）

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爲一作而手一作所）

劉楨答太子書

楨聞荊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皆伏朽壤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

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典畧○衆士一作衆女）

與鍾繇五熟釜書

（繇爲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

昔有黃三鼎周之九寶咸以一體使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饗上帝以養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竝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爲盛誠太

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庻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魏略○魏志云魏國初建繇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玆度矩

與鍾繇謝玉玦書 大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使臨菑侯因人說之繇遂送焉太子與繇書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

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魏略○首二句宋本云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璠璵作璵璠白如作白若良比作良匹無也字求之上有是以二字不遇作未遇倶作俱時從容喻鄙旨作轉言鄙旨捧匣跪發作捧跪發匣覩作觀

鍾繇報太子書

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爲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恱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魏略

與鍾繇九日送菊書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竝應俗

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是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庻草無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古文苑○惟藝文作至於恭一作菲○章樵云帝與繇書言玉玦氣讋詞卑不若此書整暇信乎人不可有欲心也

與鍾繇書 荀閎字仲茂爲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 ○渙見後

袁王國士更爲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

勍敵左右之深憂也荀氏家傳○世說云黃初中有甲乙疑論荀仲茂鍾元常王景興袁曜卿議各不同文帝謂元常云云卽此書也劉孝標注引殷基通語云司馬懿誅曹爽賚禕設甲乙論甲以爲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翦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爲懿感曹仲付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大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爲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殷基以齊王芳嘉平元年正月誅爽而鍾繇以明帝太和四年四月薨在此前九載觀文帝黃初中又前十載荀氏家傳所云甲乙疑論議各不同者似聞其優劣如甲乙之等耳孝標引殷基所載甲乙論爲注誤謬

與王朗書朗見後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大理王朗書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雕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魏書

又

宋仲子之子與魏諷謀反伏誅太子答朗書

昔石厚與州吁游父碏知其與亂韓子昵田蘇穆子知其好仁故君子游必有方居必就士誠有以也嗟乎宋忠無石子先識之明老罹此禍今雖欲願行滅親之誅立純臣之節尚可得邪魏略

又

丕白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鈞此言難得之寶不若易有之賤物

又

孫權重遣使稱臣奉貢明珠百筐黃金千鎰馴象二頭或牝或牡孔雀鶤鷄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類萬品

又

蚤虱雖細處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毀郊牛也處一作困至一作雖○並太平御覽

報卞蘭書蘭卞太后姪嗣父開陽侯○藝文作敘

文帝爲太子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乃報書由是遂見親愛

賦者言事類之因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丘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魏畧○因一作所

與劉曄書曄字子揚淮南成悳人歷大鴻臚

劉生帽裁兩段製微不長有似里父之服今帽所當

著北堂書鈔○選注引文帝答楊修書重惠流離厄昭厚意

與諸將書

劉備既孤老智窮勢極正使欲與汝爭則諸將軍便當就穴中捋取之耳北堂書鈔

答劉先主書此書意義絕不似與先主題必有誤

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鈞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匱笥頓府藏者固已無數矣御覽八百

報吳王孫權

權上書說劉備支黨四萬人馬二三千匹出秭歸請往掃撲以克捷爲效帝報之

昔隗囂之弊禍發栒邑子陽之禽變起扞關將軍其亢厲威武勉蹈奇功以稱吾意

又

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文帝報使致鼲子裘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詔答之

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内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刳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汝來欲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並魏書

又報孫權

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登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等數道攻吳時揚越蠻夷多未平復内難未弭權卑辭上書求自解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寄命交州帝報之

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横之志降身奉國以享玆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

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爲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脩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内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承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吳志

又

前使于禁郭及夫所道吾纖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令故以付徐奉往此二馬朕之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之極選者乘之眞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耳魏志○太平御覽云前于禁及王敦去時所道趣吾纖驪馬

又

知巳選擇見船最大樟林者六艘受五百石從沔水送付樊口太平御覽

又

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騮子裘一領又云今因趙咨奉石蜜五斛　又云今因趙咨致鰒魚千枚○右竝太平御覽所載　按前言文帝報使致騮子裘明光鎧騂馬此數條皆其時也撰書者分錄之耳

與孟達書

延康元年達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時文帝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逆與達書達至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後反誅

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鵙夷以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聞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絶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

又

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潤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竝魏略

令問雍州刺史張既

太祖崩蘇則為金城太守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時襲王位令問既既答之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則誘斬之○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歷侍中以直見憚左遷東平相

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

張既答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歷涼州刺史

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亾或竄戎狄或

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為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即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効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魏名臣奏）

詔臨淄侯植（以下並詔）

植表欲祭先王操於北河之上博士鹿優韓蓋等以為禮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諸侯謂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禮又曰庶子不得祭宗廟遂詔答之

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於河上覽省上下悲傷感切將欲遣禮以紓侯敬恭之意會博士鹿優等奏禮如此故寫以示開國承家顧迫禮制惟侯存心與吾同之（太平御覽）

詔答

植謝賜柰表曰即夕殿中虎賁宣詔賜臣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恩以絕口為厚詔答之〇尺牘亦載植此表非又以絕口為絕比誤

此柰從梁州來道里既遠又來東轉暖故稍變色不佳耳（曹植集〇初學記故柰中變色不佳耳柰作涼）

又

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〇選注微一作徽誤）

詔答北海王袞（袞太祖子）

黃初三年黃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賜黃金十斤詔答

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魏志）

詔王朗

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朗朗乃起

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魏志）

又報

朗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帝報之

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魏志）

詔王朗等三公

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諫帝以成軍遂行臨江而還

詔王朗等三公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衆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魏書

詔報何夔 夔見後

文帝踐祚夔以太子少傅封成陽亭侯疾病屢乞遜位帝詔報之

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魏志

詔于禁

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歷安遠將軍

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賢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魏文帝雜事

手報司馬芝 芝見後

芝爲河南尹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祀無澗神繫獄卞太后遣黃門傳令芝不通輙勑洛陽獄考竟芝上疏謝罪帝報之

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愼勿通也 魏志

詔答孟達 此別一孟達

王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爲西部從事與達同僚及爲涿郡太守達表薦之詔報達後歷幽州刺史 見王氏譜

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 魏名臣表

詔蔣濟 濟見後

文帝即王位轉濟爲相國長史及踐祚出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

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鎭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

詔征南將軍夏侯尚

尚字伯仁惇族子歷征南將軍荊州牧

文帝詔尚以示散騎常侍蔣濟濟言於帝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愼於是追收前詔

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 並魏志

詔司馬懿 懿見後

文帝以懿爲撫軍大將軍車駕自廣陵還洛陽詔懿於是帝留鎭許昌

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 晉書

與吳監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爲説蒲萄當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餶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又釀以爲酒甘於麴糵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湊咽嗌況親食之邪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即遠方之果寧有匹者乎 白僕○酢古醋字甜一作酸○吳厤云吳王館魏文帝大橘文帝詔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時有甜耳

與朝臣書

江表惟長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秔稻邪上風炊

之五里聞香 初學記

與羣臣

新城孟太守道蜀肫羊雞鶩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飴蜜 北堂書鈔

詔羣臣

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國凡棗味莫若安邑御棗也 廣州記盧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嵇含南方草木狀載文帝詔羣臣云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

同前 太平御覽

南方有龍眼荔枝寧比西國蒲萄石蜜乎今以荔枝賜將吏啖之則知其味薄矣

又

眞定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煩釋渴 藝文類聚○凌一作蔆

又

前于闐王山習所上孔雀尾萬枚文彩五色以爲金根車蓋遥望曜人眼

又

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

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並太平御覽

又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夏則縑總綃繐其白如雪冬則羅紈綺縠衣疊鮮文未聞衣布服葛也 魏書○初學記魏文帝詔諸物曰江東葛爲可寧比總綃縑繐輩其光如雪華輕比蟬翼也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七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三

明帝 名叡字元仲文帝太子在位十二年

詔雍丘王植

皇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氏諸帝積貯衣被使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將今以十三種賜王 初學記

詔報東阿王植 植見後

植太和中自雍丘徙封東阿是時遇諸國法峻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詔報之

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朕縱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喩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紀綱本無禁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勑有司如王所訴 魏志

又詔

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 植荅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殊興句句切哀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是王臣彪等聞臣爲讀莫不揮涕○太平御覽引魏志今本無此

又手詔

王顏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調和不今者食幾許米又噉肉多少見王瘦吾甚驚宜當節水加飡 并太平御覽○植表荅曰近得賜御食拜表謝恩尋奉手詔愍臣瘦弱雖文武二帝所以愍憐於臣不復過於明詔

又

昔先帝時甘露屢降於仁壽殿前靈芝生芳林園中自吾建承露盤以來甘露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初學記

賜彭城王據璽書 據太祖子

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賜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齎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憮然不寧于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勤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

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羲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列晉、

制詔中山王衮（衮太祖子）

衮由北海改封中山初衮來朝犯禁青龍元年有司奏衮賜王璽書

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乃者來朝犯交通京師之禁朕惟親親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得廢今削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己復禮聖人

稱仁朝過夕改君子與之王其誡諸無貳咎悔也（魏書）

誡趙王幹璽書（幹太祖子）

幹母有寵于太祖及文帝爲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誡誨之

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誡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亾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誡重諸侯賓客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商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祗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喜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詔得詣京都故令諸侯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竝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咸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失古人有言誡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靖恭厥

位稱朕意焉

詔喻華歆（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拜相國改司徒轉太尉）

歆拜太尉稱病乞退不許臨當大會遣散騎常侍繆襲喻指歆不得已乃起

朕新莅庶事一日萬機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

報華歆

太和中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爲太尉上疏諫止帝報之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

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報王朗

時屢失皇子後宮就館者少朗爲司徒上疏帝報之

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

至言思聞良規

答陳群　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

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爲司空上疏帝答之

王者宮室亦宜并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

詔報高柔　柔見後

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柔上疏諫詔報之

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報辛毗　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歷遷侍中衛尉

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諫帝報之

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

詔報楊阜　阜見前

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阜上疏切諫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詔報

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詔高堂隆　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

隆在朝累書諫帝及遷光祿勳病篤口占上疏輿還里舍帝詔答之

生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

詔滿寵　寵見後

寵爲征東將軍與王淩不平致寵被老誖謬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

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可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

詔盧毓毓字子家涿郡涿人毓爲吏部尚書先是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毓爲吏部尚書衆中書郎詔曰云云因詔毓作考課法

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詔孫禮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歷司空禮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荅之將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

敬納讜言促遣民作

詔蔣濟濟遷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以爲二賊未誅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又歡娛之躭害於精爽頣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明帝詔答

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並魏志

詔論封禪明帝太和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因詔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而會隆卒

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晉書禮志

詔報倭女王景初二年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帶方郡求詣天子貢獻太守劉夏送詣京都詔書報之

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

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鈆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

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並魏志

手詔司馬懿懿見後

懿爲太尉征遼東公孫文懿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先是詔懿鎮關中及次白屋手詔召懿乘行一宿而至受遺詔輔齊王

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晉紀

齊王名芳字蘭卿明帝養子立十四年爲司馬師所廢魏氏春秋云或云任城王彰子

賜楚王彪璽書彪太祖子

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立彪都許昌乃遣傳又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彪自殺

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淩兗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孽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宜足以觀王其自圖之漢魏春秋

詔孫資資字彥龍太原人

資爲衛將軍領中書令大將軍曹爽專事變易舊章資因稱疾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乃賜詔

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褒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孫資別傳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文帝后

與劉斐勑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與勑

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

又勑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勑諸家

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宜各自慎無爲罰首並魏志〇魏書后常勑戒表武等曰漢氏椒房之家少能自全者皆由驕奢可不慎乎

陳思王植（字子建太祖第三子初封平原侯徙封臨淄黃初三年立爲鄄城王最後徙封東阿復爲陳王諡曰思）

與楊脩書

（植爲臨淄侯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答之後植寵衰而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太祖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

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讃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

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以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文選○文士傳丁廙字敬禮沛國人爲黃門侍郎黨于植文帝即位見誅○摯虞文章志劉季緒名

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少小好爲文章魏略作少好詞賦北魏作大魏之王下一有也字悉集一作盡集舊作翰又作軒不閑下無於字自謂下無能字反爲作還爲不能妄歎作不敢才不過作才不能過謂僕卿何疑難乎作六卿何所疑難乎佳惡作佳麗措一辭作錯一字䂊削作斷六莖作六英人各有好尚作人各有所好尚則將作亦將庶官作史官藏於名山二句並無於字皓首作白首豈以今日之論乎作豈可以今日論乎不慚作不作

楊脩答臨淄侯植牋 脩字德祖彪子大祖爲丞相署倉曹屬主簿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脩者聽采風

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

損益呂氏淮南字值千金然而弟子拑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爲皆有諐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輙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魏略○獨一作吉來命一作嘉命過也作過此江表一作漢表目作自何惶駭於高視作何惶高視

質作資數子下有矣字徒作疇乎作耶得踰作所踰顧錫作顧賜歌誦作諷詠○植嘗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爲又命作畧賦脩造終日不敢獻

與吳質書 質出爲朝歌長植與質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塡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

好伎何爲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文選○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爲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在老氏無貴矣之下盖昭明移之與季重書攄應耳○若夫一作使人君子作吾子良無由緣作良久無緣小史作小吏易行作而行

吳質答東阿王植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喩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頴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矦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

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幷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淸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

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文選○檻檻一作檻檻而無聞

作於無聞小史作小吏○選注質與臨淄侯書云肅以素秋則落

與陳琳書 琳見後

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此服非其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太平御覽

又

驥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效足選注

與司馬仲達書 懿見後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勝於平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并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曹子建集

與丁敬禮書 丁廙字敬禮見前與楊修書下

頃不相聞覆相聲音亦爲怪故棄與爲書含欣而秉筆大笑而吐辭亦歡之極也北堂書鈔

答崔文始書

臨江直釣不獲一鱗非江魚之不食其所餌之者非

也是以君子慎舉擢太平御覽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八終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四

相國羣僚

魏公勸進牋 此建魏之始故首列焉

建安十八年獻帝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策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操前後三讓於是中軍師王凌謝亭侯荀攸前軍師東武亭侯鍾繇左軍師涼茂右軍師毛玠平虜將軍華鄉侯劉勳建武將軍清苑亭侯劉若伏波將軍高安鄉侯夏侯惇揚武將軍都亭侯王忠奮威將軍樂鄉侯劉展建忠將軍昌鄉亭侯鮮于輔奮武將軍安國亭侯程昱大中大夫都鄉侯賈詡軍師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鄉亭侯董蒙關內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選袁渙王朗張承任藩杜襲中護軍國明亭侯曹洪中領軍萬歲亭侯韓浩行驍騎將軍安平亭侯曹仁領護軍將軍王圖長史萬潛謝奐袁霸等勸進操教外爲章但受魏郡攸等復請乃受命

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興封秩輔佐皆所以褒功賞德爲國藩衛也往者天下崩亂羣雄豪起顛越跋扈之險不可忍言明公奮身出命以徇其難誅二袁篡盜之逆滅黃巾賊亂之類殄夷首逆芟撥荒穢沐浴霜露二十餘年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高枕筆墨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過二年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矦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然皆大啓土宇跨州兼國周公八子並爲矦伯白牡騂剛郊祀天地典策備物擬則王室榮章寵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漢興佐命之臣張耳吳芮其功至薄亦連城開地南面稱孤此皆明君達主行之於上賢臣聖宰受之於下三代令典漢帝明制今比勞則周呂逸計功則張吳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且列矦諸將幸攀龍驥得竊微勞佩紫懷黃盖以百數亦將因此傳之萬世而明公獨辭賞於上將使其下懷不自安上違聖朝

歡心下失冠帶至望忽輔弼之大業信匹夫之細行攸等所大懼也

又

伏見魏國初封聖朝發慮稽謀羣寮然後策命而明公久違上指不即大禮今既虔奉詔命副順衆望又欲辭多當少讓九受一是猶漢朝之賞不行而攸等之請未許也昔齊魯之封奄有東海疆域井賦四百萬家基隆業廣易以立功故能成翊戴之勳立一匡之績今魏國雖有十郡之名猶减於曲阜計其戶數不能參半以藩衛王室立垣樹屏猶未足也且聖上

覽凶桼無輔之禍徵曩日震蕩之艱託建忠賢廢墜
是爲願明公恭承帝命無或拒違並魏書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歷拜大將軍

與石威則書

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虞喜志林○賁字伯陽堅兄子爲九江豫章太守惟堅嘗爲長沙張津南陽人交州刺史

荀彧字文若頴川頴陰人與兄諶子歷侍中守尚書令封萬歲亭侯

報太祖書

太祖保官渡與袁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太祖從之

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
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
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後漢書○穀志作軍魏志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

同前漢紀

紹聚官渡欲與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制必
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
不能用也以公神武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
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
之扼其喉而不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
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一云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爲司空軍祭酒魏禪拜右鴻臚終司徒

爲太祖與楊奉書

太祖領兖州時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與楊各違反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乃作太祖書與之奉得書甚說共表太祖爲鎭東將軍昭遷符節令

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
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
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

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肢實相恃賴一
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
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
之魏志

與袁春卿書

袁紹攻東郡太祖徙昭爲魏郡太守後進圍鄴城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與春卿書鄴既定以昭爲諫議大夫

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
不貪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
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

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今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

已遠福祚而近危亾棄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魏志○大君卽言其父）

與荀彧書

（昭與列侯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彧留壽春以憂卒後太祖遂受魏公及王號皆昭所創）

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彊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冑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氏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泰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獻帝春秋）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漢建安末爲會稽太守仕魏歷司空轉司徒）

答魏王書

（太祖爲魏王遣于禁等擊關羽孫權請以討羽自效又上書稱臣貢物陳說天命太祖詔朗朗答）

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効著乎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魏略○太平御覽載孫謝武帝書屬賜丼醪及櫻桃惠厚意稠非言所中）

上魏王

幽州刺史王雄少有令節長涉道繼天性仁勇剛毅有略也任爲大將得人懽心（北堂書鈔○雄字元伯瑯邪臨沂人）

與太子書　文帝

不遷惠書所以慰沃奉讀歡笑以藉飢渴雖復萱草忘憂皐蘇釋勞無以加也初學記

遺孫策書

劉繇字正禮漢末爲揚州刺史畏袁術不敢之州吳景孫賁迎置曲阿繇以景賁爲術所授乃迫使去遣樊能張英拒術策東渡破能等繇奔豫章駐彭澤病卒後策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別遣策書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衰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

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亾愍存損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吳志○繇長子基仕吳至光祿勳

與許靖書

靖始與陳紀袁渙華歆王朗等親善及靖仕蜀先主而朗等魏初爲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邅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飢渴誠無巳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

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難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遐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慉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

男大兒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耆
愴恨有懷緬然德素一作德業二義雋刻作三排

又

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
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
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覩
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煙于時忽自以
爲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
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以聽有唐欽哉之命也
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廻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

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依故常讓上卿於李元
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
讓名然後緩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
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燕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
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

又此書在先主薨後與靖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幷致前問皇帝既深
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
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異種之間永與
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睎故土桑梓之
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
勑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揆殷勤之
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
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
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遐孤定人之猶豫去
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
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竝聲與勳著考績缺效足
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旨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
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
弘光大之恩叙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啓衆心子導蜀

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
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
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
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
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以不係意於京師而持疑於
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竝魏略

與鍾繇書

鍾會爲母張夫人傳曰張氏字昌蒲太傅繇之命婦也繇貴妾孫氏攝嫡專家數讒毀張及張姙娠孫置藥食中由是得罪出繇更納正嫡賈氏魏氏春秋曰會母見寵於繇繇爲之出其夫人卞太后以爲言文帝詔繇復之孫恚憤將引鴆弗獲餐椒致噤帝乃止

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而談裁書叙心太平御覽○御覽不載其事鍾傳與魏春秋不載此書

書劾州

青土初定刺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書郎淩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

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魏志

鍾繇字元長潁川長社人歷大理太尉遷太傅

答太子書文帝

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太子又答之

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遺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斌媚人當遺情一作人多過情

太子答鍾繇書

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嗢噱不能離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足矣並魏略

與人書

初潁川荀攸與繇相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乃與人書

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魏志○朱建平沛國人善相術大祖召爲郎

宣示帖

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尚書宣示帖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昔所寶并入棺真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逯于卿佐必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廊廟況繇始以

疏賤得爲前恩橫所眄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戚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憲聞深念天下今爲已平權之委質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懷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已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

吾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爲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貟節度惟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孫云晉錄人姓按的曾晉代及也孫力命篇復蒙逐及亥匆同胸一作昫日一作門茶名黔江枯作榮石則戲魚堂帖同

還示帖

繇白昨疏還示知憂虞復深遂積疾苦何邇爾耶益張樂於洞庭之野鳥値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磬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邇異君能審巳而恕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

白騎遂帖刋誤云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

白騎遂內書不俟車駕計吳人權道情懷急切當以時月待取伏罪之言益不以疑相府小緣心吞若八九

弟常患帖

弟常患常羸頓遇寒進口物多少新婦動止仰人

雪寒帖

十二日繇白雪寒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復具繇白具一作令

長風帖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置此長風范毋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得長風書靈柩幽隔卅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絕豈可居處抽裂不能自勝謝書已具日安厝卽其情事長畢奈何松等隕慟哀情頻泄亦難可言郗還未卜聊示友中郎相憂不知所感遠懷近增傷惋每見范毋子哀號使人情悲並淳化帖心具一作乞一作欲

墓田帖

墓田丙舍欲使一孫於城西一孫於都尉府此繇家之嫡正之良者也兄弟共哀異之哀懷傷切都尉文

岱自取禍痛賢兄慈篤情無有巳一門同恤助以悽愴如何如何右軍臨帖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魏國建爲大司農郎中令遷奉常

奏記武帝武帝辟修行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奏記武帝帝甚然之與修書無幾遷魏郡太守

修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

武帝與王修書

君淥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爲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嬀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意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爲首及聞奏軍師衆賢之議以爲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

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傷人淺見以蠡測海爲虵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輙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冶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目實淫讟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爲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 魏略○意一作言

誡子書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尺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惟不能煞身其餘無惜也 藝文類聚○此書句有訛脫

同前 太平御覽

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河離兄弟

去目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聞一得三父欲令子善惟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袁渙 字曜卿陳郡扶樂人魏國建爲郎中令

與平原侯曹植書

召公與周公受分陜之任也 陶靖節集註

崔琰 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仕至尚書遷中尉

讓邴原記 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爲五官將長史從太祖征吳卒邴原從署丞相徵事琰爲東曹掾記讓之○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歷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

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

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與

而用之不仁者遠

諫世子書

琰爲別駕從事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琰書諫之

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

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鶩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惟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

世子報崔琰

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

露版答太祖

魏國初建琰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惟琰露版答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 並魏志

與楊訓書 訓鉅鹿人

琰嘗薦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爲失所舉琰與訓書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遂下令賜死

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 魏志○楊云詳琰之意蓋欲姑徐徐

云耳非異撰也琰之死其不幸與荀彧同

司馬芝 字子華河內溫人歷大司農廷尉

與劉節書

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盜賊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芝與節書使發同時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

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 魏志

衛覬 字伯儒河東安邑人歷爲尚書

與荀彧書

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至長安道路不通留鎮關中特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與彧書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巿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

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魏志

趙儼字伯然穎川陽翟人歷司空封都鄉侯

與荀彧書

儼詣太祖以為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都尉李通急錄戶調縣絹儼書與彧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

今陽安郡當送綿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歛綿絹皆俾還之魏志○通鑑云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縣絹何以勸善

劉廙字公嗣南陽安衆人署丞相倉曹屬侍中

謝荆州牧劉表牋

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表辟為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在路為牋謝表遂歸太祖

考叡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佑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叡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

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路即日到盧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劉廙別傳

答文帝書

廙歸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時為五官將中郎轉五官將文學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尺牘作丁廙誤

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悖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

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

上魏王疏

魏國初建廙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太祖遂進前而報廙書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爲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内之兵百勝之威

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亾而二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内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

魏王報廙

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魏志

謝魏王疏

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廙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巳枯之

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魏志

高柔 字文惠陳留圉人歷太尉

啟太祖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亾逃舊法軍征士亾者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爲丞相理曹掾啟太祖即止不復案活者甚衆

士卒亾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絶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亾逃誅將及巳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凶乃所以益殘耳 魏志

何夔 字叔龍陳郡陽夏人

上言太祖

夔遷長廣太守時太祖始制新科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新立軍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太祖然之

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勑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 魏志

張就 敦煌人

與父恭疏

敦煌太守馬艾卒功曹張恭行長史事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恭并勢就至酒泉爲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恭即遣從弟攻酒泉二縣又連兵繼華後別遣鐵騎二百迎太守尹奉黃華欲救進恐恭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恭得之官黃初二年封恭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還以子就代父著稱於西州

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魏志

霍性

上魏王丕疏

延康元年六月王將南征中郎將新平霍性上疏諫王怒遣刺姦就考竟殺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

臣聞文王與紂之事是時天下括囊无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今大王體則乾坤廣開四聰使賢愚各建所規伏惟先王功無與比而今能言之類不稱爲德故聖人曰得百姓之歡心兵書曰戰危事也是以六國力戰彊秦承弊幽王不爭周道用興愚謂大王且當委重本朝而守其雌抗威虎臥功業可成而今創基便復起兵兵者凶器必有凶擾擾則思亂亂出不意臣謂此危危於累卵昔夏啓隱神三年易有不遠而復論有不憚改誠願大王揆古察今深謀遠慮與三事大夫筭其長短臣沐浴先王之遇又初改政復受重任雖知言觸龍鱗阿諛近福竊感所誦危而不持 魏略

江衡

與荀仲茂書 荀閎

舉國喁喁歎慕盈塗 選注

王肅字子雍朗子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與廣陵太守書 後魏亦有王肅此書未詳爲何

瓠巴鼓瑟六馬仰秣 北堂書鈔

書記洞詮卷第二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

江東 梅鼎祚 簒輯

魏 五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初爲何進主簿避冀州爲袁紹典文章歸太祖以琳及阮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琳徙門下督○魏文帝典論云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答東阿王植書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幷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靑萍干將之器拂鍾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禀非鑚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韜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文選

答張紘書

紘見柟榴枕愛其文爲作賦時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答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吳書○王朗字景興

張昭字子布

少一作小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爲倉曹掾屬*

爲武帝與孫權書

初權兄策并江東魏武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以弟女配策弟匡爲子彰取孫賁女及策薨權遂西連蜀漢結好劉備故書與權

離絶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絶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厚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賫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絶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

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泝九江貿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湖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脩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

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恐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竝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竝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

以爲悅然道路旣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招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廻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文選○以並一作以王亦未必作似未必更無以一作更似爲增驕一作從心恐不一作下恐

爲武帝與劉備書

披懷解帶投分寄意選注

謝太祖牋

一得披玄雲望白日惟力是視敢有二心選注○謝靈運詩披雲對清朗

劉楨字公榦東平人太祖辟丞相掾屬

諫平原侯植書

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太祖令以邢顒爲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楨爲庶子書諫之顒字子昂河間漢人爲侍中終太常

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眞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

不小以此反側 魏志

又與書

明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太平御覽○選注引劉楨書肅以素秋則落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爲丞相掾屬平原侯庶子五官將文學

報龐惠恭書

夫蕭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秖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

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縉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植鷺羽於死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窮寵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亾聲命於知友者也 藝文類聚○起於一作寧不

應璩 字休璉瑒弟官侍中典著作

與武帝薦賁琳牋 藝文類聚作薦貲禕誤

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治道明則儁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士之頌形於周文之朝竊見

太子舍人賁琳字瑋伯稟性純和體素清■宜授以千里之塗任以列曹之職 太平御覽

薦和模牋

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處則質性純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執禮方今海內企踵欣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光益時化 藝文類聚

與曹公牋

昔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 藝文類聚

與曹昭伯牋 曹爽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太平御覽

與劉靖書 靖沛國相人歷大司農衛尉○靖馥子御覽云馥字子靖璩書與子靖誤靖時由尚書出爲河南尹璩爲散騎常侍與靖書

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

時之闕鹽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魏志

與滿炳書炳字公琰爲別部司馬見賈弼之山公注○炳前日曾過璩璩至明日欲遣書謝炳炳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爲報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炳郎君

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内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

周求陽耋喩於詹何揚倩説於范武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蜚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文選○出於一作出自

與侍郎曹長思書選注云長思書傳所不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眎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文選○閨闥一作閨閣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文瑜因時旱祈雨不能得璩書戲之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脩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

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文選陽盱一作陽盱重積一作既積

與西陽令孔德琰書

嘉麥禎祥惟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鮐背之叟皓首之嫠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鼉鼉震於雷

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北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惙逐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脩德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雨宜修善政以慰民望藝文類聚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欲歸田故報二從弟

璩報間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遥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官師

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意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馬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巳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報文選〇扶寸一作膚寸鈎作釣天下之樂作天地之樂官師一作師官無惑作無咸爲言作爲書報作白慎夏疑是盛夏

與劉公幹書

鵷鶵棲翔鳳之條鼉鼉游昇龍之淵識真者所爲憤結也（選注）

與韋仲將書（韋誕○初學記載未詳　舊穀亦傾作穀亦傾匱）

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室宇漸而作漏堂館洽而爲泥薪蒭既盡舊穀亦傾屠蘇發撤机榆見謀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晏然之情是以懷慼良不可堪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饑憂在旦夕而欲東希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太平御覽）

與董仲連書（魏尚書）

穀糴驚踊告求周憐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孰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饑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譏於恤護入見謫於嬪息忽便邑憒不知處世之爲樂也（憐一作鄰　獲一作給　升作斗　饑作困）

與尚書諸郎書

夫秋節涼和霽雨清開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隟漏霑於衣服藁蒸單竭檐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與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慼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益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契濶於貧悴哉（藝文類聚）

又

檀氏園葵萊繁茂藷蔗瓜芋亦離離尚萌未知三生復何種植（太平御覽）

答韓文憲書

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顏涿聚十五始涉師門朝聞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追南榮怠食之樂下踵甯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矦勝拾芥之謂也

與許子俊書

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並太平御覽）

又

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李善選註）

報東海相梁季然書

足下頓彌天之網收萬仞之罝罣之以谿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釣此爲鮨蝦未足爲君子道之 君子一作吾子

與陰夏書

從田來見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怔而問之乃知郎君頗有徵痾告祠社神將以祈福聞之悵然以增歎息虛社髙樹能有靈應哉 並太平御覽

與陰中夏書 此與前疑一人

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衆 選注

與程文信書

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 謝靈運山居賦注○靈運山居賦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髙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今宋書謝賦注無是以二句

與梁州刺史劉文奕書

足下內抱叔夷之清節外播二南之惠政德教加於百姓要道過於侏國之卿也 北堂書鈔末句有誤○一作劉文爽與應璩書

與劉文達書

僕頃倦遊談之事欲脩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太平御覽

與夏侯孝智書

遭値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鑒自照鬢已半白殊可懼也

與洛陽令杜偉忠書

羊寄虎穴鵲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與王子雍書 王肅

卿校之從有職之事足下著書不起草占授數萬言言不改定事合古典莫不歎息之矣

與毋丘仲恭書

客館不留賓官曹無停事 並北堂書鈔

與龎惠恭書

頃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栽漢中之漆 藝文類聚

報燕中尉樊彦皇書

擘袪登輿北踐燕路當方化銀龜以爲黃變青組以爲紫

報平陸長貰瑋伯書

從此辭矣何敢復飛蟬於惠文鳴玉於縞組哉

與人書

知楊生翻然遂登納言雖有所越亦其宜也傅説弃

版築而爲殷相呂望投竿而爲周師卓茂起閭里而爲漢宰若此翁者乃奇才耳瑣瑣尚書執憲之吏曷以爲異哉並太平御覽

與趙叔潛書

入侍華幄出典禁闈選注○又與王將軍書云窮鼠雖微猶知徹烈　藝文類聚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　海錄碎事引張書云清儀與壺人爭旦

書

左執屈盧之勁矛右秉干將之雄戟高冠拂雲長劒耿介簫管振音厥聲載路馮軾虎視清風震疊可謂堂堂乎難與並爲仁也太平御覽杜否爲書

繁欽繁音婆字休伯潁川人長於書記爲丞相主簿

與太子牋

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車子乃薛訪之御車者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伎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卽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旣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文選○溫胡黃門樂官姓名左驥史妠謇姐並倡樂姓名○哀聲一作哀音變化作轉化

太子答繁欽書

披書歡笑不能自勝奇才妙伎何其善也頃守土孫世有女曰瑣年始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涉歷六載于今十五近者督將具以狀聞是日博延衆賢遂奏名倡曲極數彈歡情未逞乃令從官引內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素顏玄髮皓齒丹脣詳而問之云善歌舞於是提袂徐進揚蛾微眺芳聲清激逸足橫集然後循容飾糚改曲變度斯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

宋腾豈能上亂靈祇下變庶物漂悠風雲橫厲無方若斯也哉固非車子喉囀長吟所能逮也吾鍊色知聲雅應此選謹卜良日納之閑房（魏文帝集○激一作善）

同前（太平御覽）

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瑣始年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僊于今十五是日戊午祖于北園博延衆賓迭奏名倡世女須臾而至厥狀甚美於是振袂徐進揚蛾微眺衆倡騰逝羣賓失席然後脩容飾粧改曲變席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商風振條飛霧成霜可謂聲協鍾石氣應風律綱

羅韶濩囊括鄭衛者也（官一作宮逝一作游北一作此園一作國飛霧成霜一作秦鷹秋吟○初學記文帝與繁欽書白日西逝清風赴闈羅帷徒袂玄燭方微）（三輔決錄注云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云蔡邕自矜能書兼明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　按此是韋誕奏明帝非爲奏記魏公尺牘豈別有據）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六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歷驃騎將軍遷司空）

白文帝牋

（晉王述爲尚書令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與文皇帝云云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戒）

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咲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晉書○揚

云右書辭古而寄況深所謂退不標跡也）

○戒兄子默沈及子渾深書

（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沖深字道邃書戒之○沈仕魏鎮南將軍晉轉驃騎錄尚書事渾歷晉司徒深冀州刺史）

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亾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之累朋

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沖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

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亾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至武子擊折其委笄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毁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毁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毁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

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飢於首陽安赴火於緜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爲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

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實道其處世戒驕

淫其貧賤愼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 魏志○擊折一作擊之折其委弃聖人不爲作不可爲實道一作遺實○郭弈字伯益嘉子嗣侯爲太子文學徐幹字偉長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劉楨字公幹見前任嘏字昭先黃門侍郎三郡太守魏諷字子京沛人與衛尉陳禕謀襲鄴太子誅之黃初中孫權通章表曹偉以白衣登江上交書求賂故誅之○裴松之注曰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亭陷惡逆若以爲誡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善乎東方之誡子也首陽爲拙柳下爲工寄古人無傷當時方之馬王不亦遠哉

蔣濟 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歷護軍將軍從領軍

遺衛臻書

臻爲吏部尚書明帝時轉右僕射典選舉如前濟爲中護軍遺之書臻答之

漢祖遇亡虜爲上將周武拔漁父爲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 魏志

衛臻 字公振陳留襄邑人歷司徒

答蔣濟書

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䖝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魏志

滿寵 字伯寧山陽昌邑人歷太尉

爲揚州刺史王淩報孫布書

寵太和四年拜征東將軍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以爲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與布寵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淩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

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 魏志

田豫 字國讓漁陽雍奴人

答司馬懿書

豫爲幷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懿以豫克壯書諭未聽豫答書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

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魏志）

孫資（字彥龍太原人歷侍中領中書令）

薦賈逵（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歷豫州刺史）

（逵初爲郡吏守絳縣長貧乏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

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孫資別傳）

杜恕（字務伯京兆人）

答司馬宋權書

（恕爲御史大夫在朝以不得當世之和復出爲幽州判史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爲意至官鮮卑大人兒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欲恕折節謝己諷權示以微意恕答權書喜遂深文劾恕免官徙章武郡卒恕倜儻任意而性不妨忠終致此敗）

（○侃戒恕語尺牘作書語）

況示委曲大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逵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杜氏新書）

（○數斤篤論作數片）

（尺牘載杜恕戒子云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　按典略張閣字子臺東郡人官至太僕恕以爲家誡實非書也）

曹爽（字昭伯魏宗室大司馬眞之子）

與太傅司馬懿書

（爽拜大將軍與懿並受遺詔輔齊王因與弟羲何晏等謀除懿懿討爽免其官以侯還第爽計窮未知宜王意深淺作書與懿懿即答書爽兄弟不達即便喜歡自謂不死並竟伏誅）

賤子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以繼旦夕

司馬懿答曹爽書

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

大豆尋送未傳 並魏

王淩 字彦雲太原祁人允兄子

與司馬懿書

淩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及曹爽誅進淩為太尉淩與甥兗州刺史令狐愚謀齊王不任天位謀立楚王彪愚病死事洩懿將兵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為書喻淩大軍奄至百尺淩勢窮與懿書將到又書與懿懿使人解其縛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給之淩行到項自殺

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為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旦

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亾甥令狐愚攜惑羣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鑒夫非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

又

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

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 並魏略

郭淮 字伯濟太原陽曲人歷車騎將軍

白司馬懿書

淮為關中都督妻王淩之妹淩誅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不從淮五子叩頭流血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以書白懿懿表原之

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 世語〇一作五子若亾亦無淮也

同前 世說

五子哀戀思念其母其母既亾則無五子五子若殞

亦復無淮 王大常世懋云世語簡而盡前後相應叙事工拙見矣

鍾毓 字稚叔繇子歷青州刺史後將軍都督荊州

與曹爽書

毓正始中為散騎侍郎大將軍爽盛夏興兵伐蜀蜀拒守不得入爽方欲增兵毓與書諫之爽無功而還

竊以為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詳之 魏志

桓範 字元則沛國人歷大司農黨于曹爽併誅

與管寧書

鑿坏而處養德顯仁堯舜在上許由在下箕山之志於是復顯巖平鄭眞未足論比清聲遠播頑鄙慕仰思請見於蓬廬之側承訓誨於道德之門厥塗無由託思晨風

管寧 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避地遼東魏徵爲大中大夫光祿勳辭不就

答桓範書

乾道輔誠誕膺嘉胙膺受多福爲國蕃維雖分陝之任未足比盛遠近翹望何慶如之昔值險阻越竄海表淪裔歷載風綱不紀暨蒙國恩還踐舊土薄祚多

難恒嬰篤疾愧使區區展之無階沉愛遇隆遠辱綸墨降尊誘畢訓喻過泰見得思義抱以蹴踖不勝來顧裁因答辱 並藝文類聚○赤牘以寧不臣魏附漢今例以答書在後○暨一作槩遇作過

讓別駕辟 寧未嘗辟別駕杜氏通典引管寧集辟別駕文州民下有管字今不可考

州民誕燕雀之賤栖朝桐之華夫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顯化之鷹揚非欽闇昧所可私者 又云別駕者明使君之羽翼宜授英儁也○並北堂書鈔句字多訛

王弼 字輔嗣山陽人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答荀融書 融字伯雅或從孫爲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王弼鍾會論易老義傳世

弼嘗注易往往有高麗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 與融善後亦不終

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何邵撰王弼傳

趙孔曜 安平人

與冀州刺史裴徽薦管輅書 徽字文季河東聞喜人

清河太守華表召輅爲文學掾孔曜薦於徽以爲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喜友之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輅字公明平原人終少府丞○別傳爲面語裴非書疑也附後

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爲士雄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爲士英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北黌文學可爲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皐垂神幽藪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宜使輅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翼宣隆化揚聲九圍也 藝文類聚○按管輅別傳

趙孔曜至冀州見裴使君問顏色何以清減孔曜曰體本無藥石之疾然見清河內有一騏驥拘繫後廄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騁其足以起風塵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騏驥今何所在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齊司馬季主

游步道術開神無窮抱荊山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爲清河郡所錄非發文學可爲痛心疾首者裴使君問言慷慨曰如此便相爲取之卽檄召幹爲文學從事再轉爲鉅鹿從事三轉治中四轉別駕舉爲秀才

王基 字伯輿東萊曲城人歷豫州刺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轉征南將軍

薦劉毅書 毅見晉

毅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爲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遂投傳去同郡王基薦於公府

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 晉書

戒大將軍司馬師書 師昭並見晉

師新統政基時爲荊州刺史與書戒之師納其言

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 魏志○允後坐李豐爲師所誅

上大將軍司馬昭

基爲征南將軍景元二年春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幷送質任昭敕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馳驛止師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深入又曰云云昭累得基書意疑尋勑諸軍權停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昭昭報基書罷兵由等亦竟不降

夷陵東道當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及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

又

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 並司馬彪戰略

司馬昭報王基書

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 魏志

毌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鎭東將軍

與大將軍曹爽薦裴秀秀字季彦河東聞喜人仕晉歷司空秀少好學有風操儉特爲渡遼將軍薦秀於爽爽辟爲掾

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眞性入道奥博學强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髙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賛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顔冉之美晉書

與弟書

令致絳二百疋可以供送葬之事北堂書鈔

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亾入吳仕幽州牧譙侯爲諸葛誕所殺

與郭淮書

毌丘儉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欽爲前將軍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欽禦之欽曹爽邑人數有戰功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與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舉兵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爲游兵與郭淮書約爲援助時淮已卒後戰敗儉被射死欽亾入吳

大將軍昭伯與太傅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利乃絶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爲痛心奈何奈何公矦恃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有不可堪也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竟不捷復受誅夷害及楚王想甚追恨太傅旣亾然其子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日月滋甚放主弑后殘戮忠良包藏禍心遂至簒弑此可忍也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事君有節忠憤内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也會毌丘子邦自與父書騰説公矦盡事主之義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應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顧妻孥之痛卽與毌丘鎭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京師欲扶持王室掃除姦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魯望高子不足喩急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遠艱故不果期要耳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同禍痛已連非

言飾所解自公矦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耻公矦所賤賈豎所不忍爲也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小人以閏月十六日別進兵就於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師而流言先至毌丘不復詳之更謂小人爲誤諸軍便爾瓦解毌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小人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毌丘進兵討之卽時克破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春復走狼狽躓閡無復宅計惟當歸命大吳

借兵乞食繼踵伍員耳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讎永使曹氏少享血食此亦大國之所祐念也想公矦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日欲俱舉公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爲已有公矦必欲共忍師曾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己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爾乃可克定師黨耳深思鄙言若遇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

心時望嘉應魏末傳○毋丘甸字子邦儉子爲治書侍御史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歷征西將軍遷太尉爲鍾會譖殺

上大將軍司馬昭

艾平蜀承制拜後主禪行驃騎將軍羣司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詔以艾爲太尉艾言於司馬昭昭使監軍衛瓘諭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之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矦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重言

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魏志○二篇本傳但云言於司馬文王不云爲書然自蜀遠言當是牋記之屬耳依尺牘收錄

與諸葛瞻書瞻字思遠亮子

艾伐蜀瞻爲行都護衛將軍督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遺瞻書瞻怒斬使戰死

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蜀志

鍾會字士季繇少子初爲秘書郎歷鎮西將軍平蜀進司徒謀反爲亂軍所殺

與吳王書

執笏之心載在名策選注○袁宏贊序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與姜維書 維見蜀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張翼董厥甫至漢壽姜維廖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維竟不答

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 蜀志

與蔣斌書

斌爲蜀綏武將軍漢城護軍會至漢城與書欲展斌父琬之墓斌報之會得斌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

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

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

蔣斌答鍾會書 蜀平斌隨會至成都會反爲亂兵所殺

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 並蜀志○王云自是潛書布款矣鄧艾誘思遠王爵斬其使者不大徑庭哉

胡烈 字玄武安定人終晉秦州刺史見晉諸公贊

與子淵疏 淵字世元入晉爲趙王倫將敗誅

鍾會反蜀帳下督丘建初本屬烈烈薦之司馬昭會請以自隨任愛之建愍烈獨坐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諸軍遂亂爭殺會

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爲散將以次棓殺坑中 魏志○一作投置坑中

何楨 字元幹廬江灊人有文學器幹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

論蝗牋 此似爲刺史時

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能蜚臣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枚數可得而知也

藝文類聚

王濬 王沈 沈見晉

與從叔征南將軍昶書

濬沈初與叔昶書博士薛諝議以爲春秋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爭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爲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曩時家有壯子明諳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累慈母雪沒代之瑕不亦可乎沈重與叔昶書詰薛議叔答許之○沈父機仕魏東郡太守少孤養於昶

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

東郡君初到官而李夫人亾是時亾毋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遂至殞亾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荷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亾毋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亾靈無負之耻杜氏通典

陳厥 褚䂮河南陽翟人歷魏安東將軍裒之祖

白王沈

沈魏時爲豫州刺史至鎮下教求言或給穀五百斛或給穀千斛厥䂮爲其主簿諫止之沈又教以爲不然䂮復白沈無以奪遂從䂮議

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仄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

褚䂮復白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晉書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一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魏七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拜中散大夫為司馬昭所殺

與山濤絕交書濤時爲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許晉

濤將去選曹欲舉康康與書告絕○嵇康別傳云康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幷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
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
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
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
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

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
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
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
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
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
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
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
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
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

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
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
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用耳足下舊知
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
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
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
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
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䟽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幷以爲别嵇康白文選○曾氏八上敎事注云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爲尚書郎嵇康集錄云呂安字仲悌小字阿都○鸞一作鑾以不如作吾不如闇作暗眞木下一有必字各以得下有其字已背作自以自試下有必字可得言作可得而言

同前晉書

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

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

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濶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讐不至此也旣以解足下幷以爲别

同前七賢帖○黄伯思法帖刊誤云雜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李懷琳僞蹟也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前年河東還諸人說足下議欲以吾自代事雖不行傷通多可

吾夾中多所不堪偶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
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
之以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
人輩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不堪眞不可
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居外不殊異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老子莊周吾師也
親居賤職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
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
則自得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唐堯君世許由巖栖子

房佐漢接輿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
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隨性而動各附所安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
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
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縱逸
來久情意雄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
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榮進之心日
頽任逸之情轉篤此猶禽鹿少馴則服教從制長而
見羈則引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
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至爲禮法之士
所繩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
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万石之愼而
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
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省至熟而必有不堪者
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
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
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
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

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
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
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
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
咎無譽也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
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
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萬機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
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欲當
顯世教所不容也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
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

難當有内病此寧可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意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決安能舍其所樂而從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葢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以爲輪曲者不以爲桷葢不欲枉其天才令得所也故四民有業各得志爲樂惟達者能通之此似在度内不可自好章甫而强越人以文冕嗜臭腐而養鵷雛以死鼠也

吾頃養生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自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之所好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令轉之於溝壑吾女年十三男兒八歲不及成人先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其陋廬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麄疏不切事情自惟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喜榮獨能舍之以此爲快最近量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又不營乃可貴耳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直所乏耳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增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幷以爲别

湯屋跋云叔夜書唐世尚存懷琳得以倣之至於尭荐酒罍等古字亦有所本也文選明云此書相傳臨搨康本而此卷後有右軍字不知何也張彥遠云嘗見叔夜自書故黄長睿以爲此書世尚存懷琳見而倣之且書中有古字非能自作迥按字多類右軍且其文與文選所載減有不同尤不可曉

與呂長悌絶交書

呂巽字長悌東平人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康與巽及弟安親善巽淫安妻徐氏安欲告巽遣妻以咨於康康諭而抑之巽内不自安告安撾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自理辭引康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與巽書告絶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司馬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葢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

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嵇中散集）

七賢帖（長安李丕緒所藏）

想■定歇■山不知弟去不故令報歸旨委悉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論淸辯有縱橫才）

與嵇蕃書

（至與蕃父善及孟元基辟爲遼東從事念將遠適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干寶晉紀云太祖遂召安遠郡在路作書與康藏禁絡言書云安更甚美兄畏報之內慚誣安不孝啓太祖從安遠郡仰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死康子紹家集云趙景眞與從兄茂齊同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李善文選註云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眞而書曰安李周翰云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眞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爲定晁按此書絕與安被誣見遂之事意義無涉而所稱吾子榮耀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諸語以擬康頗爲不倫且蕃自有答趙至書與前書意義頗大相應晉書作至與蕃者爲是）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

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崐崘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布

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稱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文選□□遊篇出作遊颺作風嶠嶇作彼筲當恐作每恐蕩作榮武作舞淹寂作掩寂誰作臨書悵然作臨紙意結□恨一作愀廓翮一作六翮

嵇蕃字茂齊康兄子太子舍人

答趙景真書

登山遠望覘崪嶇以成憤策杖廣澤瞻長波以增悲遊聘春囿情有秋林之悴濯足夏流心懷冬氷之慘對榮宴而不樂臨清觴而無歡今足下琬琰之朴未剖而求光時之價騏驥之足未擄而希絕景之功心銳而動淺望速而應遲故有企佇之懷爾夫處靜不悶古人所賢窮而不濫君子之美故顏生居陋不改其樂孔父困陳絃歌不廢幸吾子思弘遠理合道自榮將與足下交伯成於窮野結箕山於蓬屋侶范生於海濱儔黃綺於商岳憑輕雲以絕馳遊曠蕩以自足雖不齊足下之所樂亦吾心之所願也文選類聚

阮籍字嗣宗瑀子歷東平相大將軍從事中郎

爲鄭沖勸晉王牋沖字文和滎陽人位晉太傅

魏帝封司馬昭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昭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世說云鄭沖馳遣信就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顧愷之晉文章記云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　劉辰翁云謂爲慙筆冏非謂爲神品亦謬甫不當作耳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磎之漁者耳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今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剋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廻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文選

辟太尉蔣濟辟命奏記 濟聞籍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濟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廻謬恩以光清舉 文選○群英作書作英豪處作在於居作處於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作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屈體而下之作敬禮之德作道猥煩大禮何以當之作雖蒙採擇無以稱當日作旦

又 此篇無題近刻沉集不載據余家藏抄本○違由疑誤

違由鄙鈍學行固野進無和俗崇譽之高退無靜默恬沖之操猥見顯飾非所被荷舊素尪瘵守病委劣謁拜之命未敢堪任昔榮期帶索仲尼不易其三樂仲子守志楚王不奪其灌園貪榮塞賢昧進負譏憂望交集五情相愧明公侔蹤辟衛勳隆桓文廣延俊傑恢崇大業乞降期會以避清路畢願家巷惟蒙放許

與晉王司馬昭薦盧播書 書一作文○播官尚書

蓋聞興化濟治在於得人收奇拔異聖賢高致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伏惟明公公侯皇靈誕秀九德光被應期作輔論道敷化開闢四門延納羽翼賢士以贊雍熙是以英俊之士願排皇闥策名委質真薦之徒輻輳大府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同郡盧播年三十二字景宣少有才秀之異長懷淑茂之量躭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聰鑒物理■通玄妙貞固足以幹事忠敬足以肅朝明斷足

以質疑機密足以應權臨煩不惑在急彌明若得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然而學不爲人行不求達故久沈淪末階太清誠後門之秀偉當時之利器宜蒙旌命和味鼎鉉孔子曰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播之所能著在已效不敢虛飾取謗大府（並阮嗣宗集）

摶赤猿帖

僕不想欻爾夢摶赤猿其力甚于貔虎良久反覆余乃覩天背地覩穹亦當不爽但僕之不達安得不憂吉乎報我凶乎詳告三日阮籍白縣君（已下贋帖六本米芾書史云此）

（贋帖並唐貞中習書參軍李懷琳僞作此帖凡今刻石字多乃懷琳所撰語）

伏羲（字公表）

與阮籍書

羲白蓋聞建功立勳者必以聖賢爲本樂眞養性者必以榮名爲主若棄聖背賢則不離乎狂狷凌榮起名則不免乎窮厚故自生民以來同此圖例雖歷百代業不易綱譬如大道徒以奔趨遲疾定其駑良舉足向路摠趨一也然流名震響非實不著而抱實之奇非人不寶貴德保身非禮不成伏禮之矩非勤不辨是使薄於實而爭名者或因飭虛以自矜愼於禮而莫持者或因倨怠以自外其自矜也必闕閹晻曖以示之不測之量其自外也必排摧禮俗以見其不羈之達又有滑稽之士糅於其間浮沈不一際畔相亂或使時人莫能早分推其大歸綜之行事徒可力極一嘆觀盡崇朝遭清世邪則將吹其噓以露其實値其闇耶則將矜其貌以疑其樸從此觀之治大而見遺不如資小而必集出俗而見削不如入檢而必今驟聽論者洋溢之聲雖未傾盡其情如舊然重牆難極管短幽密觀容相頷所執各異或謂吾子英才秀發邈與世玄而經緯之氣有蹇缺矣或謂吾子智

不出凡器無限奧而陶變以眩流俗善子者欲斤斲以拒[illegible]樸惡子者欲抽鍵以驚空虛每承此聲未嘗不開精斥運放思天淵欲爲吾子廣推奧異端求所安也蓋自生民之性受氣之源好惡大歸不得相遠君子狥名而不顧亦有慕名以爲顯夫名利者摠人之綱集衢之門也出此有爲於義未聞吾子若欲逆取順守及時行志則當矜而莫疑以速民望若欲娛情養神不厚於俗則當浩然恣意惟樂是治今觀其規時則行已無立德之身報門無慕業之客察其樂則食無方丈之肴室無傾城之色徒泄泄以疑世爲

奇縱體爲逸執此不回既以恠矣且人非金石不可剖練設使至寶咸在子身疑於國寶爲不得行天官雖博無偏駮之任王道雖寬無縱逸之流苟無其分則爲身害教賊怨布天下以此備之殆恐攻害其至無日安坐難保而聞吾子乃長嘯慷慨悲涕滂湲又或拊腹大笑騰目高視形性悔張動與世乖抗風立厓茂若無人儻獨奇變逸運漸在於此將以神接虛交異物所亂使之然也夫智之清者貴其知運而不憂德之懿者善其持沖以守滿就其懷憂必發於見孤孤不自孤而怨時也就其持滿必起於見崇崇不

自崇而驕世也行來之議又傳吾子雅性博古篤意文學積書盈房無不燭覽目厭義藻口飽道潤俯詠仰歎術可純儒然開闔之節不制於禮動靜之度不羈於俗凡諮詠善之則教慈於父兄惡之則言醜於讐敵未有慈其教而不脩其事醜其言而樂其業者也古人稱竊簡寫律踞厠讀書誦之可悼深怪達者之行其象若莊周淮南東方之徒皆投跡教外放思太玄其大言異旨殆自謂能廻天維舉地絡覩持世之極摠得物之宗仰天獨唱與世爭黨乃謂生爲勞役而不能煞身以當論謂財爲穢累而不能割斯以見譏由是觀之其鬱怨於不得故假無欲以自適怠惰於人檢故姝聖人以自大凡此數者尚皆奇才異略命世踊起徒以時昏俗亂寶沈幽夜而性放蕩不一蔞致國寶之責庶其不然而況吾子志非遁世世無所適麟驥苟脩天雲可據動則不能龍攄虎超同機伊霍靜則不能珠潛璧匿連迹巢光言無定端行不純軌虛盡年時以自疑外豈異乎韓子所謂無施之馬骨體雖美懿牽縮不隨者哉且禁士之志也遇世險巇則憂在將命值世太清則憤於匿穎欲其世平而有騁足之場時安而有役智之局方今大魏興

隆皇衢清敞台府之門割石索寶以吳蜀二虜巢窟未破長籌之士所當奮力可謂器與運會不卜而行今其時矣向使吾子才足蓋世思能橫出何能不因大師韜敵之變陳孫子廟勝之策使烽燧不起於四垂羽檄不施於中夏定勳立事撫國寧民而飽食安臥囊懸室罄力牽於役財彫於賦養生之具亂於細民爲壯士者豈能然乎若居其勞而不知病其事則經緯之氣乏矣若病其事而不能爲其醫則鍼石之巧淺矣今吾子擢才達德則無毛遂穎脫之勢剪跡滅光則無四皓岳立之高豐家富屋則無陶朱貨殖

之利延年益壽則無松喬蟬蛻之變總論吾子所歸義無所出然衆論雲擾僉稱大畀疑夫鬱氣之下必有祕伏重奧之内必有積寳雖無顔氏之妙思覩恍惚之迹雖無鍾子之達樂聞山林之音想亦不隱才穎於肝膈而不揚之於清覩任賢智於骨氣而不播之於高聽且明智之爲物猶泉流之吐潤固不於挹酌而爲損舍佇而增益也張儀之志激於見𪐴季路晚悟滯在持滿是以不嫌盡言究其良苦想必勃然承聲響發若乃羣能獨踊無以應唱懸機待時不能觸物則不達於談者所謂挾祖奕以守要際閑虛門

以示不測者也昔輪扁不能言微於其弟伯樂不能語妙於其子此葢智術之曲撓非道理之正例自古有不可及之人未有不可聞之業有不可料之微未有不可稱之略幸以竭示所志若變通卓逸行得天符言發恍然遯在世表則將爲吾子謝物輸力因風自釋染筆附紳諮所未悟庶足存弟子之一隅伏羲白

阮籍答伏義書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冥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矧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潜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暢迹促節則無間足以從容是又賛夫所不能瞻瑑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脩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舛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鴳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鼈娛行潦而羣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無

准則騰精抗志遯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逍遥與日月竝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無上下乎無下居乎無室出乎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揔玄綱於太極無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寄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無不聞略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恠也觀吾子之趨欲銜傾城之金求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玉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無根其

陋可愧其事可悲亮規略之懸踰信大道之弘幽且局步於常衢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疹憒力喻不多

阮籍白 並阮嗣宗集○八維不足下一有以字○二篇字義多疑

高文惠妻 高柔字文惠魏太尉見前○鼎按晉亦有高柔孫統爲其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人婚泰山胡母氏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玩賢妻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冠軍參軍館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則此婦疑卽晉高柔之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並云高文惠妻與夫豈以魏高柔名同遂附爲文惠耶然文惠初不聞有才婦也書鈔及太平御覽又有高文惠與婦書則與叙所謂相贈詩書者合也惜不得全文作證耳

與夫書

今奉織成襪一量願著之動與福并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載與夫書令致總恰拾枚 又云今聊具組生履一緉 又云今奉織成襪一量○北堂書鈔載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琵琶一枚 音甚清亮也 又云今致瑇瑁梳一枚 又云今致金鐶一雙

鮮卑軻比能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 漁陽人初爲幽州牧劉虞從事

比能本小種鮮卑當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魏初立爲附義王後與東郡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時爲烏丸校尉和合使不得相侵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之由是懷貳乃與輔書輔得書以聞文帝復使豫招納安慰

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卽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 魏志

梅慶祚閱魏七卷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二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吳一

長沙桓王孫策 字伯符吳郡富春人長沙太守堅長子拜討逆將軍會稽太守封吳侯據有江東為許貢客刺死弟權稱尊號追謚長沙桓王

責袁術書 術將欲僭號策時據江東使張紘為書責術不內遂絕之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

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略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包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飢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與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

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

垂聲管弦捨而不爲爲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爲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扶國家之蹎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

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悦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吳錄○按吳錄策使張紘爲書與衆云張昭之辭吳疑之以爲昭不如紘之文必紘所作又典略云劉荊州嘗自作書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表宏漢紀亦云邪爲策書則此書竟未知誰作也今但附策

同前 後漢書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焚毀是以豪桀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櫜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

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悦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愼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策爲會稽太守彭城人張昭避難淮南及策東略爲策謀主袁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術始朴策必與己合得書遂愁悶發疾

同前 漢紀

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脩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

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
戈也常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卹睆然有自取之
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
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
道之過何由逼而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
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
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爲若輔
而興之旦奭之美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
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以報漢室
世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

不顧成敗之計今古所慎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
有益於尊明則無所敢辭奪一作取

說劉勳書勳字子臺琅邪人魏平虜將軍罪誅

策方計逆將軍袁術死衆欲就策廬江太
守劉勳要擊悉虜之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
家在江東策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勳信
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
獨否曰上繚雖小攻難守易策乘虛襲我禍
今至矣勳既行策襲拔廬江勳獨歸曹操

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
便幸因將軍之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
越姬充于後庭明珠大貝被于帑藏取之可以資軍
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弊邑士卒
以爲外援晢勝傳〇書後漢書作忿

答記呂布

張紘避難江東與昭並爲策參謀布襲取徐
州追衆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策亦重惜
紘欲以自輔
答記不遣

海產明珠所在爲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
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吳書〇游一作在

與吳景等書景錢塘人策母弟歷丹陽太守

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
作汝南太守而令孫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
策乃與景等書景即棄守歸賁
因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

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

與虞翻書翻見後

翻初爲會稽太守王朗功曹策定會稽
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書與翻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並江表傳

大帝權字仲謀堅仲子代策爲討虜將軍臣魏封吳王治武昌稱帝徙都建業在位三十年

白曹操狀

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術攻殺揚州刺
史嚴象策亡後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
權移書求索術報云云權大怒乃以狀白操
舉兵攻術於皖城操不救遂屠其城梟術首

嚴刺史昔爲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
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

討之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内所瞻願勑執事勿復聽受

李術報孫權書 附

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 江表傳

與曹操牋

操攻濡須與權相拒月餘望權軍歎其齊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牋與操又別紙有言操謂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春水方生公宜速去

又別紙

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並吳歷

與魏王曹丕牋

先是曹操遣浩周以徐州刺史領護于禁軍東里袞爲禁別駕軍敗並爲關羽所得權襲殺羽并得周等甚禮之及丕爲魏王遣周等還牋與丕

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款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慺慺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濶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爲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 梁寓字孔儒吳人權先遣使詣曹操操因以爲掾遣還

又

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爲先王所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閒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仁恩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

心惟察慺慺重垂含覆

又

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爲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舋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

訖甫當爲國討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
所恃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權誓
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當傳也

與浩周書 周字孔異上黨人

魏受禪以權爲吳王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諷權遣子入侍周還之後權不遣子文帝久留其使權上書謝罪又與周書文帝於是下詔信爲實然而權竟無遣子意

自道路開通不忘脩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
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
空闇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
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

可也

又

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
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
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
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
君假還已知之也

又

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爲可上連綴
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
爲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爲分惠豈有
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
在君

又

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爲之緬然父子恩
情豈有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
所欲爲今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爲君
說之宜明所以 並魏略○孫邵字長緒張昭字子布

讓孫皎書 皎字叔朗權從弟爲都護征虜將軍與諸葛瑾書

皎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陳謝遂與寧結厚

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
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
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
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
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
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
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憎疾之卿所爲每
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
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
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

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咨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吳志

報陸遜書遜見後

遜爲上大將軍號前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之吳務農重穀始於此焉

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晉書食貨志

又

權爲吳王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之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以示遜及諸葛瑾令損益之

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爲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爲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爲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爲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脩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吳志

報陸遜

諸葛瑾任南郡人有密言瑾與蜀相聞者遜表保明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之

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爲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

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江表傳

諮諸葛瑾瑾見後

瑾爲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諮訪又別諮瑾

近得伯言表以爲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爲不然操之所行

其性殺伐小爲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爲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丕之於操萬不及也今叡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殁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長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爲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

之後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叡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姦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已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爲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亾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吳志○裴松之云魏明帝一時明王政自已出權此論竟爲無微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亾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爲鑒戒或以爲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于齊王可不謂明驗乎

詔責諸葛瑾步隲朱然呂岱等

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瑾等○瑾字子瑜隲字子山然字義封岱字定公　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

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

賦凡百皆出於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

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吳志○每獨歎貴下江表傳載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答諸葛瑾步騭周瑜次子胤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後以罪徙廬陵瑾騭連名上疏陳乞權答許之胤病卒

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與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吳志

與顧雍書雍字元歎吳郡吳人爲丞相劉承字子直雍之孫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拜騎都尉

賢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爲君嘉之吳志

詔呂岱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遷大司馬岱拜鎮南將軍徙屯蒲圻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冶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召岱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

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埽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吳志

詔朱異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歷鎮南將軍大都督爲孫綝所枉害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異乃掩破七屯欽因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異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

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吳志

詔

呂岱諸葛恪道步騭說北人欲以布囊盛土塞江每讀此表令人連日失笑此江自天地以來寧有可塞者乎初學記

與諸葛亮書

(先是吳請和蜀先主累相報答及先主薨劉芝見亮言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卽使君也乃遣芝修好於權權與亮書遂自絕魏與蜀連和)

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惟有鄧芝(蜀志○注云掞一作豔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豔也)

與公孫淵書(淵遼東襄平人父度漢末自立爲平州牧封永寧侯)

(淵襲父爲遼東太守魏明帝卽位拜淵揚烈將軍淵遣使南通權權立淵爲燕王淵復叛歸魏魏封爲樂浪公淵爲軍陣見使者又數出惡言遂自立爲燕王魏遣司馬懿征淵淵復請救於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淵書淵果敗誅○漢晉春秋云權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也)

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晉書)

吳主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封琅琊王孫琳廢吳主亮立休在位七年)

答左將軍張布(布爲休所寵與丞相濮陽興共相表裏休廢太子霬而立晧後復追悔晧收布等徙廣州殺之)

(休欲與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書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之)

孤之涉學羣書畧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姦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

又(布得詔陳謝具自陳述又言懼妨政事休復答之)

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正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

又(布拜表叩首休又答之然竟如布意不復使沖等入)

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吳志)

吳主晧(字元宗權孫故太子和子爲烏程侯在位十七年降于晉封歸命侯)

詔陸凱(凱字敬風遜族子歷遷左丞相)

(初晧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詔答之)

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常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江表傳)

答華覈(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

累遷東觀令領右國史上書辭讓皓答之天冊元年以微譴免

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悦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 吳志

奉晉龍驤將軍王濬等降書 濬見晉

晉代吳所在戰克丞相張悌等並死于陣復授陶濬節鉞將二萬兵衆大船御之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字道言綜之子歷遷光祿勳入晉

爲散騎常侍

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吳志

與舅何植書 皓母何太后植封宣城侯

皓將敗與舅何植書

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爲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于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亾吳孤所招也瞑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謨飛筆以聞

又遺羣臣書

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爲漢臣舍亂就理非

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揆筆而已（並江表傳）

太子登（字子高權長子赤烏四年薨）

與步隲書

（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隲於是條列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上疏奬勸）

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

於君子哉（吳志）

步隲（字子山臨淮淮陰人為左護軍封臨湘侯領冀州牧都督西陵代陸遜為丞相）

上吳太子登疏

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擥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僣逆之醜誠擥

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吳志）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篹輯

吳二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爲會稽東部都尉轉長史）

與孔融論虞翻書（翻見後）

（翻性不協俗多見謗毀紘與融書）

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寶爲質雕摩益光不足以損（吳志〇美寶一作美玉）

臨終留牋

（紘從征合肥還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權省書流涕）

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閒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叙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吳志）

張承（字仲嗣紘長子歷奮威將軍封都鄉侯）

與呂岱書

（岱拜偏將軍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廖式作亂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岱自表輒行追拜交州牧以討一年破之斬式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美之）

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與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

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吳志）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

上孫權疏

（劉備從瑜破曹兵于赤壁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以共拒操瑜疏與權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

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吳志

與孫權牋

瑜圖取蜀還江陵治裝卒於巴丘疾困與權牋薦魯肅以代己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

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江表傳

同前

吳志○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得即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

魯肅 字子敬臨淮東城人爲奮武校尉轉橫江將軍

與蜀先主書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先主領荊州以從事守來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諸葛亮亦言之以爲治中從事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取蜀爲流矢所中死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蜀志

答孫權書

權圖取關羽肅答書從權與陸遜論肅云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

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吳志

詐降曹操書

黃蓋 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以赤壁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

周瑜與操兵遇於赤壁時操等次江北瑜等在南岸部將黃蓋曰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操欺以欲降操特見行人口勅曰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蓋放諸船同時放火操軍遂敗

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江表傳

劉子揚

遺魯肅書

肅南到居巢就周瑜瑜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肅然其計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乃之吳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資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吳志魯肅傳

諸葛瑾

字子瑜瑯琊陽都人歷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封宛陵侯

與蜀先主牋

瑾從討關羽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先主東伐吳吳王請和瑾與先主牋

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不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吳志○裴松之云劉后以帝蜀為關河荊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

與陸遜書

權北征使遜與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棋射戲如常乃密與瑾立計以向襄陽敵素憚遜遽還赴城

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吳志

陸遜

字伯言吳郡吳人歷鎮西將軍封婁侯代顧雍為丞相

與關羽書

遜為帳下右部督代呂蒙屯陸口權以遜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當今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乃召遜拜偏將軍代蒙遜至陸口與羽書稱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竟為遜襲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

又

羽為前將軍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泛溢禁所督七軍皆沒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

上吳王疏

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權竟納其言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

又

蜀先主率衆攻吳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歷數十屯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遜上疏遂大破先主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慼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

假作答逯式書

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假作答式書以書置界上式惶懼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吳志

裴松之曰邊將爲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慮尚爲小許哉以斯爲美又所不取

與全琮書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歷位大司馬左軍師

權子霸封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太子和無殊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附魯王輕危太子遂與琮書琮不納更以致隙其後太子以讒廢亦聯坐因誅寄等○按子弟苟有才數語尺牘依通鑑與琮書

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吳志並

陸瑁字子璋遜弟拜議郎選曹尚書

與暨豔書豔字子休吳郡人爲選曹郎至尚書皆坐罪自殺

豔以州郡衆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之書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貸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近則郭泰之容濟近有益

於大道也吳志

陸景字士仁遜孫騎都尉領父抗兵拜偏將軍晉攻吳爲王濬亂軍所殺

答從兄安成王書安成王徒有誤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兄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祭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奥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鬪眠鷗之舊説安流泂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番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威和兼濟加以夏后奇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富賞未與餘時希逮憶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方改願加珍勗緑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

淚灑投筆無宣

與兄書景兄晏嗣父抗爵

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留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脊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輕塗驅軻既宜保德爲世作資厚自珍愛

又

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忘數字每見手跡如復覩會一作覿面並藝文類聚

書

獲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北堂書鈔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爲騎都尉數直諫忤權徙交州

與客書翻以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吳書

與人書丁固字子賤山陰人始平長覽子初名密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翻與固同縣書稱之固歷位司徒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又徐陵字元大太末人歷三縣長所在稱著遷零陵太守時朝廷僕以列卿之位故翻書云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並會稽典錄

與所親書翻以狂直流徙惟諸葛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吳志

與士仁書

仁字君義廣陽人

蜀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呂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仁不肯見乃爲書與仁仁流涕而降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亾足别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内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毁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絶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丞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得安幸熟思焉吳書

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求婦其夫如此誰肯嫁之者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嚚虞世家法丞出癡子翻十一子汜字世洪散騎常侍忠字世方衛將軍聳見晉昺字子文濟陰太守

又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瑕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痴譽此兒也

又

有數頭男皆如奴僕伯安雖癡諸兒不及覲我所生有兒無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井蔗近梢則薄並太平御覽

上吳王疏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爲虎威將軍以討關羽功拜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命未下而病卒

關羽爲襄陽太守董督荆州事蒙屯陸口與羽接境外修恩厚羽討樊留兵備公安南郡蒙疏稱病還羽果撤兵蒙進襲公安降士仁至南郡太守麋芳亦降羽走麥城爲所禽

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也吳志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歷偏將軍濡須督

上吳王疏

統出爲建中郎將時征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戸損耗統上疏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彊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傀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内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

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

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朞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吳志

周魴　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在鄱陽郡十三年以破曹休加裨將軍

賚曹休牋

魴爲鄱陽太守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休果信魴徑來入皖魴合衆隨陸遜橫截休斬獲萬計

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

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　其一

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讒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

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

其二

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孅不復厚雖或蹔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

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守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内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

其三

所遣董岑邵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不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

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亾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

其四

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卽應人倡之爲變聞聲嚮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與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乎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

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得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苦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 其五

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塡塹使即時破

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偵宿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遂旋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 其六

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仍乞未罪怔 其七○吳志

謝承 字偉平會稽山陰人孫權謝夫人弟拜五官郎中歷武陵太守○只積載入魏人誤

與步隲

所在近北無他異物裁奉織成虎頭綬囊可以服之

與步子山書

但日講攻戰進取之方教進退疾徐之節耳易詩禮樂春秋不復開篋 並北堂書鈔○講御覽作示

潘濬 字承明武陵漢壽人爲蜀荆州治中入吳歷少府遷太常

責子翥疏

翥使青州人隱蕃僞歸吳授廷尉監以口辨爲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當時人咸怪濬而蕃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 吳書

諸葛恪 字元遜瑾長子歷太傅加荆揚州牧爲孫峻所殺

與丞相陸遜書

恪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屯柴桑與丞相遜書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遜喻其理而贊其指

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爲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爲輔車上匡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於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中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不以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

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私行皆宜闊略不足纏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聖賢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伏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己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吳志○小小私行一作小小宜適私行不足

諫齊王奮牋 奮字子揚權子初居武昌多違法度以罪廢權薨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豫章奮不從又數越法度恪牋諫奮懼遂從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內皆爲臣妾仇讎有釁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

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念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刑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

詔勅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勅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勅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

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勅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警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 吳志

與弟公安督融書 融字叔長瑾次子襲爵爲奮威將軍恪誅見收飲藥死 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與侍中孫峻等屬以後事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爲恪所治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與弟融書

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竝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隷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効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慼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覩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爲脣齒近漢之世燕葢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

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將不得妄委所戍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 吳志○陳壽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

薛綜 字敬文沛郡竹邑人爲選曹尚書歷太子少傅

移諸葛恪書

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達恪盛陳其必捷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到府移書四部屬城長吏各保疆界明立部伍分内諸將羅兵幽阻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哉則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書拜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内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馘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兇慝又充軍用藜蓧根莠化爲善草

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吳志

聶友 字文悌豫章人丹陽太守

諫諸葛恪書

恪以東興之役新破魏兵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者論論衆莫敢復難友素與恪善諫以書恪題論後爲書答之於是進圍魏新城攻守連月士卒傷病衆庶失望

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爲不安

諸葛恪答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 並吳志

與滕胤書 胤字承嗣北海劇人爲丹陽太守遷衞將軍爲孫綝所殺

諸葛恪攻魏不克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胤及恪誅後峻忌友欲以爲鬱林太守友發病死

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 吳志

張約　朱恩 並散騎常侍

與諸葛恪書

孫峻構恪欲爲變與吳主亮謀置酒請恪陰欲除之恪將入約恩密書與恪恪省書而去逢滕胤胤不知峻陰計勸恪復進遇害恩等夷三族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 吳志

朱績 字公緒然之子後復姓施仕終左大司馬

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

績襲父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融書約

追之融答許續續便引兵及融於紀南去城三十里續先戰勝而融不進續後失利權深嘉續處責怒融融兄恪大將軍貴重故得不廢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吳志

全衛南陽人爲太子登賓客歷桂陽太守

與滕胤書

高涼賊率仍弩等破害吏民前後太守鍾離牧被界討平之又揭陽賊曾夏等衆數千人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拜牧南海太守衛與太常滕胤書稱之曰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仕至前將軍領武陵太守

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會稽典錄

孫綝字子通孫堅弟靜之曾孫歷遷大將軍爲丞相後憮然悔上見誅

奉琅琊王休書

初吳主亮欲誅綝事洩爲綝所廢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琊王休遣宗正楷奉書於休

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斬承以帝爲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住道側吳志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歷侍中領左國史吳志避晉文王諱改名曜

獄中上吏

曜積忤孫晧收付獄因獄吏上辭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竟誅曜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合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姓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

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没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秘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吳志

邵疇字溫伯會稽人

臨亾置辭

吳主皓時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皓以爲誕功曹疇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亾置辭吏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

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側身本郡踰越儕

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訛横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横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意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臯有司惟乞天鑒特垂清察會稽邵氏家傳○意一作心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

與友人論草書此亦未必爲書

象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峭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毲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以小展吳録○毲毛皮也而充切亦收儒韻

醴梅帖

歸想必醉令醴梅羹毛以相待太平御覽○書䟦云令作醴魚梅羹相待

尺書

太子屛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蘭川書䟦

閔鴻廣陵人仕尚書

與劉子雅書劉頌字子雅見晉

若能控奔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萬群傾脩翅以顧

短翮則歸飛者如雲太平御覽○晉薛兼傳云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孫歆

與伍延書

杜預陳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泝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

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

吾粲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與譚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按此爲教尺牘亦載

孫氏孫仲奇妹

臨終授書

鏡與粉盤與郎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太平御覽

梅士駿閱吳二卷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四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西晉

宣帝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仕魏封舞陽侯歷拜太傅及武帝篡魏追尊高祖宣皇帝

諭孟達書

初蜀將孟達降魏領新城太守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與太守申儀有隙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漏泄其謀達聞將舉兵反懿恐達速發以書諭之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懿潛軍討誅之

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

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若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晉書○宣露華陽國志作洩露

與諸葛亮論黃權書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降魏封育陽侯遷車騎將軍

先主伐吳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敗績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降于魏懿深器之問權曰蜀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懿與亮書

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蜀志

復弟孚書

諸葛亮率衆攻魏屯五丈原懿時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閉營不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

飾懿怒請決戰軍師辛毗杖節立軍門乃止懿弟孚書問軍事懿書復之百餘日亮病卒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 晉書

報夏侯玄書

玄少知名累遷散騎中護軍懿爲太傅問時事玄議以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諸事懿報玄玄又與懿書

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

後轉更爲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

夏侯玄報司馬懿書 玄字太初惇弟子歷太常以謀誅司馬師被害

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儗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定於上則化行於衆矣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

喩焉 並魏志

阿史帖

之白阿史病轉差未皆外曹尚書云得書法 淳化帖

景帝司馬師 字子元懿長子撫軍大將軍嗣父輔政追尊景皇帝

與許允書 允字士宗高陽人

允初與李豐夏侯玄親善豐等以謀討師伏誅徙允爲鎭北將軍與允書允甚悅未發以放散官物徙樂浪道死○魏氏春秋云允之爲鎭北喜謂其妻阮氏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云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楚

鎭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

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 魏略

晉書景帝紀司馬師既廢齊王立高貴鄉公將大會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愼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又上書訓天子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上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 按此二篇皆上天子後一篇明言上書尺牘亦載非

文帝司馬昭 字子上師弟歷大將軍侍中輔政封晉公加九錫進爵爲王追尊文皇帝

與王基書

諸葛誕反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兵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救誕於安城基又被詔轉據北山基謂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書奏報聽師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南二十六軍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魏志

與鍾會書

會既破蜀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於是詔書檻車徵艾而會獨統大

衆威震西土將謀反會得師書輒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能獨辦之今來太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遂舉兵反

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北魏志

與山濤書濤見後

濤魏末遷尚書吏部郎師與濤書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斛王隱晉書○在一作莅

與鄭袤書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魏光祿大夫入晉終司空

初武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袤子默師與袤書默字思元歷光祿勳

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晉書

與吳主孫皓書

昭爲魏相國遣昔吳壽春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皓遣使報書時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皓昭用荀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昭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孫楚爲石苞與皓書亦比時徐紹孫彧與符邵孫郁參誤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宰輔屬當

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旦將欲止戈興仁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籍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汎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緜竹者自元帥以下竝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

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
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
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
去危即順屈巳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
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
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
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
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
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獲巳也漢晉春秋○太平御覽載荀勗為文王與孫晧書餉雜色綾十端又餉縠二端又餉細絺十疋

孫晧答司馬昭書

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
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
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
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吳志○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

又

韜神光[illegible]福德久竊於外干寶晉紀見選注

孫楚為石苞與孫晧書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歷遷衛將軍司馬馮翊太守　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歷位司徒苞魏時破諸葛誕壽春平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撫淮南文帝為相國輔政遣符劭孫郁使吳楚方參鎮東軍事苞令楚作書遺晧劭等至吳不敢為通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
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
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
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
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
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
陷塗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
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

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
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
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
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
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
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兇折首然
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
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
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

聞吳之先主起自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罙入其阻幷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

充於府庫夫韓幷魏徙虢滅虞亾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内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褢囘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亾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蜚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脩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亾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兖豫爭馳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

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文選○由與晉書作由生事勢作事要陷作罹固知作故知天下作帝者公孫淵作昔公孫氏盤桓作游盤交疇作交酬言乎作言于足用作之力陵轢作輮轢一震作鼉鳴然後作於是遠迹作遠近咸安作大安民庶作衆庶遂隆作以降先主作先祖荆州作荆楚播潛作潛播丘陵作山陵迄于作迄茲二邦作兩邦江介作江由而姜維作則姜維五千作六千後事之師作後事之表内向作内附毛羽作羽毛却指二句作却指山河自以爲彊虎臣武將作武臣猛將修造作興造盛作殷盛之謂作之師王上作王相電邁作電發審識作審勢往告作往昔永爲二句永爲魏藩豐功顯報若侮慢不式作若猶侮慢未順風從作從風雍益作雍梁爭馳作

爭驅虎步作武步六師作六戎流聖作聖流旂旆作
龍游屠覆作淪覆良以作良助治齊肯二句作齊肯
盲之疾決狐疑之慮必作亦如其二句作知其脩
豫迷而不反困作死也作矣○晉書任伐樹四句

武帝 名炎字安世文帝長子襲中撫軍嗣晉王篡魏國號晉都洛陽在位二十六年廟曰世祖

詔山濤

濤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乞辭職詔答之疏數十上久乃見聽

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

詔山濤

濤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辭以老疾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濤表謝帝手詔曰

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

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

手詔戒山濤

濤再居選職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故帝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尋以衰疾上疏告退又詔答之

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

詔山濤

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

又詔

太康初濤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以老疾固辭手詔不許及拜司徒復固讓詔答

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喩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

又詔

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

又詔 濤又表讓詔答之

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損損邪已勑斷章表 白孔六帖載與山濤書云兼致魚醬一斗

詔王濬

濬字士治弘農湖人歷撫軍大將軍特進散騎常侍

濬爲龍驤將軍率梁益諸軍東下攻吳至西陵累有剋獲帝詔濬進平東將軍

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

詔讓王濬

濬與王渾等伐吳秘有詔濬至秣陵受渾節度濬既至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遂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誣罪狀之有司按濬以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濬上表自理吳平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

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

詔報傅玄（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仕晉歷遷御史中丞）

（武帝初即位玄爲散騎常侍上疏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以懲不恪帝詔報使玄草詔進之）

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

詔傅玄

（帝廣納直言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請無廢職曠官且宜尊儒尚學貴農賤商帝下詔答之）

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常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鼂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

詔傅玄

（泰始四年玄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疏上便宜五事詔答之）

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手詔報侍中華嶠（嶠見後）

（太康末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沖靜和氣書養精神帝手詔報之）

輒自消息無所爲慮（赤牘載作王廣答問疾未知何據）

詔報尚書左僕射劉毅（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歷尚書左僕射）

（毅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表諫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之）

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

詔劉頌（頌字子雅廣陵人歷光祿大夫）

（頌除淮南相在郡上疏陳列事宜詔報之）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

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
爲國也動靜數以聞

中詔尚書令衛瓘 瓘見後

山濤爲吏部尚書累表請退不許瓘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遠至公之誼可免濤官中詔瓘曰

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
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
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
邪 並晉書

詔張華 華見後

華好觀秘異圖緯之部捃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卽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爲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爲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
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
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亂神今卿博物
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
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爲十卷 王子年拾遺記

報文立 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仕蜀至尚書歷晉散騎常侍

武帝立太子以立爲中庶子立上疏辭帝報之

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

詔文立

立爲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疏辭不許武帝詔之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

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謙虛也 並華陽國志

詔報裴秀友人

裴秀歷位司空泰始七年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封以上聞武帝詔報之

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
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

詔有司論華廙

華廙字長駿觀陽伯表之子爲南中郎將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爲令袁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謬言三奴與廙廙與毅並盧氏婿也中書監荀勗先爲子求廙女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表殺事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遂指廙當之於喪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請免爲庶人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此爲刑罰再加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武帝詔荅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廙棲遲家巷垂十載太康初乃得襲封

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
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
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

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

詔答齊王攸等

庾純初爲中書令與侍中任愷以尚書令賈
克姦佞共疾之舉充西鎮關中及純爲河南
尹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之先有伍伯充
之先有市魁以此相譏充殊不平及行酒責
純以父老不歸供養純問充高貴鄉公何在
充慚怒上表解職純亦表自劾免官齊王攸
司徒掾劉斌等議禮八十一子不從政純兄
弟六人三人在家純不求供養於禮未違復
以純爲國
子祭酒

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

寮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

詔太宰安平王孚等

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仕魏
太傅晉受禪封安平王進
太
宰
文帝崩武帝以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
席撤膳孚等奏請易服復膳諸所施行皆如
舊制詔答之孚等
重奏又詔云云

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毅奈何奈何

又詔

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訊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詔有司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請既虞除服
詔不許又重奏詔答又固請詔再答之

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叙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

又詔

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 並晉書

魏舒傳舒子混年二十七先舒卒武帝詔曰舒惟
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
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
仍給賜陽燧四望總牕戶阜輪車牛一乘庶出入
觀望或足散憂也　尺牘裁後段爲
詔魏舒按此乃詔所司給舒者耳

省啓帖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寒到有者比尚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淳化帖（）黄伯思法帖刊誤云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眞誥云公在山下又遣一信見告少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尙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爲信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惠帝名衷字正度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崩

詔劉弘弘見後

弘爲荊州刺史都督討張昌昌敗前將軍趙驤軍弘退屯梁弘所遣大都護陶侃等累戰破昌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斬奕表奏詔答弘弘復遣討昌斬之悉降其衆

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尅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奥略鎭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詔傅咸咸見後

咸爲司隸校尉上表自陳因言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答之

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見晉書

懷帝名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封豫章郡王立爲皇太弟惠帝崩嗣位五年爲劉聰執歸平陽見弑

詔劉寔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歷太保轉太傅終太尉

懷帝即位寔授太尉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宜聽寔所守詔曰

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于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

詔荀晞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歷大將軍都督爲石勒所害

晞初爲北軍中候行兗州刺史東海王越爲太傅輔政命晞破汲桑定鄴立諸戰功越以司馬潘滔等謀遷晞領青州刺史已滔等又共誣晞晞乃移告諸州稱巳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詔晞

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

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

又手詔晞 帝既詔晞討越晞復移諸征鎮州郡帝復詔晞越出收豫州以討曹會越薨

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並晉書

愍帝 名鄴字彦旗武帝孫吳王晏之子繼伯父封秦王懷帝被執爲皇太子入長安即帝位西

年劉曜陷長安出降見弒而西晉亡

詔瑯琊王睿南陽王保 睿即元帝 保字景度襲父封歷位相國愍帝陷自稱晉王 愍帝即位以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詔二王又詔瑯琊

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今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 武旅通鑑作之師赴同大限作同赴大期

又詔瑯琊王睿

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

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勗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宜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 督一作尉

詔張寔 寔見後

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入援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涼州

降曜下詔丁寔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

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羣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聰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耻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厫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慚乾靈俯痛

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瑯琊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瑯琊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晉並書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二 東晉

元帝

名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恭王覲之子襲爵永嘉初移鎭建鄴加鎭東大將軍左丞相進位晉王愍帝崩問至即於建鄴稱帝在位六年廟曰中宗是爲東晉

遺賀循書

循見後

元帝爲安東將軍上循爲吳國内史及遷鎭東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帝遣之書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

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眞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

高蹈輕舉絶俗逍遥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虚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殞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亾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君矦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

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亶徽猷以弘遠規今
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叅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
屈臨以副傾遲 晉書

答杜夷書 夷字行齊廬江灊人國子祭酒

王敦爲刺史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常欲省夷夷深讓謂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答書以爲儒林祭酒

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遲歷載正以足下羸病
故欲相省寧論常敬 王隱晉書以虛遲與御製晉書作虛心常敬作常儀也

令報劉琨 琨見後

琨爲幷州刺史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

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令報之

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
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聖主掃蕩讐耻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
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
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
華戎致罸醜類動靜以聞 晉書

同前 藝文類聚

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内九服之
外咸見翼戴以隆天威是用辭不獲巳而居王位尋
覽所陳弘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
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由申邵之佐二
公鎮御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拯難實憑遠略夷難雪
耻於是乎在

令答尚書令刁協 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歷尚書令王敦亂出奔江乘見殺

瑯琊王煥字耀祖元帝子出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協奏昔臨淄侯以邢顒爲家臣劉楨爲庶子今侯幼弱宜選淵德令曰

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游田蘇者今晚生
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亾弟當應
繼嗣不獲巳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而巳豈宜屈

賢才以受無用乎

又詔刁協

帝以蔡豹爲徐州刺史時太山太守徐龕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鑒等與豹共討之豹欲進軍鑒等疑懼不相聽從互有表聞協奏以時方盛暑宜頓兵所在至秋乃進詔協豹戰敗收而誅之

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
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巳據賊壘
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

詔周顗 顗字伯仁浚之子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爲王敦所害

明帝爲太子顗以吏部尚書更拜太子少傅疏辭以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元帝詔答

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袪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

詔張闓 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曾孫歷廷尉拜金紫光祿大夫元帝踐阼闓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闓遵而行之

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厲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眞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爲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

答右將軍王導等 導見後

元帝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丞相司直劉隗奏按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劉胤李匡等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䟽解職帝答

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 並晉書

安軍帖

安軍未報平和之如何深可爲事也

徽冷帖

八月九日羲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徽冷恒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羲頓首 淳化帖○米云僞

明帝 名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廟曰肅祖

啓元帝

臣紹言伏蒙吉日沐頭老壽多宜謹拜表賀

元帝答太子

春正月沐頭至今大垢臭故乃沐耳得啓知汝孝愛當如今言父子享祿長生也

又啓

沐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

元帝又答

去垢甚佳身不極勞也 並古文苑○楊用修六書索隱云欲音劇倦也司馬相如

賦邀倦受欲字一作㑥國語余病㑥矣方言作像又作微晉人帖中但用極世說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晉明帝問沐啓曰沐久勞極晉元帝答問沐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神農本草勞極洒洒晉人呼欲曰極未可以爲俗字也

詔答王導 導表乞得除中書監專一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帝詔答

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願足下處之勿疑 檀道鸞晉陽秋

與王敦書 敦見後

敦擅勢權重於帝及將篡諷帝徵己乃爲書其恭伻敦若此○晉書元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

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揔已之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夕詶諮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期以副翹企之懷 後魏晉

與大將軍溫嶠書 嶠見後

王廙字世將琅琊臨沂人元帝姨弟也歷仕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及王敦構逆帝遣廙喻敦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與嶠書

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竝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 晉書

手詔溫嶠

嶠字太真肅祖數以爲中書令手詔之

卿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機密今以卿爲中書令朝論亦咸以爲宜也 晉中興書

手詔答丹陽尹溫嶠

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蘇峻反其將韓晃攻宣城彝力戰死之

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

詔答杜夷

夷爲國子祭酒自表請退帝詔答之

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 晉書

詔答諸葛恢 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辟司空誕之孫歷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今送一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於中而寄乎物 太平御覽

又詔答恢 恢表云詔云行當別離以爲悵悃分致氍毹一劒一琉璃梳一貲達心領錄之天恩垂極天地施鈞不異遠近

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以達心也 諸葛恢集○太平御覽又載云今致瑠璃梳一枚 今致瑠璃梳一

詔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等 羕字延年汝南王亮第三子坐弟降弋陽縣王以黨蘇峻賜死

太寧三年詔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

吾餓於涂直言渴於引亮正想諸君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

談稷契之任諸君居之矣望共勗之晉陽秋○諸君晉書作羣賢

墓次帖

伏想墓次安隱守視文武平安淳化帖○隱穩古通佛經多然

成帝名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初立年五歲庾太后稱制在位十七年廟曰顯宗

詔答庾亮亮見後

亮爲帝母庾太后兄任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時歷陽太守蘇峻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必爲禍亂徵峻爲大司農衆朝謂之不可皆不納及峻反亮戰累敗乃與溫嶠推陶侃爲盟主共討峻事平亮上疏謝罪乞骸骨帝詔答之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求外藩假節豫州刺史宣城內史

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

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巳總率征討事致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胄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亾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猋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晉書

康帝名岳字世同成帝弟在位二年廟號無稱

詔山遐

遐字彥林簡之子爲東陽太守政嚴猛康帝詔遐遐處之自若

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晉書

女郎帖

陸女郎問訊如此可籌量之淳化帖

穆帝名聃字彭子康帝子立年三歲褚太后稱制在位十七年廟曰孝宗

詔王洽洽見後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爲吳郡內史還領軍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帝詔之不受

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令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晉書○晉陽秋載詔云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嘗執手意甚親之今以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待之以不臣之義豈便任國之大事耶宜催令拜

哀帝名丕字千齡成帝長子初爲會稽王以幼未立穆帝崩迎即帝位四年廟號無稱

詔答桓溫溫見後

溫北伐姚襄大破之襄奔平陽溫徙屯金墉繕復諸陵隆和初上疏欲還都洛陽帝詔答

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
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
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
高筭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晉書

詔答孔嚴嚴見後

嚴補揚州大中正時東海王奕信用羣下上
疏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嚴表
諫宜寢哀帝詔○晉書嚴爲人
中正不就以疾領尚書有此諫

奕爲此適民無損害豈奪惠䘏之宜耶省所啓敬納
忠規晉中興書

中書帖

丕欻罪欻罪承中書郎君疢患比委察情以灼怛伏
念垂心憂勞想得治力漸佳丕欻罪欻罪淳化帖

簡文帝名昱字道萬元帝少子初封會稽王桓
溫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二年廟曰太宗

答殷浩書浩見後

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繼卒帝時爲會
稽王始綜萬機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
州刺史浩上書陳讓并致牋帝帝答之
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

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
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
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
領不振晉綱不綱顧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
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
弘思之靜筭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
羣情也晉書○理盡通鑑作理極
弘思之作足下宜深思之

答桓溫

武陵王晞拜太宰時簡文輔政晞以宗長不
得執權常懷憤慨欲因桓溫入朝殺之及簡
文即位新蔡王晃首辭引與晞及子綜謀逆
溫表請除之簡文手答其表溫又重表辭轉
苦切簡文更答之
溫手戰汗流乃止

所不忍言況過於言

又答

若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

賢路並世說○晉書作公便宜
奉行前詔如下有其字

與桓溫書

溫爲大司馬還鎮
姑孰帝疾與溫書

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
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
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沖眇然非阿衡輔導
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一託於公後魏書○
晉書手詔
云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
續晉陽秋不謂疾患自爲一部入作下

慶賜帖

昱白所示慶賜事具具此莫大之禮天下大慶得率

由舊章慰答民望甚爲盡善但奢則不適於時儉則
陋而不典正當斟酌其宜令得會中耳 淳化帖○具具旐作乙乙
孝武帝 名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初封會稽王在位二十四年爲張貴人所弒廟曰烈宗
手詔答桓沖 沖見後
沖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鎮姑孰苻堅寇梁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上表帝手詔答之
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
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
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

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
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
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
詔殷仲堪 仲堪見後
帝以會稽王道子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爲藩捍授仲堪振威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任帝詔之其恩卿如此
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荊
楚之珍良以慨恨 並晉書
譙王帖
比得譙王書有欲仙語吾答之如別卿前云宜卿譙
王參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輒從衆以吾觀之寧
當許也想所謂爾 淳化帖
安帝 名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立七年桓玄篡位廢爲平固王玄誅復位爲劉裕所弒
詔殷仲堪
初王恭舉兵討王國寶會稽王道子殺國寶以悅于恭恭復欲討江州刺史王愉譙王尚之等仲堪與桓玄楊佺期率衆東下應之恭敗道子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而黜仲堪爲廣州仲堪與佺期以子弟爲質遂於尋陽結盟推玄爲盟主並不受詔申理恭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並奉詔各旋所鎮
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
忘用乃班師迴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

之宜將軍大議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鎮釋
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 晉書
詔孔安國 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歷左僕射特進
安國儒素清正嘗爲東海王師詔曰
卿導達津梁依仁游藝 元經薛氏傳
康獻褚皇后 名蒜子河南陽翟人康帝之后穆帝卽位尊爲皇太后簡文帝尊爲崇德太后前後稱制在位凡四十年
詔答領司徒蔡謨等 謨見後
穆帝幼沖未親國政謨等奏請太后臨朝攝政太后詔答之
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

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報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輙敬從所奏晉書

手詔羣公

穆帝既冠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手詔羣公

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御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兹冠禮而四海未一五湖

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筭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

答桓温

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制温廢海西公太后方在佛屋燒香覩奏數行便索筆答之

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

詔答羣臣

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温又薨羣臣啓太后曰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妊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機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答之於是太后復臨朝孝武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

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輙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晉書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

遺妃書妃王衍小女名惠風劉曜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不屈死

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太子醉迷不覺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呈惠帝帝幸式乾殿以太子書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申救太子后懼事變乃表免爲庶人送于金墉城考竟其母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妃王氏父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明年復以太子爲逆幽于許昌宮之別坊賈后使黃門孫慮殺之

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勑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

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室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

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嘗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硏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賈后母郭槐充之妻封宜城君　虨字道文太子長子）

潘岳詐愍懷太子書（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　趙王倫輔政爲中書令　孫秀譖以謀亂族誅）

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幷謝妃共要尅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並晉書）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次子仕魏衛將軍　武帝踐阼封齊王出都督青州）

與山濤書

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望也（藝文類聚）

又

洗馬今之清選前後選文書才義也（又與濤書舍人今之清選也）

又

武長嗣篤敏有器思今東宮洗馬缺（闕）

又

太子舍人夏侯湛秉心居正理識明徹應可郎也（並北堂書鈔）

秋風帖

攸惶恐頓首頓首望近未得諮承以爲委積比巳秋風不審尊體何如冀行得亶受頓首頓首（濟化帖○比巳一作比日受下一無頓字）

（齊王攸傳詔藩王自選國内長吏齊國相上長吏鈇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攸嘗歎公府不按吏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勑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知有常懼而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譏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輔股肱皆如舊規庶以免負按此令與教也尺牘亦載）

長沙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

致成都王穎書

（初河間王顒將誅齊王冏乂時在洛爲驃騎將軍以乂爲内主乂攻冏殺之穎鎮鄴縣執朝政憚乂在内遂與顒同伐京師詔乂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致書於穎穎復書乂大破穎軍東海王越潛收乂送金墉城顒將張方稱詔殺之顒表穎立爲皇太弟）

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肉主上怨傷尋巳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産王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卽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者當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卿宜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顒時爲太尉）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拜丞相東海王越收捕穎渡河被執爲范陽王虓長史劉輿所殺）

復長沙王乂書

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枝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内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悴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内擒冏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爲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温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鋭猛要當與

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援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大兄深思進退也晉書○右將軍皇甫商等集兵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次子泰宣帝弟歷司徒自領揚州牧討石勒屯項薨勒追焚其柩

勑世子毗毗爲撫軍將軍越攻石勒沒于賊

王承字安期太原晉陽人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後歷元帝鎮東從事中郎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

汝其師之何法盛晉中興書○世說注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王承鄧伯道趙穆也袁宏名士傳直云王參軍或云趙家先猶有此本

與阮瞻等書

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人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歷豫章太守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世子文學終尚書右僕射

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晉書

與趙穆等書

穆字季子汲郡人貞淑平粹才識清通歷尚書郎轉太傅參軍越與穆及承等書

禮八歲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學明可以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受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度不如式瞻軌儀諷味遺言不如親承辭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資未聞道德之風欲屈諸君時以閑豫周旋燕誨也趙吳郡行狀

與江統書統見後

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

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

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

致陳敏書敏字令通廬江人自爲大司馬楚公兵敗見殺

敏初爲合肥度支遷廣陵運漕以濟中州又破張昌將石冰等於壽春以功爲廣陵相時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父憂去職越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之書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

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佀隻身挺立雄略縱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全

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嶮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游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雖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離居之思援經執戈來邺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及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玉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並晉書

譙王承字敬才[illegible]遜之[illegible]李登聲類承古文極字 晉譙王名承 晉書作承字敬才於承近

答安南將軍甘卓書卓字季思丹楊人 歷鎮南大將軍

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勸明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以承監湘州軍事湘州刺史敦旣叛遣將攻承人情震恐卓時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與承書勸使閉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卓軍次腊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城沒承被執於道中害之卓亦爲襄陽太守所襲害

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晉書

會稽王道子字道子簡文帝子位侍中太傅爲桓玄所害

啓孝武帝

孝武帝母李氏本微賤爲簡文宮人孝武即位尊爲淑妃歷進夫人加爲皇太妃道子啓帝尊爲皇太后及安帝尊爲太皇太后

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晉書

啓孝武帝納太子妃

司徒會稽王道子等啓太元二十一年納爲皇太子妃安帝即位立爲后后名神愛

皇太子繫體宸極年德並茂宜簡國媛緝宣內教故中書令太常王獻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備加世載簡正慶深積善僉曰宜作配儲宮正位中饋東宮舊事

與王彪之書（拜時之婦禮經不載東漢魏晉咸有此事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於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縠幪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

東海王來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於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閡耳不得同之初婚固當在於可通

王彪之答會稽王道子（彪之見後）

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者中朝許侍中等曾議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答范尚書（范汪）

王濛息叔仁兄十月亾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琅邪王婚拜時叔仁以喪辭范尚書與會稽王牋爲申其意王答

既有所准情理可通故人主權而行之自君作故古之制也古人墨經從事豈情所安逼於君命之所制奪人臣之所屈乃至於此以今方之事情輕重豈得同日而欲執違耶又今自拜時未爲備禮蹔一致身交拜而已卽之於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王命既定事在必行

王彪之與會稽王牋

王濛女有同生之哀計其日月尚未絶哭豈可成婚凡在君子猶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邪以此爲聖人故事寧可執訓當今宜留後裔忝備禮官情有不安謹具白所懷（並杜氏通典）

畢暑帖

畢暑復何如向見厭云卿小苦瘧不乃以爲患治之不遣不悉司馬道子白（淳化帖）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六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三　西晉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魏鎮南將軍入晉轉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傅玄書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歷御史中丞

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為傅子為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玄初作內篇成其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

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晉書

王沈傳沈為豫州刺史下教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華華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說學閔馬父知其必亾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毁風俗矣尺牘亦載此敎沈前求直言二敎又不見載何也今槩不錄

程曉字季明昱之孫魏元嘉中黃門侍郎遷汝南太守○古文苑作晉人

與傅玄書此亦言傅子也曉及沈書恐在魏亦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載業傳後嗣初學記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歷征南大將軍

答吳都督陸抗抗字幼節遜子歷大司馬荊州牧

祜出鎮南夏與吳人開布大信抗都督信陵等諸軍事治樂鄉嘗病求藥於祜祜以成合與之曰云云抗服之無疑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酖人者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漢晉春秋

與從弟琇書琇一作護

祜為征南大將軍疏請征吳及行病篤舉杜預自代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與從弟琇書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為愧天命既隆惟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余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自角巾東路還歸鄉里於墳墓側為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至願也以凡才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之責邪疏廣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藝文類聚○晉書云既定邊事

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

誡子書祜無子兄子篇嗣侯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

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藝文類聚

劉儈 趙寅 劉彌 孫勃

誥杜預牋 羊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卒不得除署故叅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杜預預表請不許

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叅同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

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 晉書

杜預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恕子歷鎮東大將軍封當陽侯

與王濬書 濬字士治弘農湖人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

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統兵伐吳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濬自發蜀兵不血刃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吳主晧送降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晉書○秣陵通鑑作建業

與子躭書 預子錫無名躭者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王府新書

歲終帖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說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 米云眞

親故帖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並淳化帖○黃伯思法帖刊誤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誤也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此帖米云偽

周浚 字開林汝南安成人歷遷侍中轉少府

與王濬書

濬攻吳武昌失守吳主晧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决戰明大喜盡出金寶賜與之濬至三山渾與濬書及吳平王渾與濬爭功遂騰濬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上表自理詔勿推封襄陽縣侯

晧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 晉書

何惲 盧江灊人光祿大夫楨子

與周浚牋

浚爲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大破孫晧軍屯于橫江時龍驤將軍王濬既破武昌兵威甚盛惲謂浚渾宜速渡江直指建鄴不聽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

書賛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

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 晉書

○動則二句通鑑作既失機會不及於事

蔡珪 汝南人

與弟敏書

初吳之未平周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彊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 晉書

山濤 字巨源河內懷人魏尚書吏部郎入晉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拜司徒

山公啓事 詭句脫字

濤太始中爲吏部尚書再典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所向然後顯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僞又難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不容穢雜也議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准皆有意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又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正少華可以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 淳化帖

又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濤薦選阮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用陸亮○世說云山司徒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爭之不從亦尋賄敗

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

又

吏部郎王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

又

四選尚書郎清望號稱大臣之副雍州久無郎前尚書缺傅祗坐事免官在職日淺其州人才無先之者請以補職不審可復用否

又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

意倘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巳亾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不（又云侍中彭權儒素有學義宜太常選也）

又

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右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忠一作誠）

武帝詔答

濟領禁兵不欲使轉也

又

侍中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楷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為侍中才

又

（詔選秘書丞濤薦嵇紹詔答）

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晉書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

詔答

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復為郎也

又

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

否

又

尚書令李胤遷處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羊祜體義正直可以整肅朝廷裁制時政

又

臣昨啓太子少傅選事羊祜秉德尚義克巳復禮又年尚少可乆於其事也

又

鄗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鄗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

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字行宗應太子）

又

臣近舉氾源爲太子舍人源見稱有德素久沈滯舉爲大臣欲以尉後聞之士

又

中庶子賈模缺東宮屬宜得高茂求備一人則難猶宜先德素今選太尉長史劉粹光祿長史周蔚惟加所裁（劉潁川粹）

又

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劉儼陽城太守

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

又

琅邪王弟三子繇隴西王世子越誠宜早令奉侍皇太子弟兼庶子

又

中庶子東宮顯選今有二缺衆議咸以領兵太子守荀寓爲也

又

太子左衛率缺陽城太守石崇北中郎軍司孫尹皆忠篤有文武才皆其選也

又

左衛率缺侍衛威重宜得其才無疾患者

又

太子始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也

又

皇太子東宮多用雜材爲官屬宜令純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盛德而不長理民有益臺閣在東宮已久今殿中郎缺宜得才學不審孝若可遷此否（夏侯湛字孝若）

又

近啓修武令劉納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治民不易屢易爲疑令散人無依仰今者職散中誠自有人言劉納才忠內外非稱臣以爲宜蒙此者是以啓及不審固可用不（詔可爾所啓）

又

温令許奇等並見稱名雖在職各日淺宜顯報大郡以勸天下

詔答

案其資歷悉自足爲郡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其

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又（初濤啓以郄詵爲溫令部可又啓詔答）

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

詔答

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與不便當裁處之

又（又云散騎常侍缺當與[illegible]行首補之遂舉郄詵）

郄詵志局堪爲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

又

議郎許允宜叅廣漢太守選

又

鴻臚職主胡事前後爲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當選

御史中丞刁攸舊能人不審可爾不

又

御史中丞刁攸舊人年衰近損百寮未甚爲憚坐治政事攸尚書可也

又

御史中丞周浚果烈有才用

又

孔顥有才能果勁不撓以爲御史中丞

又

治事侍御史王啓識朗明正後來之俊也

又

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綝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又（又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劭劉琚司徒掾官[illegible]王正劉濬太尉掾劉暹有才事義宰士之雋也）

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字彥輔司徒掾劉琚字伯瑜王瓚字正長司空掾王正字士則劉濬字初平征西將軍掾

諸葛　缺　職也

又

衛翌爲少府丞甚有頓益復坐責倫石事免官今太子　缺　大夫缺不審可叅選不

又

游擊將軍諸葛沖精果有文武才擬補兖州

詔答

沖領兵未欲出外也

又

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

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勗達練事物二人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

又

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方得叙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無事臣以為略依左遷法隨資才減之亦足懲戒而官不失其用之 詔善

又

晉制春夏農月不遷改長吏郡守縣令之屬以其妨農事故也 見晉諸公贊世說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杜氏通典太平御覽通志文獻通考

魏卿帖

魏卿近至賢子作筆乃能見遺善耳 七賢帖

王戎 字濬沖琅邪臨沂人渾子歷尚書令拜司徒

華陵帖

華陵卿以 缺 不凡書耳 缺 僕云何使還白王戎 七賢帖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為建威參軍

戰國帖 廣川書跋七賢帖劉伶作靈詡史容有說余見梁世自有劉靈善書畫豈是耶

戰國策彼處令取希與之八日劉靈白

向秀 字子期河内懷人歷散騎常侍

華嶽帖

近聞華嶽有大崩石奇 缺 此不佳也知兆故示向秀白 七賢帖

阮咸 字仲容籍兄子歷始平太守

與姑書

咸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咸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及生子孚與姑書姑答故字遙集仕吏部尚書廣州刺史

胡婢遂生胡兒

姑答書

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可字曰遙集也 阮孚別傳〇竹林七賢論云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沈淪閭巷逮咸寧中始登王塗

奇醉帖

昨奇興 缺 醉 缺 始行好佳 七賢帖〇米元章黃長睿諸人皆以為李懷琳偽作

司馬彪 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歷秘書郎散騎侍郎

與山濤書

根拔失據託命此別告求矜愍許見賑恤窮人易感悲喜兼懷承命之後情過挾纊 太平御覽

裴秀 字季彥河東聞喜人歷尚書令拜司空

與山濤書

司馬彪為冀州刺史秀與濤書

彪處方伯之任殊亦為高祖論道之士不宜處外耳

北堂書鈔

郝詡

與故人書

詡爲安遠護軍與故人書有司奏免秀官詔不問

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晉書

華嶠字叔駿平原高唐人歷祕書監散騎常侍

報國子祭酒鄒湛書

湛謂祕書監華嶠曰關纘可佐著作嶠答書〇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

此職閑廛重勢貴多爭不暇求其才北堂書鈔〇關纘傳不云爲書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舉太學博士入晉歷國子祭酒轉少府

爲諸葛穆答晉王命

雖曰博納虛懷下開選注〇沈約安陸王碑虛懷博納幽懷洞開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蜀太子洗馬入晉歷漢中太守

與中山王牋

密爲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引牋自稅諸王過不敢有煩

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華陽國志

與人書

密爲溫令憎疾從事嘗與人書從事白其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晉書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歷中書監侍中守尚書令

答王琛書

王陶丘州人缺廟盜鮮甲金頭寶帶十二枚北堂書鈔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歷位司徒

與山濤書

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郤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市之內牆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王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郤博士評議詵表自理宂滯大中正魏舒與濤書

郤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喪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

衛瓘書瓘當亦與濤書

凡以意爲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並杜氏通典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累遷雍州刺史

與魏舒書

舒領司徒有頃即眞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襄州中正尋又稱疾詵時爲尚書

左丞與舒書舒稱疾如初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惟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由身廻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 晉書

衛瓘 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位太保爲楚王瑋所害

與魏舒書 舒爲司徒遜位于時皆有欲遜者或虎顯此意不能行或以歸家中愉復還惟舒內定於懷未嘗形之於言瓘時位司空與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王隱晉書○唐修晉書忽爲在後矣

頓州帖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想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情甚踊躍旦望卅里上領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祚得白不具瓘惶恐死罪 淳化帖○頓下一有首字

衛恒 字巨山瓘子歷黃門侍郎與瓘被害恒善草隸爲四體書勢

一日帖 東書堂一帖云往來者傳卿氣力故佳甚以慰思無期但有長嘆言勞問○僞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爲歎欲七日去耶恒白 淳化帖

裴楷 字叔則秀從弟歷中書令加侍中

與石崇請弟綽書 綽字季舒官黃門侍郎尚書校尉 崇嘗飲諸少年酒裴綽乘醉竊臥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去崇聞大怒立殺數妾將誣綽於朝綽兄楷書請綽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渫其辭直乃止

吾弟酒狂海內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反責之禮耶 宋王回蔡謨贊序○晉書長水校尉孫季高與楷志趣各異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

張華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拜侍中中書監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與褚陶書 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歷九眞太守轉中尉 陶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吳平武帝補臺郎建中校尉華爲司空與陶書

二陸龍躍於江漢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褚氏家傳○世說云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

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不云是書

報雷煥書 煥字孔章豫章人見雷次宗豫章記

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煥言于華以爲在豫章豐城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琢錯文彩驚而未明取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豔照耀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乃報煥書因致華陰土一斤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爽爲建安從事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爽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所致詳觀劒文眞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

神物終當合耳 雷煥別傳○真晉書作乃何復不至尺牘作可復至否

薦成公綏 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歷遷中書郎

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文士傳作表

竊見處士東郡成公綏年二十五字子安體珪璋之資秉不器之量知深慮明足以妙見研思篤好則仲舒之精引之 缺 世貞幹足以敦風篤俗淵才達學足以弘遵世教固逸倫之殊俊搢紳之檢式也 太平御覽

暫西帖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墅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呈 淳化帖

孫楚 字子荊太原中都人資孫歷馮翊太守

薦傳長虞牋 傳咸見後

楚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藝文類聚

謝賜鄣曰牋

大恩賜鄣曰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六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太平御覽

與董京書

京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京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貽之書京答之以詩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汩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如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淳鸚鵡能言泗濱浮磬重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鳥集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顑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闔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 晉書

蔡洪 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至松滋令

與刺史周浚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爲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

暘字威伯吳郡人禀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淄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蔡洪集録世說云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徊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藴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　劉孝標注按蔡所論士十六人無陸機兄弟又無凡此諸君以下疑益之

辛曠傳咸答辛曠詩序川尚書左丞事

與皇甫謐書

謐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詔徵為太子中庶子議郎召補著作並不應曠與謐書謐答

夫三光懸象式揚天德岳瀆山澤廣開地道賢人顯進實與聖治故力牧佐黃而涿鹿之征捷舜禹翼唐而滔天之災殄阿衡在商而成湯之功著姜望入周而文武之業建聖人光濟四海欲垂大化者莫不收才取良而致股肱忠賢大才之人願立名迹思在利見大人而主聖時治此所以應天順民之神龜利涉大川之元吉大晉合天地之中和經日月之重光四目視其明四聰達其聽巖穴出其隱四門啓其朦登高陽之八子御高辛之羣龍俊才在官時亮天工烏獸非君子之儔九臯無長鳴之鶴萬國黎獻咸仰南風之仁而抱聖化之隆此其至治也而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逐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竊謂先生降匪石於高岡廻羽儀於皇京順震驚而翔撫奮六翮于天庭邈禹稷之遐蹤騁大往之夷塗紹不世之洪勳同先哲之丕模使瞻仰者所以欽藉之美也希詩人六義之一獻斯一篇惟蒙采覽顒顒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遐想載渴載饑我亏我荒爾亦無遂企望高岡來儀來歸其聊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方探賾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臯克量德音茂哉先生是實是欽

又

伏惟先生黃中通理經綸稽古既好斯文述而不作將適卜商於洙泗之上超董生於儒林之首含光烈於千載之前吐英聲於萬世之後亦已盛矣曠以不敏感佩厚惠願附驥尾撫塵而游諮覲未因西望延企並藝文類聚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自號玄晏先生

答辛曠書

聞服有素委心無量加昔州壤通門舊儀虛想之積過於陵阜汎愛不遺猥降德音清喩爛煥情義款篤

軌誨欣然若饗太牢抱佩至眷銘乎心膂且箕山之叟超迹於堯帝之世首陽之老抗操於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於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輙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僊所堪也啚雲雖輿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猥承告示欲備七十木非梧桐豈敢栖鳳聞命悚灼如蹈春冰非苟崇謙實懼陷墜幸恕不假明亮志心 藝文類聚

盛彥 字翁子廣陵人吳中書侍郎劉頌爲本邑大中正舉爲小中正太康中卒

與劉頌書 選注引彥與頌書沙錫垂之礱

石褰遠國之貢味有可嘉至尊以養性 北堂書鈔

束皙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歷尚書趙王倫爲相請爲記室辭疾罷歸

謝公曹牋

黍私前王竊任朝右也 北堂書鈔

答汲冢竹書難釋書

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 初學記

索靖 字幼安燉煌人歷始平內史累遷游擊將軍與河間王顒戰被傷卒

月儀帖 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草書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

正月具書君白大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蔗俱蒙告音君白 原本多一蔗字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奇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祀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頼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俠鍾應氣融風扇物逢願高宇使時讚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肴塗馳思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熈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偶以椨時佐輦無叩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頼有拂冠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康機度推跡不面踰紀分逼哀塗烏咽良展馳心投情庶能感應具書修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下莊之勇者[illegible]武而精道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顒怪以高邁之姿而懷迷時之志逮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

若寄願速就濯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遥想足下動静
順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視精爽馳想登高
長佇洟以隕之不勝勞覲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闊在昔情類好合如彼琴瑟所圖
離別歷載十餘年往者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絶悼
言多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素以熙萬福叙此
故舊君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
多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闊音問又踈傾首

延懷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懃亦見信憶舊裁
因數字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莅詢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
以神龍之變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
被具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
順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
篤好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饑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
暢情君白
君白昔忝同門湓■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策三千
之首登堂入室所道之奥雖明嚮殊品每亦希顏憂
以乖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墻面無因之積以
書所敬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倏
增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
崇丘逍遥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
之感裁復白書不悉君白（原本心下有故字）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慊然遲想正以
逸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忽此友信飛沉
壹殊何緣言蘵厚爲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凝寒雰降沍塞重喪和
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闊自別淵始
忽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來況
德音彌滿躭翫良翰悟怵愛慰增慨不勝抱眷裁因
白荅言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年載匪我衍期時違書信■
■之隆況旨杳密螢以逸論明以馳鶩親愛分齊■
■寧足下復遠■發禮耶停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慶
想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又言存宿好翹

翹延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乖限情經運倏思與感物發言存信淚以流墜足下■嚴度同此懷信更知問君白董逌廣川書跋云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臥碑下近世惟淳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然於前書亦異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皆人雜析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黃伯思云帖本七紙王平南廙每寶玩之永嘉亂乃四疊衣中度江今惟一紙

來東帖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具得書表知弃去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淳化帖具一作至表知弃去一作悉知弃云

傅咸字長虞玄子歷御史中丞兼司隸校尉

言於太傅楊駿咸為尚書左丞惠帝即位駿輔政咸言於駿

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為善天下未以為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為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晉書

與汝南王亮書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位太宰錄尚書事為楚王瑋所害亮輔政為太宰欲取悅衆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咸為御史中丞致書

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

為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歡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選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賢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

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
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
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
之事宜也殿中郎孟觀李肇搆楊太后父駿于賈后廢駿而東安公繇率衆討駿進封東安王

又諫亮

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之

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
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
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
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

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
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
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
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
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
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欻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
頷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
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
惡必將以此見恕並晉書○夏侯駿字長容

又與亮牋

亮輔政以衛權爲尚書郎咸與亮牋○權字伯輿陳留襄邑人

衛伯輿貴妃兄子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宮
官屬東宮官屬前患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
其作郎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傅咸
集

答曹志書志見後

英氣泉涌逸藻波騰北堂書鈔

傅祗字子莊咸從父弟歷司徒

與太傅楊駿書

祗爲常侍左軍將軍武帝崩梓宮在殯駿輔政欲從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駿不從

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晉書

楊濟字文通弘農華陰人太傅駿弟有雋才爲太子太傅數諫駿不用廢於家駿誅見害

與傅咸書

咸爲尚書左丞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京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太傅楊駿咸因參奏駿意不平惠帝以駿管朝政不問欲出咸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以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咸答之駿誅轉咸太子中庶子○尺牘作王濟非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
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揔司天臺維正八坐此
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

破頭故具有白

傅咸答楊濟書

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並晉書○云通鑑作有言直作能自作由直作正忿作篤當見疾作返見怨疾

答李斌書此郎論薦事也類附

吾作左丞未幾而已吾爲京兆雖心知此爲不合然是家鄉親里自願便從俗耳時足下問吾當去不吾答鸚鵡子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又與傅咸書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以爲怛然相念杖痕不奈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煗爲佳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蘇一作酥

傅咸又答楊濟書

違距上命稽停招罰退思此罪在於不測纔加■黜退用戰悸何復以杖重爲劇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養瘡可數致也並傅咸集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

薦曹嘉啓嘉字■魏楚王彪世子封常山眞定王嘉入晉仕歷東莞太守吏部郎李重啓薦之

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修潔性業踰之又已歷二郡臣以爲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爲員外散騎侍郎王隱晉書○志字允恭魏陳王植子好學有才行封濟北王入晉歷散騎常侍翁魏東平王徽嗣子入晉加騎都尉

羅尚字敬之一名仲襄陽人

貽衛博書尺牘作衛博誤

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李特及弟流驤等起蜀殺刺史趙廞反以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詔以衙博督護討特方遣參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博不從爲特所破

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爲寇聞委誠於下吏而流驤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華陽國志

閻式

與羅尚書元康中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略陽民李特及弟庠流驤天水閻式等流移就穀散在梁益特等聚衆怨掠殺益州刺史趙廞惠帝以尚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催遣流人移還故土特遣式詣尚求停至秋及秋又求至冬式爲言于別駕杜弢弢亦欲寛衍一年冉與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流人既不樂移盡往歸特自稱鎮北大將軍流鎮東將軍式以始昌令爲謀主冉苾遣護軍曾元攻特尚遣督護田佐助元並爲

特所殺冉潰圍丞德陽尚檄告式式答尚書尚渡郫水以南保濱漢○晉書云特入據廣漢進兵攻尚於成都式與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得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固守尋誘擊特斬之○杜弢字景文李苾字叔平毅弟

辛冉傾巧杜景狂發曾元小豎田佐血氣不治李叔平才經廊廟無將帥之氣討羸之羌謂可長爾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人懷桑梓孰不顧之但往初至隨毅庸債一室五分復值雨潦乞須冬熟而不見聽必窮鹿抵虎但恐繩之大過逆民不肯延頸受刀其憂在後即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末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雅聽未察

郵彼過言令辛冉奴亾叔平長遜支分勢解事漸及已所謂不寤曲突遠薪而有焦爛之客也華陽國志

李猛

詒鐵官令毛詵中郎李督書 猛朱提大姓爲太中大夫有材幹弟爲功曹分當察舉而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于不禮猛奪詵等部曲太安元年秋詵督遂俊以叛猛貽之書亦依逐約應之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首督走追耶丘蔡夷帥于陵承猛箋降毅誘殺之

昔發㑊不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蹤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懃吾郡

降李毅箋 毅字元剛廣漢郪人南夷校尉持節統兵鎮南中

生長夷方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褒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鼻有司華陽國志

應亨 南中郎長史初學記亨讓著作表有司隸校別奉至亨五薺清經籍志集二卷今亡○太平御覽載二賦誤亨爲亨尺牘附應璩後非北堂書鈔可証

與州將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項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踤山無逸璞歸數日臥思得一人陳國有袁琇字惠瑛者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跱可以勸厲後進亨所

服聞而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所具抑亦其次 袁琇懷帝時爲吳興太守益殺見郭璞傳

與州將牋 書鈔載此未全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碏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曆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君上士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也可不勉哉 並太平御覽

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見殷氏世傳藝文類聚載誡子書云晉殷褒又有魏殷褒薦朱倫表鄭樵通志魏章武太守殷褒集二卷太平御覽敘其事在晉豈魏人入晉耶今因附西晉

誡子書

夫道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於平矣昔正考父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爲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父之憂爲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己恂恂如也則吾

聞音而識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爾其念之藝文類聚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七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四 西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領父抗兵爲牙門將吳亡歸晉歷平原內史爲成都王河北大都督軍敗以宦人孟玖等譖害之

與趙王倫薦戴淵

淵本字若思廣陵人名犯唐高祖諱故晉書稱字世說戴若思之巖巖注引虞預晉書云戴儼字若思淵少遊俠遇機赴洛船裝遂與其徒掠之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知非常人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刧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深加賞異與定交焉舉孝廉入洛機薦之倫辟除沁水令不就後仕至征西將軍鎮壽春未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淵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王師敗績爲王敦所害〇倫輔政引機爲相國參軍及將篡位以爲中書郎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太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跡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晉書

同前 虞預晉書

葢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賢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葢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至洛與成都王穎牋

趙王倫既誅齊王冏收機等付廷尉穎與吳王晏救理之問得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内史太安初穎起兵討長沙王乂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以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與穎牋及戰於鹿苑機軍敗績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衆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闇文武寡施猥蒙横授委任外閫輙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陸士衡集○羊玄之泰山南城人惠皇后父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成都王攻長沙王以討玄之爲名玄之憂懼卒廢后爲庶人

又

慶雲惠露止於落葉選注陸機與成都王牋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亾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太平御覽

又與長沙顧毋書

痛心拔惱有如孔懷顔氏家訓云陸機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當謂親兄弟爲孔懷於義通乎

與弟雲書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世說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作三都賦構思十年初機入洛亦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晉陽秋云吳人以中州人爲傖○晉書作有傖父以覆作當以覆酒甕一作酒瓿一作醬甕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又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横成行一果之間輙作一堂

又

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又

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此藝文類聚齊民要術載陸機與弟雲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葡萄種歸

又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眞恠物也

又

聽訟觀東作百丈許廊屋並太平御覽

又

門有三層高百尺言洛陽大夏門○水經注

陸雲字士龍機弟歷清河內史爲成都王大都督前鋒將軍討張昌機敗亦收雲害之○一

諫吳王晏啓國起西園第表啓宜遵節儉制

雲爲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啓諫令答之○此篇晉書作諫吳王晏書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輙敢瞽言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卽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慮以先帝遺教日以湊替聖上憂勤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民望且自閑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駑闇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夫之言可以裨補聖德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欣然晉書作憮然民望晉書作時望

吳王晏答陸雲令晏字平度武帝子爲太尉大將軍洛京陷遇害

吾以頑弱過蒙殊寵夙夜祇懼忝思先恩承風誡以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旣在儉約又欲奉遵法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右軍來跣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作宅不作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圖當往相示動靜以聞

又疏

臣雲言問一日敢獻瞽言以干聞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人之在富貴

莫不畀身節欲損已抱情能保其國家今聞百世歷
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益衆非天下
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殿下
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皇
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
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
遺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祗奉也昔淮南
太妃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爲郎中令從行太妃
令追稱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
事豐厚令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

又還毀朝野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
嚴雖知聖德節儉有素猶復思闕愚言以補萬一亦
臣繾綣微忠昊天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
嘉承至道奉以稱慶不勝下情謹疏以聞

又疏 西園第既成有司啓觀疏諫不可

郎中令臣雲言前啓西園第宅宜遵先帝節儉之制
不宜使至豐麗被命優隆言歸謙素臣奉以欣憙而
聞屋宇之制既自崇[illegible]竊聞當復起觀六間既非前
令之旨且臣亦竊用不安臣聞詩云昊天有成命二
后受之成王不敢康今四祖創基既垂成命哲王繼
體世祖恭儉殿下承之固宜奉不寧而自昔造第過
度民歎其勞瘁士譏其過尤謗言未弭而又加以崇
侈此誠不可不惜先帝背世曾未十年而儉德之亾
國爲其首此又所以慷慨酸心而不敢不盡狂夫之
諫者也按晉魏以來諸侯奢靡第室滋廣未有如國
今日之甚者也古人之戒猶云無爲禍始況今猶崇
豐侈作爲禍先此又臣所以寤寐憂歎忘寢與食者
也殿下誕應運期首建大國固將憲章令典貽範萬
世始基之制不可不慎今設爲豐奢以示將來子孫
象之又何以能國且先帝勤家如彼其素殿下承之

若此其泰進傷奉國之典退虧隆家之業用之當身
損盛德之譽垂之後嗣非興邦之制一舉而失四得
此古人之所以長太息者也且第宅之過朝野所譏
而監司結舌莫敢明言者實以殿下國之昵親朝所
欽重故隱司過之鋒結執憲之繩耳後世直臣心將
信威明法考制度禮愚以此觀有必毀之理苟此物
不可終然誠不如不爲使其無毀也今空設過制之
物而終爲直士之資臣又未見其可也惟殿下思愚
臣之言時命有司必省此舉[illegible]手懼遑伏用流汗

令答

中間表作舍先畫圖呈啓聞數又五木林櫄無他鏤
飾示無乃越法奢靡古今無匹也閤外啓作小樓北
望河東公主園宅自不爲觀故傾聽之耳今行者歎
息致朝野之譏耶省奏具意勑毀之

又啓 王即位未見賓客羣臣又未開館饗宴通客及訓師友文學講習道

郎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
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傅夙夜勤禮賓
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古來今日聞于耳故知積德廣
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叡應期挺秀聖敬敷
聞輝光日新即位已來仍遭不造大禮雖闋哀故滋

有賓客無接覲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
寐永歎而私懷慊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
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
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
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令答

多喪故乃初未與羣官會同比當請師友文學內外
官屬也

又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
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
之量無限於廣是以周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
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
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劭天資秀
朗方當光演文武允廸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
覽千載之籍則神道叡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
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豐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
道未簡聖聽在位累載官癈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慊
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永播芳風愚

臣區區敢獻瞽言

令答 尺牘作司馬謨與郎中陸雲令誤謨乃嗣爲清河王年十四被害雲爲吳王晏郎中令耳諫晏諸啓晉書已明載二篇又按晏傳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與此風疾連動相應也

多病疾難以辭公事爲自力風疾連動故未能用小
差當如所陳乞每識忠至之誠輒以存心

又 與駕比出啓 宜當入朝

郎中令臣雲言殿下自即第日來既仍多哀故聖體
亦恒不安和自不朝見二宮已經年載前既比造趙
軹近又自表出城至五日問訊輒以疾聞臣切所未

安愚以此五日輿駕宜入朝臣聞事君之道苟在盡規知無不爲是以愚臣敢獻瞽盲

令答

多不怏不數朝覲幸恩詔見恕耳五日當入朝也

又 言事者啓使部曲將司馬給事覆校諸官財用出入啓宜信君子而遠小人

郎中令臣雲言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事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率日決咸南等治書以下無所復司而察錢帛重寶姦吏多情出入之用誠宜使虛實當法以防檢巧僞然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臣以虛薄

忝竊朝右雖質弱任重無益補察至於奉巳思勤昊天罔極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德淑愼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疏闇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愼素著忠公足稱今猥使此等任以覆校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納下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咸等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名使小人用事大道淩替此臣所以慷慨也亂之所興在於小人得親治之所廢在於君子自替廢興治亂由此而已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宜發明令必罷此等覆察衆士一付治書則無外之度■光照遠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謹隨啓以聞所司一任官次

又 國人多兵不法啓宜峻其防以整之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奉宣而親信卒泰矯稱突關强市民

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恨臣下祗命幸使罪人時獲僉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姦穢然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奏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爲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淩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肯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弁呈顯言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頹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

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竊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荏苒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収迹自替以避賢路還惟受遇徼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惟殿下哀明愚臣縋綣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臨紙悚旣言不自盡並陸士龍集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八 終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五

陸雲 二〇二陸集最訛脫雲此二卷猶甚闕疑俟攷

與兄平原書

一日案行幷視曹公器物牀薦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幘如吳幘平天冠遠遊冠具在嚴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餘中無鬲如吳小人嚴具狀刷膩處尚可識疏枇刷齒纖綖皆在拭目黃絮二在垢垢黑目淚所沾汚手衣臥籠挽蒲棋局書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書車

又作歧案以臥視書扇如吳扇要扇亦在書箱想兄識彥高書箱甚似之筆亦如吳筆硯亦爾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此期復使人悵然有感處器物皆素今送鄴宮大尺間數前已白其繐帳及望墓田處是清河時臺上諸奇變無方常欲觀曹公使賊得上臺而公但以變譎因旋避之若焚臺當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閣道去殿文內中在東殿東便屬陳留王內不可得見也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雜矣〇枚一作牀歧一作欹

又

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唐段公路北戶錄云墨爲螺爲量爲丸爲枚注引陸此書又引婦人集及太子妻李與夫書致尚書墨十螺按婦人集徐勉撰梁前及太子者不見史傳

又此書集誤按前二螺下作一篇今正之

省曹公遺事天下多意長才乃當爾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壞便以斧斫之耳爾定以知吏稱其職氏安其業也

又

近日復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齒纖一箇今以送兄雲登臺賦序云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按以上諸書其時與兄者

又

兄于道有古方泉其銘如此不審兄頗曾見此書種稷不近因魯引以問祕書中謹啓集按今送爲一篇疑兄上有脫誤

又

雲再拜前省皇甫士安高士傳復作逸民賦今復送之如欲報稱久不作文多不悅澤兄爲小潤色之可成佳物願必留思四言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爲欲作十篇許小者以爲一分生於愁思遂復文誨欲得

雲論間在郡紛紛有所鈎定言語流行斷絕欲更定之而了不可以思慮今自好醜不可視想冬下體中佳能定之耳兄文章已自行天下多少無所在且用思困人亦不事復及以此自勞役閒居恐復不能不願當自消息謹啓

又

雲再拜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耆前後讀兄文一再過便上口語省此文雖未大精然了無所識然此文甚自難事同又相似益不古皆新綺用此已自爲洋洋耳

答少明詩亦未爲妙省之如不悲苦無惻然傷心言今重復精之一日見正叔與兄讀古五言詩此生歎息欲得之謹啓

又

雲再拜二祖頌甚爲高偉雲作雖時有一佳語見兄作又欲成貧儉家無緣當致兄此謙辭又雲亦復不以苟自退耳然意故復謂之微多民不輟歎一句謂可省武烈未得有吳說桓王之事而云建其孤恐太祖不得爲桓王之孫雲前作此頌及信以白兄作游仙詩故自能劉氏頌極佳但無出言耳二頌不減復

過所望如此已欲解此公之半歲暮賦甚欲成之而不可自用得此百數十字今送不知於諸賦者不羆少不想少佳成當送到洛陳琳大荒甚極自雲作必過之想終能自果耳謹啓（二陸集並不見二祖頌劉氏頌游僊詩惟歲暮賦再所失多矣）

又

雲再拜兵真凶事生來初不見習項觀之正自使人意惡羊腸轉時極佳問人皆不解何以作此轉雖云欲相泄恐此正自取好耳詭之不能工願兄試一說之張義元答員淵之回流崑崙吐河不體正自似急

水中山石間是人謂回轉者但言之辭不工耳不知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踊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還揮旅而星羅及至景淩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鷲飈之靡狂塵羊腸轉時俞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輿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俊臣於彤輅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趍而虎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嘘天而景淩之（此有韻文煩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乃苦也前書有云此中語於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特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足陣決如卒然邪當以此附書後併呈乎原後人混寫耳又以項日極勿勿一段附前書為一爾乃以下別作一篇俱屬錯互聊從舊刻項日本自為書摘列於後）

又

項日極勿勿病一十當出略通日在馬上此不可詣又恐信不及兄令以因休祖致又力作無錫書極無賴甚不備具如是更白問于中（闕）

又

雲再拜省諸賦皆有高言絕典不可復言項有事復不大快凡得再三視耳其未精倉卒未能為之次第省述思賦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恐故復未得為兄賦之最兄文自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文適多體便欲不清不審兄呼爾不詠德頌甚復盡美省之惻然扇賦腹中愈首尾發頭一而不快言烏云龍見如有不體感逝賦愈前恐故當小不然一至不復滅漏賦可謂清工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不當復道作文謹啓（陸士衡集）

述思賦文賦羽扇賦歎逝賦厲
刻賦並載今集詠德頌未見

又

雲再拜祠堂贊甚已盡美不與昔同既此不容多說又皆一事非兄亦不可得見弔少明殊復勝前弔蔡君清妙不可言漢功臣頌甚美恐弔蔡君故當為最使雲作文好惡為當又可成耳至於定兄文惟兄亦恕其無遺情而不自盡耳丞相贊云披結散紛辭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銘此但頌實事耳亦謂可如兄意直說事而已右當復屬文於引便當書前銘耳謹啓 機集有漢高帝功臣頌丞相箴而不載祠堂贊

又

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眞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亾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兄體中佳者可竝思諸應作傳及作引甚單常欲引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雲方欲更作引述思賦儻自竭厲然雲意皆已盡不知本復何言方當積思思有利鈍如兄所賦恐不可須願兄且以■伯聲兄弟

又 此與前集作一篇

前日觀習先欲作講武賦因欲遠言大體欲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許家語不知此可出不故鈔以白兄若兄意謂此可成者欲試成之大文難作庶可以為關雎之見微謹啓 今集無講武賦

又

雲再拜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絜而不取悅澤嘗憶兄道張公父子論文實欲自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

見可復稱極不審兄由以為爾不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視蔡氏數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恩以無疑不存三祖贊不可聞武帝贊如欲管管流澤有以常相稱美如不史願更視之小跛幾而悅奕為盡理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張公在者必罷必復以此見調不知九愍不多不當小減九悲九愁連日鈔除所去甚多才本不精正自極此願兄小為之定一字兩字出之便欲得遲望不言謹啓 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子患其多按雲此書欲令小省又書云兄文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其微旨頗合篇中論文往往

稱張公者華也○父子一作文子誤

又

雲再拜仲宣文如兄言實得張公力如子桓書亦自不乃重之兄詩多勝其思親耳登樓賦無乃煩感丘其弔夷齊辭不爲偉兄二弔自美之但其呵二子小工正當以此言爲高文耳文中有於是爾乃於轉句誠佳然得不用之益快有故不如無又於文句中自可不用之便少亦常云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往曾以兄七美回煩手而沈哀結上兩句爲孤今更視定自有不應用時期當爾復以爲不快故前多有所去

喜霽俯煩習均弔誠重離此下重得如此語爲佳思不得其韻願兄爲益之謹啓

又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此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佳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九辯意甚不愛

又

雲再拜頃得張公封禪事平平耳不及李氏其文無比恐非其所作欲見此公劉氏世頌有信願付雲頃又爲輔吳奮威作頌欲愈前頌然意竝不以快遣信當送九愍三賦朊然謂可舉意假彼頌便有怯處想無又間便可耳大類不便作四言五言謹啓

又

雲再拜誨二賦佳久不復作文又不復視文章都自無次第文章既自可羡且解愁忘憂但作之不工煩

勞而棄力故久絕意耳在此悲思視書不能解前作二篇後爲復欲有所作以慰小思慮便大頓極不知何以乃爾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不能令佳而羸瘁累日猶云愈前二賦不審兄平之云何願小有損益一字兩字不敢望多音楚願兄便定之兄音與獻彥之屬皆願仲宣須賦獻與服繁張公語雲云兄文故自楚須作文爲思昔所識文乃視兄作誄又令結使說音耳兄所撰願且可付之此有書者更校善書送信還望之謹啓

又

雲再拜跣成高作未得去省登遐傳因作登遐頌須更便成視之復謂可行今竝送之尚未定刋及比信今更有何所損益後八人了無事合會之才得二篇耳索度是淫鬼無緣在此中故不可作頌愁邑忽欲復作文臨時輙自云佳小久報不能視爲此故息意文欲定前於用功夫大小文隨了爲以解愁作爾今視所作不謂乃極更不自信恐年時間復捐棄之徒自困苦爾兄小加潤色便欲可出極不苦作文但無新奇而體力甚困瘁耳謹索幼安在此今之草今住

一弘不呼作工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乃以爲佳甚以自慰文章當貴經綺如謂後頌語如漂漂故謂如小勝耳九愍如兄所誨亦殊過望雲意自謂當不如三賦情難非體中所長欲偏周流雲意亦謂爲佳耳然不云其愈於與漁父吾今多少有所定及所欲去留粗爾今送本往不審能勝故不意亦殊未以爲了南去轉遠洛中勿勿少暇願兄勑所遺留爲當爾可須來不佳思慮益處未能補所欲去徹與察皆不與日韻思惟不能得願賜此一字雲作文如兄所論巳過所望況乃敢當今兄有張蔡之懷得此乃懷怖也謹啓

又

雲再拜誨歲暮如兄所誨雲意亦如前啓情言深至述思自難希毎憶常侍自論文爲當復自力耳雲意呼發頭但當小不如復耳兄乃不好者試當更思之所誨雲文所比愁霖喜霽之徒實有可爾者登樓名高恐未可越爾楊四公黃胡頌恐此不得見比聞兄此誨若有喜懼交集祖德頌無大諫語耳然靡靡清工用辭緯澤亦未易恐兄未熟視之耳兄文方當日

多但文實無貴於爲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饜其多也屢視諸故時文皆有恨文體成爾然新聲故自難復過九悲多好語可耽詠但小不韻耳皆巳行天下天下人歸高如此亦可不復更耳兄作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近日視子安賦亦對之歎息絕工矣兄誨又爾故自是高手謹啓

又

雲再拜蔡氏所長惟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雄耳張公父子亦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賦兄復不皆過其便可可不與供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傳無疑久勸兄爲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幽通賓戲之徒自難作賓戲客語可爲耳答之甚未易東方士所不得全其高名頗有答極謹啓

又（尺牘節爲二篇誤）

雲再拜誨九愍如所勑此自未定然雲意自謂故當是近所作上近者意又謂其與漁父相見以下盡篇

爲佳謂兄必許此條而淵弦意呼作脫可行耳至兄惟以此爲快不知雲論文何以當與兄意作如此異此是情文但本少情而頗能作氾說耳又見作九者多不祖宗原意而自作一家說惟兄說與漁父相見又不大委曲盡其意雲以原流放惟見此一人當爲致其義深自謂佳願兄可試更視與漁父相見時語亦無他異附情而言恐此故勝淵弦兄意所謂不善願跡勑其處緒亦欲成之令出意莫更感如惡所在以兄文雲猶時有所能得言雲前後所作謹啓

又

雲再拜誨前二賦佳視之行已復不如初昔文自無可成藏之甚客而爲復漏顯世欲爲益者豈有謂之不善而不爲懷此不成意想兄已得懷之耳有作文惟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蟬賦二千餘言隱士賦三千餘言既無藻偉體都自不似事文章實自不當多古今之能爲新聲絕曲者無又過兄兄往日文雖多瑰鑠至於文體實不如今日聞在洛有所視已當報而比更隆以今意觀文見此眞更以爲不盡善文罷云故日向人歎兄文人終來同殆以此爲病張公文無他異正自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兄文

章已顯一世亦不足復多自困苦適欲白兄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鈞除差易爲功力誨已定敬長誄意當闕與兄合雲久絕音於文章由前日見敎之後而作文解愁聊復作數篇爲復欲有所爲以忘憂貧家佳物便欲盡但有錢穀復羞出之而體中殊不可以思慮腹立滿背便熱亦誠可悲問視大荒傳欲作大荒賦既自難工又是大賦恐交自困絕異往經比干墓悵然欲弔之無又卽意又事業（闕）

又

雲再拜張公箴誄自過五言詩耳但雲自不便五言

詩由巳而言耳玄泰誄自不及士祚誄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約耳恐兄無緣思於此意猶云何而兄乃有高論更復無意雲故日不作文而常少張公文今所作兄輒復云過之得作此公輩便可斐然有所謝故自爲不及諸碑箴輩甚極不足與校歌亦平平彼見人讃叙者當與令伯論吳百官次第公卿名伯略盡識少交當具頃作頌及吳事有愴然且公傳未成諸人所作多不盡理兄作之公私並叙且又非常業從雲兄來作之今略巳成甚復可惜事少功夫亦易耳猶可得五十卷謹啓彼兄以下疑別一篇

又

義高家事正當付令文耳弟彦長昔作吳事云三十卷可令欽求謹啓

又

雲再拜吳書是大業旣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國事遂亦失兄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爲作傳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識唐子正事愚謂常侍便可連於尚書傳下書定自難雲少作書至今不能令成日見其不易前數卷爲時有佳語近來意亦殊巳莫莫猶當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無意復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紙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輩爲復差徒爾文章誠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謂此爲足今見巳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胷中成癖爾恐兄胷疾必述作人故計兄凡著此之自損胷中無緣不病作書猶差易讃叙亦復無幾年歲限之猶當小復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會公大歎欣命坐者皆賦諸詩了不作備此日又病極得思惟立草復不爲乃倉卒退還猶復多少有所定猶不副意與頌雖同體然佳不如頌不解此意可以不弘遠去當祖道似當復作詩搆作

此一篇至積思復欲不如前倉卒時不知爲可存錄不諸詩未出別寫送弘遠詩極佳中靜作亦佳張魏郡作急就詩公甚笑燕王亦似不復祖道弘遠巳作爲存耳兄園葵詩清工然猶復非兄詩妙者雲詩亦惟爲彼一語如佳先巳先得便自委頓欲更作之昔如巳身先此篇詩了不復倆佛識有此語此語於常言爲佳謹啓

又

雲再拜久不復作文了無復次第眞玄昔屢聞周疾至論前比霖雨此下人亦作愁霖賦好醜見敦又因

人見督自愁慘又了無復意此家勤勤難遣之亦復
毒此雨憂邑聊作之因以言哀思又作喜霽今送雲
作爲易得耳窮不好故都絕意此間人呼作者皆休
故不得有所送不審此何成已出之故爲存不棄耳
謹啓

又

雲再拜一日視伯喈祖德頌亦以述作宜褒揚祖考
爲先聊復作此頌今送之願兄爲損益之欲令省而
正自輒多欲無可如省碑文通大恱愉有似賦愚謂
小復質之爲佳前作此頌書之行欲遣信以白兄昨

聞有賊消息愁憒無賴既冀又然又已成書聊以付
信耳尋得李寵勸封禪草信自有才頗多煩長耳令
送間人又有張公所作已令寫別送臨紙罔罔不知
所言謹啓

又

近得洛消息滕永適去二十日書彥先訪爲驃騎司
馬又云似未成已訪難解耳敬屬司馬叅軍此間復
失之恨不得與周旋戴允治見訪大司馬謹啓

又

雲再拜君苗文天才中亦少爾然自復能作文雲惟
見其登臺賦及詩頌作愁霖賦極佳頗倣雲雲所如
多恐故當在二人後然未究見其文見兄文輒云欲
燒筆硯以爲此故不喜出之曹志苗之婦公其婦及
見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欲百餘紙寫
之不知兄盡有不李氏云雪與列韻曹便復不用人
亦復云曹不可用者音自難得正謹啓君苗即前書崔君苗

又

雲再拜令送君苗登臺賦爲佳手筆云復更定復勝
此不知能愈之不其人推能兄文不可言作文百餘
卷不肯出之視仲宣賦集初述征登樓前耶甚佳其

餘平平不得言情處此賢文正自欲不茂不審兄呼
爾不真玄亦云兄文當作宣輩宜得此巍巍耳愁霖
喜霽殊自委頓恐此都自易勝謹啓

又

雲再拜誨頌兄意乃以爲佳甚以自慰今易上韻不
知差前不不佳者願兄小爲損益令定下云靈旆電
揮因兄見許意遂不恪不知可作蔡氏祖德頌比不
景猷有蔡氏文四十餘卷小者六七紙大者數十紙
文章亦足爲多然其可貴者故復是常所文耳雲頃
不佳思慮胸腹如鼓夜不便眠了不可又以有意兄

不佳文章已足垂不朽不足又多謹啓

又

雲再拜嵇邵周弼竝處事不偭免詔甚切甚念之悚息胡光祿亾宿士可痛含邠還云滔中書散騎竝鈌是其才不知何以乃古之謹啓

又

雲再拜頃哀思更力成歲恭賦適且畢猶未大定自呼前後所未有是雲文之絕無又憶兄常云文後成者恒謂之佳貞小爾恐數自後轉不如今且欲寄之旣未大定又恐此信至兄已發當因著洛謹啓

又

雲再拜兄前表甚有深情遠旨可耽味高文也兄文雖復自相爲作多少然無不爲高體中不快不足復以自勞役耳前集兄文爲二十卷適訖一十當黃之書不工紙又惡恨不精謹啓

答兄書

高門降衡脩庭樹蓬（選注○沈約彌王源文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謝延年詩衡門樹蓬）蓁

書記洞詮卷第三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四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晉六

陸雲三

移太常府薦張贍書

（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

葢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業配天地區夏旣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

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覩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賓淪虛藏器聚棠襲錦褐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傾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沈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太學錯綜先典垂

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陸士龍集○器處晉書作器思偶衣作緇衣清廟一作清朝

與朱光祿書

少長之禮教化所崇中葉陵遲舊章廢替追惟前訓思遵在昔敢慕高義謹奏下敬

與張光祿書

長幼之序人倫大司季世多難失敬在昔敢希令典求思自邁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又

顧令文彥先每宣隆眷彌泰之惠懷德惟慙守以反側既晞仁風委心自昵加與沛君分同骨肉憑賴之懷疑心如結

又

加蒙顧遇重以傾倒惟亮歸誠石行文敦素篤邃道實茂淑器敏既美思學又快南州良德今者東行望風自託其意繾綣願厚接納副其乃心

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序禮之大司晚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令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奏下敬以藉虔款

思復來遠慼宛悔吝

宛陵令嚴隱答陸雲書見前與蔡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與仁命世之作獲尚齒之況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與戴季甫書

雲頓首頓首惟夏始暑願府館萬福疾病處遠人信希少情問闕替申間曠年瞻慕敬想與言反側隆敦比厚慰誨銜抱豐眷以增愚迹不勝勤企謹及君之書不以備隆敦上有脫誤

又

陸雲頓首頓首曠遠以來忽踰年載宗想輝蔭引領惟慕東歸之後疾患增瘵且道路悠遠不值信便久念自脩而經年不果雖在伏枕至於結心注望實係光塵累蒙誨命舊眷惟新執對之日如或面展長塗自替聽誨末由瞻企勤戀守以委重表不具今更繼情季鸞公世相係徂落俊德茂業邦家之彥一朝竝逝永爾淪沒哀痛切裂不能自勝奈何奈何江南初平人物失叙當賴俊彥彌縫其闕加在二賢楚國之良沈寶積實未重大朝重惟痛恨言增哀咽誠念仁

厥篤烈如在疇昔意愛所隆嗟悼之心誠不可言備蒙其分情兼切傷加承仁誨益以惻愴（季鸞以下就自一篇）

又

武陵於荊州云多人士聞周孟子伍令明潘世長諸人並爲美德心常依依今日遭遇良驥展才之秋也不審達者凡有幾人無因聽承誨語咨禀未聞每懷勤企表不盡言

又

長游前下停此十餘日想德欣喜無以爲喻分別悵恨于今戀之當暑遠涉益追心懸清粹沈茂思敏通

微居德履道秉心眞實貴一時良彥君之別久見之懽察風姿美令心神烈暢已成美器欽愛之情款然至實近聞若思未有通塗每用於邑

又

周安東昔奄薨徂追慕切剝不能自勝勳業弗究早爾背世遺惠郡州民物同哀備記名義情兼切裂在此會同每言高重武陵至心款列誠念篤終必垂悽愴王季楊孝友行素既簡清塵在此接近備其所顧居心秉尚用志不苟公私操實足爲美器今爲土斷品還此郡前羣小虛妄遂下其編牒爲之憤歎人物遠土彝倫多失願垂末光益有以潤區區至心謹復言意戴彥遠永昌猶爲遠小想其必有惠政耳（安東州陵）

又

郭敬言蒸陽良才遠負爲之邑歎以其姿望足以致高想不久爾耳石行文在無錫大有清績一州之高功長吏此家行素道實州閭所稱疇昔接事既盡其才願重榮益以成其實凡在羽族思附鳳翼風塵所集無不拭目（郭訥字敬言仕吳爲蒸陽令入晉久不進陸機薦之）

與楊彥明書（彥明名稽人）

雲白欽明去書不悉彥先來得書以爲慰時去苒荏

歲行復半悲此推移終然何及漸已欲熟想自如常悠悠守限良談未日眇然東望思以叙至及反憒罔不多行矣愛德往來相聞（彥先顧榮）

又

雲白省示累紙重存往會益以增歎年時可喜何遠之甚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近之已耳順之年行復爲憂歎也柯生而多悅樂春末猒秋風行戒已悲落葉矣人道多故懽樂恒乏遨遊此世當復幾時各爾永爲良會每闓懷想親愛寤寐無忘書無所悉（柯生至末猒有脫誤）

彦先來相欣喜便復分別恨恨不可言背塗尚否通路今塞令人惘然名論允進遠而有光者度此顯期不淹民望耳廟堂之士比迹山栖[illegible]者悲歎豈惟一人少明湘公亦不成遷名公之舉且可以爲資然今恨恨當行行復有宜耳

又

彦先相説疾患漸欲增篤深爲怛然行向衰[illegible]篤疾來應百年之望雖未必此爲疑然親親所以相郵之一感耳想懃服藥行復向佳耳吾既常羸間來體中亦恒少賴日爾匆匆則堪自力未速待罪會期難尅

情之戀想何勞之多好自愛屢相聞

又

行言竟行令人恨之已當至未耶能少留不世明篤行至性如前後所論語其偶爾旋已能悟耳而聞其遂於翅其使愕然寧以所不可虧一國之清格乎輒便絶意彦先所一二

又

戴會稽如是便發分別悵[illegible]時名士惟當有此君耳失分重勞令人歎息善得日夕[illegible]若思望之清才俊類一時之彦善並得接九月中可得達東禮

衡陽長沙甚快東人近未復有見叙者公進屆久恒爲邑罔黨方有清塗薄國讓在内中大有好稱此家一時美德也在事又佳甚快甚快[illegible]

又

永耀已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奈何奈何聞伯華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耶臨書酸心

與陸典書書

雲再拜自曠但爾已復經時限制長路惟親未期唫

近晨風傾亡結言來誨綢繆篤眷彌隆誦玩千周以當侍會靜言莫瞻翹翹仰慕大人汜愛在我尤弘每銜思戀何時去心限此省省願言用替遥瞻靈丘感時情傷往來信理自更繼情如有信唯不玉音

又

雲再拜侍郎比侍數會同邪常憶戀此君不懃有殞此君公私並愴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也常感其篤分封之始年相見重達其至心

又

雲再拜日月運邁一何流速銜哀經變[illegible]思愈深亡

靈處彼黃塘幽曠在遠之億心常愴裂含痛靡及悠悠奈何想時時復一省視思至心破無所屬情叔父一兄故尚未達想不久至耳深憂從際公私哀罔曠離山墓永適異國四時靈寂桑梓靡循且念親各爾分析情感復結悲歎而已知大人每垂卹逮也臨表悲猥絕筆餘哀不知所次雲再拜

又

每念彥先情兼剝裂年盛志美令姿可惜舉言及[illegible]不知心傷也

又

雲再拜國士之邦實鍾俊哲太伯清風遯世立德龍蜿東嶽三讓天下垂化邁迹百代所晞高蹤越於先民盛德稱乎在昔續及延陵繼嚮馳聲沈淪漂流優遊上國聆音察徵智越衆俊通幽暢遐明同聖哲言偃昭烈於孔堂員武邁功於諸侯自秀偉相承明德繼踵亦爲不少吳國初祚雄俊尤盛今日雖衰未皆下華夏也來誨所及遐邇同懷重及二聖下逮衆子或生羌狄或在邊域勳美之隆實如嘉誨愚以東國之士進無所立退無所守明裂背苦皆未如意雲之鄙姿志歸丘壟華門閨窬之人敢晞天望之冀至於紹季札之遐蹤結夙肝於中夏光東州之幽昧流榮勳於朝野所謂闚管以瞻天緣木而求魚也重申不剡雲再拜

又

雲再拜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質稟淵姿之弘毅克壯其烈兼詠之道希文尚武潛居以娛其志靜處以育其神遊步八素之林逍遙德化之囿豈如莘者牽曳瓅瓅世道通明俊乂在官焉使晞世之寶久隱岑崟之山逸景之迹永蟄幽冥之坂方將車乘回綸束帛箋箋排金風於太微跨天路以妙觀恢皇綱之大

烈垂榮祚乎祖宗此乃大人之所宜循非凡夫之可企望也無因親展書以言心心之所積萬不叙一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前行陵有小事惟以具聞事已大了猶以爲願行欲取歸念別方至豫以慭然每相見未嘗不以大人爲言想令仁士光令遠公然兄弟屢數常存思想令遠分好已爲綢固彥恩復蒙誘掖耳無因覲對言不盡心屢垂誨以慰遠思雲再拜

又

雲再拜巨卿在臺高譽洋溢洛邑之内無不欽敬東南之貴寶眞不但會稽之篠簜也每會常共歌詠信無一面不歎吟也想方周旋攜手散今日之思耳雲再拜

又

雲再拜輙宜來意仲應此家大自欽重大人儻已見其意耳

又

雲再拜不知從事今在州得假歸耳想令來得行有緣侍而耳每得令遠書感賴豐化言歸于款來誨恤

及亦爲無已情深欣如云在身年歲及人名聞難集非賴師友何以自濟願敦惠助爲之光輔巨仁在此華亭之望以大人爲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雲再拜

弔陳永長書

雲頓首頓首哀懷切怛賢弟永曜早喪俊德酷痛甚痛奈何陸士龍頓首頓首

又

雲頓首頓首天災横流禍害無常何圖永曜奄忽遇此凶問卒至痛心摧剝奈何奈何奈何想念篤性哀悼切裂當可堪言無因展告望企鯁咽財遣表唁悲猥不次雲頓首

又

永曜茂德遠量一時秀生奇蹤瑋寶灼爾凌羣光國隆家人士之望莫其永年遂播盛業携手逞遊假樂此世奈何一朝獨先彫落奄聞凶諱禍出不意拊心痛楚肝懷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何可爲心臨書鯁塞投筆傷情

又 永曜素自彊健當別一篇陸集爲一

與永曜相得便結願好契潤分愛恩同至親憑烈三

益終始所願中間離別但爾累年結想之懷夢寐倆佛何圖忽爾便成永隔哀心慟楚不能自勝痛當奈何奈何義在奔馳牽役萬里至心不叙東望貴舍雨淚霑襟今遣吏弁進薄祭不得臨哀追增切裂幸損至念書重不知所言

永曜素自彊健了不知有此患險戲之災遂不可救豈惟貴門獨喪重寶此賢之殞邦家以瘁情分異他痛心殊深已矣遠矣可復奈何追想遺規不去心目悠悠無期哀至悲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已

弔陳伯華書

大君遠資高數世之瑰瑋當光裕大業茂垂勲名奈何日朝早爾喪墜自聞凶諱痛心割裂追惟哀摧肝心破剝痛當奈何奈何相念夙年奄嬰哀艱扳慕不及當可爲心牽役遠路無因奔馳東望靈宇五情哽咽割切哀慕書重感猥不次

又

昔與大君分義款篤彌隆之愛恩加兄弟憑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圖大君獨先早世遠聞訃問若喪四體拊心慟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豈況至性當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臨喪以叙悲苦訃往人到貴

舍之日揮涕而已投筆歔欷（並陸士龍集）

春節帖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恩而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遂可之經高言人歎之當令征南取之也（淳化帖○高一作亭○米云僞）

車永（字茂安）

與陸雲書

永白間因王弘季有書怔足下無答外甥石季甫忽見使爲鄮令除書近下因令便道之職得此罔然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三四日中了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不可忍視外甥之中老人眞自愛恤季甫恒在目下卒有此役舉家惋慨不可深言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有沙蝨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如其不行恐有節目良爲愁憤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企望來報車永白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illegible]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罝繞堤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

2087532 G
Z1 21·5
16d

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鰡鰒炙鯗鯸烝石首臛鯊鮪蝲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也停及不一一陸雲白越地形記夏州與申茂弘論鄮書言其蜯蛤之爲皆所希見耳所未聞

又答陸雲書

永白即日得報披省未竟懽憙踊躍輒於母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豁然忘愁也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誌二京兩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雖爾猶足息號泣懽忭笑也府君入後月當西出足下可豫至界上吾欲先一日與卿相見也答不復多車永白附上龍集

集 371—808

ZW 21101000575053